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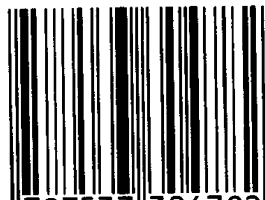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一五〇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6/10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五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五〇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昨非菴日纂二十卷二集二十卷三集二十卷(二)

〔明〕鄭瑄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一

迪吉錄八卷首一卷

〔明〕顏茂猷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三〇九

讀書止觀錄五卷

〔明〕吳應箕輯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九年貴池劉氏唐石簪刻貴池先哲遺書本

七〇三

廣仁品十八卷(一)

〔明〕李長科等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刻本

七二一

昨非菴日纂二十卷二集二十卷三集二十卷(二)

〔明〕鄭瑄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昨非齋日纂二十卷》提要

昨非菴日纂二集解紛卷之十五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太宗罷朝怒曰會殺此田舍翁。文德后問故。帝曰。魏徵每事廷辱我。后退而朝服立於庭。帝驚曰。何爲若是。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直言。妾幸備數後宮。安敢不賀。帝喜而釋。

張奐爲中郎將。烏桓叛。燒軍門。奐坐帷中。與弟子講。論安若無事。孔融爲北海相。袁譚攻之。

流矢雨集。但隱几讀書。言笑自若。此法用以觀兵。可以英風坐鎮。卽用以處世。可以弭戢息爭。

唐昭宗時。財用窘乏。李茂貞令權油以助軍需。有司言官油不行。多爲松明。攪奪乞行禁止。張廷範曰。更有一利便可并月明。禁之。茂貞大笑。松明之禁遂止。

事有機。語有會。卽息爭。宥罪亦自有時。隱語似規。冷語似諷。有心而佯爲無心。可解而若爲不解。使聆者不疑。悟者自釋。蓋人雖暴。順其暴而居之。則慈生。情雖急。因其急以促之。則念轉。余故笑洛陽年少之不解事也。流涕痛哭。致貶長沙。成何尺寸事。善乎太史公之言曰。談言微中。可以解紛。

日纂二集

解紛二

宋文帝遣劉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空。有荒外降人在列。帝問庫部郎顧琛。庫仗有幾許。琛跪對曰。有十萬。舊庫仗秘不言多少。帝旣失問。得琛此對。甚喜。

君山上傳有美酒。得飲者不死。漢武帝齋七日。遣男女數十人。至君山求得之。將飲。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觀之。因一飲至盡。帝怒欲殺朔。朔曰。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帝笑赦之。

劉伶嘗因大醉。與俗人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成化初。邢宥爲蘇郡守。以民多隱田。立丈量之法。有投邢守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郡有開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邢爲廢法。

日纂二集

解紛三

南俗尚鬼。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廟。衆素欽其靈。武襄駐節禱之。因取百錢祝曰。此行果大捷。投此期。盡錢面。左右諫止。儂不如意。恐沮師。青不聽。萬衆方聳視。揮手一擲。百錢盡紅。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青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隨錢踈密布地。釘之。加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伺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師還。取錢與幕府共視之。乃兩字錢也。張旻取兵法太峻。軍中思變。帝召二府議之。王

且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不。若。擢。旻。樞。密。使。解。兵。柄。反。側。者。自。安。矣。後。果。然。

成都王穎。殺東安王繇。兄子瑯琊王睿。恐及禍。將逃歸。穎先敕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沈道虔居五康山中。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稷道虔諫之不止。悉以所得與之。爭者愧謝。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

宋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宗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與。工無惑。

曹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懾憚。自是邊境無虞。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

境。候騎報至。諸將相眎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爲襲。已皆殺之。

則天時。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數點。赤詣闕。輒進。諸宰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諸相莫能拆之。獨李昭德叱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能盡反耶。左右皆笑。

米元章少時作邑。會歲大旱。遣吏捕蝗甚急。有鄰邑宰忽移文責之。謂吏驅蝗入境。元章取公牒作一絕。大書其背而遣之。云。蝗蟲本是天災。不出人力。擠排若是。敝邑遣去却煩貴縣。發來見者大笑。

陳惠公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孔子聞之。與俱登臺而觀焉。曰。美哉臺也。賢哉王也。自古聖王之爲城臺焉。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陳侯陰遣

人赦所執吏。

洪武時。上嘗怒宋濂。使人即其家誅之。馬太后是日茹素。上問故。后曰。聞今日誅宋先生。委不能救。聊爲持齋以資冥福耳。上悟。即馳驛使人赦之。

河間王政。傲不奉法。帝以沈景相之。景至。王方野服箕踞殿上。景時不爲禮。伴問曰。王何在。虎賁指曰。是非王耶。景曰。王不御服。與常人

日纂十集

解紛六

同相。誤謂平等輩耳。王慙爲更服。

叢蘭巡撫淮安。務汰冗費。未免已甚。一滑稽生進言曰。尚有禁革未盡者。叢忻然請教。曰。稗以蔽形。今兩股是虛費也。去一存一。所省多矣。叢良久曰。將不便於行。生曰。公但禁之。誰敢言不便者。叢知刺已。乃弛厲禁。

則天朝羅織事起。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書。割字合成文理。詐爲反書以告。差使推光。欸

書是光書。欸語非光語。前後三使不能決。敕令張楚金覆勘。楚金向西窗日看之。字似補作。平看仍隱。乃喚州官齊集。索一甕水。令琛投書於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罪。

洪武間。有人畫僧頂一冠。道士頂十冠。繫鬆其髮。一斷橋。甲士與民各左右立以待渡。揭於城陞牆上。朝廷見之。敕教坊司。參究其事。以奏。明日奏云。僧頂冠有冠。無髮。道士十冠。官

日纂一集

解紛七

多法亂軍。民立橋邊。過不得。自是法網稍寬。尹見心爲縣令。縣近河。河心有一大樹。屢壞人舟。見心曰。何不去之。民曰。根在水中。不得去。見心曰。易易耳。乃遣能分水者一人。往量其長短。若干。得至水面。作一杉木桶。視木稍長。空其兩頭。從樹稍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盡涸其水。入而鋸之。木遂斷。

宇文泰與侯景戰。馬逸墜地。李穆以策鞭泰之。

背曰。隴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尚留此。追者不疑其爲貴人。與之馬。與俱歸。

潁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高厚。四面均焉。國初有顯宦。欲割三分之一。以刻墓表。告之州守。守曰。何不割三分之二。使後人割者。猶得中分耳。顯宦慚而止。

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卽詣門。高

日纂二集

解紛八

聲誦義一卷。訟者俱爲慚謝。

文潞公知成都。雪夜會客達旦。侍卒忿起。拆其井亭。共燒以禦寒。公聞之曰。今夜誠寒。更有一亭可拆。以付餘卒。衆心稍欣。翌日。徐問。先拆亭者何人。杖脊配之。

張萇年爲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貧。惟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萇年諭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

以已牛一。以賜之。於是境中各相誠約。咸敦敬讓。

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寇恂捕殺人。復忿欲手劍。恂知其謀。乃敕屬縣盛供具酒。執金吾軍人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帝聞之。乃徵恂。恂至。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結交而去。

日纂二集

解紛九

張舉爲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稱火燒夫死。夫之親疑之。詣官告妻。妻拒而不承。聚訟莫決。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燒之。殺者口中無灰。因驗夫口中無灰。妻果伏罪。

景帝時防年。因繼母陳殺其父。遂殺陳。廷尉以大逆獄。帝躊躇莫決。武帝年十二。侍側。曰。

繼母如母。緣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絕矣。是父仇也。不宜以大逆論。帝悟而從之。

高謙之爲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謙之乃僞枷一囚。立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密遣心腹察市中。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憂矣。執送按問。悉獲其黨。

日纂二集

解紛十

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死。顏蠋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設若有治國者。君得獨樂此海乎。公始悟。歸。中道聞國人將謀不納之。

宋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不及。軍士紛紛欲動。杜黃裳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稽留耳。卽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鬪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痕。南公以指捏之曰。乙真甲僞。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捧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剝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僞者不硬耳。

畢再遇與敵對壘。敵兵日加。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敵來追。乃留旗幟於營。多縛生羊置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空。營相

日纂二集

解紛十一

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

歐陽曄治鄂州。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一日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獨留一人曰。殺人者汝也。彼食者皆右持七。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其右肋。汝殺何疑。囚卽服承曰。我辜也。不敢累他人。

令狐文公守兗州。境內方旱。召屬吏至。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自語曰。舊價若

千四倉名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糶則可賑
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達邠中富人競發所蓄
物價頓平

五代安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有夫婦訟其子
不孝重榮拔劍授其父使殺之其父泣不忍
其婦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
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

段秀實爲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五更發
秀實聞之陽召掌漏者怒其失節令每更來
白輒延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馮瓚
知梓州僞軍校上官進嘯聚士卒夜攻州城
瓚曰烏合之衆乘夜而至宜持重鎮之待旦
自潰矣衆巡城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
鼓賊悉遁去

顧憲之令建康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憲之令
解牛任所往牛竟還本宅盜者服罪人稱神

宰都下得旨酒輒呼爲顧建康言其清且美
也

胡汝仲在寧海有羣姬聚巷誦經一姬失衣羣
哄不承汝仲命以牟麥各實掌中令各掌繞
佛誦經如故汝仲閉目端坐久曰吾令神督
之盜衣者麥當芽中一姬屢視其掌遂命縛
之還所竊衣

宋劉嗣明嘗撰皇子剃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
語吏持以請嗣明曰此言堪爲長堪爲君真
善頌也吏拱手曰內中讀文書不如是寡以
忌語爲嫌既剋長又剋君殆不可用也嗣明
悚然自悔亟贊其練達而易之

烈祖輔吳四方多壘雖一騎一卒必加姑息然
羣校多從禽聚飲近野或騷擾民庶上欲糾
之以法而方藉其力不忍得酌中之計問於
嚴求求曰無煩也耳請敕泰興海鹽

諸縣罷採鷹鷄。可不令。正烈祖從其計。基
月之間。禁校無復游墟落者。

曹操攻呂布。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
何在。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
黃馬者。操突出引還。

楊璇遷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猾賊攻郡縣。賊
衆多而璇力弱。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
盛石灰於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

日纂二集

解紛十四

載弓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
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
後車弓弩亂發。征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
逐。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昨非菴日纂二集悔過卷之十六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
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疏潰之。文侯令
左右烹師經。經曰。堯舜爲君。惟恐言而人不
違。桀紂爲君。惟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
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過也。縣琴於
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日纂二集

悔過一

徐源慷慨直言。呂岱薦爲御史。岱有得失。輒諫
諍。又公論之。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
德淵者也。及源死。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
友。今不幸。岱復於何所聞過乎。

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須奮然振作。從前種
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如毒
蛇。嚙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凝滯。此風雷之所
以爲益也。

皇甫謐少不好學。游蕩無度。母任氏嘆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豚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缺。何汝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耽玩典墳。忘寢與食。居貧帶經而鋤。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

日纂二集

悔過二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使立門下。抱筆執牘。從之。書過無幾。舍死。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泣曰。千羊之皮。不如狐之一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今舍死。吾亡無日矣。尹少稷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

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爲士大夫之戒。

王藍田性至狷急。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辭。謝奕嘗忿藍田。極言罵之。藍田回面著壁。初不應之。半日奕去。始復坐。

南唐元宗嗣位之初。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略無虛日。嘗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唯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上悟。覆杯大懌。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銜壁之辱。翌日罷諸歡宴。留心庶事。圖闔弔楚。幾致治平。

日纂二集

悔過三

曾子固與王荊公友善。後神宗以問子固云。卿與王安石相知最早。安石果何如。子固曰。安石文章行誼。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子固曰。臣所謂吝

者以安石勇於有爲而吝於改過耳神宗領之。

迷者易悟悟而迷者難悟此是賢智人頂門一針。

諸葛亮爲相集衆思廣忠益布所失於天下謂僚屬曰諸君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

南唐缺軍儲關稅甚繁農商苦之時旱禱無應。

唐主一日謂羣臣曰近京處皆報雨足獨京

日纂二集

悔過四

城不雨何也申漸高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唐主悔悟卽日下詔停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雨告足夫一言而妖星退一詔而霖雨隨悔過格天其速如此。

鄒南皋赴京奉母以行至彭澤母船在前驛夫不至南皋懼母舟泊野次乃持尺牘呼縣尉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童喜謂得厲詞之力南皋後深自悔呼尉以好語勞之遺詳

刑要覽一冊因自訟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一尉遂忘恭敬心乎生平以理性爲主茲詞暴氣粗恐不可令知者見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遂爲世僂人可輕視哉或曰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寧從容以俟不忍以一事戾中和因記之以昭過謂不如是與家童所喜者何異。

日纂一集

悔過五

唐邵謁少爲縣吏見辱於令因悔悟握刀截其髻着縣門矢之曰苟學不成有如髻遂築書堂肄業博通經史舉入京師時名大振。

英公嘗言我年十二三爲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爲難當賊有所不快者無不殺之十七八爲好賊上陣乃殺人年二十便爲天下大將用兵以救人死。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好奕棋每令蒼頭執燭或

睡頓則加箠杖。奴曰：「郎君辭父母求仕宦，若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如此，日夜不息，是豈向京之意哉？」琛悵然慚，遂假書於許赤彪，聞見日富。

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海內仰之，如泰山北斗。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呂公不動，語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始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誡。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陷人於有過之地。」吾輩身為凡流，過惡蟬積，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見其有過者，心粗而眼翳也。

晉文侯使李離為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君曰：「下吏有罪，非子之咎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為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

也不受命。君曰：「子必自以為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君以臣為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為理。今過聽殺無罪，臣罪當死。君何與焉？」君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劔而死。」君子聞之，曰：「李離可謂善悔過者矣。」

梁蕭恪為雍州刺史，委政羣下，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蔡遽、王臺卿、庾作容，皆有蓄積。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續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帝以示恪，恪大慙，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

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愛，孰肯諫諭？泛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惟恐有過，密訪人之有言，求謝而思改，小人聞

人之有言。則好爲強辯。至絕往來。或起爭訟者有矣。

庾璿字升豪。或有斬其父墓栢者。莫知其誰。乃召隣人於墓。自責叩頭涕泣。謝祖。稱自後人莫之犯。

沈休文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淡。及居端揆。稍知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

附錄二集

悔過八

士大夫不聞盛衰倚伏之理。冤親平等之法。瞋如烈火。怨結崇丘。道民從旁冷眼覷之。因慨嘆。迷人爲無明。纏縛無從脫離。大可愍念。世人作業轉深。而我道心轉切。今則糊塗布袋。老鼠牛角。計無復之。惟有此一條大路。二六時中。澡身汰志。日有翹勤。省過思愆。更增恐怖。五鼓睡醒。想昨日所行事。簡點稍有。不愜。便生大惶懼。汗流浹席。卽簡點都無不愜。而

惶懼流汗。亦時有之。蓋自居官時而已然。一日視事。皇皇汲汲。務施俸錢若干。濟窘急若干。活人命若干。雪冤枉若干。有之亦懼。無之則大懼。小作過則懼。有時作善。亦懼。又何暇想陞美官。營家產。

鄭人游鄉校。以論執政。然明勸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夫人朝夕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其毀之也。

日集二集

悔過九

有獻魚於楚王曰。今獲魚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獻之。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粟有餘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皆失君人之道。故庖廚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饑色。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且今行之矣。故漁者一獻餘魚。而楚國賴之。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愧悔。三日不出云。寧有噉其末而不識其本者。

李臯鎮襄陽。有張柬之林園在州西。公府多假之游宴。臯欲買之。馬彞歛衽言曰。漢陽有中興功。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令其子孫自鬻。臯謝曰。主吏失詞。以爲君羞。非君安得聞此言。

日纂二集

悔過十

肅宗時。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弗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泣然泣下。乃往朝上皇。唐彭伉登第。其妻與郡吏湛責之妻兄弟也。妻族賀伉。坐上皆名士。獨飯責於後閣。責自是悔悟。發憤攻苦。擢上第。伉方過其所居之橋。聞之。失聲墜驢。因名其橋爲湛郎橋。

鄭公之薨。唐太宗自製其碑文。并自書。後爲人所間。詔令仆之。及征高麗。不如意。深悔。爲是行。乃嘆曰。若魏徵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遼水。令馳驛祀以少牢。復立碑焉。

唐高宗時。裴匪舒爲上造鏡殿。上與劉仁軌觀之。仁軌驚趣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見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悔而服其言。卽日令剔去。

日纂二集

悔過十一

太宗謂郭公曰。人言卿反。何如。荅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討逆伐叛。雖憑威靈。幸而不死。然所存皆鋒刃也。今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於地。見所傷之處。帝對之流涕。曰。卿本矣。朕以不疑卿。故此相告。何返以爲恨。魏明帝以其母甄氏廢。未立爲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何忍復

殺其子。文帝悟而悔。曰：此語一何痛哉！遂定爲嗣。

張橫渠在閣中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徹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

王處仲嘗荒恣於色。體之爲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耳。遂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

出路任其所之。

柳宗元貶柳州。劉禹錫貶播州。柳以禹錫侍親。播州最惡。請以柳州換。上不許。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晉公徐進曰：陛下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禹錫改授連州。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語荀伯玉。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

責誅。景秀言：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屎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蕭思話十許歲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鄰曲。莫不患之。自後知非。痛自刻勵。折節下人。數年中遂有令譽。

曇師曰：一念精進。業化爲因。一念退歎。緣化爲業。火坑蓮臺。倏忽一轉念時。故彌陀恒與六道衆生有地位。而無階級。

寇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馬。太夫人性嚴。每不勝怒。舉秤槌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瘡痕。輒哭。唐戴至德直言匡諫。及薨。高宗嘆曰：自吾喪至德。無復聞諫言。在時有不是者。未嘗放我。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涕。

毛仲權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於仲權。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仲權延之上坐。謝曰：使願

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多之。

唐太宗嘗謂執政。朕常恐喜怒恣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惡人。違已苟自不受諫焉。能諫君。

薛收上書諫。秦王曰。獵王荅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

王旦疾。上親調藥。臨終謂子曰。我別無過。獨不諫。天書一事。命諸子削髮披緇。以殮。

海國十四

昨非菴日纂二集方便卷之十

閩中昨非居士



卷之十

唐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有遠郡謝表。必躬覽之。左右曰。此不足煩聖慮。上曰。遠郡無非時章奏。只有此謝表。安知其不有情懇乎。吾不敢忽也。

牛奇章公帥維揚。杜牧之在幕中。夜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

日纂二集

方便一

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爲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來。皆街子報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

朱博守左馮翊。大姓尚方禁。盜人妻見斫。府功曹受賄寢其事。淵禁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辟左右問禁。禁自知情服。罪博笑曰。丈夫固時有是。卿欲洒耻。能自效否。禁且喜且懼。封曰。必死報。博救禁。毋得泄。

語有便宜輒記言。因奉信爲耳目。禁晨夜偵發盜賊。及他伏奸。博推禁連守縣令久之。召功曹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功曹惶怖。具自疏奸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恕其罪。使自改。隨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俱感而畏之。後不敢蹉跌。博各成就其職。

宋明帝宮中大集。羸婦人爲歡。明恭后獨以扇障面。帝曰。外舍家寒乞。何獨不視。后曰。爲樂

日華二集

方便二

之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羸婦人形體以爲樂哉。后兄王景文曰。后在家甚倖弱耳。今遂能剛正如此。

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凡與人相處。當方便提撕。開其迷惑。譬猶長夜大夢。而令之一覺。譬猶久陷煩惱。而披之清涼。爲惠最善。

爲民請。上林苑中空地。高帝怒。謂受買人財物。下廷尉繫之。王衛尉曰。陛下距楚數歲。陳稀黥布反。時相國守關中。不以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上卽日赦出。周勃免相。人上書告勃欲反。捕勃治之。薄太后謂文帝曰。絳侯縮皇帝。要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卽赦勃。噫。二臣之所值亦危矣。而衛尉與太后以一言立釋其禍。所謂

日華二集

方便三

扶危昭枉者非邪。

唐每歲上巳。許官女於興慶宮大同殿前。與骨肉相見。縱其問訊。家春吏相贈遺。一日之內。人有千萬。有初到親戚。便相見者。有及暮而呼喚。姓第不至者。涕泣而去。歲歲如上。

河間王次子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晦

對其樓

光逸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送客。歸途冒雨雪。奉體凍溼。還值令不在。逸解衣而烘。徑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逸曰。家貧衣溼。無可代者。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令奇而釋之。

景公問晏子曰。子近市。議貴賤乎。是時公繫於刑。有鬻踊者。晏子乘機對曰。臣實識之。遇者

日集二集

方便四

踊貴而履賤。公愀然改容。於是省刑。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蓬條覆之。時峻實募覓冰屬所在。搜簡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浙。江。寄山陰魏家得免。

國朝尚書李慶言於上曰。今歲蓄馬頗蕃。除

操用外。尚餘數千。散民間。恐重敝民。今朝覲官皆集。當各給一馬。令牧。其孳生。准民間例。聽太僕考較。上從之。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禮賢。奈何役之畜馬。以蘇民。上曰。慶幾誤朕。當卽罷此令。既內批兩日不出。越日召士奇曰。內批未嘗忘之。初聞汝言。卽遣人覘李慶輩交口忿爾。朕念爾孤立。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疏。乃廉使陳智言按察所以肅察貞度。今太僕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憲綱掃地矣。上曰。爾就據此草。勅士奇叩頭曰。陛下知臣臣不孤矣。噫。聖主之曲體人情至此。

開元中。頒賜邊軍纈衣。製於官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意多添線。含情更著。

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官。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官。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身。緣。邊。人。皆。感。泣。

鐵哥從英宗獵。獵者射兔。誤中名駝。帝怒。命誅之。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庚人有盜稅。罪應死。鐵哥曰。臣鞠之。其人母病。盜以養母耳。請貸其死。上從之。

張華爲太守。善易卦。明於政刑。罪人畏不敢犯。或當死者。悉放歸。辭父母。時有一人犯盜。欲誅放歸。辭別。限滿赴州就刑。在路號哭。經趙朔家。朔問故。荅曰。某犯法當死。蒙太守給假。辭父母。限滿就刑。所以悲泣。朔曰。何不逃去。荅曰。使君明於易策。前後逃者皆獲。是以不

敢違朔曰。吾能免汝。汝到行渡河。可取竹筒盛水三尺。安於腹上。乃臥。黃沙中。經三日。然後可還。始終擒汝不得也。其人一依朔言。法司怪久違限。乃以名聞。華乃觀易。六卦成。斷曰。何故腹上水深三尺。背臥黃沙。此人必投水死。更不必尋也。此人得免。

元祐初年。熙寧小人。斥逐殆盡。言者猶攻之不已。范純仁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呂公著曰。治道去其太甚。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二公真長者之言。

難當窘逼。呼天不應。呼地不應。呼父母亦不應。忽有人焉。於其中。死力護持。遠負之而趨近。匿之而避。濟天地父母之不逮。而後知。烈俠之道。尊語到喧囂。說仙無靈。說佛無靈。說聖道亦無靈。忽有人焉。於其中。鎮靜主持。小言之不驚。大言之不怪。導仙佛聖道之難通。而

後知沈黑之體重。

王元澤有心疾。與妻未嘗接。荆公憐而嫁之。同時有兵部員外郎侯叔獻。再娶而悍。後叔獻卒。朝廷慮其虐前妻之子。有旨出之。不得爲侯氏妻。京師爲之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兵部死後休妻。

宋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爲皇門小底。時氣性不同。已有心力。宮中呼爲劉七。每令與諸

日華集 八 方便八

小底數真珠。內夫人潛於看窬覘之。未嘗偷竊一顆。餘皆竊置於衣帶中。洎太宗卽位。後有一宮人。潛逾垣而出。捕獲。太宗遲疑間。似不欲殺。承規輒承意而奏曰。此人不可容。宦家若放却。官人總悉。臣乞監去。處置須是活取心肝。進呈。太宗會其意。許之。六宮皆拜而泣。告承規。再三奏不可留。於是就太宗前領去。送一尼寺中。潛遠嫁之。却殺猪取心肝。一

具簡熱。以合子貯米。進呈。六宮皆圍合子而哭。良久。略揭視之。便令承規將去。仍傳宣賜承規壓銀五錠。由是宮掖之間。肅然畏法。乾道間。單尚書薨。生母本媵也。又往耿氏生侍郎延年及死。尚書侍郎爭葬其母。事達朝廷。孝宗曰。二子爭母。朕爲葬之。衣冠之家。以爲美談。

日華集 八 方便九

踪多歷亂。定有不得已之私。言到支離。纔是

無可奈何之處。吾輩須於此放寬一路。

當厄之施。甘於時雨。傷心之語。毒於陰兵。

元廉訪使僧家奴言。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官僚十年不省親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也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親亡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許

道里遠近。定立假期。

范仲淹奏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獸窮則攫。人窮則詐。古人所慎也。況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

夏竦恨石介甚。誣稱介往登萊。結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詔監司。發棺驗視。呂夷簡曰。令破冢發棺。而介實死。將奈何。且喪葬非一家所能辨也。若人人召問之。苟無異說。亦可應詔矣。中使曰善。還奏上意果釋。

國朝顧佐爲御史。漉下嚴明。吏有遭撻者。擢佐小過。謂受皂隸賂放歸。悉具姓名以奏。上密問楊士奇。對曰。此事誠有益朝臣。月俸只一石薪炭馬芻。咸資於皂。遣半使歸耕。官皂兩便。京師臣僚皆然。臣亦然耳。上嘆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使下法司。士奇曰。未事不足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法並行矣。

上從之。佐召吏示以狀曰。上命我。汝我念汝小人。無知姑容。汝自後宜改行爲善。上聞而喜曰。佐得大體矣。

錢武肅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觔。謂之使宅魚。有不及數者。必市以供。頗爲民害。羅隱侍坐。壁間有磻溪垂釣圖。武肅令隱咏。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鈎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王大笑。遂獨其例。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于不類。怒而殺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尹文子曰。先生願無言。文留妻矣。

吳祐遷膠東相。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趣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

具談父言。祐曰。據以親故。受穢汚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唐太宗平王世充於圖籍。有交關連結文書數百事。命杜如晦掌之。曰。付諸曹吏。俄聞於外。有大臣將自盡者。上乃復取文書。背暴一物。疑石重。上親褻百重。命中使沉滯。沱中更不復省。

于頔鎮襄陽。有客盛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

日纂三集

太方便十二

者。于頔遽命召焉。及至。令歌。乃戎使君送妓之什也。詩云。寶鈿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一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豎功業。爲異代所稱。豈可奪人愛。姬爲已嬉娛。遂多以繒帛贖行。使其圓聚。謝眺好獎人才。會稽孔闔。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眺。眺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是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

餘論

有士大夫。平時多以官勢殘虐隣里。一日爲警人刃其家。火其屋宅。隣里更相戒曰。若救火。火熄之後。非惟無功。彼更訟我。以爲盜取他家財物。則獄訟未知了期。若不救火。不過杖一百而已。隣里甘受杖。而坐視其大厦爲煨燼。生生之具無遺。此其平時暴虐之效也。一

唐太宗宴玄武門。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蕭瑀

日纂三集

太方便十三

以爲形容未盡。請并寫劉武周。薛仁果。竇建德。王世充。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觀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乎。瑀謝不及。

陳邦佐以妻不協於母。欲議出。謀於唐一菴。荅曰。人情喜怒無常。豈以一失母心。便當爲棄婦。他日母追悔時。汝悔何及。此時只宜委曲調停耳。未幾婦姑果相協。邦佐早世。其妻寡。

而貧堅守其節。

國朝大學士高拱上言。國家用人。不得官於本土。惟有民社之責然耳。若夫學倉驛遞等官。官卑家貧。一授遠官。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情實可憐。近例敎官得授本省地方。乞視此爲例從之。

建元中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簡括。王仲寶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

自集子集

方便十四

也。持符於事。既煩反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

國朝顧愚逸。東橋先生父也。除夜見偷兒伏竈下。呼出。分以魚肉。贈錢五百文。勸以改行。遣之。一年後。偷兒夜過其門。見有縊死者。潛移他曠處。

文潞公出四玉杯勸客。官奴不謹。碎其一。潞公將治之。司馬溫公請筆書牘尾云。玉爵弗揮。

典禮雖聞於往記。彰雲易散。過差可恕。於人。潞公笑釋之。

上稷家有二奴。告稷換父遺表。隱沒進奉物。留其奴於仗內。遣中使往東都。簡稷之家財。度奏曰。王誘身沒之後。其家進奉已多。今因其奴告。簡責其家事。臣恐天下將帥聞之。必有以家爲計者。憲宗卽日遣中使還。二奴付京兆府次殺。

自集子集

方便十五

余嘗薦某於當路。曰。惜其人形貌短小。余曰。公非市羊豕何。論斤兩。令晏嬰裴度遇公。曾不得縣尉。

有數貴人。遇休沐。携歌舞。燕僧舍者。酒酣誦前人詩。因過竹寺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僧聞而笑曰。尊官得半日間。老僧却忙了三日。謂一日供帳。一日燕集。一日掃除也。

劉玄佐鎮汴。嘗以讒怒。欲殺翟行恭。無敢辨者。

處士鄭沙見玄佐曰。開行恭抵刑。付屍一觀。玄佐怪之。對曰。臣聞枉死人。而有異。一生未識。故借觀耳。玄佐悟。乃免。

宋英宗立爲皇子。後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襄一人。及卽位。意便忿然。襄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歐陽脩進曰。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上曾視之否。帝曰。文字卽不曾見。然不可知其必無脩曰。若無文字。事安可知。就使陛

下曾見。猶須更辨真偽。往時夏竦必欲陷富弼。先令婢子學石介書法。學成。僞作介與弼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爲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於臣丁母憂還朝。有嫉臣者。亦僞撰臣一劄。言乞汰內豎。欲以此激怒羣阉。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由是而言。陛下曾見猶須辨真偽。況止傳聞之語乎。帝念寢釋。

唐玄宗時。都督裴仙先下獄。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以養廉耻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向巡邊。聞姜皎杖於朝。皎官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皂隸待之。今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大臣皆可笞辱。行及於吾輩矣。此言非爲仙先爲天下士君子也。

武惠妃生日。唐主與諸公主。按舞於萬歲樓下。主乘步輦。從複道窺見衛士食畢。以餅餌棄水竇中。上大怒。命高力士杖殺之。上方震怒。左右莫敢言者。寧王從容謂上曰。從複道窺見。獲衛士之過而殺之。恐人臣不能自安。又失大體。陛下志在勤儉愛物。惡棄於地。奈何性命至重。輕於踐殺者乎。上蹶然大悟。遽然赦之。

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嘗爲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爲利人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感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予與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兒。皆可行。唯在常久而已。

顧和謂王導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

日纂十集

方便十八

采聽風聞。以察察爲政耶。

王克敬嘗爲兩浙鹽運使。温州逮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汗教甚矣。自今毋逮。建議著爲令。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卽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語。定從容以授之路。君退而自見。且魏

且嘆曰。真天下盛德也。

孫策功曹魏騰。以忤意見譴。將殺之。太夫人吳氏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叛。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策大驚。遽出騰。

漢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

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

日纂十集

方便十九

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

張文懿公士遜。在相位。陳堯佐罷叅知政事。有挾怨上言堯佐欲反。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遜置二奏上前。且言。儉言動搖朝廷。若一開姦萌。則臣亦不能自保矣。上悟。置告者於法。誣諫官事亦寢。

昨非菴日纂二集徑地卷之十八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凡人欲爲父母子孫計永遠者當以公心處世。方便行事。一念合理。百神歸向。擇地論穴。特其次也。德不修而責効於先人之遺骨。朝移夕改。愈更愈遷。適足以取譴於造物。顧何益哉。

漢陽姜長袁玘忠厚正直。常言死當爲神。一夕

日纂二集 徑地一

痛飲卒。風雨失其柩。夜聞荆山有數千人聲。鄉民往視之。則棺已成塚。俗呼爲銅棺山。仁人孝子。旣得真穴。其在舊塚。知無毀之。無福恃勢。徙人之親而葬其親。伐人之塚而爲己塚。忍心害理。已不爲天所祐。地何能福之哉。明典記載。孝陵之前有孫權墓。帝王忠厚開國。卽萬世後將食其報也。

郭璞生平不取信於其子。凡郭公要向西。其子

必向東。故郭公看金。水謂其子曰。我卒

可葬於金山脚下。意葬於脚彼必葬於巔也。

郭公卒後。其子悔向所作之非。必遵父言爲是。竟葬於金山脚下。遂爲凶地。故當時有父作子哭。子作父哭。若要不哭。須是龍叫之。嘲噫以璞之術。尚不能自爲身謀乎。

國朝莆中有甲科嚴姓者。與殿元柯潛同榜。生

平歷仕。吸民膏脂。勢焰彌天。曾任江右廉憲。

日纂二集 徑地二

聞顧陵崗名師。厚幣聘之。爲母覓地。顧入閩。關卽夢二鬼。以物罩其眼。及抵莆。與扞葬畢。將復度關。仍夢二鬼持去原單。顧公方悟向所扞者爲凶壤。返而勸嚴改之。嚴疑謂禮薄。故誑也。重謝辭之。顧亦付之。無可奈何之天。後果零落。顧又與嚴扞一陽基。嚴禱九里湖。但夢是地種瓜。嚴以爲瓜瓞之兆。及構成。滿室畫瓜以符之。詎知莆之鄉語。瓜云柯也。夢

是地多瓜。係柯地。後此室竟歸柯狀元。

溫大雅將收葬其祖父。筮者曰。若葬此地。當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當含笑入地矣。

地理玄關云。風水關人最大。中實有默宰之者。厚德格天。天將啓以昌運。故陰假權於明師。而默使賓主和同。苟刻薄狙詐。上干天和。將艱其遭遇。故使明師與之風馬牛。盲師與之

日纂十集

經地三

同心腹。吉地過而弗問。凶壤且重價以圖之。多謀以竄之。甚而殺人興訟。破家輕貲。以求之者。噫。使中無主宰是者。而一憑財勢爲有無。古之李林甫。蔡京。秦檜輩。厥後維昌不墜耶。

洪仕良。徙居金山鄉之岩。扞一穴爲風吹羅帶。常畫圖於家。以硃筆在左臂巽上。畫一條記。曰。他日吾子孫遠征不回。當於此掘斷。取田

水到穴前則歸。後子孫皓官吏部尚書。使大金主設大樂宴。皓聞不樂。辭表有云。義不共天。難下窮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音。羈留十八年。家人依畫圖掘斷。取水灌入。次年奉國母還朝。三子俱顯。世稱三洪。兄弟聯名。父子繼居台鼎。雖地理之應。要亦公忠貞之行所致也。

日纂十集

經地四

世人有泥公位之說。兄弟議多。至有終身不殯其親者。噫。爲父母者。皆以子多爲幸。今若此。則是增一子。祇增一暴露之日。反不若子少者。得早歸泉壤矣。夫子孫各有福緣。且各有行誼。冥冥中所以償之者。毫釐不爽。豈可挾私見而久暴其親。况葬後砂水變易。陵谷易位。造物於人。豈可一端盡哉。

蔡元定通術數。游朱晦翁門。胡閔疏彈晦翁。并及蔡。謂之妖人。坐謫道州以死。蔡善地理。屢

每與鄉人卜葬改定。其間吉凶不能皆驗。及
貶有贈詩者曰。掘盡人家好丘隴。冤魂欲訴
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
廬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父祖墓。行密遣李神
福將兵討儔。又自將詣廬州克之。斬蔡儔。左
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儔以毀墓獲誅。吾
何爲效此不道。

吳文正公云。凡人得吉地而後反凶者。其病有

日纂二集 卷之五

二。一因固執已見。移穴易向。地師惟務承順。
不復據經。一爲既獲吉地。而子孫輕信人言。
無故遷改。他姓得之。因而獲福。要其原皆冥
冥中有使之然者耳。德不積而求地。譬猶不
耕而求穫也。存耕錄云。踏破鐵鞋無覓處。得
來全不費功夫。牛眠鶴舉獲奇遇。只存方寸
地中求。宋謙父云。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
在方寸間。好山好水。世不欠苟。非其人尋不

見我見富貴人家。坟往往葬時。皆貧賤造其
富貴。力可求。人事極。時天理變。吁。仁人孝子。
可以知所自處矣。

漢夏侯嬰以功封滕王。及死將葬。未及墓。引車
馬踏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銘
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
室。遂改卜焉。生何養死何歸。前定久矣。

袁了凡好談地理。曾訪至光福。問一村農曰。頗

日纂二集 卷之六

聞此地有佳穴否。對曰。小人生長於斯三十
年矣。但見帶紗帽者來尋地。不見帶紗帽者
來上墳。袁恍然而去。

刻縣陳務妻。少與二子寡居。宅中有古塚。每飲
茶。輒先祀之。二子曰。古塚何知。徒以勞意。將
欲掘去。母苦禁而止。夜夢一人云。吾止此三
百餘年。沒者以依土爲安。若見毀。冥恨不淺。
今賴卿相保護。植德厚矣。又享吾佳茗。雖潛

塋行骨。豈忘翳桑之報。及曉於庭中獲錢十萬。似久埋者。但貰新耳。噫。孰謂荒壤可侵墓乎。

肅廟時。玉山夏子陽爲太常卿。其祖以布德爲念。家務本。自不裕耐。守青氊。然布施之念。常堅。每採貧而孕者。與夫貧而病者。必周以薪米。給以藥餌。生平以忠孝作主。心地坦夷。奸狙不設。及祖妣病。見一老叟臨臥所。囑之曰。汝來日必死。宜葬於牌樓山上。某人居母柩之所。其母某日移葬別山。汝須謹記。予郭璞也。嗣後其祖遂依所囑以扞之。果吉穴。產太常公子亦相繼登第。

蕭吉經華陰。見楊素冢上白氣屬天。密言於煬帝。曰。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庶可免。帝後從容謂玄感。宜改葬。玄感以爲吉祥。託言遼東未滅。不遑私事。未幾以謀反誅。噫。使

亂賊如素。而子孫得昌。則天道與地理俱謬矣。其使之不改而滅族者。冥冥中實有爲政者耳。

宋神宗命吳景鸞覓地葬太上皇。會有太監薦邢中和。邢延詠者同事。吳公以中幹獻。邢以牛頭山獻。太監內批用牛頭山。景鸞諫表有山不高於旺相。水不敗於鬼鄉。坤風直射。厄當主母離宮。未水傾流。禍當至尊下殿。已

方殺見午地。劫衝財輪北闕。位失南朝之語。朝廷將三人拘禁。如禍來殺彼二人。償吳公也。且吳公問邢葬深幾尺。邢曰六尺。吳公卽以六年禍應對。及六年不應。寧知九尺深。吳公故遭去舌之慘。每月朔使畫卯衝州。望使盡卯饒州。使其奔走不停。禁使不與人并地。及九年數到。其禍果應。至欲改扞牛頭山。已。金人據之矣。此無他。天厭宋祚。中幹禍地。

天。路。以。待。我。仁。二。祖。故。惡。景。鸞。之。輕。
洩。而。禪。之。遭。斥。耳。人。力。能。勝。天。耶。

國朝唐恒。幼喪父。哀毀骨立。奉母周氏甚孝。適
大雨裂龍山麓。水衝父塚。恒負土填壅不克。
又貧不能遷。無何喪母。母屬續謂曰。塚陸沉。
奈何。恒痛母言。卽以鐵鎖繫項。仰天誓曰。恒
不徙墓。不去此鎖。懷憤六年。病革。親友爭爲
脫之。恒捫鎖淚下曰。吾解此無以見吾母於
地下。竟抱鎖死。是後山水頓殺。趨流別道。墓
得不傾。巡按御史東郊祭其墓。

日纂二集

經地九

李八公葬其子於鷄籠尖。初葬時。謂其孫曰。葬
後週年。將不利。孫對曰。親安九泉。所願足矣。
子有損何惜也。葬後。孫不甚傷。而後來綿延
盛發。出進士四十餘人。至今蕃盛。

國朝顧孝直云。成化間。先高祖贈尚書公誠。爲
始祖處士公海。卜地樊家山。穴既定。葬且有

期矣。夜夢朱衣象簡者曰。我故宅也。能相讓
五尺乎。已。贈公穿穴。下丈許。堪輿家執之不
聽。葬後復夢前人謝曰。毋壞我宅甚善。無以
報德。當託生爾家。以亢爾宗。我有宋曾子固
筆也。越一年而尚書公伯祖璘生。

余友沈君典。嘗爲余言。先君捐千金。求善地葬
吾祖。而久不得。至晚年。情戚不樂。余念此技
亦可精。奈何。邑邑爲大人憂。發憤繙閱青鳥
諸書。日千萬卷。挾一奴與術士。日走山谷二
百里。遂精其說。以八百金得一地。而余今者
幸取狀頭。青鳥之力也。嗟乎。君典未幾下世
矣。君典以地利取狀頭。若持左券。則胡不取
富貴壽考。而取天狀頭邪。

日纂二集

經地十

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團施人。來
取者卽與之。無倦色。一仙來試其誠否。化一
道人。每旦索食六七團。母日日與之。終三年。

一。因謂之曰。吾食汝三年粉團。何以報汝。府後有一地。葬之子孫。官爵至一升麻子之數。其子依所點葬之。初世卽生子九人。登第。今傳福建無林不開榜是也。

近世士大夫酷信風水。余嘗候一故人。堪輿家滿座。余曰。近來玉皇上帝忙甚。故人遽問何謂也。余曰。人間貧富壽夭。僕僕然逐地師脚跟轉。上帝那得不忙。

日纂二集

經地十一

蕭鏗鎮姑孰。有發塚多得金寶者。鬱林以賜鏗。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可不熟念命修復之。

襄陽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塚爲亭。亭柱間書一絕云。塚上爲亭鬼莫嗔。塚頭人卽塚中人。恐人告我謀風水。願到冥司作證鄰。

昨非菴日纂二集輯頌卷之十九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蘇輯

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楚王駕至其門。曰。守國之孤。願見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撻。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鐵鉞。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祿。爲人所制。能免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畚萊而去。老萊子曰。子還。吾爲子更慮。遂行不顧。

日纂二集

新編

唐韋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剪白眉。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淵明。

真宗東封。得隱者楊璞。帝問卿行有人作詩否。曰。臣妻一首云。且休落魄耽杯酒。更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咲。乃賜束帛。放歸山中。

下延之爲上虞令。會稽太守孟覲以令長裁之。
積不能容。脫憤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祇爲
此憤耳。卿乃以世動傲天下國士乎。拂衣而
去。

郝詵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
土。腸胃欣然。倚膝臨水。久之乃去。

秦時松封大夫李誠之詠云。半依岫倚雲端。
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爲清節累。秦時曾

日纂二集

八韻三

作大夫官。陳朝石封三品王介甫詠云。草淺
苦侵素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
無耻。似爲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
爲二朝名寵所點。猶不免萬世之彈劾。士大
夫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

萬綠陰中小亭避暑。八閨洞開。几簟皆綠。雨過
蟬聲風來。花氣令人自醉。

明月可人。清風披座。班荆問水。天涯韻士。高人

丁筴佐鴈品。外間毛溪菽土之菜也。高軒塞
戶。肥馬嘶門。命酒呼茶。聲勢驚神。震鬼。叠筵
紫兒珍奇。罄地窮天。客之辱也。

四時調歌摘句。春云小門深鎖。巧安排。沒有塵
埃。却有莓苔。東風昨夜送春來。纔是梅開。又
見桃開。夏云日高三丈。我猶眠。不是神仙。誰
是神仙。綠陰深裏。晝鳴蟬。捲起珠簾。放出爐
烟。秋云一庭松竹。間芭蕉。風不瀟瀟。雨便瀟

日纂二集

八韻三

瀟。木樨香裏。臥吹簫。月度今朝。莫問來朝。冬
云歸來幽興。逼人清雪。可中庭。月可中庭。眼
前何物。遣吾情。不看棋經。便看茶經。

陳搏居華山。宋太祖召之。謝表曰。九重仙詔。休
教丹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

楚王遣使聘陸通。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
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於是夫負釜
甑。妻戴粧器。遊諸名山。食桂櫨實。黃菁子。隱

蜀峨嵋山

只愁名字有人知。澗邊幽草。若問清盟。誰可託。
沙上閒鷗。

山深幽境。真趣頗多。當殘春初夏之時。步入林
巒。松竹交映。遐觀遠眺。曲徑通幽。野花隱隱
生香。而臭味恬淡。非檀麝之香濃。山禽關關
弄舌。而清韻閑雅。非笙簧之巧聲。此皆造化
機緘。娛目悅心。靜賞無厭。時抱焦桐。向松陰
石上。撫一二雅調。蕭然景會。幻身卽是畫中
人物。遠聽山村茅屋。傍午鷄鳴。伐木丁丁。樵
歌相答。經丘尋壑。更出世外。幾層此景。無競
無爭。足力所到。何地非我。傳舍哉。

歐陽公言。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
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
是爲六一。遂號六一居士。自爲傳刻石。

顧仲瑛晚年。閱佛書有悟。遂祝髮稱金粟道人。

自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
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衣馬洛陽街。
顧況志尚疎逸。有時宰招致。將以好官命之。況
以詩答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喚狂
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滄州叫一聲。

錢文僖留守西京。時幕下有謝絳。尹洙。歐陽修。
皆一時名士。每同游宴。凡園圃之勝。無處不
到。有郭延卿隱居水南。葺幽亭莚花。足跡不

及城市。時年八十餘。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
去其居一里外。卽屏騎從。徒步訪之。延卿欣
然延接。道服對談。笑曰。陋居罕有過從。所接
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
小酌。遂進陶尊果。款文僖愛其野逸。爲引滿
不辭。旣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
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
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

人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杯酒，數杯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彼視富貴為何物耶？

釋冠革服，逍遙田間。光彩雖不到吾頭上，修辱亦無由加諸吾躬。今世視此簪冠，一似貨平入冠於大市，皆笑而却走人，棄我取以入清

目集一集

入編類六

供。

賦歛繁矣，不稅吟詩論道，征求急也。幸蠲海月

山雲，是以藉艸斑荆，安穩林泉之叟。披裘拾

穗，逍遙艸澤之癯。

泰少游自彬州再編管橫州，道過桂州，泰城舖

有一舉子下第歸里，見少游南行事題一詩，

於壁曰：我為無名抵死求，有名為累子還憂。

南來處處佳山水，隨分歸休得自由。少游讀

之淚涕雨集

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嘆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夫貴勢高張，榮華淩流，人之所易溺也。白首班行，龍鍾蹙躄，猶戀此物，不肯舍。一旦去之，攢眉向人，業問車馬而遲行，出國門而回首，既返田舍，不屑屑焉。執耰種，理麻豆，而日夜間，長安之耗或遺書當路，故人焉胸中數往數來，直至屬續，乃已。有大拜命下之日，即其屬續之辰，有目瞑數時，而朝使後至者，大可笑也。

目集一集

入編類七

任轍有經學，居懷谷，望徵命而蒲輪不至，自入京中訪問，有朝士戲贈詩云：雲林應訝鶴書遲，自入京中探事宜。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相賺已多時。噫！列壑爭譏，攢峰聳謂，北山移

文所爲作也。掩雲開。截來轅。山靈其肯爲仕。官開徑乎。

滇。洋。子。罷。蘭。省。出。都。門。友。人。送。之。曰。于。此。行。不。樂。乎。曰。黑。風。黃。沙。驢。溺。馬。屎。行。行。漸。遠。清。溪。碧。石。絳。桃。垂。柳。行。行。漸。近。何。不。樂。之。有。

范。蜀。公。居。許。下。堂。名。長。嘯。前。有。茶。蔕。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花。繁。盛。時。燕。客。其。下。約。曰。有。飛。花。墮。酒。中。者。爲。余。唱。一。大。白。或。語。笑。喧。譁。

日纂二集

八 類 類 八

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坐。無。遺。者。當。時。號。爲。飛。英。會。

抵。窗。卽。見。花。柳。出。檻。盡。是。山。溪。童。子。忘。漑。灌。之。煩。聞。人。無。啓。閉。之。擾。真。游。衍。以。自。適。洵。塵。氛。之。不。侵。

與。衲。子。坐。松。林。石。上。談。因。果。說。公。案。久。之。松。陰。月。來。振。衣。而。起。踏。樹。影。而。歸。此。日。便。非。虛。度。宗。敬。微。嘗。嘆。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

爲。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以。經。但。當。明。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

新。莽。迎。龔。勝。爲。太。子。祭。酒。勝。以。老。病。辭。使。者。以。印。綬。加。勝。身。勝。曰。吾。受。漢。恩。忍。以。一。身。事。二。姓。遂。不。復。飲。食。積。四。十。日。死。時。有。父。老。入。弔。哭。甚。哀。已。而。撫。其。棺。曰。膏。以。明。自。煎。薰。以。香。自。燒。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不。告。姓。名。而。去。

日纂二集

八 類 類 九

韋。世。康。爲。吏。部。尚。書。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杜。舍。人。弱。冠。成。名。名。振。京。邑。嘗。與。同。輩。城。南。遊。覽。至。一。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又。問。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

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魏野當真宗朝帝初遣使召野野題友人屋壁
詩云達人輕祿位居處傍林泉洗硯魚吞墨
烹茶鶴避烟閒惟歌聖代老不恨流年靜思
閒來者還應我輩偏遂遊去使還以詩奏帝
曰野不來矣先是帝嘗圖種放所居野居有
幽致又令圖之

趙子固嘗放棹山隈以酒睇髮其踞歌離騷指

日纂二集

類類十

林麓寂幽處燈目絕叫曰此是洪谷子董北
苑得意筆也

山舍肆優游傲新封藐故侯階除馴雀來相就
東隣殺牛西隣賣酒忘貧忘富忘機穀每回
頭應人呼馬還復應呼牛

山舍肆優游拈高僧訪舊遊無千世事不開口
著笠在頭枯藤在手陰崖絕壑經行透步夷
猶石門斜日猶自到松丘

山舍肆優游到隆冬越更幽爐煨柑柚瓶煨酒
山童飯牛山妻製裘耽閒正值閒時候棹孤
舟歸來興盡立雪釣溪頭

山舍肆優游接山泉日夜流乾柴燥炭尋常有
賓來不憂賓行不留世間俗態消磨久趣悠
悠無牽無絆平地即丹丘

山舍肆優游餉遼陽苦建酋時危祇合潛初九
山多可憂田多可憂盧仝破屋渾如舊免征

日纂二集

類類十

求只愁浪大無處可眠鷗

開元時高大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晴夏晚雲
中秋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風夜
階急雨各製一銘

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
起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
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
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着師川有

慙色

落紅點苔。可當錦褥。草香花媚。可當嬌姬。莫逆則山鹿。溪鷗鼓吹。則水聲鳥嘯。毛褐爲統。綺山雲作主。賓和根野菜。不讓侯鯖。帶葉柴門。奚輸甲第。

湖山之佳。無如清曉。春時常乘月至館。景生殘夜。水映岑樓。而翠黛臨堦。吹流衣袂。鶯聲島韻。催起闌然。披衣步林中。則曙光薄戶。明霞

白集一集

新韻十三

時几輕風微散。海旭乍來。見浴堤春草霏霏。明媚如織。遠岫朗潤出沐。長江浩瀆無涯。嵐光晴氣舒卷。不一大是奇絕。

歐陽文忠公在蔡。屢乞致仕。門生蔡禧因間言。朝方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歐陽曰。修平生名節。爲後生描畫。殆盡。惟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

道作詩云。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携猿鶴到京華。故山巖壑應惆悵。六六峰前只一家。胡元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裁豸角冠。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

白集一集

新韻十三

郊中野坐。固可班荆。徑裏閒談。最宜拂石。侵雲烟而獨冷。移開清嘯。胡床藉草木。以成幽撤。去莊嚴蓮座。況乃枕琴夜奏。逸韻更揚。置局午鼓。清聲甚遠。洵幽棲之勝事。野客之虛位也。

東坡云。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謫。中無愧心。釋肩而去。如大憮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況於致仕而歸。脫冠珮。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門。最久。見其欲釋位歸田。至欲以得罪病而

去。君。子。欲。退。其。難。如。此。可。爲。躁。進。者。之。戒。

正德初。關中盛傳朝議。欲起三原王端毅公。有

上詩者曰。八十青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

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奈君前下拜難。鷗鷺

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

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王公得詩大悅。

一出都門與長安。隔世夜臥絕不作華清馬蹄

夢。家有采芝堂。堂後有樓三間。雜植小竹樹

日暮二集

韻十四

臥房。厨竈都在竹間。枕上常聽啼鳥聲。宅西

古桂二章。秋來花發。香滿庭中。隙地鑿小池。

栽紅白蓮。傍池桃樹數株。三月紅錦映水如

阿房。迷樓萬美人。盡臨粧鏡。又有芙蓉蓼花。

令秋意瑟瑟更喜貧甚。道民景態清冷。都無

吳越間士大夫家華艷氣。

眉公曰。予泊舟空舲灘上。野服登岸。由曲徑度

石梁。見峭壁攢峰如屏。中有石潭。水色幽絕。

可鑑鬚眉。潭上有石笋。峭立勢欲墮。有泉出

石竇。若噴雪花。潺潺落潭中。傍有磐石如席。

予忻然會心。少憩石上。以觀泉流。俄有一翁

曳杖而來。癯然山澤之姿。似有道者。予揖而

與之坐。款語移時。因問翁居閒處。獨亦觀書

乎。翁曰。壯年服膺九字經。今耄矣。又曰。人生

分定。機關計較都。濟事已而蒼然暮色。自

四山而至。遂與翁別。

日暮二集

韻十四

余嘗謂棋能避世。睡能忘世。然棋類耦耕之沮

溺。去一不可。睡同御風之列子。獨往獨來。善

哉希夷。深得其解。

盧隱居廬陵。所居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

第。來取食。食已卽去。

淳化中。詔起种明逸。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

講學。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身旣隱矣。何用

文爲。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陞

一遂焚去筆研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

山齋逼古刹梵音飄落林端溪閣逶遊船歌聲
浮來水面

春雨初霽園林如洗開扉間望見綠疇麥浪層
層與湖頭烟水相映帶一派蒼翠之色或從
樹杪流來或自溪邊吐出扶筇散步覺數年
塵土肺腸俱爲洗

桓帝嘗徵姜肱王乃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

日暮二集

狀肱臥幽閑以被輶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

工竟不得見之

范萊公南遷道過襄州留一絕句於驛亭曰沙

堤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了輪他

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

幽居雖非絕世而一切使令供具交游晤對之

事似出世外花爲婢僕鳥當笑談溪荻澗流

代酒肴烹烹書史作師保竹石資友朋雨聲

雲影松風蘿月爲一時豪興之歌舞情境固
澹然亦清華

山具設經籍機杼以善俗訓兒備藥餌方書
以辟邪衛疾儲佳筆名繭以點繪賦詩留清
醪雜蔬以供賓獨酌補破衲舊笠以犯雪當
風畜綺石奇墨古玉異書以排閒永日製柳
絮枕蘆花被以連牀夜話狎黃面老叟白髮
漁父以遺老忘機

日暮二集

李日知爲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將請不謀

於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

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既

罷不治田園惟飾臺池引賓客娛樂

王庠詰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

兄弟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得宋之間藍

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

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

原缺

昨非菴日纂二集冥果卷之二十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昔有友人談陰司數十事。大都非病人昏亂之語。則附會之說。似未足信。獨見閩君殿春聯云。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此十字。非常人思慮所能及。

唐江陽李珣。販糴爲業。授人升斗。任自量。一斗第求息兩文。衣食轉足。其父曰。他人率出輕

日纂二集

冥果一

入重以規利。吾出入但一升斗。自謂無偏。汝今更任人自量。而衣食豐給。神明之助也。後宰相李珣。出鎮淮南。下車夢入一洞府。石壁金字。列人姓名。有李珣字長尺餘。珣視之大喜。有仙童出曰。此乃江陽部民。非相公也。珣覺異而訪得之。召至審室。問平生何修。珣言愚民不知所修。只舉販糴以對。珣咨嘆良久。曰。陰功不可及也。以夢告之。珣後百歲餘。尸

解而卒。

武帝召一高僧入宮。僧至而帝與大臣奕。帝忽云。殺却。左右誤謂殺此僧。遂牽出臨刑。問僧曰。師道德既高。何爲至是。僧曰。帝之前身爲蜎老僧。鉏地誤斫其頭。今日所以報也。以誤殺還。以誤報。嗚呼。嚴哉。

河內崔守食而刻。常於寺中取佛金。僧畏威不敢言。未幾崔卒。寺牛產一犢。頂上有白毛成

日纂二集

冥果一

崔某字子間。易以他牛。屢剪復出。長興有刁民武斷鄉曲。設計圖人產業。成赤僅半債。放債始則分外剋扣。既還復匿契重索。人避狼莫敢爭。飲恨而已。亡何暴死。隣產一牛。忽作人言。歷敘生平欺隱處。且召其子一一勒還。遂踏地死。噫。觀崔守而牧民漁獵者何爲乎。觀王某而居鄉吞噬者何爲乎。或乃近據目前見某氏無恙。曰天無眼睛也。某氏昌熾曰。

爲惡得福也。夫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餘之爲言，豈朝出夕償之謂哉？

常熟徐鳳竹，其父素富，遇荒先捐租爲倡，又分穀濟貧。鳳竹生時，夜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秀才做了舉人郎，呼聲相續不絕。鳳竹果鄉薦，其父愈積德，與利濟衆，又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後鳳竹官兩浙巡撫。

唐集二集

真果三

宋咸淳夏月，有稍人泊舟西湖斷橋下，時暑熱臥於舟尾，中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於沙際。一曰：「張公至奈何？」一曰：「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恕。」一曰：「我則已矣，公等及見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於橋下獲一鱉，徑二尺餘，納之賈府。不三四年，賈敗，蓋數定莫逃，物能前知如此。

國朝林松溪與張大交情莫逆，張疾危臨終，請

林至床前，出妾拜之，曰：「此婦我所鍾愛，自誓守節。君念交情，卹之。」垂淚懇求者再。林曰：「決不負心。」張喜曰：「吾目瞑矣。」及張死，林與妾姦通謀娶之。對人曰：「此張遺命也。」一日，妾對鏡見前夫數其罪而罵之，隨扼其喉，七竅流血而死。半月後，林對鏡見張與妾同來，曰：「已告爾於閻王，同去對理。」林撲鏡於地，述其語於家人，亦七竅流血而死。心不可負如此。

唐集二集

真果四

漢書丙吉病，宣帝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

魏武子有嬖妾，武子有疾，命子穎曰：「必嫁是疾。」穎則曰：「必以殉。」及卒，穎嫁之。曰：「疾革則亂，我從其始也。」後與秦戰於輔氏，穎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顛而顛，穎遂獲杜回。夜夢人曰：「子爾所嫁婦人之父也。」爾川先人治命子。

是以報也。

宋敵人南侵朝廷遣校將四出探望有何兼資者領兵至六合縣四見一隊軍馬旗幟自北來不類敵人兼資隱蘆荻避之俄有呼者曰蘆荻中爲誰旁對曰中國生人與吾無涉兼資聞知爲鬼兵也再拜詢之中一人冠服如天神曰有奉天符助汝管取必勝資請列位神號答曰吾唐張巡也彼許遠也彼雷萬春

日纂三集

冥果五

也資遂巡請曰某少讀唐史言大王城守食三萬餘人然否曰有之而實不然也所食乃已死之人耳資又曰史言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奴以享士然否曰非殺也妾見孤城莫保學虞姬綠珠效死吾前耳許大王奴亦以憂悸暴死遂烹以享士蓋用術以堅士卒之死耳資見雷萬春而上只有一疤因曰史言將軍面着六箭而一疤何也萬春曰當時

六箭五着兜鍪敵人相傳謂吾面着六箭不動吾亦當之以揚聲威敵耳問答之間報天漸曉令人引兼資出至荻林回顧已無睹矣未半月有造角林之捷未幾敵主有龜山之禍果如其必勝之言冥助之得力如此

隋末諸葛昂高瓚豪侈殘忍互相賭勝二人設宴百計窮奢相尚未已瓚一日宴昂烹一雙子十餘歲呈其頭顱手足座客皆喉而吐之

日纂三集

冥果六

昂後宴瓚先令愛妾行酒妾無故咲昂叱下須臾蒸此妾坐銀盤仍飾以脂粉衣以錦繡遂擘骰肉以啖瓚諸人皆掩目昂於奶房間撮肥肉食之盡飽而止昂瓚後遭離亂狂賊來求金寶無可給縛於椽上寸寸炙以行酒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梗柶酷役丁夫建宅甚宏壯畢工之際梁棟皆出水戶牖漬濕竟不得入斯屋而死人謂之宅泣

倍出倍入。出爾反爾。陰陽不爽之衡也。羿之篡太康。以淫於原獸。浞之殺羿。亦以蔽於從禽。寒浞蒸羿妻。純狐浞之子。豨亦通丘嫂。女岐始皇焚書坑儒。以愚黔首。黔首未愚。而其子胡亥不辨。鹿馬曹操舉不仁不孝。有兵政術者。以變風俗。風俗未變。而其子不肆行淫虐。舍人須驗。商鞅法也。鞅之出走。竟以無驗。被執。納薨熾炭。周興計也。興之見訊。遂請公入。甕陸抗之誅步闢。百口俱盡。機雲之族。於孫秀也。亦齟齬不留。曹操之盜漢鼎。能欺孤兒。司馬懿之奪曹氏也。亦給取寡婦。石勒病遣二王。俾之國。虎留之而給以遣。及虎之病。留二王。使輔政。妻逐之而給以留。甄后之死。郭后據室其口。及郭后之戮。亦以據室其口。朱溫令蔣暉弑昭宗。昭宗環柱而走。劍之擊柱者三。及友珪使馮廷諤弑溫。溫亦走繞柱。劍

之擊柱者。亦三。宋太祖之得天下於周也。以母老子幼。其失之也。亦以母老子幼。丁謂之貶寇準也。以雷州戶。而謂之貶也。亦以崖州戶。古今之事。報之速也。若桴鼓。而其符也。若滴溜。天道昭昭如此。可畏哉。座客聚談惡因。或曰。見巨蜈蚣雷擊。頂有王翦二字。或曰。見烏蛇溺水中。腹有秦檜二字。謂天之報惡人。轉爲毒類。以遷其罪。如經所云。入畜生道也。余曰。不然。凡天下鬱結未舒之氣。然後結爲精魂。托爲異物。依草附木。顯設變移。至於禍惡。不於其身。則於其子孫。或托一切不祥之物。流毒相償。以討不德耳。若復轉爲蜈蚣。轉爲烏蛇。是仍恣之惡。以流害也。夫以翦之殺降卒十八萬。檜之謀武穆而夷二帝。生平陰慘之氣。發洩已盡。有何未暢。而更爲惡物。以毒人。誠如是。則天非以此報惡

反。治。惡。於。無。窮。矣。豈。惡。因。乎。

宋張彥明善醫。凡貧者不受錢。或反以錢米與之。富者以錢求藥。不問多寡。必多與。藥期於必愈。病危篤。知不可救。亦多與好藥。以慰其心。終不肯受錢。一日城中火災。周廻焚盡。烟焰中獨存其居。子孫俱貴顯。

成化初。毘陵錢長者。貲甲郡中。行善之嗣。里有喻老。爲勢家。假官威索逋。械繫連歲。妻女凍餒。求假於翁。翁不計券。如數給與。得解。老挈妻女踵謝。翁婦見女有殊色。欲爲翁娶。爲生子。計老與妻女皆喜。翁曰。本意作善。乃復雜愛慾。其間耶。不可。是夕婦夢神語曰。汝夫陰騭隆重。當錫貴子。踰年果生子。年十八。鄉會聯捷。

洛州都督竇軌。大穆皇后三從兄。性好殺。爲益州行臺僕射。每日吏士多被鞭撻。流血滿庭。

日纂二集

八 冥果九

日纂二集

八 冥果十

扶我起。見韋尚書言畢而死。

通公道人者。不知其姓氏。居處無常。所語狂謫。然必有應驗。飲酒食肉。遊行民間。侯景甚信之。景後因宴召僧。僧取肉捏鹽以進。於景問曰。好否。景曰。大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數日。衆以鹽五石置腹中。送尸於建康市。百姓爭屠膾羹。食之皆盡。

周世宗毀銅佛像。曰。佛教以頭目髓腦。有利於

求生尚無所惜。寧復以銅像爲愛乎。鎮州大
悲銅像。其有靈應。擊毀之。以斧鉞自胸。鑿破。
其後世宗北征。疽發。胸。冥報信不爽云。

士大夫才高一代。智籠萬夫。駢六合於毫端。弄
羣愚於掌上。圖謀王伯。施展經略。成敗所關。
或不難內負本心。外犯名義。山河入手。富貴
薰天。玉食錦衣。貂冠魚袋。金珠滿屋。粉黛盈
房。談佛老。則斥爲渺茫。說因果。則目爲虛幻。

日暮二集

八 冥果十二

轉盼之間。盛過衰現。運去悲來。疾病呻吟。妻
孥哭泣。生直營乎萬禩。死不能延乎須臾。平
日抱歉在中心。靈難昧。業力乘衰而至。冤對
現前。如中。生得請。夷吾告。殂。灌。魏爲厲。田蚡
乞命。凌達作祟。司馬據牀而祈哀。簡文靈見。
桓溫下車而搏額。莊襄周武受罪於陰司。陳
軫范雎。求救於高神。斯皆振世豪傑。絕代才
名也。無常一到。壯氣何存。骨肉離。我罪業隨。

身此時。雖欲投誠。諸佛皈依。三清入靜室。而
勤修向蒲團。而作課一懺。一悔。一禮。一拜。其
可得乎。

桑汲力能扛鼎。殘惡少思。六月盛暑。重裘累茵。
使十餘人扇之。忽不清涼。便斬扇者。後爲并
州大姓田蘭。斬於平原。士女慶賀而歌曰。奴
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披狐裘。不識寒暑
斷人頭。雄兒田蘭爲報讐。中夜斬首謝并州。

日暮二集

八 冥果十三

人作業今生。受報來世。且顧現在。何關未來。曰。
前頭的亦是雨。

宋茅山有村。見牧牛。洗所著汗衫。曝於艸上。牛
食艸之際。併食其衫。疑隣兒竊之。其父怒曰。
生兒爲盜。將安用之。卽將兒投於水中。隣兒
稱冤。呼天。纔出水。父復投之。俄大雷。雨震死。
其牛。汗衫自牛口中出。

邯鄲張翁家甚貧。未有子。置一空罈。積養十年。

而鐔滿有隣人生三子犯徒擬賣其妻翁催妻去而子不能全活也遂謀諸夫人舉所積錢代完贖銀不足夫人復拔一釵湊之是夕夢上帝抱一佳兒送之遂生弘軒先生今子孫且相繼登科第矣

楊帝開汴渠以麻叔謀爲開河都護役丁夫三百六十萬人延途掘人墳墓毀人室廬叔謀既至寧陵縣患風坐起不得醫者謂須用嫩

自纂二集

真果十三

羊肥者蒸熟糝藥自是日取羊羔數枚同杏酪五味蒸之謂曰合酥饗鄉村獻羊羔者數千人皆厚酬其直下馬村有陶柳兒者富而兇祖塋傍河恐其發掘乃盜他人孩兒年三四歲者殺之去頭足蒸熟以獻叔謀咀嚼香美迥異羊羔愛慕不已乃令役夫置一河曲以護其塋柳兒兄弟自後每盜獻以邀賞貧民競效竊人家子以獻求賜郡失孩兒數百

哀聲旦夕不停時同事令狐達知之令人潛收兒骨數日盈車於是民有孩兒者家置木櫃鐵裹其縫夜置於中鎖之全家秉燭邏守至明開櫃見子卽長幼皆賀後叔謀事敗帝數其四罪曰食人之子受人之金遣賊盜竄擅易河道敕來護兒驅於河之北岸斬爲三段柳兒兄弟五人并時磔死呼王法止此耳若冥冥之中卽億萬劫尚消除不盡惜無見之以語人者

日纂二集

真果十四

宋時有裴氏妾夏沉香澣衣井旁裴之嫡子誤墮井死其妻訴於州謂沉香擠之州吏易三椽皆斷沉香杖一百釋放獨陳睦加以死罪其後睦還京師轉授叩一異人邢生問休咎邢拒弗答而語所親曰其如沉香何睦聞之陳汗廢食累日而卒釋氏所云冤對非邪賈耽爲滑州節度酸棗縣有星嬾事姑不敬姑

年甚老。無雙目。嬾以食。暴納犬糞。授姑。姑食之。問子何物。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雷電發。若有人截嬾首。以犬續之。耽命。牽行於境內。以告不孝者。時人謂之狗頭新嬾。

昌化章氏兄弟俱未有子。其兄抱育族人一子。未幾自舉一子。弟曰。兄既有子。盍以所抱與我。嫂猶在蓐。乃曰。未得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不可。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寧以吾新生與之。弟不敢當。嫂竟與之。二子皆成立。且生孫相繼登科。

唐書二十集

卷十五

余歷觀亂臣賊子。作難邦家。割剝黎庶。稔毒宣淫。雨疾風駛。不過須臾。轉盼之間。盡就誅滅。懸首於街。暴尸於市。截舌燃臍。擢筋磔肉。百口同殃。九族俱赤。無一得免者。回視飄忽。閃爍時真。魚遊釜中。爲活幾何。夫使亂賊而有得一得免者。猶將庶幾倖倖於萬一。竟無一得。

免而歷代相承。迄不知鑒。貪半軀之得意。爲萬世之元兇。取慘禍於目前。受業報於永劫。良可哀矣。

國初林鎬爲工科給事。太祖降旨。開陝代以通運載。鎬具罷行役。以蘇民生。一疏辭理。懇至。上聞乃止。後在江西暴卒。瞑目間。見二鬼使。粹至一殿。紫袍者厲聲云。着林鎬善惡評報。鬼引鎬至一所。楣曰。善惡公境。案前一

唐書二十集

卷十六

天平架。侍吏持善惡二札。置兩傍。善則甚輕。俄一叟空中擲一黃卷於善傍。而去。善倏重墮地。吏跪云。太上老君以林鎬嘗罷行役。蘇萬民。此諫草也。遂聞殿上傳呼云。着林鎬還魂。鬼使亟引出。鎬問紫袍爲誰。曰。此宋參知政事范仲淹也。一捶而寤。流汗如洗。

徽宗時。營西內。梁柱窗檻。槩用灰布。竭洛陽猪牛羊骨。不充用。宋昇爲都轉運使。其屬李實

韓溶最用事。溶議掘漏澤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日實暴死而蘇云。冥官問灰骨事。有數百人泣於庭。查係韓溶所議。遂釋實還。但見吏抱文卷風動。其紙尾有滅門二字耳。後三日溶有二幼子連死。溶妻哭之哀亦死。已而溶亦死。昇時已入爲殿中監。未幾下血數石。經旬亦斃。

蘇武私一隣女竊以逃。女父訴縣捕急。武乃以

日纂二集

冥果十七

酒醉女夜解琵琶絃。縊沉於河。後武爲劍南節度使。病甚。有道士謁武曰。冤家在側。何不。自咎。問狀若何。曰。有少女。項上一條樂器。武懼。叩道士求拯。道士曰。吾有法。公當自求之。乃含水噴柳枝掃地。瞑目叩齒良久。有吁嗟聲。女子披髮至前。數武曰。某從公。是某失行。於公實無所負。公懼棄之可矣。何忍見殺。全訴於上帝。期在明晚。不可寬矣。次日黃昏果

卒。

妖人諸葛殷爲高駢嬖吏。兇邪誕辯。駢以神靈遇之。殷足患風疽。每一搔捫。指爪間膿血沾。染駢性好潔。獨不避此。曰。神仙多以此試人。也。有一犬聞腥穢輒來。駢怪其馴狎。殷曰。昔在大羅宮見之。別數百年。猶復相識。其虛誕如此。殷性躁刻。羅織陷人。僞朝授中丞。官吏數百人。無完膚者。人諷以謙損。殷咲曰。男子得志。當惟意所爲耳。人生寧有兩遍死者。後城陷就縛。刑於下馬橋南。絞而未絕。會師鐸母經過法所。衆扶起避之。復蘇於橋下。執朴者尋以巨木踣之。駢殿已過。絞之如初。而斃兩遍死之言果然。

日纂二集

冥果十八

張和思斷獄囚。無問善惡貴賤。必被枷鎖。桎械困苦備極。囚徒見者。破膽喪魂。號生羅刹。其妻前後孕男女四人。臨產卽悶絕求死。所生

男女皆著肉鑲。手脚並有肉扯束縛。連絆墮地。後爲縣令。坐法杖死。

台州民王姓。祭厠神極勤。一日見着黃女子云。吾厠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蟻言否。民謝云。自古不聞此說。女子遂陳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塗民右耳。戒之曰。君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良久而滅。民見柱礎下。羣蟻紛紜。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去暖處。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錠。此後不更聞矣。

日纂二集

冥果十九

丘傑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母曰。汝噉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三九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中藥服之。下料斗子數升。

吳堯卿爲僞朝御史。託附權勢。不問貴賤。苟有致略。縱斷養輩。必頸衽以金玉餌之。微失勢。

雖素約爲死交。亦相對終日。不與言。後爲仇人所殺。棄屍衢中。其妻以紙絮葦棺。斂之。未及就壙。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王。時人以爲咲端。

趙普病困。遣人詣上清宮。醮謝往咎。道士爲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忠臣。奈冤累不可避。隨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烟罩其上。

日纂二集

冥果二十

但識牌末火字而已。道士以告公。曰。必秦王廷美也。當時自是渠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事露。速禍咎。豈在吾。嗚呼。一聞火字。卽知是秦王心下事。其可打過。

晉王範有美妾桃英。與門下二人通姦。爲內督孫元弼所覺。二人懼弼先告。乃共謗桃英與弼有私。範不察。遂殺弼。時有陳超在座。贊成其罪。後超出行至赤亭山下。雷雨日暮。有人

曳超入荒澤中。雷火照見一青面鬼。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候汝申理。又曰。王範既爲事主。當先殺之。相持至天明。失鬼所在。超奔範所。範與妾已暴亡矣。超懼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二月三日。臨水酒酣。自慰曰。今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出血升許。數日而斃。

日纂二集

冥果二十一

釋甯師者。暴終三日而蘇。云。冥中游歷。入一門。見數殿。各有榜。一殿署云。李克用。於牖間窺見一黑龍。眇一目。中立鐵柱。連鎖繫維之。次一殿署云。朱全忠。乃青鞞白額虎。鎖繫如初。而前有食。噉人血狼籍之狀。次署曰。王建。黃金牀上。臥一白兔焉。次署曰。李茂貞。具冠冕如王者。左右數侍女焉。次署曰。楊行密。窗牖卑暗。不能細瞻。問侍者曰。此怪狀者何也。曰。將來王者也。記之。蘇後事聞於官。皆以爲妄。

其後一皆符合

我輩貧窮艱苦。有大好消息。所缺乏者。劫世臭穢之物。所受用者。清虛不壞之真。直到結果時。始知皇天所以物物。裁抑我事。事折磨我。政以淘鍊習氣。堅我道心。而成就大事。因緣也。大事已了。回看浮世所缺乏臭穢。何止一毛髮微塵。至於富貴貪鄙之徒。身被文繡。口饜醲鮮。粉黛塞房。僮奴列屋。入縱姪侈。出嚇街衢。而猶然張機設阱。妒人害物。計彼軒眉昂首。遠不過數十年。一朝眼光落地。驢胎馬腹。隨業識而牽去。不能自主。迷人往往如此。當其氣盈意得。安望回頭。及其零落衰殘。追悔晚矣。彼以石火榮華。而墮萬劫惡業。此以片餉窮苦。而享無窮道腴。達者當定。不使便易此。

日纂二集

冥果二十二

昨非庵三集序



余讀鄭公昨非庵集自
戊寅昉也爾時公守嘉
禾余歸自都門舟次披
玩意公其志于道者耶
已非公分憲吾越則不
但讀其書而且見其人
矣果志于道者也余旣

隨諸賢後弁以數言然
見諸行事深知而篤信
之則猶有待也踰四年
公之所以治身與所以
治吾越昭々揭日月而
行矣而公之三集又成
更屬余序之余惟君子
與人爲善時取節焉而

晦翁之錄言行議者猶
嫌其過寬蓋其慎也公
天資誠篤雅志聖賢脩
身繕性之方致君理國
之具足性靈固不必
屑焉規撫達哲然而
往哲之所遺尤精以擇
之必其寔可見之行

事者櫛比成冊奉為著
龜有旨同而事異者有
旨異而更全者有同而
可以証事之經異而可
以盡事之變者適越不
天降并屢臻黎民艱食
自己康以迄卒壬事故
萬端智勇俱困而公環

應無方恢乎游刃間取
公集按之性命道德經
術政事之嫩有範古而
不泥于古者焉見諸行
事不亦深切著明矣乎
傳曰多識前言往行以
畜其德又曰德無嘗師
王善為師公主善畜德

朝

越之人已信而化之

廷亦且高其治行游擢

崇班然閭閻之知公以

德澤而余之知公以性

情

朝

廷之知公以聲華而余

之知公以原本即謂公

匪蒐采古人也皆出自

靈明語之成文施之成
務亦奚不可之有然余
因是歎立言易耳行而
券其言則難行券其言
而出于心之所誠然則
又難出于心之所誠然
以至信友獲上而歎然
若不自有則又難公既

自心而身而家而國表
裏粹然克臻道域而又
學古有獲唯日敦、讀
為集也庶幾日晡一日
之風也歟它日皤、黃
髮為國宗臣而猶誦抑
之詩以自戒者必我公
也夫必我公也夫

崇禎壬午長至大茂山

人余煌題于寶福齋



九

昨非菴日纂三集宦澤卷之二

閩中昨非居士

張詠治蜀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稍遇荒歉

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田稅

如其價歲收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

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十戶爲保一家犯罪

一保皆坐不得糴濟困因以禁奸奏爲永制

後雖時有災饑民無餓色

日纂三集

卷之二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玄宗嘗遣中官往淮南採

捕鵲鵲及諸水禽若水諫曰方今九埜時悵

三農並作田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

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於京

師力倦擔負食以魚肉間以稻糧道路觀者

莫不言陛下賤人而貴鳥也陛下昔龍潛藩

邸備歷艱危今氛祲廓清高居九五子女克

於後庭珍奇盈於內府此外又何求哉帝手

詔答之

真德秀爲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遂與畱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以便宜發廩。百姓數千人送至郊外。指道傍。叢冢泣曰。此皆往歲饑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

畱永清守成都。決訟如流。門外架屋數椽。鍋竈皆備。訟者至寓居之一見。卽決。飯未嘗再炊。

自纂三集

本堂釋二

有尋不解擔之謠

陶承學守徽州。民負氣好訟。承學察其樸直。不說飾者。稍婉誘教之。庭質時而論曰。聞子鄉尚氣。夫理直而不求自白。隱然勝矣。今蒲伏於庭。僥倖毫釐之伸。卽伸其贏與有幾。及今中已猶可得乎。則息者十五。又曰。此纖微耳。何煩公府姑歸與父老議之。不平。更來。則退者十九。訟殺人必先與約曰。此非汝父卽汝

兄弟不亦皆手足戚。非有沉寃而戮其腐骨。卽當與殺者同律。令具服辭。乃爲驗之。不得實。卽重坐。蓋法一二人。迄公在。無敢誣殺人者。敏於決斷。無宿案。下邑民就讞者止。春半升。極因號曰。半升太守。月再受狀。初至日數百人。二年後。則不過數人。有時或竟無一人。郡前食肆俱罷。衢市寂如。士夫無敢以私請幣物不至門。或說曰。太峻。承學曰。彼自無求。

自纂三集

本堂釋三

安用拒自無愧。安用辭人不信。以詢之徽人。則曰。果也。夫必不聽奚囑也。必不受奚餽也。當三股箭。採木使者來。以徽多木。商將以巨木若干額賦之。承學聞則治席郊迎。盛慰勞。用悅其意。而令父老訴之。徐曰。商者販木於外耳。郡非產木也。今若責郡出木。則無從出。若令商自所在供之。第卽數木以賦。胡問徽也。今願輸千金。直如何。部使大悅。承學卽以

韓美其直島夷擾東南兼之山寇上江諸郡
數有大徭承學以僱役意行之如巨木直役
竟而民不知或之傷郡見其疲於兵甲乃驚
曰吾郡何無此歸更相質問乃知之因相語
泣下

梁彥光爲相州刺史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
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
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
目纂玉集 卷四
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彥
光訓喻而遣之後改過爲善士

許逵爲樂陵令賊劉七等颺起折旬逵使民各
起牆屋高過其簷仍開牆竇如圭才可容人
家令一壯者執刀伺於竇內其餘人皆入除
伍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賊至旗舉伏發賊
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
近樂陵城

王詔知定州定畿內地雜戎夷詔開誠釐弊政
化大行有蜀生道過定遺橐百金來言詔曰
第往有爲守者至則有守者一人生問何不
攜去守者曰人有棄子者我守公不忍爲流
涕語之我忍攜金去使公流轉於我公之境
哉梁御史按部猝入獄惟二繫囚焉

寇瑛權知開封府戚里有毆妻更赦事發者太
后怒曰夫妻以義合奈何毆以致死耶瑛對

目纂玉集 卷五
曰傷居限外事在赦前既付有司不敢亂天
下法卒免死

蔣瑤守揚州武宗南巡淮守薛贇拆去沿河民
房以便挽夫挽繩皆索民間絹帛爲之兩淮
大擾過揚州蔣瑤獨不拆房曰沿河非聖駕
臨幸之地且自有河舸可行何必毀壞民居
有罪守自當之江彬傳旨要揚州報大戶蔣
曰止有四個大戶其一是兩淮鹽運司其二

是揚州府。其三是揚州。鈔關其四是江都縣。揚州百姓窮。別無大戶。江又傳旨曰。朝廷要選綉女。蔣曰。揚州止有三個綉女。江問在何處。蔣曰。民間並無。知府止有親女三人。朝廷必欲選時。可以備數。江語塞。其事遂寢。揚州安堵如故。

孫伯純知海州。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椿箭箠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請以鯨膠克拆。孫曰。弩

日纂三集

卷六

椿箭箠。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產代之。恐歲歲被科。無已時。知者以爲至言。

程埶知沛縣。會久雨。平原水出。穀既不登。穰種不入。民無卒歲具。埶謂侯可耕。而種時已過矣。乃募富民。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使布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

劉重威爲鄆州守。愛民如子。適山寇竊發。備兵

僉事王部海兵船。駐英德河下。海兵稔地利。夜於空僻處踰牆入縣。殺守卒。劫帑金。斬邑南門以出。守城兵追獲。賊兵衆反。以帑金坐民兵僉事。冀自全。隨海兵所坐坐之。重威聞而泣曰。下覲脫罪。上冀完名。使我殺人。以媚人。可乎。遂力爲昭雪。次日解綬歸。適直指按詔亟留之。於是按海兵罪。而脫五十七人之死。僉事落職歸。

日纂三集

卷七

許元知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爲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元請借湖水溉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元曰。便民罪。今可也。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楊文仲通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後正月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文仲曰。爲吾燃一燈足矣。勸農東郊。因欲泛湖。文仲卽先馳歸。通判揚州牙契舊額。歲爲錢四萬緡。累改增至十六萬。

告許以求羨文仲曰希賞以擾民吾不爲也嘗言與民之惠有限不擾之惠無窮及元兵渡江畿甸震動朝士多棄去者侍從班唯文仲一人而已

唐夔授新昌令性資明敏折獄曲盡隱衷落事二三月庭無留牘吏胥皆令業屨門不設禁有事徑入莫敢犯者訟有理屈惟畧加扑戒不附罪立案曰倘有未值俾可他理又省事

日纂三集

宦澤八

節費奸弊肅清吏胥困饑多辭去

楊崇爲廣西桂林郡丞清戎至陽朔顧縣治瞰江垣墻卑甚遂使人輦江中石大者高其垣小者積垣下石取而江深未幾蠻寇至莫渡間有以筏薄垣者兵民以所積石擊之扶傷而去

李允則再守長沙湖湘之地下田藝稻穀高田水力不及一委募募允則一日出令曰將來

并納粟米稈草湖湘之農夫丘未知粟米稈草爲何物也或曰惟襄州有之可以購致湖民皆往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爲錢一千自爾誓以田藝粟至今湖南無荒田粟米妙天下焉

許仲宣三爲隨軍轉運使心計精敏無絲髮遺征江南軍中之須曹武惠公倉卒有索皆隨應王師將夜攻城仲宣陰計之曰永夕運動

日纂三集

宦澤九

寧不食耶既膳無器可乎預科陶器數十萬夜半燬成兵將就食果索其器如數給之他率類此征交州士死於瘴者十七八大將孫全興失律仲宣奏乞罷兵不待報以兵屯湖南諸州開帑賞給縱其醫餌謂人曰吾奪瘴嶺客魂數萬生還中國已恨後時若更俟報將積屍於曠野矣誅一族活萬夫吾何恨哉飛檄諭交人以禍福交人果送款脩貢仲宣

表待罪太宗褒詔大嘉之

潘好禮舉明經高第雅負風節開元初爲邠王府司馬王農月出獵好禮乃臥馬下諫曰禾稼盈野王安得非時暴民田請先踐殺司馬王慚而退

元呂思誠嘗行田至劉智社民李愬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有王青者兄弟友愛思誠造其家取酒勸酬歡如骨肉李之兄弟各悔過折

田纂三集

宦澤十

居二十年復還同爨

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樂也故可以死懼之而天下治矣刑罰過則民不畏死不畏死由生之苦也故不可以死懼之而天下亂矣

唐代宗時劉晏造轉運船每船破錢一千貫或言所用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墜凡所加置須謀經久船塲旣興執事

者非一須有餘剩遣力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于楊子縣置十船塲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塲旣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止給合用實數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卽時凍餒而船塲遂破餽運不繼不久遂有黃巢之亂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于大度之君子而敗于寒陋之小人

田纂三集

宦澤十一

陳臨守蒼梧民有遺腹子爲其父報怨捕繫獄臨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一男人歌之曰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

簡屍與凌遲不異上干天和破家蕩產又是第二件事吾輩不可不思

陳堯叟爲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百本刻石貴州驛舍地方賴之又以地氣蒸暑爲植柳鑿井

每三二十里必置亭舍什器人免渴死

晉江道爲令深山中有八命數百家恃險爲阻前後守宰莫能平迺到官召其魁帥厚加撫諭旬月之間襁負而至適嘗曰悖逆之民可以恩結無知之衆可以理諭况百姓好治而懼亂喜安而惡危苟免饑寒疇思兵刃乃朝廷既煩其賦賑郡邑復益其徵求不得已而劫奪以謀生是求活也非求亂也當事者欲

日纂三集

宦澤十二

盡舉而殺之匪特有傷仁愛彼又誰甘斂手以就斃哉

事無大小悉當留心丙吉邊吏姓名陶穀江南圖會尹鐸銅柱棘垣士行竹頭木屑李迪之方寸小冊楚材之遺書大黃曹瑋識元昊於馬市允則寄望樓於浮屠錢塘可灌黠虜可川拔粟縣中量綠江上先人之智任事之忠皆從服豫中養其一旦之用悠悠而任憤憤

以決君子取之矣

清是居官本等却不可矜清傲濁慎是做官細心却不可慎大忽小勤是從政實地却不可勤始息終

張居正請獨積逋疏曰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一年所入僅足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父母凍餓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

日纂三集

宦澤十三

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又是將來之帶徵况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役查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指交納以欺瞞適足增豁登之欲甚至不才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往往有之夫與其敲朴窮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施贖蕩之恩

獨與小民而使其戴上之仁哉

真臘國有石塔二座。民人爭訟不決。卽令各坐一塔中。理屈者頭痛身熱。不耐而出。其理直者安處如故。佛樓沙國有青玉佛鉢。受三斗。貧人以少花投中。卽滿。富人以多花。正復百千萬斛。終不滿。我中國無此二種物。所恃宰官心胸靈妙。公溥恃爲炤曲直之情。平貧富之施耳。而士大夫持心。往往不然。將此世界

日纂三集

宦澤十四

何所持也

石星與宋纁待漏同坐。欣然語曰。今日查出某省羨金若干。纁曰。不然。朝廷錢穀寧可蓄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主上知各處羨盈。或生修心。星默然。一日有言及太倉陳腐。若干明年漕糧可改折者。纁曰。太倉之穀寧可紅腐。不可不足。一旦脫有不給。從何措置。言者亦阻。

都御史高明會黃河南徙。民耕淤地。祇收稅數斛。議者欲履祇坐稅。明不可。曰。河徙無嘗。稅額不改。平陸忽復巨浸。嘗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

黃紱巡撫延綏。行道望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大慚。俯首歎息曰。我爲巡撫。令健兒家貧至此。何面目坐臨其上。亟令預出餉三月。邊健兒素貧苦。又素忠樸。聞公慚歎。人犬感

日纂三集

宦澤十五

泣願出死力

王熾爲刑部侍郎。時有土豪王冠者。家貲巨萬。善交權貴。里人毋敢忤視。嘗與方士赤胖子者游。其術取初生嬰兒烹噉之。或剉骨成粉。以爲延年劑。家畜妾十餘人。孕將婉。輒以藥墮。而如法餌之。他所陰購而餌者。不知幾何人矣。事發。權貴人爭爲交關。求解免。而公一切距勿聽。卒據法引律。凌遲處死。畿民大快。

李師道請以私財贖魏徵故第白居易上言事
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請勅
有司以官錢贖還賜其後嗣

張潮當嘉靖初南郊創造園丘都御史汪鉉請
槩遷禁垣外塚墓上不忍盡遷限一里內
而止潮亟上疏曰此卽文王澤及枯骨之仁
也今垣南一里之內墳塚不下千萬餘區倘
瞻對無妨悉容仍舊其恩尤溥疏下執政者

明集三集

宣譯十六

議謂褻穢園丘匪宜潮曰在園丘似褻然天
無不覆卽遠遷何所逃詰者語塞得旨罷遷
至道元年太宗以上元御樓觀燈見京師繁盛
自謂太平宰相呂蒙正避席對曰乘輿所在
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城都外不數
里饑寒死者甚衆願陛下觀近以及遠蒼生
之幸也

詹體仁知靜江嘗曰居官之法盡心平心而已

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

陳麟知閩縣有勢家欲徙人墓部使者屬麟不
從使者怒後索翠羽他邑惟命獨閩無有也
使者愈怒問汝何恃敢爾曰惟潔已自守耳
時與黃琮翁谷稱閩中三循吏

國初楊士奇每朝罷歸邸或正襟危坐長吁不
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閒行通夕不寐夫人
問其故不荅一日蚤朝回欣然喜動顏色夫

明集三集

宣譯十七

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主少國
疑擔荷重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蚤見上聰
明已能覽章奏決事重任可釋矣

徐盈爲嘉興守時嘗熟濬白茅港當事者檄發
郡丁數萬盈曰白茅水患於吾郡差緩驟吾
民遠役何忍耶移文助費不就徵發巡鹽御
史行郡鞭撻亭憲勒報鹽丁里胥乘機虐民
民大擾盈爭之御史曰此有例盈曰例自公

作亦自公止。意國憲耶。獲上。

唐嶺南節度使缺。憲宗問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者。誰歟。度以孔戣對。卽拜戣。甫下車。奏免歲逋十八萬緡。米十萬斛。悉裁屬吏之剝民者。歷十五載。召還。垂囊如故。

蘓軾知杭州。歲值饑疫。力請減價糶。嘗平倉。奏給度僧牒。易米助賑。日遣吏督醫。四出治病。全活以萬計。民有逋稅不償者。軾呼至詢之。

冊集三集

卷十八

云。家以製扇爲業。遇天寒。所製不售。非故負之也。軾曰。始取扇來。遂據作艸書及枯木竹石。須臾就二十餘柄。其人纔出府門。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因得盡償所逋。一郡稱嗟。至有泣下者。

宋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有聞寺聞名國之。不詳。豈乃聞齊而齊亂。伊戾聞宋而宋危之語。

味談及公等。一語舉止。何等光明。

程文簡公爲三司使。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爲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戶部尚書聶昌以國用不足。諷諸路進羨餘。密州郭奉世進萬緡。昌薦諸朝。公劾奉世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相補。設使密有餘財。當具數聞部使者。通融計會。資兵吏之費。安可不卹。大計不顧他州。進通用之財。微非道之寵。不罰奉世。無以懲姦。而主計近臣。首開聚斂之端。浸不可長。士論譏之。

冊集三集

卷十九

宋杜衍知乾州。未替。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日。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日。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許應達爲東平守。甚有循政。而爲同事所中。得

論調去吏民走送哭泣不絕。許君晚至逆旅。謂其僕曰。爲吏無所有。只落得百姓幾眼淚耳。僕歎曰。阿爺囊中不著一錢。好將眼淚包去。作人事送親友。許爲一拊掌。

魏文侯時。李克爲中山相。苦陘之吏。上計而入多其前。克曰。苦陘上無山源林麓之饒。下無谿壑牛馬之息。而入多于前。是苦吾百姓也。遂執而免之。

日纂三集

宦澤二十

秦李冰爲蜀守。鑿山導江。以去水患。其神怒化爲牛。出沒波上。君操刀入水殺之。因刻石以爲五犀立之水旁。與江誓曰。後世淺無至足。深無至肩。謂之誓水碑。

呂中丞獻可病。溫公日問疾。公所言皆天下國家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託溫公以墓銘。溫公亟省之。已瞋目矣。溫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公復張目曰。天

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溫公病中與呂申公簡曰。勝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慎默太過。若此際復不廷諍。則人彼朋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兩公謀國真死而後已者乎。

日纂三集

宦澤二十一

家人惶恐莫敢見者。而不知其意。後公弟以問趙公安仁。趙公曰。見議事公不欲行而未決。此必憂朝廷矣。溫公初官時。年尚少。家人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若公服執手板危坐久之。卒以爲嘗。竟莫識其意。范公從容問之。荅曰。吾時忽念天下安危事。

李昉爲相。每見客必問三事。民間有何疾苦。爲政有何術業。時政有何闕失。知民疾苦。則必

惻然有拯援之心。知爲政術業。則曉然明其人之賢否。知時政闕失。則時時有所更廢。而民命國政。人才皆自一問答之間。得之真宰相之度。

歐陽文忠語張芸叟云。吾昔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夷陵荒遠。徧小尚

集三集

宦澤二十三

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歷三事。以此自將。以人望我。必爲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一言之報耳。

王梅溪守臬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

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膏脂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更煩散作十分春。

陳堯佐知開封府。嘗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如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所至。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爲惡耶。因盡縱之。

集三集

宦澤二十三

凡五夜無一犯法者。

蜀張雲立朝謇諤。自比朱雲。宣徽使景潤澄曰。昔朱雲請斬馬劍。以斬張禹。今上方只有殺雞刀。卿欲用乎。雲曰。雞刀雖小。亦可斬群狗。紹興間。李誼言。漢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於宣帝。酷吏傳十二人。而八人出於武帝。唐循吏傳十五人。而出于武德。正觀之時者半。酷吏傳十二人。而出于武后之時者亦半。吏治視

上之趨嚮如此

長泰縣學舊取陂塘錢穀以廩士一塘無慮三千緡其所入雖微而並緣科授何啻十倍方禾曰陂塘灌溉之所不可秤民戶之錢學校道之地不可納無名之賦白於文公以廢寺租入畧相當代其輸人甚德之

王濟補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輸鶴翎爲箭羽鶴非常有之物有司督責之急一羽至直數百

集主集

卷二十一

錢濟論民取鶴翎代輸仍畧奏其事詔可其請仍令旁郡悉如濟所陳縣有陂塘數百頃先爲里豪輸課而專其利濟悉取之引水以溉民田自是無亢旱之患

汪待舉守處州日部民有飲客者客醉臥空室中夜酒渴索漿不得乃取其花瓶水飲之次蚤啓戶客死矣其家訟於官待舉究舍中所

乃白

齊之爲陝西僉事經潼關目擊晚禾無遺流民載道偶見居民殺喜而問之荅曰達也有綿刺二種子可爲麤饑民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見有以麵食者取啖之螫口澀腹嘔遂移日遂將小民困苦情狀并取達子封題齋獻焉

李秉總督邊儲時北敵以剽掠男婦易糧米朝

集主集

卷二十五

議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敵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爲礙例秉曰何忍使吾民赤子爲敵人耶專擅之咎吾自任之

閔世翔爲安福令邑人御史劉臺嘗糾江陵削籍江陵嘲之授意巡按文致他事謫戍繫追賊臺赤貧不能輸公至數日殺直臣媚時相可乎力護持之召臺怨家以賊反坐一日與

同官他令各言治狀。公言一務寬和他。今日如此可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矣。若吾邑民俗刁頑。有一人撻落其指。不肯招實。安得不嚴治。公曰。如此不亦爲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乎。他令慍訕已。陰揚郡守不爲動。

林之奇補校書郎。會朝廷策士。欲參用王安石三經之奇力。言安石三經率爲新法地。晉人以王衍清談罪深桀紂。安石實似之。安可復

集三集

卷二十六

用其言耶。

曹彥約知常德。陛辭言下情未通。橫斂未革。帝曰。其病安在。對曰。言官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京國苞苴。公行則州郡橫斂。無可疑者。帝深然之。後以循良課第一。

王罕知潭。聽訟務得人情。不加威罰。有狂婦數訴事。出言無章。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委曲徐問。乃妻某無子。夫死。妾有一子。遂逐婦而據。

家貲屢訴不得直。因言其狂。罕爲治妾而反其貲。婦卽愈。郡種殖焉。

劉忠肅公自青社罷職。知黃州。又分司徒蘄州。語諸子曰。上用章。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弟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

劉林州棲楚爲京兆。號令嚴明。人不敢犯。先是

集三集

卷二十七

京城惡少。屠沽商賈多繫名諸軍。不遵府縣法。劉公皆窮治之。甚至有匿軍人名目。自稱百姓者。當時人人似頭上各有劉尹。不敢爲非。然公與屬吏言。未嘗傷氣。不比責一官。嘗謂府縣寮曰。諸公各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任意遊賞。勿致拘束。其又謬達如此。果安城西。廢井有毒蛇。氣所中輒殺人。忽或時出道上。邀犬豕食之。市里驚奔以爲神。蕭信

公至郡。蛇不敢出。公滿秩去。三日復出爲惠。民追公不可返。得其衣履爲位設而拜之。蛇復不敢出。衆乃持弓矛往塞其井。覆以大石。就其旁立公祠祀之。

陳銅爲黔陽令。縣南山間有三里厓。路狹甚。石堅不可鑿。辰沅諸路軍往戍靖州。夜每墮崖下死。銅督郵兵積薪烈之。淬以醪。酖拓廣其路丈許。外繚以索。行者不害。嘗行道過他縣。日纂三集

宦澤二十九

境道旁小兒黏雀爲嬉。問知銅名。兒相顧曰。公必惡我輩戕物命。悉縱雀去。

李君夷爲醴泉令。爲政得人和。上按獵城西。漸入渭水。見父老數十人於村佛祠設齋。上問之。父老曰。醴泉縣縣令李君夷有異政。考秩已滿。百姓借問。詣府乞未替。兼此祈佛力也。上默然還宮。於御展上大書君夷名。中書兩擬醴泉令。上皆抹去之。貽歲以陳。

州刺史闕。請用人。御筆曰。醴泉縣令李君夷可。中外莫測。後始聞其事。

段直爲漳州長官。漳民多避兵未還者。直命籍其田廬於親戚隣人之戶。約曰。俟業主至。當歸之。逃民間而還者甚多。歸其田廬。使得安業。素無產者。則出粟賑之。爲他郡所俘掠者。出財贖之。暴露者收瘞之。未幾。澤爲樂土。

許荆爲桂陽太守。行春到耒陽縣。有耕均者。兄

日纂三集

宦澤二十九

弟爭財互訟。荆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時彬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千餘人。

王志爲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民張倪吳慶爭田。終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德政吾曹。乃有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爲閒田。後爲東陽太守。獄有重囚十餘。

人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還。惟一人失期。獄司以爲言。志曰：此自太守事明。旦果自詣。獄辭以婦孕。吏民歎服之。

張詠守成都時。城中屯兵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訪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未逾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曰：前所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詠聞而喜曰：吾令可行。

日纂三集

宦譯三十一

矣。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縋城夜遁。詠差衙較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群黨誚誚。聞自投井。故不復言。

吳悌初令宣城。門無私謁。一日以縣歲額輸于郡庫。官敲兌多索羨餘。郡守知弗禁。悌曰：已有郡守睨視。曰：尚無悌。曰：職立正視。故有公立邪視。故無郡守默然。召爲御史。夏公當國。

諸御史入私宅見之。夏公服宮錦。諸御史皆贊之。有褰裳而觀者。悌獨無言。夏公問吳子心何在。悌曰：候公衣事畢。當以政務請。衆默然。

陶魯丞新會。方弱冠。廣右猛賊流劫。盡雷廉高肇以東之境。魯召父老於庭。誓曰：賊氣將吞吾城。若能率子弟從我。以死守城邑。保家族。平。皆曰諾。乃築塞堡。與民守之。中立以捍東。西寇賊之衝。築輔城以衛厥城。浚外溝以衛厥輔城。布鐵蒺藜。植刺竹以衛厥溝。人守其土。分殊死戰。別寨分兵相援。一邑之勢如腹心相聯絡。賊至不得犯。父老咸曰：吾等保妻子。長子孫。皆陶丞之功也。

石曜爲黎陽守。刺史斛律武都過郡。令左右諷徵帛。曜手持一絹。謂武都曰：此老石機杼。聊以奉贈。此外須出吏人吏人之物。一毫不敢。

犯武都笑不責

蔡昆剛鯁有局量。楊素薦爲華州刺史。素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昆繩以法。無所寬貸。昆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昆荅曰。奉法一心者。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耳。

朱光霽初授重慶府通判。自奉清約。遇事有執持。一日。監司發銀買簪。時方視篆。遂持銀入。

印纂三集

宦澤三十二

白曰。通判自幼但知讀書。未學造簪。監司怒且慙。而寢知綿州州多勢家。私役州民。光霽悉禁之。一日有稱尚書府家人。徵州夫裁田者。霽問曰。公田乎。私田乎。其人曰。雖私田。舊規也。乃揭律令示之。其人不悟而索愈固。於是呼吏出罪囚使領曰。此數百指可爲裁田。用其人曰。恐不可。吾亦以爲不可。聞者哄然。

范純仁尹洛。謝克莊自河陽來。至中路秣馬歇店中。欲行。以馬未盡芻少。待見老翁負喧墻下。有人告曰。黃犢爲人所竊矣。翁坐不向問。須臾再以失犢告。翁容色自若。徐曰。爾亟求必隣家。戲藏爾。謝以爲有道者。異而就問曰。爾家失犢。再告而不顧何也。翁笑曰。范公居此。孰肯爲盜。已而犢果還。謝歎息而去。

印纂三集

宦澤三十三

唐侃守武定。以鎮靜撫綏疲瘠。時清軍伍一州當解者三千餘人。并婦告解長。且萬二千人矣。侃曰。武定戶纔三萬人。若是空半州矣。事得寢。章帝梓宮葬承天。道山東德州。上官哀課民間以供。猶恐不給。侃曰。以半往足矣。至則昇一空棺。內旁舍中。諸闍牌校奴。鞭撻州縣。宣言供帳不辦者死。欲以恐嚇取錢。同事者並逝去。侃獨不去。急乃謂之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

已辦死來矣。錢不可得也。諸屬相視莫能難而事辦。諸逃者皆被罪而侃乃受旌所居官率空橐以歸。

滕元發知鄆州歲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時淮南京東皆大饑元發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併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

日集三集

卷三十四

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右按視廬舍道巷引繩恭布肅然如營陳右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遠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處事嘗思有恩以及人而以方便爲上如差科之行既不能

免則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騷擾重爲民害其益多矣

兗州府單縣田作者其婦餉之食畢而死翁姑曰婦意也陳于官不勝箠楚婦遂誣服自是久不雨許襄毅公進時宦山東曰獄其有冤乎乃親歷其地出獄囚徧審之至餉婦乃曰夫婦相守人之至願酖毒殺人計之最密者也焉有自餉于田而投酖者哉遂詢其所饋

日集三集

卷三十五

飲食所繇道路婦曰魚湯米飯度自荆林無他異也公乃買魚作飯投荆花於中試諸狗疑無不立死者婦冤遂白即日大雨如注士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時教士卒習戰人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

和議益決

楊璇爲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製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爲兵車。箭發弓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駭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日纂三集

宦澤三十六

徐有功爲政。不忍杖罰人。民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衆必共斥之。武后朝。周興來俊臣輩。輒以周內窮詆受責。朝野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諫諍。守正持平。歷剖冤獄。保全多人。薛季昶劾有功黨逆罪。當棄市。是日有功方視事。令史涕泣走告。有功笑曰。豈獨吾死而諸人嘗不歟。耶安步去。后詰而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有功對曰。失出人臣小過。

月三陛下大德。后默然悅。凡三坐大辟。終不枉折。將死。晏然至市。臨刑得免。

李文節燕居錄云。老子曰。治大國如烹小鮮。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天下以無事安靜爲福。曹參遵何約束。慎毋擾獄市。絳灌諸公每事輒曰。毋動爲大耳。呂蒙正言。今上封事議制置者。每多。惟在清靜以鎮之。李沆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中外條陳利害。

日纂三集

宦澤三十七

一切報罷。以此報國。此真老成之見。

裴晉公爲相。大臣中有與公貧交。約他日顯達。彼此引重者。怪公不以輔相許。公聞之笑曰。靈芝珊瑚。皆希世之寶。用於廣廈。須杞梓樟楠。廬山瀑布。狀如天漢。若以溉良田。激礮磴。功不若河之水。某公德行文章。器度標準。爲大臣儀表。然長厚有餘。心無機術。傷於畏法。剗割多疑。前古人民質樸。征賦未分。地不過。

數千里。官不過數百員。而外絕奸詐。盡地爲獄。人不敢入。以煎炙。示人不敢犯。雖云列郡建國。侯伯分理。當時國之大者。不及今之一縣。易爲匡。今天下設官一萬八千。列郡三百五十。四十六連帥。八十萬甲兵。禮樂文物。軒裳士流。盛於前古。才非王佐。安敢許人。此真通達世故之言。

日纂三集

夜譚三十八

察察博名。吹毫求疵。深文巧詆。令必不得反。而一等脩潔之士。又明見其無辜。多遠嫌。自避以小民身家性命。全我好脩之名。卽按臣察大奸。稱苟無則已。非必欲克罪。吾也。乃羅織僞備。文致曖昧。令元兇賄脫。而愚民受誣。雖破產捐軀。莫能自白。彼平原自無者。何人乎。

河北自五代末。卽算田。鍾呂夷簡數曰。王道本

於農此何名哉。因表除之。朝廷推其法。它路自是農器無征。

情有可通。莫於舊有者。過裁抑。以生寡恩之怨。事在得已。莫於舊無者。妄增設。以開多事之門。

做上官的。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麗。酒席欲豐。騶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即使於

日纂三集

宦譚三十九

地方大有裨益。蒼生所損已多。及問其職業。舉是虛文。濫套。縱虎狼之吏胥。騷擾傳郵。重瑣尾之文移。督繩郡縣。括奇異之貨幣。交結要津。習圓軟之容詞。網羅聲譽。至民生疾苦。若聾瞽然。此之謂妖孽。豈不驟貴驟遷。然而顯負君恩。陰觸天怒。是生民之苦果。而子孫之禍因也。吾黨戒之。

我輩聽訟。凡覺有一毫怒意。切不可用刑。卽稍

停片時待心和氣平從頭再問未能治人之
頑先當平已之忿嘗見世人因怒其人遂嚴
刑以求洩已之忿嗟嗟傷彼父母之遺體而
泄吾一時之忿恨欲子孫之昌盛得乎

宋兩宮遠狩洪皓奉使大金黏罕迫與副使官
偽齊皓詞嚴不屈流遞遞冷山距虜二千餘
里苦寒四月艸始生八月而雪土廬不滿百
皆陳王悟室聚落悟室使誨其二子或二年

日纂三集

宦譯四十

不給衣食盛夏猶衣獮布採薪他山嘗久雪
薪盡至乞馬矢煨麵而食所著詩文皆憂國
語也悟室嘗得獻取蜀策持以問公公歷陳
古事梗之悟室銳欲吞中國曰孰謂海大我
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公正詞曰兵
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豈有四十年用兵
不止者悟室怒曰汝作和事官却口硬謂我
不能殺汝耶公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

行人之名此去蓮花濼三十里使之乘舟一
人蕩諸水以墜淵爲言可也悟室義而止後
十五年始南還

元城論名相得大臣體者惟李沆李每謂人曰
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諸處有人上利
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
宗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
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
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矣後人不知遂欲
輕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

日纂三集

宦譯四十一

居官者職業是當然的每日做他不盡莫要認
作假權勢是偶然的有日還他主者莫要認
作真

寇準知歸州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移唯
具鄉里姓名揭縣門民莫敢後者嘗賦詩有
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時以爲若得

用必濟大川。手植雙栢於縣庭。至今民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栢。

王曾謂后戚錢惟演曰。漢之呂后。唐之武氏。皆非據大位。其後子孫誅戮。不得保首領。公后之肺腑。何不入白后。萬一宮車不諱。太子卽位。太后輔政。豈不爲劉氏之福乎。若欲稱制。以取疑於天下。非惟爲劉氏之禍。恐亦延及公矣。惟演大懼。入白之。其議遂止。

日纂三集

宦澤四十二

眞宗旣卽位。垂簾引見群臣。呂端於殿下平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

英宗旣自外來。又方寢疾。不豫。人情向在太后。韓琦慮官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深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又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咥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

卽曰。太后。焘管則衆人自焘管。同列爲縮頸流汗。旣而吳奎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得不如此。

曹后初未還政。韓魏公力引古以動之。云。前世母后更聰明者多。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太后若脫然復辟。則是千古所未有。請閱書史。一一可見。太后曰。自家何敢望賢人。公察其意。回矣。卽連贊成之。後數日批出云。某日

日纂三集

宦澤四十三

更不御殿。公亟令捲簾。撤坐。乃往。白上曰。莫未否。公曰。已得親詔矣。上遂釋然。韓魏公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卽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

韓忠獻之守安陽。人將鬪訟。輒自止。曰。吾非畏汝。愧見侍中耳。郡幾無事。

宋杜莘老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

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取衆所指目者。悉擊去之。曾公亮知鄭州。郡多寇攘。公至。悉竄他境。路不拾遺。民外戶不閉。至號公爲會開門。嘗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文求盜。公諭以境內無盜。必從者也。索之果然。

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畱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程明道察

日纂三集

宦澤四十四

其繇蓋既畱。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移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程明道作縣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嘗有愧於此。龜山云。觀其用心。應是不倒錯。決捷了人。

治平四年。程明道令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

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患難相恤。而奸僞無所容。凡孤寡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數百人矣。邑幾萬室。三年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其故。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

日纂三集

宦澤四十五

薦賢于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器使。若以賢薦于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

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于參。苓。耆。木。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悞者矣。

世上沒箇好做的官。雖抱關之吏也。須夜行早起。方爲稱職。纔說做官好。便不是做好官的人。

昨非菴日纂三集水操卷之二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唐李白爲虞城令。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下車嘗之。莞爾笑曰。我苦且清。足符吾志。遂汲不改。變爲甘泉。宋林孝澤居官。所至以廉平稱。臨清漳。一夕視事。竟有持燭送至闌內者。孝澤曰。此官燭也。何可用之私室。亟命持去。

孫新擢元祐中第。選教授。不赴。質性清介。與黃葆爲太學舊遊。後黃以御史出處州。薪不肯詣郡謁。黃約以勸農。日會於洞溪。至期。薪以扁舟來會。時有里胥欲賄黃。將因薪納之。先俾家僮導意。薪曰。謹勿語。使吾聞是入耳。賊趙彥彬貴溪令。廉以律已。嚴以御史。而寬以恤民。嘗書座右曰。俸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趙達泰州人。紹興中對策。當宁擢第一。忤秦檜意外補。帝問達安在。除校書郎。達單車赴闕。

關吏迎合檢意。搜達橐中。僅書籍耳。比檜卒。遷起居郎。帝曰。卿知之乎。始終皆朕自擢。檜一語不及卿。以此信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

董士毅爲蜀州守。宦十數年。許僅一青布袍。一革靴。赴任時。諸子請曰。大人志節。兒輩能諒。一切生事。不敢少覲。第念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材。後事可爲計也。公曰。唯唯。旣致政歸。諸

日纂三集

水標二

子迎之水次。問以後事。問公公曰。吾聞之人云。杉不如栢也。子曰。大人今所具者。栢耶。公笑。爾曰。吾茲載有栢子在。種之可也。

楊繼宗守嘉興。有張氏父子。號四凶。爲民患。庭戒不悛。仍劫桐鄉庫緝。收捕論死。賄當路求脫。當路以無原告爲解。繼宗應聲曰。請以朝廷爲失主。楊某爲原告。當路語塞。竟論死。孔御史行郡。輒箠楚役人。宗而數之。不從。因揭

示通衢曰。孔御史杖殺人役。赴府報名。孔切齒之。直入郡舍。視臥內。蕭然。旅次孔慚謝。朝覲至京。中貴汪直欲一見。竟謝之。司禮張敏者。浙鎮守慶之兄。繼宗常窘束慶敏。爲慶訴。上上曰。此非不要錢。楊繼宗乎。敏皇懼頓首。時人比之包拯云。

于謙持身嚴介。位至公卿。先世室廬。盡畀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謙年未五十。

日纂三集

水標三

不再娶。居止朝房。畱一養子。自侍。嘗緣疾在告。興安舒良。奉旨更番來視。見謙自奉簡樸。歎息。以聞。特爲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之。至輟尚膳醢醬蔬菜之屬。爲賜。駕幸萬歲山。伐竹爲漚。以和藥。九言官嘗言柄用過重。與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要官。爵不問家計。朝廷正要用人。似此樣的。可一個來換于某。衆官默而退。

侍郎楊時喬李廷機副都詹沂皆以清節著時
除夕上謂左右曰此時廷臣受外觀官書
帕開宴打鬧惟楊李詹清寂可念

庶吉士鄒智清脩絕倫因建言下詔獄寫懷詩
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
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送紫宸謫廣東吏
目辭朝詩有曰盡批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
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忠萬死更何悲

日纂三集

林錄四

徐廷忠爲烏程縣丞一塵不染出入敝衣敝蓋
偶一日室人徧謫輒笑曰詰朝當有餉餽至
庭若輩徐待之屆期則歸安一尉以墨雅法
上臺知公廉明特檄推鞠蒲伏階下也相傳
爲美談

海忠介爲南總憲風猷肅然與李敏肅公掌察
事秉公持正權貴不少徇一日因送表向三
山門內一孝廉家借坐孝廉家屋極壯麗憚

公清嚴聞其來盡撤廳事所陳什物索舊故
椅數張待之人謂有楊綰令人減騶撤樂之
風初來蒞任止攜二竹筴舟泊上河人猶
不知常病延醫入視室中所御衾幃皆白布
蕭然不啻如寒生焉

李重爲江右臬副去任日誓不將一物歸夫人
有耳環一雙任中置也公知之取投諸水歸
里歲餘偶見其僕臥內有朱油牀一具問是

日纂三集

水錄五

官下物大怒力命僕載返原任乃已家徒四
壁溧陽史氏延先生教其子歲學俸八十金
史念先生貧私以其俸爲置子錢比歲暮進
之先生僅受八十金餘揮不入囊苗時返饋
公可耻美矣

邵清爲塩使者忤劉瑾被杖繫瑾誅起官至廣
西臬僉請告歸家貧無屋依外氏敝廬以居
督學使者林有孚慕公廉常造之坐談良久

竟不能具茗椀林數息而去

馬遠公云李文節公廷機以清直爲神宗特

一簡家君屬門下士余赴試入燕家君寄余松

江布二疋羊毛筆二帖候之先生不受布止

受筆一帖明日反惠余卷資二兩次日拜謝

先生曰此乃俸金愧余素餐故分之贈公耳

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明

道先生一見呂微仲便曰宰相呂微仲須做

日纂三集

水樑六

只是這漢俗謝上蔡云爲他有貴底相態便

是俗處王介甫在政事堂只喫魚羹飯因薦

兩人不行下殿便乞去云世間何處無魚羹

飯爲他緣累輕便去住自在

後漢范丹嘗省姊病設食丹出門留錢而去姊

追送之里中芻蕘僮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

范史雲輩而云不盜我菜乎丹歎曰吾之微

志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棄錢而去

忠宜在河工事竣餘費二千金瀕行藩臬舉爲

公鹽公令籍之府及劉瑾矯制逮公獄經汴

二司擬以前金遺瑾公曰此寧能飢彼意第

舉殘骸昇之耳同難者謀行賄紆禍公曰寧

攘一身耳如此免死累一生且累子孫後得

免死戍肅州一叅將致餽勅其使不受曰吾

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若受此僕竊而逃

不將隻身陷此耶尋同戍鍾尚書橐貲果爲

日纂三集

水樑七

僕竊去噫公處險難其庶幾於坎之有孚維

心亨也哉

羅一峰家居偶留客飯不知絕糧也夫人乞隣

得濕粟數升旋炒旋脫日已西矣一峰曠然

不以爲意

錢鶴灘請告門生有守維楊者遣使迎公越期

不赴後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謝公曰病夫

來看廣陵濤差有起色并一問瓊花消息耳

無心跨鶴也。遂潛歸。太守追之不得。

章拯楓山之任。官至司空。清操淳朴。與楓山等致政歸。有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做一場買賣。回大有生息。拯有慚色。

呂光洵按吳。有給事欲爲富人居間。適陸粲在座。不果言。而別語所親曰。昨日陸公諄諄言地方利病。又勸其奏請蠲租。彼爲公激昂吐

自纂三集

水操八

辭。我乃懷私。噤不敢言。思之愧。遂却富人金。曰。吾爲陸公所化矣。

蔣司空瑤守楊州。會武廟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官寺賂遺。莫可貲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於身。乃僅鳩供應之具。不爲媚悅。白衣青布袍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爲動。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中

公曰。莫如揚知府宜。上呼而屬之。公歸。括

女衣并首飾數事。蒲伏進曰。魚有值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上熟視之。曰。真酸子耶。吾無須此。亟持以歸。

濫受信施。釋法必膺冥報。虛糜廩祿。官箴寧貫天刑。是以古人風清萊園。却夜餽之黃金。浪靜吳江。載家來之白粲。倘可守長卿四壁。莫攜歸劉寵一錢。

自纂三集

水操九

蘇瓊守清河。六載不通餽餉。有先達趙穎獻國瓜。瓊勉畱置梁上。竟不剖食。人聞受穎瓜。競獻新果至門。知穎瓜猶在梁上。相顧而去。

孔奐守晉陵。清白自勵。妻子不入衙齋。得俸卽分贍孤寡。富人殷綺見其儉素。饋以醢。孔奐謝曰。百姓未周。豈容獨享溫飽。

戴驥洪武間。令新昌。公廉平恕。民有訟不決者。或騎驢或乘小肩輿。親至其處。與之斷分。袖



懷數餅食以充饑持小瓢酌溪流飲之民饑
茶湯不受退暇召生徒講理學吏讀律令令
役夫開圃種菜一日兩食菜粥而已在任九
年去是日行李蕭然百姓哀戀擁道

褚璠爲烏傷令罷去單船而歸故人太子中庶
子羊道乞土宜璠乃抽船上竹一竿與之曰
東南之美惟竹箭最直而有節幸堪歲寒羊
道密令人視之舟中惟竹笠一枚蓆席數領

日纂三集

水標十

遂啓用璠爲昭信中郎

張莊簡悅在憲孝兩朝聲望甚重孝廟
深知之爲吏部侍郎時嘗缺尚書孝廟意
欲用之中官揣知上意卽差人來言爺爺
要你做天官我知張侍郎是清官與人沒往
來然手帕亦須送我們一對在爺爺面前
好說話莊簡不往中官又差人來言張侍郎
既無人事帖子亦送我們一箇竟不往

曹時中公入城必令二人操小舟身自持舵其
或祭祀則親操蘋藻久之舟壞公嘗徒步往
來太守吳公鉞送以舟署曰采蘋恐公不納
乃令士大夫題詠成帙而後致之公重守雅
意惟採拾事宗廟則駕否則寧閑也

濠上父老嘗言里有汪姓家固貧落而邑奸胥
賦以大繇張謝兩尚書憫焉曰無令吾里中
有貧而繇者官聞而罷之汪感兩尚書德甚

日纂三集

水標十一

厚操豚蹄菓酒爲謝私謀於家人曰一豚蹄
酒菓耳而謝兩尚書令先一受者則次難覈
辦矣南張尚書悅介絕交際盍先以往遂往
莊簡公公辭焉曰吾第謂吾里不當有貧而
繇者奈何言報也邑甚峻已往謝莊懿公參
公曰爲邑賦徭不平公言之耳不妄當爾謝
然而餽我既辦矣夫田家豈堪虛此供具哉
吾當受出金一兩酬之至今里中謂兩尚書

一潔而有守。一和而善。邨人也。

葉宗行令錢塘按察使周新風采嚴重。尤重之。嘗候宗行出。潛至其舍。視室中無長物。惟笠澤銀魚乾。一罍新歎息。攜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此君家物也。飲之至醉。出三品儀仗導之歸。宗行辭不許。曰。此位可至。奚辭焉。時呼錢塘一葉清。

程顥知扶溝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震日纂三集 水採十二

灼鄰邑。競侈供帳。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中正亦知顥廉正。數往來境上。竟不入。

孟宗嘗為光祿。與朝士會有強之酒者。飲一杯便吐。半是麥飯。上問歎息曰。清德如此耶。

李勉嶺南節度使。以廉謹率屬。門杜私交。赴召入。荆。盡搜家人所畜。投之江中。曰。毋令吳隱之笑我。

嚴宗為上高簿。受代。漕使以試官缺。畱宗校文。

寓蕭寺。有富家子。因寺僧致懇。許以五十萬。宗笑曰。請其人面議之。翌蚤來。謝此之曰。三歲大比。公卿繇此而出。汝輩不潛心力學。乃欲以賄進乎。其人慙退。宗即日辭漕使行。

范宜丹之後。太守殷羨見宜茅茨不完。欲為改室。宜固辭。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減至一匹。亦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投范。

日纂三集 水採廿三

云人可使婦無穉耶。范笑而受之。

劉元公當宜和間。梁師成貴震一時。因吏吳可自京書抵公。欲鉤致大用。可至三日。方敢出書。且道所以來意。大槩以諸孫未仕為言。勸公公謝曰。若為子孫計。則不至是矣。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為元祐全人。不可破戒。還書不答。

吳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

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有此色。正綠士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至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必知職分所在。百姓何愁菜色。

隆慶中。嘉善令許鑑廉介剛直。來任。止攜一子一僕。冬月其子畏寒。乞公從外索炭。公命庫中取一木棍與之。曰。踏此旋轉。足自溫矣。歲除。子從外索火炮。公曰。振作於門。亦自響也。入覲。既渡河。度囊中貲不任乘輿。竟騎一驢。

日纂三集

卷十四

而去

海瑞以南京都御史卒於官。僉都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簾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啓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醵金爲殮具。士民哭之。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簞食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絕。蘇人朱良作詩弔之。曰。批鱗直奪比干心。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

有菜羹。說與傍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先是京師解一水妖神來。就公訊。曰。神在御園爲祟。上歷舉諸大臣名。皆不懼。惟云。送南京海瑞處。則無聲。

楊繼宗知嘉郡。有圉卒饑熟彘首。夫人受之。繼宗歸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悔。聲鼓集寮吏。告曰。繼宗不能律家使妻納賄。陷其身不義。因吞阜英心。出之。即日遣妻子歸。

日纂三集

卷十五

鎮守太監至。告曰。此地民貧。不能供公之一日。地方無事。有則知府當之。不以累公也。兩廣流賊亂。廣東副使毛吉殺賊戰歿。初吉出軍時。給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官徐文司之。已費及半。文憫吉歿無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僕。俾爲喪具。是夜僕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歿。

於賊固無餘憾。但徐文所遺官銀已付我家。我負汗辱于地下矣。願亟還官。毋汗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婦甦。

陳選督學山東。清介絕俗。會侍郎汪直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拜謁。選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選曰。提學直愈怒曰。即提學寧尊於都御史耶。選曰。提學固非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不可屈節。直見選詞氣抗厲。而諸生群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選徐步而去。

日纂三集

冰操十六

顧憲副耐菴公諱風裁。整峻不肯假借。人居東門外茅屋三楹。一楹以居。子舍一楹作臥室。中一楹則以延賓客而已。郡邑有司廉而賢者來。則耐承冠迎之。坐談不倦。其居官無稱者來謁。則據牀擁被坐聽。其自至臥室。但曰老夫抱病。不得送迎。謁者慙而去。

沈東老爲閩中海道一鎮守中官。得危疾。分餘貲遺三司公。獨不受。巡臺簡公移文。凡有通番船。每隻應索稅百兩。公曰。得無攫金於海耶。吾司風紀。何以訓也。簡銜之。劾公有守而無才。改黔臬。半挑行李就道。中有錫壺一把。公於途見之曰。此閩物也。即令投諸水。

張太守約齋公紘。陸文裕公師也。後文裕一科第進士。厭邑中浮靡。去邑北數里居焉。多種

日纂三集

冰操十七

木綿花。躬自鋤收。初任建昌守。建昌人來迎。公適在田。問守居何所。公指示之。潛歸。從後門入。冠帶出見其人。視新太守貌。即田中叟也。

有直指具書幣遣一生謁周北野。莫覓其居。遍訪始得。北城濠畔矮屋數椽。疎籬艸樹。應門寂然。謁者揚聲叩戶。遙見籬落間一老人角巾拱立。摘萱徐整衣而出。謁之。即北野先生。

也

嘉靖中華亭徐君爲大宗伯。其同邑孫公承恩亦以大宗伯掌詹。二公對巷而居。徐公賓客甚盛。延接不暇。孫公生平寡交。退食閉門。深臥而已。一日著一布袍。負暄讀書。其僕竊語曰。同爲尚書。他家車馬盈門。相公第中。鬼亦不至。我曹何望。孫公聞之。呼其僕曰。任爾等。他往。畱我一人。在此。教鬼負去。其廉靜如此。

日纂三集

水操十八

名韁未斷。羸得牛馬走。憊形利劍拋。開免爲豚犬兒。益過。

康齋先生。隆冬夜寒。腹以凍疼。取夏布幃加於其上。無一怨心。一峰先生著新衣。遇道上殭人。脫以掩之。古人用心。大率如此。

阮長之。宋文帝時爲武昌太守。後遷臨海太守。在官。嘗擲敗絮。時郡田祿以芒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秋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

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醉印綬。初發都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還之。

任昉爲義興太守。歲荒。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貲費。濟者千室。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疋。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遺裙衫迎之。後爲新安太守。不事邊幅。卒然曳杖。徒行。邑郭通詞訟者。就路決焉。

日纂三集

水操十九

爲政清省。卒于官。無以爲殮。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爲棺。浣衣爲殮。閭境痛惜。李文節燕居錄云。縉紳不苟求。猶人不爲丐耳。不足爲高。不苟取。猶人不爲盜耳。不足爲廉。不求多。鄉人猶人不爲暴耳。不足爲德。

海忠介公由鄉科歷主政。敷陳切直。廷杖幾死。移廟登極。擢巡撫江南。戎衣練兵。不用八昇四掖。且多乘馬。尋嘗牘牒。艸紙可書。不

計邊幅也。民寃赴愬，沿途可鳴，不立崖岸也。家僮麤布短袖，能藝業者工作，不能者種植，不坐食也。自奉止蔬菽，經旬畧用魚腥，公服外無綺縠，節侈用嚴郵驛，革輓遺送迎，轉大中丞。主僕二人到任，冠服不備，躬詣肆中市買人無識者，至蒞任，衆始知之。

世人只爲體面二字，百事勉強，身心爲之罷勞，名行爲之靡裂，試問供張應付，費從何來？饒

日纂三集

冰梁二上

者既置贏餘，乏者遂虧產業。若作宦則竊帑藏，腹間闊居鄉事居間，恣漁獵，護惜小體而傷大體，面而不顧，豈不大錯。

李文節致政歸卒之日，所遺宦囊僅四十四金。語林夫人曰：以二十金治木，以二十四金治喪，夫人唯唯。惟謹。時泉州守蔡公公所舉士也，覓上次二副杉枋以備夫人選用。林夫人致謝曰：治木治喪，太師原有成命，侯豈不知。

太師生平乎？往復再四，夫人終執前議。蔡公曰：昔門人欲厚塋，顏淵夫子不能禁，豈某麾守茲土而敢以儉薄待吾師乎？夫人鑒其意，肫篤因俞其大者。夫人生於永春之家族，乃翁生而奇之，嘗走郡城訪知友許東溪爲覓快婿。東溪卽以文節對。時文節公年十四，東溪遂爲訂盟。翁素喜蓄書琴古珍玩，東溪戲云：吾今以活寶授汝。越日而前輩黃徐山先生急欲以女壻公聞，已聘林乃大惋惜，不意極品夫人乃在桃源山中，與文節公砥礪清苦窮達始終若一，可以觀刑于之風矣。公在政府時，武林爲八閩孔道，從未見有李閣下一行李童僕戒途者。公之清能行於妻奴如此，豈非千古一人哉。

取不義之財以供不肖妻兒妄費，取不義之財以克權貴苞苴，取不義之財以齎設徽福，皆

日纂三集

林樸二一

謬用其心者也

張詠寢室中無侍婢服玩之物間如也李旼嘗侍坐廡下因謂公寢禪室不如公哂曰吾不爲輕肥爲官以至此吾往年及第後以詩寄傅霖逸人云前來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與巢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旨今日之言也

周茂叔率南昌嘗得疾更一晝夜始甦友人潘

日纂三集

永樂二

與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

呂汲公以百緡遺伊川伊川辭之時族兄子公孫在旁謂伊川曰勿爲已甚姑受之伊川曰公之所以遺願者以願貧也公爲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材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願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曰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昨非菴日纂三集種德卷之三

閩中昨非居士

趙康靖公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公被謫康靖密申辯理至欲納平生誥勅而保之而文忠不知也

林積循州判官嘗覆大獄多平反忤部使者意使者初欲薦積因是已之積笑曰失一薦剡

日纂三集

種德一

而活五十餘人吾復何憾

錢蔚章初貶江州李宗閔楊汝士令蔚章以段文昌李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蔚章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証耶即令子弟焚去

趙隣幾舍人子來之有文名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竭力營衣食以給之十餘年三女皆長

延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李翰林白。楊侍郎微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具與舍人友。而不能卹舍人之孤。不逮汝遠矣。卽迎三女京師求良士嫁之。延嗣乃去。

周仁築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與疾至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先生讓正寢。居之。妻子有難色。先生弗顧。未幾楊死。箱財二十有八。

日纂三集

種德上

莫適主者。楊之弟請求分財。先生曰。若兄寄死于我。意固在是。喪事之費。悉自己出。終不利其一毫。對衆封籍。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與之。

嚴鎮潛心醫術。多起人危疾。不受謝。好義樂施。人求療者。卽捨藥與之。如遇貧人。加銀五分。施之以爲粥餌之費。

屠應竣存心仁厚。鄰人負其子孟玄銀以屋基。

及小塋立契償之。子長者不肯受。告鄰人曰。

汝欲賣房墳。吾當另酬直。前銀送汝也。鄰人感其高誼。以實訴云。吾房實只值若干。前因推債故多寫耳。孟玄益高其誼。復曰。汝不讀書。尚知理義。不欲虛受吾直。况吾讀書識字。肯見利忘義。減汝之直乎。固與之。鄰人感激。及竣歸。鄰人訴其子之厚德。且叙感激之衷。竣驚曰。爾房已賣。今何居。曰。移某所。竣呼其

日纂三集

種德三

子取前契還之。且爲築其墳墓。戒家人曰。世毋相犯也。今其墳尚在。居傍無恙。

汪少宰開齋語曰。人家富貴。如牡丹花。今春開盛。要當培植。爲來春膏液。恐爲凋謝之漸。

明董朴參江藩時。子士毅爲舉人家食。遣僕候公宦邸。公召至榻前。問舉人家居何爲。僕對云。里中比年大侵。餓殍塞途。舉人日募工瘞殍。幾千計矣。公惻然。又問曰。舉人故饗其

募工費何能辦。曰：每一碑計工費穀若干斛。皆貸於族叔某也。公曰：是義當爲者。因還書勉之。云：凡義所當爲者。闕然然而行之。更勿以章示人。若微有取名意。則淺陋甚矣。

永樂中有孫鄺者。業商。舟泊襄江。見楹間繫一囊。解之。得金釵二。鄺因留坐待之。薄暮。一女奴號哭而至。鄺驗實。償之女。詰其姓氏。不對。女曰：願失身以報君。鄺亟馳去。及抵南陽。獲

日纂三集

種德四

利數倍而歸。偕數客舟復過其處。女適潯永江。許識鄺貌。語言款洽而去。餘舟先行者遇颶風。悉覆。鄺獨得不死。

宋樂京爲布衣時。鄉里稱其行義。事母至孝。妻張氏家絕。挾女弟自隨。京未嘗見其面。妻死。京寢食於外。爲擇婿嫁之。

貧富無定勢。產業無定主。凡人賣產。非得已者。爲富不仁之人。邀其急。而陽拒陰釣之。以扼

其價。既成契。姑還直之半。延引累日。或以他物高價補償。而賣主所得零微。隨卽耗散。向之准擬。以了此事者。今不復辨矣。而又往來跋涉。費居其半。富家方自喜以爲善謀。不知天道好還。近則及身。而獲報。遠亦不宥其子孫矣。

劉翊。舞陰人。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水車毀。委頓道路。翊卽以車與之。不告姓氏。季禮意其

日纂三集

種德五

爲子相也。後造謝還所借車。翊杜門不納。自陳留守罷歸。見一士人病亡途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治斂。又逢故人困乏。遂殺所駕牛。以濟其急。從者止之。翊曰：視難不救。非志士也。竟徙步。枵腹而歸。

孝豐吳珏。南山君之父也。一日自外過其別墅。望見栗園中有人正在樹偷栗。亟勒馬轉迂路三四里。抵家語其故。且曰：設我過而彼見

之必舍皇墜地非死則重傷矣恣其所取損我能幾何耶

傳堯俞知徐州前守侵軍餉堯俞代償之未足罷去堯俞竟亦不辯司馬光謂邵雍曰清直勇人所難兼吾於欽之見矣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以難耳

人有患難不能濟困苦不能訴貧乏不能存而其人朴訥懷愧不能自言於人者吾雖無餘

日纂三集

種德六

亦當隨力周助若其人本非窮乏而以干謁爲業挾揮啞倭之術遍投富貴之門干謁州縣有所得則爲己能無所得則爲讐怨當以不恤不顧待之不必割吾之不敢用以資彼之浪用耳

子胥奔吳得江上丈人渡解劍酬之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爲員命其勿露遂覆舟而死員至吳

每食輒祭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者江上丈人乎

羅惟德任寧國時一日謁劉寅喜動顏色曰今日一大愉快事寅問何事曰近貧宗有十數人以饑荒遠來乞周比積俸餘施散殆盡家大人以下及諸眷屬無一阻撓我者爲是粲然耳

范忠宣公知太原府河東土狹民衆惜地不葬

日纂三集

種德七

其先公遣屬僚收無主殮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一路諸郡皆倣此葬以萬數計刻石以記歲月

鎮江靳翁踰五十無子訓蒙於金壇其夫人鬻釵梳買隣女爲侍妾翁以冬至歸家夫人置酒於房以隣女侍告翁曰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頗良買爲妾或可延靳門之嗣翁頗赤俛首夫人謂已在而翁赧也遂出而反扃其戶

乃翁繼起戶已閉遂踰窓而出告夫人曰汝用心良厚不特我感汝我祖考亦感汝矣但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恒願其嫁而得所吾老又病多不可以辱遂謁隣而還其女踰年夫人自受姪生貴十七歲發解明年登第爲賢宰相

張連倡亂書生汪一清被執中一婦人乃清友人妻也因給賊曰此吾妹也勿汚之以待贖

日纂三集

種德八

否則吾與妹俱碎首於此賊信之金置一室相對月餘贖歸終不亂

山陰金輅號仰軒精保嬰術以濟世終其身不計財利不避寒暑不先富後貧凡求治者卽急赴之越俗醫家多出入肩輿輅年八十猶步行曰吾欲使貧家子稍受此半錙惠耳遇有危症貧不能服參者竟自脩密投劑中且終不使知之所活無計一日入市見有鬻

妻以償官錢者卽如數代償之令完好如初後輅享年八十有七夢金童玉女迎之逝異香滿室後代簪纓隆起

周必大字洪道廬陵人紹興中監安府和劑局局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吏論死未報必大問寺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爲民必大遂自誣伏坐失官吏得免死必大歸刻苦讀書中博學宏詞科歷官至宰

日纂三集

種德九

相封益國公

家富不施仁義豈非空入寶山才高惟習綺靡大是暴殄天物

顧方竹冬夜起庭中見樹上棲一人呵問之其人懼而墜地乃鄰家子也慰撫之曰爾雖貧奈何爲此質明來當有以濟爾翊日密與其人錢粟終不爲人言後病易簀時呼子侄戒之曰人不勤苦自立一旦饑寒迫身斯爲所

不可爲者有矣。如吾所遇鄰家子。是也因言其事。徵其姓名。不答。曰。爾輩第識爲戒。何用知若人。

馮猶龍有言。天下無窮。不肖事皆從捨。不得錢而起。天下無窮好事。皆從捨得錢而做。自古無捨不得錢之好人也。吳之魯肅。唐之于頤。宋之范仲淹。都是肯大開手者。

李疑居南京通濟門外。貧甚。然獨好周人急。耿日纂三集 種德十

子廉械逮至京。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卧草中以號。疑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儻爲風雨所感。將母子俱死。吾寧舍而受禍。何忍死其子。母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惟謹。踰月辭去。不取其報。

豫章大穡。新建縣一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水桶。售銀三分。計無復之。乃以二分銀買米一

分銀買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銀。里長遠來而饑。欲一飯而去。辭以無入厨見飯。責其欺。民搖手曰。此非君所食。流涕而告以故。里長亟傾其飯而埋之。曰。若何遽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隨我去。負歸可。延數日。民感其意而隨之。得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民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償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安忍殺之。遽持銀至里長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天以賜若者。其人固不肯持去。久之。乃各分其半。兩家皆得饒裕。

劉千戶蒼。務行長厚。僚佐有支軍糧誤浮本數。當抵法。公適不與。乃自補著文案。事白人異其故。公曰。某素謹。且吾兒方稱奉法吏。人信爲誤。若諸君何以自白。又嘗得遺牒於途。乃遠方人入糧戶部所給者。公往候其處。三月

日纂三集 種德十

一人號頃至。且曰：某家坐此死獄者五六人矣。復失奈何？公驗實還之。其人出金帛謝不受。子麟官尚書。

韓魏公合族百口。衣食均等。無所異。嫁孤女十餘人。養育諸侄。比如已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及終子。有褐衣未命者。故舊之子孫寒饑。無所托。而依以爲生者。常十數家。

邵伯溫曰：富鄭公使虜。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爲

日纂三集

種德堂

功。至知青州。活饑民五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

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王待制質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責之曰：君長者。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爲其黨人。公之賜厚矣。聞者爲之縮舌。

王晉公祐以知制誥使魏州。太祖許以還與于

溥相職。魏州節度使符彥卿有飛語聞於上。

公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語。

公徑趨出。公至魏。得彥卿家僮一人。挾勢恣

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宗問曰：汝敢

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

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又曰：五代之君

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爲

戒。帝怒其語直。貶華州安置。赴時親賓送郊

日纂三集

種德堂

門外。謂公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公笑曰：祐

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也。公素

知其必貴。手指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

三公者。

有徽商過九江。見江干有舟被劫。商泊而救焉。

內有孝廉七人。各給以衣食。且贈路資以去。

初不問七人爲誰。明歲癸未登第。六人其一

爲蒲田方萬策。久之萬策分巡嘉湖。屠憲剛

中陽譙之。其時商以資盡。自鬻于屠爲奴矣。方公見其侍譙駭之。呼至几前。細審來歷。因曰。爾曾記八年前活數人否。商云。某已忘之。良久乃云。曾在九江救失盜者。方公出席長跪曰。我恩兄也。七人之中。我與焉。卽告屠贖至公廨。款月餘。贈數百金。又東同難者贈之。商某大富。仍歸於徵。

聞人倣安易之曾孫也。家資百萬。名園甲第。有印纂三集。

種德十四

半州之號。輕財好施。周人艱厄。間行閭里。具知貧乏者。輒實金交鈔于橐。遇夜戶隙投入。其家得之。以爲天賜。及知而誚謝。則佯爲不知。中年未有子。有相者謂倣領後有黑子。十一必當得子。後果得子如黑子之數。

御史柳彥輝貸陸坦銀五十兩。不立券。獨柳子仲益知之。後彥輝卒。仲益成遼陽數年。赦還。貧甚。絲積粒聚得銀五十兩。拜坦墓納還金。

坦子以無券辭。仲益曰。若雖不知。吾實知之。吾翁與若翁知之。吾弗償。異日何面目見兩翁于地下也。

吳文定在吏部。以喪歸。過西偏一曲。諸姑姪奔避。公語騶從曰。彼亦貧迫不得已耳。吾旣不能濟而革之。安可沮其糊口計耶。回車迂行。戒勿行此。

蜀劉翁業屨。夜有盜入。翁曰。有米十餘升。君可取去。肯留一升。旦日餉二子幸矣。後盜遇翁。

種德十五

問曰。公曾被盜乎。曰。無也。曰。取公米。公曰。留一升有之乎。曰。無也。曰。盜卽我也。公盛德若此。忍取公米乎。悉還之。翁曰。實無是事。敢受君米。卒却之。

麻城劉莊襄贈翁仲倫家貧。初婚之夕。有偷兒入室起視。乃素識者。公曰。乃汝耶。卽檢夫人首飾數件與之。命速去。許以不言。垂老夫人

問爲誰。公曰。業已許。不言。奈何。問及。

吳廷舉平生篤友誼。遊太學。時南城羅玘年四十。以資貢。公與之交。會玘病痢。從者亦死。公爲煮粥餉之。負之登厠。一晝夜十數返。不爲勞。玘語人曰。玘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年後生我者。吳公也。

凡人施恩於不報之地。便是積陰德。以遺子孫。使人敢怨而不敢言。便是損陰德。隨事皆。

日纂三集

種德上

然當官尤甚。

富弼被謗。出知青州。河朔大水。饑民流東京。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其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受賞於朝。率五日以酒肉勞之。流民死者爲大塚。葬之。謂之叢塚。有勸弼非所以處疑弭謗禍。恐不測。弼曰。吾豈以一身。

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

孫泰有古賢之風。泰妻卽姨之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爲託。曰。其長幼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何適當于都市。遇鐵燈臺買之。旣磨洗。銀也。泰往還之。中和中。將家于義興。置一別墅。用錢二百緡。旣半授之矣。泰遊吳興。郡居兩月。回復以餘資授之。俾其人他徙。於時親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詰之。嫗曰。老婦嘗逮事吾姑於此。子孫不肯。今爲他人有。故悲耳。泰憮然久之。因給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見命爾子掌之。言訖而去。不復返矣。

日纂三集

種德上

孔融與王修友。修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融初謂左右曰。能冒難來。惟王修耳。言訖而修果至。王修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至。

戚無相視者。修親隱恤之直。俟其病愈。乃去。
楊榮從。文皇北征。與胡廣金純。金幼孜。迷失。
道入窮谷中。幼孜墮馬。胡金二公不顧而去。
公下馬爲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墮馬。鞍盡。
裂。公卽以所乘馬讓之。自乘驛馬。從夜至旦。
不勝其疲。翼日謁上。幼孜備奏。上嘉公之。
義。公謝曰。僚友之分。誼所宜然。上曰。廣純。
獨非友也。乃不顧而去也。

日纂三集

種德十六

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
者死矣。予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
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
讓久之。呂榮公聞之曰。世人喜言無好人。三。
字者可謂自賊者矣。

羅道琮。貞觀末。徙嶺南。同徙一友人死。荆襄間。
臨歿泣曰。人生有死。我獨委骨異壤。乎道琮。
曰。我若得還。不使君獨留瘞路左去。歲餘遇。

救歸方霖。潦失竄處。道琮慟諸野。涕忽起波。
中。道琮曰。屍在可再沸。水復沸。乃得屍還。中。
路宿旅店。彷彿見友。謝曰。君德生灰不易。名。
位將不止此也。尋擢明經。知名當世。

吳粲仕吳爲曲阿長。同呂範拒魏將於河口。值。
十。諸船纒絕。軍多溺水。攀粲舟請援。左右。
謂舟重必敗。粲曰。敗則俱死耳。奈何棄之所。
活甚衆。

日纂三集

種德十九

陳重舉孝廉。有同舍郎負子母錢數十萬。債主。
日逼。重密爲償之。郎後覺。造謝。重曰。非我也。
或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范文正公知越州時。有屬官孫居中卒於官。子。
幼家貧。助以俸錢百緡。且具舟遣牙較送之。
歸。仍作詩曰。十口相依泛巨川。來時煖熱去。
淒然。關津不用詢名氏。此是孤兒寡婦船。
陸卵出知嘗德。以才調武昌。尋徙岳州。先有巨。

木飄入郡界前守不知爲皇木。送侍郎方銳起坊督木使者誤論邶邶不辯人或諷之奏白邶曰三公皆賢者奏則彼將得罪吾負罪以歸可也久之得白以一默而全三賢陸公之盛德至矣。

高智周舉進士累補費縣念丞尉俸薄以已所入均分之政化大行。

石臯守定州唐縣兇惡謀爲亂書其縣人姓名

母纂三集

種德二十

於籍無慮數千人其黨持籍詣州餐之臯主鞠治是時冬月臯抱籍上廳事佯爲顛仆覆其籍爐火中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名止坐爲首者餘皆盡釋。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處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日一次抱至官看視。又推行之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字養。故一

境間子無天閼者。

王致遠知慈谿縣嘉熙庚子。浙東大饑死殍成丘。致遠請邑賢士大夫分僧寺置局爲粥以食饑者。始日食千人。旣而隣民全至。日至入千人。已俸不足。復詣臺借助。勸巨室出米以續之。迨麥熟始罷。尋置居養院給薪米以處老弱之無歸者。置慈幼院厚乳哺以活嬰孩之委棄者。病與醫藥死爲殮埋山谷窮民感恩流涕稱爲王佛。

母纂三集

種德二十一

蔣給事性中第進士告歸有司舉故事爲立表於門時罌竇湖病涉久公曰榮吾家曷若以利吾鄉乎。卽移所費爲石梁於湖上往來便之。

友山居士張璞字廷采自京南還有同舟者兄弟二人兄病亟且無所給衆欲置之。居士評曰置於舫卽死遂給其費而誦之將分途

其弟慟哭。分必歿。居士復與僦舟。又探白金佐之行。但曰。溫州人竟不告名姓而去。

趙軌原州司馬。嘗夜行。從騎逸入田中。暴人禾。乃駐馬待旦。訪禾主。酬直而去。

魏陳元方。東郡賣小宅。家人將就直矣。元方曰。此宅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固辭不買。北齊皇甫亮所居宅。洿下。標榜賣之。買者問故。亮答宅中水淹不泄。雨卽流入牀下。宅終不售。

母纂三集

種德二十二

司馬光令老兵賣所乘馬云。此馬夏來有肺疾。若售者。先語之。老兵笑其拙。遼蕭韓家奴始仕。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鬻之韓家。奴曰。利已誤人。非吾所欲。乃歸。直取牛趙清獻公。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已女。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殮。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

蔡文忠公通判維州。民有告某刻僞稅印爲姪。

稅已逾十年。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使無所逃。是上之過也。爲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不問。

吉水羅雙泉循。上計春官。亡其囊中屬褐。同舍生內不自安。物色其竊去者。給循訪之。比入坐。故探其囊。出屬褐示循曰。是不類君物耶。循趨而出。慰其人曰。物偶相類。生醉語耳。歸語生曰。我失褐初。無所損。彼得惡聲。尚能爲。

母纂三集

種德二十三

士人耶生。始謝不能及。後生子羅念菴。大魁天下。

密雲有富翁。一子數歲。失去。求之勿得。翁念殊切。值天暑。數人歇涼於其門。坐久。竟去。翁見門後一黃袋。盛銀數錠。翁俟其還。少頃一人號泣曰。我津衛解邊。餉者適與同伴。借此歇涼。解袋置後門。快行忘取。倘長者收得。願與均分。翁驗還之。其人拜謝。且懇所以報德。翁。

俛首久之曰。老拙久失一子。此行但覓清秀
孩童一二。賜我足矣。其人銘刻而去。事畢。回
至途。見人攜小兒請鬻。其人計翁恩厚。遂買
聯騎。送到翁門下。馬兒遂竟入室。中舉家號
泣。始知鬻兒。卽翁子也。翁大喜。復厚贈其人。
善爲至寶。一生用之不盡。心作良田。百世耕之
有餘。

沈惟馨博學。老而奇窮。數至錢鶴灘家。隨所須
毋纂三集 種德二十四

給之。無倦色。一日鶴灘北上。將戒行。憐其貧
謂之曰。君第居此三日。內有相贖者。皆君物
也。惟馨居三日。會天連雨。賤者罕至。止一鄉
親餽布二端。鶴灘以授惟馨。而歎曰。君之窮
命也。吾無如君何。願君安之而已。

孫文簡所居之左。爲太清道院。當路欲舉其地
畀公。公曰。此童時所息遊也。其羽流亦舊所
交與。吾旣不能營葺。忍奪之乎。又一葬地與

公第密邇。公榮歸。其人欲徙去。公不許。乃築
牆以障之。

王繕爲沂錄事參軍。時魯簡肅公方爲司戶參
軍。家貧食衆。俸祿不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
又懇王預貸俸錢。魯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
魯。私貸緡錢。州并劾王。王諭魯曰。但歸罪某
君。無承也。魯曰。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
碌碌經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

毋纂三集 種德二十五

罪無害。矧以官物貸人。過不及遣。君年少有
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遠
業。併得罪何益。卒明魯不知。而獨得私貸之
罪。魯深愧謝。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無嫌恨也。
繇是沉困銓曹二十餘年。

晏元獻公殊。以言者斥其非相才。罷樞政。守洛
有一舉人。行囊中物不稅。爲僕夫所告。殊曰。
舉人應舉。孰無所貨之物。未可深罪。若奴告

主此風不可長也。僚屬曰：犯人乃言官子意，欲激之，殊不答。但送稅院，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士尹陲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面之牆，犖於其前，而不直西家。潦注於庭下而不止。問其故，子罕曰：「南家輓工也，吾徙之。」其父曰：「吾恃輓而食三葉矣，今徙求輓者，不知吾處。」吾將不食，故不徙也。西家高，吾宮卑，潦注吾

丹纂三集

種德二十六

宮禁之，水道無所出，故不禁也。荆適舉兵攻宋，尹陲歸諫而止。孔子聞之，曰：「夫脩之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之謂乎！」

黃葵陽學士庄僕失火，庄舍燼焉。願輸家產以償所失，猶虧三百金。與參中丞時為諸生，讀書蕭寺，聞之，特歸為之求免。曰：「出於不意，貲燬而家籍實可憫也。」幸姑賜免。異日折產願減，應受一如其虧數。學士赦之，鄉人靡不戴。

中丞之恤災而頌學士之從善者，明歲中丞聯第。

高齊庫狄子士文，性清苦，不受公料。子啖官厨餌，枷之獄累日，杖二百步，送還京。發摘姦諂，尺布斗粟之賍，無所寬貸。至奏配千人嶺南，皆瘴癘死。親屬唯哭。士文捕搦，捶楚盈前，而哭者彌甚。上聞，曰：「士文暴過獨獸矣。」坐免。昔聞長者言：「上官貪，百姓尚有生路；清而刻，

丹纂三集

種德二十七

卽生路絕矣。古今清吏子孫，或多少，不振正坐刻耳。

德生社收棄兒，疏云：「旱踵水災，窮餓與流莩相望，疫因饑發，夫妻偕父子俱離，所最慘者道上嬰孩，氣奄奄而猶泣，路旁仁德心惻惻，以徒嗟甚，至死婦抱生，雖豈是盧家之鬼子，乃有餓夫拋餒豎，寧同郭氏之埋兒，有口不能言，真稱無告，有足不能舉，洵是窮民，雖上天

不能齊物之情在仁人豈忍立視其死茲於
袁酒巷民房特開收棄厥公所量招老嫗廣
集群兒施薦席於兩傍作粥糜於數簋病需
方藥診療屬之良醫幼必啼號撫鞠責之衆
嫗思近日寇氛劫掠何曾爲守虜留財攷古
來善事吉祥端不外德門流慶仰乞軫念溝
中羸瘠曲爲恤其疾苦或能特省厨下盤飧
施之此種流離將見多男應兆祚必衍於螽

日纂三集

種德二十八

斯盛德世昌門定高於駟馬矣

姚三非本姓卞博學善詩文館于懷氏有女嘗
行窺伺卞哂然不顧一日晒履于庭女作書
納于鞋中卞得之卽托以他事辭歸怡杏翁
知之作詩詠其事有一點真心堅匪石春風
桃李莫相猜之句卞不受詩且荅書辨其無
此事怡杏翁緘其書而題云德至厚矣生子
謙及魯孫錫皆登進士至今青衿尚濟濟也

富貴之家嘗有窮親戚往來便是忠厚

江夏賀對揚先生提躬端方與人誠信爲廣文
時體惜兩明經寅友備至諸生問字者毫不
計修脯而於兩齋則惓惓論以從厚語人云
余致敬同寅有故一與家嚴同庚一與家慈
同庚儼然父母式臨其上耳噫卽先生處同
官一事其居家孝友真無慚衾影矣晉秩宗
伯寓所僕從僅三人皆諸生時所服役者其

日纂三集

種德二十九

標封字皆細楷柳公權云心正則筆正伊川
云寫字亦有正心誠意之學先生有焉

赤城施棺引云慨夫天鵬流災老稚或填溝壑
兼之世風不古狗馬孰被蓋帷豈骨不媚之
虞翻蠅爲帛客抑鮮克終之小白蟲藐諸孤
旣非盜刺自屠漫哭誰人收視未嘗都鄙盈
貫何當經月陳尸况敗肉穢腥風忍見一方
驚閉戶使孤魂啼夜月蚤教十里斷行人斯

寧直水旱仍稔。多哀原隰。如果其里仁爲美。曷解痼痼。予猶憶乙卯甫上公車。正值兩東劇遭旱饑。時尚罄途資以拯垂斃。且徧市餅餅以療啼饑。豈彼初心。轉昧今日。願茲伊始。發念施棺。額雖儉于三百之錢。意少追乎七寸之制。所及者。繇市城以迨附郭。來報者必排里以暨地方。因念問舍求田。徒自苦兒孫襟裾。卽令飯僧佞佛。更何若胞與慈悲。果其

日纂主集

種德

四顧酸傷。何不減厨中之廐馬。倘或一班變理。寧僅贈館人以脫驂。予方快好施者之用得其方。又不特無歸者之死安其所。因據惻念。再告同心。

費千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餓幾千百人。處渺軀以廣廈。何如庇寒士以一席之地乎。烏程沈空菴敦積陰德。一日招窮親之婦來家。

做絲婦忽匿數縷。公適遇見。卽急却步。私語曰。不該去。不該去。其夫人訊以故。公復曰。不該去。夫人促語甚力。公曰。我頃至做絲所。見此婦陰匿我絲。我雖不道破。渠必捏抗我。又不便安慰。彼因此悔我若不去。亦不相值也。夫人曰。我以若爲不可解之事。此並易耳。唯俟渠交絲時。取看贊其絲。好倍予之錢。彼婦便以爲不見前事矣。公喜甚。一一如其所言。

日纂主集

種德

其隱德多如此。後子孫科第不絕。郭宦維蕃。家素豐。積穀幾千石。遇儉歲。穀價騰踊。郭君止以平價糶之。富歲則積之以濟貧者。遇窮親友告賑。不難舉十餘石遺之。其堂弟富與郭宦等一日宴會。其弟因穀價驟踊。大怒。司庖僕者云。向頗積多穀。爲此奴以三錢五分糶去。若留至今。不倍取息乎。郭宦曰。我願兄弟嘗有穀。糶三錢五分足矣。

倪鴻寶一命浮圖疏中云固有窮谷荒村他鄉
別井卧儒游旅廢丐庾囚居遠仁者之隣名
逸饑民之籍鳩鵲在望殍殣漸繁誰不有懷
所患無術今則曲求巧便別啓因緣不假多
施但占一命計自春暮以及秋中爲期百有
四旬量米日纔五合不過七斗已閱三時今
以萬錢廣施萬衆萬腹仍枵苟只一橋專渡
一蟻一緡卽足爲此功德勝于浮圖

自纂三集

種德三十二

嚴養齋有子起一書房於花園中已落成矣接
養齋公一看公登樓望之卽命工人拆去此
樓不知其故人問之曰且拆了我說及拆後
問之曰隣家有張姓者亦青衿也正在此側
我以其不利於彼故命拆之耳

張湯一酷吏而史稱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陳
平一賢相而史述其多陰謀後世卽廢皆選
固識大體關世教處此理正宜三思

一點慈愛不但是積德種子亦是積福根苗試
看那有不慈愛的聖賢一念容忍不但是無
量德器亦是無量福田試看那有不容忍的
君子

痊殣文有云父精母血非不愛此皮囊決痲潰
癰無計藏茲委蛻數里地拋千萬骨一家人
哭兩三般田廬散盡難歸夜雨之魂婦子偕
亡誰入春閨之夢爲盡臂爲鼠肝四大原非

自纂三集

種德三十三

我有飽烏鳶飽蠅蚋髮膚孰與歸全甚至膾
肝益踴君之膳強弱相煎忍心分羊子之羹
兔狐不恤豈夙殃之招感致業報之如斯維
是百年同盡一性無虧普觀一切一切悉有
我身徧逮十方十方皆同佛性所賴弘慈長
者碩德植那破盡慳嗇心空諸苦惱障泚露
額邊好是前生曾骨肉痛連肌肉漫從死後
結以緣脫館人之驂輟隣氏之杙各懷匍匐

之遺。五百斛。范麥四十萬。郭錢共効扶持之。
詭。自今歛魄潛形。莫露此兒窮骨。相從此天。
空野曠。漸消昔日苦肝腸。行見白楊衰草。幾
番夢熟黃梁。更期脫體換胎。再世生逢樂歲。
蒲田有朱上舍家。巨富。每糶穀時。或有人糶數
十石者。或有人糶數石。及升斗者。上舍每于
糶升斗者。雖時極冗。亦必撥冗先與之人。
問其故。朱曰。糶幾十石。與幾石者。有餘之家。
也。非轉販求贏。卽家可宿飽。若升斗必係饑
人。立需養殮者。我若遲延。家必受餓。故爾獨
先耳。人服其德。今子孫蕃盛。科名不絕。
凡事存一念天理心。雖不必責報于後。子孫賴
之。每日說幾句陰陽語。縱未能盡施於人。鬼
神鑒之。

田野小民。斗粟尺布。入市營求。一家性命所係。
我。却要在他身上。去討便宜。能有幾何。顧令

八常面嗟咨。背後談議。孰爲多寡。入市買辦
者。務使人爭售之。勿使人望而避匿也。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
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慚
而止。

昨非菴日纂三集敦本卷之四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顏伯子孝弟醒語云。但念得身從何來。父母從何往。新枝既起。舊本爲枯。菽水承歡。何能報答。則孝心自然。疼痛。但念得茫茫大造。出世幾時。渺渺人寰。同胞幾個。幼相濡沫。老共護持。則友弟自然。肫懇。

趙衛公融微時。竭力奉母。貧不能給。對婦泣計。

日纂三集

敦本一

無所出。一日掃舍。獲銀一錠。重二十餘兩。遂以克甘。其後大拜。賜帑銀百錠。受之而缺。其一是夕。夢左藏庫神曰。某年月日。相公借用銀一錠。覺而徵之。與獲銀日正同。

李諒有至性。父克捷。出其母。日夜號泣。飲食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舉進士。真宗見其名。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二。除大理寺評事。累官至戶部侍郎。

姚襄戰馬中流矢。弟長下馬授襄曰。天下可無

我。不可無兄。裴安祖年八歲。就師讀詩。至鹿

鳴篇。語兄曰。鹿得食。相呼。況人乎。自此未嘗

獨食。

唐許法謹。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

有憂色。或以珍餌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

後親喪。廬于塋。有甘露嘉禾。靈芝連理。木自

兔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

日纂三集

敦本一

張京兆公輔。少貧。嘗躬耕以養父母。及登第。爲

應天府丞。時有兄弟相嫉。因弟酌酒忤母。兄

乃唆母訟其不孝。入獄。公知之。呼母爲囚。理

髮。母執梳。便潸然淚下。遂悔悟求息。乃薄懲

而遣之。母子如初。

唐王中書勸孝篇云。世有不孝子。浮生空碌碌。

不念父母恩。何殊生枯木。百骸未成人。十月

居母腹。渴飲母之血。饑食母之肉。兒身將欲

生母身如殺戮。父爲母悲。辛妻對夫啼哭。惟恐生產時。身爲鬼眷。屬一旦見兒面。一命喜再續。自是慈母心。日夜勤撫鞠。母臥濕簾席。兒眠乾襦褥。兒睡正安穩。母不敢伸縮。潛身在臭穢。不暇思沐浴。橫簪與倒冠。形容不顧。陋動步憂坑井。舉足畏顛覆。乳哺經三年。汗血計幾斛。辛苦萬千端。年至十五六。性氣漸剛強。行止難拘束。朋友外追遊。酒色恣所欲。

日纂三集

敬本三

日暮不歸家。倚門至昏旭。兒行千里程。母心千里逐。一娶得好妻。魚水情和睦。看母面如土。觀妻顏似玉。母若責一言。含嗔怒雙目。妻或罵百般。陪笑不爲辱。母披舊裙衫。妻著新羅綾。不避人憎嫌。不解人羞耻。父母或鰥寡。長夜守孤獨。健或與一飯。病則與一粥。棄置在空房。猶如客。寄宿將爲泉下鬼。命若風中燭。快快至無常。孤魂殞山谷。魂靈在幽壤。誰

念纏枉枯。纔得父母亡。兄弟分財祿。不識二親恩。惟言我之福。咸謂此等人。不如禽與畜。慈烏尚反哺。羔羊尤跪足。勸汝爲人子。經書勤覽讀。黃香夏扇枕。冬預溫衾褥。王祥臥寒冰。孟宗泣枯竹。郭巨尚埋兒。丁蘭曾刻木。如今時人不學古風俗。勿以不孝頭。枉戴人間屋。勿以不孝身。枉著人衣服。勿以不孝口。枉食人五穀。天地雖廣大。不容忤逆族。蚤蚤

日纂三集

敬本四

悔前非。莫待天誅戮。韓宗伯云。讓自美德。忍微大受。況吾宗族中。諸父昆弟。豈伊異人。卽一言之忤。一事之黷。試追念數世前。原是一身。自然冰消霧釋。若不能平心迴慮。一涉臍臍。操戈同室。無論勝負。皆爲他人笑端。所損多矣。

包蒙臬性至孝。因劾中官廖彬。戍渙中。其母夫。人年八十餘在堂。每問及公。家人輒胡盧以

居官辭也。公在戍。每得家報。不開。止問太夫人安否。報曰。安則取火焚之。曰。幸老親無恙。勿以他事亂吾意也。

畢構性至孝。初丁繼親憂。其蕭氏盧氏兩妹皆在襁褓。親乳之。乳爲之出。及其亾也。二妹皆慟哭絕者久之。言曰。雖兄弟無三年之禮。吾荷鞠育。豈同常人。遂三年服。朝野之人莫不涕泗。

畢三集 教本五

李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嘗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耶。因嗚咽流涕。授孝經。使習大義。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相慈孝。

李克兄弟六人同爨。妻竊謂克曰。貧居如此。豈能久安。妾有私財。幸圖分箸。克僞許之。曰。當治酒會族。共議其事。婦遂欣然布席。克於坐中跪白母曰。此婦無狀。教克離間骨肉。罪合

遣婦街涕而去。

趙諒少孤。有孝行。盜常夜劫。諒恐母驚。迎盜謝曰。母老且病。乞置衣糧。妻子物一無所吝。盜慙而去。諒追與之不及。

劉璉字子璣。劉嶽弟。嶽嘗隔壁夜呼之。璉下牀著衣立。然後應。兄怪其久。曰。頃束帶未竟。其立操如此。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之。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

田集三集 教本六

至諸犬爲之不食。

王哀字偉元。修之孫。父儀以直言忤司馬昭。見殺。哀終身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晉也。廬墓悲號流涕。著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則三復嗚咽。門人輒廢蓼莪篇。母存日畏雷。歿後每雷震。卽造墓曰。哀在此。嘗有門生爲本縣所役。求哀屬令。哀曰。卿學不

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庇卿。屬之何益。乃步
檐送生至縣。令以哀請已出迎。哀具言門生
爲縣役。故來送。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卽放還
此生。

母袁令河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
絕方蘊。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
不得營塋。晝夜號哭。嘗如袒括之日。冬不衣
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塩。

目纂三集

教本七

某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
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
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守。甚加矜賞。爲營塚
塋。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
遂求分異。又數有爭鬪之言。彤深懷忿歎。乃
掩戶自掘。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
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

婦聞之。悉叩頭謝罪。更爲敦睦之行。

杖何。不痛。思伯俞之語。土偶當亦摧肝綿定。奇
溫繹百年之悲。石人允堪墮淚。

堂聯華萼。慎勿視如路人。野急哀鴿。何況興爲
譬敵。聆煮豆燃其之詠。良可痛心。懷作粥焚
鬚之風。固當起敬。

歸鉞蚤喪母。父更娶。而鉞失愛。家貧食不贍。每
竈突烟舉。繼母數鉞不休。父怒逐之。鉞困頓。

目纂三集

教本八

道中比歸。復訴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
又杖之父卒。繼母獨與其子居。鉞損不見。因
寓塩市中。時私從其弟。問母飲食狀。致甘鮮
焉。後大饑。母弟不能自活。鉞涕泣奉迎。母慙
感。鉞每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

王世名父。爲族侄俊毆死。孝子恐殘父屍。不忍
就理。乃佯聽其輪田議。和儿田所入。輒易價
封識。私給父象。自象帶劍侍立。懸密室朝夕。

泣拜購一刀銘報讐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遊
邑庠手書忠孝格言一篇佩之既而生子甫
數月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一日倭
醉歸孝子揮刀碎其首以號於衆歸白其母
遂出向所封識租價餽值首狀赴邑請死邑
令驗實曰此孝子也上其事當道當道委金
率汪令往訊孝子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俟
一死汪曰簡若父屍有傷子未應得死孝子

日纂三集

教本九

曰吾忍痛六年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抵讐
命奚簡爲遂乞歸故里拜父辭母撫子囑妻
絕吭而死
夏陽嚴冬侍父寢溫溺器懷中俟用既死奉主
如生存大小事啓而後行母久病親侍湯藥
不入妻室者三年雪夜母忽思荔越城叩市
憚寒無應者賜哭請乃得賜子爲弟忿毆至
斃恐傷母心含淚不言

孫惟忠父葬結廬其側苦塊曠野中深夜月冷
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日啜淖糜
二盂晨起掬雪盥面已輒詣墓前拜久之手
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返哭不對事聞縣
令夜半攜二蒼頭往廉之見孝子蕭然魂處
風雪中歎息而去

選地青鳥不若養安窀穸飯誠白業何如實孝
椿萱朝出暮還倚閭近殷佇望客至歸遲嘴

日纂三集

教本十

指遙傳心痛逼榆親苟在堂折柳枝無絕裾
柳北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
會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
事姑孝每旦櫛縱笄拜於階下卽升堂乳其
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
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
有孫皆得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
大乎

世人之貧難者無論已。亦有富而貴者。常羅樽俎。會集人客。雖日費萬錢。略不掛意。至於同胞兄弟。分門拆戶。視若路人。或因寸土尺地。斗粟尺布。計較不已。此輩狗彘所不食也。

沈之章。幼繼從叔思賢。倭夷躡焚掠。思賢多倭所得之章。奔救同行止之。曰。父子俱死無益也。之章慟哭。曰。寧同死耳。遂挺身抵倭壘。見父方縛擬刃。抱頭哀哭。願身代父死。倭爲解。

日纂三集 入 教本十一

縛使挾登。所得歸。後思賢有子章。歸宗不受。繼父寸土。本宗復無分。惟甘貧以死。

樂順鄧人。少日父亡。鄧中卽號泣徒步而往。負歸塋葬。嘗得疾。忍而不言。嚙被至碎。恐母聞之也。吏部郎虔果之造訪。願設具。惟菜俎而已。果之不能食。母出其膳。果之曰。卿過於勞。季偉。顧我非郭林宗。

臨川民吳姓者。事母至孝。一夕夢神告之曰。陰

明午刻。當爲雷擊死。吳以母在。乞救護。神曰。此天命。不可免也。吳恐驚其母。清晨具饌。以進。白。云。將暫詣妹家。母不許。俄黑雲四集。雷聲闐闐。然吳益慮。驚母乃閉戶。自出田中。以待其罪。頃之雲氣開朗。吳竟免禍。夜復夢神告曰。汝至孝感天。已有宿惡。宜加敬重也。遂得終身孝養焉。

日纂三集 入 教本十二

趙善應。漢王元佐之孫。性純孝。嘗刺血和藥。愈母。母畏雷。雷輒走護之。寒夜歸。恐擊門。驚母露坐達旦。官江西兵馬都監。每四方水旱。警報輒不食。同官燕會。輒覺曰。此豈爲樂時耶。戚敬母病。醫藥弗効。剖股肉以進。母不能食而死。敬痛絕。再三既葬。結菴墓旁。伏匿其中。墓產白芝五本。又欲象母事之。工莫能也。敬伏墓號哭不已。母忽見夢于工。明日工肖而像焉。敬奉之如生。士誠陷吳。將逼秀水里人皆

通敬曰。吾忍舍父母墳墓耶。乃散財集子弟。保鄉里。寇至多所焚掠。敬所居白苧鄉獨完。有司論其功。謝曰。敬爲墓墳計。敢希賞乎。人生不從孝弟起根。如脆牆秋葉。不耐風雨。非落則圯矣。他復何問。

宋大本圓焰禪師。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爲其大者。

日纂三集

教本十三

王良冬日至親所。親有急務。盥涼水。乃痛哭曰。良爲人子。令親天寒。盥涼水而不知。尚得爲人乎。遂出代親役。入奉養。惟謹。

洪浩。熙寧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浩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廿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蕪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浩得詩。卽歸。養錢塘吳慥。洪

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鴈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慥始以丁憂還家。嗟呼。世之宦游者多矣。听命千里。親老不獲從。甚則倚廬陟屺。目窮心折。終不敢少露於賓客笑語。及郵筒筆楮之間。而子或浮沉宦轍。垂五載可念也。

日纂三集

教本十四

宋司馬光兄伯康年將入十。奉如嚴父。保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宋李虛已母喪。明已且日。祇睛不懈。二年。母目復明。李行簡父患癰。極痛。行簡吮其敗膏。不唾於地。疾尋平。

昨非菴日

一集論

五

閩中昨非居士鄭珩漢承前輯

大晦翁云廣積不如教子蓋父兄督教子弟惟在慎擇所與廣延端方博聞者與之遊處化赤鄰丹爲黔邇墨名師勝友相與薰習不八而俱化矣

永溫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爲節度使其母王氏猶儲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

日纂三集

人節謀一

溫舉觴爲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于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媿漢哉此言其于朱五經之必嘗有聞矣

何元朗云士夫積財無非爲子孫計耳然古人有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又黃山谷言男女緣渠儂墮地自六才食

分齊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此皆萬金良藥士大夫不可不知

包蒙泉侍御持節按滇墨吏望風解綬按楚爲中貴誣謫戍凡十年其弟孝字子敬爲南道御史有風力後以乞養母歸松人所謂兩路風霜一天雨露者也然兄弟奉母至孝母訓二子絕嚴一日問二郎席間坐何人家人答曰某甲又問談何事曰適某所有一女子謂

日纂三集

人節謀二

可買爲姬也夫人大怒呼二子數之曰某甲者以巧舌誑人者也不親賢人君子而親此輩不諱文史道德而言買姬媵耶吾不忍坐視若敗而家經月不與其子語次子朝夕匍匐跪床頭其兄亦爲涕泣求解必絕其不與通而後已故松人云一賢母宜乳兩名御史也

陸平泉子彥章己丑第後時方開館公貽書戒

之有云於家則虞滿盈於國則妨英俊母趙
捷徑毋睚權門乃吾子也澹泊靜退此吾四
字家傳箴見謹佩之足也書至同榜盈坐發
視之皆歎服不置

張侗初云吾家卻金堂舊有四箴先太史本其
意而潤飾之箴曰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
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朴訓耕讀積陰
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爲功名

日纂三集

論謀三

此求福也造福者澹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士
大夫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
書尚氣節慎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疏標榜
邀津貴驚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
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大夫當爲一家財財
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求修救荒儉助
義舉此用財也廣官苑教歌舞奢讌會聚寶
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訕

士大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
嗜欲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
害避勞怨管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
尚而大惜身者狎而細

嘗讀張東海送子弘宜會試詩真可謂忠孝訓
其子矣其詩日出守南安便道歸治裝送爾
此春闈凡車到處須防險爵祿隨天每慎微
直道遜詞真要訣權門利路是危機傳家數

日纂三集

論謀四

世惟清儉富貴休忘着布衣爾祖當年愛爾
淡爾將成就祖消沉我今白髮空垂淚爾正
青年要盡心辛苦一兄支世業參差諸弟向
儒林立身事主無多說忠厚清修是好音
尹焞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不對而
出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去不知汝以
祿養也伊川聞之曰賢哉母矣
叔姬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也羊舌子好

。庶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邑人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姬曰。不如受而埋之。羊舌子曰。何不餉盼與鮒。姬曰。不可。南方有鳥曰。吉乾。食其子不擇肉。子多不義。今盼與鮒童子也。隨大人而化。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乃盛以甕。埋壚陰。後。攘羊事敗。吏至發而視之。舌尚存。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矣。叔向名盼。叔魚名鮒。

日纂三集

治法五

龐德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龐公釋耕於壠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龐公曰。世人皆遺以危。余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天下有好茶爲凡手焙。壞有好山水爲俗子粧。點壞有好子弟爲庸師教壞。真無可奈何耳。膠東嗇夫孫性素孝。一日私賦民錢。市衣以歸。

其父父怒曰。爲吏而剝民以奉我。我寧寒死不願衣。若衣也。促歸伏罪。後性卒以廉謹稱。可謂賢父矣。田子相楚。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對曰。祿也。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欲也。子其去之。田子愧。造朝還金。後爲賢相。可謂賢母矣。

日纂三集

前錄六

陳文龍知興化。元兵至。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元人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中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尋命左右引就館。元帥唆都往來諭意。且以母老子幼感動之。文龍曰。宋無失德。三官北狩。二邸溪入瘴烟。何必窮兵至此。我家世受國恩。萬萬無降理。母老且死。先皇三子岐分南北。我子何足關念。情詞慷慨。唆

都愀然改容乃城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卽
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送尼寺中病甚無醫
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全死又何
恨哉亦死衆歎曰有母宜有是兒爲收瘞
之

桂學士戒子詩云戒汝休貪酒與花纔貪花酒
便忘家多因酒醉花心動自是花迷酒性斜

花情不厭花前酌酒興無涯酒殘花

詩訓七

全盡花不留人酒不除

世文云讀書知禮之人不可慢他年高有德
之人不可輕他忠言逆耳之人不可惱他無
父無君之人不可近他乍富欺貧之人不可
作他不識高低之人不可採他輕諾寡信之
人不可聽他對面兩語之人不可托他時運
未來之人不可欺他談量人家之人不可惹
他飲酒不正之人不可請他恃力放潑之人

不可理他來歷不明之人不可留他貧窮性
急之人不可告他凡有落難之人須可扶他
求田問舍士大夫所恥也然就尋常日用間亦
有兩戒價不足數銀不足色卮漏于僮僕蠹
釀于子孫不可不察也

文章舊價留鸞按桃李新陰在鯉庭

家業興於不足敗於太足故須嘗教有些不足
處若十分像意便有不恰好事出來

日纂三集 詩訓八

賀相國致鄉親戚友書中一段云據今日耳目
觀聽豈不謂逢聖閣員矣乃逢聖固自有根
本不可忘者高曾以上事不及知先大父大
母前嘉靖乙巳度荒年三日僅黃豆一升歲
除一母鷄易米二升五合先中憲所刊祠堂
對聯當年鷄豆休忘念此日兒孫勿忘思者
逢聖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祖父母之澤也先
中憲赤貧諸生授館四十年每歲正月朔六

日如十二月廿四日止。一領青布直衣坐處。方方一塊藍色。先恭人讓居于蟠周旋數尺。陋室中下濕上漏。炊爨即在牀前。烟薰眼淚。逢聖哽咽不能言。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父母之澤也。卽逢聖戌戌館於鍾祥。已酉館於嘉善寺。或禦冬以絺。或六月薦草。癸卯曉揭。則先日絕糧。丙辰報至。則夜丐酒。今日不念忽作兩截人。是自絕其子孫之緒也。念之若

日纂三集

論謀九

何亦曰。罔敢作業而已。不作業若何。亦曰。救得一物。是一物。救得一事。是一事。而已。救之若何。亦曰。服膺先中憲之訓。餓死事小。家中沒飯喫。寧用米磨羹。度命切不可錯動了念頭而已。不錯動念頭。若何。亦曰。公門無一事之干。本宅無生事之僕。錢糧無分毫升合之逋欠。馬遞水驛不往索一騎。一舟山場湖池不計骨一尺一寸。大江上下無營運裝載之

一船。其或非意相加。則力諫。子孫閉門謝過而已。此極猥瑣事。逢聖何臆列。乃爾先正有言。孝子一步不怠。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顧私。積之成純忠。庶官一銖不苟。拾積之成清。曰烈女一笑不聞音。積之成貞節。天下事皆起于微。成于慎。微微之不慎。星火燎原。蟻穴潰堤。吾畏其卒。故怖其始也。

張村居先生東海父也。居鄉治家卓然不苟。所

日纂三集

論謀十

立家規頗多。其略曰。爲吾後人者。生子雖多。不可無教。生女雖多。不可不舉。娶婦必德門。不必富貴。嫁女儘可給衣奩。不必過豐。疾必迎醫。勿事禱禳。喪祭必依禮。勿用僧道。故舊不可忽遺。勢要不可趨附。其鄉人多傳誦之。房景伯爲清河太守。有民母訟子不孝。景伯母崔氏。民未知禮。何足深責。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拱食。未旬月

悔過求還。崔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旬餘，其子叩頭出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劉仁瞻在壽州，圍久不解，憤鬱得疾。少子崇諱夜泛小舟渡淮，謀紓家禍，爲軍校所報。仁瞻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又求救於仁瞻妻薛氏。薛氏曰：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爲不忠之門，促命斬之，然後成。

日纂三集

論謀士

喪觀者皆爲涕

徐瞻菴訓銓部公有云：數千里違親赴選，非素富貴者逸樂之比。臨書停筆一思，覺三十年險阻艱難光景近在目前，不禁黯然涕流也。得意之日，嘗想不遇時之苦，自然有退一步法。時凜冰兢以留福澤子孫，隨波逐流也。人謂子孫愚懦者，覆宗不知覆宗偏在巧而懷者，人謂祖父厚積者，貽謀不知貽謀偏在薄。

取者

珪之母李氏，謂人曰：吾兒必貴，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異日房玄齡、杜如晦到其家，李驚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宋蘇易簡之母召入禁中，太宗問曰：何以教子？遂成令器。對曰：幼則束於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今之孟母也。賜金千兩。

鄭夫人歐陽修之母也。少寡，修甫四歲，嘗雪夜。

日纂三集

論謀士

撥寒灰畫字以教。嘗泣告修曰：而父廉而好施，與吾不及事舅姑。然知而父之能養也，吾不能必而之有成。然知而父之當有後也，吾歸而父而父免喪踰年，每祭必泣。遇酒餽嘗泣下，蓋以不及養爲恨也。始猶以爲新免喪耳，延之終身莫不然。以此知而父之能養也。而父居官視刑書，每歎曰：吾求其生而不得，是可哀耳。吾抱汝立于旁，指而言曰：吾命蚤。

天恐不及見兒之立也。當以吾言告之。以此知而父當有後也。修乃感泣奮學。舉進士。以直諫貶。夫人笑曰。貧賤素也。汝其安之。後修卒。以忠正爲賢相。封母越國太夫人。

李太宰邦彥。家起於銀工。既貴。其母嘗語昔事。諸孫以爲耻。母曰。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工家出宰相。正爲嘉事。何耻焉。

宋王安石與程明道商政。其子勞。囚首携婦人。

日纂三集

論謀古

冠出問何事。安石曰。新法不行。故議之。程君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凡安石亂政。雱多助成之。皆私與其黨攻。呂惠卿爲惠卿所訟。上問及安石。不知謝。無有歸詰得實。安石咎不置。雱憤悲。疽發背死。遂絕嗣。

朱子語錄中載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門下。以父事梁。梁妻死。欲以母禮爲。

服。忌某人而衰經以往。文公語門人。惜其名人之子有此。我朝兵部尚書茹嘗。衡州衡山人也。太宗靖難。首先勸進。卽位。遂封忠誠伯。後死。召其子鏞襲爵。鏞以父在功罪之間。不受。又宋晟以父開國功。襲都督。亦通諱于燕邸。其子瑄。乃以力戰死于靈壁。蘇范可謂見辱乃尊。如宋可謂有愧乃子。不知平日家庭之教何如也。

日纂三集

論謀古

子弟負美質。教以不務實。進取猥浮名。鑽管逞妙術。凌壓加文弱。排擠在同室。鬼躁及神幽。福筭減陰騭。

家人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三曰。家人嗃嗃。厲吉。上九曰。有孚威如。吉。大率治家過嚴。雖非中而吉。

吳仲圭將歿。命置短碣塚上。曰。梅花和尚之塔。人或恠之。曰。此有意久當自驗。未幾楊髡毀。

掘江南諸墳卽林和靖孤山之骨不免發露而仲圭以碣所署疑爲釋流竟免

嚴震鎮山南有一人乞錢三百千去就過活震召子公弼等問之公弼曰此忠風耳大人不足應之震怒曰爾必落吾門只可勸吾力行善事奈何勸吾恡惜金帛且此人不辨何吾乞三百千的非凡也命左右准數與之于是三川之士歸心恐後

日纂三集

論謀五

洪九霞先生示兒家居十二箇卯辰飲酒未晚脫巾近午梳櫛向三光及西北方洩溺信口穢罵喜聞僕輩傳說人家陰事及衙門新聞箕踞橫股倚跛而坐當食發嘆見客不長揖聚談淫褻及食索舞劇詆毀人文行以佐談鋒妄想不可爲不可行之事

趙逢龍官侍講致仕丞相葉夢鼎出其門嘗謂師宅卑陋欲市其隣拓之逢龍曰鄰里初安

一旦驚擾非吾所願或問何以裕後笑曰吾憂子孫行不進不患其饑寒也

正家之道宜痛絕閑雜女流不可容其出入蓋此流多陰智能揣婦人意且巧爲詞說又能鼓動人妻孥無識未有不墮其術中故骨肉之離間鄰里之忿爭皆此流構之也抑或甚焉或爲賊之導或爲姦之媒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日纂三集

論謀六

朱文公家範一曰妻妾無妬則家和二曰嫡庶無偏則家興三曰奴僕無縱則家尊四曰嫁娶無奢則家足五曰農桑無休則家溫六曰賓祭無惰則家良

奉天之圍將軍高重捷與朱泚將李日月力戰城下兩人皆死重捷之死也賊斬其首棄其身去德宗撫其身哭結蒲爲首葬之朱泚見其首哭結蒲爲身葬之忠義之士不惟哀動

一人主。卽寇敵。亦感焉。日月之死也。朱泚歸其屍於長安厚葬之。其母不哭也。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情逆之臣。不惟上干天誅。卽父母亦惡焉。

羅栗齋訓子富貴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

童子讀書。先令蒙師逐字粗解。不惟理明易熟。大凡從幼識得。便終身不忘。大來究解行文。亦自省力。

日纂三集

論謀七

唐穆宗大漸。內臣議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向者武后妖惑高宗。擅親庶政。及中宗踐位。遽行遷逮。幾於革命。每聞其說。未嘗不疾首痛心。奈何今日驟興此議。今皇太子聰睿。卿等各宜慎擇耆舊。違屏邪佞。宰相任名賢。內官勿干時政。吾所願也。遂取制裂之。時太后兄劉任太常卿。聞其議。密進疏於太后曰。果徇此請。當率子弟納官爵。歸田園。太后覽疏。泣

曰。我祖盡忠於國。餘慶鍾於我兄。

陳壽巡撫延綏。與虜戰三勝。或諷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許。

唐僕固懷恩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醉汝不淺。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李懷光初蓄異志。其子璵從帝啓曰。臣父必負陛下。願蚤爲之備。及懷光敗而璵死。

日纂三集

論謀八

君子謂懷恩有母懷光有子。

白樂天悲哉行。沉沉朱門宅。中有乳臭兒。狀貌如婦女。光明膏梁肌。手不把書卷。身不攬戎衣。二十襲封爵。門承勲戚資。春來日日出。服御何輕肥。朝從博徒飲。暮有娼樓期。平封還酒債。堆金選蛾眉。聲色徇馬外。其如無一知。山苗與澗松。地勢隨高卑。古來無奈何。非獨君傷悲。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怠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嘆曰霍氏世衰張氏興也

鄧高密首翊漢光郭汾陽再恢唐祚勲名富貴相當也顧高密子十三人各執一藝以自食其力汾陽子二十有四皆騎縱侈肆而不知

日纂三集

詩諫十九

檢其末也追高密之美奕世顯榮悼汾陽之哀古槐疎冷何大相懸哉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沒之後不得瘞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其下押字仰拱刻石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

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歟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

之間也居吾語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僞僞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才而穡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以紵緹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承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真而朝夕修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予懼

日纂主集

詩諫十九

穆伯之絕嗣也

方峻於所居東北鑿一井既成着服焚香而禱之日願子孫居官清白有如白水

文文山死宋烈矣其嗣子陞仕元爲仁宗集賢學士或挽之云地下修文公子人間讀史各君臣史載文山子俱亡治命以陞爲後而陞者其弟璧叔子也璧附元當時有詩云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則陞之仕

元有自矣。文山不幸以爲嗣耳。

劉溫叟之生也。其父岳曰。吾老矣。他無所欲。但冀世治民和。與此兒皆爲溪洛之叟。耕釣烟月。醉詠太平之化足矣。溫叟憶父語。遂爲名臣。

羅狀元倫及第。初嘗與叔父書曰。所謂好子弟者。非好四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爾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

與天埒乎。云。

多與中叔度官太常致政。子尚之以吏部歸。叔度問曰。聞汝行日。傾朝相送。可有幾人。對曰數百。叔度笑曰。此送吏部爾。非爲何德彥也。昔殷浩作豫章。郊餞者甚衆。及渡泊江亭。積日。乃故舊無復相窺者。世謂尚之立身簡約。實本叔度之教云。

蘇叔黨過。嘗讀南史。東坡卧聽之。因語叔黨曰。

王僧虔居建業中。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觀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此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宋左丞蒲宗孟。其家多書。建清風樓以貯之。嘗作訓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饑可無食。書不可一日失。

宋藝祖初修汴京。趙普奏圖取四面方直。上覽而不悅。取筆塗之。命以一紙作大圈。紆曲縱斜。旁註云。依此修築。人咸罔測。及奸臣蔡京擅權。撤而方之如矩。雖甚藻飾。無復曩時之堅樸矣。靖康胡馬南牧。粘罕幹離不撓。輓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隨方而擊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藝祖沉幾遠觀。至是始驗。

陳萬年子抗直數言事譏刺近臣萬年嘗病
召戚床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
曰乃公教汝睡不聽何也咸跪謝曰具曉所
言大要教咸諂耳官至御史中丞

徐曙菴封君訓銓部公摘略云最妙是一個逆
字易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以往與順有盡
而來與逆無窮也今人處順境富厚榮華現
成受享有何意味唯逆則艱難險阻中陶練

日纂三集

論語三十三

得幾許不朽事業是以豪傑一遇逆境便看
作天心仁愛喜不自勝打起精神不肯當面
錯過逆來順受四字隨處當書之以粘于墻
右庶觸目警心隨在當有自得處吾祖宗千
百年血脉長發汝身勿效福淺之輩一得志
便逐紛華血食之軀受用有數而將來無窮
之福已暗暗消鍊于此中矣天與汝以富貴
汝答天以愉悅鬼神能無不平乎

韓氏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吾謂昨日以
前而父而祖皆前世也韓氏曰要知後世因
一今世作者是吾謂今日以後而子而孫皆後
一世也是所當發深省者

李文節燕居錄云每見士大夫一捐館舍其子
弟往往向人稱外侮人亦爲之傷世態之炎
涼嘆人情之薄惡予以爲不然君子生則人
敬歿則人思彼寂寞于生前而榮華于身後

日纂三集

論語三十四

爲人尸祝俎豆者何人哉人必自侮而後人
侮之何使恃位挾勢欺凌侵奪人無奈何直
待其子孫方與覆筭此所謂悖出悖入出
反爾而稱外侮非矣

李文節燕居錄云余弟自秀才至出貢廷試余
未嘗出一力就教時有友在銓司暮過余問
弟不置意甚厚余辭以有數存焉幸無留意
及選得邵陽余教以官方弟得士心監司擬

薦而直指惡余削之。旣而陞翁源。余爲索文憑于少宰。少宰訝余何不相聞。可以善地處也。余嘗謂兄弟三人。二人有官。余復居此地。天下大官小官。吾家做了。子叔疑爲政不用。使子弟爲縣。季孫興之。况爲政而用者乎。余蓋欲以公倡百僚。而弟恬然不言。不得善地。不愠。家庭間語。不及利出京之任。皆自做。夫馬辛苦淡薄。至于沒身。賢如吾弟者。亦山

日纂三集

論議三十五

矣。

象山先生嘗謂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聲。紡織聲。蓋聞讀書聲。覺聖賢在他口中。在我耳中。不覺神融。聞孩兒聲。或笑或泣。俱自然。顚動天鳴。覺後來哀樂情致。較此殊遠。聞紡織聲。則勤儉生涯。一室兒女。覺有幽風七月景象。最可厭者。婦人諍罵聲也。惡也。飲酒喧。雙聲也。狂也。街巷談說聲也。惡也。妖冶歌唱

聲也。淫也。與其聞此。不若聆大聲於夜靜。鷄聲於晨鳴。令人有清曠之思。

人每臨終時。憂子孫異日貧苦。不思子孫貧苦。從何而來。乃從祖父積惡中來。平日專事誇刻計便宜。凡損人利己之事。靡所不爲。是日殺子孫也。平時殺子孫。至臨終則憂子孫自我殺之。復自我憂之。不惑之甚哉。

李文節有仲弟布衣也。大拜後。其弟自家候公。

日纂三集

論議三十六

方巾鮮衣。以見公。詢家事。及寒溫慰勞後。誚其中服。因詰以所自。曰。游泮乎。納粟乎。抑九載乎。弟皆曰否。否。公曰。旣不出此。則誰不知。李九我弟爲布衣。而顧易冠服乎。詰以原帽。何在。曰。尚在袖中。公曰。仍冠此。無徇俗也。弟奉命惟謹。夫以元老之弟。卽屬布衣。何嫌僭服。而公繩以本等巾服。其弟了無難色。公弟之醇謹。正兩相成哉。

士和士亨舉進士其父古齋公每遺書云願若輩爲好人不但願若輩爲好官

武康路乾沙宗伯官於京巡鹽田直指其門人也一日以院胥缺一名爲兩公子壽公子以未有父命辭直指笑慰之曰此聊爲兩世兄蔬果資曾區區者而亦聞之老師乎兩公子終不受而分之戚黨不敢重違直指意也噫今之僞作父書以干澤比比而是如駱公子

日纂三集

論議

豈非濁世之翩翩者哉然亦可想見其傳家之詩禮矣

昔有某初拜官將行其兄戒之曰人言官品定於生初我謂人品定於官初故做官全在立脚之始起處不失脚便終身不錯趾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

矣縉紳以爲名言

吾友某諸子皆美質高才可芥拾一第而或終子衿或以他塗自致則多錢爲之祟也自少而長宮室衣服飲食妻妾之奉擬於王侯豈復能苦心力學與寒士爭一日之短長疏廣有言賢而多財則損其志信夫

日纂三集

論議

余宗韓夫人御史中丞雲谷公少宰念齋公之母性嚴毅課子誦讀不中程輒被撻中丞公未冠嘗擁爐坐夫人見之譙讓加以捶楚後中丞歸老于家聞其子婦撻兒輒泣然曰吾不聞此聲久矣後其孫路叔亦登第家人有嚴君則子孫必循禮法唐劉敦儒事親孝親心緒不寧輒鞭之見血則一日悅暢敦儒飲承受杖曾不變容李道樞母盧氏性嚴道樞聲名已聞又在班列賓客至門往往值其受杖如此家風亦何易得

王五經嘗言。不肯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蟲。謂鬻庄而食也。第二變爲蠶魚。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爲大蟲。謂鬻奴婢而食也。今人言敗家子。始爲蚯蚓食土。鬻田地者是。繼爲白蟻食木。鬻屋宅者是。繼爲鯉魚食鯽。鬻子女者是。後遂爲虎狼。爲梟獍。無所不至。何但三變而已。

孟恭武宗從李肅學。母爲作厚褥大被。人問之。曰。三集三集。人謂謀子九。

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與爲廣被。庶可氣類相接。後宗遂爲大儒。今人有別業園亭。新不與人讀書。恐毀傷其薪水。令子弟日與氣類相隔。是其智不若婦人。無惑乎書種之終歸斷絕也。

士大夫子弟。類欲起精舍讀書。不知科第中人。十九是借人屋讀書者。正如僧家。閉却許多僧寮。不肯住。却欲造靜室修行。真修行人。豈

須靜室。深公有言。未聞巢繇買山而隱。

陳堯佐父泰。國公省華三子。長曰堯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爲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及第三子已貴。泰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蹙蹙不安。求去。泰公笑曰。此兒子輩爾。故天下皆以泰公教子爲法。而以陳氏爲榮。

寶儀爲人性嚴重。家法整肅。每對客坐。卽二侍

日纂三集

人謂謀子九

卽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劉贊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日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宋陳襄將終。妻子環泣。求所以誥後者。公索紙筆。書先聖先師四字。付其子而絕。

陳堯咨精於弧矢。自號小繇。基爲諱。出守荆南。回其母馮氏問之曰。汝與名藩有何異。政堯咨曰。州常孔道。過客以堯咨善射。無不

歎服。母曰。汝父訓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

不肯子。不肯作家。無論已。至如肯作家者。十分精緊一絲不漏。亦不是好消息。其家必有奇禍。須是從寬一分。留有餘不盡之意。祚方綿遠。

宦家子弟。凡居屋器用。僕從輿馬之類。俱貴雅。

日纂三集

詩講三十一

淡。不宜使俗氣撲人。

一家之中。安頓得許多人。口無失所。無閒言。便是大經濟。然非細心體察。不能。

治家者。當先治字。家之人。不及汲于此。而汲於彼者。非計也。

昨非菴日纂三集坦游卷之六

閨中昨非居士

司馬溫公家居時。春夏多在洛。秋冬在縣。每日

與從學者講書。用竹筒貯簽。上書學生姓名。

講後一日。卽抽簽令講。講不通。亦微數責之。

公每五日。作一煖講。一杯一飯一麵。肉菜各

一而已。公先壠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

一日省墳至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

日纂三集

坦游一

獻薄禮。乃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也。公

享之。如太牢。既畢。復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

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畧說

公。卽取紙筆。書孝經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

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四句。此獨無

有何也。公默然。少頃。謝曰。某生平慮不及此。

當思其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

講書會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畧不介意。

金陵史忠人呼爲史癡。女笄當嫁。婿貧不能具禮。史詭攜觀燈。同妻送至婿家。取笑而別。夏原吉治水江南。至崑山。寓千墩寺中。公所居不陳儀從。坐一室。觀書如嘗人。有鄉民數人來寺遊觀。雜坐其旁。旣而問僧。尚書何在。僧曰。觀書者是也。民惶懼奔走。公殊不爲意。

蔡君謨美鬚髯。一日屬清閒之燕。上顧問曰。卿髯甚美。長夜覆之於衾。下乎將寘之於外。

日纂三集

八坦游二

乎。若謨無以對。歸舍暮就寢。思聖語以髯寘之內。外悉不安。一夕不能寢。蓋無心與有心異也。

凡人燕會交接之間。人品不齊。或行檢有玷。或相貌不全。或今雖尊顯。而出身本微。或先世昌隆。而後裔流落。以類推之。忌諱甚多。須用心檢點一番。切勿犯人所忌。令人愧憤。亦君子長者之厚道也。

食不沽生。產其配絝。絝洗助之。猶不也。允文獨夷然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至不二食乎。則又曰。姑一食。

處世要牛馬。恁呼處。心却鳥魚。自適。不能鳥魚。自適。必不能牛馬。恁呼。此却與衆浮沉者迥別。

余幾番見某事。以爲必如此。然矣。而卒不然。幾番料某事。以爲必出若人矣。而卒非其人。乃

日纂三集

八坦游三

事不可私計。人不可過疑。

飽諸世故。一任覆雨翻雲。總慵開眼。會盡人情。隨教叫牛喚馬。只是點頭。

大著眼睛看。縮著嘴頭說。硬著脊梁擔。放著肚皮。納立著脚跟做。

冤家恩愛心。嘗作平等之觀。上帝悲田眼。不見可惜之物。性鮮貪嗔。六時畏作惡業。越能領畧。四季都是良辰。昔人不云乎。此老終當以

商君載甲操戟李嵩一夕九徙每出劒戟自隨
李林甫重關複壁仍一夕十徙出入金吾清
道其視韓魏公之揭帷示刺客郭令公赴魚
朝恩宴止家僮數十人度量廣狹何如哉
王鞏字定國坐蘓軾黨貶賓州軾臨北歸別鞏
出侍兒柔奴進酒軾問柔奴嶺南應是不好
柔奴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軾因作定風波

目纂三集

坦清

一詞以贈

程伊川父昞尉廬隣廨中多惟一日家人忽告
郡君有鬼執扇者郡君曰天焚故爾又一日
報曰鬼鳴鼓郡君曰予之桴自是家人不敢
復言惟亦絕

歷代縉紳之禍多肇於言語文字之激是故誹
謗激坑焚之禍清談激黨錮之禍臺諫激新
法之禍清流激白馬之禍禍生於激何代不

然其始也一人倡之群起而和之不求是非
之歸乃譁焉狂焉牢不可破其卒也不可收
拾則所傷多矣

邵康節會有四不赴謂官府公會不相識會大
衆廣會勸酒醉會又有四不出謂大寒大暑
大風大雨有五樂謂樂生中國樂爲男子樂
爲士人樂見太平樂聞道義有五喜謂喜見
善人喜見好事喜見美物喜見嘉景喜見大

目纂三集

坦清五

禮有四幸謂幸長年爲壽域幸豐年爲樂國
幸清閒爲福德幸安康爲福力有三惑謂年
老不歇爲一惑安而不樂爲二惑閒而不清
爲三惑

寇平仲丁謂同列嘗會食中書平仲羹汗鬚謂
徐起拂之平仲笑之曰參政國之大臣爲長
官拂鬚耶謂大慚恨遂成嫌隙愚謂此過在
平仲也拂鬚之事雖娟寔敬儉人如謂知敬

事公寔難從而斥之。設多行無禮將若之何。異日到海之行。怨恨於此。豈獨孤注者爲哉。有味哉不惡而嚴也。

山濤晚與尚書和適交。又與鍾會裴秀等并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以。而俱無恨焉。白樂天與楊震卿爲姻家。而不累於震卿。與元禎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禎。僧孺爲裴晉公所雅重。而不因晉公。

日纂三集 入世游六

以進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處世如二公亦足矣。

張洪陽曰。我無是心。而人疑之。於我何與。我無是事。而人誣之。於我何慙。縱火燒空。何處著熱風波。洶湧虛舟自開。

郭文河內軹人。隱大滌山中。嘗有猛獸張口向文。文視其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明日獸置一鹿以報。王導聞其名。迎至。朝士觀者如堵。

文頽然箕踞。旁若無人。一日忽求去。結廬臨安窮谷間。及蘓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以爲先見。

齊宗道。真宗時爲諭德。嘗遣使召之。宗道方與鄉人飲酒。肆使者曰。上訝來遲。何辭以對。宗道曰。第以實告。飲酒乃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使者如其言。一上加忠實。拜叅知政事。舉朝憚之。目爲魚頭叅政。

日纂三集 入世游七

天者付之天。不與我事。人者付之人。不與我事。子孫者付之子孫。不與我事。我者付之天。付之人。付之子孫。亦不與我事。方謂之息機。方謂之省事。漢方謂之了心人。

有心應物。不若無心。甘心履危。未必逢禍。縱意處安。未必全福。

蔡元定從朱熹遊。韓侂胄秉政。逐朱熹。僞學之禁。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怡然就道。意

從遊者百餘人。餞別蕭寺。多欷歔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數日。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貽書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自懈弛也。

東坡在惠與參寥書云。貶所便過一生也。得人懼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獨瘴氣若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裡死。漢

日纂三集

遊人

尤多。若坡公者可謂善處憂患矣。

太祖既廟祀歷代帝王。自伏羲以下皆塑像。至元世祖其面屢污淚痕。塑工頻修飾。越宿如故。上聞之。幸廟對之曰。癡韃子爾。以胡人入主中國。傳祚幾百。可謂幸矣。今日曆數在予。汝之子孫曾不加害。但驅還漠北。我之特勝國可謂恩而有禮矣。汝復何恨。宜自寬釋。毋再啼哭爲也。明日視之。淚痕遂滅。

胡邦衡謫新州。李彌遜書十事以贈。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惟君子困而不失其所亨。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違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終身焉。六曰。無我方能作爲大事。七曰。天將任之。必大有摧抑。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九曰。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學必明心。

日纂三集

遊人

記問辨說皆餘事也。

山堂禪師曰。蛇虎非鴟鵂之讐。鴟鵂從而號之。以其有異心。故牛豕非鸚鵡之讐。鸚鵡集而樂之。以其無異心。故是故疑於人者。人亦疑之。忘於物者。物亦忘之。古人與蛇虎爲伍者。舍達此理也。

杜靜臺先生曰。惱怒只害得自己。何嘗害得人。其能害人者。必自惱怒生出枝節也。先生書

齊對聯無求勝在三公上知足常如萬斛餘
道人居塵涉世須心坎中自作一活計事到隨
宜應之既罷得片席便據以爲安大都與出
作入息爲緣是安樂法

黃山澗中生斑魚如蝦蟇而無足善含水登木
隱樹杪叢葉中仰口水汪汪然渴鳥過而飲
之輒拊翁曳而入水恣其嚙嚼小蟲設機陷
物隱慘乃爾可畏哉

日纂三集

坦游十

人生墮地名位分數已定非他人能提挈亦非
他人能摧敗把柄在我進退有命小人在用
算計君子無勞準備

程明道終日端坐如木人焉操行甚嚴毅及接
賓客令人如在春風中未嘗稍以意氣加人
故黨人之禍獨不及焉

溫公有一僕二十年只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
士來謁因問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叅公相公

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東坡壞了

韓持國知穎州時查彥以狀元及第判州事每
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是改呼僉
判彥終身叩之馬涓亦以狀元及第判秦州
亦呼狀元秦帥呂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
也既爲判官則勿稱之矣涓愧謝之二事絕
類而一叩一謝固自其品不同然持國厲聲
而叱之故其人多怨晉伯平心以道之故其

日纂三集

坦游十

人多悅程子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
忿則招拂此之謂也

蛇虎非噬人人先藏殺意逢人料必死先發求
生地若與共忘機怨毒無報施虺蜥變吉祥
和氣消陰鷲

心不負人面無慙色志不驕人面無德色氣能
自勝面無懼色量能容人面無怒色所務在
內面無慙色故曰君子不失色於人

或問妬嫉字皆從女何居曰女子陰性多妬嫉故字旁從女明其非婦科丈夫事也以丈夫而同女子之行豈不可取

唐開元間黃門監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爲相崇意輕之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事知古啣之崇二子分司東都特其父有德於知古頗招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它日明皇從容問崇卿子才性如何今

日纂三集

世壽十

何官也崇揣知上意對曰臣有三子兩在東都爲人多欲不謹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聞耳明皇始以崇必爲子隱及聞崇奏喜問卿安從知對曰知古微時臣卵而翼之臣子愚以爲知古必德臣容其爲非敢干耳明皇於是以崇爲無私而薄知古負崇欲斥之崇故請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爲

私於臣累聖政矣明皇久乃許之知古罷爲工部尚書

師蟻馬之智慮切莫忽略下人觀龍蛇之蟄伸何得欺他貧士

人人性寧容一例苛求事事憑天未許預先打算

彌天羅網何勞妬彼高才徧地貨泉奚事忌他富室分付都繇造物相形切莫煩心

日纂三集

世壽十

聞儔人行一善事睡夢代渠喜歡見同類作一非爲寢食替他憂惱

或問生死曰晝夜或問今生來生日今日來日

或問佛土曰清淨慈悲或問地獄曰貪濁忿

怒或問快樂曰知足或問尊榮曰無求或問

報應曰形影或問長久曰如嘗或問享福曰

無禍或問壽考曰不朽衡山石頭希遷大師

有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又問如何

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又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予愛禪家此語亦設一問如何得心地清涼當答曰誰令汝熱惱又問如何得心地安淨當答曰誰令汝煩動直道不乏心外評罵評鴉儘聽橫日槩多肉眼呼牛呼馬俱安

人有偏才相得交濟昔寇至人竄獨遺楚者盲者待死耳然楚者指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

中纂三集

袒游十四

皆免乃知兩相爲用則無偏廢之才

綢繆太多轉是道誼之薄檢點愈密益深變詐之憂

丁弘之會稽上虞人性好釣每垂綸時人問漁師得魚賣否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故舊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吳兢祥符人嘗與劉子玄撰武后實錄敘張昌

宗訪張說誣執魏元忠事及說爲相問競曰劉生書魏公事不少假借奈何競曰子玄已不可受冤地下競實書之聞者嘆其直世局棋新不著最爲高手人心兵以無求安有敵頭

我于一切寬解成就諒合如此不足爲恩人于我一切橫逆誹詆實無所傷未足爲怨非思而望報祇息我之先施非怨而報人復生

中纂三集

袒游十五

彼之攻擊

裴度東都留守因閣豎擅威力請罷治第集賢里日與白居易劉禹錫文酒相歡不問戶外事每使臣自洛來上必問度安否臨卒謂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碧池鱸魚尾未長漢書未終篇可爲恨耳人處斯世終日在戈矛中若一披甲擁楯以不肖之心待人未有不中其傷者一味清澗水

原守以靜而待以誠。渾渾焉無所露。庶可免于患乎。

范涑爲南昌太守。先是府官自前撫踞見之後。庭謁拜俱遠。在蓬外風雨不問。涑欲復舊制。乃於新撫初上任時。各官俱聚門將見。涑且進。且顧曰。諸君今日隨我行禮。進至堂下。竟入蓬內行禮。各官俱隨而前。舊制遂復。涑退至門外。與衆官作禮。爲別。更不言及前事而散。

日纂三集

入坦游十六

李孝基所治郡邑。雖甚劇。至午卽却掃。隱几庭無人跡。有問其術者曰。吾治無他。省事而已。曹公時中年八十時。作壽藏於親墓側。每日餐罷。往坐片時。曰。此中無朝。無暮。無春。無秋。恍似天地未判之初。我復於初。且得侍先人。無不適矣。

揀好事做。遇不稱心事。便用躡揀。好人接遇不

如意。人便煩惱。只此已在事物鑢錯中。如何能鑢錯事物。故曰。大冶不擇金。良工不擇玉。人苟平心。便覺有思無怨。徒知有我便覺恩假怨真。

張莊簡公悅。與莊懿公榮。一時皆以尚書同居東南城河外。中隔數十武。兩公元旦入城祝釐。則偕出而往。朱待詔家拜節。待詔者吾松櫛工之櫛也。兩公與爲老隣。肅章服拜之。櫛老則戴老人頭巾。接兩尚書具茶脩賓主而出。當時風俗之厚如此。

日纂三集

入坦游十七

沈愷爲寧波守。有惠政。高曠明爽。詩文妙天下。其堂中有春帖云。身入兒童闌。艸社心如太古。結繩時。鳳老和易坦蕩。真有蘊。公眼中未常見。一不好人之意。遇兒童。平亦煦煦然。仁愛之。每蚤起。卽作詩寫字。稍暇則黏碎石爲盆池小景。令人悠然有林壑之思。凡燕

席中有戲劇卽按拍節歌有不叶則隨句正之終日無一俗事在心終歲無一俗人到門壽登八十嘗如小兒蓋近代異人也

陸平泉九旬之外每遇佳風日卽乘堯子縱觀街市子孫扶掖家僮簇擁飄飄乎仙也隨觀者百千人一日坐門首有老者熟視請問老爺何道致此上壽公第云日食龍眼當有効老者曰貧人何能得此公親以一掬畀之

月集三集

本担游十九

蔡公龍陽縣浙轄遷蜀時江陵嚴禁驛遞公微服率茶頭持行李附蜀商歸舟舟中與商人迭爲賓主了無城府及抵省守道官吏來迎者千人商驚怖叩頭請罪公曰今不用驛遞欲獨買一舟則太費說明又不便相與所以不言何必介意

邵康節先生云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

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

王見峰云跛者羨行徒者羨乘不跛不徒復有所羨人心何嘗有足時會做受人急事化緩事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以電光泡影視幻身以浮雲秋水視世態盈虛消息坎止流行隨其所止坦然自得

田集三集

本担游十九

知足畋云人生儘受福人自不知足思量事累苦閒著便是福思量饑寒苦飽暖就是福思量病時苦健著便是福思量危難苦平安便是福思量監禁苦放著便是福思量死來苦活著便是福也不必高官厚祿也不必堆金積玉看來一日之間許多自然之福只因看不破譬喻一譬喻五行以分定知機便是福終日兢兢戚戚惟是不知足本是無事人討得

惱心曲本是溫飽人。弄得飲食服本是強健人。縱得病拘束本是平安人。幹得危險辱本是無罪人。惹得入牢獄本是長壽人。作得死催促世間能幾人。會享自然福。我勸世間人。不要不知足。富貴非力求。迷途空碌碌。

警世語云。風波境界立身難。處世規模要放寬。萬事盡從忙裏錯。此心須向靜時閒。路當平處行。便穩人有長情耐久看。直到始終無悔處。

日纂三集

趙游二十

各總生枝葉。便多端。吾生落落果何爲。世事紛紛沒了期。少算人皆嘲我拙。多求我却笑人痴。庭花密密疎疎葉。溪柳長長短短枝。萬事欲齊齊不得。天機正在不齊時。

屏之張也。直則不可立。必也回而曲之。輪之轉也。方則不可行。必也掾而圓之。處世亦然。雖然。屏必有幅。輪必有軸。屏雖欲曲。不可不齊。輪雖欲圓。不可不正。君子自處也亦然。

當樂境而不能享。畢竟薄福之人。當苦境而反覺甘。方是大受之器。

事勢已成。敗局就該撤下。留在胸中。越添鬱悶。事機未。有頭緒。當聽自然。強去營爲。多遺悔恨。

聽不平事。徒惱胸臆。接不平人。徒減殄眠。此沒身涉世。不了之苦海也。吾安能以一身當之哉。不聽不接。自登彼岸。

日纂三集

趙游二十一

郁離子曰。石激水。山激風。法激姦吏。激民言。激戎直。激暴天下之紛紛。生於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繇其操之急。抑之甚。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

友誼之薄。緣訂盟之濫。而責報之奢。夫濫于訂盟。既視之太輕。奢于責報。又視之太重。兩情冰炭。并用之一人。卽父子兄弟。不能強其遂願。况泛泛者乎。

事有急之。不自者。寬之。或自明。毋躁急。以速其
忿。人有操之。不從者。縱之。或自化。毋操切。以
益其頑。

能與善人居。不能與惡人處。畢。竟是學力。未到
夫惡人如蛇蝎。猛獸戾氣所鍾。造物猶不能
絕。第當善待之。使不能爲害。而或介介疾視
若且夕。不可容多見。其不廣也。

文清曰。或謂人有慢已者。何以處之。曰。使已有
日纂三集 坦澠三

可慢之事。則彼得矣。已無可慢之事。則彼失
矣。失得在彼。已何與焉。

傷心之怨。莫如攘利沒世之恨。無如發隱。發人
隱私。人誰容我。奪人利益。人誰甘我。出爾反
爾。戒之哉。

普濟人利物之澤。以積陰功。養優閒澹漠之衷。
以緩末路。

兔死狗烹。鳥盡弓藏。越王漢祖之事。後世往往

之職。彭樂以數千騎入魏軍。魏軍既敗。高歡
使樂追宇文泰。泰窘。謂樂曰。癡男子。今日無
我。明日豈有汝耶。樂從言。遂歸渦水之戰。慕
容紹宗以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衆大潰。以數
騎自硤石濟淮。使人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
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樂紹宗之不終臣事。罪
則有在。抑繇後世君臣之間。有不足相信者。

日纂三集

坦澠三

遂致如此。樂紹宗豈獨欲養寇自資。而留患
自救之心。不能無也。高歡臨。謂世子澄曰。
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世故侯景者。唯慕
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後。歡之疑樂。蓋
自其追黑獺時。已滌襟。斷知紹宗之才。而故
不之貴。使澄私其恩。而爲澄用。然竟何益。高
氏父子。若積誠御物。物以誠應。彭樂自可腹
吾赤心。紹宗亦何必庸此形跡。預使激誘。吾

有機心于此苟非頑然者亦豈不知而肯一墮吾計中歟之所言徒斃樂耳紹宗非陳元康素安其意其肯爲澄用耶

隨緣方便念念寬和事事利濟俯而從人曰循易而可親曰良莫錯會了密如秋茶察見淵魚非所以養平和之福

人世無一刻不是緣無一處不是緣無一人不是緣爲世間人只好隨緣度日何必強生分別打破緣因

日纂三集

坦游二四

四海和平之福只在隨緣一生牽惹之勞止因好事

人有未可遠格者異以入之事有未可易處者靜以制之效有未可驟致者安以待之

余每言人觸事有三等太上如張網任風東西吹聽其直過都不撓惹次如火炮炸着卽發發過卽休最下如氣球盛到一肚皮氣緊拴

却口不至爆裂終不消也噫亦苦矣

唐玄宗于端午日賜丞相鍾乳宋璟命付醫人合鍊子弟曰上所賜當珍付其家必遭竊匿璟曰持誠示信尚懼見猜以猜示人其可得乎爾勿以此待人真長者之論

應事接物須是以靜待動以閑處忙如水流而境自靜雲急而月自遲纔有無限光景

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游若常

日纂三集

坦游二五

見其短而不見其長則時刻不可同處若常念其長不顧其短雖終身與之游可也

人要有轉念轉念蚤則愁煩中可覓瀟散境界不然恐俗障沓來祇徒憂而無益人要有餘地餘地留則馳驟中可存從容趣味不然恐快心事過或滋險而難收

溫公嘗言劉器之平生只是一個誠字更摸不破居嘗杜門屏跡不妄交游人罕見其面然

曰夫野叟市井細民。謂若過南京。不見劉侍
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公歿。士庶女婦。持
薰劑。誦佛經而哭者。日數千人。後二年。虜人
驅墳戶發棺。見公顏如生。驚曰。必異人也。蓋
棺而去。公嘗自謂曰。安世除諫官。三日有大
除拜。安世便入文字。及得罪章惇。必欲見殺。
人言春循梅新。與死爲隣。高竇雷化。說着也。
怕八州要地。安世遍歷七州。然未嘗一日病。

目錄三集

理講二六

年幾八十。堅悍不衰。何以至此。曰誠而已。

視天下事。皆如飄瓦虛舟。順逆偶然。葛藤盡掃。
便令來去無心。視天下人。皆爲前因宿果。寬
親平等。罍罍都捐得。多少自在。
人生世上。那管得許多。那好得許多。那能使人
人說好。那能使人不說吾不是。只要做事。十
分不差。心上無愧便了。

遇事只一味鎮定。從容縱紛若亂絲。終當就緒。

人無半毫矯僞欺隱。雖狡如山鬼。亦自獻
誠。

盧多遜與昉相善。昉待之不疑。多遜知政多毀
昉。人以告昉。昉不信之。後太宗語及多遜事。
昉頗爲解釋。太宗曰。多遜毀卿一錢不直。昉
始信之。太宗繇是目昉爲善人。

昔聞一長老云。人情有何難知。但從不好一邊
求之。卽得矣。此衰世之言也。

目錄三集

理講二七

心無機事。索有好書。飽食晏眠。時清體健。此是
上界真人。

庶所以懲貪。我果不貪。何必標一庶名。以來貪
夫之側目。讓所以息爭。我果不爭。又何必立
讓的。以致暴客之彎弓。

或薦梅詢可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
沆沒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嘗問蘓子容云。
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

子容言獨以無心耳

黃魯直云人生歲永十疋日飯兩盂而終歲爾然疲役此何理也男女婚嫁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真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正爲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湛然可復有不足之歎邪

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請教于韓魏公公曰勿

日纂三集

坦游二八

以爲夷狄而鄙薄之甚善

吾輩治家于凡五穀菓茹之類皆須自爲料理至于下人偷竊自不能免但不至太甚則可矣慈湖先生曰先君常步至蔬圃謂園丁曰吾蔬每爲人盜取何計防之園丁曰須拚一分與盜者乃可先君因欣然顧某曰此園丁吾師也作家者宜知此意

韓魏公晚與永叔相知而相親最深永叔潦服

公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公曰永叔相知無他琦以誠而已公知永叔不以繁辭爲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

瓦礫在道過者皆弗見也累之以紙人必拾之矣十襲而積之人必盜之矣故藏之人思亡之掩之人思掩之聞之人思窺之障之人思望之惟光明者不令人疑故君子置其身于

日纂三集

坦游二九

光天化日之下

奇峰峻嶺止可偶一登之國都皆寬平廣大者天下之亂庸庸者釀成之皎皎者激成之兩項大率相半嗟乎庸庸者何足責皎皎者又托于君子而不可責可若何一切順逆得喪毀譽愛憎要知宇宙古今聖賢凡民都有的不必輒自驚異

吾人身家之累思前慮後有許多未了勾當此

須以不了了之。隨身有無。隨家豐儉。隨緣順應。一毫不起。非妄之想。分外之求。則身家之事。一時俱了。若只在身家事上。討求完全稱意。日出事生。終身更無了期。

處天下事。前面嘗長出一分。此之謂豫。後面嘗餘出一分。此之謂裕。如此則事無不濟。而心有餘樂。若扣殺分數。做去必有後悔。處人亦然。施在我有餘之恩。則可以廣德。畱在人。

日纂三集 人 坦 游 三 十

盡之情。則可以全好。

待君子易。待小人難。待有才之小人。則又難待。有功之小人。則益難。

求治不可太速。疾惡不可太嚴。革弊不可太盡。用人不可太驟。聽言不可太輕。處已不可太峻。

雲間陸學士。謂凡處人已之間。事之可否。以理裁之。則可以氣加之。則不可。如魏沈介以舟。

行。遇風絕糧。從姚彪貸百斛鹽。以易粟。姚命覆鹽于江中。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晉王修齡貧乏。陶範以一船米遺之。却曰。王修齡雖饑。當就謝仁祖索食。何須陶胡奴。此皆以氣加之者也。

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則小人無所聞。以發其怒。

日纂三集 人 坦 游 三 十

昨非菴日纂三集願真卷之七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人身視聽吸嗅言動思想俱屬陽火內中精髓
血脉則陰精也陽一動便能燥陰專恃陰精
充溢足供其揮運耳素問曰陰精所奉其人
壽陽精所降其人夭降者降伏之降陰不足
而受陽之制立見枯竭矣

水中所生之火冲融醞釀真陽也真陽生陰離

日纂三集

願真

三百三

水獨制之火燒灼焦熬驕陽也驕陽耗陰人
見美麗及淫褻事熾然舉一念不獨陽道興
舉而四體盡覺焚如稍久即火逼金鎔關元
已滲泄矣若原無一念而腎中真氣自生薰
然遍體暢不可言以意煉之即丹母也

電轉雷驚自歎浮生四十年試思量往事虛無
似夢悲歡萬狀合散如烟苦海無邊愛河無
底流浪看成百漏船何人解向無嘗火裡錢

打身堅須臾便是孽願好收拾形骸歸自然

又何須著意求田問舍生須官達死欲名傳

壽夭窮通是非榮辱此事絲來都在天從今

去任東南西北作個飛仙

葉石林住吳興山水幽絕處終日聽泉弄石讀

書談道晚而有得慨然曰自無知求有知易

自有知入無知難其見解卓矣

白石生辟穀嘿坐人問之不答固問之乃曰世

日纂三集

願真

三百三

間無一可食亦無一可言采雲膏霞液精神

自往來而已余以爲精神目往來即雲膏霞

液也熟讀黃庭乃見此理

道書極貴口中津液謂之金醴玉漿無事靜坐

漱而自嚥不徒灌溉五藏亦能止滅心火不

使飛焰乃既濟之理也然非淡素自茹絨嘿

自攝則焦吻塞喉正恐無唾可嚥耳

種荷萬柄蔭蕉半畝日夕起居其間能令寃夢

馨香肌膚翠絲。每六月思避暑不得。輒兀兀坐作此觀。

心中須嘗令有一種恬適處。絕精不憂。山崩不愕。此是自身大受用。却勉強不得。亦對人說不得。

嗜欲之來。薰心動魄。如不可忍。及所之既倦。便似嚼蠟。故久宜思田。困酒思眠也。惟學道者。澹然相求。久而不厭。

日集三集

願真三

陽明日。今之訓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謔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撓氣昏神。長情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訓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志。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謂之致力於學問者。

壁拈又曰。心從收處放。身向靜中忙。故養性存心。惟有戒慎恐懼。朝乾夕惕。乃能閒適逍遙。

慈湖有言。人生不可被一區宅子。幾畝田園。却自己。此于學人分上。直是淺淺事。鮮能克究。能不爲宅子田園所貯者。方能不爲宇宙牢籠。世情羈絆。無古無今。浩然天地。

予以不貪之故。獲舍利者三。不涉畏途。不履危機。一也。量入自足。身閒氣和。資養生之道。二也。習靜悟空。深知理性之法。三也。萬事貴得中。日過午則晏。月過盈則虧。物過盛則衰。器

日集三集

願真四

過滿則溢。必然之理也。世人昇高位。積美財。不務得中。貪極致禍者多矣。宜自戒之也。吾居靜境。可比華胥之境。吾爲逸民。可比葛天之民。吾聞和聲。可比鈞天之聲。飲食節約。無求滋味。寢興順適。何須外嬖。不改其樂。永錫難老。動與吉會。其如予何。

百骸導引。貴乎動。久久必和柔。此道家之妙用也。一心檢攝。貴乎靜。久久必湛明。此儒家之

妙用也。非二妙用。吾何所歸。

心去腎八寸四分。天去地八萬四千里。人自子至巳。則腎生氣。自午至亥。則心生血。陽生子而地氣上升。至巳而亢。陰生午而天氣下降。至亥而極。人身肖天地也。

白香山自言。久宦蘓州。不置太湖一片石。人曰。如此累心事。香山不做。余深服此言。天下事累心者多矣。都丟下不做。可使心不受累。

目纂三集

類真五

陳搏唐僖宗封爲清虛處士。賜宮女三人。先生作詩曰。雪爲肌體玉爲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高僧巍戒行嚴潔。嘗有一女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勸勉。巍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

下令鳳林寺。唐時禪師圓脩居此。棲息松上。白樂天守杭嘗往參之。曰。太師右甚險。師曰。太

守險樂大。曰。弟子居處高堂。何險之有。師曰。心火相構。識浪不停。得非險乎。樂天服之。

邵康節先生詩曰。閒居慎勿說無妨。纔說無妨便有妨。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揣其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楊升菴書云。年來萬慮灰冷。惟文字結習未忘。

頗以此自累。而招罪不當。與而與。當與而不

目纂三集

類真六

與皆罪也。不工則不可出。工則疲精敝神。皆累也。用是勇念書壁云。老景病魔難親筆硯。神前發願。不作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碗。夕燈一盞。作在家僧。行巡。惟持。龐公空諸所有。四字庶餘年耄齒得活一日。是吾一日不然。擾擾應酬。何異於塵勞仕路哉。縱使藝文志書家傳人誦。盡爲我製。何補負我哉。

人主壽者。漢武帝七十餘。梁武帝。宋高宗八十

餘漢武嘗言服藥節食可少病。梁武勅賀琛曰。朕不與女人同室寢。亦三十餘年。此致壽之道。不繫好仙佛也。高宗之壽。亦緣稟厚而寡欲爾。

立夏日。兒童遶隣乞米。拔籬筍寸斷之。雜煮作百家飯。老幼分啖。云食之可一夏無疾。村民亦競采艸木嫩莢。採粉製餅餌相饋遺。時梅已如彈。朱櫻的皪可愛。陰森中忽一風來。作百和香。不辨何樹。戴勝黃鸝遠近。呶呶不衫不履。徙倚林塘幽絕處。亦歲時最佳候也。若營營碌碌者。竟成錯過而已。

日纂三集

顧真北

凌恒達不樂舉業。入計籌山學。老莊道既通。玉守誠。呂仲實博士張翥危素數從問衛生之要術。應曰。形骸者氣血也。金丹者艸木金石也。血氣有時衰耗。艸木金石其能延駐之耶。又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天地清寧。萬物化

育。是之謂大藥。上丹。衛生之要也。

東坡在惠州。佛印致書云。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爲宰相耳。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嘗住。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參鸞鶴。翱翔三島。爲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昔有問師佛法在甚麼處。師云。在行住坐臥處。著衣喫飯處。屙屎撒溺處。沒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胸中有萬卷書。下筆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

日纂三集

顧真八

貴人文高。獲第。隱士心薄功名。貴人歌朱雀。隱士盟白鵝。貴人擁天祿。著書。隱士據虎皮。談易。貴人侍玉皇。香案。隱士禮彌佛。高齋。貴人五色宮袍。隱士四時毳衲。貴人高車。隱士高

枕貴人千鍾五鼎。隱士鷄黍肥豚。較對雌雄。未易優劣也。

已往事勿追思。未來事勿迎想。見在事勿畱念。隨覺而止。習以爲常。久久彌堅。不煩多學。道士哭酒虛。好睡終日。人號之吳保。其言曰。人如要閒。必先學懶。若不懶。定不得閒也。

臥坐空霜根老樹。偃仰空漏月疎林。寢室曲傷巖阿。書案平張松下。階除步步芳艸。軒檻處

日纂三集

八 顧真九

處名花語鳥。一籠半睡半醒中。著耳文魚。沿無情無緒處。憑欄掌帙理籤。必須雪子。賡吟共釣。悉是烟流。怒則折劍揮空。曰。丈夫適志。須富貴何時。喜則短琴橫膝。曰。高山流水。定有知音。但持僧侶。何必作酸餽。領頭雖頂儒冠。定不下冷猪註脚。盟諸心矣。寧費口詞。俗事有安急了者。有宜姑置者。了之所以安心也。置之亦所以安心也。不了又不置。終日縈

懷擾擾苦矣。究竟於事亦無益。

每旦日將出時。向明端坐。兩手交握兩肘腕緊縮尾間。令腎氣絲夾脊上升至泥丸中。下貫兩目。旋轉數四。想目有金光。微啓眥。見日中金光注射。兩光內外相合。仍入兩目。從上齶降下腹中。至氣穴而住。仍稍用意存之。如此不拘遍數。久之覺有紅日一規。嘗在胸懷間。此不死之道也。鸞珪云。人所以生者。得陽精

日纂三集

八 顧真十

耳。耳爲陽宗。常存之。安得死。內經曰。膀胱者。決瀆之官。化物出焉。其言肺又曰。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蓋人身所化之物。唯溺爲多。以其爲濕蒸之氣。醞釀而成。若大腸所出。則物之渣滓耳。非所化者。若腎之精。肝之淚。肺之涕。心之汗。則又各乘感而生。非願化所出者。是以化物獨屬之膀胱。之溺。余嘗深察之。膀胱一臟。不獨化。和氣爲物。而溺出。

之亦化病氣爲物而溺出之凡病氣重則小便必澀病氣蘊則小便漸通人之一身能洩病氣無如膀胱者膀胱之水洩則脾土實脾土實則肺金清而心火降百骸自理矣是故養生則以實脾爲樞治病則以疏膀胱爲樞食服皆溫一體皆春心氣皆順百病自遯

東坡居嶺外問長生訣於吳復古復古告之曰安日和安則寧一而精神不擾和則優柔而

日纂三集

願真十一

情思不躁卽老氏致虛守靜之旨也

佳木有陰淺木有紋坐涼風臨清流而意不在吏道之惡也

語云道在屎溺余察之道真在屎溺也東坡云要長生小便清要長活小便潔要延年清小便麻衣和尚之師乃山中一老僧每十日半月一解大便其矢圓潔如彈丸落地碌碌然如磚石此經真火久煉若土之經密燒造爲

磚坯耳其人年二百餘歲不疾而化麻衣尚爲童子時也

春去春來朱顏容易改花落花開白頭空自哀世事等浮埃光陰如過客休慕雲臺功名安在哉休訪蓬萊神仙安在哉清閒兩字錢難買何苦深拘礙只恁過百年便是超三界此外別無閒計策

日纂三集

願真十二

世間唯財與色能耗人精氣速人死亡而方士之言曰金銀可點化以濟世少女可採藥以長生旣快嗜欲又得超勝何憚而不爲耶子以理情揆之恐無此大便宜事不敢信也予遊褒禪山石岸下見一僧以紙軸枕首跣足而臥予坐久之乃驚覺相向熟視予曰方聽萬壑松聲冷然而夢夢見歐陽公羽衣折角巾杖藜逍遙潁水之上予私揣曰此道人識歐陽公必不凡乃問曰師寄此山幾年矣道

具何在。伴侶爲誰。僧笑曰。出家欲無累。公所
言。淒淒多事人也。曰。豈不置鉢耶。曰。食時寺
有碗。曰。豈不畜經卷耶。曰。藏中自備足。曰。豈
不備笠耶。曰。雨卽吾不行。曰。鞋履亦不用耶。
曰。昔有之。今弊棄之。跣足行。殊快人。予曰。然
則手中紙軸復何用。曰。此吾度牒也。亦欲睡。
枕頭。予甚愛其風韻。恨不告我以名字。

坐多於行。默多於語。質多於文。思多於威。讓多

目錄三集

天願真十三

於爭介多於泛。閉門多於出戶。歡喜多於怒
嘆。如此嘗食多獲福。自無量。

了塵吟云。半間屋六尺地。雖不莊嚴却也精製。
蒲作團布作被。日間可坐。夜間可睡。燈一盞。
香一炷。石磬數聲。木魚幾擊。龕嘗關。門嘗閉。
好人放參。惡人迴避。髮不剃。肉不忌。道人。
心腸。儒家服制。上無師。下無弟。不傳衣鉢。不立
文字。不參禪。不說偈。但無妄想。亦無妄意。不

食榮不圖利。無呈礙無拘繫。了清淨緣作解。
脫。計閒便來。忙便去。省閒非省閒。氣也非菴。
也。非寺在家。出家在世。出世卽此上乘。卽此
三昧。日復日。歲復歲。過我這生。任我後裔。
道人訓于子曰。爾能居室如寄。使僕如假。起處
如在塗。飲食如受乞。卽無病矣。

滿目經綸。且寄花開葉落。當場嘯傲。那知鳥去

雲來。

目錄三集

天願真十四

墨子曰。非無安居也。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無
足心也。世之人。衣不過被體。衣千金之裘。猶
以爲不足。不知鶉衣縵袍者。固自若。食不過
滿腹。羅萬錢之珍。猶以爲不足。不知簞食瓢
飲者。固自樂。室不過蔽風雨。峻宇雕牆。猶以
爲不足。不知繩樞甕牖者。固自安。器不過適
用。玉杯象飭。猶以爲不足。不知污尊杯飲者。
固自適。惟其不足。是以心之放僻。意之奔馳。

無所不至。以有限之年。濟無厭之欲。何時足耶。歲月易邁。往迷不復。悲夫。

人倫要鑑云。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頭螳捕蟬。無藥可延。卿相壽有錢難買。子孫賢家。嘗守分隨緣過。便是逍遙自在儒。

陶柎林云。色身強者多病。酒量大者多醉。有所恃也。語云。善游者溺。善騎者墮。

孫真人云。怒甚偏傷氣。思多太損神。神疲心易。日纂三集 八 願真十五

役氣弱病相縈。勿使悲歡極。當令酒食勻。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嘔。故養生之道。必寡思慮。以養神。寡嗜慾。以養精。寡言語。以養氣。

養生者。貴開發其生機。生機一發。則源源不窮。此謂滯于不涸之府。生機有二。使此心嘗自怡適。而不以憂思窒其生機。一也。助養脾土。以滋化源。則四藏都有生氣。二也。若不知此。機括雖日服補益良劑。所補曾幾何。

王聖俞會心言有云。伐天和以成就世事。辟

割肉飾俎。刺血染裳。然究竟成就。亦歸虛幻。

徒自伐其天和而已。語有之。寧可疎慵乖物。

議莫將性命當人情。此二言可書座右。

坐水邊林下。塵世可忘。步芳徑閒庭。情懷自逸。

鳥啼花落。且開病裏幽襟。酒冽茶香。共享閒

中清福。

深山窮谷之人。多高年者。嗜欲少故也。

日纂三集 八 願真十六

李諧字虔和。清豐人。風流文辯。歷中書侍郎。因

瘵而舉。願因跛而緩步。因寒而徐言。人稱其

善用三短。

馬遠公云。天地偏以巖壑雲樹。娛天下之幽人。

逸士。非富貴人所可染指。散吏逐臣。猶可竊

取一二。吾輩未肯爲幽人。但一日游覽。亦

日清福。余當年雖在都下風塵中。日與西山

一段秀異之氣。脉脉還往。無論清游香碧諸

山別有趣味。卽燕市園林中。多有高樹。坐挹深綠。便覺不同。一日同澹真兄。坐一小園。李花燦爛如雪。炤人酌小樓上。望西山翠尖欲滴。因謂澹真曰。金門亦有滄洲耶。

殷仲文勸宋武帝畜妓。帝曰。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帝曰。畏解。故不畜。

士大夫于世法中。惟廉取薄享。可迂續壽之源。何從更慕長生。

日纂三集 願真十七

軒轅集隱居羅浮山。年百餘歲。宣宗召問之。對曰。徹聲色。薄滋味。哀樂不過德刑。無偏堯舜禹湯。皆登上壽者。用此道也。善飲酒。百升不醉。夜則垂髮盤中。酒灑灑而出。

人不極思。不知吾生之可哀。人不極思。不知吾生之可樂。知哀吾生者。可與破塵情矣。知樂吾生者。可與破聖諦矣。

常參大乘楞嚴十卷。可以留心。閒坐小窓。義易

一編休教去手。

攝心須攝目。陰符經曰。機在目三字。丹法之要也。

却病十法云。靜坐觀空。覺四大原從假合。一也。煩惱現前。以死譬之。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強自寬解。三也。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閒。反生慶幸。四也。宿業現逢。不可逃避。歡喜領受。五也。家室和睦。無交謫之言。六也。衆生各有病。

日纂三集 願真十八

根常自觀察克治。七也。風露謹防。皆慾澹泊。八也。飲食寧節。毋多起居。務適毋強。九也。覓高明親友。講開懷出世之談。十也。

讀書家。解得尋仲尼顏子樂處。卽無事向長桑家。商衛生却疾之方。亦無事向神仙家。問長生久視之訣。

心苟無事。則息自調。念苟無欲。則中自守。清閑之人。不可惰其四肢。又須以閒人做閑事。

臨古人帖。溫昔年書。拂几微塵。洗硯宿墨。灌
園中花。掃林中葉。覺體少倦。放身匡牀上。暫
息半晌可也。

餓乃加餐。菜食美于珍味。倦然後睡。草薦勝似
重裯。

斗室中。萬慮都捐。說甚畫棟飛雲。珠簾捲雨。三
杯後。一真自得。惟知素琴橫月。短笛吟風。

初學打坐法。須厚鋪軟座。寬衣解帶。結跏趺坐。

日纂三集

廣真十九

或半跏趺坐。令腰脊頭項骨節相拄。耳與肩
對。鼻與臍對。舌抵上腭。唇齒相著。目須微開。
不可全閉。若全閉。恐易昏睡。身須平直。狀類
浮圖。坐要安舒。任其自然。息從鼻通。不可能
不可促。不可閉。不可抑。出入往來。務要綿綿
不斷。亦不可著意爲之。一切善惡。都莫思量。
念之。卽覺覺之。卽無。久久忘緣。自成一片。出
定之時。徐徐動身。安詳而起。若得此意。自然

四大輕爽。所謂安樂法也。

何地非真境。何物非真機。芳園半畝。便是舊金
谷。流水一灣。便是小桃源。林中野鳥。數聲便
是一部清鼓吹。溪上閒雲。幾片便是一幅真
畫圖。

閒中。覓作書爲上。身外。無求睡最安。

從五更枕席上。參勘心體。氣未動。情未萌。纔見
本來面目。向三時飲食中。緝練世味。濃不欣。

日纂三集

廣真二十

淡不厭方。爲切實工夫。

神農經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誠謂性命之理。因
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先。聲色
是耽。目惑玄黃。耳鶯淫哇。滋味煎其臟腑。醪
醑煮其腸胃。馨香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
思慮消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叢爾之
軀。攻之者非一途。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
非木石。何能久乎。

庭前幽花時發披覽既倦每啜茗對之香色撩人吟思忽起隨歌一古詩以適清興

胸中只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十分自在人生最苦處只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能割斷耳

晦菴先生曰中年以後爲學且須愛惜精神恐忽有大事來無以應之陽明方討寧藩謂二司曰某向在長安馬上時目光不敢過馬首

日纂三集 願真三十二

今羽檄交馳不交曉者七晝夜矣而形神如舊幸有平日之養耳抽繹二公之言吾輩蕩心暴氣之事安得不猛自省改

人生太閒則別念竊生太忙則真性不見故士君子不可不抱虛生之憂亦不可不知有生之樂

金柱手摩日細石欄綆鋸痕深喜事多言好怒那知暗損精神

吾見嗜酒者脯而登席夜則號呼旦而病酒其言動如嘗者午未二晷耳以晝夜而僅二晷如人則壽至百年僅敵人二十也而舉世好之不已亦獨何哉

是非場裡出入逍遙順逆境中縱橫自在竹密何妨水過山高不碍雲飛

真西山跋蓮花經曰余少時讀普門品觀世音經雖未能深解其義然以意測之曰此佛氏

日纂三集 願真三十二

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惡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爲文公勃然怒形于色師笑曰發此嗔恚心便是黑風吹船漂入鬼國也吁藥師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是火坑貪愛是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寓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

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普陀大士真實
為人非浪言者

寵辱不驚肝木自寧動靜以敬心大自定飲食
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恬然無
欲腎水自足毋以妄想戕真心毋以客氣傷
元氣

徐昌穀構別墅實邑之北邙前後塚壘或輦
感曰目中每見此輩定不樂徐笑曰不然目

日纂三集

顯真二十四

中日見此輩乃使人不敢不樂

東坡云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
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謫居無事頗窺其
一二已借得本州大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
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
此太虛他日一為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
閑豈可復得耶

不忍禍從外至不遣病從內出

凡遇不得意事試取其變甚者譬之心坎自然
涼爽此降火最速之劑

人未交感精涵于血中未有形狀交感之後慾
火動極而周身流行之血至命門而變為精
以泄焉故以人所泄之精貯于器拌少鹽酒
露一宿則復為血矣左有腎屬水右有命門
屬火一水一火一龜一蛇互相索籥膀胱為
左腎之腑三焦有脂膜如掌大正與膀胱相

日纂三集

顯真二十四

對有二白脉自中而出夾脊而上貫于腦上
焦在膻中內應心中焦在中浣內應脾下焦
在臍下即腎間動氣人身之血散于三焦晝
夜流行各有常度百骸之內一毛之小無弗
貫徹及慾事既作命門火動翕撮三焦一身
之血至命門化為精而輸將以去人之血盛
則周身流溢生子必肖其父血微則形骸有
不貫之處生子不能相肖血枯則不能育矣

主閉藏者腎也。司疎泄者肝也。二藏皆有相火。而其采上屬于心。心君火也。怒則傷肝而相火動。動則疎泄者用事。而閉藏不得其職。雖不合亦暗流而潛耗矣。是故欲保元精。當知息怒。寢臥不得多言笑。譬五臟如鍾磬。不懸則不可發聲。

老人之食。大抵宜溫熱熟軟。忌粘硬生冷。其應

日纂三集

類真二十五

進飲食。不可頓飽。但頻頻與食。使脾胃易化。穀氣常存。若頓令飽食。則多傷胃。老人腸胃虛薄。不能消運。故易成疾。然尤大忌雜食。雜則五味相撓。更易生患。

夏月尤宜保輔。當居虛堂靜室。水次木陰。潔淨之處。自有清涼。不可當風納涼。飲食勿令太飽。尤戒生冷粗硬油膩。及勉強飲食。渴飲粟米湯。豈蔻熱水爲妙。冬月最宜密室溫淨。衾

服輕軟。仍要煖裝肚腹。早眠晚起。以避霜威。朝宜少飲醇酒。然後進粥。臨臥服涼膈化痰之劑。其炙燥燥毒之物。尤切戒之。

白居易幕節惑浮屠。至經月斷葷。及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士大夫晚年少參禪理。斷葷則腸胃清虛。亦可却病。與僧結社。則塵緣滅息。并可避器。所謂心持半偈。萬緣空者。非耶。

日纂三集

類真二十六

晉人以酒爲醉鄉。以閨房爲軟溫鄉。以任官爲帝鄉。謂之鄉者。言處之易而去之難耳。然麪藥腐腸。粉黛伐性。孤憤而見被文繡。辭隱而取譏北山。其謂之何。唯如彭澤之賦。歸來未王之賦。襄王康節之詠。微酖涉而不存。庶無害于情之正乎。

無牽纏者。卽爲解脫。除熱腦者。便獲清涼。雖未成靜定之功。而且得逍遙之趣。

病者所繇適于死之路也。欲者所繇適于病之路也。邇聲色者所繇適于欲之路也。塞此三路可以延生。

昨非菴日纂三集靜觀卷之八

閩中昨非居士

堯夫詩云。纔更十次閩。已換一番人。北族約統。

舊朱門車馬新信哉。是言眼見三十年間更變幾番事。體去來幾番冠冕。喧寂幾番人事。厚薄幾番風俗。今日眼前所見。全不足憑人顧。橫生艷羨鄙厭。豈得其真哉。

唐伯虎一世歌云。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幼年。

日纂三集

靜觀一

後除老。中間光景。沒多時。又有炎霜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須滿把金樽倒。世上錢多賺不得。朝裏官多做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落得自家頭白蚤請君細點眼前人。一年一起埋青艸。艸裏高低多少墳。年年一半無人掃。

秦王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宋

明帝給三百年期。其愚一也。漢世祖曰。日復

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真帝王之言哉。

桑維翰謂交親曰：「居宰相職位，有似著新鞋襪，外望雖好，其中甚不快活。」

陳述爲大將軍，王敦掾，甚見愛重。及凶，郭璞往哭之，呼曰：「嗣祖安知非福？」俄王敦作亂，晉明帝親征破之。其黨錢鳳、沈充等皆伏誅。噫，述不蚤逝，將與鳳、充均被大戮矣。

楊愿與秦檜善，至飲食動作悉效之。檜嘗食肉，

日纂三集

靜觀二

噴嚏失笑，愿亦陽噴飯而笑。左右哂焉。檜亦厭之，諷御史擊去。愿雍爲人寡言動靜，操持孫權歎服之。每飲宴，恐酒失爲雍所見，權嘗曰：「願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丈夫處世談笑，言論嘗防識者在旁，如願自使人心畏，楊自使人心鄙。至于取譏君子而反不見容，小人尤可憐也。

人有所作之夢，明日忽然聞見與所夢相應者，

世俗謂之解夢。吾因此似得二理：一則表事有所定，一則表神有所通。若澄心至清，能知未來之事，其理不虛也。

韓琦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分定，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爲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負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爲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

王文端公致政家居，年踰八十，每與夫人各乘

日纂三集

靜觀三

肩輿，循觀阡陌。子孫稱觴上壽，一日觀澄江洪漲，論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我同事內閣，時不能平，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元當坐首禍。今日得與汝曹觀水爲樂哉。」

高原陸地不生蓮花，糞壤之中種植滋茂。因知苦惱之會正是練心之處。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蓋言

瓦盆盛酒與銀壺玉杯同一醉耳絲是惟之
賽驢布幘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牀莞席
與繡帷玉枕同一夢也紫閣黃扉與蓬門卑
戶同一寄也貧富貴賤升沉顯晦可一視矣
人最不幸處是偶一失言而人不察偶一失謀
而事倖成偶一恣行而獲小利後乃視為故
嘗恬不為意則敗行喪檢莫大之患

冤家多繇夙世亦多結自目前欲知未來請看

日纂三集 靜觀四

已往嘗見富貴之家大都寬仁每看貧賤之
輩多繇慘刻見食憎厭是福薄相隨寓而安
乃有道氣

周韓營產原從車子而償述韓相卜居乃為木
工而定碇凡事前定如斯世人計較可息
明道先生嘗憩一僧寺夜間察察聲燭之乃鼠
于佛臍中啣一書欲出取視乃丹書也先生
如法煉月餘人見其夜屋有光以為火往救

非火也因不復煉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
處即成金或諷令服食先生曰吾腹中安可
著此一道士擬傳之比至先生已易簣矣

正統中劉忠愍公球以直諫為王振所誣死先
是球與同館鍾公復雅厚封事實約與偕疏
成為妻所窺泣勸乃止明日球如其家復他
往妻大罵曰汝自幹事何累及他人乎球驚
歎曰鍾固謀妻孥耶遂獨舉未數日復病死

日纂三集 靜觀五

妻每號輒曰蚤知若是易與劉侍講同死
元胡石塘應聘入京世祖召見不覺戴笠傾側
及問所學對曰治國平天下之學上笑曰自
家一笠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竟不用
僉憲龍西溪嘗語棟塘先生曰僕在京師時同
年友某行人過邸謀曰近有湖廣差我將避
註門籍幾日何如僕曰湖廣非險遠况尊君
在堂便道一省難豈不美行人曰吾聞吏部

將選科道若差此恐不得與選吾止避之其
次楊子山當行也僕不敢阻行人竟稱病註
籍纔二日吏部遽開選行人勢不可即此楊
因應選遂得吏科給事中行入徒撫膺恨恨
而已

淡中得趣彌真濃處回頭味短飽時卽厭烹鮮
樂極翻嫌絲管

錦衣王佐卒陸炳代理衛篆勢倏張甚佐子不

日纂三集

靜觀六

肖有別墅三炳欲盡得之乃陷以罪并捕其
母母膝行前道其子罪甚詳子號呼曰兒頃
刻死矣母忍助虐耶母指炳座而顧曰汝父
坐此非一日作此等事應亦非一生汝不肖
子天道也何多言炳面赤

王黼雖爲相然事徽宗極褻官中使內人爲市
黼爲市令若東昇之戲一日上故責市令撻
之取樂黼窘故曰告竟奪免一次帝笑曰吾

非唐虞汝非稷契也一日又與喻堦微行黼
以肩承帝跡墻峻微有不相接處上曰聳上
來司馬光黼應曰仰下來神宗皇帝繇此觀
之小人之事庸主也雖竊寵祿偷威福而貞
邪賢奸之辨卽昏懦何嘗不了了胸中耶

蔡京臨卒前一日作詞曰八十三年初謝三千
里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遙望神京泣下
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謾

日纂三集

靜觀七

榮華到此番成夢話

虛多遜貶朱崖李符知開封求見趙普言朱崖
雖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流竄者多獲全春州
在內地去者必死望追改前命外彰寬宥實
乃置之死地普領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
上怒未已令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卽以符知
春州到郡而卒寇萊公貶雷州時丁謂與馮
拯在中書丁謂秉筆初欲擬崖州而丁忽自

疑語馮曰崖州非涉鯨波如何馮曰唯而已
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蘇軾
責雷州僦居民屋章惇下州追治及後惇責
雷州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破
我家今不可也商鞅治秦法嚴舉國怨之惠
王欲殺商君商君逃至函谷關關吏止之曰
商君之法無符驗者坐之商君歎曰爲法自
斃一至于此

日集主集 八 靜觀八

大臣赫赫甫丘墓便已就荒文士沾沾問姓名
多云不識名利至此使人心灰

美人傅粉塗香終淪于糞土猛士格虎剿象死
制于螻蟻古鐵錯刀舊日戰爭之地蝕釵灰
襖昔時歌舞之場英雄漠漠精靈秦晉茫茫
歲月

人生若行路前經險阻則後必通衢亦似園花
葩艷獨先則零落必蚤是以達人寧爲蕉境

智士不羨華榮

唐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着
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隋韋世康爲吏部
尚書嘗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
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則辭

東坡云余謫居惠州卓契順涉江渡嶺鰲面爾
足以來得書竟還余問所求荅曰契順惟無
求故來惠州若有求則在都下矣予問不已

日集主集 八 靜觀九

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顏魯公憐其意
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
無米與公然萬里之勤倘可援明遠例得數
字乎余欣然爲書歸去來詞以貽之庶幾契
順託此以不朽也慶曆中諫官李兢言事請
湖南物務內殿承制范亢時爲都監念言事
坐謫者後多至顯官乃傾家與之辦行兢至
湖南尋卒昔人笑范亢百萬家財不如卓老

僧東坡半紙此只在無意有意之間

薄酒勝茶湯。麤麤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五更待漏靴滿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涼。珠襦玉匣萬人祖。送北歸邙。不如懸鶉百結。獨坐負朝陽。生前富貴死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世忙。夷齊盜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憂樂都兩忘。

上文成公老尚乏嗣人以為憂公曰幾見千葉

日纂三集

靜觀十

石榴結子者乎勘破造化

韓侂胄一日過南園山莊趙師霽偕行迨至東村別墅則桑麻掩映鷄犬相聞宛然一鄉井也俄見林薄中一牧童騎犢且行且歌曰朝出耕田暮飯牛林泉風月共悠悠九重雖竊阿衡貴爭得名到白頭師霽呵曰平章在此誰敢唐突牧童笑曰吾但識山中宰相安知朝內平章胄曰汝宰相何人奈大識割童

日公如欲見往駕艸廬欣然而行至則竹簾

茅舍石磴藤牀書畫琴棋甚整潔屏有二律詩其一曰病國妨賢主勢孤生民無計樂樵樵偽名枉玷朱元晦謀逆空污趙汝愚羊質虎皮千載恥民膏國脉一時枯若知不可同安樂蚤買扁舟客五湖其二曰定策微勞總是空一時狐假虎威風不知積下滔天罪尚欲謀成蓋世功披露姦心思幼主彰聞惡德

日纂三集

靜觀十一

厚先公玉津園內行天討怨血空流杜宇紅
昔韓琦五世孫後為史彌遠誅於玉津園
洪武間危素以勝國名卿事上年高矣上
重其文學然心頗鄙之一日燕坐屏後素不知也曳履屏外甚為舒徐上隔屏問為誰素對曰老臣危素語復雍緩上笑曰我道是文天祥來也後復忤旨上曰素元臣何不和州守余闕廟去遂謫居之以此見失

節之婦無不見薄於夫。失節之臣無不見輕於主。漢祖首斬丁公而赦季布。宋祖首罪王彥昇而贈韓通。忠義何負于人哉。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天下美事。安有兼得之理。夏侯嘉正喜丹竈。又欲爲知制誥。嘗曰。使我得水銀半兩。知制誥三日。平生足矣。二願竟不遂而卒。白樂天棄冠冕而歸。鍛煉丹竈。未成。除書已到。世事相妨。每每如此。蓋造

目錄三集

靜觀十上

化之工。不容兼取。既欲爲官。又欲爲仙。安有是理耶。錢惟演自樞密爲使相。歎曰。使我於紙盡處押一字足矣。劉子儀三入黃堂。望大用。頗不懌。稱疾不出。朝士問疾。劉云。虛熱上攻。石文定在坐云。只消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方得用涼。繼也躁進如此。獨不日得不得有命乎。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貴顯震

天下。公主此能離作配。左右以爲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群臣。貴顯無逾大將軍者。迄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杲以外戚起身。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杲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帚。人生

目錄三集

靜觀十上

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

王鑑爲豫州刺史。鎮姑熟。時有餐桓公女塚。得金巾箱。織金襪。又有金襪銀鈎等甚多。條以啓聞。鬱林王卽勅賜之。鑑辭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可不熟念。

唐莊宗時。禁族王虔乞敘功賞。曰。往從濟河。日臣係第一隊入汴。臣屬前鋒。乞遷補。莊宗領之後事。李嗣源亦言勞。明宗曰。知虔有功。但

每見慶則心憤然。安得更有賜予之意。因舉唐太宗詩曰。待予心肯。日是汝命。通時。

四明張鄧西先生曰。如今做人。要從苦中飽嘗一番。方有受用。故甘自苦。來甘始可久。福餘德致。福始可保。故做大官。幹大功業的人。俱在貧困裏磨難出來。如范文正公。司馬溫公之動業。皆從壑粥下帷中鍊成也。

杭州朱朝宗。博學有聲。陸水村公延以訓子。後

日纂三集

靜觀十四

朝宗中正德癸酉鄉試。累弗利春官。乞就學職。時陸公爲冢宰。唱名至朝宗。訝曰。子何就。是耶。朝宗具告不獲已之故。公歎息良久。復告左右二卿。盛贊舉焉。旣出。同選友咸謂朝宗必得善地。榜出。乃北地僻陋縣也。衆莫測所以。時金美之方館于陸公。公問朝宗選何所。對以某縣。公歎曰。是余之過也。我初欲語郎中擇善地與之。後竟忘。我將更調之。無何。

陸公坐宸濠事謫戍。朝宗竟卒于官。

有兩人年月日時皆同。而榮悴各異。質之司命者。則曰。生富貴者。受用過分。應得落寞。在貧賤者。不曾享福。應得榮壽。此天道損益之常理也。

李淳風爲太常令。太宗得女武代王。識問淳風。對曰。此在宮中當四十年。而王夷唐子孫幾盡。帝欲求殺之。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落

日纂三集

靜觀十五

及無辜。且四十年則老。老則仁。雖欲易姓。而終不能絕唐。若殺之。恐生壯者。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已而果驗。

操履與升沉。自是兩途。不可謂操履之正。宜榮貴。操履不正。宜困阨。若以操履責效造物。一不驗。則息而流爲小人之歸矣。世有愚而富。厚慧而貧寒者。皆屬定分。與其角者。去其齒。傳之異者。兩其足。天地生物。必有欠缺。處使。

相制相避。乃爲妙理。若一一全其害。尤甚。知此理而安之。則求盈取足之心自灰矣。

上元姚三老。費甲閭右。買別墅于勞勞亭之北。中有池有亭。有假山。飛閣曲房。藥欄花徑。逶迤斗折。粧點如畫。一日狂客王大癡來遊。留酌池上。酒半。酣曰。樂哉茲墅。翁費值幾何。三老曰。費及千金。大癡曰。二十年前。老夫首觴咏於此。主者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

日纂三集

靜觀十六

三老曰。我謀久矣。其子孫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大癡曰。翁當效李德裕刻石于泉垂戒。子孫異時無可奈何。不宜賤售。三老聞言。愀然不悅。既而躍然引觴謝之曰。公真達者之言。老肯空與兒孫作馬牛矣。

唐樊系爲朱泚帥。詔明日仰藥死。宋唐恪爲觀文殿大學士。金人逼立張邦昌。恪書名仰藥死。國朝方正學不肯拜靖難詔。而樓璉艸

之歸亦自經死。嗚呼。往古今來。是何艸詔書名者之皆死也。或亦綱常名義。默有相維者。心死而身輒死耶。

善事本好做。無心做不得。你若做好事。別人分不得。忤逆不孝。順天地容不得。王法鎮乾坤。犯了休不得。良田千萬頃。死來管不得。靈前好供養。起來喫不得。錢財過壁堆。臨行將不得。命運不相助。却也強不得。兒孫雖滿堂。死

日纂三集

靜觀十七

來替不得。

有僧多寶。老僧借觀之畢。拜謝曰。未與何謝之。有老僧曰。爾與我皆只得一觀。我觀之。爾藏之。何異。又一小僧具齋飯。約次日請師僧共飯之。師僧不許。小僧曰。此亦嘗事師僧。曰。安知吾有明日否。

昔二人同舟。有所適。一人性急。晝夜計程。稍阻。輒憤懣形爲枯瘁。一人性緩。任之。增食甘寢。

顏色日澤。既而抵其處。二人同時登岸。故語曰。急行緩行。前程只有許多路。逆取順取。命中只有許多財。

極品隨朝。誰似倪官保。萬貫纏腰。誰似姚三老。富貴不堅牢。達人須自曉。蘭蕙逢蒿。到頭終是艸。鸞鳳鴟鴞。到頭終是鳥。北邙道兒人。怎逃及蚤。尋歡樂。縱飲十萬觴。大唱三千套。無管到來還是少。

日纂三集

靜觀十八

昔有恨恨先生者。見張子野。子野曰。先生何恨。曰。吾生鱸魚之鄉。不遇吳興。膾手去陽羨虎丘。慧麓皆不踰三百里。而得茶或乏。水有水。茶適罄。昔于東京王孫家。攜歸古秘木琵琶。槽并鵝鵝撥。傳以黃桑獨蠶絃。偶觸手作餓鴉叫。而未傳供奉諸曲。中年于嵩少間。遇異人。密授容成秘術。而內姪不令有潔婢。二十一史。熟爛在山。九塞三關。百島十八溪。抵掌

有成畫而未嘗一日膺議論之司。如此恨恨非一種子。野曰。先生休矣。今方有人薦餉。叱以爲無。齏飲精茶。漱而吐之。聽法部坐睡。日夜擁粉狐。不免韓熙載伎倆。身襲金紫。受文武重寄。而出沒擠援。恩怨中碌碌以老。古今成敗已陳之局。意亦畧不相涉。如此較先生所恨孰多。先生曰。此恨具恨當不在彼。

日纂主集

靜觀十九

王聖俞會心編有云。天與人半。不與人全。予以智慮足以趨利避害。而又與以不可趨避。與以精英。足以殫見洽聞。而又與以不可見聞。嘉善治前都憲坊爲陸黃菴所建也。舊爲平政坊。縣委公之祖某分脩之。工制堅固。爲費孔多。或問之。公祖對曰。省得又累後人。蓋不再傳。竟自受用矣。以此觀之。積德脩善之事。其不用便宜者。乃世間絕大便宜。所歸君子固不爲有心之求。造物每巧予有心之報。自作

自受三復斯言益為凜凜

天之將曉也○反暗此死中有生○聖賢所以大覺
燈之將滅也○反明此生中有死○衆庶所以終
迷易之理○變化生生不息○故居安慮危○處治
思亂○善察易理者也○位高能謙○履盛不溢○善
體易理者也○

人方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貲○計其衣食之費
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

日纂三集

靜觀三十一

稍稍蓄聚○入益衆而所求益以不給○不知罪
已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
愈貧○求愈多而財愈不供○盡反而思之○夫向
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

萬安結萬貴妃兄弟以固寵○與李孜省深相結○

日講房中之術○憲宗崩○內豎于宮中得疏一

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上遣懷

恩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

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惶遽歸第○

韓子熙爲國子祭酒○遷鄴之始○百司竝給兵刃
時以祭酒開務止給二人○或令陳請○子熙曰
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

工部侍郎王佑○嬭事王振○貌美無鬚○振甚眷之
一日問佑曰○王侍郎爾何無鬚○佑對翁父無
鬚○兒子豈敢有鬚○問老聞之傳笑○

景泰中給事中徐正密請召對○言今日臣民有

日纂三集

靜觀三十二

望皇上復位者○有望前太子嗣位者○不可不
慮○宜出沂王于沂州○又南城宮門之鎖○亦宜
灌鐵○上怒○黜爲衛經歷○復奏請必行○乃滿
戍鐵嶺衛○及天順復辟○械至京○引見悸甚○便
溺○皆青人謂其驚破膽也○遂劓于市○又有某
御史滑縣人○亦言南城多樹○事叵測○遂盡伐
之時盛夏○上皇嘗依樹涼息○見樹伐得其
故懼甚○復位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顏光衷

日本以市恩求寵豈料明鏡燭如

正統土木之變一戍卒脫歸語其家人曰亂殲
中吾聞神人語曰爾非此中人豆腐間兒人
也既而得脫然莫曉所謂未幾虜犯土城官
軍接戰卒竟歿于豆腐間陣中

嘉靖中京師縫人某姓者擅名一時所制長短
寬窄無不稱身嘗有御史令裁員領跪請入
臺年資御史曰製衣何用知此曰相公輩初
目纂三集 靜觀二十二
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
在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
欲遷內存中挹其容微俯衣當前短後長不
知年資不能稱也

有人問某公何故富貴溷滓子曰是上帝償他
宿通底然不安索子母息都盡可謂妙喻
兩腳直一品朝官做不得兩腳直萬貫家私頓
不得兩腳直孝子賢孫替不得兩腳直嬌妻

艷妾戀不得兩腳直蓋世機謀使不得兩腳

直滿腹珠璣誇不得兩腳直美味珍饈喫不
得兩腳直高堂大厦住不得兩腳直錦綺盈
箱著不得兩腳直寶玩滿笥攜不得兩腳直
妙舞清歌享不得兩腳直綠水青山遊不得
兩腳直造下罪業撇不得兩腳直結下冤家
解不得兩腳直閻羅阿旁避不得兩腳直巧
語花言推不得兩腳直人情關節用不得兩

目纂三集

靜觀二十三

腳直親戚勢要靠不得兩腳直刀輪火獄免
不得兩腳直馬腹驢胎躲不得兩腳直不限
時來不限日清晨不保午時辰日中不保申
時刻任汝功業比姬公任你英雄比項籍任
你錢財過石崇任你文章過李白任你蘊秦
舌萬端任你陳平計六出任你離婁公輪巧
任你管輅君平術任你君王勢滔天任你后
妃色傾國喉嚨但有三寸氣肩頭苦費千般

力跨街昨日逞華顏。纏棺今夕眠枯骨。北邙
多少高低墳。鴟鴞夜嘯青楓泣。千載興亡蜂
蟻場。百年成敗狐狸窟。丟開善念不尋思。失
去人身難再覓。富貴固是夙生來。享盡亦須
防算逼。摩尼百八手中提。彌陀一句心頭憶。
此生不度何時度。脩行及蚤無管迫。兒女盡
是冤家債。利名盡是刀頭蜜。殺生是啖姻親
肉。淫邪是飲洋銅汁。上牀別却鞋和襪。明朝

曲集三集

靜觀子

來否事不測。一聲去也只索隨。求神禮佛毫
無益。至親父子及夫妻。改換重來情不識。船
到瞿唐補漏遲。蹉過許多好時日。輪迴件件
理分明。因果椿椿無爽忒。迷却多生說現生。
癡人無數齊稱屈。頻呼苦勸不同心。除非等
待兩脚直。

何敬容吏部尚書。性好潔。衣冠必鮮麗。武帝朝
嘗有侍臣袍服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

何所縛。敬容希旨。每以膠清刷髻。衣裳不整。
伏牀煖之。暑月背爲之焦。

科目之榮。至狀元而極。官爵之貴。至宰相而極。
歷數古今。狀元宰相已覺車載斗量。其泯滅
無聞者多矣。卽有聲施來禩者。亦同歸于幻
耳。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晉人之
語可爲至言。

人縱有千乘之貴。不能爭畧刻之生。縱有萬鍾

日集三集

靜觀子

之富。不能加五合之飯。只此兩事造化把定。
了。稱任他說富說貴。說貧說賤。說榮辱。說
順逆。千翻百倒。都是閒事。此之謂大平等。
密網彌天。不見牽翻鳳鵠。數罟布海。何曾張著
蛟龍。蓋惟神乃知幾。匪特聖無死地。

食物之物。恒爲人食。喫人之人。每遭天算。未識
朱龍金翅。不見黃雀螳螂。

貧儒苦博科名。族姓嫺嫺。輒憑肆惡。寒宗驟致

昌顯家門元氣定爲受傷葉盛自然花稀鐘
鳴何疑漏盡

解襦剔目一亞仙迷翻無數乞兒喝雉呼盧一
寄奴化出無窮敗種高門蕭颯非但天道之
必好還厚積嗚呼亦是錢神之需轉運

夕陽曉月恒無久駐之光春雪秋花止有暫敷
之景今人降鷄未唱山戶爭先街鼓遍聞歸
程恨蚤盈箱金玉病來著甚支當繞服兒孫

日纂三集

靜觀二十

氣亟喚誰替代立刻收疆已晚臨期補漏應
遲

生來原自赤條條只此一句亦是嘗人俗話亦
是古德偈語看破此句覺道世間宮室之美
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諸凡富貴利達心
腸都可付東流水去又覺道世間臣之死忠
子之死孝友之死義從來取義成仁勾當落
得做暢快英雄雖然赤條條來赤條條去聖

人途人古人今人無不同也抑知大同之中

有大不同者語不云乎萬般將不去惟有業
隨身則夫赤條條來同無所攜而來至赤條
條去或獨有所帶而去來時灑落去時膠黏
譬之純練落入皂缸旃檀墮于糞圓體質無
改香色大非豈不爲可憫哉子輿氏談我曰
無加日不損夫惟不損乃真無加兩義參觀
赤條條之義始盡爰拈四律首尾環吟背覺

日纂三集

靜觀二十七

合塵急忙著眼生來原是赤條條蓋世功勳
畢竟消龍塞將軍馳半夜螭坳學士坐長宵
黃金懸肘榮何益白雪侵顛貴不饒關熱一
場蕭索後生來原是赤條條生來原是赤條
條破屋錢財畢竟消醉裏貧兒窮半夜寒燈
富主箕長宵關柝崇愷擅無益受用楊何報
不饒攢積一堆拋擲後生來原是赤條條生
來原是赤條條如海恩情畢竟消驪女有私

啼半夜。漢姬無寵恨。長宵精華乾。耗仙難益。
慾障纏連鬼。不饒團聚一番分散後。生來原
是赤條條。生來原是赤條條。接漢才名畢竟
消。太白彩毫揮半夜。子瞻蓮燭耀長宵。神鋒
切土。毫無益。綺口彌天。只不饒。扯淡一篇岑
寂後。生來原是赤條條。

日纂三集

靜觀二十九

翁與鄭婆一去無消息

圯上書傳黃石助。子房興漢沙中樵。誤蒼天。雷
胡亥。秦。

郁山守溫州。政以身先。俗爲一變。時張文忠公
得上寵于郡。大起治第。強市民居。山謂張曰。
相公居朝。享稱伊傅周召。而居家顧不肯爲。
蕭何李沆何耶。或謂張相國旦暮被召。君勤
苦半生。甫得一郡。而故與相抗。獨不爲門族。

計耶。山笑謝曰。人生進退榮辱皆有定分。即
如子言。吾便荷巾藜杖。浩然而歸。當何所損。
子視郁子靜。豈驅赤子獵浮榮者哉。

李奎爲鄧州刺史。嘗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
南隅。忽見異氣。明且呼吏于郊市。如產男女。
不以貧富悉取。至過十餘輩。奎視之曰。皆凡
骨也。重令于村落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
子。李君條客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奎

日纂三集

靜觀二十九

以爲不可。胡雛必爲國盜。若殺恐生真耳。胡
雛卽安祿山也。

眼前花開落。可消人躁急之思。身同世古今。可
易人競俗之氣。

耕牛無宿艸。倉鼠有餘糧。此爲窮困人作一慰
語。亦爲貪鄙人作一退語。君子落得爲君子。
小人枉了爲小人。此爲現在作一安閑語。亦
爲日後作一究竟語。

兩張尚書莊簡公悅莊懿公瑩宅在東門外龜蛇廟左孫文簡公承恩宅在東門外太清巷右顧文禧公清宅在西門外超果寺前當時與四公同榜同朝者其居在城市中皆以轉售他姓矣惟四公久存至此昔東海張公世居艸蕩既任官其家買宅於陶行橋公聞而甚悔之曰子孫必敗于此公六子五廢產獨一子三世傳而賢書不絕雖不盡如公料要

日纂主集

八靜觀三十

知城市不如郊郭郊郭不如鄉村先輩之先見真不可及也

天地有春必有秋潮水有來必有去人身一氣有呼必有吸大英雄作事有放必有收此還是受造化爐鑄處秦皇大索博浪客十日後須有住時漢武求神仙伐匈奴亦尋自悔改伍子胥覆楚鞭屍而仍聽巾包胥復楚若一味放而不收便是世間癡漢後來作何結局

陶柑林云積青蚨爲敗子費乃是領批的解官賺黃金爲怪鬼藏乃是管鑰的庫吏

屠赤水云天上兩輪逐電晝夜不休人間二鼠嚼藤糾那欲斷有待而脩終日只圖安樂無嘗到也問君何以支吾來今往古逝者如斯貴賤賢愚誰能免此三尺紅羅過客來吊過客一堆黃土死人而哭死人興言及此哀哉立刻脩行晚矣

日纂主集

八靜觀三十

天但生一物必有出頭時候艸極脆嫩當出時卽巨石亦壓他不住

快樂之家輒稱抑鬱抑鬱終及之富貴之子驕語貧賤貧賤終及之所謂動乎四體天之道也

斧斤鳩毒每在祗席之間下石關弓不離笑語之際

三寸舌說六國無非豪俠之才八千里望西川

盡是詩書之士。狐。狸。臥。荒。塚。可。憐。黃。土。蓋。文。章。妻。妾。守。孤。幃。無。復。長。榮。焰。珠。翠。

漢上官桀爲未央廡令。武帝嘗體不安。及癒。見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耶。欲下史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忠。繇是親近。至于受遺詔。輔少主。義縱爲右內史。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他事棄市。二人者。其始獲罪一也。桀以一言之故超用。而縱及誅。可謂幸不幸矣。

目纂三集

靜觀三十三

上怒曰。縱以我爲不行此道乎。卿之遂生。以他事棄市。二人者。其始獲罪一也。桀以一言之故超用。而縱及誅。可謂幸不幸矣。佛言。受卽是空。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數味。放飭卽空。出多騶從。旣到卽空。終日遊觀。旣歸卽空。又如爲善事旣畢。其勤勞卽空。而善業俱在。爲惡事旣畢。其快意卽空。而惡業俱在。予善得此理。故欲與人共之。

鄭禮臣初入內廷。矜誇不已。同席諸人咸歎。有

妓下籌指禮臣曰。學士一時有清貴。亦在人耳。至于李隙劉承雍。亦嘗爲之。又豈能增其聲價耶。禮臣因引滿自飲。更不復言。杜牧之名聞一時。累中科目。意氣揚揚。入一寺。有僧靜坐者。見之。不顧。旁人爲言。此先輩近日甚有名譽。僧亦不荅。牧之茫然自失。

目纂三集

靜觀三十三

褚淵助蕭道成篡宋。爲齊淵從弟。焄謂淵子賁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及淵爲司徒。焄歎曰。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

賈太傅年二十而爲大中大夫。楊太尉五十而應州郡辟。馮唐白首而袴穿。郎署董賢年未二十而爲三公。馮元嘗平生取錢多。官愈進。盧懷慎貴爲卿相。而終于處貧。脩短貧富窮達。其有定命若此。

蘓秦固不得志如趙。遂其隣于易水上。從貸布一疋。約價千金。隣子不與。夫一布爲千金之償。利極厚矣。而隣子不與。隣子知千金非秦所有。而不知秦能有之于異時也。貧賤之士。空言弗信于時。如秦者。可勝道哉。衛青少時。歸其父使牧牛。民母之子奴畜之。有一鉗徒相青。官至封侯。青答曰。人奴得無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方貧賤時。豈惟人不信已。

日纂三集

靜觀三十四

亦不自信矣。石勒始在田中。每聞鐃鐸之聲。歸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徵也。母固不期其爲祥徵也。王敬則母爲女巫。嘗爲人云。敬則生得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矣。母固期之笑之。人固不以爲信也。韓世忠少時。爲省倉負米之役。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不拘繩檢。人呼爲潑韓五。有日者言其當作三公。世忠以爲。

悔已。殿之日者。誠識世忠矣。然反以殿之不自信也。已且不自信。而何望于人。然則世人布衣起家。致位通顯。回思前日受人恩。不可忘也。其有怨。慎不可不忘也。

朱全忠將受禪。兄全昱顧謂曰。朱三。汝作得否。與全忠飲博。取骰子擊盆而擲之。呼曰。朱三。汝若得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何負于汝。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見汝。

日纂三集

靜觀三十五

赤其族矣。

蜀楊石齊廷和當國時。弟爲卿者一任方面者二。諸子侄又數人皆通顯。子慎復成進士第。一賀者填委。公獨舉蹙不歡。或問故。公曰。君知傀儡場乎。方奏技時。次第陳舉。曲終而傀儡盡出。人家氣數有限。盡泄不空。吾恐今是曲終時也。未幾以議大禮不合。公罷相歸。慎戊寅僉事。恂以殺人抵大辟。人始服公先見。

司馬溫公薦劉元城充館職因謂城曰知所以相薦否城曰獲從公遊舊矣溫公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大勾欄暫裝套齣榮辱何必關心肉傀儡嘗演家門線索無勞著眼東西南北浮生到處郵亭朱李張王墮地權時名姓

巨富翁黃金滿窖愈惜分毫極品官白雪盈頭

日纂三集

靜觀三十七

彌管窟穴算子何時是了問天亦大難爲

黑霧黃沙驢屎馬溺長安貴客偏以身嘗清溪

碧石綠柳徘徊田野閒人何須錢買

劍戟林掉臂遊行或逢吉而羸爲君子園囹塲

低頭鑽穴或陷內而枉作小人一祿一官薄

命子不能承也大忠大孝厚福人乃克爲之

王顯相薄曳金帶而卽夕告殂李嶠骨寒臥紫

純而通宵無寐

急而擊之在我多費博浪之椎徐以觀之在彼自有烏江之劍須施冷眼勿動嗔心

壯心難挽紅輪逞生前而何益香名不黏白骨爭死後以徒然

李變拜議郎廉方自守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爲鄴令有同年生得罪于冀亡奔邵邵僞納之而陰以告冀冀殺之未幾邵當遷郡守會母亡邵埋屍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

日纂三集

靜觀三十七

洛陽變時爲河南尹塗遇邵使卒投其車滿中笞捶亂下大署帛于其背曰誚貴賣交食官埋母遂表其狀邵竟廢錮終身

章申公爲相日營園池所費不貲及罷相卽罹

遷謫未嘗得一日居放還寓居嚴州烏龍山

寺子弟皆遣歸幹置生事死之日無人在側

群妾爭分金帛停屍數日爲鼠食其一指勝

遊清地必福亞神仙者享之彼貪戀權勢者

營營汲汲止供後人消受耳

禮拜彌陀也。難憑信他。懼怕閻羅也。難迴避他。世事枉奔波。回頭方是可口。若懸河不如牢閉著手。憤揮戈不如牢袖著。越不聰明越快活。省了些閒災禍。家私那用多。官職何須大。我笑別人笑我。

暮鼓晨鐘。聒得咱耳聾。春燕秋鴻。看得咱眼朦。猶記做頑童。俄然成老翁。休逞姿容。難逃青

日纂三集 靜觀三十八

鏡中。休逞英雄。都歸黃土中。算來不如閒打哄。枉把機關弄。跳出麵糊盆。打破酸醞甕。誰是惺惺誰懜懜。

王建曰。余爲諸生時。歲考後。適有叅政某行縣。諸生謁見。問惟問案首名姓。幫補進學人數。而止。越數日。僉事某繼至。亦對諸生言及考事。惟問黜退停降人數。而止。諸生私相論曰。二公發問相反。如此。吾屬識之。且觀其後祿。

位何如。乃後大叅官至。戶部侍郎子相繼登第。僉事公陝西副使。遇安化王作亂。腰斬之。吁。豈謂一言能致禍。福耶。已寫其存心之仁厚與刻薄矣。

漢武好儒。至表章六經。增置博士。而擯董仲舒。不用其好文也。枚馬吾丘之倫。使備待從。而子長之詩。蘓李之詩。不見存錄。其將將也。窮兵四征。掃清朔漠。而李廣不侯。其慕僥也。文成五利之徒。講却老之方。而東方朔日在左右。不知其異。毋乃葉公之龍耶。天下自有真目擊而不能喻。有數存焉耳。

日纂三集 靜觀三十九

嘉靖初。苧村諸公。備布衣時。偕友人郎某出郊。見片紙于地。戲共漫之。坐亭中。有老人至。以杖截紙。苧村問之。老人曰。紅蛇也。苧村異之。老人去。一少年至。拾而啓之。則一荷囊也。內貯大錢四。遂持以去。苧村語郎曰。此錢非吾。

與老人所當得吾視之紙也。老人視之紅蛇也。相與歎息而去。

功名二字好了多人。誤了多人。其實得失不關巧拙。命運二字達了多人。懈了多人。此個委順實判知愚。

上場終有散場時。漫道一朝權在手。倚勢也有失勢日。且開兩眼看他行。

命裏不該金紫貴。漫誇朝裏有人。時來風送滕

日纂三集

靜觀四十一

黃閣莫愁牖下終老。

事有機緣不先不後。剛剛轉巧。命若蹭蹬走來走去。步步踏空。

冶容之婦。行必挾鏡。噉名之士。袖有綾紋。不惟眉目膚髮盡以供人。而肝膽肺腸悉非已有。

麟膏鳳髓開華宴。向曉定有散場。紫萼紅英關異春。到底須思結果。

李文節燕居錄云。關中故尚書楊爲族子。計奏

朝籍其家過矣。然楊公致位大卿。無清白之

聲。而以賄聞。卽彼家關中。而於京師。拓畝益

宅。以爲別業。今見都陌比屋黃封。何不雅甚。

也。昔秦紘都御史。亦嘗被籍。止有一絹。及故

衣。反以籍得名。故曰刺虎者。惟恐其鎗之小。

也。及得之。又愛其皮。又恨其鎗之大也。人苦

不富。至籍沒苦不貧。然覆轍相尋。不知鑒也。

利令智昏。所錄來久矣。利乃不潔之物。故夢

日纂三集

靜觀四十二

汚者其占爲得財。

李文節燕居錄云。甲午典試。應天還京。過闕里。

時直指新顏廟。前有陋巷坊。丹飾金書。煥如

也。余因念顏子家無一坊之資。至華出乎至

陋。故曰窮只窮得一時。富便富了萬世。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北歸。與單秀才步行

至其地。地主餽酒。曰紅友坡。曰此人知有紅

友。而不知有黃封。大是快活。余因是推之。金

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簑朱轂繡鞍誠不如
芒鞋藤杖醇醪養牛誠不如白酒黃雞玉戶
金鋪誠不如松窓竹屋無他其天者全也
李文節燕居錄云范文正公捐宅基爲姑蘇府
庠至今人士教育其中向使公爲私第不知
今落在何氏故曰善建者不拔

孫北野繇郎署分司荆南女方十歲戲於庭有
小桃樹寸許旦旦沃水母笑曰兒欲啖其實

日纂三集

靜觀四十二

耶未幾北野遷去女後適鍾西星西星成進
士亦爲是官攜家入署正值夏月桃陰滿庭
其實纍纍夫人攀桃且喜且泣曰此吾手植
也以二籠餉其親且告曰兒所沃桃今果饒
其實矣

李文節燕居錄云人世禍福得失茫昧不可知
故曰前程事暗如漆列子稱塞翁失馬莊子
稱鄰始始爲晉所獲涕泣沾襟及與主同筐

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人能達此則不以目
前爲悲喜矣

玄珠得之象罔佳壻得之東牀塵世浮榮亦往
往類此

擇官之人終受好官之累矜名之士多露敗名
之根天道使然也

詩了人事的便宜必受天道的虧貪了世味的
滋益必招性分的損

日纂三集

靜觀四十三

丹徒丁角鎮壁間有無名子詩云積錢養子望
身安子大錢多轉不閒又錢塘店中有貼詩
云富饒須念貧窮日安樂當思病苦時不知
誰作皆有理也

七貴五侯不過一番黃梁夢一本玉壺水金谷
華林不過一滴艸頭露一瞬眼前花詩不云
乎眼看春色如流水今日殘花昨日開履盈
滿者思之

富貴之勝于貧賤皆無緊要事耳至大利害亦與貧賤者一老也病也死也皆最要緊事不可以富貴移易者且因富貴而加速焉富貴無常忽則易失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河陽之花昔日如霞誰知今如泥土乎武昌之柳秋來作筭亦知其春作青絲否

慾海無邊填七尺於殣淫何不舉頭看落日塵心難掃耗五官於營算豈知過眼卽浮雲

日纂三集

靜觀四十四

應高年享富貴之人必少壯時嘗盡艱辛未有自少享富貴安逸至老者蚤年登科必於中年齟齬或仕宦無齟齬亦必其生事窘薄憂饑寒慮婚嫁若蚤年宦達不歷艱辛及承父祖生事之厚更無不如意者多不獲高壽造物乘除之理類如此間亦有始終享富貴者乃是大福之人亦千萬中一二而已今人往往機心巧謀皆欲不受辛苦卽享富貴以至

終身而又非理計較欲爲其子孫計尤大蔽惑也

人生穿衣喫飯所費幾何此外盡爲長物盡爲他人樂天云故舊歡娛童僕飽始知官爵爲他人豈惟官爵凡一應多積而此身無用者盡爲他人造業而自已招報也佛經云萬般將不去只有業隨身旨哉斯言

日纂主集

靜觀四十五

王荊公過故人家小憩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餅器數件意吏卒所竊問之乃小兒聚此食棗栗盡棄之而去謂俞秀老曰士人閱富貴如群兒作息乃可

趙廷實曰予性好施乞丐每見其悲號未乞之時嘗有傲睨自如之色或童僕呵之往往不遜而去因歎天地間浩然之氣猶賴此輩存得人生世上身家愈重則負累愈多忍氣忍疼擺脫不下彼乞人者光光只一條性命前

無所希後無所顧要活便活要死便死看
十字街頭討半碗冷飯殘羹何媿蛆壤螻李
真箇上不怕天下不怕地天地爲蘧廬陰陽
爲逆旅試想受萬鍾者晝夜乞哀吮癰疽痔
的光景伸頭縮頸提心弔膽比那叫化子那
個有浩然之氣及至閻羅王來請將當朝宰
相百萬財主與那花子一牌拘去空拳赤手
卽刻同行那花子笑欣欣無愧無作比活時

聊齋志異

靜觀四十六

不曾少帶了一件那富的貴的哭啼啼怕冤
怕對比花子不曾多帶得一件好婦人不曾
帶得一根髮他自要嫁別人好屋舍不曾帶
得一片瓦不肯子還要賣與人所識窮乏好
便來弔一陌紙不好的還要擺布你兒子追
想當初好沒來條葛不舍王位而證菩提人
便皈依吾家孔孟眞眞說盡沒有一人聽也
不亦哀哉

人生打不破名利關不知名利關一座好園林
也古詩云試將杖履西園看萬紫千紅一夜
風人生撒不斷是情欲帳不知情欲帳一筵
好酒席也古詩云大白浮杯入醅醪碧桃洞
口日啣西

任你極聰明伶俐賣得巧到底藏不得拙故伊
川云凡人粧成十分好不如真色一分好
不結良因與善緣苦貪名利日憂煎豈知住世

聊齋志異

靜觀四十七

金銀寶借汝閒看七十年凡財積雖多而用
不到卽是看也馬援謂之守財虜貪而造業
用又不到閒看七十年而爲守錢虜眞愚也
哉

鄭端簡公曉之父出貢往雲南一日天暮
雨驟宿路旁空屋夜半有神語曰子藏神爲
汝守此金錢久矣公曰果吾分內物乎今赴
任恐犯懷璧之罪可仍煩守至歸時取否神

欣諾之公因記數而去抵任年餘知長公曉
發解公解任至原寓處藏神出前物付之公
視前數少四百餘金神曰公任中所得非卽
此中物乎此與唐太宗賜尉遲敬德銀一藏
內少二百借約相似可知財帛飲啄實實是
有數全不關乎智巧人徒壞心術以作損人
利己之事而蒼蒼之天旋有因少而奪其多
者諺云鷺鷥怵怵何曾餓死青鵲又云蚱蜢
乾跳折了腿蜉蝣不動自然肥都可拍醒睡
漢

日纂三集

靜觀四十八

海中有女樹天明生嬰兒日出能行食時成少
年日中成壯年日晚成老年日沒而死明日
復然人生一世間亦何以異是

優人登場有爲唐明皇者下場便不肯與諸優
同坐衆皆笑之世間公孤卿貳時至則爲之
與達場作戲亦復何異而盛脩邊幅岸然於

親故之中恐未免爲諸伶之所竊笑昔沈慶
之爲三公歸里鄉人見者皆扶伏膝行慶之
笑曰故是昔時沈公知是昔時沈公彼罄折
之態可嗤此倨傲之容亦無味

嘉靖間錢塘陸姓爲郡吏毛經歷愛重之陸有
女經歷有子納聘約爲婚未幾經歷提問落
魄歸時欲娶女以行而陸妻變計覓他女代
之經歷不知也既歸而其子學日進取科第

日纂三集

靜觀四十九

官至操江都院移檄郡中取陸陸驚喜且懼
及至操都偶他出先入見夫人夫人曰我父
切莫提前事陸惶恐曰何敢言全賴夫人看
顧也操院歸禮意甚渥贈三百金送回且曰
後尚有所貽歸而陸之親女至陸對所饋金
潛然淚下曰悲汝命薄耳女亦悲不自勝鬱
鬱而人陸亦繼亡後有復來贈金者竟以無
人而返夫興衰靡定安可據眼前論人方陸

易女特爲避其衰孰知乃避其興乎

穎川姚尚書塚上碑石甚厚侍郎某塋墓請於

官求解三之一官命解其二或問之曰吾欲

使後人更剖其半耳此足警世癡腸

聲勢所輳其往復之機如翻車轉轂從閒處靜

觀皎然易觀而一塵翳目便投足惜如非太

有識人未易脫然其外也往往見如市之門

遮擁不前求闕其闕而朱得而其人偶敗則

日纂三集

靜觀五十一

爭指其先入者而詬厲之是以驚蹄而嘲捷

足未嘗不始恨其遲而終幸其後也

人情多忘見在好緣未來未來之境愈上而愈

有雖至卿貳而未來之境自在盈天地間止

不足更無有餘也若使高官厚祿可以解之

則今九棘三槐宜皆瀟灑快活而屑之不展

心之多事憂讒畏譏彌縫顧慮者日以益甚

士大夫聰明大者算計大算計大者心中勞

苦亦大既圖其身又憂子孫反不如三家村

裡痴人三餐一宿以外不曉圖度者翻爲享

福及至無嘗卒至落湯螬螬投火風蛾手忙

脚亂苦不可言其所處愈尊則戀人世也愈

甚其拋四大也愈難一權相在時忽展轉以

面壁乾笑曰一場扯淡又有一貴人年九十

歲而死曰我併不見前之八十九歲在何處

故知但屬於死決未有自念身已貴乎已高

日纂三集

靜觀五十一

而自安者也

上虞陳五山侍郎治第宏壯上梁百餘人邪許

經日不能起其子在旁詫曰今上如此其難

異日拆時如何得下人傳笑之不知此達人

之言也宋郭進造第宴工人於上曰此造宅

者坐子弟其下曰此賣宅者陳氏子之言卽

進意也

吳寧門人李丹仲之族有自武林歸者舟覆于

江幸水尚未入。生死在呼吸間。見一人方以所齋銀物繫腰間。旁一人起而攫之。救至。偶得不死。來言其事。又余族有傭者。病甚。主人懼其死于家。遷之廟社。氣息惛然待盡而已。前有丐者。新斃。敝衣蔽體。尚匆匆往將取之。悲夫。世人于石火電光中。交征攘奪。作子孫牛馬。皆此兩人類也。

日纂三集

靜觀五十二

見富貴者。輒神沮形茹。不覺自失。固是其人識卑。亦緣其人福淺。古寒士狎萬乘。貧初師帝王。視之直似僚友。儕輩初不覺其崇高。非徒挾吾道以藐之。蓋其人福德。原在帝王之上也。南陽忠國師云。老僧在帝釋殿前。見粟散天子。如麻似菽。陸信州云。道人尚不貪釋梵。天王之位。何況人王。地位如是。眼界如是。區區軒冕之榮。曾足動其一躬否。

寒士一經遷擢。遂忘寒士之體。經鐫削。仍作寒

倨之容。夫假則俱假。真則俱真。不應寒士獨假。貴人獨真也。且一予一奪。俱出朝廷。本無而予之。則有偶有而奪之。還無彼青華之選。原非可據之物。而一日爲之。便終身認爲已。有亦可笑矣。朱平涵言。趙文肅以詞林遷謫。後入南銓。不肯折節冢卿。彼學道人而猶若是。信習氣之難除也。

日纂三集

靜觀五十三

終年製火炮。止圖末後一聲响耳。終日采瓶花。止圖眼前一霎紅耳。季子六國印。末後之一响也。淮陰假齊王。眼前之一紅也。求以償剌股之勤。出胯之辱。能幾何哉。秦氏之併六國。大似富翁欲基構之方圓。今日以計誘東隣。明日以利啖西舍。後日又以勢脅前後諸家。費却幾多心力。始成方幅。起屋造宅。將圖永遠傳之子孫。而死骨未寒。他人已掃除。堂宇安坐而有之。使驢山癡鬼有靈。

不啻然自笑其生平之爲計拙也。

李士衡奉使高麗。武人余英爲之副。凡高麗所得禮幣等一切委之英。英慮過海船漏。盡以士衡之物藉船底。以已物置其上。無何遇大風。幾覆舟。人急請滅所載倉忙間拈出棄之中流。少頃風定。簡驗只所棄皆英物。士衡之物無一失者。

棲守道德者。寂寞一時。依阿權勢者。淒涼萬古。

日纂三集

靜觀五十四

世路中人。圖功名。或治生產。儘有正爭。奈天地間好風。好山水。好書籍。了不相涉。豈非枉却一生。

蕭道成爲相王。鎮東府鬱林。已五歲。牀前戲。遣成令人拔白髮。問之曰。兒言我誰耶。答曰。太翁。道成笑謂左右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卽擲鏡鑷。此時道成正經營禪代。而持天位授人者。其人已在其前。正如人室。

祖父方刻苦謀生。時敗子已長。可歎也。

向時越中絕無園亭。近始多有。然其間亦有人已之。辨菜徑。棘籬。林木翳翳。內有清池數畝。脩竹數竿。洞房素閣。具體而微。北牖延風。南榮賓日。身可休。老子孫可誦。讀親朋過從。亦可觴詠爲已者也。若夫雕欄綺榭。傑觀危樓。脩廊引帶。其間花選實綠。而入標奇踞勝。帶蜺欲雲。使夫望之者欲就。就之者欲迷。主人有應接之煩。無燕處之適。此爲人者也。吾意智者。營之自當舍此而就彼矣。

日纂三集

靜觀五十五

嗜利者。酷如乳虎。詭若穿窬。誚同駢僕。至死耽耽不休。欲百世無替也。乃身不能享。子孫藉之。驕淫不踰時。而家業蕭然。偷兒丐子。殞命辱先者。皆其裔也。令人欲起九原視之。悲哉。強項者。未必爲窮之路。屈膝者。未必爲通之媒。故銅頭鐵面。君子落得做君子。奴顏婢膝。小

人枉了做小人。

竇儀爲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爲多不法。且舉儀蚤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元勳。公忠亮直。社稷之重。帝不悅。儀歸言于諸弟。張洎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請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于普。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

日纂三集

不靜觀五十五

鎮河陽多遜。遂叅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王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碟盛釣餌。藥安不食之。盡明日。仁宗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卽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嘗不樂之。

也。準南行至雷陽。吏以圖獻。閱視之首載郡東。

南門抵海岸。凡十里。準恍然悟曰。吾少夢有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乃今日意爾。人生得喪。豈偶然耶。

仁宗問王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公曰。惟宦官。官妾不知姓名者。乃可充選。帝憮然有問曰。惟富弼耳。公下拜曰。陛下得人矣。既告大廷相富公。士大夫皆舉笏相賀。或密以聞帝。益喜曰。吾之舉賢于夢卜矣。

日纂三集

不靜觀五十五

九江有碑工刻字甚工。黃魯直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使劔之。工曰。小人家舊貧。止因開蘓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奸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遂餽之酒肉。而從其請。

佛典以人生現前產業爲五家所共。一曰王。二曰水。三曰火。四曰盜賊。五曰不肖子。凡人幸

苦作家自謂可以長守。不知不覺嘗爲此五家負之。而趨故曰共也。夫尋嘗家業猶不免共之者。况得之橫求者乎。

前人謂得便宜事莫得再做。休說莫得再。只先一次已是。藉了世間。豈有得便宜底理。汝既多取了他人底。便是欠下他底。隨後却要還他。世間人都有合得的分限。你如何多得他的。

日纂三集

靜觀五十八

大凡世事勿論巨細險夷成就遲速。自有一定之期。一毫人力。決着不得。制事者主張既定。又要得事外之意。方不受累。

世間之財。人所共見聞者。取之猶可享用。何者以其無廉名也。人所不見不聞者。取之必不可享用。且反有禍。何者以其無貪名也。既享厚利。又得顯名。決無此理。好名而未經敗露者。其後人必不昌。

昨非菴日纂三集惜福卷之九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撰奉甫輯

湯公真率之會。饌不過五。子瞻養福之箴。第止用三山谷五觀自節。敬軒隻雞留侯。魏文清之一肉一菜。不爲儉。張莊簡之不擡飯。不宰牲。以爲酣匪直存澹薄而可久。亦將矯奢靡而防貪。

美宗謂李質曰。朕視朝退。則朝。母后畢復親

日纂三集

惜福一

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時。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

董朴成進士後。差過岳州。聞劉忠宣宅憂在里。造謁焉。忠宣留之飯。飯麥糲。饌惟糟蝦一器。朴感省終身。持雅操。視昔胡紘。嫌朱晦翁。無隻雞斗酒之供。釀成爲學之禁。相去何如哉。凡生於富貴之家。子弟已享用太過。苟能抑畏一節。省只守布衣菽粟之分。一意存心讀書與

貧苦書生。更加倍精進。卽妻室亦不要聽他。搜求珠翠。衣被文錦。糜費金銀。亦如百姓家。婦女用力用勞。則後來還可增益顯達。如不知止足。徒于軀殼口舌上爭華侈。甚至踰越法禮。喪亂性真。戕賊身命。僮僕隣里。先從有竊笑之。況天地之高明。鬼神之正直。宗親之衆多。祖父之尊嚴。有不賤而惡之。災而禍之者。鮮矣。

日纂三集

卷三

明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二雞。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好大嚼如此。不爲吾累乎。

唐有淨尼。出奇思。以盤釘簇成山水。每器占輞川圖中一景。人人多愛玩。至腐臭不食。吳越戚里孫承祐者。豪侈炫俗。用龍膾煎酥製小

樣。鰓山水竹。屈木橋道人。物纖悉具備。所謂刻水鏤脂之技。以博人俄頃嗟賞。愚矣。

荊州衣冠之藪。人言琵琶多於飯甑。措大多於鯽魚。武林繁庶。人言日用千豬萬米。丈二研。柝又目西湖爲銷金溝。以其歌舞費日。消千金也。

永樂甲戌二月。上退朝。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上歎

日纂三集

卷三

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每日自念。當惜福。故每浣濯更進。昔皇妣躬補葺故衣。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如此勤儉。正可爲子孫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忘。

飲酒達鳴雞。嬌艷芙蓉褥。日脯繫裙帶。歡樂恨不足。供帳拂雕鞍。演技流觴曲。晝夜恣茫茫。錢齡尚嫌促。

古人太遑時。今人太趨時。袖倏小倏大。巾倏短

倏高衣帶之潤幾如領扇骨之長幾如笏非服妖而何此風流子弟市井惡少所創爲而縉紳學校翕然宗之無識甚矣

余嘗入會稽探禹穴止一僧寺其寺諸生借寓讀書者十餘人余輩所見會食俱用菜腐旬日或設醢魚不知有肉味也而江右士大夫居顯官亦不忘貧賤呼蔬菜曰舊朋友可羨可羨

自纂三集

惜福四

入百錢費不百錢守已樂同富足進萬鎰出逾萬鎰求人苦倍饑寒

姚希得知靜江官署舊以錦爲幕希得曰吾起家書生安用此命以布易之日惟啖菜一介不妄通也

貝恒爲東河令在官雖小物必思及民營繕有餘棄廢鐵敗皮朽索故紙之類悉存之工匠閒暇令煮皮爲膠鑄鐵爲杵搗紙索爲穰貯

之庫會車駕巡幸北京勅使督建席殿所貯悉濟急用而民不費

魏中孚爲永州判官清潔自好同官有興製器用之物中孚未能無意每欲爲之先令匠作者計工用若干貲各具公私之數呈報判以且休且休及解官簡一任所供且休且休錢不知省幾千百緡

張載嘉祐初爲雲巖縣令歲歉家人惡米不鑿

日纂三集

惜福五

將春之先生亟止之曰餓殍滿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

張宗伯天駿居東門外三里橋郡公訪之時已及午矣公曰寒家離城遠親友至者必畱午飯然止肉腐而已老公祖下顧須宰一雞幸勿訝其非郡公忻然飽去世兩高之

蔡公龍陽歷官三十餘年始一歸省食淡衣素

無異寒儒。後晉南少司馬歸見市上有賣鱖魚者。偶向僕言之。其子烹以進。公大怒曰。此時魚價必高。窮口腹若此。非與吾共守家業者也。棄不食。

勤儉箴云。人生天地間。富貴誰不欲。已力不經營。日用安能足。成立最艱難。破蕩真迅速。貧窮因懶惰。借貸遭恥辱。儉用勝求人。奢麗莫隨俗。男若勤耕種。饑不愁穀粟。女若攻紡績。

日纂三集

惜福六

寒不慮衣服。勿謂長少成。光陰如轉軸。男大婚事迫。女大嫁期促。雙親有老病。百費相繼續。臨期欲副用。閒時須積蓄。勉旃復勉旃。慎勿憚勞碌。

每見巨室豪家。賓朋宴集。歌舞盈前。堂帷隔於一簾。喧啖徹於內外。匪第過侈。深恐踰閑。濫觴滋蔓。更不忍言。

章文懿嘗言。學者奉身不可好華侈。苟好華侈。

必致貪得他日居官。決不能清白。

蘇和靖隱居孤山。種梅三百六十株。梅熟售價。一株作一封。供一歲之用。又有一禪僧種芋。三百六十科。日用足以給食。尤省而易辦。夫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便覺有餘。貧不貌富。可以長貧。牽裾肘見。納履踵見。不爲友愧。殺雞飼母。摘蔬飼客。不爲客愧。夫惟不愧。乃見古人風格之妙。近世士憑陵意氣。塗飾耳目。貧于家。不貧于身。貧于親。不貧于賓。謂不露寒酸本色。能自拔俗。而其未難持。恐不能不別開徑竇。

日纂三集

入惜福七

昔人請客。東以具饌二十七味。客至則惟煮韭炒韭薑醋韭耳。客曰。適云二十七味。何一菜乎。主曰。三韭非二十七耶。錢穆父嘗請東坡食。品飯于膳。以爲必精潔之物。至則飯一盂。蘿蔔一碟。白湯一盞。坡笑曰。此三白之爲品。

耶相對悶然三韭三白可爲絕對

范氏自文正公貴顯以清苦儉約稱于世子孫皆守其家法忠宣正拜後嘗畱晁美叔同七箸美叔退謂人曰丞相變家風矣或問之晁答曰塩豉棊子上有肉兩簇豈非變家風乎聞者大笑

天寶中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玄宗命宦官姚思藝爲進食使水陸珍饈數千盤一盤費中

日纂三集

惜福八

人十家之產嗟夫漢文帝欲作露臺惜中人十家之產而不爲而玄宗以一盤之奉費之末年失國出奔至咸陽日中猶未食楊國忠市胡餅以獻民始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至相視而泣前日進食使何在乎天子不能無暴殄之報而况於人乎

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文帝曰鸞旗在前屬車

後言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下詔曰朕不受獻其令四方毋復來獻也

見在之祿積自我祖宗受享不可過盡將來之福貽與爾子孫節約嘗使有餘

其夫好飲酒其妻必貧其子好臂鷹其家必困剝養一僕日飯三甌歲計千甌率是則必告乏而聚怨病在于增不在于損

日纂三集

惜福九

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得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得貴

喃喃錄云先府君以八座家居一敝袴十年不易綻補幾無完處朱少傅衡嶽里居侍養官已三品客至或身自行酒近時貧士偶臘科名輒暴殄天物窮極滋味服飾起居無不華煥和衣褻服紅紫爛然至於梳頭裹脚亦使童奴代爲不知閒却兩手何用如此舉止名

位。得尊崇壽命。又安得長永。一葉之舟。載得幾許物事。

今寒士一旦登第。輿馬僕從。飲食衣服之數。卽欲與膏粱家爭爲盛麗。秋毫皆出債家。謁選之官。債主卽隨之而至。非盜竊帑藏。腹剝間閭。何以償之。及其罷官歸休。則恣橫於鄉黨。居間請託。估計估奪。無所不至。安得國有廉吏。鄉有端人。昔人言受恩多。難以立朝。吾

日纂三集

惜編十

亦曰舉債多。難於立身。

家本農桑。雖宦達。當記得先人櫛風沐雨。世守耕讀。縱富貴莫忘却平日淡飯黃齏。

儉之一字。衆妙之門。無求於人。寡欲於己。以養德。淡泊明志。清虛毓神。可以養志。勵節用。少求。可以養廉。忍不足于前。置有餘于後。可以養福。

天下生齒日繁。卽以吾族計之。國初始祖。僅一

人。今男女且萬指。相距未三百年。已千倍於曩時。然而山川土田如故。所產之毛。不增于前也。而取以供千倍之衆物。焉得不盡人焉。得不窮。况又益之以侈靡。以宮室。曩樸斲今雕鏤矣。以衣服。曩疎布今錦綺矣。以飲食。曩奉賓客。多不過六脔。今至加邊無算矣。共此一物也。向一人享之。加樽縮焉。今千人共之。加屑越焉。卽神運鬼輪。且不能給。此取求所

日纂三集

惜編十一

以日急而盜賊所以日繁也。

貪得者無厭。總是一念好奢所致。若是恬淡知足。要世間財利何用。清風明月。不用錢。竹籬茅舍。不費錢。讀書談道。不求錢。潔已愛民。不要錢。濟人利物。不餘錢。如是存省。則世味脫然。貪心又何自而生乎。奢華損德。奢華折福。奢華害人。戒之哉。

受些窮光景。每事節省。儘過得。凡臨事着一苟

字便壞。自身享用。着一荷字。便安吾一生于此。得力。

佛典言。思惟此食。墾植耘除。收穫蹂治。春磨淘汰。炊煑乃成。用功甚重。計一鉢之飯。作夫流汗。集合量之。食少汗多。

海瑞晉南冢宰。以幣物賀者。俱不受。投名紙用紅者。亦以爲侈。而惡之。鄒元標以青蚨三十文入賀。出諸袖中。海見之。喜曰。如此方是受。

日纂三集

體福十二

之過數日。置酒酬鄒。惟餽四孟。市餅一盤。酒數巡而已。

昨非菴日纂三集汪度卷之十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李翰林昉。其父文正公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途逢文正公前驕不知其爲公子也。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愧也。

方謹言爲侍御史時。丁謂貶遣。謹言籍其家。得士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

日纂三集

汪度一

稱其長者

仁人心地寬舒。便福集而慶長。事事成。個寬舒氣象。鄙夫念頭迫切。便祿薄而澤短。事事得個逼促規模。韓魏公自言其生平未嘗見一不好人。可想其浩蕩境界。

倪元鎮既却張士信之請。一日士信與諸文士遊太湖。聞小舟中有異香。士信曰。此必一勝流急傍舟近之。乃元鎮也。士信大怒。卽欲手

外之諸人力爲營救。然猶鞭元鎮。元鎮竟不吐一語。後有人問之曰。君被士信窘辱。而一語不發。何也。元鎮曰。一語便俗。

晉王藍田與謝無奕。以事不相得。謝性麤強。自往數藍田。肆言極罵。藍田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小吏曰。去未。荅云已去。然後復坐。

樊仙叛。吳主權召問潘濬。濬請五千兵足成擒。

日纂三集

汪慶仁

吳主曰。卿何輕之。曰。仙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一節之驗也。濬往果擒之。

步騭避亂江東。與廣陵衛旌相舍。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騭與旌寄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脩刺。奉瓜以獻。征羌方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疆也。今去以爲高。祇取怨耳。良久征羌開牖。

見之。隱几坐帳中。設席坐騭。旌于外。旌愈恥之。騭辭色自若。征自享大案。殺膳。騭旌惟菜茹。旌不能食。騭極餐致飽。乃辭出。旌怒曰。能忍此乎。騭曰。吾貧賤。故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後騭爲相。而旌卒以無聞。蓋士之致遠者。其器識必與凡庸迥異矣。

陳恭公素不喜歐陽公。知陳州時。公自穎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爲首。

日纂三集

汪慶仁

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罷使相。公當艸制。陳自謂必不得其美辭。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中。帥曰。吾恨不蚤識此人。

胡東洲提學兩浙時。有士子不帥教。懲以夏楚。明年其人及第。翰苑東洲以述職到京。其人

設席款之。以新得古哥窑盤盞行酒。且曰。此器所寶。但俗眼不識耳。應曰。以老犬視之。此器脆薄易破。不若良金美玉之器可寶也。其詞嚴而不迫。聽者安得不慚。

張思叔繹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叔謝。

佛言。重以惡來者。吾重以善往。福德之氣。著在此也。白沙詩曰。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胎成。

日纂主集

汪慶五

仁軌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至矣。一段諺曰。忍事敵災星。又曰。戒酒後。時。噉忍難忍。事順。不明人內典曰。忍。令。有。嘿。定。千。差。尤。際。括。奧。妙。

陳鎬督學山東。夜至濟陽公館。庖人供膳。忘置箸。恐怒責。請啓門外索。公弗許。庖人乃削柳條爲箸。公曰。禮與食孰重。竟不夜餐。啖菓數枚。

嘉靖初。言官聯疏劾梁文康。假宸濠護衛兵。公不辯。惟曰。余只致仕去已矣。不論衛兵事。緣也。久之。始知主其事者楊石齋。

李春芳廷試後。同志集飲。適某堂上遣官至。延入內。與語。而別人皆知來報臚傳之信。賀之。李坦然曰。謂拙卷亦與進呈之列耳。神色不動。

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於脩類中。見人有所

日纂主集

汪慶五

告。未曾應對。候其言畢。徐爲辯曰。此皆衆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曾於席坐。被人醜罵。席上愕然。皓徐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必與言。

郭子儀據兵方鎮。嘗奏除一官不報。僚佐意不能平。子儀曰。自兵興來。方鎮武臣多跋扈。凡有求朝廷曲從之。此無他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不可從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

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

裴行儉初平度支。遮旬獲環寶不貲。蕃酋將士
願觀焉。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瑪瑙盤二
尺。文彩燦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懼叩首流血。
行儉笑曰。爾非故也。色不少怙。

神宗一日御垂拱殿。御衣有蟲。自襟沿至巾。帝
拂之至地。亟曰。此飛蟲也。

劉莊襄公天和總制三邊時。馳健卒取其孤孫。

日纂三集

汪復

暨一孤侄撫于任。過華州。僕夫偶篋門役。
者膚慙守怒。弗為禮。封扃其門。卽薪米不為
供。二孤至。饑渴甚。令從者竊踰垣乞食。素所
知家。微遜去。守隨投牒公所。備陳縱僕虐門
役狀。二孤抵任。則環公夫人泣訴為守苦。夫
人甚心憐之。未幾守以事謁公。家衆跂足側
窺。計必督過守。公乃禮遇有加。後復薦其
賢能于朝。

一士人嘗動氣責人。王陽明傲之曰。學須反己。
勿徒責人。能反己。方見己有許多未盡處。何
暇責人。舜能化象。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
是若要正他。姦惡則文過掩惡。乃惡人嘗能
反去。激他惡性起來。如何感化得他。若能於
己用功。則惡人自化。何動氣之有。

嘗觀山勢高峻。直截生物。必不暢茂。其勢奔赴
溪谷。合轉回環者。艸木必蕃。蓋高峻者氣散。

日纂三集

汪復

難聚。故生物力薄。回環者元氣蓄藏。獨多。故
生物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則水急。而魚鱉不
留。淵潭深則魚鱉之屬聚焉。以是驗人。其剛
急淺露者。必不能容物。作事亦輕易寡成。寬
緩深沉者。於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
善學者觀山水之間。可以進德矣。
唐皇甫湜恃才傲物。為郎時。乘酒使氣。忤同列
及醒不自過。求分務東洛。值伊瀝歲歉。俸微。

困悴且甚。裴度時保釐洛宅。辟爲畱守府。從事度脩福先寺。將致書白居易爲碑。湜在座。大怒曰。近舍湜而遠就居易。何也。度婉辭謝。曰。初不敢以仰煩長者慮。爲大手筆所拒。今既爾。是所願也。湜卽請斗酒飲。酹立就。度贈車馬繒絲甚厚。湜叱使者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值三絲。侍中何遇我薄耶。度卒。如數酬之。湜嘗爲蜂螫。指購

日纂三集

汪度八

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杖未至。嚙臂血流。其暴戾若此。故雖爲文古雅。而舉世薄之。

觀世間極惡事。則一青一慝。儘可優容。念古來極冤人。則一毀一辱。何須計較。

釋迦蒙詆調達。何况凡夫。仲尼見毀叔孫。寧論中士。太虛無物。隨他把火。燒空群小。流言任彼。彎弓射影。

羊侃南還至漣口。遇友張孺才。置酒舟中。孺才醉後失火。延燒侃十餘艘。燔金帛不可勝數。侃怡然不介意。孺才慙懼自逝。侃慰使還。待之如故。

處家制事。遭一番魔障。益長一番練達。御人接物。容一番橫逆。益增一番器度。此皆動心忍性。成身成德之境。不可輕易視過。

細觀理亂。絕知性躁者之害事。

日纂三集

汪度九

自家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涵蓄以養深。別人不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大。

陸昭符郡刺史。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左右皆震仆。昭符自若。撫案叱之。雷電忽散。得錢索重百斤許。徐命納庫中。人服其雅重。

當繁迫時。使弊賄人。值追逐時。馳瘦病馬。對昏殘。理爛亂絲。而能意念不焦。聲色不動。亦

不後事者其才器真不可及

張九齡以功名忠義奮振一時可謂君子矣然或者謂其處士大夫之有宰者必致窮絕之地以故一念不洪遂至無嗣人心不可蹊刻如此

費禕當魏軍次興平禕督師往禦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就求圍棋于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趣禕從容對奕無厭倦意敏曰聊試卿耳

日纂三集

汪度十

信自可人必能辨賊

鍾離牧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君自行義事僕當以法率下何得竄公憲而從君耶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必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繫民

慚懼率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取者

吳良以清白守正稱爲郡議曹掾正旦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曰齊郡遭罹盜賊今明府視事五年家給人足良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爲議曹掾尚無袴望曰議曹情竅自無袴寧是爲不家給人足耶太守以良言是賜良

日纂三集

汪度十一

鯁魚百枚

張莊懿公瑩爲南京參贊時有妄少年醉輒侮罵人市之人不堪也會公出少年飲既醉衆紿之曰而能奪取尚書藤不能不得謂而豪少年踉蹌當前導掣公一藤去公不問明日酒既醒視之則尚書藤也怖欲死乃自反接長跽以藤置其首候公於途俄傳呼尚書來則雙藤缺一矣公見跽者問故仍收其藤遣

之。

蔣給事性中清貧。刻鴈家居。嘗駕一小舟入城。止帶村僕二人。遇潮落水。逆船不得進。遣二僕上岸。牽挽蔣自到。舟尾梢船適一糞船過。偶觸之。蔣本村樸。鄉人不知。大加窘辱。二僕厲聲言曰。此是蔣老爹。如何無禮。蔣罵家人曰。奴哄人。此處那得個蔣老爹。促家人牽船徑去。

自纂三集

汪慶十二

宋南野琛爲御史。極有風裁。還家。家有牛蹊柳氏田。柳氏格殺牛而遣其子弟誑毀君勅。家人無出與競。柳氏有狂子。醉罵良久。躍入水中。君使人援出之。易以已衣。迎至上。坐謂曰。與而家世好。奈何以小忿墮之。呼牧牛兒鞭之數十。使人以肩輿送柳氏子歸。且謝其父老。其父老大慚。

忍辱撮要云。忍是快活路。世上少人行。舌柔嘗

在口齒折。只爲剛思量。這忍字好箇快活方。片時不能忍。煩惱日月長。愚濁生瞋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鐵。只作耳邊風。長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

臨江湖李山祖秘校與客圍棋。有個惡聲相加。問之曰。來算簿。公曰。少待。未幾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堪。怒公詰曰。想爾不欠租。欲勾簿乎。曰。然。公卽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遣焉。還

自纂三集

汪慶十三

至半途。遇其妻抱子號哭而來。問何以不死。卽言其故。入門氣絕。蓋服毒來也。不忍禍立見矣。

沛公見秦宮室子女。欲居之。器亦小。但肯從諫。亟還。終有天下。英布一見踞牀。卽悔欲自殺。及得供御如漢王。便大喜過望。易款易盈。宜其及矣。

劉元城於殺已者。鍾聲不聞。鼻熟睡。薛敬軒

縛至西市。神色自若。韓琦問誰殺我。持吾頭去。三公顛沛時。神閒意定如此。卒亦未罹其害。

遇事而能靜。能忍。其人必福。壽何者。靜忍則思慮宛曲。而事必成。酬應安閒。而禍不作。福壽不亦宜乎。先正有言。凡矜已忘人。龕疎執拗。及浮舉。卽作沾沾之態。小不堪。卽呈忿忿之色者。皆薄命之人也。蓋爲此等人事。必不能

日纂三集

汪度廿四

章彩

成禍。必不能免。夫人而無成事之門。及免禍之道。非命薄而何。

凡有橫逆來侵。思所以取之。之故。卽思所以處之。之法。順而受之。不可便動性氣。故遭一番

魔障。長一番練達。容一番橫逆。增一番器度。

潘衡齋公。一日乘肩輿出。輿人偶觸一狂生。狂生逐輿謾罵。抵舍入廳。毀其椅而去。明日學師聞之。率狂生來請罪。先生曰。昨趾未曾出

戶也。安得有謾罵而毀器者。謝學師送之出。狂生羞而欲死。

曹公時中。隣有悍生。脩其先世怨。以堊書公名於牛後。向其童而加撻。因極口肆詈。童歸以告公。徐曰。人詈我。而我若述之。是重詈我也。速往謝彼。無勞君齒頰。吾僕也不敢傳言。生不能難。然必欲逞志。乃已。公每於日小遷。則幅巾倚杖。獨立門屏。生脩尺一。若爲候者。而中

日纂三集

汪度廿五

則痛詆極毀。伺公出時。令人蹀上之。公不手曰。候我童來。旣而從者至。命取火燔之。曰。知若主於我無慰好言也。老年人不能荅聊自解耳。生媿而止。

張莊簡公悅。元旦拜竈。有家犬坐於竈上。衆大詫。公具冠服拜竈。如故。未幾犬下竈。遂死。衆又大詫。公亦如故。子孫問之。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唐錢徽於穆宗時典貢舉四川節度使段文昌以書屬所舍士於徽及榜出不預文昌私怨之譖徽不公徽坐貶或謂徽當奏發其書徽曰事苟無愧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

成祖一日得建文時群臣封事千通命解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留覽其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因從容問縉及脩撰李貫等曰詞涉干犯者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

日纂三集

汪度廿六

臣貫實未嘗有也上曰爾以未有爲美耶食其祿當任其事獨無一言可乎

光廟年十三歲講筵日每開臣一人入直看講講案前有銅雙鶴故事叩頭畢從銅鶴下轉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其上光廟矚內侍曰移銅雙鶴可近前些衆皆歎服

何武與戴勝不合勝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勝子賓客爲郡盜逮繫廬江勝自以

子必死武平心出之勝慚服國朝指揮門達構陷袁松及松出獄而達得罪當遣戍袁送之如故交房景伯守清河郡民劉簡虎會無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迎之景伯督縣屬追訪之而署其子爲西曹掾士大夫立身敦厚處心和平每事須出人意表無令小人之可以相測也斯善矣

日纂三集

汪度廿七

呂東萊曰有孟孟之量有池沼之量有江海之量有天地之量雨澤而沼溢酒瀑而卮翻踰其限而過其分雖欲不滿不可得矣我不爲沼何憂乎十日之霖我不爲卮何憂乎千釐之醴吾以是知自期之不可小也

丁仲衡爲主事時御史張政過其門適遷者來報聞公失疑今獲盜者需公認公曰吾家未嘗失也辭不往政問故公曰時禁盜疑者死寧亡吾族不忍其死也張歎曰公仁人也因

薦起爲御史。

宋古成之結廬羅浮力學不倦作詩多驚人語登梁灝榜第二預聞之有張某嫉居其上名成之飲密置啞藥酒中比黎明臚唱成之暗不能應上怒扶出或勸自明其事成之曰司命有定非人所能與也衆服其量。

蘓魏公爲宰相因爭賈易復官事持未決御史楊畏論蘓故稽詔令蘓卽上馬乞退呂微仲

日纂三集

汪度十八

謂可見上辨之何遽去蘓曰宰相有一人言便爲不當物望豈可更辨曲直宣仁力留不從。

有人問呂榮公曰爲小人所詈辱何以處之公曰上馬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心下馬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入彼是何等人若是答他與他十等如此自處忿心自消。

元祐時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於公者忠宣公荅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儒帥大服。

陳憲副伯獻稱林文安湔曰賤者卽之不知公貴卑者卽之不知公尊不肖者卽之不知公賢且智非意相干者卽之始知公凜然不可犯也。

日纂三集

汪度十九

陳鑑王文同掌內臺凡入臺陳或後至王輒命鳴鼓集諸道御史升揖一日陳先至堂吏請擊鼓陳曰少需諸道咸不平王至知之曰吾在陳公度中矣。

王忠肅召爲冢宰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序過聞雖貴官不得越人惟之公曰彼立法安忍壞之至卽卽調爲考功。

張莊懿公鑒巡按東省初到臨清偶酒家酒樓
挈落其紗帽左右失色且日州守縛此人待
罪公徐曰此是上司過往處今後酒樓須高
掛選遣出

嘉禾葉春膏爲府掾後仕至參議宣德中與大
理少卿熊檠巡撫東南一日同至嘉興公館
檠痛笞郡吏猶辱罵不已葉從容謂郡吏曰
諸兄當勉某昔在此喫了多少打罵檠大赧

日纂三集

江陵二十一

蓋忘葉之爲吏也

張鑒爲刑部尚書有獄事須急報夜坐秉燭趣
吏治文書遲蚤朝奏夜半書既就吏袖拂燭
覆於書書不可奏吏叩頭請死公曰悞耳趣
再書之坐待怡然竟曙不寐

周叔夜元旦肩輿出市中亡賴少年指先生曰
夫夫名爲舍者吾試衆辱之乃呼其名先生
歸而使人召之來好諭之曰若幸遇我毋爲

犯他冠蓋恐不汝宥也笑而遣之

吾松一老儒薛姓號河東貧而無賴謁無錫富
室鄒氏自稱錢狀元師託以他往便履一叩
彼信禮之張筵相款未終適有報錢狀元至
此老起謂主曰吾當往其舟謁而偕來主唯
唯任其往卽以真情告之公欣然應曰此何
妨遂同往主迎之公執禮甚謹側坐談笑至
盡醉而終畧無可疑之色

日纂三集

江陵二十一

羅洪先作鼎元時外舅會太僕趨告曰喜吾婿
幹此大事羅面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
許大在此等三年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
猶袖米偕何黃二公聯榻蕭寺中講學

洪武選蒸爲諸生時家有徭役謁令君求免不
許曰此戶易辦其秋武選舉于鄉令君歌鹿
鳴以宴舉者次第行酒至武選武選逡巡避
席曰別戶易辦酒戶故難堪也令君媿形于

色同舉薄之後成進士。竟卒於武選。

凡脾位好處。百物通喫得去。見天下人可惡。可憐處多。必其脾位有不受者也。我無知無能。同于渾沌。是謂真土。第一補脾聖藥也。

聖人見人皆聖人也。賢人見人。或賢或不肖。不肖人見人。則皆不肖矣。袁中郎言。譬如人脾氣強盛者。蔬糲亦皆甘美。否則美者惡。甘者苦。至於敗壞之極。雖珍滑之物。亦不復能可。

於口矣。真善喻也。

宋栗菴繻為吏部尚書。至長安街。有老婦著面衣乘驢不下。從者誤為男子呵之。老婦大訴曰。我住京師五十餘年。見了千千萬萬希罕。你這驢子官兒。宋至部語同僚笑曰。官亦不驢子矣。此婦人眼孔大。所謂見慣渾閒事也。若深山窮巷人。見一項紗帽。便戰慄失措。祇緣經常少。眼界不寬。故學者先開拓胸次。

讓古人便是無志。不讓今人便是無量。

醫書言。去病至七八分。即須止。餘俟正氣復。聽其自除。若去病至盡。即正氣受傷。國家治惡人。革弊政。正宜得此意。從古以攻伐太甚。致傷元氣。本以求治。而反至攘亂者。往往而是。士君子不得不執其咎也。

宋胡肅端重淵涵。客有造公者。具公服鞞版而忘記。不易帽。公與之對語盡禮。而退終未嘗

色動。

魏公潞公俱嘗鎮北門。魏公時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忤罵不已。令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對曰。當時乘忿。實有之。公即於解狀判處斬。從容平和。畧不變色。潞公時復有解一卒。猶前者。潞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公亦判處斬。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

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高爾

堯夫疾革程伊川又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先生舉兩手示之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

趙普秉政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白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荅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既而後主遣弟從善入貢嘗賜外

日纂三集

汪波二十四

密資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震駭上之偉度

呂端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靜簡易為務每奏對同列多異議公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戒曰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公讓不敢當

王旦在中書寇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樞密倒用了印中書

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既是不

宋彭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眾請出釧為翫客有墜其一於袖間者公視之不言眾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眾服公之量

日纂三集

汪波二十五

胸中不平輒要鳴胸中有得輒要說只是無量以容

于東漢君子無所容中方見一婁師德平時言德用法湯沸火熱中方見一婁師德平時言德

宇寬洪亦難以指名非有養者不能至此處世不可太生揀擇麒麟鳳凰虎豹蛇蝎蕃然竝生只如一身清濁竝蘊若洗腸滌胃盡去濁穢只留清虛便非生理

自○已○杜○門○嫌○人○出○路○自○已○絕○滴○怪○人○添○杯○自○已○
吃○素○憐○人○用○葷○只○是○胸○中○欠○大○

日纂三集

注度二十六

昨非菴日纂三集廣慈卷之十一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程伊川在經筵聞哲宗在宮中盥漱噴水避蟻
因畢講請曰有是乎曰然恐傷之耳願曰推
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

陸宣公曰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應舒
遲故決事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
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爲程

日纂三集

廣慈

射鶉者引弓入林則一林之鳥皆鳴屠狗者帶
索行市則一市之狗皆嗥彼物豈甘就死亾
哉而世之悍夫忍人乃誣物爲無知何也
隨所見物發慈悲心捐不慳財行方便事或恩
周多命則大積陰功若惠及一蟲亦何非善
事苟日增而月累自行廣而福崇慈滿人寰
名通天府蕩空冤障多祉萃於今生培廣善
根餘慶及於他世

習俗成風。宿根難拔。一片慈悲。若泥牛之入海。久絕行踪。萬端貪戀。如飯鼠而落窩。終無出理。慳囊自惜。視悲鳴。曾不掉頭。飲噉。方奢見。胎剝正爲摩。腹始以忍而成慳。復以饕而毀。戒抑不思。欲海沉沉。猶波逐浪。業風忽忽。如影隨形。欲於無梯航處。設梯航。安在有功德。中爲功德。

陶潛爲彭澤令。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

目纂三集

廣卷二

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一斷不可再續。罪胎形軀。片片是含悲。向盡既毀。豈能復完。肢分炮烙。物物都抱苦。就終夫五穀供人。尚且難消一粒。況群生自命。安得妄毀毫端。誠念死者歷劫。不能更生。吾食者一剎那。已化烏有。方求生而不得。豈視死而甘心。

某年因入仙洞。得一軸素書。能瘳九地獸言。一日過潞州。太守知其能。延與坐。適將吏驅三十羊過庭下。中一羊鞭不肯行。且悲鳴。守曰。羊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有羔。將產俟產訖。甘就死。守乃留羊驗之。果生二羔。周豫學士嘗煮鮮。見有鞠身向上。以尾首就湯者。剖之。見腹中有子。乃知鞠身避湯者。以愛子故也。

目纂三集

廣卷三

以彼肥甘。恣我口腹。試思昨日之泳躍。翱翔。今歸何地。恍見生前之飛鳴。飲啄。已化甌中。與入珍羅。前盡屬呼號冤業。五鼎在列。皆爲宛轉遊覓。自然心惻。豈復下咽。抑且臂縮。不能染指。

桂古山自言。近日收得淨軍三千入內。亦是一大事。湛甘泉不以爲然。古山云。吾固憐之。甘泉曰。固是惻隱之心。今年既收入三千。明年

有奄割三萬者則此三萬何辜可知一念之愛不必憑須得全體兼炤無漏

蘇子瞻詩曰捲簾歸乳燕穴窓出癡蠅爲鼠嘗留飯憐蛾不點燈吾輩嘗作此觀何患民胞物與之念不從此生傷人害物之心不從此滅

吳越甘蛙齊人見之毛起幽燕嗜蝎越士覩而寒心此豈嗜性故殊良錄習累所異誠思同

日纂三集

廣慈四

性不忍傷性有生豈以供生夙銅一開六根頓淨欲網重重金剛劍不揮自裂殺機種種長生國不涉誕登

人生世間愚濁者多而况婢僕尤無奈何便不稱意且莫譴訶付之一笑心氣平和

國朝穆宗嘗食驢腸而甘左右請詔光祿曰若然則光祿當日殺一驢以備宜索吾不忍也元余闕守安慶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嘗戰矢

石之下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

蕪東坡曰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自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餽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便不活愈於煎烹也已親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廚何忍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耶

日纂三集

廣慈五

洪武中太祖嘗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入朝一日令燕世子閱皇衛衛卒還奏遲問何後對曰且寒甚衛士方食俟食既乃閱以故遲太祖喜曰善孺子知恤下人乎又令閱奏疏獨取言及民瘼者上白太祖喜曰兒生長深宮乃亦知民間有疾苦事乎

耕夫血成汗減價難新穀忍寒典冬衣依限免敲扑正額假開銷羨餘飽鼠腹那怕饑冤訴

紙錢多預蓄

蓮池大師云。予作放生池。疑者謂魚局於池。無活潑趣。不若放之湖中。予謂池雖隘。網罟不入。湖雖寬。晝夜採捕。陋巷貧而樂金谷富而憂利害均也。又疑無活潑之趣。則有一喻。坐關僧住室中。循環經行。隨意百千里而不窮。倘得自得安在其不活潑也。今幸處平世。城中之民。以城門之啓閉爲礙。一旦寇兵壓境。有城者安乎。無城者安乎。漁喻寇池。喻城人。以城爲衛。何局也。魚可知矣。

日纂三集

廣德六

每饌烹羊羔。未見長肌肉。今朝血濺地。明日仍枵腹。彼命縱微賤。痛苦不能哭。殺我待如何。將人試比畜。

予初不舉罪禍報應。但請于執杖磨刀捕捉搏擊之時。暫試回心。一觀觀彼衆生。迹竄飛透。投冥入隙。恨天不賜梯地。不借孔與。人類怖

良王法聞有擒追。竟散魄震者有異。無異觀

彼衆生。黨類相憐。棲喙相並。如割一雞。則衆雞驚啼。居一猪。則群猪不食。與人類被執。向官閭門。彷彿或當死。別六親。踊哭。平日眷愛難割。難捨。有異。無異。觀彼衆生。臨縛被刀。宛轉悲鳴。冀或見赦。血瀝命斷。聲猶汶汶。時或動掣。與人類疾病無措。號神念佛。庶幾保護。神設告離。逆眼努唇。手足牽引。以冀或存有

日纂三集

廣德七

異。無異。若謂有異。是未嘗觀。即今請觀。若謂無異。惻忍安在。即今請斷。

淮徐山東饑。仁宗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令紳詔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士。奇對曰。可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救民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議。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用璽。遣使齎行。上顧士

奇○曰○汝○可○語○戶○工○二○部○朕○悉○免○之○矣○

仁宗爲太子時至鳳陽謁陵畢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路拾艸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爲食太子憫然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灶釜傾仆數日民隱不上聞至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老問其疾苦撤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牧民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執中言被災處皆已奏乞停今年秋稅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耶速發官粟賑之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無懼擅發倉廩吾見上當自奏也

或謂物類克塞恐無所容豈知現前被殺之衆俱是前生好殺之儔輪迴之理言之痛心若戒殺之人既多則可殺之物自寡是故虎雖殘而知徒鱷雖暴而可驅若慮人不食獸獸

將逼人何不慮人不食人人將相碍乎

害生人類惡生物類托生均此靈光物多人殺人多鬼殺畏死同茲怖念誇吟說味誰肯持刀戕自己形軀戒殺禁饒免得轉世酬衆生冤債

燕鶯東產盡護惜弱息嬌雛螻蟻穴居各棲止安窩樂舍驚棲發熱奚望門戶清寧覆卵傷胎難冀胤嗣繁盛

黃汝揖贖還千人方可稱給孤長者曹武穆不傷百物此之謂天大將軍

人身有一疾呻吟徹眠夢買藥與呼醫告佛仍設供諸佛雖不語慙汝顛倒重殺羊食其心何不念他痛

偶羽毛鱗介名曰五蟲天地生之均之爲子豈共生各種之子供一種之子之食豈其憂一種之子之素餐而死忍令各種之子之負痛

捐生今人不至殺人而食。不過畏法不敢畏。因果不習。設其不爾。屠酷之肆。且懸人肉。如林若黃泉。置春磨。秦宗權載盜屍給軍。楊完者掠人爲糧。邇若山東大饑。父子夫妻。遞相殺食。便安然。食人無少慚。楚將人亦天生。以供人食者耶。今人過屍林義塚。背骸狼籍。無不穢嘔疾趨。乃不悟食噉衆生。日以臟腑爲衆生。屍林義塚形。則人而臟腑。化衆生久矣。一旦眼光墮地。命命填償。諸趣遍歷如遊園觀。鑊湯爐鐵雨。劒風刀。無有出期。噬臍無及矣。豈不哀哉。

日纂三集

廣慈十

擬寒山詩曰。老翁死却兒。晝夜捶胸哭。痛心徹骨髓。叫云我孤獨。何不返思量。恣啖猪羊肉。羊豈不思兒。猪亦有眷屬。

孝宗朝詔婺州市牛筋五千觔。時李侍郎榛爲婺守。奏一牛之筋纔四兩。今必求此是屠二

萬牛也。上悟爲收前詔。

蔣給事性中在京燕客。已下日矣。適隣家子喪。公言彼方悲哭。而吾何忍歡笑。遂止之。數日喪去。乃召客也。

正德己巳大水。鄉民饑。曹公時中貸米百石。又力勸諸大夫行賑。鄉民賴以全活者甚衆。親黨招飲。皆不起。曰。民絕粒而我輩乃列筵哉。日食亦止。蔬食候歲稔始如嘗。

日纂三集

廣慈十

終既累德。亦復傷生。欲令當境和平。須在平時仁愛。

鎮江軍士范某妻。病勞瘵瀕死。有醫者云。用雀百頭。制藥末飼之。至三七日。服其腦。當痊。然一雀莫滅也。雀有死者。旋買之以充數。范依言籠雀。妻聞之。悲曰。以吾一命。殘物百命。寧死決不爲此也。奪籠放之。未幾病自痊。且懷妊。生男。男兩臂中各有黑痣。如雀形。一飛一

說羽毛分明不滅刻畫

民饑而我梁肉如茹荼毒民寒而我褐襲如被
荆棘民愁而我歌拍如聞啼咽民勞而我安
閒如在病瘵故臨民者終日屹屹惟上念頭
上之彼蒼下軫眼前之我亦

鄒幹爲兵部郎中 英廟北狩京城戒嚴幹超
遷本部右侍郎凡處繁應變多不待奏報而
行一日鄉民萬餘欲避虜城中守者難之幹

日纂三集

卷十三

日立城本以衛民耳急而拒民于外可乎立
主納之全活者衆

梁武帝遣人放生于石頭城下洲置十戶在洲
旁掌穀粟以飼魚禽名長命洲魏李恕來帝
適放生問曰北主頗事此乎恕曰本國不放
亦不取

雞造殺業故不免一刀而我不殺雞則固已省
一尸之一刀耳是故佛氏見殺如割自身不獨

爲受殺者代其見時之痛又爲造殺者代其
將來之痛衆生未及知而慈父如眼數雨見
之了了矣

賓筵苦醉飽不堪則何不携杯盂一二以施之
餓而欲死者使足于半菽可生也何不以殘
杯冷汁施之于生平不知肉味者使其知人
間之有此味也

卷十三

昨非菴日纂三集口德卷之十

閩中昨非居士

利泰西云造物者製人兩其手兩其耳。其舌意使多聞多爲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口中與溪而以齒如城唇如郭鬚如樑三重圓之。誠欲其警之使詔于言矣。不爾曷此嚴乎。著警勸書。拔衆靈超業海。雖細善應生堯事。作綺艷語。導羣盲入愛坑。任高才定墮泥犁。

日纂三集

口德一

涓水之濱有富人溺死。得其屍者索贖千金。其家患之。謀於鄧析。析曰。弟安之。必無買此者。求贖者見其不動。亦謀於析。析曰。弟安之。必無更賣此者。余見今世儉人遇兩爭之家。而陰爲主畫。必令相持不下。然後得恣其顛倒。眩亂之說。彼此線索盡在握中。以收其利。此皆鄧析之教也。

南部考察刑部出一郎中時劉公忠爲人宰人

問劉何以得其情而黜之。搗之曰。王顧左右而言。他時考功王章驗封顧璘皆爲劉所信用。故云言恰合而語傷讒刻矣。

黃謙工部主事會試時過書肆有菊坡叢話四冊持閱之。傍一人從公借閱視其貌寢甚。謂之曰。老鼠拖生薑。譏其無用也。其人微笑。私問公姓名。後與公同第。官刑部會公以夤緣事發。參送法司。其人坐公受賄削籍。過司日。

日纂三集

口德二

大聲曰。老鼠拖生薑。公始悟結怨之緣。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時人語曰。諸公皆不是。癡漢。又有監司發薦京官狀。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者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其芳溢。癩聞小人諂笑如嚼糖水。爽美之後寒淫凝腹。宋民有祝期生者。復薄好彰人短。人有體相不

具者譏笑之。妍美者嫉毀之。愚者侮之。智者
訾之。貧賤者鄙薄之。富貴者訕謗之。官僚則
許陰邪。士友則發隱曲。其門閥才望。無可擬
議者。則必巧摘其短。曰。乃祖微人也。乃父鄙
人也。母家工商也。妻家駟儉也。弟不良也。子
不肖也。有小過者。必增飾以成其短。甚至以
無爲有。以十爲百。以疑似爲端的。以偶然爲
故犯。以不得已爲優爲。以錯誤爲情實。度其
人可欺。卽面折之。衆辱之。待他人如此。待親
族亦如此。平生知識。無不在貶刺之中。甚者
曰。父母爲頑鄙。目兄弟爲管蔡。教人與訟。已
復和之。教人詛罵。已復証之。習之既久。不以
爲異。晚年病舌黃。每作必須砭刺出血數升。
乃已。旣而復作。又須刺之一歲間。作者五七
痛苦切至。竟至舌枯而卒。

夏閤老謹言行語云。人生宜守口。語言當自考。

多知多是非。少管少煩惱。布德反爲讐。施恩
成不好。相逢但寒溫。萬事皆默了。不必揚人
惡。切莫誇己善。行人口似碑。好反悉皆見。祿
厚恐禍生。言深慮交淺。何如藏舌鋒。彼此無
欣怨。

吳庠妻謝氏。其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
短。夫人屏間竊聞之。怒笞賀一百。或解夫人
曰。臧否士之嘗。忍笞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
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
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涕泣
不食。賀因繇是恐懼謹默。

士大夫處世。能絕四語。可與論道矣。一曰耳語。
一日目語。一日手語。一日足語。咕囁而談者。
私也。睥笑而談者。險也。握手而道者。僞也。躡
足而告者。昵也。言堂滿堂。言室滿室。在朝言
朝。在家言家。君子之言如是。

縱意之。嘲笑。成千古之憂。游。之春秋中。一生之毒。

金性雖質。處劍卽凶。水德雖平。經風卽險。人性雖善。惟口興戎。

劉貢父幙次。與三衛相鄰。諸帥玩一水晶盃。問何物而瑩潔若此。貢父應聲曰。此多年老冰也。四字傷若干。和結若干。怨。

有言曰。仕路乃毒蛇聚會之地。君平昔曰。德五。

湯係直全不使垂。今却不宜如此。坐中非但不可談論人長短得失。雖論文談詩亦須慎之。不然。謗議交作矣。

韓朝侯與索隱公語。而終夜獨寢。處窹言之。露于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內言之泄。于左右也。呂公著不答語次嘉問之問。恐言論意指之窺。測於門客子弟也。

清慎如盧懷慎矣。而世有伴食之誚。忠勤如李。

文靖矣。而世有無口之誚。恒人之言。顧可深據哉。

凡一事而關人終身。總實見實聞。不可着口。凡一語而傷我長厚。雖聞談酒。謹慎勿形言。

清獻座右銘有曰。盛怒中勿答人簡。既形紙筆。溢語難收。荀子謂傷人之言。甚於矛戟。况形紙筆乎。

夏學正病有傳。方焚漆頭巾。作灰酒服之。煩燥。日暮三集。德六。

而卒。太宰張潔志其墓曰。少學於學官。既官于學官。今也卒於學官。嗚呼。夏公黃僞之爲。改數字。少學于頭巾。既官于頭巾。今也卒於頭巾。嗚呼。夏公。太宰聞之。嘆曰。真油嘴也。

聞人譚一善事。述一善人。必巧爲無端不可解之語。逆奪之。使滿座哄然。而譚者色沮。然後爲快。既造口業。亦增意業。一生聰明用之。此處大可惜矣。

唐德宗嘗稱李泌云朕言常卿嘗有喜色不當嘗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吁彼以直類爲忠者難爲君矣

水滸一編倡市井荏苒之首會真諸記導閨房系漢之尤安得罄付祖龍永塞愚民禍本

對人無可說話慎勿強尋閒話來說不是承迎世人求爲歡悅便是自家無着落消遣不過

日纂三集

卷七

陳了翁曰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

言人是非長短利害所以無口過

虛齋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

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鄉人狂人佞

人乃多言耳明道曰德進則言自簡

寧鳩子曰喜極勿多言怒極勿多言醉極勿多

言晦翁曰覺言語多便簡默

人情厚密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恐一旦

失歡則前言得憑爲口實至失歡之時亦不

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平復好則前言

可愧大抵忿怒時最不可指人隱諱反暴其

父祖之愆蓋一時怒氣所激惟恐語之不深

事之不切而不知彼之怨恨已深入于骨髓

古人謂傷人之言深于矛戟俗亦謂打人莫

打膝道人莫道實是也

古人制口字虛其中曰止加一原不爭多

日纂三集

卷八

蟬之爲物吟風吸露最稱無求猶不免螳螂之

患爲其噪也故君子不以清高而忘慎密

不妄語不多語不道人隱事不摘人微過不言

已無干涉事不言人有關係事論人無拾短

而棄長論已無登枝而忘本交淺者無與深

言調別者無與強言陰刺者無與言衷情輕

疎者無與言密事語財不及非分語色不及

邪緣彈射官箴月旦人品不及愛憎不及風

評經濟外寧談藝術可以給用談日用外寧談山水可以息機談心性外寧談因果可以作善

元祐中黃廷堅與趙挺之俱在館閣黃以其魯人意嘗輕之每庖吏來問食次趙必曰來日喫蒸餅一口聚飲行令先生云欲五字從首至尾各一字復合成一字趙沉吟久之曰禾女委鬼魏先生應聲曰來力勅正整協趙之

集

音合坐大笑趙又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

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先生曰想俱是羅筍與瓜瓞耳趙銜之切骨其後擠排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

言語之當慎正在當快意時遇快意人說快意事

飛語母憑必稽其實一人母信尚審諸同行事可疑更度其時勢一節可指必考其生平

子甚無輕議人也況是非臧否有一時不定而定數十載之後有當世不明而明于數百載之下者君子甚無輕議人也

之辭有知者未必感背後之議銜之者嘗至刻骨

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較之與人爲善雖有形迹然對証發藥時有奇效不可廢也

片朋友之失而以他事動其機亦是成物

之智處

鳳凰終日鳴卽非祥瑞虎豹終日叫亦不驚人言雖至當毋寧減之

論理要精評論事要剴切論人須帶二三分渾厚

昨非菴日纂三集內省卷之十三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張子韶先生于書室中置孔顏及諸儒像晨夕瞻敬心志肅然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如市朝之撻

人不可無所期待無所期待則一味悠悠人又不可有所期待有所期待則終日拮据會須將宇宙事業作一力擔當却不將宇宙事

日纂三集

業看作一生代盡

人生世上那管得許多那好得許多那能使人說好那能使人不說吾不是只要做事十分不差心上無愧便了聖人也只說得一箇寡悔耳此道明白心中便得寬平快活

祖述字士雅慷慨有志節嘗與劉琨共臥聞雞鳴蹴現曰此非惡聲也因共起舞元帝時爲豫州刺史渡江擊楫誓曰不清中原而復濟

者有如此江

人生真實受用無大於身無病苦心無愧怍俯仰泰然夢寤恬穩此是神福眼明脚健食寢甘適此是形福此外都不關吾事死生之事昔人謂之火傳吾今譬之徙宅一友云不知新居何如余曰舊宅做得人家新居自然無恙不然如蕩敗子弟棄其金堂朱戶而做一破屋居廬必有不可堪者矣

日纂三集

內省二

有以名利之說者勿問大小悉宜應以淡心有以是非之說來者勿問人我悉宜處以平心有以學問之說來者勿問合否悉宜受以虛心此大受用寶訣

大梅法常禪師住山馬祖聞之令僧問和尚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卽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人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人未有了

他非心非佛我祇管卽心卽佛僧回舉似
馬祖祖曰梅子熟也

慧覺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
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對好色于密室逢千金于廣野遇大敵于忽然
聞警人于垂危好一塊試金石

矜字從矛伐字從戈心中如何容得這節物事
熱腸以救萬物危苦冷眼以觀世態炎涼

日纂三集

內省上

霍光出人禁閤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
爲人沉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嘗處
郎僕射竊議視之不失分寸

陳仲醇與諸友登塔絕頂謂友曰大抵做向上
人決要士君子鼓舞只如此塔甚高非與諸
君子乘興覽眺必無獨登之理既上四五級
若有倦意又賴諸君子慫恿此去絕頂不遠
既到絕頂眼界大地位高又須賴諸君子提

撕警惺跬步一差易至墮跌只此是做向上
一等人榜樣也

德盛者心和平見人言交德薄者心刻鄙見
人皆可訛人靜夜自念我所許可者多則我
德日進矣我所未滿者多則我德日減矣

交不爲小人所悅久習不爲君子所鄙如是
乃可見品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
日纂三集 內省四

赤舄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
不轉盼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
故通知可以託孤寄命

公孫弘舉賢良家貧不能行國人鄒長倩解衣
衣之脫冠履與之又贈生芻一束素絲一穗
撲滿一枚作書告之曰芻之爲物縱則亂束
則謹人情無以異此縱則窮澁而富驕謹則
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十忽爲絲夫絲至微也

十忽而後成。則物未有不積微以至著者。而况奢乎。積奢則名斯成。行斯顯。加素焉。則益玄。爲黃。爲朱。爲紫。又待人而成也。撲滿者。以土爲器。而用畜錢也。有入穴。無出竅。夫土微物也。錢重貨也。以微物蓄重貨。入而不散。則有傾覆之敗。而况於人。知此三者。以之脩身。以之應事。以之守富貴。無人非無物累。君宜寶之。

自集三集

內省五

僞道學。何從辦。功名到手。半化爲泥。聖孔所假。氣魄不難知。禍患臨頭。盡轉作堯。堅龍比。無巢許。遂令枯隱多充。才有蕭曹。因使猾胥飾假。狐技寧能掩尾。羊質何事蒙皮。

見義勇爲。獲蹉跎。應明日陰晴難定。當仁不讓。稍退却。懼他年懊悔靡追。博得淳于志願酬。酣睡已將醒矣。等待尚平婚嫁了。名山龍果遊乎。

皇興扶几。糊塗定陰。前一生壽算。刻姪書。災梨賊棗。必遠遺七祖。災殃。故武安願天生好人。文昌勸世惜字紙。

罵座揮拳。爲歡之酒。爲禍。枯精竭髓。生人之色。殺人。故愛惜精神。留此身擔當宇宙。昏蒙志氣。將何物報答君親。

姜車騎爲漢討賊。直至破膽軍庭。始是漢公之。日文丞相爲宋存孤。直至落頭柴市。方爲宋。

自集三集

內省六

滅之年。每想斯人。輒爲流涕。

詆緇黃之背本宗。或襟帶壞聖賢名教。晉青紫之志。故舊或銜茅傷骨肉。天倫請作平等之觀。勿輕責備之口。

居緯真曰。凡夫迷倒。有極可笑可惡者。晝夜食猴羹。以爲犬肉也。則食之而美。及明而知其猴肉也。則嘔吐。夜飲燭燄之水。而清甘。明而見燭燄也。則大生厭惡。一彌子瑕也。當其愛

之則見孝親不見嬌駕見愛已不見餘桃及其惡之則見嬌駕不見孝親見餘桃不見愛已其人美也則一過之處有遺香一見之後有餘想其人醜也則經用之器亦嫌坐臥之處必避男女之身一也髮則欲其黚然而黑而皮肉則否皮則欲其皙然而白而毛髮則否男人之中帻與女子之冠髻一也當其高時則見低者而笑當其低時則見高者而笑尊官臨卑是官尊非我尊也而我榮卑官奉尊是官卑非我卑也而我恥同一進賢冠也在公卿之首則冠美在尉丞之首則冠醜鶴與鷺同形也見鶴服則作華想見鷺服則作不華想蔬食菜羹同味也出富貴之庖則作美想出貧賤之廚則作不美想臭穢一也遭之於路則嫌其臭穢或於男女則不香香潔愛身也則收納思其傷燈火思其灼迷於利

印集三集

內省七

慾也則刀兵水火不顧熬煎油鼎甘心子女一也子則視爲骨肉女或視爲路人兄弟與朋友孰親昵狎則朋友勝于兄弟爭產則兄弟化爲仇讐以一念慈悲故則愛惜肖翹如同一體以一念殘忍故則戕殺子女不及肖翹愛則祝願惡則咒詛儼若我操造化之權阿所好則譽忌才美則毀豈謂人全無人倫之鑒苦而愁明知愁之無益而不能不愁喜而樂明知樂之無度而不能不樂日出而作依然仗倚而夜來謀慮萬端一息不來便無明日而刻下經營千歲迷或種種聊指出以問人

印集三集

內省八

羅念菴先生每自言二十年苦功方磨去得狀元兩字此兩字去然後可以用世可以出世然以公天性之篤亦須二十年功夫始得則知驕吝在常人何可易言無也

爭財利而同市井。徵色發聲。因是鄙夫。逞學問而向庸愚。論古評今。亦稱俗物。

粒粟民汗。寸帛民皮。一錄民骨髓。固知爵尊祿厚。不易承當。圓蓋我父。方輿我母。庶類我弟。昆只此耳。聰目明。儘難消受。

讀書不曉世務。名曰肉廚。學道不辦誠心。號爲紙筏。

夢裏指羊作駟。四大分離日。那有主張。病中度。

歸纂三集 內省九

日如年。三餐調適時。可無警省。

王陶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

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寒餒。雪行二十里訪之。

陶子母凍坐。日高無炊烟。愚爲解錦裘。市酒。

脯薪炭。與附火對食。又捐百千爲之娶。及陶。

既尹洛。愚時老而貧。且失明。自衛州新鄉往。

謁之。意陶必厚遇。陶對之邈然。但出尊酒而。

已。此等人。讀韓王孫傳。寧不愧死。

徵遠東時。房玄齡爲留守。或有上書譖其謀反者。玄齡問之曰。我乃奉君命。不發封而付之。太宗接奏。問所告何人。曰。房玄齡不啓書而斬之。

國家設官。凡部銜皆以清吏二字。其飭益益之意。愈重。然清乃官箴之始基。猶貞乃女德之始基。不足恃也。居官者以廉之一節自滿。而種種戾氣。輒政伏焉。則是婦人無淫行。而遂。

歸纂三集 內省十

可謂翁姑。壓夫子。叫噪於妯娌間矣。諺曰。清官無後。夫刑官無後。宜也。清官而罹絕嗣之報。豈天道爽哉。所以致此者。可深思也。

死忠死孝。隸卒人奴。盡屬山河正氣。如昆如蟻。

王侯將相。胥爲坑厠陰魔。

高閣置書。封倉箱。而枵腹瞞心。掙產衣寶玉。以。

焚身。

東郭公云。古人惜陰云。一刻千金。二年之間。有。

許多金子。既不賣人。又不受用。不知放在何處。只是花費無存。可惜。可惜。

人人有一片潔白。自受用。地斷非他人所能分。享。人人有一撇不下擔子。斷不能僱倩與人。其他可攬可推。任情起倒者。皆世界事。非我事也。

至道之用。奇鄙細。不可告人之調。寡深密。不可節俠之生。輕闊狹。不可通達之財。疎暴殄。不

南華王集

內省十一

可。才子氣高。矜驕不可。廉吏守嚴。刻剝不可。市中問而詬甲曰。爾無天理。乙曰。爾無天理。甲曰。爾欺心。乙曰。爾欺心。陽明先生之謂弟。子曰。聽之。夫夫諄諄講學也。弟子三話也。焉學曰。汝不聞乎。曰。天理曰。心。非講學而何。曰。既學矣。焉詬曰。夫夫也。惟知責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

君子不能勝小人。小人嘗易勝君子。故置膏蘭。

於菴中。不聞香氣。雜纖鉛於金內。便減精光。赤子初生。光光只有此身。更無美衣美室。各項帶來。及其既歿。亦光光只有此身。更無美衣美室。各項帶去。中間惟有此心。此理。全生全歸。可以帶去者。却又爲美衣華屋各項弄壞。豈不是大罪過。

世人死。醜者千萬。而一死於宴安者。天下皆是。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衢水。

南華王集

內省十二

之於舟。莫仁於瞿唐。而莫不仁於溪澗。端居之暇。嘗試思之。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歟。使我功業廢者。誰歟。使吾縱欲忘返。而流於惡者。誰歟。使吾弛備忘患。而陷於禍者。誰歟。是宴安者。衆惡之門。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剛入者。以懦出。以潔入者。以污出。殺身滅國。項背相望。豈不甚可畏耶。

魏于禁。降關羽。惟龐德不屈而死。後孫權害羽。

獲禁送還魏文帝先令詣鄴謁高陵預於陵
屋畫羽戰克龐德憤怒于禁降服狀禁見慚
悲死唐克復兩京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
巾徒跣立於含光殿前惟首請罪甄濟布衣
不受偽職詔起詣京師上命館於三司令受
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旌別若此當時列
拜會無一人能爲丁禁之愧死者蓋其心死
固已久矣

田纂三集

內省十三

元順帝閱宋徽宗書稱舍夔夔進曰徽宗多能
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事曰獨不能爲君周正
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
地上有門曰禍門而作惡者自投之孰強而納
之地下有門曰鬼門而好色者自趨之孰引
而置之此二門者皆一入而不出者也
持家者持二字符曰勤曰儉夫享季手種德
惠而後爲勤淡淡乎聲利百好而後爲儉今

之所謂勤儉貪耳吝耳

毋多受小人私恩受不可酬毋一犯士君子公
怒犯不可救

人但知口中有劍不知枕裏藏刀牀褥間謔浪
不根之語或乘醉飽過爲鋪張一入婦人之
耳彼卽信爲必然執爲終身誓口槓柄或甚
之生心啓釁余往往見之乃知閨閣中自有
畏途禍門不第在外人齒頰也

田纂三集

內省十四

黃叔相嘗爲吾言士君子當功名富貴得喪毀
譽死生禍福之衝須是臨崖撒手慧劍斬魔
方不牽纏葛藤墮落坑塹吾誦其言洞然有
悟
父祖做的便是子孫楷式主人行的便是厮僕
效法非禮之言切莫內談醉飽之語慎勿外
洩
樂意相關須得一種收斂念頭煩鉅當前須有

一番寬和氣象

對天可說方開口與性無加勿動心

處富貴勿聽僕隸之言值貧賤莫信妻孥之計

恐妻孥之計短而僕隸之言貪且險也

文清曰爲官最要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

殊愧之又曰接下不可一語冗長又曰待吏

卒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天下事大都命制我者十之五我譖命者十之

日纂上集

內省十五

入故行先立志學惟自奮

尤西山曰毀譽皆切磋之資譽者指我以前途

毀者告我以險阻

康節詩立身要爲真男子臨事無爲淺丈夫又

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又在尋

常時觀執守當舍卒處看施爲又不作風波

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又生平不作皺眉

事天下應無切齒人又誰將酷烈千般毒化

作恩光一派深又既愛且憎皆是病靈臺何

日得從容又稍隣美譽休多取纔近清歡莫

賸求又果然得手性情上更有埋頭利害間

又才高正被聰明使身貴方爲利害移又大

得却須防大失多憂元只爲多求又欲爲天

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又炤破萬古事

收歸一點真又禍福眼前事是非身後名又

無疾之安無災之福又多與招客多取招損

日纂上集

內省十六

言言皆可藥石

敬齋曰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

外護其身如惜千霄茂樹勿縱一斧之傷內護

其行如惜渡海浮囊勿容一鍼之漏脩道之

上要知二護之法

孝陵好微行嘗夜出暫止逆旅枕石眠艸藉上

中夜有兩人共語一曰今夜此翁又出矣吾

視玄象當在民舍中頭枕石脚踣藉而臥

上聞而異之。以首足易後而寢。又一人曰。君誤矣。此翁頭枕藉。脚踣石耳。上不覺汗。浹於背。卽還宮。

江陰周鳳犯罪。官司捕之。歲久少懈。暮夜潛歸。妻設酒食盡歡。鳳欲就宿。妻曰不可。君在外久矣。一宿後倘有身。何以自明。且人聞妾生子。將踪跡。君爲累不小。世謂其智而有禮。

世人有二顛倒。一少年常勤以圖身。反自放逸。

月集三集

內省十七

古詩云。少年經歲月。不解蚤謀身。晚歲成無益。低眉向世人。一老當逸。以就安。反自勞役。古詩云。可憐七八十。齒落雙眸昏。朝露含各利。夕陽憂子孫。惟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者尚少。何況深妙之理乎。

俗事以清心。斷欲以寧神。便是扁鵲醫。不消請他。明裏不傷人。暗裏不虧心。便是閻羅王。不須怕他。有時不妄用。無時守得定。便是陶朱。

公不須求他。葭草不妄拔。雞犬不妄殺。便是南無佛。不消念他。

東坡謫海南。故人巢谷年逾七十。自蜀往信之。徒步萬里。訪二蘇於瘴海之上。死而不悔。伊川編管涪州。或諷其故人邢恕。採之。恕曰。便斬程頤萬段。恕亦不採。君子小人存心豈不遠哉。

范丞相語云。人作好事。不堪再說者。說者便不

月集三集

內省十八

中此語最到

無根本底氣節。如酒漢段人。醉時勇。醒時索然。無分毫氣力。無學問底識見。如庖人揚電。面前明。背後左右無一些照顧。而無知者。賞其一時。或其一偏。每擊節歎服。吁難言也。

欲止奢。當念貧。及欲止慾。當念病。及欲止忿。當念禍。及欲止邪。當念謫。及欲止惡。當念死。及經曰。佛告沙門。慎無視女人。當如蓮華。不爲泥。

汚老者以爲母。長者以爲姊。少者如妹。幼者如女。敬之以禮。意殊當諦。唯觀自頭至足。彼身何有。唯盛惡露。諸不淨種。以釋其意。

申闕老百字銘云。慾寡精神爽。思多血氣衰。少杯不亂性。息氣免傷財。貴是勤中得。富從儉裏來。溫柔終益已。強暴必招災。舍處真君子。刁唆是禍胎。暗中休使箭。乖裏放些呆。養性須脩善。欺心莫喫齋。衙門休出入。鄉黨要和諧。安分身無辱。閑非口莫開。世人依此勸。災退福重來。

出纂三集

內省十九

李太白勸世文云。千般營運。不如淺種深耕。死後披麻。不如在生孝順。結義他人。不如自家骨肉。買命放生。不如存心莫殺。發願脩行。不如還了宿債。千般計較。不如本分爲人。語云。討便宜處失便宜。此處字極有意。味蓋此念纔思。討便宜。便自壞心術。自損陰陽。大失。

便宜卽在此處矣。不必到失時見之也。

張莊簡公悅。督浙江學政。始以糊名較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屹不爲動。而士皆貼服。任畱都鎮定簡靜。雖中官亦皆敬禮。守備陳某者。嘗設席延公子弟。問更召何人。曰。他人豈可同此席。爲時所重如此。

陳祭酒詢忤王振。貶官。州同知同僚餞之。或倡爲酒令。各用二字。分合以韻相協。以詩書

出纂三集

內省二十

一句終之。陳學士循云。轟字三箇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徑斜。高學士穀云。品字三箇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至陳云。轟字三箇直。黑出字成黠。直直直。馬往而不三。黠蓋薑桂之性如此。故廖太史道南贊之曰。秉德惟恒。履險不傾。

陸慧曉。歷輔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

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終身未嘗
卿士大夫。或問故。慧曉曰。貴者不可卿。而賤

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

語言間儘可積德。妻子輩亦是涉世。不必渡蟻
好生不必出門多阻。

上人大病。只是自家不肯認差。所以多鬱多怒。

夫自責自脩。有何不妙。而必以容氣爭勝也。
天下雄心客氣。都是資稟中大病。不會將學。

日纂三集

內省二十一

問工夫磨鍊一番。却原是自家受苦。

處事不能得大體。當觀古名相傳以老吾識。行
事不能決大計。當觀古名將傳以長吾膽。識
為主。膽爲用。事無難矣。

昔人云。腹不飽。詩書甚于餒。目不接前輩。謂之
替身。不遠聲利。甚于穿骨。不脫俗氣。甚于病。
楊敬仲先生曰。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
餓爲進。道居家以無事爲平安。朋友以相見。

疎爲久要。理到之言也。

陽明云。人在功名路上。如馬行泥淖中。脚起脚
落。須有超逸之足。始得絕塵而奔。得意場中。
能長人意氣。亦能消滅人善根。

文成五彩。搦筆生花。辯滄四筵。開談瀉水。精工
言語。於行事了不相干。唇舌皮毛。與性靈全
無關涉。落得一湯油滑。怎逃萬轉輪迴。

今下見慈心。任說沽名微福。生來無媚骨。豈關

日纂三集

內省二十二

立異爲高。

鐵杵磨殘。方就謫僊學業。墨池蘸涸。方成逸少
聲名。古人豈必生知。我輩正嫌力淺。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至工藝
之人。用之以時。不宜久留。與之神狎。皆能變
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
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款洽。
卽墮迹中。房館爲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

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可不審察疎遠

讀萬卷不如識一字說千丈不如行一尺勤脩百億功果不如濟一饑渴窮民廣交天下英才不如近一篤實先輩

祝髮棄父母浮生一彈指乃其利慾心濃於在朝市機械反倍深超管死方已言顏行賈儒孽案差相似

日纂三集

內省二十三

賈人之海而遇風盡投寶而不恤以身重於寶也樵者爲毒蛇所嚙斷指而不惜以全體重於一指也人當舍卒權利害緩急甚與至平居何顛倒而弗顧乎

韓欸事光武指天畫地帝不能容至于自殺白樂天諫憲宗嘗曰陛下錯矣帝大怒貶之陳執中罷相薦吳有自代召之赴闕因侍宴醉而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仁宗愕然遂

斥之不用曹利用在簾前每以手擊腰帶太后不悅後亦貶死四臣皆一時名士也言動之間偶失簡點遂致得罪君父身名俱損蓋可以忽乎哉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敎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萊公年三十條受知太宗欲使爲相嫌其年少公乃服地黃與蘆朮以反之髭髮尋白夫

日纂三集

內省二十四

不目年于十九之時而速化三十之後何十年間而前後迥別耶甚哉不變塞之難也吳越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寢倦極則枕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欬而寤名曰驚枕置粉盤于臥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卽寤時彈劍九于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嘗微行夜扣北城門吏不肯啓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

啓乃自他門入

俗之徒能言而不能行者曰鐵嘴豆腐脚謂退縮而不敢前者曰鐵鎗頭嗚呼艸玄準易似知道矣而劉棻之累遠窮蹙以投閣入角磨盤似有守矣而丁謂之召遽舍皇以便液是亦一鐵鎗頭而豆腐脚也

張乖崖帥蜀時給淋濯初縫二人乖崖悅一姬中夜心動而起繞室行但云張詠小人小人

田集王集

內省二十五

遂止將歸出帖子議親云某家室女房奩五百千以禮遣之蓋未嘗犯也國朝曹鼎不可不堪敵張詠小人小人

葉顥初主南海簿攝尉二廣籍盜英克賦捕賞頗重前尉有累捕獲轉至員外者或欲以所獲盜授顥顥曰仕塗餐餉如造屋建柱石柱石不正屋隨以傾吾方入仕豈宜自欺聞者歎服

一失脚爲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莫放過了

親切底工夫莫虛度了少壯底時日

毋厚養生以累蟲蛆毋恃積財以累盜賊毋陰行險以累鬼神毋巧取名以累造化

彭執中云仕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

金人入洛禁勿犯司馬光宅張商英輩乃欲發其棺皮盜謝達犯惠州葺東坡白雪故居致

日集三集

內省二十六

莫而去而召惠卿之徒乃欲置之鼎鑊

溫公退居于洛十七年荆公罷歸金陵亦十餘年溫公不惟天下重望歸之其心樂道真得退居之適荆公不惟得罪公議其心負愧而無一日之樂觀二公出處可以爲鑒

趙清獻欲絕慾掛父母畫像於臥牀中以自監趙康靖中歲嘗置黃黑豆於几案以驗善惡歐陽文忠暮年有小疾不服藥只孤坐習忘

以却之。文節構枯木。養死心。寮以爲養病之所。伊川於室中書置尖物。劉元城謫炎瘴。舉念絕慾。東坡謫瘴鄉。惟盡絕慾念。爲萬全之良藥。古人克己工夫如此。

呂申公書古詩于屏風曰。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富鄭公年八十。猶書座屏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又語有群居閉口。獨坐防心二句。最喫緊。

日纂三集

內省二十七

陳繼儒曰。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

項王有吞鐵瀆意。氣成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改。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崩。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與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於戚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嫚自若。羽翼已成。則歛

歛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

趙清猷好焚香。尤喜熏衣。所居既去。輒數月香不滅。衣未嘗置于籠。爲一大焙。方五六尺。設熏爐其下。嘗不絕烟。每解衣投其間。謂人神氣四體。誠不可使不潔淨。清正如公。而猶不免此。甚哉一無嗜好之難也。

日纂三集

內省二十八

先正有言。雖貴之門。雖係通家知己。也須見面。稀行跡少。就好客。愛唐詩有終日帝城裡。不識五侯門之句。

王方慶遷左丞。無他政事。但不許令史驢入臺門。終日追逐。時號驅驢宰相。侯思正食籠餅。必令縮葱加肉。時號縮葱侍郎。趙霈紹興間。爲諫議大夫。上言。自來所禱。雞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胡致堂時在西掖見之。笑謂鵝鴨諫議。嚴昇期。天時爲御史。巡察江

自唐牛僧儒而多受金。時號金牛。御史嘉定察
步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
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入盤嶺。乃禁中來龍。乞
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吁。身居政府。而優游伴食。寵擢言路。而蔓衍
塞責。毫無益于世道人心者。對此可發深省。
馮道作長樂老傳。自敘其無取。蔡京作太清樓
侍宴。保和殿延福宮典宴記。自明其不臣。元

日纂三集

內省二十九

顏作會真記。鄭肅作春夢錄。自表其失行。牛
僧儒作周秦行記。自陳其蕩志。愚讀之。不能
不為之抵案而作惡也。

李密為祖母陳情解官。而後以遲遲怨望獲罪。
方望諫隗器稱王。而後立劉林以死。李迥秀
為母出忤婦。而後為張阿臧私夫。劉殷孝子。
而以二女奉劉聰至太保。房玄齡妻為夫病
則。而後以妬聞。太宗脅之以毒。而不懼。戒

質之守肝胎。奚滅耿恭。孔覲之清節。何愧羊
續。袁覲之才氣。亦不下其舅蔡興宗。而卒以
從亂誅人。固不可以本末論也。

家願語錄云。薄於修人事。而厚於責天報者。舉
世皆是。使造物何以厭其欲。

陶柎林云。居家為婦女們愛。憐朋友必多怒色。
做官為衙門歡喜。百姓定有怨言。

財利等物。世間公共。原非一己所得。而有你看

日纂三集

內省三十

生前積聚。死後何曾帶得分毫。且今生既無
利澤及人。來生亦無福祿到已。循環之理。鑒
鑒不爽。慳惜自苦者。可發深思。

許真君論言云。心頭不善。念經無益。違法欺公。
脩身無益。不善取利。佈施無益。不明自性。問
禪無益。不惜元氣。服藥無益。心高氣傲。廣學
無益。時運不通。枉求無益。無心出世。學道無
益。生不孝親。死祭無益。不斷殺生。戒葷無益。

屏赤水云入道場而隨空。行之念勃興。登丘墓而徘徊。則名利之。盡故諸念不清。宜以佛理而淘洗。六根永淨。可取戒香而熏蒸。

天下事無一件不是人做。然必寬綽細膩。真實寧耐。一從首至尾。節次調停。方克有濟。

陶梅林云。人有怕死一念。生平極要做的事。畢竟做將不去。人有醜窮一念。生平極不要做

日纂三集

內省三十一

的事。只顧做將出來。

宋儒曰。耐煩是學。脉薄書錢穀。煩莫甚焉。見以爲煩。未免生厭。纔有厭心。便生熱惱。事滋紛而煩乃滋甚矣。須知事本無煩。簡煩簡從心。生若心。事寧耐。隨事日爲處分。毫不犯手。何煩之有。卽此是學。卽此是政。耐之一字。吾輩最宜服膺。

誠實以啓人信。我樂易以使人親。我虛己以聽

人教。我自反以息人罪。我遜言以免人忌。我危行以消人鄙。我勵操以止人污。我量力以濟人求。我天下之事。盡其在我。

大段觀人。寧取有瑕之玉。不取無瑕之石。周身粧點。不見破敗。豈不見好識者望而視之。莫掩矣。白沙先生曰。多病爲人未足羞。過身無病是吾憂。可自省也。

看破人情時。不可說破。完得道境後。方宜世境。

日纂三集

內省三十二

涉世深。無一可交之人。乃無一不可交之人。鍊情久。無一可已之事。乃無一不可已之事。顧東江舉壬子解元。北上京師。寄同學一書。紀述所過風物。感慨而寓策勵之意。今讀其書。慷慨激烈。洵交道所無也。書未既。有京平而上。赤地彌目。風景蕭然。直抵恩縣。望德州。居民始覺有生意。而景獻河間上下。乘風塵以禦人於薄暮者。尤多。車行二十里。頓撼風

沙之外。又有卒然不虞之想。則思生長東南。習慣優逸。此來忝預計。借兼值。和煖。猶且不。堪若緣。徭役轉輸。或值患難。無車馬以代步。無僮僕以給使。令窮寒。近陰風。霰交集。其爲淒涼。何可言也。又見緣途人家子弟。未出十四五者。往往驅逐驢騾。奔走道路。或拾不潔。屑目亦不甚惡。間有教童子者。所習雖百家姓。亦手寫而讀之。如此。雖有美質。欲成就難矣。南方書籍。汗牛充棟。鮮衣美食。淨几明窗。父兄師友。優養期待。視彼何如。而前此皆悠。悠度日。莫肯奮勵。不因此行。孰知一向之慚愧耶。昔太史公周遊海內。覽觀山川形勝。古今遺跡。而後文章益大。肆僕此來。乃併於人事。而有感焉。敢悉以告我同志。互相策勵。以無負天所以厚我之意。而脫離契濶之私。固。有不足言者。

日集三集

內省三十三

日集三集

內省三十四

愚夫婦見搬戲。聽說衍古本。到哀苦處。淚霑。下這滴滴點點。都是如意寶珠也。今人見此等人。便笑以爲歎。正是日用而不知。氣清天朗。悲者無限淒涼。怪雨冽風。樂者恣情。觴咏優游。閒坐短日。見長勞攘奔波。脩景亦促。風光日景。無有差殊。影事妄情。遂生分別。人且不能定情。如何造命。人生高不論科名。卑不論一命。達不論軒冕。窮不論布衣。但令居身無玷。鄉里效慕。窮賤亦尊。若使毀棄隄防。寡廉喪取。通顯亦辱。斯理昭然。而人不悟。良可歎也。然士人不能簡身。大都爲衣食所累。未遇則思溫飽。既遇則憂繁華。竟不能實其身爲無瑕之玉。所以呂正獻公嘗引古人詩曰。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人能不以衣食自累。而讀書厚自隄防。則置身潔白。而與聖賢同歸矣。

自己身心到後日置之何處。本來面目在。古時像箇其人。

一生在。若父恩中間何報稱。百事有兒孫分上。勸且寬容。

官守二字可味。操守之守要清心。守待之守要耐心。乙丑病中題壁自慰。十數年來皆覺得力。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

日纂三集

內省三十五

賤而無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惜。可惜是死而無補。

自古聖賢做功夫。豈止數行書著力。從今宇宙皆吾事。莫將第一等讓人。

榮枯倚伏。寸田自開惠逆。何須歷問寒翁。脩短參差。四體自造彭殤。似難專咎司命。

子孫不肖。還是祖父餘殃。莫只嗔恨子孫。主師不錄。總是時命未順。莫便怨望主師。

蒼蠅附驥。捷則捷矣。難辭處後之羞。葛蘿附松。高則高矣。未免仰攀之恥。是以君子寧風霜自扶。毋爲魚鳥親人。

忙裡要偷閒。須先向閒時討個備柄。閑中要取靜。須先從靜處立箇主宰。不然。未有不因境而遷。隨事而靡者。

老來疾病。都是壯時招的。衰後罪孽。都是盛時作的。幼而好學。日出之光。須兢兢焉。

日纂三集

內省三十六

閒中不放過。忙處有受用。靜中不落空。動處有受用。暗中有收隱。明處有受用。少時不怠惰。老來有受用。

宋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讀周易。其弟學士。那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朔日論所親。令誦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譙。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喫齋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

不知某年同某處喫酒。是爲甚底愚謂。此一語視王曾一生不在溫德張詠一生不爲輕肥何如。而郊所記上元喫葷煮飯亦是何事。此處最可猛省。

害莫大于婢子造言而婦人悅。婦人附會而丈夫信。男正乎外女正乎內。禁此二害家政肅矣。

窮漢知所經營。來路便量他不得。名流趨有徑。

日纂三集

內省二十七

資後路便保他不得。

李文節燕居錄云。在公堂行一私枉一法。勝不過吏胥在私宅行一法。受一物。勝不過僮僕。夫惟可使吏胥地。可令僮僕知。則庶矣。

李文節燕居錄云。錢也是天下一件好東西。廉者辭之以爲廉。仁者施之以爲惠。余欲作錢神論。將此立意。

今日居官受祿。須思往日秀才時。須思後日。

解官時。思前則知足。思後則知儉。此過去心。未來心。似不可無。

士君子有超邁之才。闕世之學。必須與佳山水。好風月。兩相映發。發我機神。又須神交身親。古今聖賢豪傑。爲磨礪洗發之藉。又須從猛風。逆浪。老雨。窮途。中鍛鍊一番。庶幾心性動忍。不驅使于氣質。不沒溺于庸陋。若第悠悠忽忽。虛倚恃氣。未見安身立命。確有處所。何所得參上流品格乎。

日纂三集

內省三十八

李文節燕居錄云。丁酉年余五十六歲。因念人生七十古來稀。今去七十十餘年耳。卽爲舍己苦來日無多。何暇爲不善乎。

功名浮物。非駐足地。先周望登第後。寓書與余。謂向時迷陋。視一科名。以爲究竟。正如海師妄認魚背。謂是洲岸。吾輩須大開眼目。提起此身在公卿大夫之上。今爲些小得意事。

壓倒卽前頭有無窮進步地矣。

魏文帝以火性酷烈無令生之氣疑世所傳火浣布爲不然著之典論。石太學廟門及齊王芳時西域來獻此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僚遂刊滅此論天下笑之。時人耳目短淺所不經見輒以意斷其有無如後儒謂無鬼神及天堂地獄之說皆典論類也。此病俗儒尤甚。

目錄三集

內省三十九

世間極閒適事如臨汎游覽飲酒奕棋皆須覓伴尋對惟讀書一事止須一人可以竟日可以窮年環堵之中而覽觀四海千載之下而親面古人其精微者可以芥藻性靈其宏肆者可以開拓見聞天下之樂無過於此而世人不知殊可惜也。

伊菴權禪師用功甚銳在衆未嘗與人交一言至晚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怎麼空過嗟呼余

輩大馬之齒已長空過從前多少日子都不覺知都不鞭策不知來日尚有幾何不知後來作何結果念之心悸。

富貴之家其開人面目已見可憎而主賓相對作勢利談亦覺無味故士君子於此可以無求便安少往所謂寧令怪其不來無令厭其數至也。

目錄三集

內省四十

盛寅先生夜夢有寄椒其家者急欲椒遂私發用之竊而深自咎曰豈義心不明故至此耶迄不能寐此與某節婦夜夢有男子調之起自悔責至毀其容相似真所謂獨寢不愧衾者夜卜諸夢寐學者於此亦不得艸艸畧過富貴家兒蚤眠晏起朝不見辰曦晚不見夕魄人生幾何晝夜分半又以其有用日力強全付醉夢中以此爲學學業荒以此治生生事感詩云風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尚易之哉。

東方朔誠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與道相從。首陽爲拙。柳惠爲工。飽食安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有羣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餘者不隨。自盡者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虞田蚡爲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武帝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蚡之得無誅幸爾。宋顏峻久執朝政。庾徽之奏其譴。中旨罔不宜露。罰則委上。善必歸已。尋於獄賜死。

唐岑文本既拜中書令。還家有憂色。母問故。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況賓有來賀者。文本曰。今受予不受賀也。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爲而爲之者爲高。三代人物。罔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居。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羸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游。肯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可想見其人。

天下惟如善者多。服善者少。故文士尤富韜晦。劉孝標與梁武帝策錦被事。多十餘事。帝失色。遂不復引見。後沈約與帝徵栗事。約少帝三事。出語人曰。此公護短。不讓卽羞死。後帝聞之。亦怒。唐孟詵以識藥金。左遷台州司馬。穴徐摛經史百家。答對如流。卒爲朱异所忌。出爲郡守。以此知韜晦二字。文士所當盡心。施昭多累句。王僧虔用秃筆。豈其無見。

好辯以招尤。不若訥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素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逞能以誨妬。不若韜精以示拙。

韓非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墮而舌尚存。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故早年似荊軻。晚歲似魯仲連。得老氏不敢爲天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手。善於打乖。荆

集三集

守雌三

公詩云。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一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之幹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朱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爲韓報秦。攬撥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讐。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閑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做。後來誅戮功臣時。更討他

不着。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之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抽身退如擊。集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蓋自家都不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勿看離披是也。

情境難當處。惟忍是藥。逸樂難制處。惟節乃佳。懶殘唐天寶初。居衡嶽寺。爲衆僧執役。食退卽

集三集

守雌四

收所餘。性懶而食殘。因名懶殘。李泌寓衡。嘗夜訪懶殘。方撥牛糞火煨芋。出半芋食之。自一慎勿多言。領取十年作相。後果然。

老子曰。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始於無欲。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

固在言前。黎民之所以蒙禍者。以妄議國家典法故也。故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

務博之學。不精。好大之願。不副。過望之福。不享。云何是第一等人。曰。本分人是。云何是本分人。曰。走江湖。不如理田園。鍊丹砂。不如惜五穀。結權貴。不如樂妻孥。奉仙佛。不如歆祖考。

世傳文昌帝君。部從者爲天聲地啞。蓋帝君所

日纂三集

守雌五

司。定爲人間爵祿之籍。以爲凡享爵祿者。必須笨鈍昏塞。不然。亦是狡黠裝聾。做啞。一輩若炫聰明。定遭黜落。

西域人養羊供饌。既肥澤。輒繫狼時一怖之。羊得怖。漫脂消盡。肉益美。北虜得良馬。日間小馳驟之。夜則繫前足。使不能跳躑。又繫其脚勒。令不能水。艸如此。旬月浮腫。悉去。脊背日強。雖日馳數百里。餓渴不用。吾輩處林泉。逸

居飽食。正須勞以登涉。散以嘯咏。漱以清泉。苦茗空寒之味。以滌其昏鈍。卽文章翰墨。未嘗不貴多聞博涉。亦必濟以苦思。稿坐於虛寂中。索摸得些子。方有自繇分。不然。則凡氣不斷。所謂漫脂浮腫。未除故也。

勢到七八分。便止。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日纂三集

守雌六

造化愈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一則窮理作事有力。

林退齋先生臨終。子孫跪膝前。請曰。大人何以訓兒輩。先生曰。無他言。若等只要學吃虧。從古英雄。只爲不能吃虧。害了多少事。

費鵝湖公初第時。修謁彭文憲公。彭曰。清年妙才。高科皆天下第一事也。殿上金堦。滑須慢慢行。倘放步。失跌。便急切爬不起。來費公年

少有意氣。頗不平其語。後歷官宰輔。久於仕途。常舉此以告仕進者。曰。此前輩善誘人家法也。

好上而枯。歎壁蝸何無智識。任重以斃。笑蝨虱直恁痴迷。

宰相歸山。覺德機之俱杜。儒童應試。每氣焰之橫飛。功名途本無涯。見慣。渾如閒事。

先者衆惡之鋒。下者百祥之海。貪者殺身之外。

甲纂三集

守雖七

廉者保命之符。賤剝成家。放利見何會長世。

睚眦修怨。健訟子無不傾宗。

明而晦用之。剛而柔用之。此經世妙策也。孫登

謂嵇康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涉世持

身。不可不深思此語。

吳王浮於江。登乎徂之山。衆徂見之。恂然棄而

走。逃於深莽。有一徂焉。委蛇攫擠。見巧乎王。

王射之。敏給搏矢。王命相者趨射之。徂執死。

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徂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放子。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騎人哉。

三百八十四爻。首標潛字。全易秘奧。都在個裏。恃才妄作。如救火披蓑。守拙全身。如操舟帶輓。高山峻嶺。以持躬。廣谷大川。以蓄物。澄潭止水。以養性。深溪絕壑。以藏用。

孫登字公和。性無怒人。或投之水中。大笑而出。

甲纂三集

守雖八

與之語。不答。嵇康從游三年。將別曰。先生終

不言乎。登曰。子知火乎。生而有光。不用其光。

以全其光。若子才高寡識。難乎免於今之世。

及康繫獄。自責云。昔慙下惠。今愧孫登。

立身當高一步。立方超邁。處世當退一步。處方

安樂。

颶風驟雨。傾洞不能終朝。艷卉鮮葩。爛熳那堪。卒日就此已足矣。敢萌半點邪心。求爲可繼。

也須積下十分善行

沈慶之以司空致仕。柳元景。顏師伯造訪。鳴笳列卒滿道。慶之在田間見之。曰。吾與公並起貧賤。一時顯貴至此。惟當共思損抑。車服之盛。何爲乎。揮杖而耘。不顧方其未遇。鄉里輕之。後見皆膝行而前。慶之曰。故是昔時沈公安用如此。

嚴君平賣卜成都市。有富人羅沖。餽以車馬衣

集三集

守謙九

食。卻之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時謂名言。

無以警隙。而語盡。無以新交。而歡盡。無以小人過。誤而法盡。無以順風使帆。而力盡。

汲長孺廷折天子。長揖大將軍。九卿列侯靡不抗爭。其爲二千石。與周陽由同列。陽由驕暴。長孺與司馬安等。未嘗敢與均齒。非畏陽由也。能適避橫逆。然後能完養節氣耳。異時河

東太守勝屠公。與陽由角。卒併就戮。玉石不俱焚哉。

樂無常境。得失無定形。秀才進學。喜不了。尚書不陞。惱不了。有常境耶。寒翁之失馬。宋人之產犢。有定形耶。人處苦境時。望彼境以爲至樂。及到彼境。則相習以爲固然。久之。又成苦境矣。相逼而上。在在皆然。諺云。別人騎馬我騎驢。仔細思量。我不如回頭。只一看。又有挑脚漢。人能常作如是觀。則無日而不自得矣。

集三集

守謙十

寒風淅瀝。雨滴空階。雪霰敲窗。孤燈清寂。坐無暖氣。一衾蕭然。當此之際。想念行旅。修途孤舟。遠泊鷄聲茅店。人跡板橋。又或百事冗集。萬無措辦。欲出門而打頭。連夜欲坐待而迴腸。竟夕無不驚魂淒魄。截耳攢心。而今者幸得無事靜坐。讀古人書。晤言多名理。蘊有未

死之灰。床有可擁之絮。耳熱酒後。茶沸鼎間。卽此享造化之福多矣。而猶不自愛惜。更生嗟嘆。抑何不知足也。

袁閔安之後。父賀爲彭城相。徒步往省。至府門。累日。吏不爲通。偶老嫗出。見白夫人。乃呼入。比辭去。遣車送之。不肯乘。郡人無有知者。僻居力學。從父逢隗。金貴盛。餉閔一切。納常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

日纂三集

守雖十一

爲奢縱。此卽晉之三郤矣。遂散髮絕世。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黃巾賊起。相戒不入其間。

李憺。京兆人。官學士。時張文寶知貢舉。所收士有覆落者。乃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命憺爲之。笑曰。余少登科。蓋偶然爾。假令余就禮部試。未必不落。安能與英俊作式。不求甚富。乃所以善貧。不求甚貴。乃所以可賤。

不求極榮。乃所以免辱。譬之賭者。刻意求贏。則輸隨之。不賭則無慮。而輸何自來。此谷那律所謂以无爲之。則不漏。而相國寺道人賣賭。不輸方但止。承頭者也。

才氣屬陽。本爲發舒。而人復縱之以馳驟。如驚八駿而奔隆池。心神屬火。本爲炎上。而人又重之以躁想。如促炙膏而沃烈焰。有不行盡如馳而不亡待盡乎。誠於當下。按鞍回轡。撒

日纂三集

守雖十二

薪去膏。卽爲小安樂法。

學得一分。痴呆多一分。快活學得一分。退讓多一分。便宜。

見人不是處。只消一個容字。處已難過處。只消一個忍字。

晏子出其御之妻。從門間窺其夫。意氣揚揚。自得既而歸。妻請去。曰。晏子身相齊國。名顯諸侯。觀其志。常有以自下者。子爲人御。自以爲

是妾是以求去也。御者乃重自抑。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薦爲大夫。

夏侯詳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嶺。舊傳云。刺史登此輒代。是山歷政莫敢到。詳於其上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

艷色令人慕。只消耐過十年。逆來令人忿。略要閃開一我。

日纂三集

守雌十三

何元朗先生云。士君子讀書出身。雖位至卿相。常得一分秀才氣。方是佳士。

少必老。盛必衰。富必貧。樂必哀。此天地必至之事也。如何能從中挽回。曰。只是留他常有餘。其實不會增益一些。以其常餘。故享用獨久。古人以我造命。命不可造。而當徐徐斟酌也。徐文貞孫元春舉進士。戒之曰。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無恩之身。可以遠謗。

飲酒不盡。則有餘味。出言不盡。則有餘地。居官不盡。則有餘榮。受福不盡。則有餘蔭。

凡人須是有堅忍不拔之操。天下事方有幹濟。堅忍不拔。俗所謂耐。耐之義。爲耐饑耐寒耐煩耐勞耐辱耐窮耐心耐事耐官職總之曰耐久不耐。則脆薄輕佻。風雨燥濕。皆得侵蝕。未有能久者也。故識得此上之爲聖賢定靜之學。下亦不失作忍耐漢。

日纂三集

守雌十四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莫不有不如意事。小兒叫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老。如意事常少。不如意事常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美。以爲神仙。而其不如意處。較貧人更甚。故謂之缺陷。世界人生世間。總無足心滿意者。達此理而順受之。可少安矣。

新昌有一士。少年負氣。筮仕得蠟邑。瀕行謁梁石門先生。請教。石門曰。清慎勤。居官三字符。

也。士人曰：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
微笑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
民，王道也。士人退，語人曰：石門議論平乎？耳。
越三年，士人以不簡歸，乃語人曰：我不敢再
見石門先生也。

不蹈無人之室，不入有事之門，不處藏物之所，
非以避嫌，亦以遠禍。

淡得一分，乃能勝得濃艷一分；退得一步，方能

日纂王集

守雖十五

受得榮進一步。

爭先的徑路窄，退後一步，自寬平一步；濃艷的
滋味短，清淡一分，自悠長一分。

岳飛平楊么還，在路細書疏草，及上殿讀札，則
謂高宗久缺胤嗣，請簡宗賢立之。高宗不悅。
飛下殿面如死灰去。夫霍光迎立宣帝，禍萌
於此。李德裕輔贊武宗，疊起捧冊，飛所處嫌
畏視二人益殊矣。乃其所請事利害，則又甚。

焉。飛之死，雖秦檜爲之高宗者，豈略無意也。

又張魏公之出督也，陛辭與高宗約曰：臣當
先驅清道，望陛下六龍夙駕，約至汴京，作上
元。飛聞知曰：相公得非睡語乎？於是魏公憾
之終身。此皆不自悔，任忠過而遠嫌疎者也。
楊宗喬尹新鄉，質任峭直，與人議論不能下氣。
監臨者惡其不遜，同列又從而交構其間，勢
如騎虎，不可收拾。一日桂古山過之，宗喬告
以故。古山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
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喬惕然謝教。

日纂王集

守雖十六

李若拙奇偉尚氣節，歷兩浙轉運使，自以浮沈
許久，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難知命知退
知足也。

與劉滅項之功，謀則首推留侯，戰則首推淮陰。
然其藉藉處乃在圯下，跨下忍之時用大哉。
陳餘不欲受笞而待躡於張耳，便不能忍，故

終無成功

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福。是以羣居之中。淡然漠然。付之謹默可也。窮也。貧也。皆命也。非告人而可脫也。

文清曰。應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

目錄三集 卷十七

談賓有云。辯不如訥。語不如默。動不如靜。忙不如閑。予愛之重之。因作五言二句云。不言成吉慶。無事是神仙。

王昶家戒曰。夫立功者有二難。功就而身不退。一難也。退而不靜。務伐其功。二難也。樂毅帥弱燕之衆。東破強齊。收七十餘城。其功盛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良杖劍建策。光濟大漢。辭三萬戶封。學養性之道。棄人間之事。卒

咎悔。何其綽綽有餘豫哉。治家亦有患焉。

積而不能散。則有鄙吝之累。積而好奢。則罹驕上之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二患也。

樊宏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貴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

有與悍者隣。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

目錄三集 卷十八

之

孫樵與賈秀才書曰。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砂。錫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珍。必領驪龍。扶而不知已。積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鑒也。

紂爲長夜之飲。七日七夜。失亡曆數。而不知甲乙。問於左右。莫知使問箕子。箕子謂其私入。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危矣。一國

王渙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此言近於達者。

晉杜預鎮襄陽。數劾洛中權貴。所親或諫之。預曰。吾非以求益也。欲免禍耳。後唐郭崇韜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僞梁之

守雌十九

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讐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及將祀南郊。崇禎首獻勞軍錢十萬緡。

孫叔敖疾將死戒子封必無受利地而請寢丘曰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也後封果十世不絕

象以牙而成擒蚌以珠而見剖翠以羽而招網

龜以殼而致亡。雉以尾而受羈。鸚以舌而取困。麝以臍而被獲。犀以角而就烹。金鋒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故勇士死於鋒鏑。智士敗於壅蔽。好水者溺於水。馳馬者墮於馬。君子慎勿以炫露而招損也。

張安世柄國政以謹密自周每決大畫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問焉大臣不知其與議也常有所薦引其人來謝安世大

守雌二十

恨絕不與通。有郎功高不調。來自言。安世曰。此明主事臣何與知乎。不許已而郎果遷。又每匿人過失。務從寬貸。自以父子封侯太盛。辭祿而身衣弋綈。夫人自績紡以故富於人。將軍而天子亦甚親信之。

陶輔林云。取人時。饒得一分神明。自慊說人時。留得一句夢寐。自安。

或問黃魯直息靜堂上三卷一游行安樂法說

三箇好喜歡緣

上見峰云鴻飛冲天。鳩繳得而加之。虎豹之猛。獵夫得而制之。世之偃蹇驕亢者。安知其免於世也。老子有三寶。曰儉。曰慈。曰不敢爲天。下先。

魯野樵云。遇沉沉不語之士。切莫輸心。見悻悻自好之夫。應須防口。

孫叔敖爲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後。

日纂三集

入守雌二十一

來曰。身已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西蜀黃慎軒先生齋中一聯云。有三開門以冷閒官。以拙閒心。以澹閒無諸苦。能忍不苦。能儉不苦。能譬不苦。

天子宰相。可生殺人。猶當酌三斗醪醋。况其他乎。故忍衆妙門也。

爭名利。要審自己。分量不要。眼熱別人。更生妬忌之念。擇門戶。要算自己。來路不要。步趨別人。妄生捫扯之計。

退一步。前路愈寬。緊十分。到頭難解。

行法到八九分。使知警戒。便罷漫言滅門。刺史破家。縣令使風。到八九分。留些餘地。更穩莫。

日纂三集

入守雌二十二

致臨崖失馬。船到江心。

周叔夜赴楚臬。請益於楊抑齋。答云。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凡事不可太要好。

袁甫自言能爲劇縣。荀最曰。唯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繪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帽。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羹。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

於京邑廷尉之。不爲三公自昔然也。最善其言。除松滋令。

趙德莊嘗宰餘干。趙忠定是其邑子。忠定初冠。多士適德莊在朝。忠定往謁謝。德莊語之曰。慎勿以一魁先置胸中。時以爲名言。

休邑有智尼。擁高資與貴室往還。深垣密局。雖自畫莫能窺也。曾一罹暴客。隣人集炬捍之。既散。尼割一書冊給衆。令明旦相質取酬金。

川纂三集

守縣二十三

自是歲。每一二發。率割質如故。一少尼廉其非盜。實隣者僞張以取酬。因欲相訐。尼曰。不可。吾歲捐所餘以養。若曹令遠近知盜終不勝。捍猶樹兵意也。許之。是自撤備而樹怨。吾不復安枕矣。

韓魏公判淄川。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爲顯職。公獨滯筦庫處之。自若於職事。未嘗苟且。及爲開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

漢書。府尹王博文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士無問爲高官。不爲高官。委吏乘田。卽一日之職務。但求職。務內生出精彩。莫於官爵上先討便宜。

稱曹操用兵。如不欲戰。故常以此取勝。操非知老子之學。但知用之法耳。老子曰。善爲士。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稱之德。是謂用人之力。

川纂三集

守縣二十四

劉麟解尚書歸里。常衣白布袍。首烏紗巾。徒吏過其友趙守家。已而其叅政者突至。與之奕。不知其爲劉公也。頗易之。公笑。迨一役。趙退。主人送客入。叅政問揖者爲誰。答曰。劉公也。叅政大慚沮。

元末吳有陸叟。富甲江左。沈萬三出其門。爲選籌典計。一日叟歎曰。老矣。橫積必釀禍。悉推以與萬三。卜築陳湖之上。爲黃以老。

王翺典選外孫賴某欲得給事中祈夫人言之
後選縣令大不樂夫人咎翺曰身爲冢宰不
能庇一外孫也翺正色曰婦人安知大計賴
生年少登第爲長令于分過矣如肯留心民
事吾位可到何樂一給事乎

文清曰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第一
要渾厚包含從容廣大之氣象只觀其氣象
便知涵養之深淺

日纂三集

守雌二十五

葛可久朱彥修皆名醫葛脉一人曰子三年疽
發背不救矣朱教以日飲梨汁不致大害後
果無恙葛知其故嘆曰竟出朱公下何醫爲
悉取平生所論著焚之曰留之適以禍人
凡事宜從淡素食并糖先食淡頭曰漸到甘處
若一時便要足意無論勢不能此後亦無餘
味矣

鶯花馬首便想清華不念長安道上尚有驢驢

書生月露毫端原非究竟當知瀛海洲中景
畜歸鷄學士

如今便可爾何用畢婚嫁韓昌黎達人至言貧
者士之常登枝勿捐本殷仲堪誨子名語
智者不與命鬪不與法鬪不與勢鬪以患難心
居安樂以貧賤心居富貴則無達而不泰矣
以淵谷視康莊以疾病視強健則無達而不
安矣

日纂三集

守雌二十六

求治不可太速疾惡不可太嚴革弊不可太盡
用人不可太驟聽言不可太輕處已不可太
峻
齒以堅毀故至人貴柔力以銳摧故至人貴
神龍以難見稱瑞故至人貴潛滄海以汪洋
難量故至人貴深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
裴行儉曰士之志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

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也。楊
子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
南海。照隣投頽水。賓王被誅。爛終盈川。令皆
如行儉之言。

李文節燕居錄云。有炎。然後有涼。有繁華。然後
有衰落。誠當得意時。做得冲冲淡淡。清清冷
冷。寂寂寞寞。後來亦不過冷冷淡淡。寂寂寞寞。止矣。故
曰富貴貧賤。處之如一。

自纂三集

守齋二十七

李文節燕居錄云。人處富貴。已是不好。消息到
了。倘能謙恭忠厚。好行其德。猶可少延。乃有
乘勢乘時。以欺人牟利。彼以爲操刀不割。失
利之期。不知益速其禍敗耳。故曰馬將駭。又
驚之。繩將絕。重鎮之。此之謂也。

專氣致柔。發光善下。直把身做至愚至賤。無知
無識。甘于受白之垢。受天下之不祥。隨所遇
的都是聖人。都要愛敬供奉他。如此自然發

譽。不覺榮辱不爭。自然與物同春。仁禮之意
不被私我意氣滅却也。

秦昭王患楚使多健辯。謀之甘茂。茂曰。其健者
來使。王弗聽。其懦弱。者來使。則王聽之。斯儒
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此用拙以折其所使
也。宋江南徐鉉有才名。致貢中朝。及歸。廷臣
慮伴使之才。藝祖乃取殿侍中。不識字者。
人趣令渡江。鉉恃其詞令。終日與語。其人輒
不答。此使短以破其所恃也。二事皆老子餘
智。亦應敵一奇。彼爭妍恃才。吾未諳制人之
術者。

自纂三集

守齋二十八

李文節燕居錄云。凡生計祿。祿一。件便勾。
生受用。若無爲并及管。此。至兩失。卽
有所就。算來祇與認一。件者。一般。蓋分定也。
自士農工商。以及他事。皆然。人但知此理。自
無妄念矣。

文成公與人書。後生美質。須令晦養深厚。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英華太露耳。余嘗與門人言。人家釀得好酒。須以泥封口。莫令絲毫泄漏。藏之數年。則其味轉佳。纔泄漏。便不中用。亦此意也。

蓮之始開也。暮則復合。至不能合。則落矣。余語張林之曰。人家富貴。如蓮始開。使嘗有收歛意。尚可長久。若一開不可復合。吾懼雕落之

日纂三集

守此二十九

不遠也。

國有漏網之奸。野有不簡之利。皆盛世事。人家貴時。田或不稅。債或不償。逮其子孫。一簡察。絲毫無復遺漏。往往笑其祖父之拙。而不知已自處於衰季之世矣。

俗諺有淺水長流之說。余深有味其言。每見精神太用者。無何而竭矣。恩意太濃者。無何而絕矣。勢饒太熏灼者。無何而滅矣。受用太豐

美者。無何而歇矣。進趨太捷疾者。無何而殆矣。唐人詩。一團茅草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空。爭似滿爐煨榾柮。慢腾腾地煖烘烘。亦正此意。

自南池入雲門。步過覆釜嶺。憶龍谿先生語。凡登高。雖千仞。眼所看止。腳下一步。地則形神相守。而不勞遽而行之。倏然過嶺。如平地。因悟平時上高山。所以氣喘足酸。數十武後便

日纂三集

守此三十一

欲踞地坐者。祇緣心目馳驟。策屣輿以從之。欲速之。念爲之祟也。楞嚴經云。使汝流轉。心目爲咎。信然。信然。

世間事。須留餘地。有餘地。卽動轉自如。如飲食小節。若過於醉飽。使腹中無復餘地。真氣不舒。往往致病。甚至悶絕而死者。有之。世人事。事欲盡興。愛使滿。風一掃。豈不快心。第憂其難爲轉身路耳。

于熱思冷則一世不受憂涼能于冷處求
濃則終身不落枯槁

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有富貴欲享不可反羨
貧賤而健者是故人能于無事時常作病想
一切名利之心自然掃去

學道人宜向冷淡中作活莫鎖入暖熱處去世
間冷淡處悞人少暖熱處悞人多慈先訓云
世間如夢人非不知但見暖熱又且去矣自

目纂三集 守雌三十一

古暖熱處誤却多少人

飽肥甘衣輕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
不知止者殺身

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
是處人第一法洒脫是養心第一法

文章窮而後工非窮之能工也窮則門庭冷落
無車塵馬足之騁事務簡約無簿書酬應之
煩親朋斷絕無徵逐遊燕之苦生計羞滿無

田間舍之勞終日閉門兀坐與書為伴欲
其不工不可得已不獨此也貧文勝富賤文
勝貴冷曹之文勝于要津失路之文勝于登
第不過以本領省而心計開耳

乾坤是缺陷世界休擇便求全長安是名利戰
場莫衝鋒陷陣

但帶得一箇澹字來一生歇宿有餘但守得一
箇簡字定一生受用不盡

目纂三集 守雌三十二

張文饒曰處心不可着着則偏作事不可盡盡
則窮邵堯夫云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覺寒則
心不着矣美酒飲交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
時則事不盡矣

交市人不如交山翁謁朱門不如謁白屋聽街
談巷語不如聞樵歌牧詠談今人失德過舉
不如述古人嘉言懿行

立身不高一步立如塵裏派衣泥中濯足如何

超○越○處○世○不○退○一○步○處○如○飛○蛾○投○燭○抵○羊○觸○藩○如○何○安○樂○

世○路○風○波○翻○覆○莫○測○細○思○惟○有○讓○人○爲○妙○讓○則○爭○者○息○忿○者○平○怨○者○解○天○下○莫○大○之○禍○俱○消○於○讓○之○一○字○中○矣○此○聖○賢○大○學○問○常○人○得○之○亦○可○以○免○禍○獲○福○

着○手○時○先○圖○放○手○子○房○脫○履○虎○之○危○機○進○步○處○便○思○退○步○長○源○免○觸○羊○之○禍○牢○

日纂三集

字雖三十三

凡○人○有○好○爭○訟○者○此○不○可○曉○小○事○閑○氣○往○往○爭○告○累○年○不○以○是○非○爲○曲○直○惟○以○勝○負○爲○強○弱○甚○有○牽○累○至○死○破○產○殆○盡○傷○情○害○氣○而○不○可○不○恤○者○此○愚○人○之○極○也○昔○有○詩○曰○些○小○爭○訟○莫○若○休○不○經○府○縣○與○經○州○費○心○吃○打○賠○茶○酒○贏得○猫○兒○失○了○牛○最○可○念○誦○

見○事○敏○捷○應○答○如○流○案○無○留○牘○亦○似○可○喜○然○忙○中○十○有○九○錯○還○須○以○精○詳○沉○重○爲○先○

呂○本○中○當○官○箴○云○當○官○處○事○不○與○人○爭○利○者○嘗○得○利○多○退○一○步○者○嘗○進○一○步○取○之○廉○者○得○之○嘗○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

狄○青○爲○韓○范○所○知○後○位○樞○密○或○告○以○當○推○狄○梁○公○爲○祖○公○愧○謝○曰○青○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狄○梁○公○哉○或○勸○去○贊○間○字○則○曰○青○雖○貴○不○忘○

日纂三集

字雖三十四

本○也○每○至○韓○公○家○必○拜○于○廟○庭○之○下○人○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

兩○人○相○非○不○破○家○亡○身○不○止○只○回○頭○認○自○家○一○句○錯○便○是○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面○稽○唇○不○止○只○溫○語○稱○人○一○句○是○便○是○無○限○歡○忻○

世○界○原○自○缺○陷○能○忍○耐○便○補○得○一○半○自○古○成○大○事○立○大○功○者○何○人○不○從○忍○耐○中○得○來○語○云○登○

山耐五路踏雪耐危橋。閑居耐俗漢。則忍耐之樂。受福寧有量哉。蓋世界缺陷。一忍耐便能退步。其清淡爭先的。經路窄。退後一步。自寬平一步。濃艷的。滋味短。清淡一分。自悠長一分。

敬器一滿。卽傾。常慮於盈處。伏謙卦六爻。皆吉。須知益自損中來。

陳堯佐居官。不妄進取。爲太嘗丞者。十三年不

日纂三集

守雌三十五

遷。爲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爲丁謂所紉。後丁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唯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後。謂敗。公乃見召用。

康節嘗誦希夷語曰。得便宜事。不得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節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蓋可終身行之也。

凡是名利之地。退步便安穩。只管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

好勝必愚。智者必不爭。好辯必暗。明者必不言。好諛必貪。廉者必不苟。好怪必僻。通者必不與。

王秀之爲晉平。其年求還。或問其故。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時。

日纂三集

守雌三十六

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

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不邀人敬。不受人慢。大抵情不可過。會不可數。

抑情以止慢。疎會以增敬。然後故舊可保。

醉以混俗。醒以行獨。醒易于醉。醉非深于易者。不能。漢郭林宗。晉陶淵明。唐郭令公。宋邵康節。善醉也夫。

清名清福。造物所吝。如何消受。惟橫逆毀謗。庶

可解之獨不...
內典曰聞是非之...
圖智不如愚

中黃先生云明不燭物此言極有味若洞然燭
他人之惡不隨他轉而已此外不宜發明太
盡

妙作一官卽以一官爲止庶無越思

古詩云此身不欲全強健全健多生人我心又

日纂三集

解紛三十七

云僻居人事少多病道心生是知體中微苦
未可心情不足

昨非菴日纂三集解紛卷之十五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鄉有父子相訴者陽明先生聽之未終辭而感
哭俱去柴鳴治問何言而致感悔之速先生
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間
大慈的父鳴治愕然先生曰舜自以爲不孝
所以能孝瞽瞍自以爲慈所以不能慈

辛元龍尉京邑時万俟卨之孫與岳武穆家爭

日纂三集

解紛一

田歲久不決府委元龍裁斷積案如山元龍
並不省視卽判云岳武穆一代忠臣万俟卨
助檜逆賊雖籍其家不足謝天下尚敢與岳
氏爭田乎田歸於岳卷昇於火合邑稱快
西門豹沈巫於河不若宋均下令爲妖祠娶婦
者皆娶巫家不沈巫而自息也孫子秀火水
仙太保之廬碎其像沈其人若程伯淳令
石佛放光明年當取其首以視不火廬而自

止也。凡姦詐害民者，害不及身，故以為利。若移其害於彼，彼將自排不暇，而能害人，以自利乎？善治邪者，使邪自苦。

高宗好養鵠，躬自收放。有士人題曰：鵠鵠飛騰，遶帝都，朝收暮放，費工夫。何如養箇南來鴈，沙漠能傳二帝書。帝聞之，召補官。

唐德宗幸梁中書，齊映從駕。至清涼川，見旌旗蔽野，上心駭，乃梁帥嚴震具軍容迎謁。

日纂三集

解紛二

上喜，令震登騎作朕主人。映叱震與至尊導馬，帝後責映以不諳事。映曰：山南士庶但知有震，不知有陛下。今使蜀地知天子尊耳。

上歎賞

由禮門知秀水，值造冊躬自核實。民有議均里甲槩及士夫者，公曰：仕民有等，爾子孫後豈無登仕者乎？優仕于今，政以詒恩于爾後，此不均之均也。及編審畢，民帖然稱平。

處難處之事，愈宜寬處難處之人，愈宜厚處至急之事，愈宜緩處至大之事，愈宜平處疑難之際，愈宜無意。

憬然錄曰：莫因事變之來，便倉皇失措。惟先定已之心，心定自有區處。

復所曰：凡人正當議論人時，一團盛氣。若遽阻他，反不投機，更伸其辨，是增人之過，亦已之過也。且自繇他待他，氣平方緩，與說更於無。

日纂三集

解紛三

人處私自化之，尚可使改。

王安國安石弟，以茂才入對。帝問卿兄秉政若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荆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于內，兄諭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即應曰：幸相公遠佞人。

何文淵守溫州，有兄弟感婦言而爭訟者。何判云：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鴈影分。兄弟悔服。

凡善抹人者必先解其怒而示以所樂聞然後其言不勒自行若人怒彼不是我却以爲是何異燎之方盛又搗膏以熾之也漢田蚡繫灌夫罪至族寶英上書武帝言夫名冠三軍蚡因盛毀夫所爲灌夫不免宣帝怒蓋寬饒怨謫鄭昌上書謂寬饒進能憂國退能死義特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帝怒不聽寬饒自刎北闕下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

日纂三集

解紛四

書救之謂東坡爲天下奇才令其子恕齋至登聞鼓院恕徘徊不敢投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吐舌色動謂深得張恕力凡此皆不善抹人者也翟璜面折魏文侯非仁君以得中山不封弟而封子也文侯怒任座謂君仁則臣直以是知侯爲仁君也文侯乃復召翟璜唐穆宗時崔發毆曳中人因下獄李勃張仲方倫等申抹皆不聽李逢吉獨從容言曰崔發

果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因子下獄積憂成疾陛下以孝治天下所宜矜念上愍然曰諫官但言發冤從未有言其不恭并及其老母者如卿言朕何爲不赦之凡此皆善抹人者也善哉吳曾之言曰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又曰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易入怒則執轉甚觀上數事具驗之矣

日纂三集

解紛五

齊晏嬰短少使楚楚故爲小門延嬰嬰不入口使狗國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何使子也對曰齊擇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耳頃之王命縛一人來曰齊人坐盜王視嬰曰齊人善盜乎對曰嬰聞橘生于江南至江北爲枳枝葉相似其實味甘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解爲盜入楚則爲盜其實不同土

使之然也。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

盛景爲縣令，有盜數百，夜劫庫，景潛登庭樹，貴
硃墨二，正俟盜出入，濡筆洒其衣，明旦閉城
門，密命邏者衣有迹者悉捕之，不失一人。

張萇年爲汝南太守，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貧，惟
一牛爭不能決，訟于郡庭。萇然見之，謂
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
爭，乃以已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

日纂三集

解紛六

咸敦敬讓

周舉爲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
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輒
一月寒食，歲多死者，舉到作弔書以置子推
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
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惑解而俗易。

馮道根守鍾離山，魏中山王英率衆攻城，梁命
韋叡救之，進頓邵陽洲，塹洲爲城，道根能走。

馬步地計，是以賦功比曉而營立，英大驚，
曰：是何神也？圍遂解。

張穀判同州，出兵備邊，州徵箭十萬根，以鵞鴈
羽爲之，價翔踊不可得。穀曰：矢去物也，何羽
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穀曰：州距京師二
千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任其咎。一日
之問，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

日纂三集

解紛七

張愔知江陵，時大軍征交趾，所過州縣無不遭
害。道江陵，愔以鼎肉餉軍，一軍咸喜。總帥
奇之，欲試愔，舍卒曰：哺取火爐及架數百，愔
命木工以方漆卓，鋸半脚，卽其中坐鐵鍋，燃
火，又取火燎數十，愔遍收民家葦簾，應之又
取馬槽千餘，愔使針工并各婦人以綿布縫
成槽，綴槽口以繩，用木椿張其四角，飼馬良
便，卷收前路足用。總帥嘆曰：真用世奇才。
許將閩縣人，舉進士第一。歐陽脩讀其文，曰：王。

沂公流也。章惇蔡卞罪元祐諸人。欲舉漢唐故事。大行誅殛。將諫曰。本朝治道。遠過漢唐者。未嘗殺戮大臣也。惇卞又欲發司馬光墓。將諫曰。恐非盛德事。哲宗嘉納之。所謂談言微中者也。

唐大將田希鑒。附朱泚。泚敗。李晟以節度使巡涇州。希鑒郊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甚歡。希鑒不復疑。晨伏甲兵而宴。畢。引諸將下。

日纂三集

八解紛八

堂曰。我與汝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三十餘人。數其罪殺之。顧希鑒曰。田郎不得無過。并立斬。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晉王厥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囊自隨。津邏疑之。永訶曰。奴子不速行。搯之數十。繇是得免。二事相類。若郭子儀殺羊而裴諝劾之。李愬進兵而

溫造彈之。亦此意也。

仁宗靈駕到永昭。葬且有日。忽傳皇堂棟損。有司憂駭。韓魏公至。諸使見公。鈞公旨。皆欲不問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之。違葬期。後所費。此責猶可當。若苟且掩之。後有壞覆。臣下何以當責。一生歎息。服其臨變處事不苟。既到。皇堂棟廼不損。

日纂三集

八解紛九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暫如內。久之。使人喻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廼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

楊繼宗知秀州。富民有患塹。貧告停婚者。繼宗責富民輸二百金。聽別擇塹。既語之曰。我以

此付爾。爾立家。爾女得所矣。令即日成婚。

五代徐知誥兼中書令副都統徐知詢數與知誥爭權。知誥患之。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晚獻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莫知所爲。伶人申漸高徑前爲詆語。掠二酒合飲之。懷鍾趨出。腦潰而死。

錢元懿收新定一日。閭里輒數起火。居民憂恐。

日暮三集

詳分十一

有巫楊媼因興妖言曰。某所復當火。適如其言。民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爲火也。宜殺之。乃斬媼于市。自此火息。

李文祥有才能。與萬安之孫弘璧爲同年進士。安欲引爲已附。使弘璧延款於家。屬題畫鳩文祥卽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功。

施佐與弟佑俱致仕歸家。以田產積隙。親友分

解不能同。邑嚴鳳素以孝友著。一日佑告以爭產事。鳳輒感曰。吾兄苦懦。令得如爾。兄強毅盡奪田。吾復何憂。因揮淚不已。佑乃惻然感悟。遂拉鳳詣兄宅。且拜且泣。佐亦垂涕。遂各以田相讓。友愛終身。二姓至今蕃衍。

安守忠知易州。治尚簡靜。嘗與僚佐宴飲。有軍校謀變。闖者倉卒入。白守忠言。咲自如徐。顧坐客曰。此輩酒狂。爾擒之可也。人服其量。

日暮三集

詳分十一

丙吉知陳留。有富翁年九十無男。娶鄰女一宿而死。後產一男。至長。其女曰。吾父娶一宿身。此子非父之子。爭財數年不決。丙吉云。嘗聞老翁兒無影。不耐寒。其時秋暮。取同歲兒共解衣試之。老翁兒獨呼寒。日中果無影。遂直其事。

韓延壽守左馮翊。民有昆弟相訟者。韓嘆曰。風化大傷。咎在馮翊。因移疾不視事。閉閣思過。

訟者深自悔謝郡中翕然化之

楊雲才多心計。每有繕修。畧以意指授之。人不
知所爲。及成。始服其精妙。爲荊州同知。日當
郢城。改拓。時錢穀之額。已有成命。而臺使者
檄下。欲增二尺許。監司謀詣守令。欲稍益。故
額。雲才進曰。某有別畫。不須費一錢也。次日
馳至陶所。命取其模。以獻。怒曰。不佳。盡碎之。
而出。已所製模。付之曰。第如式爲之。諸工視
其式。無以異也。然雲才實於中。陰溢二分許。
積之得如所增。數城成。白其故。監司乃大服。
汪應軫當武宗南巡。抗疏直諫。廷杖幾斃。出
守泗州。泗州民情。弗知農桑。軫首勸耕。出帑
金買桑。教之藝。募桑婦教之蠶。郵卒馳報。
武宗駕且至。他邑徬徨。勾攝爲具。民至塞戶。
逃匿。軫獨凝然弗動。曰。吾與民素相信。卽駕
果至。旦夕可集。今駕來未有期。而科派四

日纂三集

鮮粉十二

日纂三集

鮮粉十三

出縱吏胥爲奸耳。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
伺候彌月。有凍餓死者。軫命縛炬榆柳間。以
一夫掌十炬。比駕夜歷境。炬伍整飭。反過
他所。中使絡繹。恣索無厭。軫計中人陰懦。可
懾以威。乃牽壯士百人。列舟次。呼諾之聲。震
遠近。中使錯愕。不知所爲。軫麾從人。速牽舟。
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武宗至南都。令泗
州進歌女數十人。蓋中使啣軫。而以是難之。
也。軫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
敕旨。臣向所募桑婦若干人。倘蒙納之宮中。
俾受蠶事。實於王化。有裨詔且停止。
明鎬知并州。奏擇習事者守堡砦。軍行娼婦多
從之。鎬欲驅逐。惡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娼
婦者。吏執以白鎬。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
治。娼聞皆走散。

楊璉授丹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

舟中得賂始釋。將至丹徒。璉還。善泗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馳以迎。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來謁我耶。令左右執之。二人卽躍入江中。潛遁去。璉徐至。給曰。聞公驅二人溺死。江中方令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禮謝而去。雖歷他所。亦不復放恣云。

梁毗爲西寧州刺史。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遽相凌辱。每尋干戈。毗患之。後因諸酋長以金遺毗。置坐側對之。慟哭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來欲殺吾耶。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

呂陶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壯愬官。不得直。貧至傭奴于人。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汝幼時適爲汝主之耳。不

月纂三集

鮮紛十四

然亦爲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遣姊復爲兄弟。顧不美乎。弟泣而聽命。

文聘守江夏。孫權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未及補治。聘聞權至。乃勅城中人。使不得見。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委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不有密謀。必有外救。遂不攻而去。

桓謙入寇荊州。刺史劉道規破斬之。初謙至枝

日纂三集

鮮紛十五

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爲內應。至是簡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乃大安。

虔城守華陽。後魏軍攻圍南鄭。時乏糧。人情惴懼。州有空倉數十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

李廣守上郡。匈奴大入。廣從百騎。匈奴有騎數千。陳山上。百騎欲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走則彼追射我。立盡。我留匈奴必以我爲

大軍之誘不敢擊。乃令諸騎前未到旬奴陳二里止。又令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且近。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胡騎各引去。不敢擊。

崔王元軌爲定州刺史。突厥入寇。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洩。高宗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強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劾。連制上覽。表大悅。謂使者曰：朕已悔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

日纂三集

解紛十六

蘇軾通判密郡。有盜發而未獲。安撫使遣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強入其家。衆畏罪驚散。民訴于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軾徐使人招出戮之。

杜紘知鄆州。獄繫囚三百人。紘至旬日。處決立。

盡嘗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爲變。州民皆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乃奸民爲妖。遂誅之。

日纂三集

解紛十七

劉珙知潭州。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珙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聚而致死。揭榜諭以自新。聲言兵且至今。屬州縣具數千人。食盜果散去。存者無幾。遣兵一戰。敗之。誅其首惡。餘隸軍籍。

趙尚寬知河中府。神勇卒苦大較貪虐。刻匿名書告變。尚寬命焚之。曰：妄言耳。衆乃安。已而奏黜大較。分士卒隸他營。

劉几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有卒謀爲變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戴益酒。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劇飲達。

且人皆服之。號戴花劉使。

南梁太守馮道根。成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魏兇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破之。魏軍糧運絕。引退。閒時忙做忙時閒做。

日纂三集

鮮粉十八

道根之謂乎。

周之屏在南粵時。江陵欲丈量。有司以徃。種田不可問。比入覲。藩臬郡邑。合言于朝。江陵厲聲曰。只管丈量。悟其意。揖而出。衆尚囁嚅。江陵笑曰。去者解事人也。衆出問云。何曰。君相方欲以法度齊天下。肯明言田不可丈耶。仲繙當在吾輩。衆方豁然。

段秀實以白孝德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爲

副元帥。居蒲子。晞以簡較尚書。行營節度使屯邠州。邠人嗜惡者。竄名伍中。白晝頡頏於市。輒擊傷市人。椎釜鬲。竄盜於道。甚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言。秀實曰。天子以生人付公公。見人被害。恬不爲意。如大亂何。孝德曰。願奉教。秀實曰。公以某爲都虞候。某能爲公已之。孝德卽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入市取酒。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槃上。

日纂三集

鮮粉十九

植示門外一管大謀。盡甲秀實。徐鮮佩刀。選老健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皆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然。秀實因曉之曰。尚書負若耶。副元帥負若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俄而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今尚書恣平爲暴。亂天子。邊罪及副元帥矣。今邠惡子弟。竄名籍中。殺害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

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載并曰：公幸教隨叱左右解甲秀實曰：吾未哺食請爲我設具已食。又曰：吾疾作願一宿門下遂卧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拆衛之。明日晞與俱至孝德所陳謝。邠賴以安。

呂公孺知永興軍。徙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鉞排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洵洵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亡命急卽。

目錄三集

鮮粉二十

變生卽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渡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皆竚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較曰：若復偃蹇者斬而後報衆帖息。

高定子知夾江縣時鄰邑有爭田者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定子。定子察知僞爲質劑其人不服。定子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

得嘉定元年正月文書耶兩造遂決。

溫造爲京兆尹時戎羯亂華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今赴闕下將起師人作叛逐其帥因團集拒命歲餘憲宗深以爲患造請以單騎往至其界梁人見造一儒生皆相賀無患及至但宣詔敕安存一無所問然梁師負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溫亦不誠之他日毬塲中設樂三軍並赴令於長廊下就食坐筵前臨堦南北兩行設長索二條令軍人各於面前索上掛其刀劍而食酒至數巡鼓噪一聲兩頭齊力稱舉其索則刀劍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闔戶斬之南梁人自爾累世不敢復叛。

李亨爲鄆令民有業圃者茄初熟鄰人竊而鬻於市民追奪之兩訴于縣亨命傾其茄於庭笑謂鄰人曰：汝真盜矣果爲汝茄肯於初熟。

時併摘其小者卽遂伏罪

王潛領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水浣衣有乘馬行人換其新靴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潛召居城諸姬以靴示之曰有乘馬人于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姬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也捕而獲之時稱明察

薛簡肅公奎帥蜀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

日纂三集

解紛三十三

皆洵洵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奎顧王吏藏之客不取視民乃止

張希崇守祁州郭氏有義子自孩提撫至成人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助而訟之前後不能定獄希崇覽其訴狀斷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假稱義子辜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親兒犯三千條悖

逆之罪生涯并付親子訟黨依律定刑聞者服其明斷

張鷟在河陽有客失驢因捕急盜乃夜放驢而藏其鞍鷟令客勿秣驢夜縱之驢尋向所餵處遂捕其家得鞍人服其智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寶物兩盒值金百鎰尋爲盜所得天后大怒長史曰三日不得盜罪死長史懼謂主盜官曰兩日不得賊死尉謂

日纂三集

解紛三十三

吏卒曰一日不擒獲先死吏卒計無所出遇湖州別駕蘓無名相與請之至縣卒白尉口得盜物者來矣尉怒曰何誣辱別駕無名笑曰吾歷官擒姦摘伏有名此輩請爲解脫耳尉白長史無名請見后對王階乃言曰若委臣取賊無拘日月且寬府縣令不追求仍以兩縣擒盜吏卒盡以付臣爲陛下取之亦不出數日耳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緩至月餘

值寒食。無名盡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爲侶。於東北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衣綾經。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徃視之。問伺者。諸胡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而哭。不哀。旣徹奠。卽巡行塚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剖棺視之。棺中盡寶物也。天后問無名。卿何術而知此盜。對曰。臣非有。

日纂三集

解紛二十四

他計但識盜耳。當臣到都之日。卽此賊出墓之時。臣見卽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食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足知其墓。賊卽設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也。奠而哭畢。巡塚相視而笑。喜墓無損傷也。向若陛下迫促府縣擒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天后悅。賜金帛加秩二等。

劉皓初爲林城令。決事嚴明。會鞠劫盜獄。吏令盜僞通買物者十餘人。乞追證。意欲乘時規利。皓佯爲無能者。判曰。並要正身。造限重斷。及期如數勾至。皆衣服鮮潔。豪子也。皓命屏鞠獄吏。別以他吏引賊至庭下。認之。皆無識者。皓曰。爾能通姓名。而有不識者乎。賊愕然。實告。命盡釋之。吏置重法。一境欽畏。不敢欺。皓謂諸吏曰。我河北村秀才。深知民間利病。

日纂三集

解紛二十五

兩宜屏縮以候來者

嘉靖間倭寇大作。張經巡方至嘉禾。賊目武塘將逼城。公出酒百餘甕。米五十包。毒之。封包如故。載以二小舟。授數健兒。賞冠服文牒。若犒兵者。賊見逐之。健兒浮水遁。賊入舟。見冠服文牒。信爲犒兵也。呼類歡飲。俱醉。復作飯食之一時。流血暴死者七八百餘。賊知中計。遂相戒。勿食。民間遺物。會雨驟至。又無所得。

食淋漓饑困斃者益衆遂去

唐宣宗懲閹宦之橫令狐綯密奏云但有罪莫
捨有闕莫填自然無遺類矣此法可行之爲
僧道者尤可行之於汰兵

聞人頴立初簿江都既擢知崇德縣時事孔殷
過軍譁然微功必欲挾邑宰代申希賞事出
倉卒乃于各人券曆中批云破賊有勞乞行
推賞以縣印倒用之洎考功行下詰問則申

自纂三集

解紛二十六

以乞驗印文正用者是廟堂奇之

南唐烈祖祖孫晟草遺詔以宋后監國學士李
夷鄴曰此必奸人所爲大行嘗云婦人預政
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
天下汝曹何遽爲亡國之計若遂宣行吾對
百僚裂之事遂寢

宋神宗以北虜將入寇亟取民車爲戰具民大
驚擾存中入侍神宗頽曰卿知籍車事乎曰

未知車將何用神宗曰北虜以多馬取勝惟

車可以當之曰敵之來民父子不保何暇恤
車姑籍其數而未取何傷神宗曰卿言有理
存中曰車戰之利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
五御折旋利於輕速今之民車輜車重大推
牒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則
跬步難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
耳神宗益喜曰無人如此語遂免籍民車執

自纂三集

解紛二十七

政問存中曰君何術而立談罷此事存中日
聖主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若車可用其敢
以爲非耶

人主官闈中少有偏軀臣子不可過爲排擊如
漢高祖欲易太子張子房惟安太子已耳不
能使帝必去戚天人也表盜惟止慎夫人不
與后並坐已耳不能使帝必去慎夫人也蓋
內閭燕私人臣自有不敢訟言者使果能令

二帝去二夫人亦豈人臣之福乎

陳忠肅公智明慮遠事無大小必原始要終驗如符契方赴召命至闕開有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奸人圖蓋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勢等家族及妄言携劒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卽白副時宰錄

日纂三集

解紛二十八

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巫蓋抹之說不能盡行繇有此迹不可泯也

王文正公與人寡言笑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郡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韓魏公與歐曾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服

眞宗不豫李文定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嚴者頗有威名問疾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過問之王所需也文定取案墨筆攪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爲毒卽上馬去

金兀朮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

日纂三集

解紛二十九

伏其歸路金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金果敗

統制鄺瓊率諸軍縛廬州節制呂社歸劉豫張魏公浚方宴僚佐報至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樂飲至夜分迺爲蠟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遼賴以安

元豐間劉舜卿知雄州虜寇夜竊其關鎖去吏

密以聞舜卿置不問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
數日虜牒送牒者并以鎖至舜卿曰吾未嘗
亡鎖命加於門則大數寸併盜還之虜大慚
盜者亦得罪

趙從善尹臨安宜寺欲窘之一日索朱紅桌三
百隻限卽日從善于市中取茶桌一様三百
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
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

日纂三集

入解紛三十

命於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

苗劉之亂張魏公浚在秀州議勤王之師一夕
獨坐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
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
曰若是則取吾首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
爲賊用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
耳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
畱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畱也問

其姓名不答攝衣躍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
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日夜來獲
奸細

陝右錢舊以鐵有議更銅者會所鑄子不踰母
謂亡利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
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
民不敢盜鑄則錢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
又有議增解塩直者伊川曰價平則塩易洩

日纂三集

入解紛三十一

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增價則
反是已而果然

余友徐伯鷹仕宦三十年家業不逾中人宗中
兩紳爭尺寸地至治兵相攻伯鷹出橐中貲
人與百五十金爭乃罷此與古人毀璧止鬪
何異但難爲受者耳罷官歸詩酒自娛嘗夢
中得句曰風清鳥定泉鳴枕夜靜僧歸月滿
牀境甚幽殆有所自也

見人與人忿爭不休者。語之曰。天下事未有是。全在我。不是全在別人之理。但念自己一個。不是。即吾之氣平。但說自己一個。不是。即人之氣亦平矣。

唐時孝子王漸。作孝經義五十卷。凡鄉里有鬪訟。漸詣門。高聲誦一卷。多爲慚謝。

秦王以連環送君王后求解。君王后對使擊碎之。云已解竟。齊神武令文宣治亂絲。文宣抽

日纂三集

八解紛三十三

佩刀斷之。曰。亂者當斬。如此膽識。不特可以制繁劇。當艱鉅之投。無所疑懼。用以學道。必能懸崖撒手。作自繇自在人。不然。瞻顧前後。終放捨身命不得也。

點破無稽不根之論。只須冷語半言。看透陰陽顛倒之行。惟此冷眼一隻。

趙普爲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卽焚於通衢。

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眞宗以問王旦。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上大嘉。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問王旦。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

上曰。何以荅之。公曰。只當以微物而輕之也。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

日纂三集

八解紛三十三

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未仰。依嘗數與之。今後永不爲例。

曹瑋善行兵。當在邊。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餞將官爲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爲節。若曰下某食。卽某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亾者。張詠許其首

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後拘其妻一宿而來
公斷云禁母十夜罰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
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
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
遣歸業民悉安居

真宗至澶州賊猶未退寇準曰六軍心膽在陛
下身上今若登城必擒賊矣上因御澶之

北門將士望見黃屋皆呼萬歲聲震原野勇

目纂三集

解紛三十四

氣百倍

宋明肅太后欲以袞冕謁太廟諫疏交上俱不
聽薛全圖右人語氣明直不文其談獨於簾
外口奏曰陛下大過之日還作漢兒拜耶女
兒拜耶明肅無答是夕報罷

韓億知洋州有大較李申財豪鄉里誣兄子爲
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爲已子又醉其
嫂而嫁之盡奪其奩橐嫂侄訴于州申行賂

嫂侄反自誣服受杖而去積十餘年公至又
出訴公察其寃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
引乳醫爲證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
示之衆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

狄青之征智高也自過桂林卽以辨色時先鋒
行先鋒旣行青乃出帳受衙罷命諸將坐飲
酒一卮小餐然後中軍行率以爲嘗及頓軍

崑崙關下翌日將度關晨起諸將立甚久而

目纂三集

解紛三十五

青尚未坐治至日高親吏疑之遽入周視則
不知青所在諸將方驚愕俄有軍候至曰宣
徽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食方知青已微服同
先鋒度關矣

宋寶塔災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廷傳言有光怪
將復建塔余靖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可
及於民凡腐艸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
亦有光烏足異也上從之

英宗遇貂璫少恩。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雖大臣亦惑之。韓琦獨屹然不動。昌言於衆曰。豈有前殿不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簾前亦屢以此爲對。人情知公不搖妄。傳者遂息。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仍勅中貴俟報公。但曰領旨。

韓魏公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識官家。

南齊三集

解紛三十六

上然之。咨太后。太后怒曰。何不先稟孩兒。未安。恐未能出。公曰。可以出矣。后曰。人主出不可不備禮儀。方處喪。素仗未具。公曰。此小事。朝廷願旨卽辦。不數日。素仗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太后不久卽還政。治平中。夏國汎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何事。時太嘗少卿祝諮館伴。旣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琦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

使人議及十事。第云授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辯某事。則以某辭折。及宴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夏人疎服。

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母浞上言。乞廢陝西鐵錢。朝廷雖未從。其鄉人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是

南齊三集

解紛三十七

愈使惑擾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疋。使買之。曰。納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覆。間謀兩宮。時司馬溫公。呂諫議。凡十餘章。請誅之。英宗未施行。宰相韓琦。一日出空頭勅一道。叅政歐公已僉書矣。叅政趙鼎難之。問歐公曰。何知日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公坐政事堂。以頭子

勾任守忠立廷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勅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意以爲少緩則中變矣

劉厥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都河公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中京何不道彼益虜人故迂其路以地險遠誘使者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愧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

月纂三集

解紛三十八

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駿也言其形狀聲音虜人益歎服金人新和徽宗命衛膚敏爲生辰使公言虜生辰後天寧節五日金虜未遣使而吾反先之萬一不至爲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脫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上然之金人果不來公置幣而返

郭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

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程明道至其人不安輒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收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嘿不能言後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

月纂三集

解紛三十九

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府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若擢而用之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上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田叔爲魯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訟王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二十餘各搏二十怒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叔償之叔曰王自使

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於是王乃盡償之。

李崇都督江西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後見在同縣趙泰伯家。二家各言已子。竝有鄰証。郡縣不能決。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數旬。乃告之曰。君兒昨不幸遇疾暴死矣。苟泰聞之。悲號不自勝。泰伯但咨嗟而已。崇遂以兒還泰。泰伯乃款引。

一集三集

解紛四十

昨非菴日纂三集悔過卷之十

閩中昨非居士

鄭瑄

奉用

徐庶少時。任俠擊劍。幾死人手。折節學問。遂與臥龍齊名。胡安國少時。桀驁不可制。其父鎖之空室。先有小木數百段。盡取刻爲人形。父乃置書萬卷。其中三月覽盡。爲世大儒。張仲舉少好蹴鞠。走馬作音樂。父兄以爲憂。一旦翻然易業。卒以詩文名海內。故知學問文章。俱當善變氣質如此。

一集三集

悔過

蔡虛齋曰。禍莫大於縱已之慾。惡莫大於言人之非。壇經云。常見自己過。與道即相當。又云。若真修行人。不見世間過。與吾言之旨甚合。宋仁宗時。一夜三更。有中使於慈聖殿傳宣。慈聖起著背子。不開門。但於門縫中問云。傳宣有甚事。中使云。皇帝起飲酒盡。問皇后殿有酒否。慈聖云。此中便有酒。亦不敢將去。夜已。

宗嘉而悔之。元順帝后弘吉刺氏嘗從帝時。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辭曰。暮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復再三。竟拒不納。帝益賢之。噫。若兩君者。可謂抑情以就善者矣。

洪武初。朝臣上疏有萬餘言者。太祖厭其迂衍。欲罪之。群臣有阿意者。指疏曰。此不敬。此

詆謫罪當誅。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

朝廷耳。太祖乃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

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怒之。何

異以膏沃火。向非濂言。幾不誤罪言者。

浮休居士張芸叟久經遷責。既還。怏怏不平。嘗

內集分題賦詩。其女得蠟燭。有云。莫訝淚頻

滴。都緣心未灰。浮休有慚色。自是無復躁進

意。

果光禪師與張天覺論元祐人材。因問溫公如何。張曰。大賢也。果曰。然則相公在臺諫時。如何。論他。張曰。公傳不會。只是後生時。死急要。做官。故如此。

庾褒父在嘗戒以酒。後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責。三十。陶士行侃每飲酒。量有餘而限已竭。或問故。曰。少。有酒失慈母見約。故不敢過。詩曰。明發不寐。

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

寇萊公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長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詬言。醒時悔。女不將息。病時悔。

江州朱原虛爲學究。有詩名。二弟尚幼。而父母死。焉。原虛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又逐二弟居外。流離不振。一日隣人降紫姑仙。原虛適在坐。仙姑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鴈行中。

斷各悲涼。吳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
香原虛得詩。惶恐乃召二弟還家。與之完娶。
教之業儒。後二弟俱登科。典州郡。事原虛如
事父焉。

破鑪良金。懼夾雜鉛錫。減色藏山。美玉慮裹包。
玦石墮光。得逢烈火。精鋒方信。賢師益友。

追思往事。自謂無失。者過不改。而舍不進也。
慾不除。似蛾撲燈。焚身乃止。貪無了。如猩嗜酒。

日纂三集

悔過四

鞭血方休

節使李端愿。參達觀禪師。問曰。天堂地獄。畢竟
是有。是無。師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華。
大尉就有中尋。無手撈水月。堪笑。眼前見地。
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
善惡成境。大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

宋景濂安置茂州。道遇高僧。與語曰。吾聞內典。
善惡必報。吾平生所爲。自謂無愧。何至是哉。

僧曰。先生於勝國。嘗爲官。子曰。編脩僧默然。
濂是夜自經死。

許真君少時。好吹獵。一日射中一鹿。鹿母爲舐。
瘡痕良久不活。鹿母亦死。真君剖其腹視之。
腸寸寸斷。真君大恨。悔過。折弓矢入山修道。
後証仙品。

三國徐原慷慨有才志。呂岱知其賢。薦爲侍御。
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

日纂三集

悔過五

又公論之人前。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
貴德淵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
之益友。今不幸岱復何繇聞過。

李德裕貴盛時。賓客不敢忤。惟杜顓數諫正之。
及被謫。李歎曰。門下愛我。皆如杜。我豈有公。
日。

陶柟林云。卒然逢人怒罵之時。一生病痛。有父。
兄所不及。誠師友所不及。規者都被和盤托。

由此際正須返觀速改不可矧矧聽過

吳懷野先生萬曆庚辰捷禮闈不待廷試而歸
開太尊月川公來訪云公既進一步須不改
舊時光景方好懷野謹受命次日各拜舊規
戴忠靖冠服錦繡閣一見曰此何衣出何典
懷野隨易儒衣儒冠閣公責善吳公服善俱
有古人風

王洪軌為晉陽太守多昧賊賄為州所按大懼

目纂三集

海過六

棄郡奔建業後為青冀二州刺史悔前所為
更勵清節州人呼為虜父使君言之咸落淚
季本為建寧府推官遇事敏決庭無留獄嘗斷
重獄事已麗辟爰書俱就後覺其誤大悔之
比擢去悉為記達諸司今後斷者得據記以
解其訟過之勇如此

宋申頤自謂不可一日不見侯無可或問其故
曰無可能攻人過一日不見則不聞過矣俱

負僅有一衣相更而服

在瞻與趙郡李樂為莫逆之交槩東還瞻遺之
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嘗弊詆訶指切在卿尤
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

人之處世能嘗悔往事之非前言之失往歲之
未有知識則其德之進所謂長日加益而不
自知也

宋呂文穆公微時極貧故有渴睡漢之誚比貴

目纂三集

海過七

盛喜食雞舌湯每朝必用一夕遊花園遙見
牆角一高阜以為山也問左右誰為之對曰
此相公所殺雞毛耳公訝曰吾食雞幾何乃
有此對曰雞一舌耳相公一湯用幾舌食湯
凡幾時公默然省悔遂不復用

宋蔡齊喜酒通判濟州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時
太夫人已年高頗憂之賁存道為詩示公曰
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

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矍然起謝之。
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呂祖謙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
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開看。
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
可爲變化氣質。伯恭舊時性極褊。後因病
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
此好。

明纂三集

悔過八

人到諸事沉溺時。能迴光一照。此一照是起死。
迴生之靈丹。千生萬劫不致墮落者。全靠此。

明纂三集方便卷之十七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君子不迫人于險。當人危急之時。操縱在我。寬
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若挽之不已。鳥窮則
攫。獸窮則搏。反銜之禍。將不可揀。

趙葵嘗避暑水亭。作詩云。水亭四面珠欄遶。簇
簇遊魚戲萍藻。六龍畏熱不敢行。海水煎徹
蓬萊島。身眠七尺白蝦鬚。頭枕一枚紅瑪瑙。

明纂三集

方更一

六句已成。葵遂睡去。有侍婢續云。公子猶嫌
扇力微。行人正在紅塵道。

開元間。安西都護趙含章。冒于貨賄。多金帛。以
賂朝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後節度范陽事。
覺。有司以聞。玄宗加黜責。宋璟一無所受。乃
進救焉。玄宗納之。遂御花萼樓。一切釋放。舉
朝皆謝公。承冠儼然獨立。翌日玄宗謂公曰。
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今卿一人而已。公曰。舍

章賄偶不及臣非不受也。玄宗深嘉之。諦觀已之情理有順有不順而欲入之情理皆順者非也。又觀人之體候有和有不和而欲已之體候當和者亦非也。反灼對治是方便法。

景雲元年許文貞公蘇環薨制起復其子頌爲工部侍郎頌固辭。睿宗使李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忍發言。

日纂三集

方便二

恐其隕絕。睿宗乃聽其終制。

胡文恭公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較。費錢數千萬。未訖。滕公罷去。羣小謗滕公用錢不明。自通判以下不肯書其簿。公於坐折之曰。君佐滕侯幾時矣。假侯有不減矣。不蚤告陰拱以觀侯其去乃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人慚爲公書。長樂陳希新爲果州戶曹有稅官弗廉。同僚雖切齒而不言。獨戶曹數以大

義責之。與其或後已而有他隙。後稅官秩滿將行。廳吏持貪墨狀于郡曰。行篋各有字號。某號篋皆金也。郡將以其事付戶曹。俾於關門之外羅致其所狀字篋。驗治之。戶曹受命不樂曰。夫當人居官之時不能懲艾而使遂其姦。今去也反以巧吏之言害其長。豈理也哉。因遣人密曉稅官曰。事無當自白不則蚤爲之所稅官廼易置行李亂其先後之序。旣行戶曹與吏候于關外。俾指示其有金者拘送之官。他悉縱遣。及造郡庭啓示則皆衣衾也。郡將釋然。稅官得以無事去。郡人翕然稱戶曹爲長者。然而戶曹未嘗有德色也。周宣帝昏暴。京兆丞樂運與視詣朝堂諫。帝大怒將戮之。元巖請見帝曰。樂運知必死欲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因獲免。

日纂三集

方便三

出口。使人要。算人受得着。意。凌人要。算人經得。
林靈素永嘉人。以方術得幸徽宗。賜號金門羽。
客。一日待宴太清樓下。見元祐黨碑。素稽首。
上。推問之。對曰。碑上姓名。皆天上列宿。臣敢。
不稽首。

羅近裕每見人有過。輒提起。惟不得三字在口。
謂吾儕。日居善地。日親善友。猶不免于有過。
而此輩。或所遇不得其所。或所交不得其人。

日纂三集

方便四

或未聞善言。或未見善行。其有過也。如何。惟。
得他。

郭林宗好獎借士類。有茅容避雨危坐。勸令就。
學。孟敏破甑不顧。泰以爲有分決。亦勸令學。
俱成名儒。拔申蟠于漆工。識庾乘于門卒。屠。
沽士伍。因泰獎進而成名者甚衆。故卒免黨。
誅。號曰有道。

謝奕爲桓溫司馬。溫尚南康公主。經年不入其。

室。奕嘗以酒過溫。溫逃入主所。奕遂升廳事。
引一直兵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何。惟。
也。主謂溫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緣得見。
五代葛從簡爲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
帶。取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將殺取之。夜。
卒踰垣。隱木間。見夫婦相待如賓。歎曰。吾公。
欲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告之。
使速以帶獻。遂踰垣去。

日纂三集

方便五

鍾離意堂邑令。邑人房廣爲父報仇繫獄。其母。
死。廣痛泣不食。意憐之。乃聽廣歸殯。丞掾皆。
爭不可。意曰。罪自我歸。廣歛母畢。果還獄。意。
密以狀聞。廣得減死。

李師中知洛川。民負茶稅。追繫者甚衆。師中寬。
之。令鄉置一櫃。籍其名。許日輸一錢。歲終通。
者盡足。

許棠久困名場。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

見如舊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忽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崇家書授之。崇驚愕。莫知其來。啓緘。乃戴潛遣一介。卹其家矣。

祖宗時。荆湖南北。江東西。漕米至真揚下卸。卽載鹽歸。交納有剩數。官以時值售之。舟人皆私附而行。陰取厚利。故以船爲家。一有罅漏。則隨補葺之。爲經遠計。太宗嘗謂侍臣曰。倅

車集

方便六

門如鼠穴。不可塞。篙工柁師。有少販鬻。公不必究問。非洞見民隱。何以及此。

韓魏公判大名。有吏請假娶妻。繼有人訟其不法。將引斷。乃令封起公案。半年後。取前案行遣。二倅曰。此人自封案後。頗謹厚。乞恕前罪。如何。琦乃問二倅曰。知某封案意乎。此人新娶。當時若便斷遣。此人與父母必咎其妻。所以封起案卷耳。二倅起揖曰。公恕至此。天

不獨厚公。後世亦貴顯無極矣。

杜衍爲都轉運使。歷知天雄軍。自言歷官所至。未嘗壞一官員。其間不職者。卽委以事。使不暇情。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有文章政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錄者。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悉得其用。

何承天爲劉毅參軍。毅嘗出行。而縣吏陳滿射

日纂三集

方便七

鳥箭誤中直師。雖不傷。法應棄市。承天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明其無心於驚馬也。夫且不以乘輿之重。加人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初非有心中人。律過誤傷人。猶三減刑。況不傷手。應薄罰。毅可其議。

蔣恭靖公瑤。性寬厚。未嘗一忤物。守揚時。出市有兒放紙鳶。因落公帽。左右欲執之。瑤曰。兒

幼弗怖也。有婦溲○衣縛其夫○至瑤叱左右去之。或言公六叔瑤曰：吾非好名，并此婦亦誤耳。况其夫何辜？

程琳知開封府時，禁中失火，根治諸絳人，已誣服送府具獄。琳命工圖火所經處，言後官人多而居隘，其炷竈近板壁，久燥而焚，此殆天災，不可罪人。上爲寬其獄，無死者。

羅研爲郡功曹，事刺史蕭藻，頗有才辨，嘗詣闕

日纂三集

方便八

訟蕭藻及藻再爲刺史，州人爲之懼。研舉止自若，藻曰：非我無以容卿，非卿無以事我。齊荀兒之役，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甕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

於後，不能使一夫爲盜，況貪亂乎？

高豐爲鄧縣獄吏，刺史虞孟行部以鄧縣僻勅，鄧長將囚徒就所在，錄見豐，得文書，問獄下，輪不肯送，徒請曰：使君乘法馬，騷騁御理，寬不遺遠，遇此古聽斷，阡陌流愛，其崇者也。今遙召囚徒，欲省更繁，母論疎脫，尤哀瘦損，且普天王土，率土王臣，鄧獄非漢地乎？囚徒終不出縣，特望朱軒迴輪，孟遂到鄧。

日纂三集

方便九

王丞相爲楊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羅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爲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唐王珪入燕，見有美人侍帝側，帝指曰：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是耶？非耶？帝曰：殺人取其妻。

何問股是非也。對曰：今陛下知廬江之亡，而其姬尚在何也？帝賞其言，遂出之。

商瞿字子木，同門有梁鯨者，年三十未舉子，欲出其妻。瞿曰：子未也。吾齒三十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娶。父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然。吾恐子自晚生，且未必妻過也。居二年而梁有子。

趙忠簡死，珠崖將蔭常山縣郡將張傑希檜旨。

日纂三集 方便十

陽徽常山尉翁蒙之，護其喪。陰令搜平日往來書疏，欲敗趙以媚檜。蒙之度傑意不可解，或更屬他吏，則事有不可爲。卽密告趙氏，夜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翼。日乃佯爲捕獲者，而以無所得告。傑怒，乃誣蒙之他罪，徙其官。趙氏竟得無他。

蘇頌知杭州，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轉運使責所通市易緡錢，晝繫公庭，夜禁廂。

院雖死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頌而民償債者乃先期而至，遂不復言。

強至爲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露積，油幕夕火，主守者法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召幕工訊之。工言製幕必雜他藥，相困既久，得濕則燔。至爲上聞。仁宗悟曰：真宗山陵火起，油

日纂三集 方便十一

衣中其事正爾。主守者遂傳輕典。

范純仁尹洛多惠政，後爲執政。其子自許展省河南少憩村店，有翁從家出，注視其子曰：明公容類丞相，非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入具冠帶出拜，謂其子曰：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二，平生粗知守分，偶意外爭鬪事至，官得杖罪。吏引其褰裳行刑，丞相召某前問曰：吾察爾非惡人，膚體無傷，何爲至此？某以情告。丞

相曰爾當自新免罰放出非特某得爲完人此鄉化之至今無鬭爭者

張酺爲河南尹數以法正諸賢及賈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惟恐不及言憲受顧命之托懷伊呂之忠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顧其前後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檢勅賓客未嘗犯法王政有三宥之義宜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瓌獨得全

日纂三集

方便上

王僧繼陳亮咨知大名府署毀圯者卽舊葺之無所改作什器損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師陳復爲代覲而歎曰王公宜爲相我弗及也

王佐守平江長于聽訟小民告捕進士鄭安國酒守問之對曰非不知冒刑憲老母飲藥必酒之無灰者守憐其孝放去復問酒藏牀脚笈中告者指言之何也豈而家奴婢有出入

者乎以幼婢對追至前得其與民姦狀告以酒處者婢也皆杖脊遣之聞者一快

楊翼少居里有郡佐峻行敲朴公貸其棧機曰家有悍奴請治之與民分痛

林一鶚知鎮江府舉偏救弊凡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舉之未嘗一言暴前人之非惟曰必如是乃是

韓滉久在兩浙所辟羣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

日纂三集

方便上

嘗有故人子謂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陳忠肅公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惟微示意以警之人多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卽譽美傳揚謂已不能

張無垢云快意事就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

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君子所以隱忍
詳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

李文節燕居錄云。富鄭公欲誅晁仲約。范文正
公密告富公曰。祖宗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
德事。吾與公在此。同心者有幾。雖上意未知
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他日手滑。吾輩
亦未敢保。時富公不謂然。後富公自河北還
及國門。不得入。未則朝廷意比夜榜。惶遽。牀
自纂三集 方便函

嘆曰。范六丈聖人也。余見近日有請誅大

臣者。蓋未觀范公傳耳。

凡居人上有勢分之臨。惟以恕存心。可以容下。
故行動必先聲咳。步遠則有前導。燕坐則無
簾窺壁聽。君子不發人陰私。不掩人之所不
及也。

見人學好多方贊成。見人差錯多方提醒。見人
豐顯則談其致福之繇。見人苦難則原其所

處之不幸。斯長者之道也。若忌成樂敗。何與
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秘書監姜皎得罪。張嘉貞附會權倖。請加詔杖。
俄皎死。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帝問法當如
何。嘉貞復援皎例。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
夫。以其近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向者姜
皎官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殺即殺。應
流即流。不宜廷辱。以卒伍待。况律有八議。勛

自纂三集 方便函

貴在焉。皎事既不可追。仙先豈容復濫上。然
其言嘉貞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寧
相者。時來即為。豈能長據。若貴臣盡情。富榮
但恐吾等行將及之。此言非為仙先。乃為夫
下士君子也。嘉貞有慙色。

出妻。今其可嫁。絕友。今其可交。長存此心。怨兒
自寡。

江右萬拙菴。謹厚好行德。一生怕見官府。嘗語

人曰我輩一日須行十件方便事事不在大
當路一磚一石碍人行去之可也村人失牛
家牛相似村人誤牽去之僕奪以歸公知爲
已牛伴曰我牛汝不蚤收失在山中何妄牽
人牛也還之尋縣捕獲牛惶恐不敢詣公縱
之歸曰我向說失在山中今下來矣竟不言
故子衣成進士授刑部主政公布衣小帽不
改其常逮 覃恩受封冠帶謝 恩拜祖先

日纂三集

方便十六

畢卽珍藏之仍舊衣帽鄉人訝曰今受榮封
巾服何妨曰此我鏡中面目我安我山農之
分勿復相苦世俗子爲官稱其父爲老老
每呼之不應曰我自萬拙菴不敢當老爹故
不應比部奉 命恤刑湖南乘便歸省有衛
陽因欲脫罪家屬携重貲乘起行投轎中視
之千金也繫其人發黃梅縣金貯庫中公駭
相謂曰其人本爲減罪今罹此不滋重耶盡

釋之比部唯唯釋之而去

士君子貧不能濟物者人痴迷處出一言提
醒之遇人急難處出一言解救之亦是無量
功德

凡作事第一念爲己思量第二念便須替人籌
算若彼此兩利或於己利於人無損皆可爲
之若利己十九損人十一卽須躊躇若人已
利害正半便宜輟足況利全在己害全在人

日纂三集

方便十七

者乎至於損己利人尤上上人事願同志共
圖之

唐一菴與衆友夜話將寢問曰此時還有事須
料理否衆曰無一菴曰夜寒吾輩飲酒甚樂
從者尚未有寢宿處焉得不與料理昔官人
夜飲溫室語人曰今冬溫暖若是時令不正
也從者於門外頓足曰外間時令却甚正處
富貴而能念人饑寒勞苦者蓋鮮一菴先生

真可法也。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典郡奸賊事覺下獄時郊禮將近太宗怒其貪墨諭百執政俾郊赦不宥趙普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休神明吉何人足改陛下赦令哉上善其對而止。

萊公因生日爲會有所過當轉運使以聞上怒以示王旦旦覽狀笑曰準許多年紀尚駿耶

日纂三集

方便十八

因請錄付準使自知過準惶恐待罪

韓琦知鄆州京東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爲三限限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公請獲他盜者聽折除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爲令至今用之

事係幽隱要思回護他着不得一點攻訐的念頭人屬寒微要思矜禮他着不得一毫傲脫的氣象

臨事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

日纂三集

方便十九

昨非菴日纂三集經地卷之十八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菴者藏也。人子於其親之歸藏。乃假爲身家謀。爲後嗣計。一求風水。再求年月。各執房分。而阻於卦例。星辰之吉。而各持年命。而撓於支干。龜策之生。尅生者禍。福未可知。死者暴露。堪置念乎。

王安石。宋仁宗時。知開封府。帝數失皇太子。太

日纂三集

經地一

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國。嗣詔悉改。卜無慮數十萬計。衆洶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塚。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

葬有五慮。不得不謹。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舍五者之外。若斤斤然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而以太親爲後圖。而以利後爲急。着堂

孝子之用心

語云。擇地不如擇心。又云。可遇而不可求。地之吉。而皆繇人之造作。倘吾心有主。則天意已在。在百千年造化。從茲定矣。

何喬新初爲南京禮部主事。歸葬父。卜地不得。吉。有欲粥其葬地者。衆謂此吉壤。新曰。暴人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爲。

朱文公知崇安。日有小民貪大姓之吉地。預埋

日纂三集

經地二

石碑于其墳前。數年之後。突以強佔爲訟。二家爭執于庭。不決。文公親至其地觀之。見其山明水秀。鳳舞龍飛。意大姓侵奪之情。真也。及去其浮泥。驗其故土。則有碑記。所書皆小民之祖先名字。文公遂一意斷還之。後隱居武夷山。有事經過其地。開步往觀。問其居民。則備言其埋石。誰告周上事。文公懊悔無及。乃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

理祝罷而去。是夜大雨如傾。雷電交作。霹靂一聲。瓦屋皆響。次日視之。其墳已毀成一潭。連尸棺多不見矣。

葬親者。溺信風水。至侵占他山。伐人家。棄人祖。父母骸骨。怨連訟結。抵死求勝。至於傾家敗業。而地終不可得。福應尚遠。禍應至近。何其愚一至此。

偽唐有師郭璞術者。卜地寶蓋下。或竊之以葬。

日纂三集

徑地三

其人在家。忽耳聞金鼓聲。驚曰。此必盜吾地。往視之。已無及。後葬者。歲發疫癘。忽大雷雨。見黑龍繇墓中湧水而出。遂滅溪。

劉文定公曰。地惟繇於人之術。則通其術者得吉。惜其術者得凶。是地何足爲斥祗。而能母萬類耶。天惟聽於地之所役。則葬吉者不復。凶其惡而降殃。葬凶者不復。因其善而降祥。是天何足爲上帝。而能父羣倫耶。余嘗曰。惟

天之理。可括乎地。地之利。不可逆諸天。故諺有曰。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人。天生善人。必得吉地。人壞而求諸地理。所無也。故諺又曰。主者福壽。良師輻輳。主者當衰。盲師投懷。何莫非天也。

宋王欽若嘗代真宗郊祀回。上問卿家何積累。乃有今日。對曰。術者言臣祖墳佳。上令圖以進。訣曰。通濟橋下水朝流。世代出公侯。陸宜橋下水來衝。分土作三公。上乃舉筆引水出墳前。水何不從此去。明年水決。遂罷相。地繇乎人。何嘗有一定也。

日纂三集

徑地四

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于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形戮。而子孫卒以衰絕。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遵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

山子孫必爲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於唐而貴於今耶。

孫鍾富春人也。幼失父。事母至孝。遭歲歉。以種

瓜爲業。瓜熟。嘗以欸行者。家事福德神甚虔。

瓜熟未獻神。不以設也。忽有三少年詣鍾乞

日纂三集

經地五

瓜。鍾曰。吾未獻神。子姑坐。卽起入獻神。引少

年入。設瓜及飯。飯訖。三人謂曰。我蒙君厚恩。

今示子墓地。莖之子孫。世貴不可言。遂令

鍾下山百步許。勿返顧。見我去。卽墓地也。鍾

去不六十餘步。便返顧。見三人。盆爲白鶴飛

去。鍾記之。遂於此莖母。其地在縣城東塚上。

嘗有五色雲氣屬天。鍾後生。堅母孕。堅夢腸

出。繞吳閭門。以告鄰母曰。安知非吉祥。堅後

生。權權生亮亮生。休休生和和生。皓皆王於吳。固以其能賑濟窮乏。亦以其能敬事神明。故卒成霸王之業如此。

趙端肅公。自姚徙居郡城。亦頗經營風水。一日

語人曰。吾昨念之。富貴之家。能致地師千里

之外。有佳山水處。又能出重資以購之。其人

不可。又能以勢力強之。得善地已。又將富貴

得富貴已。又將得善地。如環之無端。千百世

日纂三集

經地六

不絕。皆人與地爲政。於是。以手指天曰。此老

將安所事事耶。於是一笑而罷。

吾不敢謂風水必無徵也。就令禍福之報。如影

隨形。而基福之地。祖宗多以無心得之。及已

富貴。於是不惜千金之費。以買一穴。或爭訟

累年。始獲營墓。而既墓之後。子孫往往漸歸

淪替。則風水之可遇而不可求。亦已明矣。然

則子何不循天理。以需地理之自應。它心地

以依陰地之自來而營營焉勞苦其心力爲也。

鄧文潔公一生隱德至行事事非人所幾其太夫人喪買山卜葬輜車已發矣賣主復小有言公曰吾將以安親魄今人情未調卽親靈未妥遂扶柩復歸於寢至其悔謝然後營兆焉。

世人立宅營墓交易婚嫁以至動一椽一瓦出

自纂三集

經地七

行數百里間無不占方向擇日辰汲汲以趨吉避凶爲事不知自己一個元吉主人却不料理慈湖先訓云心吉則百事俱吉古人於爲善者命曰吉人是此人通體是吉世間凶辰惡煞何處干犯得他。

雲門洪師喜言風水余謂之曰師言風水謂得之可福蔭子孫耶吾所以求風水異是但繕治此心使生生必當享富貴之福有好風水

處卽往生其家現成受用何似世人營營費心力以爲後世不知何人地耶師爲一笑。

范平仲云山川英靈之蘊冲和之粹必有神物爲之護持乃宰物者秘之以待善人也豈人力之所能爲哉故吉土之遇每在夫貧賤之初凶土之藏輒卜於富貴之後若使神功果可奪天命果可改則古今宇宙在一家而造化之機息矣。

自纂三集

經地八

人家新卜得葬地將安厝忽掘見棺木骨骸者宜卽與掩埋之而權奉新柩爲草舍或卽此稍遠另卜穴或通去此處另卜地無不可蓋論已葬與未葬則我尚可圖論有主與無主則彼爲可憫故寧須我費事無遽攘泉下之人使一旦流離失所也安知不更得真穴不更有佳地襲穴以葬母乃不吉乎若營域左近原有墳塚者但不逼近亦自無妨蓋生有

鄰人墓有鄰鬼其理一耳

法苑珠林

非菴日纂三集韜頤卷之十九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梁陶弘景隱居華陽絕意仕宦高祖往見問之
曰山中何所有弘景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
多白雲但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後武帝屢
聘不出

高叔嗣答袁永之云僕高枕丘中逃名世外耕
稼以輸王稅采樵以奉親顏子時新穀既升

日纂三集

韜頤

田家大治肥野烹以享神枯魚燔而召友簞
笠在戶桔槔空懸濁酒相命擊缶長歌茲鄙
人之自快而故人之所與也

沈鳳峰曰夜來月色清絕一碧無翳小園諸品
影落清溪掩映如畫諸弟對影圍坐談諧雜
俗醒後相笑樂劇飲無笑命童子以吳音調
鶴南飛聲入雲杪因念二十年誤落塵網奔
走折腰豈知有四時之景今幸得歸蒼松白

鶴猶笑主人歸來之樂

風翻貝葉絕勝北關除書水滴蓮花何似華清
宮闕一室經行賢于九衢奔走六時禮佛清
于五夜朝天鳴琴流水疑魴鱖之來聽散帙
當軒喜竹籐之交翳睨目跣趺落花飄而滿
几冥心入定鼯鼠出而行堦媚媚月露下簷
苟而生香嫋嫋山風入松篁而成韻掃有掃
無卽掃字而亦掃忘形忘物并忘字而亦忘

日纂三集

駱頌二

斯能所之雙冥會靈心于絕代

鄧旦博極群書絕意進取日以詩酒自適士夫
競迎致之不屑往卜築東郭之石巖扁一小
齋曰尚友郡檄下同儕趣行旦曰勿復敗吾
佳思

崔唐臣閩人與蕪子容呂晉叔善二君登第唐
臣遂罷舉一日艤棹河次二君偶見之間以
別後事曰初簡橐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

舟以其半居貨往來江湖南貿易自給愈于
應舉覓官時也次早二君自署中還見崔留
刺亟訪之則莫可踪跡矣視其刺末一絕云
集賢仙客問生涯買得魚舟玩歲華案有黃
庭樽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

余一日無山水友朋便覺靈心不活每當悶坐
間井俗務糾纏便憤欲死抑鬱之久一泛輕
舟望見遠山新翠便躍躍欲舞見一快友把

日纂三集

駱頌三

酒論文便忘身世天地大矣何處不可容余
一人嘯傲山水友朋之間以自適志哉

富貴之士不能放意于江山松竹之樂而山川
怪奇烟雲竹石詩酒風月惟遺逸未遇之人
始得兼而有之故天地間雄偉不凡之處天
所以資賢人而舒其憂鬱之思也

南安翁南安人陳元忠嘗赴省試過南安日暮
宿野人家主翁麻衣草履而舉止譚笑頗類

士人遲明別去。元忠以事留泉城。見翁舍阜而走。元忠詰之曰。長男爲關吏所拘。業已送郡。翁率次兒詣庭下代杖。兒就翁耳語。翁叱之。郡吏疑而問。對曰。大人累典州郡。翁曰。兒言妄耳。守詢誥勅在否。兒曰。何作一束置囊中。埋之山下。守立遣吏發取。果得之。卽延翁上坐。釋其子。次日造訪室已虛矣。

日纂三集

卷四

謂僧德明曰。吾爲此欲避入相耳。僧問故曰。中原擾亂。一旦真主出。棄甲不暇。吾可作千古笑端。生平高簡自亢。江左稱韓夫子。嚴續嘗請熙載撰其父神道碑。以珍貨麗鬢爲潤筆文成。但叙諸爵品秩。略不道續事業。三乞韓改竄。直以何所贈及姬悉還之。

補鵠勃鵠文字最能買禍。陳驢林鶴丘壑大以藏身。

手枕曲肱。過眼浮雲一片。客開俗口。洗心清磬三聲。

番楊小橋。紙窓竹屋。焚香燕坐。手握道書一卷。客來則尋嘗茶具。本色清言。日暮乃歸。不知馬蹄爲何物。

吾輩今日只宜讀書靜坐。明理觀時。若朝家事。既非吾所能爲。便不可發口。譬幽閨刺繡。而齒及婚姻以後。如何理錢穀。如何課藏獲。里

日纂三集

卷五

之竄竊昵其春心動矣。每見文壇聚首。輒或談兵談餉。談將略。談時事得失。毋論書生遙度。語屬瞽瞍。卽言而有當。不知賈長沙未遇漢文。肯向鄉里兒作痛哭流涕語否。且處此疑忌之時。名法漸嚴。當事者憐才念少。防範愈多。經濟之奇談。卽可指爲處士之橫議。吾深懼其後矣。

楚江有漁者。得魚換酒。輒自放歌。不言姓氏。江

陵守崔鉉問曰君隱者之漁耶對曰姜子牙
嚴子陵世皆以爲隱者殊不知釣其名耳

汜鵬甘州人屈天下兵亂解官歸郡守造之杜
門不見嘗曰生逢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
悉散家貲贍其族灌園讀書澹泊自適刺史
張闕徵爲府司馬謝曰門一杜其可開乎

陶岷岷山人雅好游覽治三舟一自載一置賓

客一貯飲饌日與孟雲卿輩幽探山水必窮

白簪三集 卷六

其勝諸貴人慕而招之不屑往也自號麋鹿
野人

杜預刻石爲碑自記勲績一沉漢水之中一置

萬山之上曰後世不有高峰爲谷深谷爲陵

之事乎白居易哀集所爲詩稿寄之佛藏一

在廬山東林寺一在東都聖善寺一在蘇州

南禪院各有記以二公勲業文章何患無名

猶自標榜若此嘻其甚矣

後魏賈景興相遲不仕每捫膝曰吾不負汝不
以拜榮顯故也

程頤嘗遊成都見治篋箠笥者挾冊就視之則
易也篋者問曰若嘗了此乎因論未濟頤兄
弟爽然後謂袁滋曰易學在蜀滋入成都見
賣醬薛翁者與語大有得益叟醬翁皆隱
君子也

呂希哲退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靜坐一室日

白簪三集 卷七

請易一爻家事一切置之不問不以毫髮事

托州縣其詩曰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字

擾公私李嵩隱居陽山以詩酒自娛日惟憑

一几焚香玩易所居扁曰學易處其子死生

禍福之說尤爲洞達嘗有詩云一室焚香几

獨憑蕭然興味似野僧不緣嬾出忘巾櫛免

得時人有愛憎

一花一竹一爐一几詩編經卷以送殘日交遊

止于田父。談話止于烟霞。生涯止于蒔菹。朝市升沉事絕不到門。卽到門輒有松風吹之。使去。

面溪山繚繞。村村烟樹朦朧。身在淵明記裡。家居摩詰圖中。

無以樂饑。深山之薇。孰禁我採。無以禦寒。南簷之日。孰禁我曝。夜行無燭。遙空之月。孰禁我弄。晝寢無簾。幽林之磴。孰禁我眠。炎蒸無罽。

日暮三集

蕭穎八

虛谷之風。孰禁我乘。饕餮無魚。長江之釣。孰禁我下。喬松修竹。撫瑤琴也。懸壁飛泉。下玉漏也。小桃間柳。列錦屏也。嫩草護苔。設重茵也。淡雲遠樹。開畫圖也。鳴鶴翔鸞。呈歌舞也。落花流水。煥文章也。怪石吾玩器也。古洞吾離宮也。澗毛吾珍羞也。鹿豕吾童僕也。好鳥相呼。吾朋友也。烟巒拱揖。吾賓主也。

宋朱希真居嘉禾陸放翁嘗與朋儕詣之聞笛

聲自烟波間起。問行者曰。此先生吹笛聲也。

頃之棹小舟而至。則與俱歸其家。室中懸琴筑阮咸之類。皆希真平日所留意者。檐間育珍禽。皆目所未覩。室中籃缶貯果實脯醢。客至挑取以奉客。詩曰。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人不是仙。家在洛陽城裏住。卧吹銅笛過伊川。可想其風致也。

日暮三集

蕭穎九

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于叢蒼。金精養于秋菊。棗酸梨酢。桃梳李薺。落葉半床。狂花滿屋。名爲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論聲之韻者曰。溪聲澗聲。竹聲松聲。山禽聲。幽壑聲。芭蕉雨聲。落花聲。落葉聲。皆天地之清韻。詩腸之鼓吹也。然銷魂之聽。當以賣花聲爲第一。

一片秋山能療病。客半聲春鳥偏喚愁人。

關地數畝。築室數楹。插槿作籬。編茅爲亭。以一

一畝蔭竹樹。一畝栽花果。二畝種瓜菜。四壁清
曠。空諸所有。畜山童。灌園薙草。置二三胡床。
著亭下。挾書硯。以伴孤寂。携琴奕。以遲良友。
凌晨杖策。薄暮言旋。此亦樂境。

烏紗帽。挾紅袖。登山前人自多風致。

吳正子窮居一室。門環流水。跨木而渡。渡畢。卽
抽之人。問故。笑曰。士舟淺小。恐不勝富貴人
來踏耳。

日纂三集

翰類十

何以消天上之清風。明月酒盞詩筒。何以謝人

世之覆雨翻雲。閉門高枕。

竹徑松籬。儘堪娛日。何非一段清閒。寫池榭
僅可容身。便是半生受用。

皂囊白簡。被人描盡。半生黃帽青鞋。任我逍遙
一世。

茅屋三間。木榻一枕。燒清香。啜苦茗。讀數行書。
懶倦。便高卧松梧之下。或科頭行吟。日嘗以

苦茗代肉食。以松石代珍奇。以琴書代益友。
以著述代功業。此亦樂事。

遇名勝地。最不可當面錯過。若待日後。來遊。便
不可必。

紙帳梅花。休驚他三春清夢。筆床茶竈。可了我
半日浮生。

夜者畫之餘。雨者日之餘。冬者歲之餘。當此三
餘。人事稍與疎濶。吾可一意學問。何也。良宵

日纂三集

翰類十一

燕坐篝燈煮茗。萬籟俱寂。疎鐘時聞。當此清
景。對簡編而忘疲。撤衾枕而不御。一齋。至
如風雨蔽途。掩關却掃。絕人往還。圖史滿前。
隨興抽簡。潺湲在耳。簷花拂硯。如此幽寂。二
樂也。又若空林歲晏。微霰密雲。枯條振風。寒
禽號野。一室擁爐。茗香酒熟。陳編諷誦。宛對
良友。顧此景象。三樂也。

因花索句。勝他牘奏三千。爲宦謀糧。贏却田耕。

二項

入山採藥臨水羨魚綠樹陰中鳥道掃石彈琴
捲簾看鶴白雲深處人家

晚間紙窓上月光漸滿竹影半橫取蒲團靜坐
覺得又是境界

或夕陽籬落或明月簾櫳或雨夜聯榻或竹下
傳觴或青山當戶或白雲過庭于斯時也把
臂提膝相知幾人謔語雄談快心千古

日暮三集

箱類十二

宋中郎曰某近來始知損事之樂所謂損事者
非獨人事田宅子女皆是也小窮則小樂大
窮則大樂衣食僅充餘則施之是謂損事要
法蓋有一分餘則有一分興作圖度小餘則
造房治屋大餘則爲子孫計無所不至宅則
欲稍欲楠田則欲膏欲沃又或謀之不可知
之枯骨以幸其長且久此無他資有餘而心
爲之驅使顛倒也宗少文云吾已知富不如

貧貴不如賤始以爲矯談今乃信之但看長
安街夜半時古廟冷舖中乞兒丐僧駒駒如
雷吼而白髮老人擁綿下幃求一合眼而不
可得則宗少文之言驗矣

如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人能行樂
卽今便好快活身上無病心上無事春鳥是
笙歌春花是粉黛開得一刻卽爲一刻之樂
何必情欲乃爲樂事

日暮三集

箱類十三

白香山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
林臺榭舟車具體而微先生安焉性嗜酒耽
琴酒詩往往乘興肩輿適野尋水望山率情
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因自吟詠懷詩云
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瞰青山任頭
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有幾時活從此到終
身盡爲閒日月吟罷自哂揭甕發醕又飲數
杯兀然自醉自號醉吟先生云

子志隱於衡之伊山。乃晉桓伊書堂故基。
結茅爲堂。置書其中。茂竹幽蘭。陰鬱前後。春
葩秋馥。以時自獻。猿啼近嶂。鷗馴曲沼。馬埭
車喧。杳然雲水之外。胡寅韓璜。自天柱峰南。
樸被枝筇。歲一再往焉。或商較文義。或把觴
賦詩。逍遙徜徉。興盡而後別。

舊詩書。是吾家有緣物。新見解。是吾心最樂事。
高朋來座。是吾破愁城之兵。綠竹橫窗。是吾

日纂三集

翰題十四

入詩囊之料。以此永日。不知烏兔升沉。以此
怡年。一任燕鴻來往。

竹樓數間。負山臨水。疎松修竹。路屈委蛇。怪石
落落。不拘位置。藏書萬卷。其中長几軟榻。
香一茗。同心良友。閑日過從。坐卧談笑。隨意
所適。不營衣食。不問米鹽。不叙寒暄。不言朝
市。在壑涯分於斯極矣。

耕山鑿井。晚息長興侯南山之朝雲。望北堂之

明月。汎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寔四時之
令。奉以周旋。晨荷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
谷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樽。高歌滿席。恍
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

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採藥。決渠灌花。操
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徜徉。唯意
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
柅。耳目肺腸。悉爲已有。踟躕焉。洋洋焉。不知

日纂三集

翰題十五

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

昨亦菴日纂三集冥果卷之二十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

陰德須如耳鳴甫作時蚤有功曹記錄隱惡種成心病臨報日自然冤對現形

身無病心無憂凡居順境皆從前世脩來衣有布食有蔬蚤種舍因莫向今生蹉過

張八公家富好施鄉人德之號張佛產分二子每歲禾穀索銅錢六十文一把其歲歉鄉價

日纂三集

冥果一

八十其子亦增之八公坐於門看羅者出問其價曰畧增些少公以錢還之自後其子價不敢增至曾玄孫皆登第黃溪馮公爲人本分亦好施人以呆稱之其子夢蘭登進士鄉人謠曰張八佛子孫享其佛馮大呆子孫享其呆

王真人曰儂血債負必然有報豈止此事乃至八小喜怒毀謗打罵是非見面相嫌皆是前

日所結舊冤現世要還須當歡喜承受不敢辨証承當忍耐便是還訖但有爭競便同抵債不還積累更深冤冤重結永無了期

福建延平杜氏兄弟三人輪膳一母三人出耕

三婦輒詬恃相勝致姑飯粥不給每欲自盡

忽一日白晝中轟雷一聲祇覺電光紅紫眩

目三婦皆人首而身則一牛一犬一豕觀者

如堵

日纂三集

冥果二

前世殺害多今報夭折苦方矜面如花已見身歸土哭倒白頭親怨損朱唇婦因果鏡中形毫髮無差悞

陳揀塘先生云市賈黃臻爲人質直謹愿好舍

濟人見惡人輒搖手縮頸避之僅一幼子攜

之以隨嘉靖戊子德清高塢石馬諸山水驟

溢余時臥病在家水出几榻上幾殆亟乘棹

業師張先生樓得免須臾一人乘舟過樓

呼曰黃臻父子俱溺死矣。先生歎息。余獨弗信。曰。斯人萬無父子俱死理。先生曰。迂哉。子也。顏天踴壽可信。天道哉。余曰。論理之常。父子決存其一。須臾又一報曰。臻尚在其子死矣。余曰。是或有之。須臾又一報曰。臻死矣。其子在。余曰。是或有之。詰旦。臻攜其子來自。言抱竹漂三十里。值一大樹根。遂捫樹上。其子騎一梁木。出沒凶濤中。逢舟人援之。父子俱免。誰謂天道人心相遠哉。

目纂三集

冥果三

金陵賈客歸自湘東。有老翁附舟。賈矚翁多金。邀之同爨。而翁亦寄心焉。行至江中。賈與家僮謀。翁墮水。取其金歸。是年生子。及長。悖逆不孝。蕩敗家業。里有降紫姑仙者。賈客叩之。仙降筆曰。六月六月。南風惡。楊子江中。一念錯。老翁魚腹恨難消。黃金不是君囊橐。賈不悚然。魄奪。

嘉善初有淮民陸氏。奸而橫。侵其隣鄭氏產。盡撤鄭居。以爲己室。惟存嘉木一本。晚歲得子。而暗。一日遊于庭。忽指樹言曰。樹乎。爾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暗。百方誘之。終不出聲。及長。荒淫放蕩。靡所不爲。家罄乃死。人謂鄭氏後身云。

秦者胡誰曉。冤家卽我後。簡點天子那知漏網在眼前。巧力總難勝。天長久無逾積善。

目纂三集

冥果四

桶貸負心。便結鞭犁種子。姪邪起念。已成毛角。胎胎。偶爾思傷人。害物。銅頭鐵額。已自後隨。翻然欲作善。行慈。芝炬蓮旛。輒爲前導。

朱承逸居霄之城東門。爲本州孔目官。樂善好施。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攜妻及小兒在焉。扣所以云。以勢家錢三百千計息數倍。督索無償。將併

今於此朱惻然遣僕護歸且自往其家正見
債家悍僕群坐於門朱因以好言諭之曰汝
主以三百千錢之故將使四人死於水於汝
安乎汝亟歸告若主彼今既無所償逼之何
益吾當爲代還本錢可亟以元券來債家惶
懼聽命卽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爲
奴婢不聽役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是歲生
孫名服熙寧登榜第二人次孫肱亦登第遂

日纂三集

眞果五

爲吳興望族

劉留臺少極貧專事趨謁不能自存一日至漳
泉市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臥堂內終
夕不去翌日有人號泣而來自言爲商八年
只收得金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與同
行携到此浴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金不
見劉舉還焉及歸鄉人愈薄之責以拾金不
能營生而復來相干劉荅曰吾平生賦分止

如此若襲他人之物以爲己有必有禍災
况商人辛勤所積忍令一旦失去耶一夕夢
神人告之曰汝生平安分不貪將有大顯并
及汝後嗣後果登第官至西京留臺子孫在
仕途者二十三人

崔公度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
然無聲晚船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止近听
公疑之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于

日纂三集

眞果六

舟尾得皂絲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僱
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
巡尉緝捕盡獲其人蓋舟主殺僱舟商取其
物而棄其舟遂伏於法

蔣給事性中因公差泊舟江許有一官舡繼至
相竝卽過船共奕適有一女子至江邊洗圓
桶官呼隸人縛之此女甫到家卽聞岸上哭
聲蔣謂是此女畏責而哭不知已死矣再三

勸解尋命釋之俄而此女復甦臨別語給事
曰明日我先去公且未可行次日侵晨見一
舟凌風而去上有旗號曰江湖劉節度公遂
不敢解維是日開舡者皆覆溺蓋公之素行
通於神明故此神來告之耳

警世語云堪嘆人心毒似蛇誰知天眼轉如車
去年竊取東鄰物今日還歸北舍家不義錢
財湯潑雪彌來田地水推沙若將狡猾爲生

日纂三集

八 眞果七

計恰似朝開暮落花

歷城尹氏家貧賣糕爲生一日息柳陰客有唱
糕者會大暑解鞍飲馬脫衣而休已乃馳馬
去之遺囊焉尹氏舉之弗勝知其金也密徙
而覆之暝不見人乃以傷金裝金坎土埋之
植柳爲記客故山西大駟也行賈以萬計乃
以稍稍折閱收其餘僅五百金圖返其家失
之不敢復見父母妻子遂流丐於越數年柳

且拱矣客復過故處尹氏亦仍賣糕客據地

而慟尹氏詢之客語以故尹氏詢所遺金數
與前數合謂客曰無慟起柳而探之得金焉
客復慟據地請曰奈何有是惟公取之與我
餘可耳尹氏不可中分之亦不可曰我誠貧
也豈其不全撥之而寡取之而中分之乎客
不能強乃稽首申謝而去尹氏夜夢神謂之
曰汝之陰德厚矣當貽汝以貴子彌月而生

日纂三集

八 眞果八

子旻舉進士爲吏部侍郎

力心爲善何須努力看經意欲損人空誦如來
一藏

南京聚寶門軍人何姓者有一富商爲訐訟欲
移城北念金多恐有禦人于國者因買蘆數
萬束束置銀兩錠故募以行其募人不知念
此蘆耳與其負重以行孰若聚而更置何置
得一束折之則元寶藏焉私念此必有故將

一行人盡盡置之少頃見一商徘徊道路鬱鬱如有所失因詰其故商語之何曰弗慮我已盡得之矣商喜出望外願以半贈何曰若貪公財何爲告公財自有命貧乃人之常耳商感激不已因捐半脩剝爲何祈福何後二子一孫俱登第冠蓋綿綿不絕

南渡之後有張居士者父令賣錢鬻物經行林莽見有人自縊者急扶而下及甦詰之則爲

日纂三集

真果九

官逋所迫耳遂以所賣錢贈之其人拜泣去張少憇於磐石俄有操瓢者問云將無渴否卽傾瓢內漿使飲之曰不惟止渴稍有益也居士徒手而歸覺異香遍體精爽非常自此絕粒能賦詩隱居麻姑山獲仙焉

蘇有賣油人祝俸者妾不知書性仁孝當食時必待父食然後食如子歸晚其父亦必待之雖處貧境而父子歡然後值冠亂挈家避之

他舟皆行惟祝舟膠不可動倉皇殊甚至明始獲去昨之先行者皆遇寇踐滅矣

李公謙值歲荒出穀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荒人無以償公卽對衆焚券曰不須復償及歲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後復大荒乃竭家資煮粥活人以萬計死者復爲瘞之一日夢紫衣人告曰上帝知汝陰功報在汝後言訖而去後謙百歲而終子孫位皆通顯

日纂三集

真果十

王海日陽明先生父也館一富翁家翁婢妾衆而無子一日遣妾就王借種王峻詞却之妾曰此主人意出片紙書云欲求人問子王卽援筆書其傍曰恐驚天上人終不納明日遂行後主人修醮一道士拜章伏地久不起主人訝之對曰適奏章至三天門下遇天上迎狀元久乃得達問狀元爲誰道士曰不敢言但馬前有一聯云欲求人問子恐驚天上人

主人怒王薄德。故洩前言。未幾王果狀元及第。位至大宗伯。後其子陽明先生封新建伯。又受封如其爵。

程彥賓爲羅城使。進攻遂寧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有姿色。公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鎖。置于一室。及旦訪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守早建旌節。彥賓曰。旌節非敢望。但得死而無病便好。後官至觀察使。

日纂三集

冥果十一

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仕。

李之純爲成都路轉運使。專以掩骼埋胔爲念。吏人徐熙專爲宣力。計其所藏。無慮萬計。一日金華街王生死復甦。云見冥官曰。爾以誤追。今當還人間。陰司事雖禁泄。露然爲善之效。亦欲人知。李之純葬枯骨有勞。與知成都府一任。徐熙督役有勞。與一子及第。汝宣傳與世間。後皆如其言。

大通慧姓張。棄家祝髮。師令掌厠盥盆。忽有市

鮮者沃於盆。文偶擊之仆地死。文懼。奔西華

寺。久之爲長老。忽曰。三十年前一叚公案。令

日當了。衆問故。曰。日午自知之一。卒持弓至

法堂。瞋目視文。將射之。文笑曰。老僧候已久。

卒曰。一見卽欲相害。不知何誓。文告以故。卒

悟曰。冤冤相報何時了。却却相纏豈偶然。不

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往西天。祝之立逝。

日纂三集

冥果十二

矣。文卽索筆書偈而化。

四明陳桎。作通鑑續編。書宋祖陳橋事。曰。匡胤自立而還。方扁筆。雷忽震。其几子桎。色不變。因鴈聲曰。老夭若擊析桎之臂。亦不改矣。後晝寢。夢人召至一所。門闕壯麗。如王者居。門者奔告云。陳先生來矣。殿上傳呼升階。中坐者。冕旒黃袍。降坐迎曰。朕何負卿。乃比朕墓耶。桎知其宋祖也。謝曰。臣觸陛下罪應死。然

史貴直筆。陛下雖殺我。不可易也。王者俛首。極下階。因驚覺。

袁盎報十世之讐。不知雖經萬劫。而必報。師子債殺命之債。不知雖通小債。而必償。萌芽各認根苗。點滴不差。謗謗。

佛前不但行穢。卽放言亦自減算。僻地不但救人。卽起念常有天知。

陸平泉初姓林。會試時。王華爲松守。夢城隍庭。

小集三集 冥果十三

下皆保林善人。問之。名樹聲。明日召林外父。問曰。汝壻平日何爲。李曰。只是不苟。是科平。泉會試第一。

嚴光之子恭。賈維揚舟次江甯市。龜五十放之。

一日家居。見披黑衣者五十人。送緡錢五千。曰。君之子。揚州所附。及恭回語之。實未嘗有。乃悟贖龜之故。遂捨宅爲寺。以田爲湖。

衛仲達爲館職。病夢入冥府。立庭下。伺命有四。

人生其上。西向。少年者呼朱衣吏。諭意。

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以命。黑者以書。惡字。少年指黑。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捧薄書出。盈庭。卽有一秤橫前。兩首書有。祿。吏舉簿置。束杵。重壓至地。地爲動。四人皆失色。復謂吏曰。更與檢善者。指金字牌。忽。北偶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起立。道士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

小集五集 冥果十四

僅如箸大。吏持下置。西杵。杵亦壓地。而束杵。

高舉。大風歛。捲無存焉。四人起相賀。衛拱手。

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爲惡。何由解。充塞如此。少年曰。舉念不正。此卽書之。何必。

真犯。衛謝曰。敢問善狀何事。少年曰。朝廷興。

工修三山石橋。君曾進諫。此乃奏稿也。衛曰。

雖曾上疏。朝廷不從。何濟於事。曰。事之在君。

盡矣。遂遣導歸。

昨非齋日纂二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鄭瑄瑄字漢奉閩縣人崇禎辛未進士官至

應天巡撫此書皆記古人格言懿行區爲二十類

每類各爲小引然議論佻淺徵引亦多襍糅冥果

一類皆出小說家言往往荒誕不足信尤不可爲

典要也

迪吉錄八卷首一卷

〔明〕顏茂猷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迪吉錄九

卷》提要

迪吉錄序

善本

顏子光衷以五經得雋。自制科以來未有也。海內於是知有顏

序一

光衷矣。所知者。不過曰學本六經。胸富五車。才敏七步焉已耳。不知其心則聖賢之

心其學則性命之學也。窮年矻矻日惟以繼。逮開來爲務。故其形之於著述者。罔非

序二

淑世覺民之言。其書梓行于閩漳者。已不下千卷。撤闢之後。顏子以其書數種進。予

遜謝不能及。歸而進諸家大人。大人不勝喜。相弁慶得士。暇皆遍閱群書。至廸吉錄。

序三

則又躍狀大喜曰。此錄善惡具載。勸戒畢彰。人盡天下之人。而事該天下之事。讀之

而有不勃狀與疎狀
思避凶而趨吉者。非
夫也。陸務觀有云。爲
善自是士人常分。區

序四

區議報如市道。吾寔
耻之。光裏豈見不及
此。乃諄諄。曰報應爲
言。其所以破人之疑。

而鼓人之趨者。已具
在七辨六祝中。無俟
予贅。先是家大人於
山居之暇。手輯古人

序五

嘉言善行。曰爲家規。
業已成編。一見是書。
遂爲輟筆。即擬授梓。
適逢意外。事竟不果。

方今

聖明在御。百度振肅。朝
埜兢兢。惟恐失墜。朕
於本心之良。似覺未

序六

曾喚醒。即使道臣德
齊以禮。亦未可旦夕
取效。不若以吉凶之
說動之。庶幾易入。則

此書之行。不可以少
緩矣。工既竣。家大人
命疇爲之序。竊惟通
天地人曰儒。內聖外

序七

王之學。皆儒者分內
事。士以窮通分途。而
侈談性命者。遂不復
究心經濟。則岐而二

之矣。無惑乎天下無
真學。亦無善治。上厯
聖主之焦勞也。光衷應
徵入太學。杜門著書。

序八

有

祖訓廣義。天道管窺。道
統元集。太平封議等
七種。內而身心性命。

外而兵農禮樂刑政
之類。無不備載。擬獻
諸

闕庭。恐觸忌諱。尚未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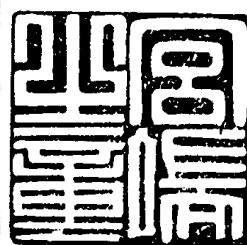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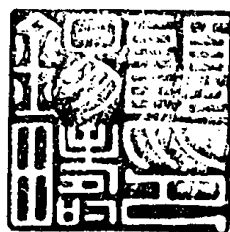
序九

鏤行。近奉

明詔。將復賢良方正之
舊。則應薦舉之選者。
舍光衷其誰。不佞拭

目俟之矣

鹿城友生顧錫疇譔



序十

迪吉錄自序

世界只此慈悲接引一脈
天帝以之提轉法界聖賢
仙佛以之超度群倫君相
以之長育萬品雷霆以之

自序一

彈壓妖氛閻羅大王以之
殛察幽冥吁嗟使世而頑
梗不霽則亦已矣若猶此
含生負氣中人則疾痛堪
憐顛連莫告身在九霄之

上者豈其無情是以或乘
運而龍飛或蟠泥而木鐸
或處幽而視明或用殺而
衛生或談上乘妙義或說
因果歸趣或爲法求賢展

自序二

轉溥度或分身顯化播弄
神通或直指或迂談或約
倫理之中或超有爲之法
或驅符役鬼或點金施藥
隨機應量無非抽着這個

使映滿天地間耳所以然
者人生在世倏忽蜉蝣百
種皆妄惟此愛根作業跟
隨生死萬劫不化其卑者
既爲異類所轉沉墮所苦

自序三

千生萬死毒痛銷魂即有
英雄將相建大旗鼓而一
絲不斷百渴咸生陰陽得
而賊輪迴得而授劫火得
而焚所以道萬善易積一

我難捐究竟法門歸於罪
福雙遣赤條條光亮亮去
也或云旣已雙空何意度
人吁嘻是不然今夫人有
身而疾摩之痛搔之與夫

自序四

慈媪之鞠育乳哺心殫力
瘁不知也彼直動乎天機
而莫適爲使若然者何善
名何惡名二俱不立則一
長自在夫天地聖賢之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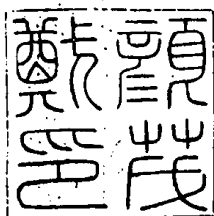
天下生衆庶也亦若是則
已耳世界許濶粉身難度
是以席不暇煖而突不得
黔棲棲皇皇非爲人寰擔
當苦惱只圖自家快樂無

自序五

邊耳吾人依影而立爲忠
爲孝是爲大丹梯航到本
體現前細縕惻怛自然流
布即名到家雖然悟中悟
修中修無了無休假饒一

法勝似勲華衆生冤鬼猶
然消遣不得安得遍滿世
界百萬手眼以運量此事
也

宗璧居士顏茂猷題



迦吉錄總目 一心普度兆世太平 分八卷

首卷

七辨

六祝

三破

一卷 官鑑一 多屬卿相

○ ○奏疏全活

○ ○榮惑主心

○ ○定策調和

迦吉錄 目錄

○ ○二心離間

○ ○薦賢

○ ○妬賢嫉能

○ ○和果

○ ○黨同伐異

○ ○賊害忠良

○ ○考試賄賂

心卷 官鑑二 多屬侍從

○ ○忘身體國

○權要橫溢	○不忠	○忘身忠直	○阿附權貴	○忘身救民	○希旨殺人	○忘身論	○內官	普卷 官鑑三 多兵刑	通古錄	○仁將	○戰將	○英雄守節跋扈	○通夷猾夏	○居官全活	○酷虐	○修隙殺人	○正罪伸冤	○居官枉濫
-------	-----	-------	-------	-------	-------	------	-----	------------	-----	-----	-----	---------	-------	-------	-----	-------	-------	-------

○立法嚴刻	○知枉不辨	○讒譖	度卷 官鑑四	○吏治循良	○廉潔	○黷貨	○輕徭便民	○興利	通古錄	○救荒	○不賑饑荒	○家居懿範	○公門修行枉害	○當官功過格 _增	兆卷 公鑑一 多家政	○孝弟	○不孝弟	○大孝弟益愆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不孝濟惡	○ ○ 孝弟論	○ ○ 慈教	○ ○ 琴瑟靜好	○ ○ 負心離婚	○ ○ 不淫	○ 漁色宣淫	○ 資助嫁女	○ 廉婿	通市錄 目錄	○ 寬下	○ 家政酷虐	○ 婢僕	○ 情冤	○ ○ 家訓	世卷 公鑑二 多道術交游	○ ○ 大度人	○ ○ 僻學	○ ○ 公善獎善
-----------	---------	--------	----------	----------	--------	--------	--------	------	-----------	------	--------	------	------	--------	--------------	---------	--------	----------

○ ○ 口業變亂是非	○ 修道	○ 左道惑眾	○ 修禪	○ 奸僧	○ ○ 醫術種德	○ 黃白	○ ○ 戲侮聖賢	○ 交情金玉	通市錄 目錄	○ 負恩反覆	○ ○ 機巧僥倖	太卷 公鑑三 多濟施	○ ○ 小善厚積	○ ○ 忍辱施濟	○ 救濟施予	○ 賑饑	○ 舟陸濟渡	○ 助喪拚幣
------------	------	--------	------	------	----------	------	----------	--------	-----------	--------	----------	------------	----------	----------	--------	------	--------	--------

○虐尸	○廉財	○瞞心取財	○奢儉	○誘蕩	○唆謀訐訟	平卷 公鑑四 多殺業 附女鑑	○放生	○殺生	通吉錄	○放生論	○劫殺私殺	○誤殺	○草澤肅聚	○立命	○功過格	○女鑑	通吉錄目錄終
-----	-----	-------	-----	-----	-------	----------------	-----	-----	-----	------	-------	-----	-------	-----	------	-----	--------

通吉錄卷之首

古吳 顧錫疇九疇甫評定

閩漳 顏茂猷光乘甫編輯

七辨

或曰子罕言利茲之談報比於利矣曰固也順性命之理者莫如易然不曰趨吉避凶乎不曰以義理配禍福乎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聖人終日迎福君子終日懷刑衆人則懵懵懂懂福始福先而莫可何如也雖有聖人無不願其身顯榮其子孫昌盛奕世無疆

通吉錄 卷之首 七辨

者下隨鮑焦之徒君子以爲苦而近於僻故舜之大孝全在尊親養親而其尊養顯親全在德爲聖人惟德大故福大而孝亦大天自聖人出也吾儕生初賦子既有定分不能爲謀所堪自種自牧者獨此方寸地耳若不猛爲致力乃自比於傾覆天札則安在於天爲完人於親爲肖子乎曰若是則孟子何爲斥之曰孟子所顯斥者富強之利也至仁義之利則屢談之矣仁不遺親義不後君報之衡也色貨同民而可以王恕之效也至五十里之膝抽展不得慙慙莫施

則又揣摩而聳之曰爲王者師新子之國其捍闔鼓
美如此猶恐其不動而乃曰仁義不謀其利國貧亦
貧削亦削則孟子真迂濶非人情者哉

曰然則報信乎曰何不信人於天地間一氣耳一氣
在混芒之中聲相聞噓相屬也景星慶雲和氣所現
雷斧鬼火暴氣所鐘秋之不爲黍也稗之不爲稻也
萬古而然繇此言之烏有不報者乎

曰然則其報之遲速何也曰偶也人與人儔類錯而
處耳然而言善事或有朝發而夕聞者或有累時而

連吉錄

卷之首 七辨

二

後覺者貸券于人責償於後其所限之歲月日時有
異焉夫一代二代至于三四五代是亦天地償限之
大數也報遲則息必倍焉而不觀夫田主之收成者
乎委土於佃秋而課之夫其朝種而暮穫也非田主
職也以扶輿之大洪濛上下無窮無極而食報于百
年之閏其秋成不既速乎

曰然則有不報之善惡者何曰固也世無百年之人
則冥司有未結之案人無純善之局則考較有那移
之術是故有種善未熟而死者矣有積惡未稔而斃

者矣有隱德隱過獨甚獨真而冥司覈之世人不解
者矣其善惡也非人耳目目前之善惡也則以爲不報
也其報也非人耳目目前之報也則又以爲不報也樂
歷之汰其報在書樂盈之死其報在歷顛之倒之其
變多矣則又以爲不報也前生後生猶是一人人誅
鬼誅同歸一痛而世不之知也不之憶也則又以爲
不報也何以明之曰以一般衆殺明之殺人者死身
而既當之矣若白起之坑四十萬李林甫秦檜之毒
流四海亦僅以一生畢其寃乎哉故殺者殺殺殺者

連吉錄

卷之首 七辨

三

罪有重於殺者也今夫飛廉雷師滕六封夷與夫崩
濤怒峯之要渺蛟龍罔象之翹奇其神一變化皆非
人間所能而謂善惡之報僅以一身一世僅以凶害
福澤舍此別無爲也又烏睹所謂不測者哉

或曰子不語怪茲所稱說近于怪矣曰固也土之怪
曰犢羊夫子言之矣魍魎魍魎著自禹鼎則天下莫
能逢焉奇肱之飛車也越裳之指南也聖人盡怪也
一死一生一寐一起萬物盡然莫知其理天下盡怪
也且所謂不語怪者懼生民心且駭衆耳今混沌鑿

矣。宣室齊諧雜俎之書所在而起。孰不聞病而昧語。與二豎爲構者乎。又孰不聞死而復生。見冥間種種者乎。民怪于怪矣。一以義理配以神明。怪而後定。以怪止怪。君何詫焉。

或曰。然則無爲而善。與有爲而善。孰佳。曰。無爲者佳矣。有意爲善。是謂作之。作之不已。乃成君子。夫所惡于意者。爲其覬報也。覬報而不至。怠將及焉。修其大而重遺其細。持之勉而難要之純。故每忽不自持。不足以合天。若時時刻刻。王善爲師。退托不生。勤勤不作。則與行法俟命者何異。亦何惡於意哉。

通吉錄

卷之首 七辨

四

或曰。善惡之報。信有之。然導引而至於長生。積德而至於動天。皆非常人所能。曰。不然。長生不死。非常也。若百歲內之壽。則常矣。大德受命。非常也。若履順迪吉。富貴福澤。則常矣。大聖賢大豪傑。可以致非常。寔修寔踐。獨不可以收庶常乎。且如文字。可以却虎符咒。可以治鬼。不食牛之家。可以辟瘟。一些小事。便靈妙如此。況念念積陰功。時時行方便者哉。今夫大富貴之家。其所從出。皆販傭側陋。隱德不耀。而後子

孫忽食其報。非必盡聖賢也。胥靡登高。劒俠凌壁。神各有所極。當其極時。卽聖人且多讓焉。患心之不堅。無患報矣。

六祝

一起信心。夫迪吉逆凶。聖人已斷之矣。而世乃指順逆之少爽者。憐然不信。謂爲善未必獲報。爲惡未必蒙災。是其心爲何心哉。且以此而語人。是其語爲何語哉。斷自己種子。滅他人善根。皆是之爲也。故不信不積。不積不信。見此者。正宜起大信心。一念信便是。

通吉錄

卷之首 六祝

五

一念善根。念念信。便是念念善根。以至言言信。事事信。而靡不歸於善也。古固有拜枯木而發葉食之。成道者矣。又有鑽石十九年而得窠。因之致仙者矣。夫枯木頑石。何靈之有。然心力勤。天將鑒焉。道將舍焉。又况爲善獲福。至德動天。乃理之常。而有不信者哉。信則勤。勤則積。積則福。小信小福。大信大福。疑信參半。而禍福或不驗也。則有高之者曰。君子言善惡耳。何必談報吁。是固然矣。人果能悉心倫彞。盡力施濟。而家事孫子付之不理。否若有着禍福根。則吐納清

虛之說固不若喫飯也。且世自臨何如。聖人聖人之語人曰。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其相語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聖人豈妄語誤人者。而何必盡舉而空之。縱能空之。又空可得聖人之體。而恐未盡聖人之用者也。

一重傳流。此書善惡兩報。森然指掌。是上帝之神道。冥府之案牘也。官審已備。書筆之而已。故輯之者。不必有其名。不敢以善爲德也。市之者。不必求其贏。不宜以善爲利也。書記所在。卽屬善緣。秘而不流。必有

通吉錄

卷之首

六祝

六

天殃。故能以此意傳一人者。當十善。傳十人者。當百善。傳大貴人及大豪傑。大力量者。當千善。刻印傳流。廣布無疆者。當萬善。時時稱說。時時提掇。令人耳而目之下。及田夫閨嬪。牧豎頑童。無不變化。善緣無邊。福緣亦無邊矣。昔孫思邈刊醫書千金方。書成平地仙去。周篋爲人說太上感應篇。脫饑饉。殍籍。繇此言之。公善之德。豈有量哉。

一願增補發揮。古今善惡酬報者。何限。偶筆記取。安能悉其大全。同懷此意者。或的然載籍。或昭昭聞見。

不妨搭入。更加大筆挑剔。微危躍人心耳。一句讚揚。便是一句護持善根。一念打動。便是一念消弭罪業。發揮愈朗。神理愈現。助天闡教爲功。厚矣。孟子有云。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愚於此篇亦云。

一囑勤修。夫爲善未有二三其念而得報者。以一杯水救一興薪。遂謂善不必爲。怠玩復生。不又與于不仁之甚者乎。夫任世以善也。而傳世亦以善。棄世而轉世以善也。而出世亦以善。裴度之延其齡也。曹惟思之踰其生也。此任世法也。禹稷之爲天子也。子元

通吉錄

卷之首

六祝

七

之斷其嗣也。此傳世法也。積穀千萬。權勢赫奕。而一旦付之無常之鬼。關節不通。功過對簿。惟有作業相隨。此棄世法也。却后爲璘。王稍變牛。人身難得。自古患之。視其今作以爲來受。又轉世法也。悟真詩云。大藥修之有易難。也知繇我亦繇天。若非積行修陰德。動有群魔作障緣。而上陽解之曰。欲修還丹。先積陰德。夫施與不求報。陰德也。積善無人知。陰德也。不迫人于險。陰德也。暗中作方便。陰德也。若修行人。自己陰德未克。鮮不爲外魔所攻。若能回思省疚。大忍辱。

精進則魔障化陰德。跡此言之。則又出世法也。人縱不爲超度地。獨不爲生死地。爲子孫地乎。勘破此機者。最當喫力。修持勇猛。不懈常如天地臨我。鬼神詔我。不敢孤負善緣。令異日願力既遂。又添一段公案也。則其有功於勸善不少哉。不然悠悠忽忽。日復一日。人生能得幾時。待我徐徐積累也。終受陰陽磨弄中而已矣。

一重養心。夫所謂善者。貴其誠也。誠之不至。則遇善不必行。行善不必果。雖有施濟汎汎若視越人之肥瘠焉。固不能滿注也。又甚則有市之爲德者矣。又有邀之爲名者矣。此二念者。于善何居乎。管子有云。喜氣迎人。親於兄弟。怒氣迎人。憐于戈兵。而南華亦云。兵莫憐於志。而鏖鉏爲下。跡此言之。志氣之間。於物未有所濟。而含和飲醇。固已捷若桴鼓。一施之德。豈有量哉。昔禹稷氏佐堯舜定天下。饑民而致飽之。水民而致居之。功德浩大。卒享天下數百年。而吾夫子以尼山布衣。一籌不展。空言何施。獨惟是老安少懷之心。勤懇至死。竟得與南面者爭功。繫德。帝祀萬世。

總書錄

卷之首

六祝

八

則心之具萬法也。此意獨儀封人南宮适知之。其餘鮮不以道大興嗟有。窮致嘆矣。人但能涵養本原。沖和活潑。不動浮氣。遇親便能孝。遇物便能仁。遇善便能果。遇辱便能忍。有情無情。有事無事。都是一團生意。益滿虛空。界其福德。又烏可思議哉。此爲善之第一切務也。

一貴堅永。夫善有近報。有遠報。黎蒲之質。朝種暮發。松柏則不然。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後獲千萬年之用。方有虞之未遇也。竭力耕作。流蕩易業。父母兄弟迫欲殺之。鰥身愁苦。靡所控告。幾不得比於庸夫。有周之未王也。至公劉太王時。且幾發矣。而東馳西逐。地無卓錫。強敵侵陵。若壓孤單。幾不得比於庸諸侯。此其後何如也。令此時善根不固。悍焉憑陵。與母弟敵人爲難。則大任不降。而八百不王矣。故積善而弱者。福之胎也。履險而貞者。德之辨也。風霜摧折之下。崩強猶昔。氣力自是不同。一發則撼天撞地。流播無疆矣。夫矣。夫造物者之默以是勘破人也。

總書錄

卷之首

六祝

九

三破

破安不善者習心習見 三條

讀李登案 登十九宜狀元以應舉後過惡遲十年降一甲累次如此遂至不第 見宣淫門

元非宿願
則安有生
而公侯生
而發疾貧
乞者乎

課士以十年其概也科甲成否之大較也使李登不聞神巫之言則少年鄉舉驕淫橫佚自以為福分止此耳而旁觀者亦莫窺其微遂疑天道不知大根器的人有才有智橫行過手盡是結得好緣天付之將以救濟斯民也使其人能用之善何知不大富貴大壽考既造惡業所減已多世第見其薄有福分猶非

德書錄 卷之三 破

低命所及便謂無報豈識生前帶來自饒分數乎薄福者之為善亦然若世世不足動天雖鄉里好人旋轉幾何惟大力量大豪傑則自有翻騰手段不落尋常格式中矣

讀喻頰案 喻氏生前不孝宜雷震而先斃再生三

一
若無此理
大咫尺也

十年當結案以至孝哀願獲免 見孝弟門
課眾以三十年其概也人生禍福之大限也而前業今受隨受隨脫其變幻不可知如此何怪世人之難悟乎况人生大善惡必自十五歲上方始造之如是

天固不在此

而又三十年則四十五年矣世徒見此四十五內之人善未必福惡未必禍已嘖嘖不信果報及其天之既定則或不及見也即及見之其尋常順逆既謂尋常事不及察其大迥吉大逆凶真聳動人者是可信矣又援他事不盡驗者以自眩自疑沉豫不反就使閱歷既久覺悟或生而人已老習已成矣少年後起者豪氣政熾又復不信此世所以多迷途也

讀羅鞏實責案 不孝門 曹惟思鬼朴案 杜濫門 及殺生負財償債案 近世病危者亦談冥報夢魂中或

德書錄 卷之三 破

受神責且以誠其至親聞之與人而眾習不解何也曰此自有說蓋其過絕浩大報絕驚心者既不肯言即父子兄弟聞之亦不忍洩間有一二人備知其詳轉傳數手即有詰之者曰汝自聽見否便把這話頭搪塞嗚呼其報安得人人而願之哉就其知者新猶微省數日之後精神愈狎物誘愈濃且漸放下矣辟

如士人畏考黜愛科第這大利害當時要如何憤發久且忘之又知淫嬖招刑偷盜被責色風中病豈不

千辛萬苦羞慚刻責數時之後猶不禁也故往往有

顯報習人而忘之畏談而置之瞞心而姑犯之此地獄所以無虛而濟惡所以不悟也

破阻善者習心習見 三條

福報名根

能所

見彼小者
我自小也
大海不擇
細流

護如心

讀公善獎善案 善何大乎與人同最大今世修善之士有見一事則攘臂爭先者或用人而成或用我而敗不解也有逢一緣則喋喋恐後者或嘿誘而勸或噴聽而疑不察也有見人喜名則求其忘名見人修福則求其忘福而不知鼓舞之根或隨之而塞有自入世則厭出世法自出世則厭入世法而不知接連吉錄 卷之三 破 二
引之機或乘之而隘又有自家所不屑做的事便囑人做彼寔鄙其小也不知見大見小隨人分量即有纖毫善根祇可引不可沮引之至於大善為無量功即不能而堅之護之善根故在耳又有自家偶之不能共為便破人做不知人做我做同歸一善我若歡欣讚嘆便是助彼為善不開財用事也又有善從我倡者即樂從人倡者即不樂此益大錯總之起於有我有我之善則不能成大名矣
如是者皆知為之為而不知不為之為也

讀事不

真名理

二語通病

或曰救濟
安得此自
家衣食日
請分衣食
外可乎

讀救濟案 有泄泄為善而駕其詞曰善在心而已奚必論事不知憫人之死而不救與救之者孰功若使如天好生不以仁政能平治乎昔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夫與妻同眠妻恨之曰子雖身在此心却在彼夫曰然則吾願身在妾邊心來汝處也如何吁此可為心善不用施濟者作一笑柄○又有謂施濟有限堯舜猶病者况匹夫哉夫限我以不得為我既謝不為矣乃我財分得為損我錙銖救人當厄者尚可曰吾不能過及也姑已之乎又曰後來值此將難繼也遂各施已乎夫立人達人未嘗不施濟只顧分量何如耳安有頗者窮者日現乎前而我之力又足以拯之徒以立達在念不務博眾為解哉且我之衣食奢淫等項據現施設不必顧前慮後至於救濟直計較人遠以不能遍及自解是終無行善時也○又有謂善在無心無意偶觸為之緩作意便不是者此又大錯孟子嘗云華學為善矣武王嘗言吉人為善惟日不足矣夫子嘗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矣今使有餓者于此一人偶爾施之過念即忘一人用意照顧

通義

言出何微
當自知之

茹發根

客有之然
任子三傳
即受受百
人欺不可
使好解之
志情也

日夕不倦。二者執德。又使有二子於此。一子偶兩就學。暫時即懈。一子專心致志。不肯不休。二者孰幸。此最現前之理。而循執偏漏。如此甚矣。人之難悟也。

如是者。借口不為之為。而不知為之為也。

讀口業是非。有一等人遇善輒沮。見人放生。則曰。人為重。見人助喪。則曰。生者要食。為重。見人施濟。則曰。窮親戚。賑之為重。果爾。則親親仁民愛物。必一件完而後可做。那一件耶。亦無時可做矣。夫施或因其當厄事。或就其易舉心。或觸其偏到。隨在可行。隨

通義錄 卷之三 三破

十

行可滿。必以此難人者。其人必非實心周急。可知也。又。一等人遇善人。輒責備。或做某事。必舉其所不足者。比擬之曰。莫為那事。便佳。何必爾。爾夫人非堯舜。誰能盡善。極力克己。尚有過差。其美者。自美。惡者。自惡。不妨瑕瑜互救。而必以是沮其向進乎。然則。必無過而後。可以行善耶。又有一等人。專謂世情薄。惡。不可以善行。他遇人為善。不曰姑息柔軟。養成惡。則曰是齋公一流話。不則又曰忠厚是無用表德。不知善難逢世。都是圭角未化。情理未合。內交要譽。

硬舌
癖福

此名係子

惡聲之心。未忘。就中磨煉。自有妙手。自是退火進善。機權夫子云。慮以下人。孟子云。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是也。遽謂善不可為。以術文之。以武濟之。得則為伯道。失則遂有不可言者矣。彼見神聖好生處。都抹過。刑殺處。即取來藉口。而不知其心之已化為嗜殺也。故術不可不慎也。凡此等人。皆成人惡。不成人美者。也。間有君子作此議論。已是留小人之根矣。

如此者。已不為。而又禁他人之為者也。

破飾善小善及善惡兩掛善惡雙遣者習心習

通義錄 卷之三 三破

主

見

有一等人。明知善之當為。自家亦儘去做。及論果報。則恐人以禍福目之。抵死不承認。此等人。為名根所護。知自利。而不知利他。有一等專習持齋施經造像。度人。而于自家德行。本來心術。殊不照管。此等人。為福德所動。知利他。而不知自利。又。一等人。習聞道德。仁義。從而附之。至一切嗜欲。不能禁也。則又從而庇之。遮揜不得。則明目恣談。以自快其灑落。破綻未露。則展轉彌縫。以膠投于意氣。又甚。則又以天地為大。

此名狗係
天此皆托柳
下不知與
柳下正別

有心無才

有才無心

修德不修
德

修德不修
德

迪吉錄

卷之三

夫

戲場視人世無真面目。遇方與方。遇員與員。狗象所
趨甘言泉涌。以自托于宛轉靈妙。此等人善惡雖無
定。而然總之成就一個惡德。何也。彼其心在媚世也。
欺世也。玩世也。又有沒力量的人。恐笑罵而止善根。
彼不敢與眾爭勢也。辟知貧兒愧人。甘心餓死。不
又有沒巴臂的人。逢橫逆而沮。初心彼不敢與運爭
時也。辟如良藥苦口。即便諱疾。未究此等人名為物
大我小。不滿善根。又有等人張設自是。旁若無人。救
人救到底。殺人殺人見血。酒色財氣。明翻無理之案。是
非毀譽時聘不經之辨。此等人名為物小。我大左袒。
惡業。又有等人居高位而施乞丐。作奸宄而活數魚。
已自煦煦而假手殺人者。不悟善亦累累而未流種。
毒者不知此之謂顧指失頭。殺牛放蟻。又有等解忽
超蕩專談各理。以有為為迹。以德行為粗。以不思善
惡為奇。惡慈悲之縛我。則戒行精進不甚喫力。覺玩
好之親人。則喜怒游戲。駕言自在。此之謂菩薩口波
旬心。夢游清都極樂園。而自身却在廁池上打盹也。

首卷終

迪吉錄卷之一

古吳 顧錫疇九疇甫評定
閩漳 顏茂猷光衷甫編輯

官鑑一

奏疏全活之報

奏議似屬空言。比見之行事者。善力得無減乎。不
知善念滿時。鬼神已知。況行事祇施濟下民而素
議則轉移主意。得採一善。視自為善者。已更難更
難。況格主心乎。一人有慶。四海永賴。其為福德寧

迪吉錄

卷之一

一

可計算。昔王安石祇議復肉刑。父子冥譴。見嚴林
機只議緩賑。蜀一節禍至滅門。見緩賑。馬默奏革
投海例。天賜男女。見全。王僕射請貸飢民。神報相
位。見徭。禍福之應。其顯如此。言事及覆旨者。如何
若何。但實以天下生全。萬世太平為心。則宛轉虛
活。自有竅。卻擊邪扶正。定無虛僞。然而左右手
輕重心。論事過當。議人失實。當其偏於所執。亦自
實見得是。然已禍天下也。又不然而矜名矜氣。致
天子懷諫。權貴福衷。其於害事亦甚不少。此皆直

如張發漢
新注太激
安石連就
拘不移轉
文及閣臣
守誅宦官
議太繁密
劉遵等橫
行皆激之
善也

道猶恐有失若借事權報私怨植邪黨排正人還上意希與旨則固不可言矣

○蘇綽奏施王道六條三世相國

綽于宇文泰時為行臺郎中歲餘未之知也僕射周惠達薦之以為有王佐才適泰游昆明池問及漢故事無對者綽具言其詳因與語造化治道達且不厭即拜左丞典機密始制文案式微周官減冗貲置屯田以贍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理身心言守令當理心而化民也俗吏不辨有此純乎王矣○其二敦教化言性隨化遷化于敦朴不欲化于澆偽宜去兵革薄刑罰而敦德化使還淳反素垂拱而天下平也○其三盡地利言衣食足而後教化隨宜勤勸課禁游惰重農時而單之戶無牛之家又勸令有無相通也看似平平實當時切務純乎王矣○其四擢賢良言立賢無方先德後才又須勤求之實課之省事省官以專任之即閭閻里正猶必擇人妙法能運○其五恤獄訟謂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况刑罰乎惟奸猾敗倫者必誅○其六均賦役謂當斟酌貧富

當五代兵難之時誰識有此與孟子言仁義同功

寔見得春生意思則作語自別

趙吉錄

卷之一 奏疏門

二

加宰相

檢舉吏胥也六條在凋弊瘡痍之中尤切窺會泰常置左右令百官誦習非通六條不得任得行其綽性儉素常以喪亂未平為己責聖之博求賢俊共弘治道有容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積勞成疾卒子威為隋宰相威子瓊瓊子頊為唐宰相俱名臣

是寔寔用世的孟子也今雖飽熱經書揮霍長才能知此中滋味者鮮矣不意周隋乃有此人

○魏徵勸行仁義既効兩代傳芳

趙吉錄

卷之一 奏疏門

三

唐太宗勵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内問以得失徵知無不言嘗諫點中男為兵固執數四上怒召讓之明辨得理賜金甕又嶺南酋長馮盎與諸酋相攻或言其反上欲擊之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告者已數年而盎兵不出其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上從之盎即遣子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萬師不可不賞乃賜絹五百匹又嘗與上語教化上恐大亂未易格心徵曰不然久安民驕佚佚則難教經亂民愁苦苦則易化

只二事已救千萬人矣

即今此等
邪說猶心
人求勝義
人口吻

折得倒然
非聖君誰
能信之

使行之中
迫而履則
無功矣

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漓，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

魏徵書生，不識時務，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顧所行何如耳。昔黃帝征蚩尤，湯武當放伐，皆能身致太平，豈非太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訛，則至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上安得而治之？妙妙！上卒從徵言。元年，斗米直絹一匹，二年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四年，天下大稔，斗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只

連吉錄

卷之一 奏疏門

四

二十九人，外戶不閉，行不齋糧。帝謂羣臣曰：魏徵勸我行仁義，既効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又嘗上十漸疏，謂帝漸不克終，帝以疏列為屏幃，時時觀省，兼錄付史官。又賜黃金十斤，廐馬十疋，封鄭國公，拜相。謚文貞。圖繪凌煙閣，上思慕不置，自立石碑，至文宗時，孫魏謩復為相，令獻其祖文貞公笏，以比其棠，蓋思仰如此，宋神宗復錄魏徵狄仁傑子孫，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也。

魏鄭公既以直諫震當時，而保全名流殊切，又

為三代而
後開个德
化樣子

凡言必求
可聽如馬

周者可以
言矣
進賢亦有
於施矣

見張玄素諫修宮，則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

真所謂有技者，已有者矣。當時太宗英武威靈，

喜怒易恣，而用兵武畧，尤所技養，非得魏公仁

義王道，數陳覲切，鮮不以操切易慈祥者矣。壽

一唐之國祚，興百代之教化，功何如哉？

○馬周代陳便宜以白衣致相

太宗時，馬周客游長安，舍於中郎將韋何之家。會以早求官，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其能，問之，對以馬周具草，上立召之，未至，遣使督促。

連吉錄

卷之一 奏疏門

五

數輩及謁見，與語大悅，除監察御史，以韋何知人，賜絹三百匹，尋以周為中書舍人。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援引商確，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遷中書令。帝嘗飛白賜之曰：鸞鳳冲天，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心力。

一布衣而條陳天下事，如指諸掌，至動聖君擊節欣慕如此，非存心救濟所致乎？大畧熟練世

故欲致太平的人，則詞理自別，徒矜辯博才

者，不能有此也。○嘗記正德中尚書韓

只要實心
忠愛便自
有妙手妙
吉

有云詞不欲文、文不省也、不欲多、多弗竟也、可
為奏疏之法、又唐德宗稱李泌云、朕言當卿常
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
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
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得卿也、又可得
進言論事之神矣、

○呂夷簡請免農器稅以州守平章

宋真宗時、農器有稅、知濱州呂夷簡以河北邊境繇
賦煩重、當勸民力田、請除農稅、帝曰、務穡勸農、古之

通吉錄

卷之一 奏疏門

六

言事豈無
大乎此者
乎而只獨
于此中辨
情心耳
相人之心
二六好相

道也、豈獨河北哉、詔諸路並除之、可謂一言利天下
矣、時王旦為首相、王曾由三元擢官、致位中書舍人、
德望隆重、嘗與旦論人物、旦曰、有知州呂夷簡、當與
舍人共相、時王曾頗自負、不甚以為然、問其故、旦曰、
嘗觀其請除農稅一書、委曲周浹、存心天下、真宰相
器也、後夷簡知開封府、嚴辨有聲、真宗識姓名于屏
風、將大任之、未果、帝崩、劉太后臨朝、遂擢居參政、尋
平章事、果與王曾並相、凡執政二十年、以太尉致仕、
一紙書遂可卜終身事業、王文正固眼識過人、

法

而亦可為奏議、全活者、挑剔一个隱現微機矣、
夫心量所感通神矣哉、

○衛仲達疏諫工役塞其惡業、官至尚書

仲達初為館職、被攝至冥司、冥官命吏具呈善惡、二
錄、比至則惡錄盈庭、善錄纔如筋小、官色變、索秤稱
之、既而小軸乃能壓起、惡錄官喜曰、君可出矣、仲達
曰、某未四十、安得過惡如是之多、官曰、不然、但一念
不正、即書之、不待其犯也、曰、然則小軸中所書何事、
官曰、朝廷嘗大興工役、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止之、

備備然上
帝降法

通吉錄

卷之一 奏疏門

七

此諫稿也、曰、某雖言之、朝廷不從、何益、官曰、朝廷雖
不從、然念之在君者、已矣、向使聽從、則君善力何止
如是、將見乘此而獲度世矣、安得而攝君邪、奈惡念
太多、力已減半、不可復望、大拜後、果止於吏部尚書、
惡念被錄、陰司損福如此、惡何隱而可萌、善言
無補、而功力浩大如此、善何虛而可忽哉、

○林鎬疏罷工役、塞其惡業、既死復甦

鎬莆田人、為工科給事中、詔開陳岱以通運載、奏罷
其事、後以他事謫龍泉縣丞、中途傷寒、氣絕而身未

無此一疏
不知淪落
何所矣

冷家人未敢棺殮。鎬。瞋目間見二鬼使。捧之至一朱
門內。柳杻者不可勝數。見紫袍者云。著林鎬。善惡評
報。乃見案前。一天平。架侍吏持善惡二札。置之兩旁。
善則甚輕。俄一吏空中而下。手擲黃卷而去。善條重。
墮侍吏跪云。此太上老君。以林鎬生有大善。嘗罷行
役。蘇萬民。此諫章也。侍吏還報。鎬伏地中。聞呼云。入
獄者某某。變性者某某。還魂者林鎬。鬼使亟引出。鎬
問紫袍爲誰。曰。此宋參政范仲淹也。鎬曰。我初來時
甚難。何以得去。鬼使曰。汝聞鐘聲乎。遂一捶至地。始
驚寢。流汗如洗。家人詰其故。因吐顛末。
朝廷生一事。則民不得死者多矣。此中外便宜。
一切報罷。所以爲聖相也。一疏之力。至于如此。
況躬活數萬者乎。

趙吉錄

卷之一

秦漢門

人

二世已謝
教主矣

焚滅主心之報

主心一邪。則百事皆謬。天下之不得其死者多矣。
若好戰。若宴樂。若刑法刻薄。一中其毒。禍延不解。
導君者。可不審殺人活人手段哉。

○李斯趙高導君。佚樂慘刻。皆夷三族。

始皇并天下。丞相李斯請焚書坑儒。滅三代之典章。及
二世卽位。問居尊安樂法。則對以督責之術。謂使百
姓莫必其命。而後主嚴尊。而所欲無不得。又賈子云。
趙高傳胡亥所教者。非斬割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

趙吉錄

卷之一

九

胡亥今日卽位。明日射人。豈胡亥之性惡哉。其所以
導之者。非也。二人以學術殺天下多矣。後皆夷三族。
○晁錯啓帝更令變制。全家棄市。

景帝爲太子時。錯爲家令。峭直刻深。以智辯得幸。及
帝卽位。爲內史。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
多所更定。因請削六國列侯宗室。莫敢難。卒致六國
反。共以誅錯爲名。哀盎間之。遂全家斬東市。

錯之削六國。忠謀也。然當時欲反者。獨吳耳。得
其機會。而制之。使兵革不起。生靈安堵。不亦善

錯以刑名
輔皇帝武
乃父知之
錯之死法
欲索死肝
疏骨爲迷
錯則言成
錯父嘗責

三國自銘

乎、遽曰、削亦反、不削亦反、遂輕舉致寇禍人家國如此、景帝提局殺吳太子、其質原非近厚者、以錯輔之、愈長其勢、擊雖然適足以殺其軀而已、

○王恢倡議開邊不售自殺
誘虜入寇而伏兵擊之此武帝邊功之始詳見邊功門

○桑弘羊言利取寵坐事族誅
如算商車平準等法並為萬世之害詳見典利門

○江充以告密中帝意禍成巫蠱

通言錄 卷之一 榮家門 十

皆以攻奸
阿旨如此
欲無敗得
乎

充初為趙王客得罪趙太子亡諸闕告太子陰事上悅拜為直指使督察貴戚近臣遇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即詰奏之太子謝不獲帝益信用威震京師及上有疾愛木人所擊江充即奏言疾在巫蠱上以充治巫蠱獄遂云於太子宮得木人最多且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收捕斬之罵曰趙虜汝亂乃國父子不足復亂吾父子邪後上知其情并族滅江充家

傾危之計無施而可况人父子間乎况國本乎

上意殆為
衆議所奪
夫一言敗
之其罪益
重

充之狂狡本欲圖廢立之勲而已被赤族之慘矣

○李世勣以立后阿上旨突在後嗣

唐高宗欲廢皇后立武后召羣臣於內殿褚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官既受顧託當以死爭之李世勣稱疾不入其變了遂良叩頭極諫且曰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上怒令引出韓瑗因問奏事泣涕恣言

以姐已褒姒為比至恐宗廟不血食上不納是二人皆遠竄遂良竟先死詔斬韓瑗他日李勣入見上問而亦先死不及於難

通言錄 卷之一 榮家門 十一

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執不可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命李世勣冊立武氏後武氏華唐世勣子敬業起兵致討敗績族誅吁勣之立武欲迎上意長享富貴也竟以武氏鋤其宗乎使勣推遂良為鋒而已收其利則上意可回妖運可挽然已非純忠矣況人捨死而爭之我搖舌而鼓之哉敬業之敗有天道焉

當時長孫無忌不助武后亦不立異同但以受賜依違竟坐事死而遂良強諍者固無恙也就

謂死生爲人力哉

○周興來俊臣索元禮侯思止等阿武后爲酷虐皆死門利

○宇文融楊慎矜韋堅王鉷等希玄宗爲培克皆誅門利

○徐湛之江湛等成伐魏之舉同及國難

五代宋時文帝欲伐魏徐湛之等勸之沈慶之諫曰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六軍之威不過往往時恐重辱王師帝使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

連吉錄

卷之一

笑談門

主

謹識

湛湛得不
漸愧乎

富問奴織當問婢陛下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宋主不從攻魏失利死者萬餘人魏主因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胡馬至此朕之過也魏破六州殺掠無算丁壯者卽加斬截嬰兒貫於槩上盤舞爲戲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是誰爲之殺人如麻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焉魏主宋主皆不克令終而徐湛之江湛皆同爲逆助所殺蓋兵戈荼毒不兩年中構此大變二湛雖死

君難其亦非不幸哉謀國者宜用爲戒

先閱史見二湛勸伐之舉至宋魏殺傷令人掩卷私謂此是死法何以得活及觀癸巳之變殊覺不爽請俟觀者

○李林甫楊釗等啟奢淫之漸悉坐謀逆

開書若心
處便關者
天下

玄宗在位久浸侈林甫用王鉷等歲貢百億貯於內庫以供宴賜且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也又薦姚思義爲進食使水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上意益豪嘗閱歲貢物於尚書省悉輦賜林甫而楊釗亦

連吉錄

卷之一

笑談門

主

迎上意以聚斂驟遷一歲領十五餘使賜金紫當時楊氏五家賜第京師并爲安祿山起宅但窮壯麗不限才力皆二人成之也林甫死楊釗誣以謀反剖棺暴尸而釗亦以從上入蜀軍士嫌其與虜謀反爭殺之

○王安石以僻學誤主絕其後

安石博學強辯卓行高談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爭賢之獨仁宗以食釣餌一節燭知其奸神宗時韓維呂公著力薦遂參大政以阜夔稷契自居雖富弼司

放恣之極
道焉其上

大聖上

笑罵此等
人亦曲理
之豈非通
逃手哉

半定不齊
笑罵此等
人亦曲理
之豈非通
逃手哉

進告錄

卷之一

一四

馬光諸賢未之覺也。首急理財。引周禮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并。謂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毅然行之。猶恐帝不決。則言曰。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不能無敗。況任事數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為異論所惑。便埋拒諫。飾非公案。帝意益堅。于是青苗保甲保馬免役均輸。方田種種新法。頒行天下。初與諸賢相善。因爭新法不合。皆肆其詆毀。其子雱至云。蔡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新法行。他可知矣。以呂公著薦登大位。極言其美。後極詆其惡。喜同伐異。執拗抗狠。惟呂惠卿論經義與合。則亟引之。葉祖洽以對策媚時宰。得大魁。李定以譽新法。便民拜御史。鄧綰以褒安石。伊周得館職。蓋一我見橫於中。而是非中變矣。以攻者眾。益傲很縱誕。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保任此三言。而萬世之禍烈。帝憂旱。則曰。水旱堯湯所不免。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正恐人事之未修耳。今免役錢太重。人情咨怨。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上覽

有此驕泰
安能禁抑

可謂姚言

好野聖天
子破安石
勇猛

進告錄

卷之一

一五

鄭俠流民圖罷新法。即日大雨。安石竟坐俠罪。其侮天駭。妬如此。帝復以彗星求直言。語安石云。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祈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祈寒暑雨之怨。而無之。安石不悅。退而屬疾。又韓維言保甲擾民。至有截指斬腕以避丁者。帝問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不可不畏也。對曰。為治而止任民情所願而已。何必立君。其賤民抗上如此。山陰陸佃嘗受經于安石。及應舉入京。問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反為擾民。安石驚曰。何乃爾。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為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殊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妙妙。范鎮疏云。陛下有納諫之賢。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持其疏。至手顫。乃自草制。極詆之。司馬光求去位。上曰。安石善卿。無自疑。光曰。安石執政。凡忤其意。如歐陽脩蘇軾輩者。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且臣善

欲立蓋世功名即此足貪心矣況乎人以此之乎

誤天下品一敗字

獨不念者幾百萬為兵六萬千

至權力已成而榮者

安石孰如呂公著安石初譽公著後亦毀之一人之身。前是後非。曷可信哉。其拒諫妨賢又如此。原其意。蓋欲理財用兵。平夏伐遼。復漢唐故疆。本以此中上。肯而畏遠之大。則先試之小夷。於是王韶試熙河。草

倬試湖北。熊平試瀘夷。郭達試交趾。皆能致勝。然生事邀功。殺人盈野。已得不償失。交人露布有云。中國

青荊等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拯濟。遂陷邕城。屠民五萬八千口。誰之咎者。一再伐夏。則徐禧敗。所得僅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斃死者六十

萬。人至遼。則我未及加而已先來求割地矣。安石乃

大言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遂割河東。失地七百里。為異日與兵之端。至於通金伐遼。二帝為虜。皆安石

始謀之作俑也。罪重惡盈。一子雋聰明才氣。安石甚愛之。發背早夭。悲傷不自勝。屢謝病求去。帝益厭之。

乃罷政。上失君寵。下悲嗣絕。所斥逐君子。相繼柄用。盡廢其法。愧懼而死。吁。如安石者。豈止執拘泥古其媚嫉貪功。懷非敗國。真宋室之罪人也。

仁宗所養仁賢。被安石指擊殆盡。所留元氣。被

至彼亦如天下果無如已者矣。故斷斷無其此弊也。

父子相族如此況他乎

小人末路盡有傷心但無及耳其救之于終何如慎之于始

安石茶毒殆遍。彼其初曷嘗不欲為名臣哉。但取名太重。遂至於學飾節。護名大勝。遂至好諛排直。不盡滿朝為小人不正者。而國事已不可為矣。悲夫。此根可不猛自斬斷。

○蔡京蔡攸以紹述亂

徽宗親政。蔡京始倡為紹述。父兄之說。帝賜坐訪問之。復行新法。籍元祐黨人。禁錮其子孫。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蔡攸權勢相竝。浮薄者復間焉。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京竟致仕。又與童貫

等倡和。開邊卒致邊釁。乃竄蔡京于儋州。行至潭州。死。竄蔡攸于雷州。尋復誅子孫二十三人。分配遠地。

遇赦不許遷移。後死亡殆盡。錮元祐黨人子孫而已。子孫乃嬰其禍。何利而為此哉。有張甯者。蔡京延以教子。一日問曰。諸

生曾學走否。對曰。先生之教。足容必恭。甯曰。不狀天下。被汝翁弄壞。盜賊將至。能走可以免患。

諸子告京曰。先生忽如此狂顛。京曰。是非汝所知。乃載酒私覲。問計。因薦楊時。狀則奸人之敗。

人國非不自知也。私熾難捐勢重難釋。無如何耳。子孫分配遠方而學走之言果驗。

○王黼朱勔等導君佚樂皆誅死

不猶有此等學術則言無忌者不害人

黼為少宰與蔡攸俱有寵于帝。進見無時。得預宮中秘戲。攸嘗言于帝曰。人主當以太平為娛。歲月幾何。徒自勞苦。帝納之。遂數微行。其幸蔡京第也。輕車小輦。共坐傳觴。略用家人禮。京謝表云。主婦上壽。請酌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蓋紀實也。又為苑囿。象村居野店。珍禽異獸。動以數百。日與黼等縱競嬉。

連吉錄

卷之一 雙溪門

太

一時豈不自慶得君哉

髮無所不至。凡奸臣必導君佚樂。用朱勔為花石使。民間有一異草奇石。則發屋取之。毒過生靈。騷擾海內。其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黼家。民心嗟怨。聚眾為盜。又約金人夾攻遼。蔡京童貫主之。帝頗憚用兵。王黼乃言曰。今不取燕雲。女直即強。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遂決既滅遼。金背初約。要求不已。王黼利功之速。成許代租稅一百萬。僅得六州空地。其子

為職守備而後何其害則甚矣

利功心此害事

女玉帛職官富民。盡為金人掠去。論復燕功。加王黼太傅。楚公蔡攸少師。英公童貫徐豫公。後竟致邊隙。

王黼竄永州為盜所殺。朱勔童貫皆後先誅死。而逆黨盡焉。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宋徽宗與唐玄宗若一轍。而其時逢君之惡者。報應亦繁可觀矣。

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若應兵制敵。則不在此限。當求可勝之理。選將募材。利器廣蓄。出奇運變。無浪戰為也。

○高德儒誣奏祥瑞受顯戮

隋煬帝時。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朝堂。校尉高德儒見之。奏以為鸞。百官皆稱賀。詔以德儒誠心冥會。肇

連吉錄

卷之一 雙溪門

光

見嘉祥。稱朝散大夫。後為西河郡丞。太宗拔其城。執至軍門。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位。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民大悅。

隋煬之橫。奏祥瑞不為加後。但設此心。以誣誑君父。為罪大矣。朝散大夫直得一死否。

○崔浩以左道戰爭事主夷其族

五代魏武時。有嵩山道士寇謙之。修通陰陽之術。自言嘗遇老子。能辟穀輕身。又遇神人李譜文。授以圖錄真經。至是獻書魏主。人多未信。浩獨師受其術。且

太子智遇崔浩

為將道家所忌何相與也

君相自有度人之術

有此神通不免一死

上書曰聖主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虫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詞旨與妙帝欣然起道壇受符籙又奏作靜輪宮必欲高接天神經年不成太子諫曰天人道殊不可相接豈有耗府庫疲百姓為無益之事不聽浩多智習兵算無遺策勸魏主伐蠕蠕伐涼皆其決勝也當時封疆鼎立而邀功域外殺人多矣又勸魏主盡誅天下沙門毀佛像其崇道詆釋各守私意非介然不惑也且不戒而殺則又甚矣明年以脩史夷族非不幸也

魏書錄

卷之一

榮威門

主

仙教不可謂無但如賀蘭語真宗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盡之矣又陳搏答宋琪云聖上有天日之表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勤行脩煉無出于此此兩人真大仙之言

○新垣平以祠帝却日邀寵卒伏辜

漢文帝時趙人新垣平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於是作渭陽五帝廟親祀之以平為上大夫議封禪事未果平又令人持玉盃獻闕下即先言曰闕下有寶玉氣已果然孟刻曰人主延壽上悅又言候日再

中居傾之日卻復中於是以明年為元年有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誅平

人主百靈呵護小神怪莫來請死也

○少翁樂大託神仙旋被誅斬

武帝時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所幸王夫人死能致見之拜文成將軍又勸上為臺室置祭具而致天神歲餘方益衰乃為帛書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誅之後頗悔其方不盡有樂大見上驗小方闕基基能自擊上方

魏書錄

卷之一

主

得么小術便開大口如此折福縱有這絲亦敗矣

憂河決而作黃金不就大許言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言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須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上拜大為五利將軍佩玉印平立受之示不臣封侯尚主貴震天下使夜祠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然頗能使之後竟坐誣罔

○柳泌求長生翻成促壽

憲宗晚好神仙詔求方士李道古薦柳泌能合長生藥召之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

先驅一官

祝融焉周
何如哉

乃以泌三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以爲人主喜方士
未有使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
生臣子何愛焉藥成服之多躁怒暴崩中和殿柳泌
伏誅李道古亦貶

方士敢誑主上者非無奇術然如技之易窮何
且天地神明自不容一狐貍假託大道浪享富
貴也我朝如王臣李廣李子龍等皆以妖術
獲誅烏有能自脫哉

建吉錄

卷之一

定策門

三

定策調和倫理之報

嘗聞魯漆室女子倚柱而哭問其故曰吾憂君老
太子幼人曰此卿大夫之憂也曰魯國有變婦女
安所逃其難乎故不二心之臣托孤寄命大節莫
奪尤福天下之第一要緊者如伊尹之成太甲周
公之輔成王兩代命脉都是二人心精結成其世
德顯榮亦既隻千古矣至於父子兄弟關係非細
能爲帝王調和其間不至傷恩敗化亦所云其儀
不忒正是四國者也大臣扶持格君當以此爲首
務云

建吉錄

卷之一

定策門

三

○○狄仁傑起房州之帝子德業冠世

武后草唐爲周降封中宗爲廬陵王以豫王旦爲皇

嗣武三思日營求爲太子格元輔等不從既爲所害

未幾武后復問宰相無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

唐德比匈奴犯邊使梁王三思募勇士踰月不及千

人廬陵王代之浹日至五萬欲繼統非廬陵不可后

怒罷議他日又問曰朕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對

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微陛下乎且姑侄與母子

無敢對是
何心則伏
公明是舍
死

請詳在

此節又好處
乃史之實
不然當中
恐不測

此節又好處
乃史之實
不然當中
恐不測

此節又好處
乃史之實
不然當中
恐不測

此節又好處
乃史之實
不然當中
恐不測

就親陛下立子則萬歲後廟食無窮未聞臣為天子

而附姑於廟者也后意稍寤張易之嘗問自安之計

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二張果乘間為太

后言此最好后他日又問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

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

太后由是召還廬陵王王至后匿之帳中復召仁傑

與語仁傑數陳苦口涕泣不止后乃令中宗出曰還

爾太子仁傑泣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

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遂定

連吉錄 卷之一 定策門 旨

位卒興唐祚仁傑封梁國公子孫襲蔭

仁傑之復唐祚初無奇法只是至誠惻怛數對

明白使人主信而從之耳至舉子光嗣一節亦

好機權與左觸龍愛少子之意同見薦賢門

○○丙吉擁在獄之皇孫勲曾雙高

漢武帝時戾太子遭巫蠱事妻妾男女遇害皇曾孫

亦係獄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心哀之擇謹厚女乳養

之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帝令被係者皆殺

之吉聞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

同輩猶有
德色況立
天子乎況
封侯印乎
大難大難

得此証法
尤妙

則該先知
定非奇術

以此機縱
無不中矣
矣只是定
一著法

平使者還報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及昌

邑王廢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皇甫孫病

已者今十九年矣通經術有美材願將軍定大策霍

光從之宣帝既立吉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宮婢自

陳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

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封為列侯丙吉臨當

封病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今

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愈後為丞相

吉之有德不顯霍光專定策之功為之也淺夫

連吉錄 卷之一 定策門 旨

于此能無歎望乎夏侯勝明于洪範五行以理

斷禍福若合符契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李泌兩護國儲宰相元勳名籍神仙

肅宗即位靈武謀抗敵以次子建寧王倓才勇使為

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豈可使為

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天

下艱難衆望在干主帥若建寧功成同立功者其肯

已乎太宗太上皇即其事也乃將廣平之慮既而

建寧王為張良姊李輔國所譖賜死廣平懼謀去二

為人臣子
當如此義
可謂操心
危慮患深
矣

博斯處字
字中察

肖是實第

中察

情真氣和

人必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
姊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正法蓋時廣平王有大
功良姊忌之潛構流言必未有以為之地也及復長
安捷書至上喜就必飲酒同榻寢泌曰臣今報德足
矣復為閑人何樂如之上曰卿且眠泌曰陛下今就
臣榻臣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若不聽
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至此是直以朕為
勾踐也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得以求去若其既
辦臣安得言陛下向日待臣如此臣于事猶有不
敢

通吉錄

卷之一

定策門

主

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者非咎既往
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酖長子宏立次子賢賢
內懼作黃臺詞以動后心其詞云種瓜黃臺下瓜熟
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
抱蔓歸然竟不免也今陛下已一摘矣慎毋再摘于
是廣平無恙一言撥動天德宗時復為相郃國公主
女蕭氏為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厭禱上幽主禁中
切責太子太子請與蕭氏離昏上召泌告之且曰舒
王仁孝近已長立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疑廢之
而立侄上怒曰卿何得聞人父子誰語舒王為侄者
太難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
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
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侄舒王雖孝陛下勿復
望其孝矣上曰卿違朕意何不愛家族耶問此易快
便下不對曰臣為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之轉妙若
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
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臣子又妙臣老矣
餘年不足惜若寬殺臣子以侄為嗣臣未得欲其祀

妙在引一
近事把心
頭撞
字字靈

北處少
端則事理
不條暢而
難入矣

此轉甚活
甚妙無匹

通吉錄

卷之一

定策門

火氣軟弱
壽終正寢
死於度外
者

近事一照
精絕此處
若有神助

最打動

多改不聞
甚

也。太顯了。然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至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好。後得。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好。後得。臣始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亡國覆家者。急。陣。了。亦。此。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寔冤。肅宗性急。諍之者眾耳。好。必曰。臣昔者以建寧之故。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得。輕。然。有。味。不幸。今者為陛下相。又睹此。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冤。尤及臨建寧錄 卷之一 定案門 天

實又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又。再。然。是。是。至。開。元。時。殺。太子。瑛。海。內。冤。憤。又。何。足。法。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與。得。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必。扣。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接。得。後。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此。意。露。之。則。彼。皆。欲。欲。樹。忠。于。舒。王。太子。危。矣。且。今。上。曰。具。曉。卿。意。平。復。必。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問。曰。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寔。無。他。也。泌。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驚。悸。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曰。吾。父子。賴。卿。得。全。方。祈。報。德。不。許。必。相。三。朝。封。為。鄴。侯。天子。以。師。友。處。之。幼。時。天。樂。來。迎。身。足。暫。騰。家人。搗。蒜。厭。之。乃。止。每。道。引。骨。節。珊。然。後。尸。解。去。為。仙。真。帝。及。諸。王。皆有。著。詠。談。其。得。仙。云。

○韓琦兩朝定策世家相業致位真人

便有妙手

皆徒

此時希得
立功勳不
易耳耶志
此年
便欲施設

仁宗時琦為相帝春秋頗高連失三王適有疾不御
殿中外惴惴爭以立嗣固本為言依違未行琦乘間
進言懷孔光傳以進曰彼成帝中材之主猶能早定
大計況聖主乎帝曰朕有意久矣宮中常養二子小
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即
力贊立之英宗即位挂服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
呼左右皆走大臣錯愕痴立莫知所指少傳須臾琦
投杖直趨至前抱入簾以授內人曰須用心照管何
識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外未有知者
連吉獻
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欽甚上既以驚疑得疾數
日疾平而疑未解每面壁卧不受藥蓋帝遇昭瑞少
恩故多為譏間兩宮又外作飛語雖大臣亦心惑之
琦獨昌言曰豈有外朝不魯差一語而一入宮門便
得許多錯者時有陰進廢立之說琦奏事簾前太后
忽問漢昌邑王事琦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
何王耶口磨之以開后語既塞琦曰此語必有從來不
知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曰舊嘗聞耳琦因從容
曰太后無親生兒女皇帝少鞠宮中皇后又是外甥

好幫丁

妙甚

圖定策之
功首肯如
此說否

提要

琦于此其
奇身不測
之端

乃天安排此兒婦以遺太后豈可不自愛惜說得巧又
謂太后曰大大王長且與照管太后含怒曰尚欲舊
窠中尋免耶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琦獨曰太后不得
胡思亂量動些少間歐陽脩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
年仁孝之德聞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
其打劫其打劫今母子之間反不能相容耶后意稍和脩復
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東
命奉戴嗣君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好非
仁宗遺意誰肯聽從事得琦因言帝在宮中久先帝
有詔與子其為子母不為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
禍亂必起矣后由此語塞欽立琦慮宮中或有不測
一日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在外不得見官家官中保
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
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琦即曰太后照管
即眾人自照管無形同列為縮頸流汗一日太后送
密劄與琦有為婦婦作主之語琦因見上曰有一文
字進呈陛下即位皆太后恩不可不願加意奉承
便自無事上云謹奉教琦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

一心調和
自可信得
兩宮過

還政又用
一千策

守如處女
行如脫兔

宮中密焚之若泄則其間遂開卒難合矣自焚而勸
帝為正法

或恐臣子有不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

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不多獨稱舜為大孝豈

其餘皆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不

慈而能孝乃可稱耳上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

時英廟已安太后無還政意琦乃先白英廟可一出

祈雨今天下之人識官家止然之容太后太后怒其

不先白乃曰孩兒未安恐未能出且天子出不可以

不備儀琦曰些少事願指即辦不數日素仗成止出

宰相國寺京師之疑遂解此與仁傑備禮太后猶未
還太子同機括

還政琦乃取十事奉帝批決因上之太后太后事事

稱當琦因求去后曰相公何可去吾當居深官耳每

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因言漢馬鄧之賢猶不免久貪

朝政太后能如此妙引古勝前代遠甚但不知何日撤

簾太后遽起琦即令捲簾撤坐既撤猶於屏內見太

后衣也時都知任守忠奸邪反覆間諜兩宮琦一日

出空頭勅一道令同列簽趙鼎難之歐陽修曰第簽

韓公必自有說分明使之
做幫手琦坐政事堂召任守忠立

陳黃五王
失脚處但
在還幾處

庭下責曰汝罪當死姑蘄州安置取勅填之即日

行琦以為稍緩即生變也數項事得手
但在一敏先是后對大

臣泣訴帝事富弼亦以為然故琦勸撤簾等俱不敢

令弼預聞因時有言
其專者初帝臥疾久琦問起居退遇神

宗出寢門琦曰願大王早晚當在上左右神宗曰此

臣子之職琦曰非為此也神宗感悟而去英宗初晏

駕急召神宗未至帝復手動曾公亮愕然欲止召太

子琦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耳愈促召之琦再決

大策以安社稷朝廷多故獨處危疑之衝或謂公所

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琦嘆曰是何言也

人臣當盡力事君生死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

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又言任事須辦一死其不死

命也故忠勇如此琦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形于色

養得此根家
方能沉澱自謂才器須足周八面入籠入細乃是

經綸好手又謂成事在膽蓋自許也琦封魏郡王于

忠彥繼相其屬孫勉以殺龜受冥責見公為紫府真

人云
琦嘗論王安石曰為翰林則有餘居輔弼則不

足或問其故曰嘗見其奏議只為一已而不為天下也此可以得魏公之相道矣○又于近世宰相獨取裴度然度當穆敬終始之際尚未能正恐未是魏公敵手也

○田叔燒梁獄詞見賞擢官

漢景帝時弟梁王以至親有功賜天子旌旗警蹕寵公孫勝羊詭等求為漢嗣袁盎諫止其事乃陰刺殺盎及他議臣天子意梁王為之逐賊果梁也遣田叔捕詭勝王匿之後宮內史韓安國見王泣曰大王信

通書錄

卷之一

音

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死幸大王自改終不覺悟有如太后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令公孫勝羊詭自殺出之此可為扇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

思之田叔還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帝問梁事安在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問之而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所知者幸臣公孫勝羊詭之屬耳謹已伏誅梁王無恙

氣取

也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至闕謝罪到此乃知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帝以田叔為賢擢為魯相

使其時櫻上之怒田叔能無死乎而竟以勳兩宮之譽此非意所至也信理而已矣勝詭求為佐命元勳而竟殺其軀究來成就一个韓安國故知行險微倖莫足為也

○田千秋一言悟主封侯拜相

江充以巫蠱陷戾太子已而以巫蠱告許者按驗多

通書錄

卷之一

量

不實上頗知太子無他意然未顯然赦之也高寢郎田千秋上書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誅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一白頭翁教臣言此上乃大感悟召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我也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于橫橋上蘇文太子反者此可為謀色國本之戒乃作思子宮明年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材能文學及他閑閱以一言回主意數月貴極人臣世未有也然武帝自此一悟省

功、便、民、維、漢、家、基、業、蓋、從、根、本、上、一、撥、轉、卽、依、慈、作、
仁、其、功、偉、矣、此、佐、治、者、以、人、倫、爲、急、也、

訓言錄

卷之一

定策門

集

二心社稷交構倫理之報

此立心不忠自爲己地者也而國本奕棋民庶之
受其荼毒者多矣故世之爲此者非希龍則避禍
不則首鼠模稜坐觀成敗謂此等心能欺天地神
鬼乎至于相謀相尤胥讒胥怨在庶民家已爲作
慝況帝王以孝友治天下者哉交構之罪何可勝
言此道君所以感嘆于李綱孝景所以致動兼田
叔也

○晉里克中立祈免竟至喪身

集

卷之一

二心門

集

此時若挺
持不必伏
劍已定耻
恨矣

何其不教
直諫而敢
于弑君也

晉獻公欲廢世子申生憚其傅里克未敢發使人探
之里克曰中立其免乎稱疾不朝三旬獻公遂定計
立奚齊獻公薨公子夷吾賂秦復與里克成議殺奚
齊及公子卓而立夷吾是謂惠公將殺里克以自解
免乃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
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與欲
加之罪其無辭乎遂伏劍而死

使克能守正于廢立之際則死忠可也況未必
死乎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卒不免且以弑君

成名獨何哉。

○李斯依違廢立禍被三族

斯乎斯乎
胡不害定
東之動

前備錄
里故交

從邪今竟
思故里乎

欲求佐命
竟成桎梏
一

秦始皇崩于沙丘，惟少子胡亥在焉。宦趙高欲矯詔立之，乃見丞相李斯道意。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為相，而君侯歸故里，明矣。胡亥慈仁，君侯審計定之，則富貴永保。」

以利欲之大臣，斯以為然，乃相與矯詔立胡亥為太子。而為書賜扶蘇及蒙恬，責其罪，皆自殺。已而胡亥酷虐慘刻，斯不敢諫，復阿其意，說之竟為趙高所誣，謗下獄，腰斬咸陽市。顧謂子曰：「今欲與爾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夷三族。趙高尋為子嬰所誅，亦夷三族。

為寵利故，立一人而毒天下，雖不以罪死，然罪已貫盈矣。

○傳遊藝成偽周之革命，誣反被誅

武后臨朝稱制，欲圖革命，未發也。侍御史傅遊藝揣知之，師關中百姓詣闕上表，請改國號為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可之，赦天下，立武氏七廟。遊藝期年之

中累次起遷，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于今年九月建議，榮貴明年九月夢登湛露殿，有告其謀反者，下獄自殺。吁，遊藝倡革唐祚罪以謀反則獄詞至當，期年為限，則天網至近，彼奸臣者，胡不悟哉。

已服罪備
大破含靈
胡亥時
仕官乎

年好景
亦沒有也

開道洛陽
花似錦偏
我家時不
遇春

復職未幾
而獲無則

○王慶之覬援立之富貴丁時杖殺

王慶之請立武承嗣為太子，廷臣多以不從坐罪。奸人得計，慶之復固請。太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出血，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

此為遊藝所誤，而欲踵其榮耀者也。豈知刀劍已臨頭乎？凡奸人之行險視君子之死義安危，相去無幾。胡不死于節而死于賊？試觀狄梁公之涕泣興唐，竟終身富貴，亦奚必回而求福哉？

○黃珌倡議易儲慘身歟子

景泰時，欲以見濟代，憲廟為太子，未發廣西土官黃珌出也，殺其嫡弟黃瑠，謀襲爵，事發下獄當死。乃遣人赴京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議，陳循等復奏從之。憲廟就沂邸而見濟立，珌以大赦原免，復職。

景泰時，欲以見濟代，憲廟為太子，未發廣西土官黃珌出也，殺其嫡弟黃瑠，謀襲爵，事發下獄當死。乃遣人赴京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議，陳循等復奏從之。憲廟就沂邸而見濟立，珌以大赦原免，復職。

尋被黜及
上皇復位
玆飲藥死
斂棺鞭尸
子政等
皆伏誅

玆欲以世襲胎子孫孰知其世斬乎快哉奸人之求福而反得禍也且當時大臣休于利害啗于美官而莫敢異辭即于忠肅猶自俛首就之况陳循輩乎後來誅貶譴責亦已得不償失惟李賢數人不預皆為名臣甚矣榮辱之際不可不自慨然也

○陸完錢寧臧賢等私通外藩請成誅死

建吉徽

卷之一

二

希非分之福卒得非

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寧王交善及為兵部尚書宸濠喜曰護衛可得矣遂遺完書并輦載貨賄令與寵幸錢寧及臧賢等布置遂准復護衛寧等又謀入寧世子進香為援立計及寧王反陸完等俱下獄籍家嘉靖初發陸完充軍餘皆死于獄

寧王荼毒江西皆二三子之所致也欲無死得乎

○長孫無忌成玄武門之兵卒殞非命

建成元吉日夜譖秦王於上上惑之長孫無忌房杜

能欺制之
甚喜不然
則此策猶
未失也

等勸秦王先發秦王嘆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旦夕欲俟其變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無忌等固爭之于是定計伏兵玄武門射建成元吉殺之當是時建成既已立矣又兄弟懿親雖以至仁伐至不仁然喋血禁門推刃同氣為謀則太亟舉事亦太暴矣卒之長孫為武后許敬宗所誣身死家破未必非是之故也有唐開國氣運遂雜華夷無忌輩安得不任其責哉

○徐正構南城之隙竟以喋誅

建吉徽

卷之一

三

長吉可憐

本以市恩
求寵豈料
明發燭奸

景泰中給事中徐正密請召對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前太子嗣位者不可不慮宜出沂王于沂州又南城宮門之鎖亦宜灌鐵上怒黜為衛經歷復春所請者未行乃請成鐵衛衛及天順復辟械正至京引見侍甚便溺皆青人謂其驚破膽也遂劾于市小膽乃取作大奸惡又有某御史滑縣人亦言南城多樹事巨測遂盡伐之時盛夏上皇嘗依樹涼息又樹伐得其故懼甚復位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二人希旨冀望非常富貴遂至以臣子謀害君

父顛狂如此禍敗何定

○趙普構秦王廷美竟遭神譴

普只有此
負心一事
便來作對

鬼神示人
俱在隱現
間一得自
心之神列
開卷一番
便知面告

付此心安
得不相覺
對哉

普久病無生意解所寶雙魚犀帶遣親吏甄濟詣上
清宮醮謝道士姜道玄為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
某開國功臣奈何冤對不可避姜又叩乞冤者為誰
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烟罩其上但識牌末火字
而已道玄以告公曰我知之矣必秦王廷美也當時
自是渠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事露速禍咎豈
在吾嗚呼一聞火字乃知必是秦王心下事其可打
過

卷之一 二心門

聖

太宗欲擅天下則廷美之罪希旨所成也普固
預金匱之盟者至云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
此狙獪兩舌甚矣德昭之死元佐之狂皆為是
舉尚得辭其咎哉○普嘗上書太祖極道皇弟
之美蓋揣太祖孝友必傳太宗故以是為內交
地也至太宗時便作此離間伎倆負心甚矣特
太宗為利所陷并為是書所買而不覺其奸耳
不然已誤再誤之說肝膽如見且今日廷美

非即前日于太宗哉普非社稷臣明矣

史記

卷之一

二心門

聖

就得人中
爭分數得
百人之人
得萬人之
人得天下
萬世之人
而仁貴隨
之矣

權貴薦賢之報

是第一陰功。孟子云：爲天下得人謂之仁。故舜舉禹、皋、平治天下，身食其報。周公吐握求賢，輔相太平，世爲顯諸侯，享天子禮樂。此其極也。孔子嘗論賢大夫而取鮑叔子皮，加于管仲子產之上，以其能薦賢也。故二子世家于齊、鄭焉。但薦賢甚難，功高則凌逼易生，才高則抗拂易起，勢均黨分，則嫌隙譏間，形迹危疑，不可勝道。非實心體國，斷斷無技，莫能當此者也。如馬浚、洛蜀之黨，且相傾軋，況

通古錄

卷之一

唐

其下乎？能如是已足爲大聖大大聖矣。

侯封

○蕭何薦韓信爲將，薦曹參爲相，身居元勳累世。韓信未顯時，亡去，何親追之，薦于漢高，築壇拜將，不虞其奪寵也。至信以功多封王，榮貴無二，而蕭何猶然故職，可謂恬讓矣。及韓信誅死，諸功臣皆殊禍。而何獨爲宗臣，非其德量所致哉？何冲然不言功，而元勳卒歸之，是有天焉。又與曹參不相能，至病時，乃薦以爲相，忘怨體國而參卒守其法不變，真純臣也。古

假使無信
之功，何參
之怨，亦必
有此怨也

人但知何
能薦信試
并當之極
難耳

人此等處皆後人極難耳

○房杜容賢爲國，身居元勳

房玄齡爲秦王記室時，每從行所至，收人物，致府幕引杜如晦爲兵曹參軍，同心共政，諸將有勇力智計者，與密結，令畢輸心力。登賢下不肖，不欲令一物失所。聞人善若己有，絕媚忌，使卑賤人咸得自盡。唐太宗常稱玄齡曰：自吾得回而門下益親，文中子嘗稱如晦曰：異日得用於天下，如天然，則兩君之爲人可識矣。玄齡爵邢國公，如晦爵蔡國公，並爲宗相元勳。

通古錄

卷之一

唐

羣臣無與爲比

按史稱房杜杜稷功而怪其所以致太平不少，概見也。柳芳有云：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其直，英衛善戰而房杜讓其勞，持衆美效之君使人由而不知相道也。當時英賢比迹而擬功擬寵，卒不能駕其上，奚必露技馮人哉？○或疑房杜有不肖子孫，太壞門牆，此其子累之也。然究而觀之，亦有微議。太宗之喋血禁門，推刃同氣，房啓之杜決之也。預勸謀

揚龍原是
潛龍微成

得回二語
先式常以
此稱鄧禹
可見居元
勳者用人
爲上

其武臣所
發亦有
其難焉

有此派力
還宜有此
輕身

此處雖
家傳
妙在善化

者長孫無忌，卽身不克，令終母，乃是爲憾。歟。蓋當時君父在上，太子已建，兄弟相夷，所傷寔多也。然房後有房瑄爲相，杜後九盛，杜佑杜悰，審言審權，相繼將相，至杜讓能復爲忠臣，與唐終始云。

○鄧禹舉賢任能爲中興首功，歷代貴顯。

禹事光武，無戰伐功，常居左右爲謀臣，每諸將自遠至，禹察其忠力，可任，使輒輕身與交，驩世祖任使諸將，常密訪禹舉用，各當其才。世祖欲定河北，舉吳漢

通吉錄

卷之一

聖

勇，智謀一往成功，欲守河內，舉寇恂，文武備足，卒勝其任。其薦賢知人如此，然一持節入關，則爲更始所困，一戰澠池，則爲赤眉所敗，將非所長也。而卒居元勳，子孫賢達濟濟，蓋用人之與自用固不侔哉。相臣宜以爲法。

○郭子儀推賢讓能，勲德貴壽無比。

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爲安思順牙門將，不相能，雖同席飲，未嘗交言。後子儀代爲將，光弼欲亡去，恐見誅，乃入謁，請曰：「死所甘心，乞貸妻子。」子儀趨堂下，握

成臨淮一
生忠義重
在汾陽涕
泣中

如此居功
猶不免忌

功名之際
難哉

懷恩之功
比于儀何
如況其部
曲乎

通吉錄

卷之一

聖

其手曰：「今國亂主辱，非公不能定，僕豈敢懷私忿哉。」因涕泣勉以忠義，遂定交。薦以爲節度副使，分兵搗賊。于是光弼權名日盛，同居將相，無纖毫猜忌。既而子儀爲朝恩所毀，罷其軍，而以光弼代將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紿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去。而光弼將五百騎馳赴入其軍，子儀處散地，不怨也。明年，河中朔方兩軍亂，非新進諸將所能制，乃封子儀汾陽王，爲行營副元帥，出鎮。○代宗時，關元振得幸，自恣，忌子儀功高，譖搆百端，遂解副元帥節度使，留京師。光弼在淮，賴長纓不敢朝，而子儀一呼，卽至。兩以部曲數千騎却回，紿吐蕃數十萬衆有僕固懷恩者，鐵勒部酋也，爲子儀將佐，從征。子儀以其功大，請以副元帥讓之。副元帥者，副皇太子爲元帥，寔總六師也。後懷恩有異志，迫帝出奔，乃以子儀代懷恩將朔方將士，相謂曰：「吾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于是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而定衆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

按子儀舉光弼，讓懷恩，忘蓋世之功，推僚屬之

觀張魏公
于在武秘
則知此事
極難

得賢有對
德心便是
相續種子
此亦是妙
法

賤共成國事如此迨後光弼擁兵不朝諸將不
復稟畏懷恩恃功作逆身死異鄉而子儀忠貞
獨著為中書令二十四年號尚父八子七婿俱
列顯官年八十五而終華夷慕義寵榮冠世非
天祐致然乎○薦賢易容賢難方其薦光弼猶
可能也迨其節鉞代領讓副元帥之職不可能
也吁抑可謂純乎純矣

○○王旦忘怨避德薦賢為國寵榮冠世

且為宰相守祖宗法度無所變帝久益信言無不從

進言錄

卷之一

東

凡奏事羣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貧客常滿堂
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
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密藉其名不復
與之相見遇有差除必先疏白三人姓名以請所用
者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爭有所用惟旦奏入無不
俞允○又旦凡薦人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
詣門不見意為人所毀托向敏中言之旦曰旦處安
有毀人者但師德後進待我薄耳及議知制誥且謂
敏中曰可惜張師德累于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

相道懷原
此處說破

皇帝路見
不平

前之權案
旦所存也
準準通以
白頭至是
復存

旦上所記
尤難真好

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守
之耳若復奔競使無堪而入者當如何也○旦任事
久人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
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是時冠準以大功故
相退位樞密意輕同列旦折節下之準嘗與三司使
林特忿爭帝謂旦曰準間忿如曠昔旦曰準好人懷
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不能此其所以
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初準數短旦于帝而旦
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此

進言錄

卷之一

東

臣所以重準也臣在相位久關失必多準言之無隱
益見忠直上愈賢旦會中書有事送樞密違詔格者
準舉以奏旦及僚屬皆受罪已而樞密有文送中書
亦違詔格左右欣然白旦旦命送中書更之準大慚
謝準罷樞密托人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
求也吾不受私請也準憾之已除準節度使同平章
事判河南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
道旦所以薦準乃愧歎不可及後冠準以僭侈被劾
旦以全家保其無罪疾革惟薦冠準上難其剛直旦

此心世

曰他則臣所不知也。其所謂休休心好者矣。公之寵密院五年。平章事十二年。為太平宗臣。勲業蓋世。寵幸無比。生于質為侍制。素為尚書。後來富貴不絕。

按短人者所以自長。危人者所以自固。而且皆不然。然緣以取信于上。雖萊公之功。欽若之媚。莫能與爭寵也。非忠誠所致哉。

○狄仁傑廣植桃李。卒與唐祚為一代勲臣。仁傑為宰相。武后命舉尚書郎一人。舉其子光嗣。稱職。武后曰。卿足繼和奚矣。有元行冲數規諫。謂仁傑

此心世

曰。公之門珍珠多矣。願備藥物。攻疾。仁傑嘆曰。吾藥龍中物。何可一日無也。其樂善如此。已復薦張柬之為宰相。又薦姚崇。桓彥範。敬暉等。皆為名臣。或謂之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柬之等卒反。周為唐時。仁傑已沒矣。推功所自出。贈司空。追封梁國公。官其子孫。

卷之一

平

莫知者。之。武后之。也。然亦富才而。

向使仁傑不引用柬之等。雖心切為唐人亦諒其忠義而已。安能勲耀天日。名勒彝鼎如此哉。至宋時猶錄其子孫。蓋流澤如此。

至宋時猶錄其子孫。蓋流澤如此。

何以得人。先自無能。所我見始。

按不獨宰相宜得人。自古聖王。舉無不由此。漢高問人于監門。空得酈食其。叔子房子韓相。拔陳平于亡虜。汲汲求賢。無須史離也。照烈三屈。隆中而天下已鼎足。又如夫子大聖而齊交平仲。鄭兄子產。一週程本于途。即修幣定交。若恐失之。遇一浣女有異。則命子貢抽琴去。軫往說之。其汲汲于入如此。故子游宰武城。而夫子首問得人。此第一要義也。子賤宰單父。只用父事兄事便已了。今世士大夫。祇急簿書。不知政本。又見一二卑賤儒

卷之一

聖

實。天下。非一人。能。好。下。矣。

紳奔走。可厭。一樂。峻其門戶。尊已。凌人是。鳥足與言風化哉。故經世而不知急人。不成大功德。度世而不知急人。不成大道。誠使君相至于守令。鄉紳。莫不彰善崇德。求賢敷教。何愛人才不盛。俗化不美乎。且自家善量。品格全在此。處別大小耳。

通。此。此。

○文彥博。為首領。時張貴妃有寵。伯父張堯佐。驟除宣徽使。御史唐介力爭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彥博。知益州。日造奇錦。通官掖以得執政。今

不似也

儘聖君語

爲他胡說
遂罷了相
能不一

已自被股
夾機問責
介太深

早竟名恨
如人

顯用亮佐。蓋自固結請罷之。帝怒甚。曰：將遠竄介徐

頤疏畢。曰：臣忠憤所激。死且不避。何辭于謫。帝召執

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致宰相。

此何言也。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

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聲色俱厲。蔡

襄恐禍不測。趨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自美德。伏望

全貸。遂貶介英州別駕。而罷彥博。知許州。介直聲動

天下。以行名。準賢宰相而自家。又後文彥博與富弼

同相。上夫相慶于朝。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若是

東吉錄 卷之一 爲賢門 量

他人自彥博因言于帝曰：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

不教。清彥博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

臣病。中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

復奏。乃召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歷英神哲三宗。位

太師。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封潞國公。任將相五

十年。名聞四夷。雖窮極富貴。而謙下。接物尊德。樂善

如恐不及。壽九十二而卒。

凡諫臣以計直成名。亦有不盡是處。然真盛世

風也。今世亦然。居言路者。雖貴似宜少裁。但因

之而遽謂不足信。啓人主殺諫臣之漸。則事變

御史蕭儀
平遠節被
諫非原吉
此其又不
克矣

步高相公
之定是
輕薄

一時有一
時名理足

御一私機
心百慮頓
易

矣。如彥博者。真可師可法。爲國家不爲一已也。

嘗記永樂朝。諫臣極論建都事。與大臣跪立爭

辨。禍且不測。賴夏尚書原吉。引咎力護諫官。而

免。或問其故。曰：吾儕經事久。雖失計。上猶寬

之。若使諫臣獲戾。其失不小。吁。此真能保我子

孫黎民者。又閣下李賢嘗議楊文貞爲本朝巨

擘。然以攻已者爲輕薄。必欲黜之。視文潞公何

遠哉。及自家爲相。以羅倫議已。亦請爲提舉。或

引彥博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

東吉錄 卷之一 爲賢門 量

廷。吾不可襲之也。吁。痛不由已。皆曰：忍之。癢

切身上。直是難堪。故知潞公真不可及也。言官

知此。則宜順事。恕施使言。必可受爲國惜。體勿

貽勢。極之反。而相量休咎。則自是不可少的。能

實實以致千萬世太平。爲心共商國是。求人輔

治爲急。則倖入倖出不期而銷。不然。其不爲氣

餒所用者鮮矣。

妬賢嫉能之報

○燕相薛瑗媚嫉罪幾滅門

我心能心
漢習自然
有此

安得子車
者換告一
世

知得人之
為至仁則

知妬賢之
為大惡

不有此嫉
害孫子璧
用他國送
至如楚竟
對哉

至死猶恐
他人成名

瑗持重權不能平心見人有得如已有失見人有失如已有得未嘗薦一賢士有可稱者疾之如仇使不得進晚年一子死于獄餘皆盲聾啞啞僂癩覆公明子臯見而怜之責曰此皆汝心行不好罪當滅門諸子雖爾未足盡子之罪瑗大驚求救于是以赤松子中戒經授之瑗誓志力行僅全一子只一味妬賢便百般中傷且絕百姓造福種子

矣惡得無報

○龐涓用孫臏卒為孫臏所殺

臏與涓俱學兵法于鬼谷子涓仕魏自以能不及臏乃召至之糜以官尋借事則其足使成廢人臏佯狂得免死又禁不許出魏城齊使者至魏竊載以歸田忌進之威王以為軍師時龐涓伐趙勝之齊欲救趙臏計直走大梁致魏還師與戰大破之後涓伐韓臏又伐魏以救韓致魏兵于馬陵臨夜萬弩俱發龐涓乃自刎曰遂成賢子之名魏兵大敗

使涓能用臏則強在魏而涓之功名完矣百計毒謀無如臏命何卒以覆軍敗國身既不免辱及國儲故知妬賢之人真堪萬死也

○李斯遇韓非尋為趙高所陷

尚是改習

斯與非俱事荀卿自知其能不如非秦王見韓非說難書恨不獲見之及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與語大悅李斯懼其寵諧之下獄又以毒藥遺之非欲自陳不得見竟死後李斯為趙高所譖亦欲自陳不得識者以為好還

連吉錄

卷之一

壹

非為韓公子而欲用秦滅韓罪人也然其為秦則忠矣斯以爭寵之心殺能士能無及乎

○蕭望之怨殺韓延壽身亦以諧死

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延壽即部吏案望之在馮翊時亦放散官錢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竟坐棄市百姓莫不流涕蓋延壽循吏守潁川東郡馮翊俱有惠政教化大行雖有微罪議賢議功

帝意惡延壽則御史自然增旨然望之可以救之

赦之可也。以望之相怨。致膺重辟。失容賢之義矣。厥後望之為恭顯所奏。下獄自殺。元帝涕泣不食。恨殺賢傳。而竟不罪恭顯。此雖小蔽。明亦若有司命者。制其間乎。責備賢者。不得不自反矣。

○王允忌殺才士蔡邕卒蹈其難

蔡邕為董卓所薦。及卓誅。邕為驚嘆。允叱之。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願贖首則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當赦之。使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

建吉錄

卷之一

美

存此心尤不處

後世。方今國祚中衰。不可令佞臣執筆。譏訕吾黨。邕卒死獄中。日磾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既而允為卓部將所殺。竟符其言。

○李林甫百計妨賢斲棺削爵

惡性至此亦絕百鍊矣

極入人極涉世

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及為上所厚。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或陽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兵部侍郎盧絢風標清粹。上嘗目送之。林甫知。乃召絢子榮。謂曰。交廣籍才。上欲以尊公為之。如憚遠行。則當左遷。絢懼。自請降。乃出為

為相所草幾何而今天下奉為始通

華州刺史。又帝問嚴挺之可用。今安在。挺之時為絳州刺史。林甫諭以上意。甚厚。可稱疾求還。挺之從之。林甫因奏挺之老疾。宜授散秩。以便醫藥。上嘆叱久之。其巧覆如此。是時邊帥皆用名臣。功著者往往入為宰相。林甫欲杜其路。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如用寒族。胡人能盡死。于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久任專制。祿山遂亂。天下皆出林甫固位之謀也。每夜坐。僂月堂。思所以排擠勝已。誅逐貴臣。皇帝寵幸日隆。卒死於位。而明年即以通謀叛人。剖棺斬尸。

建吉錄

卷之一

美

矣。非其罪也。然嫉賢士。而用祿山。卒以叛逆。詎非戡定公案哉。

按記稱林甫仙官降。凡以為惡故。盡削其籍數。世牛畜。其報能止此哉。元和六年。惠州一娼。震死。而賜下書云。李林甫毒害弄權。帝命震死。蓋惡報不一。累累在記載中云。○又羣談採餘云。陸允誠劉雅請客。而雅背宛然。李林甫三字。驚而不食。事動杭州。吁。亂天下者。冥報信難測哉。○楊國忠率意用舍。為軍士所殺。

不作炎赫
是無水山

無此疑則
祿山未必

能怕都城
右相固無
忘也

國忠代林甫為相強辯輕躁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
不震懼臺省官有時名不為已用者皆出之志威選
人無問賢不肖皆依資據闕注官淹滯者翕然稱之
志福或勸進士張象往謁謂富貴立可圖象曰人倚
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水山耳皎日出得無失所恃
乎未幾祿山反從帝入蜀軍憤于路撲殺之米山之
言果驗

林甫死使國忠能舉賢任能以維持國勢祿山
未必敢反即反必不濟也乃以妨賢當之又疑

史記錄

卷之一

要

哥舒翰謀已促師致敗蓋媚嫉不悛如此惜乎
從駕之士卒不及排擠致為所殺也

○盧多遜毀功嫉能全家遠竄

多遜為相每毀趙普遜父嘗曰趙普元勲而小子毀
之能無及乎吾得早死為幸及普復相多遜不自安
普諷之退不能決因廉得其交通泰王事下御史雜
治之削官流徙州徙家屬于遠裔多遜既赴貶所食
干道餉有逆旅姬能言京邑舊事遜問之感然曰我
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其官處多遜作相令枉道

神明之巧
皆此舉以
傳

為某事不從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骨肉淪沒惟老
身流落山谷彼盧相者妬賢怙勢終當南竄幸未死
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之蓋好還如此
多遜之父逆旅之姬其知天道矣

○丁謂譖貶寇準身死崖州

下謂之賊
亦非罪正

謂為準所拔未幾以奸佞見惡于準遂譖準貶為雷
州司戶又嘗與李迪忿爭同罷相明且復乞身請留
其食位無恥如此初逐準時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
當拔眼翦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歲謂以

史記錄

卷之一

要

一書妙景
盡在雷州
道上

檀移皇陵亦連貶人以為報復之速天道安可誣也
又謂命宋綬責準詞有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等語綬
不從及謂貶即以此為草詞朝論快之丁謂既竄崖
州道出雷州準使人以一蒸羊迎境上謂求見拒絕
之準家僮謀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俟謂行遠乃罷
蓋謂待準甚刻準待謂甚寬然自不能逃天網云
後賈似道竄葉李及似道有罪而葉李召用相
遇于道李贈詩曰君來路我歸路天理章章胡
不悟雷司戶崖司戶客中邂逅欠蒸羊聊贈一

王准于晦
應張漢于
武穆知之
極矣竟成
怨疾

篇長短句亦画出此段精神

凡媚嫉之人與容賢之人爭差不遠只是我見爲累耳有聞其名雅相慕重至到面前相處便有一二事忍耐不過積久愈成仇隙故容遠賢易容近賢難容賤易容貴難容暫易容久難何也氣相觸也才相抵也名相傾也勢相軋也而彼賢人亦未能盡平心無我交久以後是見他有不是處往昔慕德已認爲錯敬今朝嫉賢已覺爲平心矣夫是之謂寔不能容彼寔寔是消遣不下也審若此安

卷之一

卷之一

本

所盡得化人而用之故有君子相遇而卒悖戾者弊正坐此須是平日克己忍辱無名無相赤條條挺身爲國于一切毀譽愛憎纖毫不挂方能爲子孫黎民造福也○小人妨賢只恐他攻擊我傾代我却不知智謀不敵造化命裏敗時用盡機關無能爲也若積久禍遲覆國而身隨之則可畏尤甚林甫蔡京後來知之却自無可奈何起初只一念固寵事到頭來騎虎之勢不得下也尚當慎之于始哉

化到真無
尖白氣滿
虛空界

隨人力甚
若以大公
之心行之
俱足濟世

同寅和衷之報

是第一福澤善事人臣所以不和者都恐奪寵奪能不知世界事非一人所能獨滿獨則無暇並乃有功古來名人俱以相翼而成如臯夔周召郭李韓范並湊于一時蕭曹丙魏姚宋王寇拚映于前後不聞隻手孤拳有駕聲其上者也中間化得一分便大得一分如召公不悅周公留之臨淮知怨汾陽釋之萊公結憾王公薦之范公拂裾韓公就之此皆是英賢隱隱眼目處然非平心無我勉強

卷之一

卷之一

本

拋却忌根仍在恐有決裂處也此處正須學問澆養耳

○舜時二十二人德讓聲滿天地治高千古

妙任禹也禹受天下讓於皋陶則無不讓可知王陽明云禹不恥其不能稼穡稷不恥其不能教化如人一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相與共成天下之事而止此可謂公之至也當時賢聖叠出如萬燈相映各成其采何必揜人見長哉

按禹之時則曰羣后德讓矣而舜之稱禹則曰

此雖至愚
而行而王
也亦恐流
也

汝惟不矜故天下莫與汝爭能矣宜必歉然退讓不敢言勞然禹爲舜言乃敘其荒度土功之勤苦艱食乃粒之偉績何哉彼其胸中已無技癢無微根無我見能所祝天下若不與視人技若已有則雖言功言勞用相規戒我何有焉化之盡也忘之極也禹讓德皐皐無一句酢禮乃自譽其謨曰朕言惠可底行而已舜以天下讓禹贊不容口而禹無一句頌聖其規微于舜曰毋若丹朱傲而已聖人至此奚啻後世之家人

趙吉錄

卷之一

和聖門

奎

父子哉故有忘名忘我之心雖自稱功亦化也若使胸中芥蒂則雖譽人貶已而詞色固觸人矣一遇大便宜大利害固不勝其計較起矣故同寅者先自化其心體始○但實欲與天地同量致萬世太平則其斬絕放下必不在形迹間矣程子云將身放在天地萬物上何等快活

○晉范宣子等相讓國霸身顯

魯襄十二年晉侯治兵縣上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苟偃將中軍士句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

文王讓官
讓亦足
這等充去

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起請上趙武言其樂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數世賴之矣

○鄭子產能用衆國強身韶

鄭有諸侯之事裨謀等謀之應對得宜化弱爲強當時不以爲衆人之力而以爲子產之功

○藺相如屈廉頗而功名益著

相如完璧歸趙又廷叱秦王使擊缶趙大振于是相

趙吉錄

卷之一

和聖門

奎

實有此念
力得不然
柔新終有
時忍不住
也

如位上卿在廉頗右頗曰吾見相如必廷辱之相如每稱病不與爭列望見輒引避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今雖獨畏廉將軍哉顧秦所以不敢兵趙者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所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遂爲刎頸之交使當時相競誠未可知也一屈而醇德醉人廉頗自服而後世之視相如不敢以氣俠之士當之矣視角勝何如哉

今邊臣亦有能者而文法之吏動其後功何由成

觀李顯忠衛安瀾及荀林父疾子之敗則知和為貴矣

○陳平周勃交驩而社稷功高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燕居深念陸賈直入謂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調和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權太尉于是與周勃深相結卒入北軍誅諸呂文帝立以平為丞相謝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乃讓勃為右相後周勃以應對失旨謝病歸平專相

使平勃不交雖盡心竭智無能為矣若貌交心險各圖已功得無訓注之禍哉陳平故陰士然

史記卷之十一

文權讓功可為後世法

○溫嶠陶侃同心赴難遂建偉績

蘇峻反遷晉成帝於石頭嶠邀陶侃共赴討賊侃以不預顧命為恨辭之嶠百計開諭侃感悟戎服登舟晝夜而進既而與峻相持不決嶠軍食盡貸于侃侃怒欲西歸嶠曰師克在和嶠等與公俱受國恩事若濟則臣主同祥如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食奚為者是有此志今事勢又無旋踵公若阻眾敗事義旗將迴指于公矣侃乃分米餉嶠遂督戰斬峻餘眾大潰

只辦个忠孝結成之身自無不可化也

天下豈無有忠義人不能自投者乎

開關專李動人

總是忠性所發不顯生死

論平賊功俱封拜有差嶠封公謚忠武

嶠之忠憤足以激侃而侃卒能平心共事故全也令中途相齟侃歸眾潰而賊乘之即不知死所矣且天下謂侃為何如臣哉又安能為八州鎮以功名終也

○李抱真交懼王武俊遂破巨賊

河西四鎮連反抱真奉詔討之討恒州王武俊頗直義遣賈林說之曰大夫宿著誠效登壇日拊膺自言我本狗忠義天子不察至於此今上具悉之矣語使

史記卷之十一

和義門

奎

者曰朕前事誠誤朋友失意尚可謝獨不許朕改過乎此大夫轉禍為福之秋也武俊悅與抱真結約然猶貌事朱滔及奉天詔下武俊三鎮俱去王號而滔獨怙強說魏博田悅與共取大梁悅不從遂攻魏于是賈林復說武俊令與昭義帥李抱真連衡收魏武俊從之軍南宮東南抱真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此時起發抱真乃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軍司馬勒兵以俟曰今日之事係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以聽朝命惟子勵將以雪仇耻亦惟子遂行見武俊敘國家禍

無此性根
便不能忘
死也

佩忠中伏
逆武俊逆
袁誠忠爭
不多見者
賴有心人
挽而或之

耳

禹漢之相
得也以前
後其相失
也以前
易曰通元
夫交乎盛
元

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
遂約爲兄弟誓同滅賊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
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
遂連衡而進滔與回紇出迎戰武俊遣五百騎伏桑
林抱真列方鎮在後武俊自前薄之伏發夾擊滔軍
大敗走范陽上表請罪而河北遂平

河北積梗多年矣武俊倏欬倏猜終未相信微
抱真忘身殉國單騎往見則兩將終未孚而滔
之破無期也宜其世守澤潞爲諸道最哉

通志錄

卷之一

和衷門

突

○趙禹張浚同心濟世爵望益隆

禹爲相值金寇及劉豫來侵遂勸帝親征喻樗謂禹
曰六龍臨江兵氣自倍然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
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俾以諸道軍赴關則其來路
卽朝廷歸路也禹然之以張浚知樞密院視師鎮江
帝次平江府浚至見趙禹執其手曰此行舉措大合
人心禹笑曰喻子才之功也不浚卽日赴江上將
士見浚勇氣十倍時兀朮爲韓世忠所扼以書約戰
世忠令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

帝用禹內
用浚之
矣

不信乃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始有謀歸之
志會雨雪餽道不通乃引師還劉豫亦棄輜重遁帝
謂趙禹曰近將士致勇諸路自效皆朕用卿之力也
又語張浚曰趙禹真宰相佐朕中興可爲宗社之幸
禹浚如此豈不交成其名哉明年同爲左右僕射並
將相而喻樗已慮其不合及浚出視師遣呂祉奏事
誇大爲禹所抑而嫌隙成矣於是二人遞遞去秦
檜交誤其中天下事遂不可爲而浚置永州禹貶吉
陽矣交和之美而相戾之害不較著矣哉

通志錄

卷之一

和衷門

突

帝曰朕用卿之力禹曰喻子才之功樗曰張德
遠有重望帝曰趙禹真宰相一時花草故是關
熱氣象

伐異爭功之報

雖有大機奇才只此便是私心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豈容一樹私之人都榮享駿聲流萬禩哉即幸而成終必覆

○上官桀與霍光同預顧命欲謀光反自賊

何等和笑

要納已女時已辦此

光女為桀子婦相親善每休沐出桀輒代入決事桀子生女光外孫也甫五歲欲因光納之宮中光不可竟貨綠公主納之卒為皇后由是桀與光爭權謂已為皇后祖而光乃外祖安得專制朝事遂令人詐為

連吉錄

卷之一 伐異門

宋

燕王旦上書言光稱蹕擅調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

爭寵無勝不暇不休

常侯光出沐奏之桀欲從中主其事昭帝年十四即知為詐辨折之上書者遂亡匿以後有譖光者帝怒欲加之罪桀等益屈遂為廢立之計事發族誅後來霍光皆賴此

立上官皇后為霍外祖欲無窮事

使桀不爭寵固為皇后外戚與光共享富貴也一圖擅權遂以喪身滅宗而大將軍聲蓋著小人亦何利為此哉

○鄧艾鍾會入蜀有功欲相傾卒俱覆

總見前卷

可

艾至成都漢後主出降時姜維在劔閣拒鍾會得帝勅亦降初會聞帝降于艾甚恨得維大喜而艾在成都頗自矜伐欲煮鹽興冶順流及吳司馬昭報不可艾輒專命於是會密白艾有反狀詔以檻車徵艾鍾會獨統大眾咸振西土遂與姜維謀據蜀為亂兵所殺而艾亦死于綿竹西云初二子入蜀或問劉寔曰鍾鄧克乎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又鍾會問入蜀於王戎戎曰道家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蓋二子狼貪忌伎有識者已

連吉錄

卷之一 伐異門

宋

窺其後矣

○牛僧孺壅李德裕維州之功坐是失位

其如此見已近況

欲快已心便快勝心

僧孺素與德裕有隙德裕為西川節度使布示恩信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德裕已據其城奏上百官皆請許之僧孺獨曰御戎守信為上為名理宜以城歸吐蕃上從之執悉怛謀及從人送去吐蕃誅之境上極其慘酷明年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勝心絕後降非計也上火悔尤僧孺害功失策遂罷為淮南節度使

僧孺所忌者功高奪寵耳然使當時成其功至德裕入相而止而已亦得首相優敘之寵矣今也不然期年半罷李相則茲媚嫉者乃所以薦李而自効歟可恨可姍

○李訓鄭注欲私誅宦之動身敗名滅

訓注本由宦官王守澄進唐文宗以其才辯可任與謀誅宦官遂醢殺守澄葬于澧水鄭注因謀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澧水送葬閨門斧之使無遺類李訓與其黨謀曰如此事成則注專其功不若先期誅宦

史吉錄

卷之一

後吳門

主

者已而并注去之王戌御殿班定韓約奏左金吾廳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先命宰相視之訓等奏非真乃命諸宦官往視之至左仗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眾驚詣上告變訓呼金吾衛士上殿擊宦者死傷十餘人宦仇士良扶上升輿決殿後累懸北出命禁兵討賊殺吏卒千餘人民酷取其死者皆死點害千萬人命宰相王涯等皆論斬訓注滅門

盡殺不分黑白已乖天意訓注小人尤不足道然可為專功之戒

○宋洛蜀朔三黨交攻而尋小得志

哲宗時司馬光改新法用正人而程頤在講院多用

古禮為蘇軾所戲侮二家門徒因之相攻遂有洛黨

程蜀黨蘇朔黨等之號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

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交相贊議于

是邪正混淆人主莫知倚仗至紹述說興而諸賢禁

錮屏迹矣頤編管涪州軾儋州矣

○呂大防與范純仁用人相齟齬而楊畏首叛

呂范蘇轍並相呂大防欲引用楊畏純仁言其奸大

史吉錄

卷之一

後吳門

主

防曰君毋以為畏所彈故憾之乎轍即從旁誦彈文

然純仁寔不知也於是愕然失諍大防竟超遷楊畏

為禮部侍郎且密約其助已楊畏首叛大防倡言神

宗法宜紹述帝詢故臣孰可用即疏章惇呂惠卿等

帝深納之二月而呂大防蘇轍罷去將加重譴純仁

力救之轍始嘆曰公佛地中人也絕夫之去乃在呂蘇之後

按純仁可謂忠恕而二賢猶不能容持此以衡

人品安得不顛倒哉約助而得叛以私意用舍

其誤如此傳所謂好知惡惡知美天下鮮者也

均受其害
不忍人相
友

伐異爭功之人卽媚嫉之意行之同儕耳此只勝
心不除似無大惡然偏愛偏憎以私害公子孫黎
民之被禍衆矣漢黨人俱矜名惜節同心濟世然
標榜求名疾惡太激亦覺爲伐異所使亦總是私
也觀其言曰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便可見當時
習尚此便非肫肫至念也中間陳太丘郭有道王
彥方自是妙人却留得些小生意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賊害忠良之報

○田蚡害寶嬰竟被鬼錄

嬰資太后弟素忠直與灌夫厚善及武安侯田蚡爲
相而嬰失勢灌夫又被酒罵坐得遇田蚡蚡遂按灌
夫家居甚橫欲殺之嬰上書救護并與田蚡爭辨蚡
武帝母田太后弟也方得權太后庇之竟論殺灌夫
又以飛語中嬰亦坐棄市明年春蚡病專呼服謝罪
使巫祝鬼者視之見寶嬰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

均一外戚而蚡不如嬰多矣人誅鬼誅只爭三

月性命且害彼兩賢恐一世償償不了也

○袁盎潛龍錯尋中刺客

錯謀削六國爲社稷忠慮雖行之無漸又欲使天下
自將而已居守然其初意則在安國也盎與錯有隙
國解左右奏言六國所惡者獨錯耳誅錯兵必解天
子信之遂朝服斬東市全家死焉盎尋爲梁王刺客
所殺錯死外藩盎亦死外藩可謂同謀矣

按錯既誅吳兵終不解則盎分明是借事後之
耳又仙佛誌云吳越時有一僧戒行精嚴遇道

此近說果
然世實有
此理焉
之大者矣

此世多小
人害正者
與婦微別
亦不閉相
道然可互
參耳

盎原明快
之士誤
刺客之
口客不
行禍且
之曰後
者殺上
也竟不免

觀此則存
用題者
亦宜少省

此事何人
不知必重
正氣生色

罪惡者自
作惡也

人與相知契及分袂命之曰子有急難可來某

處相尋後僧為吳越王講經升沉香座未幾發

一人面癰痛苦不可忍乃尋道人指亭前水使

洗之既掬水癰乃言曰且緩之汝讀史記曾識

袁盎害龍錯乎曰識之曰子袁盎吾龍錯也子

害吾全家棄市償債未了以子九世出家道行

精嚴吾不得報汝近坐沉香座享用過豐故吾

得以害之今蒙真人解我以太乙甘露水不復

為冤矣于是洗之痛徹心肝絕久復蘇癰漸枯

聖旨錄

卷之一

書

繇此言之執謂讒害無其報哉

○呂蒙計陷關公不及封而就斃

此載在傳志中小子能言之操為漢賊以公之忠義

力扼其吭使無東吳挾詐擣虛則功可成其初獻計

者呂蒙也甫受寵宴則公掘其鬼睜目叱詫出血而

斃豈非天哉

○來俊臣誣罪李昭德與同時而刑死

武后時俊臣倚勢貪淫監察御史李昭德惡之俊臣

遂誣以謀反下獄囚令羅告諸武及太平公主同反

巧在相看

諸武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后不久吉項曰

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賊賄如山冤冤塞路國之

賊也何足惜哉乃與昭德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

而快俊臣仇家爭啖其肉須臾而盡后知天下惡之

乃下制數其罪惡曰宜加赤族之誅以快蒼生之憤

士民相賀於路曰朕始得帖席矣

來俊臣酷虐罪惡已盈借李昭德一人以彰其

報耳

○秦檜害岳武穆受冥報

聖旨錄

卷之一

書

世傳岳王顯聖殺秦檜者不一然東愈商量事所謂

擒虎容易放虎難則紀載不可拚也方岳侯獄成檜

居東愈下以爪畫柙皮如有所思檜妻王氏曰促虎

易放虎難老漢一何無決檜即書片紙付入是日岳

侯縊死王氏無子未幾亦死有押衙何立者檜差往

東南第一峯勾幹恍惚人引至陰司見夫人帶枷備

刑楚毒難堪語何立曰告相公東愈事發矣押衙復

命言其事檜憂駭皇皇數日亦死何立後往山修行

成地仙

一大天下岳侯以身任之其精神鬼力儘貫于古儉以私意害之殺中國造福種子地獄枷鎖

寧有丁日

○馬順殺劉忠愍就顯戮

有一獄卒
下手殺
後聞其志
臣亦被殺
而以此卒
勝馬順多
矣

正統中王振擅權侍講劉球上言政柄不可下移振怒欲死之適編修董璘忤旨下獄振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苦拷令招球同謀即梓去囚獄中支解其體球見刑不知所謂但曰死訴太祖太宗自是人絀口不敢言球鬼附順子數順之罪曰汝阿王振害

史書錄

卷之一

忠

我我已得訴令鼠輩禍慘於我也順不安日誦經懺

罪及王振昭 駕北狩振為虜殺死 邨王臨朝群

仗勢作威
吳得憤于

臣交言振惡請族誅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中

此憐死
禍非真意

王竑憤起梓馬順首罵曰順平昔助振為惡禍延生

靈今猶敢爾真姦賊也眾爭毆之蹴踏槍裂碎為肉

餅血流庭中

更酷 振亦族滅任王山巒殺于市贈劉

球為學士諡忠愍二千鈇鈇俱登進士鈇至參政鈇

至按察使子孫科第不絕人謂天所以報忠愍云

一狀酷死而振願既償于忠愍矣乃死忠則天

臨夫分
生人肉
亦相備
痛苦百

昌其後如此視子侄爵殺何如何如山豈預殺劉者乎何任報之酷也

○石亨等害于忠肅皆伏誅

病源

景泰中于謙有社稷功獨建儲事不甚力諍石亨曹吉祥徐有貞等既奪門迎駕欲高其功因誣謙迎立外藩殺之有貞初亦猶豫石亨曰不殺謙則今日之事何名遂決謙死時 太后不及知後知之為上言謙匡輔之功為人所誣既久 上察迎立事愈無狀屢詰亨吉祥等及亨所薦尚書陳汝言以賊下獄

史書錄

卷之一

忠

賄物狼籍 上召大臣視之變色曰景泰間任于謙

久且專家無餘物汝言何得賂之多耶亨等俛首不

敢言自是 上益悟謙冤而惡亨等未幾皆坐事誅

之有貞亦下獄苦毒備至卒謫金齒為民復謙官諡

忠肅座子至應天府尹婿朱驥亦為錦衣衛指揮

亨之害忠肅欲高其功豈期卒成其罪乎總之

天道使然

○門達謀李賢袁彬不克身自謫戍

達為錦衣衛都指揮有寵遣較緝事橫恣羅織人莫

則按李之

來頭不可

門達志為
氣揚托斯
李閣下等
如何若何

楊潘匠弄
人難堪然
作門指風
對頭則表
有疑

達知如李
對表而
不知發之
者乃植也

敢言以袁彬從 上北狩李賢為首相二人得于御
前言事謀排去之乃撫彬陰私數十事上之 上欲

法行不以彬沮論之曰從汝等間只要一個活袁彬
還我既下獄拷掠備至欲置死罪有漆匠楊暄憤然
為之不平 是謀上疏論救并條陳門達不法二十餘

事李賢聞鼓以進 上令達速問 勢張達逼暄供李
王使暄懼拷死于獄乃陽應諾問逐條事款皆言
不知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為之但我言于此無人証

見不若請會多官廷鞫對眾言之達遂以聞曰李賢
卿吉錄 卷之一 害忠門 夫

令楊暄誣臣臣不足惜獨不畏陛下法乎 上命中
官會法司訊于午門暄大言曰死則死耳何敢妄指

他人鬼神昭鑒此寔門指揮教我扳指也二十條款
款對甚悉眾皆曰門達為有罪矣達失色計沮彬遂
輕調南京暄亦得免李賢乞致仕不允後言官劾達

欺罔故殺諸大罪下獄謫戍煙瘴袁彬召還原職饒
送門達赴戍 寧不達卒死謫所
暄一念公憤不知所自來一腔機智不知所自
往真奇絕事氣殺門指揮造謀造計一場暴跳

智有所不
神有所不
及乎

易為小人
謀皆如此

受殺者甚
關而卒生
殺入者甚
然而卒死
判官不恨
以復命敏
大官耳

小人賊害君子幸而得計便謂死生在其手不
知死于小人之手亦寬對使然非彼所能為也

在被害之君子祇償宿債在害正之小人則罪
業必重何也造物責人直專責其意耳與一般
機冥譴隨之譬如盜賊蛇蝎固是生成害人然

食人還為人食自是彼一念殺根帶來能革心
回慮易暴行仁則造業亦轉如伏氣之蛇歸順
之盜自足奪胎換形轉凶襲吉也若彼無寬對

之君子任小人如何若何終是死他不得而小
人枉設機關枉取罪過如含血吮空空中不染
口自腥穢耳昔劉安世以忤章惇被貶惇必欲

死之陰令殺陳衍使者 衍使殺內侍陳 過梅脇
安世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又懼土豪為轉運
判官使殺之安世知其情已處置家事杜門待

命一夜寂如至早有敲門甚急者問之則曰判
官以疾馳勞驛未至梅三十里嘔血死矣安世
獲免觀至此始信死生有命非人力也小人亦

枉了造謀造計矣

卿吉錄

卷之一

夫

考試賂賄之報

○長洲學生員奚純獻賄中式禍親及身

弘治己酉歲長洲學生王鉅應鄉試有投官鬻科名無顧者亟欲賤售焉同學生奚純來招鉅共鬻之事濱就矣一夕鉅夢身中鄉試十幾名甫中試而父死妻繼死妻之父復死身亦死覺而怪之見純不言夢但托以年幼學疎不欲暴得名第辭不就純怒責以輕名曰我即自為之計所費不過數十金已而果中式名次正如所夢鉅方以為異既而其父與妻及妻父相繼死益異之無何純亦死鉅乃以所夢告人曰使當時我為之今已入鬼錄矣科名之不可僥倖如此

題吉錄

卷之一 考試門

全

○某縣尹賣三舉子天奪吉地測其家業

六合尹林克正延地師仰思忠為岳父何方伯求葬墳其姻某氏父亦知縣未葬因薦仰思忠卜其窀穸連日尋求得吉地矣方點穴間雨驟下遂下山約天晴再往是夜思忠夢一老者問曰今日之地佳乎曰佳曰此地切勿與之此人為考官賣三舉子當有陰

鬼神之心如此吉地

求風水者此可奉聞

不知命也

不可得如此

勢家亦不即是那舉業報來

禍若葬此地法當榮其子孫非天意矣遂覺明日問克正曰昨大尹居官何如曰先為教諭轉此官不久遽卒聞為考官時通關節得賄甚多鄉評以是少之思忠惕然因托故歸家越二三年遇其鄉人問某大尹葬未其人曰因與勢家爭墳致死人命官司牽纏至今未葬家業亦且凋落

今之以吉地陷人致爭訟者豈少哉往往破家取禍皆天奪其鑒也

題吉錄

卷之一 考試門

全

題吉錄卷之一 終

迪吉錄卷之二

善本

古吳

顧錫嘯九嘯甫評定

閩漳

顏茂猷光秉甫編輯

官鑑二

忘身體國之報

一死能生
世界死心
為上死身
次之

韓魏公云任國家事直當以死付之其不死命也非所敢必也故公平生未嘗以勝許人蓋膽無如公者彼其刺客之變當之漠然他可知矣歷觀古來大英雄大福德如郭尚父裴晉公等俱從捨死

迪吉錄

卷之二

體國門

一

能空身未
能空身我
見是美
雄未歸本
性

忘生中來絲毫愛根便囉囉觀望任天下必無力然捨不徒捨着身子為功名能所我見俱是軀殼上事捨得盡時方為無欲之剛用已用人八面付之矣是豈不與天地同量乎魏公事已現定策中故不在此

郭子儀忠貞無我勲滿天地

子儀既忘怨薦李光弼與同恢復又以其部曲僕周懷恩功高讓以副元帥之職於是懷恩爵太寧郡王而光弼已代子儀有其軍加太尉兼中書令矣子儀獨為朝恩所讒罷職留京師然處散地不怨也會党

一死即
尚不足
王與子儀
不惟念好
臣賢性

不惟念好
臣賢性

迪吉錄

卷之二

二

項羌叛乃以子儀遙領兩道節度使假威名以鎮之實無兵已而絳州軍亂殺主帥諸將不能制乃命子儀往始封汾陽王至鎮亂寇王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賊乘之無絳州矣吾豈受一卒之私耶斬之於是諸鎮始皆奉法只此便是安天下之功秋入朝闕程元振忌其功數譖之復罷留京師明年吐蕃入寇僕固懷恩已擁兵不朝而李光弼及他名將皆忌元振在中無至者邊將告急元振皆不以聞及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乃起子儀為元帥禦之時閒廢日久部曲離散召募得二十騎而行他人何至咸陽吐蕃二十餘萬架瀾湯數十里子儀奏請益兵元振遏之竟不召見吐蕃度便橋上倉卒走陝中長安委賊焚劫一空子儀行收兵四千人泣諭將士共雪國耻諸將感激受約束度兵微無可戰乃使長孫全緒出藍田畫擊鼓張幟夜多燃火以疑虜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兵至矣虜驚悉眾遁子儀入城京師遂安以聲喝退虜帝泣曰子儀真社稷臣也削程元振官爵流之未幾懷恩反李抱真自汾

何以得此
良忠誠耳

功成身存
何苦如此

不勝猶方
父之雖回
終亦父之
矣

陽脫身歸帝問之對曰懷恩反然不足憂也朔方將
上思郭子儀如父兄陛下以子儀鎮朔方足矣上從
之朔方將士愧從懷恩不義無面目見汾陽王悉涕
泣受約束神威明年懷恩以回紇吐蕃眾十萬寇奉天
見子儀大軍驚愕不戰而退又明年數十萬分道寇
邊時懷恩暴死而二虜爭長不相能子儀規知之使
人說回紇與俱擊吐蕃其帥藥葛羅不信曰汝給我
耳令公在此可得見乎反報于儀曰今眾寡不敵難
以力勝也吾昔從回紇結約厚甚若挺身前說之可
趙吉錄

卷之二 禮部

三

死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到其自謀處方辨懷恩欺我言天
可汗晏駕令公亦相傳是以敗矣今既在此我曹忍
與令公戰乎既為懷恩所誤負公良深當為公力擊
吐蕃以謝過回紇觀者為之鼻息子儀麾下亦漸
進子儀麾却之因呼酒與酋共飲酌酒酌地誓吐
蕃聞之夜遁藥葛羅與我兵追之殺獲萬計是時虜
再入寇頓子儀盛德鎮之而社稷再安始光弼與子
儀齊勲治軍嚴諸將莫敢仰視及帝入陝光弼畏讒
遷延不入衛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愧恨疾薨而
趙吉錄

子儀精忠獨著矣嘗為盜發其父塚人疑魚朝恩所
使上憂子儀為變及入朝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
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塚此天譴非人事也朝
廷大安又魚朝恩嘗邀子儀遊章敬寺元載密告曰
朝恩將不利於公將士請束甲從子儀曰彼無天子
之命必不敢害大臣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死君
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以所聞告
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
無疑乎以是化人何所不化蓋自上將擁兵至於功成榮滿疑

是彼自領
動耳子孫
方說功說
以僕隸則
大將乎

連吉錄

卷之二

五

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竟以見信。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曰。此膝不屈若干年矣。李靈曜作亂。公私物過汴州。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衛送出境。子陵尚公主。夫婦有隙。陵曰。汝倚乃父為天子耶。吾父薄天子不足為。公主奏之。帝曰。彼誠如是。若欲為之。天下豈汝家有耶。蓋忠信格於上。下如此。任中書令二十四考。家人三千人。懷恩懷光。渾瑊等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常願指奔走於前。家人亦僕隸視之。八子七婿皆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孫多以功名顯云。

以忠論臨淮勝懷恩。汾陽勝臨淮而福慶肖之。造物之因材也。蓋毫釐眇忽。未之或爽矣。

○李晟捐軀報效王業世家

朱泚犯奉天。城危甚。李晟李懷光倍道入援。圍始解。會有譖者。不得見天子。而令懷光與晟刻期取長安。

許多功臣
彼此處宅
事

便是本志

懷光快
快陰懷
異志憚
晟騎之
請聯軍
咸陽西
壘未

連吉錄

卷之二

六

懷光快。快陰懷異志。憚晟騎之請聯軍咸陽西壘未成。而賊至。晟請先驅破虜。死不恨。懷光不從而陰與泚通。晟懼為所并。上書請移軍別營。報未下。而中使至。晟所。晟即令軍中曰。有詔徙屯。結陳趨東渭橋而去。應得。無何而懷光即奪節度兵以反。帝奔梁州。詔加晟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召扈蹕。可以辭。晟受命拜哭曰。若皆從上。誰滅賊者。乃蒐士繕兵。請復京城。時懷光泚連兵甚盛。晟以孤軍處其中。身及將士家屬皆在長安。為虜質。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激將士。有言及家者。則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軍士猶未授春衣。盛夏裘褐而終。無携志。泚使晟所親以家書遺晟。言平安。晟怒曰。爾乃為賊間耶。斬以徇。國爾忘家。未有。晟遺懷光書。辭甚遜。而論以禍福。令改圖立功。懷光慙。未忍擊之。未幾。幕下多叛。而晟軍日益振。恐襲之。乃走河中。先去。一晟遂引兵敗朱泚。收復京城。屯含元殿前。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官掖。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

自來不
却懼他
家。大
海。光

功不若民
一而民
後平民者
何如哉

信、成功不、公、私、安堵、秋毫無犯、將高明、取、賊、
妓、尚可、孤、部、卒、操、賊、馬、立、斬、之、坊、民、遠、者、既、踰、夕、而、
後、知、王、師、之、入、也、論、功、拜、司、徒、中、書、令、爵、西、平、王、卒、
謚、忠、武、有、十、五、子、李、愬、平、淮、西、亦、封、王、聽、恩、憲、俱、尚、
書、節、鎮、為、名、臣、

○裴度忘危討賊紹德汾陽

不、以、以、
不、以、以、
不、以、以、

唐、憲、宗、時、度、為、御、史、中、丞、與、相、武、元、衡、共、主、討、蔡、州、
元、衡、昧、且、入、朝、有、賊、自、暗、中、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
擊、裴、度、傷、其、首、賴、璵、厚、得、不、死、京、城、大、駭、於、是、詔、宰、

通吉錄

卷之二

七

度已相矣
家出方何
若如此

相、出、入、加、金、吾、騎、士、或、請、罷、度、官、以、安、藩、鎮、心、上、不、
從、遂、相、度、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
業、已、討、之、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於、是、討、賊、愈、急、至、
四、年、不、方、諸、臣、競、請、罷、兵、上、亦、病、之、以、問、度、度、曰、臣、
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上、悅、命、度、為、淮、西、招、
討、使、將、行、辭、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
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既、往、用、李、愬、入、蔡、封、晉、國、公、
復、入、相、以、身、繫、天、下、輕、重、如、子、儀、者、二、十、餘、年、威、望、
遠、達、四、夷、歷、四、朝、為、元、老、謚、文、忠、

不要命
不要官

○富弼靡家抗虜齊勲韓范

不要家

通吉錄

卷之二

八

宋、仁、宗、時、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憂、求、求、關、南、地、帝、
擇、人、報、使、夷、簡、素、不、悅、富、弼、因、薦、之、弼、得、命、即、入、對、
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進、樞、密、直、學、
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辭、勞、何、遂、以、官、爵、賂、遂、往、
見、契、丹、辭、氣、慷慨、條、理、曉、暢、初、拒、割、地、次、排、和、親、至、
未、議、歲、幣、以、死、爭、獻、納、二、字、契、丹、心、折、而、遣、他、使、見、
帝、帝、竟、以、納、字、與、之、非、弼、意、也、論、功、賞、為、翰、林、學、士、
固、辭、不、拜、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死、再、往、聞、一、男、
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故、能、
成、兩、國、之、好、後、與、韓、琦、范、仲、淹、並、相、齊、名、未、幾、為、奸、
人、誣、以、通、契、丹、罷、去、禍、且、不、測、盡、心、救、濟、流、民、上、嘉、
之、復、與、文、彥、博、俱、相、為、四、朝、元、老、壽、八、十、蓋、聖、世、瑞、
物、云、

○○李綱捨死敵虜之衝出將入相身名俱令

王佐

人欲進
時他正龍

宋、徽、宗、時、金、虜、逼、京、師、帝、將、東、幸、以、太、子、為、開、封、牧、
太、常、少、卿、李、綱、大臣誤國而謂、侍、郎、吳、敏、曰、建、牧、之、
議、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云、云、大議勝翌、日、敏、以、

此身已手
却矣幸而
不死禍不
敢知

皇帝等親
俱作主

苦若三寸
其時只是
自身要擔
艱險

好機關
精神摩動

聞帝即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奏熱忠請假皇太子

位號使守宗社以死捍敵帝從之欽宗立以綱為兵

部侍郎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

尺寸與人金師濟河宰執請幸襄鄧以避敵李綱曰

上皇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問誰可將

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然藉其位號撫將士

以抗敵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否綱曰陛

下不以臣庸懦使治兵願以死報素志於是以上尚書

右丞兼留守復力陳不可出幸會內侍奏中官已行

通吉錄 卷之二 九

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

之帝曰朕今為卿留卿禦敵無致疎虞綱皇恐受

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只是畏死便帝從之綱趨朝

則禁衛振甲乘輿已駕矣綱卒難與爭則急呼宿衛

曰汝願從行乎願死守乎皆曰願死守因入見曰陛

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家室皆在都城願

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誰與為衛敵兵知乘輿未

遠以健馬來追何如哉帝感悟遂止禁軍皆呼萬歲

綱治守戰之具數日而畢非此忠決則上意且行而止守具束手不理失

此時綱
計則後日
無事矣

趙鼎呂好
問可遣一
個去

惜死入無
明一至於
此

上策既不
見從次策
復不能施
此忠臣義
士所以拚
死心肝也

金人圍京師矣綱力戰禦之金知城中有備求議和

綱以為擊之便李邦彥等共主割地請和帝從之求

可使者李綱請行作件死法帝不許乃遣李稅綱

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稅怯懦誤國事也並無替

何不聽是夜金人來攻還復敗之斬獲百餘人至旦

始退李稅至金軍金大索金幣求割中山太原河間

三鎮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乃退稅唯唯不敢措一

言金人皆笑以為婦人豈不辱稅至李邦彥勸帝從

之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

通吉錄 卷之二 十

鎮國之屏蔽何可割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

當往若遣辨士姑與之議所以不可不可者宿留數日

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必當速退此時而與之盟則

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此計不緩不急事理明暢

林識地帝與邦彥俱主和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之

曰卿但出治兵此事當徐商之綱退則誓書已成一

如其言使未至而金人復攻城李綱親督戰斬其將

校十餘殺眾數千而勤王兵日至金始退無何姚平

仲襲金營不克遁去金復圍城遂罷李綱以謝之陳

南仲等百計沮綱惟恐不去就知乃所以全綱哉

高宗時朱子謂有李綱入東方成制廷呼衆家北賊留得康王一個若全廷左袒留

得李綱一箇臣係何如哉係何如哉

他人身官其事猶曰

東及都民數萬上書呼訴乃復官尋爲耿南仲所沮出爲兩河宣撫使召還罷知楊州而金師復來京師爲陷二帝北巡李若木劉幹死節何巢孫傳秦檜以抗議執去呂好問雖成功竟汗偽命趙鼎張浚逃名太學而綱獨脫然至靖康初爲中興首相立一代之綱紀扶百年之宗社豈非天哉後雖罷相猶宣撫湖廣制置江西以一身係華夷之望優游節鎮善保終始云

以綱之忠義性成使非揚州之行則二帝北巡

迪吉錄

卷之二 體國門

士

必挽節死難矣矧又金人所側目乎故罷公者乃所以全公而使開靖康之治也其用而卒罷則天固扼宋之中興耳已

汴京陷矣全副朝廷都在揚州逐臣身上

○虞允文致身安危之會出將入相與綱齊休

允文書生素不知兵爲江淮參謀時金主亮敗盟南下帥大軍臨采石江誓衆將濟允文奉命犒師采石迎李顯忠交王權軍權已去而顯忠未來官軍星散敵騎充斥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咸奮請

連有敵鋒之憂遺有失誤之及爲此事者甚難

已具大將眼大將才

老將習兵不能過也

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耶此私心妄能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將列陣部分甫畢敵已大呼數百艘絕江而來直薄宋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見女子耳數句能令人後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日暮敵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命勁弩尾擊射之遂大敗然知敵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明旦敵果至夾擊之復大敗金主焚

迪吉錄

卷之二 體國門

士

舟遁去當是時金師猖甚天子至欲航海避之又詔散百官蓋積怖如此微允文制勝呼吸之會宋其不爲宋乎金主旣敗被弑瓜州而烏祿即位遂正敵國禮皆此戰基之也允文還朝帝嘉嘆曰朕之裴度以爲川陝宣諭使經略中原尋召還爲樞密使遂右僕射尋爲左丞相出入將相二十年忠勤彌篤封雍國公卒贈太傅諡忠肅

李綱虞允文皆書生而一朝憤激揮斥大敵非其忠勇過人哉

權要橫溢之報

後來如四
公之權者
有矣何不
學其熱處
也

天地與我大權要都是無邊根器修得好來受此
福報將命之賤濟天下利澤蒼生也若能以公心
仁德行之身家不顧饑溺由已則為伊周之名世
為郭汾陽韓魏公之勳德寵冠一時名垂萬禩矣
雖然權重震世福厚危身猶有不勝卑抑之慮焉
蓋手握利器不死帶傷望日之月由蝕入晦其勢
然也如霍光擁昭立宣可謂精忠獨以處勢太迫
隱妻邪謀遂至覆宗滅祀況其馮陵以逞者乎權

迪吉錄

卷之二

主

在手時橫弄風雨崩摧山岳自謂莫可誰何天道
遠遠豈知積炭燒燭愈熱則愈易盡定有一時黑
湯湯冷淒淒光景哉饒君願指呼喝不是自家帶
來的盡是天地輪流物事借來使用大限到時依
然隻身氣衰與盡寬對臨頭向時使得性快者祇
以增來生冥世業債而已然當其熱腸時不知也
如人夢中夢景正濃忽然推醒猶自不快況於人
世榮華冗鬧寡口心口重一日非大豪傑大猛
省能知其幻者哉就使一二時炎性乍歇思量結

李林甫
京兆人
何

患在聽真

大略或獨
不重則無
德怨聲世
固善惡然
亦提不
如之再
用張大
之不敢丁
憂都足
權在握
負為難耳

局怎當得左右狎客又來稱功頌德供媚妍推
過抹過全不由自家主張到頭一着勢重難反騎
虎難下又直無可奈何也一不做二不休遂索性
做到顛蹶地位揆之初心亦甚無當矣故能以大
力運小心種種權勢都成種種福德甚善不然則
欲權避怨安靜鎮俗急流而猛棹猶留不盡餘慶
以還後日受用去也何如何如

○竇憲擅殺以破虜贖罪卒伏誅

漢和帝時竇太后臨朝憲為侍中秉權都鄉侯暢來

迪吉錄

卷之二

古

弔國憂后數召見之憲懼分權遂遣客刺殺暢后怒
憲因求擊匈奴以贖罪公卿皆上書以匈奴不犯邊
而勞師遠伐不可乃將精騎萬餘破北單于刻石勒
功歸益驕縱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父子兄弟克滿朝
廷又殺尚書樂恢帝與中侍鄭眾定議誅之兄弟皆
死惟竇瓌忠善獨全憲黨郭璜等皆收捕死獄中
○當殺劉暢樂恢時誰人敢攪其鋒誰虞殺到爾
家也
○梁冀擅權以弒立固寵竟夷族

炎熱之時
誰不作
樂恢等
天譴矣

以殺得罪
而後以殺
贖之則罪
益重

此有氣骨
的人便是
禁見

此有氣骨
的人便是
禁見

此有氣骨
的人便是
禁見

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一大將軍卿將

尹校五十七人所在怨毒妻孫壽亦封為襄陽君張

綱劾奏冀深恨之以廣陵多盜乃遷綱為廣陵太守

綱卒以招降獲功如人可質帝聰慧常目冀為跋

扈將軍冀置毒於餅試之召百官議所立皆以清河

賢空嗣位冀白太后迎冀吾侯立是為桓帝又殺李

固杜喬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

與大不平之乃詔發兵圍冀第冀及妻壽皆自殺梁

氏廢焉胡廣等以阿附免坐黜三百餘人

建吉錄 卷之二 主

以梁商之盛德使冀善守必可保家業如冀者

亦大不孝之子也歟

○司馬懿族王陵因為厲鬼殺懿

懿勳業日隆又誅曹爽篡奪之迹益彰王陵時為楊

州刺史以魏帝受制疆臣謀迎立楚王討懿懿知其

謀自將中軍攻陵陵知勢窮乃單舸出迎遂送陵至

京師過項城賈逵廟側陵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

魏之社稷惟爾有神知之陵遂飲藥死三族皆誅其

年懿病白日見遠來并陵為祟因呼陵字曰彥雲緩

我懿身亦有打處少時遂卒

司馬師殺夏侯玄訴於上帝無嗣

玄以才望正直為司馬師所忌殺之宗族設祭夜而

假寐見玄坐靈座脫頭置其旁悉飲食肉納之既而

還自安頭因言曰吾得訴於上帝矣司馬子元無嗣

也既而師死無子弟昭以次子攸為繼攸子冏嗣立

為王又被殺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宣王懿云我國家

傾覆正由曹爽夏侯玄二人訴冤得申故也太平廣

其事近渺然既班班冊中便可為戒又按懿誅

建吉錄 卷之二 主

夷時與長子師謀至將發之夕乃及昭既而規

之昭徬徨不寐師熟寢達旦然師竟絕嗣矣足

見有才膽人造業尤多

○梁廬陵王賊殺守令為厲身死

廬陵王蕭續為荊州刺史時有武寧太守張延康甚

便弓馬將還都王留之延康意貪進不肯止王遂尋

延康為郡時罪鎖係在獄發使啟申望朝廷委州行

決梁主素識延康兼疑王啟不實乃勅送都王既懷

恨又懼延康申謝復獲罪乃未宜勅使獄卒說延

此計太毒
六器懸人
陰巧尤甚

大限結人
的雖非好
和議

所頭如瓜
安得不受
瓜報

康曰如聞王欲見殺何不投身還都自理若能去當
為方便延康然之遂夜逝王遣遊軍設伏刺延康于
城下乃表叛逆格戰而死又有枝江令吳某將還揚
州被王要結亦不肯住遂使人於道擊殺之舉家數
十口並溺死焉後數年得疾王日夜常見張吳二人
守之王但曰寬我寬我少時而斃

○初猶是憐惜心後轉生嫉妬心權門中如此者
不少有心計而用以毒人何如無有

○唐竇軌嗜殺害人羣鬼索命

史吉錄

卷之二 權要門

七

軌太穆皇后從兄為洛州都督剛嚴嗜殺多刑將士
又害尚書韋雲起貞觀二年病甚忽言有人餉我瓜
來左右報無有軌曰一盤好瓜何謂無耶既而驚視
曰非瓜並是人頭從我求償命又曰扶我起見韋尚
書言畢而薨

○不是有大威勢那得好瓜許多○以頭為瓜嗜
所使也及瓜之期難乎免矣國有典刑殺人安
能無以殺為諱自謂陰功則古有云赦能壞政
何也孟子說得妙曰不嗜殺嗜之一字慘毒莫

當於自心
飲處處宜
頭處多喜
多怒處分
析根源

權要思之
頓令權奸
真盡

陽官猶自
炎赫陰司
已成面縛

甚焉不嗜一字矜憫莫甚焉暴很者勿論矣亦
有躊躇進退竟殺人以媚人者譬之此物不欲
食然竟食之猶之嗜也故不嗜的念以其所不
忍達其所忍仁也此賢聖分曉經世語也○又
如人之初持素者積久自厭腥羶愿人慎嗜也
○王鉞害楊慎矜被訴族誅

唐監察御史王掄為朔方節度使判官乘驛在途暴
卒而顏色不變猶有暖氣不敢飲凡十五日復生云
至冥司與冥吏語冥吏悅之立於房內吏出掄試開

史吉錄

卷之二 權要門

太

其案牘乃楊慎矜于帝所訟李林甫王鉞也已斷王
鉞族滅矣於是不敢開置于舊處而調王適楊慎矜
兄弟入見王稱冤王曰已族王鉞即當到矣須臾鏤
錐至兼其子弟數人皆械係面縛七竅流血王令送
訊所于是與慎矜同出乃引掄既蘇月餘有邢綽之
事王鉞死之 出紀聞

○未及李林甫何也豈林甫仙官降世報猶未艾
耶人臣當其舞權弄勢炙手可熱孰知冥冥之
中已先就其魄哉觀此能不悚然

○○○唐元載弄權天譴滅族

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弄權舞智政以貽成有徐浩者甚貪佞傾南方珍貨以賂

元載即引為吏部侍郎又請百官論事先白宰相然

亦好過意

後秦聞顏真卿指其姦即誣貶之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以一門帖餘無一言丈人不悅試謁判官聞有載書即大驚白節度使以箱受書贈賄千匹其威權如此眾盡側視難堪也時有健為崔太守以啓尹真人函為冥府所召其冥官即故相呂諲也與崔友

通吉錄

卷之二 雜要門

九

善謂曰上帝命折君壽十二年今餘二年耳奈何方

言間忽有雲氣炳然紅光自空下諲及廷椽僕吏俱

天符一下不及救矣

可憐

驚躍而起曰天符下遂稽首致敬崔於室中隙間窺

之見諲具巾笏率庭椽分立俛首頃雲中一人紫衣

金魚宣導帝命授書畢駕雲而起遂沒諲命崔君出

呂相尚未

坐啓天符視之且嘆且泣謂崔曰子識元三乎載排行三

崔曰乃布衣之舊耳諲曰血屬無類吁可悲夫某雖

與元三為友至是亦無能拯之徒積悲嘆於是命吏送崔君歸遂寤凡卒三日矣時元載方柄國政威勢

當其附炎時惟恐不心至是性命危哉

如爐廉使崔寧者與載善饋遺甚多崔守竊以天書語之寧懼連坐因命親吏持五百金賂載左右盡購得其往來悉焚之後月餘籍沒載家賜自盡妻子皆伏誅後遣使發載祖父墓斷棺并屍禍極慘焉二年而崔守亦終太平廣記

○按史記元載家胡椒八百石他物稱是則招權

納賄可知矣上帝紫衣吏乃不受賄免何哉判

官名帖猶寶藏箱中而崔廉使已購書去矣禍

福轉盼驚人

通吉錄

卷之二 雜要門

十

韓侂胄恣意內批殛死玉津園

宋光宗病不能執喪趙汝愚請太子即位韓侂胄預

謀遂浸干政數詣都堂議事左丞相留正抑之遂間

之于帝以內批出之又以內批進言官謝深甫等言

路皆屬其黨黃度將上書論之遂以御筆出度知平

江府復忌朱子進講時敷陳邪正乃使優人義冠濶

李贊戲侮先賢多用此機

袖象大儒戲於前因乘間言熹迂濶不可用亦以內

批出之為世而下猶受這等眼目弄壞許及之為吏

部尚書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敘其知遇之意哀遲

功名爲要
實效又發
人以求之
豈有成理

之狀不覺屈膝。侂冑憐之。改知樞密院事。又趙師霽以獻珠冠於十妾。得工部侍郎程松。以獻妾名松壽。得知樞密。其趨附之人。犬吠狗竇。無所不至。亦可謂烜赫矣。有勸侂冑立益世功名。以自固者。遂定議伐金。兵敗。金人欲罪首謀。益銳意興師。中外畏懼。莫敢言。皇后皇子力言其罪。乃命史彌遠。遣之。翼日侂冑入朝。以兵擁侂冑至玉津園。側殺之。以其首畀金人。籍其家。多乘輿服飾。蓋僭奢極矣。

史記錄

卷之二

主

立國大臣無誅死者。獨侂冑最奇。龍故得奇禍。嗟夫。侂冑韓魏公之後也。魏公德浮于福。猶令其孫享此榮報。使能忘身許國。則定策之勲。與乃祖並爛矣。時金祚已衰。何知此人非天生來。將令取威雪耻。戡亂成功。却無如種毒人世。稔怨難當。遂借金虜以鋤殺之也。如侂冑者。真不孝子孫者矣。

○賈似道蔽主驕淫。拉殺木綿菴。

理宗時。似道爲賈貴妃弟。恃寵不檢。日夜宴遊湖上。

此處開殺
平良已不
可言矣

苛患失之
無所不至

只此功月
功罪功等
念壞天下
有餘矣

宋元總編
關河山閣
滿乾坤起
半開只是
不欲快活
耳弄盡天
下死傷殆
遍

史記錄

卷之二

主

不返帝登高。望其燈火。曰。此必似道也。詢之果然。竟以才寵用。爲右丞相。時元人攻鄂城急。似道陰遣人稱臣納幣。及元師去。以所殺俘卒。奏諸路大捷。帝以爲有再造功。加少師。封衛國公。獎眷甚至。以私意進。用臺諫何夢然等。凡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論斥之。元遣郝經來修好。似道方以鄂功自頌。懼姦謀呈露。命幽之真州。于是元興師問罪。又忌功污。峨閣臣。怨向士璧。侮已以侵盜邊。費殺之。劉整曹世雄。皆敗元師。似道欲專功。摭其罪。世雄竟死。劉整懼。叛降于元。元益知我虛實。寇邊甚銳。以國費不足。行經界量丈法。尺寸之地。皆入官籍。東南大擾。度宗立。加太師。每朝必答拜。稱師臣。而不名。似道以去要君。每乞歸養。帝令傳旨。固留。遣中使加賜。日至十數。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初命三日入朝。後五日入朝。後十日一朝。入朝不拜。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半開堂。與美妾日肆淫樂。踞閣。蟋蟀。又廣收奇器異物。有求不得。輒得罪。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圍三年矣。奈何。似道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

却從智巧
不到處敗

是計賊法
是計賊法

只一事私
心致宗社
傾危累世
生靈荼毒

言帝曰適有大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

由是無敢言者襄陽降元中國遂不支至兵勢屢敗

似道帥師蕪湖軍大潰狼狽奔歸時陳空為相問

還軍不知似道所在意其死也即上疏乞誅似道以

正誤國之罪是誰為之遂罷政尋以攻擊者眾謫發

州州人率眾為露布逐之詔徙建寧會稽尉鄭虎臣

以父怨請為監押似道寓建寧開元寺待妾尚數十

人此鄰夫之虎臣至悉屏去奪其寶玉撤轎蓋暴行

日中令轎夫唱歌謔之窘辱備至至泉州洛陽橋遇

連吉錄

葉李自漳州放還前朝似道見于客邸賦詞贈之有

云余歸路君來路天理章章胡不悟似道愧謝焉及

至漳州木綿巷虎臣諷令自殺似道不從虎臣曰吾

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即廟上拉似道胸殺之

殞於庵廟

○○○一味造功要寵遂至執行人挑敵怒忌間臣懷

邊功其相因而至乃事勢所不能自主也如李

林甫懼邊帥入相遂用安祿山亂唐盧杞懼李

懷光間已遂遏其入朝以致變鄙夫患失之情

為是所
忍辱

甚且以此
此安樂法
門明日張
胆邪說堂

乃大危人國如此可懼哉士君子自揣能無獵

功根乎妬忌根乎危人自安根乎有一於此得

志時直未可保所當謹其微而折之也○擁美

妾蘭蠅蟀與狎客為戲士夫如此酒脫人或謂

之好性氣無崖岬即士人耽此快樂亦自謂得

便宜無邪心孰知縱其所欲皆亂天下乎試思

一人歡娛不過數十年間而天下毒痛嗟怨典

妻賣子罹罪觸網斬頭截頸都從我縱恣敗亂

而生聚不可當之苦成無幾何之樂待其興盡

連吉錄

悲來竟何如哉思至此則知與百姓同樂為君

相妙義而叩其所從致又必曰先天下而憂後

天下而樂也然非平時快樂根宴安根斬得盡

絕安能保此乎

餘有功云
豈我獨死
而諸人俱
不廷哉

此其為趙
為燕為齊
都無一定
以為已耳
臣道之散
極矣

不忠之報

宗社生靈全是忠肝義膽結成能竭力扶持捐軀
報國其於天地氣運必能維得一半占來忠臣享
福者無論卽不幸如關義勇張睢陽岳武穆俱精
靈不散赫奕萬禩爭光日月視草木同腐者何如
何如又如劉忠愍孫忠烈子孫食報不盡夫
固猶是一死也彼覆國市利依違首鼠原是惜死
而刀債臨頭竟亦不免何益哉

○○蘇秦以敝齊者事齊而見刺

楚吉錄

卷之二 不忠門

五

蘇秦始於六國為從約長則皆其臣也厥後從約一
解齊魏與秦共伐趙趙讓蘇秦則請使燕以報齊實
脫禍於燕耳至燕數年懼得罪乃說易王曰臣在燕
不能重燕而在齊則燕重乃偽得罪於燕而奔齊齊
王以為客卿蘇秦說齊王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
欲以敝齊而為燕此其無策甚矣不過從吏主心以
齒免首領耳齊王信而不疑有齊臣者與秦爭寵遂
刺秦齊王求賊不得秦謂齊王曰臣死之後請誅臣
尸以令境上則賊必出果然諸侯聞之皆曰甚矣齊

美主擒縱
之法

王之為蘇秦報仇也吁秦之狡獪齊王雖不知而生
被刺死戮尸已受報盡矣

○○丁公以為楚者為漢而被誅

丁公為項羽將逐寤漢王彭城西短兵接王急顧謂
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而還及項滅丁公
謁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
之曰使後世為人臣無效丁公也而是時季布亦為
項王將數窘辱帝以朱家言顧得赦拜郎中吁丁二
心邀福而得禍季委身亡敵而得官造物之不測如

楚吉錄

卷之二 不忠門

五

此人臣自盡其義而已

○曹無傷市忠敵人而立斬

沛公先入秦欲自王之守關距項羽其屬曹無傷以
項強沛弱懼并誅先輸竊焉項羽欲擊沛公會有項
伯之救羽意解沛公從百騎謝羽鴻門言所以守關
者備他盜也不虞乃見督過羽曰此沛公長史曹無
傷言之不然羽何以至此卒飲而還立誅曹無傷
無傷視強弱為向背乃以沛公之命為在項羽
手而不虞其命之先盡乎彼固自謂知幾如神

天不容奸
彌快

反側子

者耶

○貫高危陷私主而滅族

陷思義於大要其罪何如

差強諸人

已心上明白何苦為此非惟不忠于趙

高祖過趙趙王張敖執子塔禮甚卑上箕踞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怒曰吾王屏王也說王殺帝王齧指出血曰是何言也先人亡國賴帝得復願君無復出口高等私置人厠中欲行弑帝心動不宿而去後有告者逮捕趙王及諸反者趙午等皆自刎高罵曰誰教公為此者而今以累王乎乃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榜刺無完膚卒不變上使泄公持節往

趙吉錄

卷之二

主

問曰趙王果有謀不高曰吾三族皆以論豈愛王過於親哉顧王實不反其道所以乃赦赦廢爲侯上賢高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塞矣且有篡弑之名何面目事上哉遂死

自蒯通距大吠堯之說謬行當世盡迷君臣大義如高者趙之臣即帝臣也敢爲大逆欲滅其主又成其君以惡德其悖極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使赦爲之而高不諫已足同死况自爲哉白王一節情雖可憐義無可赦也自絕其

坑是之謂天誅

○沈約勸進梁皇夢斷其舌

且以先發爲功

權從命功

梁武帝將受禪有其志而未發沈約進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之衍遂成篡後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乃請道士奏言禪代不由已竟舌爛而死

約食齊祚而懷二心如此安能無報又如成濟爲司馬昭用張衡爲隋楊用本高富貴竟受誅

趙吉錄

卷之二

夫

夷非惟帝憲亦有天道焉

○哥舒翰領聖胡虜終歸一死

笑中有刀

祿山反攻關翰度未可戰朝議促之不得已慟哭引兵出關大敗而返虜攻關克之執翰祿山問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祿山笑以翰爲司空後盡殺唐降將翰竟死焉

守節失節只爭歲日間而萬世而下何如哉文天祥過張許廟云假使當年甘心降虜敗國求降受人唾罵安得留芳吁唾罵者果定活乎否

有此一案
忠逆之罪
錄現

兩相源味
其佳

天下孝感
乃父勳

○○張均張均受偽官天子不能庇其生

玄宗以祿山寇叛倉卒幸蜀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瓘受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房琯衆言其可相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不來上曰事未可知皇帝朕已力意奇而房琯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琯爲相而均瓘竟降賊均爲賊相後復西京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斬達奚珣等十八人陳

通吉錄

卷之二 不忠門

元

希烈等七人賜自盡上欲免張均張瓘死上皇不可上叩頭流涕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若不能活均瓘無面目見說地下上皇曰均爲汝長流嶺南均爲賊毀吾家事決不可活上泣而從命

是時有甄濟者爲祿山掌書記察其有異詐風疾歸家祿山反封刀召之引首待刃使者以實病告乃免後詣京師上令受賊官者列拜以愧其心以爲秘書郎蘇原明亦稱病不受偽官推知制誥

奸情已洩

積叛一上
論及二上
罪實在積
之上

奸臣此忠
如此然竟

○○郭誼助反謀討賊不足贖其死

唐武宗時昭義節度使劉從諫死其子積據軍諸留後委河朔兩鎮攻之得邢洛磁三州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上當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積謀主也必梟劉積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未幾誼果斬積宗族盡殺之函積首降上曰郭誼空何如處之德裕對曰劉積驍猛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及勢孤力屈又賣積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安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然郭誼至京師皆斬之

通吉錄

卷之二 不忠門

辛

使積謀得成誼不久亦必殺積自留後矣負心反覆狡詭得賊如此等人最害世道磔之可也溫公謂可免死者非矣

○○樊愛能怯戰賣陣卒伏軍誅

北漢主劉崇與周世宗戰高平勝負未決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周主見兵勢危自引兵親犯矢石督戰宿將趙匡胤謂同列曰主上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乃身先士卒

無恙

却自費頭腦也

死事之難難在一決

然則馮道得獨長樂老者不遇至主故耳李贊乃敢備之非記賊而何

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大敗愛能等聞捷稍復還周主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危素惜死再醮竟受 帝譴

大明兵克燕京下令元臣咸輸告身危素與侍制黃俾約共死難俾從人張午勸俾勿死俾竟投井死素走至報恩寺亦欲投井僧挽出之謂曰公死是死國史也素由是不死上仍命為學士雖以文學備顧

通志錄

卷之二 不忠門

至

問然心薄其為人一日上御東閣靜坐素至履聲徹簾內詔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流汗浹背上曰素實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余闕廟去蓋余闕元忠臣不屈陳友諒而死上嘉其節立廟和州祀之故責令素守此以愧其心至和踰年以憂死

是時有蔡子英者元兵敗單騎走入山物色求得之械送京師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言女不冉醮上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

人問之曰思舊君耳命送之出塞又有王保保

者帝招降之不答書兵敗自遁竟從元主一

日上問羣臣曰誰為男子者皆以常遇春對

上曰是吾臣也吾終無以臣王保保其見慕如此

吁視危素何如哉

通志錄

卷之二 不忠門

至

忘身忠直之報

有忠直而大激於氣亦非忘身之說者也

是皆定見定力于死生之際以理為主不作纖毫顧慮者究竟曲不必生直不必死有天人行乎其間是亦報也知之則見危授命砥柱屹然矣然須平日常絕貪怖根原不然臨時扭捏不上

○聞克黃不以死棄君命竟紹世封

令尹子文卒任子越作亂王遂滅若敖氏其孫箴尹

此思却從克黃厥勳

克黃使齊還及宋聞亂人曰不可入矣克黃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

忠直門

卷之二

忠

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

遂復其官世祀焉

使克黃不入未必遂無死法也入而乃祖之忠

貞益著遂克有後抑可謂忠孝矣

○晏嬰不以死易忠詞卒顯齊國

即晏死而至此或不

崔杼弑齊君劫群臣為盟壇于郭門外皆脫劍而入夾戟當胸盟曰所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此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皆死所殺十餘人次至晏子曰嗟乎崔杼為不道弑其君而又劫盟其臣嬰所不與

此時豈望更生哉況頭相乎

知有命方何為君子

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素重其入強之曰子能華誓詞齊國吾與子共之不然直刃在前曲兵在後惟子留之也晏子曰君子不以危易行嬰可以回而求福乎直刃摧之曲兵鉤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勸乃免嬰曰子大夫為大不仁而為小仁其有濟乎趨出僕夫將馳嬰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山命懸于厨吾命有所制矣後相景公顯名天下為齊世家只選他一箇死晏子便了

○高允直任夷族之罪以誠得赦

忠直門

卷之二

忠

詳明

又今且崔浩等殺詞

崔浩高允脩史以暴揚過惡當誅太子嘗受經於允入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制由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召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為先帝及今記臣與浩共為之然浩職總裁臣著述尤多魏主怒曰允罪重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聞皆云浩所為魏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妄欺殿下哀臣欲勾其生耳魏主顧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

太子救免

大臣諫臣

至人

張矯矯者

庶開廣平

有立志

也宜除罪以旌之竟族浩而赦允太子召讓之曰吾欲脫卿死而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使人心悸允曰臣與浩實同事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恩違心苟免非臣願也太子動容稱嘆未幾擢中書令好切諫事有不便屏人極論此不用直魏主謂群臣曰君有得失不能面諫而上表沽直以彰君失豈忠臣所為乎如高允者真忠臣也帝重之呼令公而不名○

游雅嘗曰余與高子游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言訥訥不出口昔崔司徒云高生豐才博學所乏者矯矯

連吉錄

卷之二

忠直門

美

風節耳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詔指臨責聲嘶股栗竟不為高子辭義清辨人主為之動容非其矯矯者乎常侍宗愛用事王公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非其風節者乎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于心崔又漏之于外此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

○○○宋璟直折權奸之焰始終見重

武后朝二張驕寵合朝奴事之獨宋璟剛直不為之禮太后嘗命朝貴晏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宋璟上易之心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

萬得漏快

今后不得

宋璟亦死

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果謂璟曰中丞李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且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諸

張積怒常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命果不在又嘗秦昌宗召相士相已有天子相包藏禍心當斬后曰已經自首璟復奏謀反大逆不應首免竟四五上后不許李邕進曰璟志安社稷非為身謀請可其奏后乃遣昌宗詣臺璟庭立按之未畢已特勅赦璟嘆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后使昌宗詣璟謝璟拒

連吉錄

卷之二

忠直門

美

不見其剛憤如此然狄梁公魏元忠以身就世猶自下獄百折而璟無纖毫之譴豈非天哉至三思殺五王璟亦超然世網三思嘗以事屬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居第何得尚預朝政不見產祿之事乎有布衣常月將者告三思官掖事帝命立誅宋璟請付吏帝怒斥側出曰敕即誅何請璟曰不訊恐竊議者愈多帝益怒促如詔璟曰請先誅臣不然臣終不奉詔蓋璟於人主權倖無絲毫屈而卒不能害也玄宗時以璟為西京留守遣內侍楊

解的便不
著作家立
身者司思
之
人人如此
則評邪無
類矣

只說此一
字於中故
探得漸提

拆得漸提

思昂迎之環風度凝遠在途不與思昂交言上聞之
乃益重環時王毛仲有寵百官爭附之毛仲嫁女上
問何須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知卿不能
致者一人必宋璟也明日詔宰相詰之日中璟乃至
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厄速翻腹痛而歸其剛直
之性老而彌篤稱賢相以功名終封廣平謚文貞
邦無道不危行言孫璟豈自必不死哉其不死
天耳輒近遇一權倖則搗蒜燒葱而竟不脫虎
口視此何如

連吉錄

卷之二 忠直門

宋

○韓愈一櫻龍鱗再振虎口身名顯韶

成德軍王庭湊叛圍牛元異于深州官軍救之不能
進朝廷不得已以為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詔至境
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
庭湊以兵威恐之愈神氣凝然責以忠義庭湊指武
士謂曰所以紛紛如此者盡此曹所為非庭湊意愈
厲聲曰天子以尚書為才使領節鉞乃不能與健兒
語耶於是軍士前按劍曰先尚書有功於國今乃至
詈為賊何負若是愈曰汝能念及先尚書甚善且自

東坡機座
碑云忠犯
人主之怒
而身幸三
張之節

安史以來子孫有存者乎田令公等以地歸朝廷孩
提皆為美官汝輩亦聞之乎庭湊恐眾心動麾之使
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為愈曰神策將如元翼者不
少但朝廷惜大體不宜棄之耳何為圍之不置庭湊
曰即當出之因宴禮而歸未幾元翼突圍出庭湊不
敢追○方憲宗時諫迎佛骨太切直帝怒將加極刑
裴度救而免後為吏部尚書宋時封昌黎伯從祀聖
廟子侍郎孫魁天下

○洪皓久抗強虜繼犯逆炎子爵雙高

連吉錄

卷之二 忠直門

宋

宋高宗時以洪皓使金金人拘之迫使仕劉豫皓抗
聲曰萬里啣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
忍事之耶願就鼎鑊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
真忠臣也為皓跪請得流冷山聞上皇崩北向泣血
操文以祭詞甚激烈聞者揮涕焉屢因謀密奏敵情
言和議非計乞與師進擊留金十五年而還帝曰卿
忠貫日月雖蘇武不能過皓語秦檜曰張和公金人
所憚乃不得用而景靈宮廟極華何無中原意檜怒
復以論事出知饒州連貶寬卒贈尚書子五人俱大

貴季子邁亦使金不屈與廷俱爲名宰相

趙吉錄

卷之二

忠立門

素

阿附權貴之報

阿權所以求福也然意嚮一移能福我亦能禍我
況其與冰山同盡則權貴且不自保矣我何如哉
故均一死也死於附權則貽臭萬代死於守正則
流芳百世屈膝執政洗馬御史當其得志已奄奄
泉下人矣不識灰生有命富貴在天則蟻羶蛾火
未有不濡首者也請觀前覆足爲後規

賈捐之楊典共薦石顯下獄抵罪

元帝時宦石顯秉權用事賈捐之數短顯不得官特

趙吉錄

卷之二

罕

與楊典相善交相獎借捐之曰今我爲尚書君蘭爲
京兆天下真大治矣又復短顯典曰顯信用今且與
合意即得入矣因共爲薦顯奏稱譽其美又共爲薦
典奏以爲可試京兆尹顯聞白之上乃下與捐之獄
捐之竟坐罔上不道棄市典髡鉗爲城旦

舉時以其
帝傳毀時
以其帝疑

使捐之終
持正不阿
禍未必若
是建也

入
孫熱的人
便是毀譽

既短而復薦之欺弄其君甚矣能無及乎○楊
典常譽周堪堪帝傳也爲小人所構上問典欲
得其助而典傾巧謂上疑堪因順指短之堪以
得貶若典者可謂佞人也已而求巧得拙何益

乎

○劉歆楊雄共附王莽投閣身死

歆大不孝

劉向漢宗室恐王氏代漢常反覆奏疏為帝言之莽終不能加害至其子歆反附莽頌功德莽薦為侍中

典領五經封為嘉新公莽篡位歆以謀劫降漢事泄

如二子皆

自殺有楊雄者亦以文章經術名世莽篡位以耆舊

轉官作劇泰美新文以媚莽弟子劉棻坐事連及雄

使者收之雄懼自投天祿閣下幾死莽赦之綱目書

莽大夫楊雄深病其以儒術飾媚也使二子脫屣

助為漢純臣不亦身名俱泰哉義利兩字俱弄不成

祇為千古笑柄

○班固為竇憲賓客捕死獄中

是時未安

任他名

和帝時竇氏外戚專權附者盈朝因刺殺列侯詔擊

何奴贖罪遂滅之班固刻石勒功極其褒美未幾憲

伏誅固亦死獄中著漢書未就令固妹班昭踵而成

之

固兄班超買勇西域殺創征戰而侯封富貴班

固濡毫翰苑炙手勢煥而性命不保安危豈人

士人先當

所能必求其正足矣

○張華裴頠為賈后輔翼委身兵亂

如秋操公

事武后頗

類此然事

事放正宜

不以寵利

為心

有讓者先

見如此二

乃為賢達

所

二宗所

附的楚

對寵幸

史

倚有八

立相王捕

常黨宗楚

客等皆斬

之

色目陳忠

惠帝后凶悍多權畧干預政事委任張華華與裴頠

同心輔政盡忠帝室然淫亂誅殺不能禁也頠拜尚

書僕射上表固辭或謂曰君可以言常盡言于中宮

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

免矣頠不能從又薦肅忠於張華辟之不就或問之

忠曰張裴棄典禮而附賊后吾恐其餘波及我况可

泰就之乎已而趙王倫勒兵殺后收張華裴頠等

皆殺之并石崇潘岳陸機陸雲附后侄賈謐為二十

四友者並遇害

宗楚客初事二張次黨三思為相王所殺

易之昌宗得寵武后宗楚客宗晉卿等皆候其門爭

執鞭轡及二張見誅而武三思通于肅后楚客等復

附三思為之羽翼官至中書令監察御史崔琬彈之

故事大臣被彈俯僂趨出謝罪至是楚客更忿怒作

色目陳忠鯁受誣上和解之及臨淄王起兵誅肅氏

立相王捕常黨宗楚客等皆斬之

之

色目陳忠

鯁受誣上

和解之及

臨淄王起

兵誅肅氏

妹

瑤遠等惜
死竟以此

二心不可
事一君

李訓亦以
誅為不足

提一示夫人曰此是那賊因憤怒叱叱夫人問為誰
曰王璠也我得請於上帝矣復詰其餘曰即自知遂
拂然而醒通身流汗因與家人記之此一段出太平廣記至十
月李訓鄭注謀誅宦官奏令詣金吾觀甘露因遣璠
等領兵往誅之璠股栗不敢前竟敗事腰斬于市同
戮者數人皆同坎埋城外乃知宋公之神靈為不誣
矣

○王涯希上意引奸邪而家赤其族

李德裕及王涯作相文宗意向李訓欲用之德裕極

連吉錄

卷之二

聖

言不可帝顧問王涯何如涯始聞帝向李訓草疏爭
極憤切未上既見帝意堅又與德裕忤惡其權盛遂
漫應曰可此心最德裕驚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大
不懌德裕坐罷而李訓為學士以至當國密與上謀
誅宦官涯不知也至甘露事敗詞連及宰相王涯年
七十餘不勝楚自誣與訓等共謀大逆並族害吁此
雖无妄之災然亦可為希旨面欺阿比匪人者之戒
矣使李訓不進而德裕謀國則功就名立涯且蒙其
福矣能至是哉

彼必自以
為得計

世間以
人而致怒
以致人而
致憤者豈
少哉即日
用問可自
知之

善端者必
善為人

○陶穀手奉禪詔而被黜

宋太祖受周禪朝班已定而未有禪詔學士陶穀出
之袖中遂用之然心薄其為人終身不遷官陶穀一
子登第帝曰聞穀不能教子何能登第遂覆試之蓋
穀本以逢旨求進而反見薄見猜如此○又武弁有
王彥昇者迎敵殺周忠臣韓通帝怒欲加罪眾為解
之然終身不得節鉞此皆為新朝佐命盡力邀寵者
也而皆以見棄故知義利之辨榮辱之分也薛文清
云天下事巧拙相半未許有智力者爭此

連吉錄

卷之二

聖

○張綵身附權貴而見侮

正德中綵嘗為文選焦芳為侍郎與相得及芳當開
薦于劉瑾曰張綵公之鄉里有才可用楊一清亦薦
之遂陞巡撫轉吏部尚書然綵惟知尊敬劉瑾他貴
視之蔑如也又故事吏部推用大臣必密謀于內閣
綵以事出劉瑾每忽之李東陽以為違廢內閣權共
憾之及瑾被繫亦捕綵下獄死獄中仍暴其尸流家
屬嶺南而大學士劉宇曹元弁以附瑾免焦芳及子
焦黃中並除名為民吁是可為附權者之戒

光緒

子 150—392

汲黯等教
李忠言張
湯罪惡不
敢言因湯
敗亦誅
彼周來必
自請得不
死矣
有功者與
家人分法
來耶何不
惜死也

東晉錄

卷之二 故民門

聖

罷中國以事之乎。救民上默然。又賈人與匈奴市。坐當死五百人。黯曰。陛下縱不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爲之殺無知者五百人。不亦甚乎。救民上怒默然。又常面觸公孫弘。張湯。嚴酷得寵。殊甚。黯或嫚罵。曰。人言刀筆吏不可爲三公。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然弘與湯共害之。不能得武帝推社稷臣。必曰汲黯。不冠不敢見位。列九卿。無纖芥之患云。

按武帝時。文法株連。酷吏四出。公卿莫必其命。

至令公孫賀拜相。涕泣後竟族滅。勢可知矣。獨汲黯斥主上。毀同列。終身顯榮。不被譴責。故知禍福非人爲也。護國庇民。寔心誠信。于人足矣。趙周青翟等。不聞犯顏匡救。然固殊死也。

徐有功坐罪。伸冤竟全其身。子孫榮貴。

唐武后僭位。畏宗室大臣。謀已屢興。大獄周興來俊臣等。希旨苛刻。誣引天下豪傑。一切以反論。后輒賞以美官。于是告變者多。臣民震恐。每入朝。必與家人分訣。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之。有功爭益。

已無時不
是死的

自來不怕
死乃怕人
之竟死乎
非定見耶

極然

臨時一節
更難多少
凌厲風骨
到此忽鼓
不來

東晉錄

卷之二 故民門

聖

牢前後所活數十百家。酷吏所誣構者。皆爲平反。嘗爭李行瓌不應族罪。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雅重有功。是。何。僅免其官。尋復起爲侍御史。辭曰。臣不能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聞者相賀。又爭豫王妃母龐氏不應斬罪。薛季昶奏有功。阿黨當絞。令史以白。有功嘆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耶。拚屏熟寢。太后召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后默然。龐氏減死。有功坐除名。凡以伸冤。故三坐大辟。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太后益重之。擢殿中侍御史。當時語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既而周興來俊臣索元禮侯思止。諸酷吏希旨取寵者。相繼誅滅。有功聲譽日隆。榮顯善終。卒贈都督。而杜景儉官居宰相。禍福不測。如此。開元初。實希城等請以已官讓有功。子倫以報德。詔擢倫恭陵令。孫商登進士。至太保。封公。阿意者誅死。而犯顏者乃全身。於殺人如麻之世。誰謂死生爲人力哉。然見不定。則典錢在前。鮮不殺人。祈免者也。○按有功初爲蒲州司法。

寬仁爲治、吏民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任滿、事治不杖一人、刑措之風、其近如此、今人謂未俗澆漓、不嚴酷不治者、恐亦力量未及、不可厚誣民心也。

○狄仁傑杜景儉李日知俱於危邦救世並登台輔

武后時
薛舉正張
而仁傑已
先陷失

仁傑爲豫州刺史時越王貞起兵誅武氏不克坐貞黨當死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仁傑密奏彼皆誑誤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父老迎勞之

趙吉錄 卷之二 狄民門 聖

魏是德
政碑

曰我狄使君活汝耶于民心相携哭于德碑下三日而後行張光嗣將士特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

仁者勇

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爲功恨不得尚方劍加公之頸雖死如歸耳

左迂忍以
得和今阿
先輔意未
必有此也

非好生心故光輔歸奏之左遷仁傑復州刺史僅二年爲相卒與唐祚亦嘗爲來俊臣誣告謀反竟得辨

明而俊臣未幾伏誅仁傑顧寵傾一時勲高千古也非仁心致然哉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四日知強爭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

仁

有仁術
日知爲刑
部尚書同
三品即相
也

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兩以狀上日知果直又一令史有罪欲捕之已而曰我捕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檢日知嗔受日知杖人必共棄汝矣竟釋不杖吏感悅無犯者特法吏爭嚴酷而日知獨寬恕然卒用全廉宗時拜侍中杜景儉亦寬恕爲宰相已現上

此皆與有功同時者周來侯索何如而徐狄杜李又何如哉仁暴榮死相去如此況主非武妖時值清泰者乎

趙吉錄 卷之三 狄民門 聖

已是舊事
史易夫

○富弼於危謗貶謫之地盡心流民祿壽雙高弼爲樞密副使爲小人所譖罷去夏竦復誣弼遣石介結契丹起兵期爲內應仁宗怒甚以有救者落職

知青州時河朔大水饑民流入境猝難獲食相繼待斃富弼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萬斛以官廩貯之勸分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擇待闕官吏廉能者給其祿使循行鄉里問老弱疾苦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率五日輒以酒食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河泊之利田園

此方是為
普志為世
有南身不
顧者都是
見得教人
事大耳

今世捕拿
往往周此
法可恨

有可取為生者聽流民取之主不得禁必有豪家之誘流民

死者大塚叢葬之從者如歸市或謂粥非所以處危

疑禍且不測粥曰吾豈以一身易六七十萬人之命

乎行之愈力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

所全活甚多帝聞之遣使勞弼即拜禮部侍郎尋與

文彥博同相制下朝士相慶封鄭公進封韓公壽八

十謚文忠配享

處危疑而盡職反以得君禍福何常之有

○劉肅捨命辨冤身陟相位子孫繼賢

連吉錄 卷之二 宋民門 三

肅為尚書令使時有盜內藏官珠者不獲乃繫貸珠

牙儉及藏吏証服者十一人下獄論死肅奏言盜無

賊殺之甚屈上不許抗論益力金主怒將罪之有近

侍見肅道意肅曰辨折冤獄吾分內事惜一已而戕

十一命可乎明日詣省再拜郎中張天綱為之辨奏

金主悟因得不死中統間遷三部尚書兼中書省卒

贈邢公子憲為侍郎是為總管孫廣翰林承旨傳芳錄

一令史便敢上抗天子氣骨堅定乃爾儘大象

傑居官常存此意則有仁心而不得遂者鮮矣

希旨殺人之報

○北齊尚書盧斐希旨成獄卒以鴆死

齊陽翟太守張善苛酷貪饕餮聲流布蘭臺遣御史

魏輝僞就郡治之贖賄狼籍罪當論死善于獄中使

人通訴反誣魏輝僞為納民財枉見雄纖文宣帝大

怒以為法司阿曲必須窮正令尚書左丞盧斐復驗

之斐遂希旨成輝僞罪狀奏報于州斬決輝僞遺語

州令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見今日之事可復如之

當辦紙百番筆二管墨一錠以隨吾屍若有靈祇必

連吉錄 卷之二 希旨 五

望報盧令史哀悼為之殯飲并備紙筆未幾張善得

病惟云叩頭未旬日而死纔兩月盧斐坐訊魏史為

魏收奏文宣帝鳩殺之出還寬記

夫希旨者殺人媚人者也意不過謂雷霆之下

恐有不測懼以身為之繼耳然徐有功狄梁公

俱以辨冤獲罪瀕危不死矣而希旨羅織者往

往災及其身死生有命安可中立祈免即不幸

死于救人與死于殺人之報孰得孰失當知所

自處矣

人主喜怒
每不可令
人見一見
之後是非
判置如是

須知命又
須捨命

○北齊崔法瑗蔡暉希旨成獄皆相繼沒

真子融北齊世爲井陘開收租使賦貨甚爲人所糾齊主欲以行法意在窮治乃付并州城局參軍崔法瑗與中書舍人蔡暉共拷其獄然子融罪皆在赦前法瑗等觀望上意抑爲赦後子融臨刑之際怨訴百端既不得理乃曰若此等平直是無天道後十五日法瑗無病死經一年許蔡暉患病骨肉爛墜都盡苦楚日加方死

按子融之罪足死矣然在赦前平奏而候上旨

進吉錄

卷之二 希旨門

聖

則其善也崔蔡竟以希旨抑之宿憾未平所以

爲厲

○梁校尉孟少卿結富民獄預事者皆違厲

梁武帝欲爲文皇帝陵上起寺未有佳材宣意有司使加採訪先有曲阿人姓弘家甚富厚乃共親族多齋財貨於湘州治生經年營得一棧可長千步材木壯麗世所希有還至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希朝廷旨乃加繩墨弘氏所賣衣裳繒綵猶有殘餘詎以涉道劫掠所得并造作過制非商賈所宜結正處死沒

邀功心甚
害事

白地誅死
故報怨若
此之烈

財克寺用奏遂施行弘氏臨刑之日赦其妻子可以黃紙筆墨置棺中死而有知必當陳訴又書少卿姓名數十吞之經月少卿端坐便見弘來初猶避掉後乃款服但言乞恩歐血而死凡諸獄官及主書舍人預此獄事署奏者以次殂歿未及一歲殆盡營構始訖亦被燬焉出太平廣記

孟少卿之希旨視他人又甚焉上所欲得者美材而少卿遂至殺人以克之此所謂上求樞下

致船也人臣於主上一意旨而附和以致濫死

進吉錄

卷之二 希旨門

聖

者多矣寵祿未膺災病隨至則何如以事天者事君自求多福乎

○唐三司使崔器奏陷賊獄甫遷官而禍及

肅宗收復兩都崔器爲三司使性刻樂禍陰忍寡恩希旨深文奏陷賊官據合處死李峴裁之曰夫事有首從情有重輕若一槩處死恐非舍弘之義昔明王用刑殲厥渠魁脇從罔理况河北殘寇今尚未平苟容漏網適開自新之路若盡行誅是堅叛逆之心守文之吏不識大體爭之累日方從而崔器所奏終協

已卒不與
禍遂如此
深文

惡乎

上意呂諲驟薦爲吏部侍郎御史大夫器尋病脚腫
月餘漸亟瞑目即見達奚珣但口稱叩頭大尹不自
由左右問之良久答曰達奚尹訴冤我求之如此經
三月不止而死

出譚賓錄

○後魏洛陽令寇祖仁殺城陽王徽卒以刑死

魏莊帝永安中北海王顥入洛莊帝北巡城陽王徽

亦誤傳亦連篇

捨宅爲宣中寺爾朱兆擒莊帝徽投前洛陽令寇祖

仁祖仁聞爾朱兆購徽乃斬徽首送兆兆夢徽曰我
有金二百斤馬一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於是懸

魏書

卷之二

忘身論

聖

死見大用

魏書

卷之二

忘身論

聖

魏書

卷之二

忘身論

聖

魏書

卷之二

忘身論

聖

魏書

卷之二

忘身論

聖

魏書

卷之二

忘身論

聖

魏書

卷之二

忘身論

聖

忘身總論

夫忘身何關於爲善也不知居官經世大是非大利
害處往往開着性命暇時雖能經綸守正到這裏噤
噤不堅依違首領則殺人以媚人者有之不則摸稜
首鼠敗壞國家事而世界受其蕩軼者有之古來幹
世豪傑成大功名大人品俱從百鍊真金萬死一生
中來此中得箇氣力而後國家始受其用如郭令公
之單騎見虜李臨淮之置刀韉中韓斬王之十指存
四劉順昌之積薪待盡彼出入萬軍中矢石交下神
氣不動默然制勝豈易易哉其此身已早寘爲國家
有矣然猶曰戰將也如徐有功狄梁公李藩俱陷大
辟裴晉公韓魏公張魏公委身劍俠然卒以不死勳
滿天地名懸日月彼固于此捨得盡而後大用隨之
耳微獨吾人自處須時時喪元清經挺身鋒刃即造
物神鬼亦輒以此勸人勸得過時神靈共其護呵山
河屬其撐持勸不過時雖尋常富貴尺獲自好亦只
是傍門作活未有能爲當世第一等人第一等事者
也古來豪傑生平閱歷自可樂觀如王衍殷浩崔司

古今只畏
死的弄壞
多少世界

文人治身
當如武人

知謝安靜
制權溫李
石生鎮遠
官馬城垣
胸受箭炮
其大會前
宮寇舉唱
南軒雅王

魯抗即自
如楊士奇
兩下獄
王新建林
諸龍陽楊
清建保十
年夏原吉
建係幾死
李賢下獄
數變

入國有一
死或重於
太山或輕
於鴻毛

徒等其始也亦嘗壁立萬仞街聲四海然見草而悅
見狼而戰羊之質故在也一遇事變則弁股嘶聲咋
舌喪胆彼又安能爭乾坤之命而定民物之性哉蓋
其植根原是假的假與假相酬濁亂世界磨磨得些
小清氣享得些小清福已自便宜奈何享名太重自
任太過到得淺脚露手起來一籌不展為天下笑乎
以此言之假物事斷斷是弄不成整臨甚隱自不容
一箇偽貨欺天罔人僥倖成功耳故此處急宜打得
清淨擦身粉碎普度救濟付與天地萬物即不幸而
死岳武穆文丞相之死視韓侂冑賈似道何如哉人
孰無死有橫死者自是寬對不可避然正直忠孝其
死為神朝廷顯贈崇祀赫奕子孫食蔭未見權奸之
死有如此世福也毋論權奸即如哥舒翰蕭至忠王
涯賈餗輩奄奄趨附焉保首領而當其大限到時王
石無遺早知亦是這等橫死何不烈烈轟轟頂天立
地去乎又如漢武帝唐武后時乾坤何等其無事夷
滅者不可勝數而當時持平之吏無一死也阿意酷
虐者則未有不死即不敢以是盡舉禍福然命之為

史吉錄

卷之二

忘身論

李

命不益可自信乎哉其又惴惴然為肉為羹惜其
吹狐叢之性命而種毒當世也乎于是學得方是真
學于是舍得方成喜舍進之則一條不掛無名無功
道德作用應念而滿亦即此無我相之能事耳道術
云殺生者能長生余于濟世亦云

史吉錄

卷之二

忘身論

李

轉奏諸君
左為哭祭

他生為善
恐無此大

祝會

故內監便
當擇人了

內官忠善之報

天有宦侍之星、親近御座、不可廢也。其德用陰、太以功能爵祿、顯非盛事矣。然與人主最冒效忠、尤易周公所以輔導太子者、前後左右罔非正人、則內侍其喫緊也。若能因事納規、匡救扶持、必有外廷所不能得、而內臣獨得之者。是一功可勝外臣百功。其於福國庇民、必萬萬矣。蓋渠今生為內侍、亦是前業帶來、然得為天子近臣、乃是大根器。因此修持功德不小、且人所以貪權嗜利者、為子孫計耳。內官省此一累、則汨沒盡謀、可以不設積德遺福。冥冥中却自家受用、何等快活。又不犯外廷口舌、不懼行險犯法。生依日月、死上天堂。喫不盡處、又與來生咀嚙也。大畧輔養聖德、功居第一。保佑正人次之、贊成善事及喫力救失、又次之。即今教養內監、最是重任。亦當以此義告之者也。能成就一箇好司禮監、其利澤不少矣。

○張賀保字皇孫食德一門

漢武帝時、賀為掖庭令、宣帝為皇曾孫、方小孩遭累

安世純忠
與臣體

能不附權
歟已為難

趙吉錄

卷之二

內官門

奎

下獄賀保護殊至、稍長導之以善、數為弟安世言、皇曾孫材美及徵怪、安世止之以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也、賀死宣帝即位、每念之、詔封其嗣子彭祖為侯。稱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宜帝之賢未必思惠卓異厥功、茂焉為置墓戶祀春秋。安世亦為相封侯。

方曾孫之笑、笑在疚、敢希望受報哉。慈仁根心、不容已焉耳。觀帝詔所稱、則賀之培養君德、殆不可及。

○鄭衆有功不伐、受寵特異

漢和帝時、大將軍竇憲專權、作逆、朝臣多附之。帝不知所倚仗、察常侍鄭衆、謹敏有心機、遂與定議誅憲。既成功、策勲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益賢之、以為大長秋、甚貴寵之。

按鄭衆能華大奸、又持小心、可謂賢矣。卒享未有之寵、說者謂漢季宦官之禍、始於此。然所失者、袁安任隗、丁鴻皆朝廷賢臣、帝不與之謀耳。若眾則上意所屬、效力宣忠、亦宜然也。至中官

有李商必知此義矣

精神摩動
貞服

社稷臣

寵盛後日因以亂漢則沿襲者之過矣○使衆能辭權却封自請於帝曰此不可爲後世法恐啟城社之奸吁是當於聖人求之矣

○楊復光忠義恢復勲名燭世

唐僖宗時黃巢陷長安忠義軍周岌度勢不能支降之復光時爲監軍與夜宴共言本朝復光泣下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爲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有此忠義便爲良臣岌因流涕瀝酒爲誓分軍八千人克復鄧州又以李克用忠勇召赴國難遂成

連吉錄 卷之二 內官門 奎

厥功復光慷慨善撫士卒及卒軍士慟哭累日綱目書云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於河中書爵書地取其忠王室也內侍盡忠遂與各臣並列不朽視彼狡猾覆國者何如哉

唐亡於宦官而復光忠善出類即名標青史身享奇勲由此言之爲忠甚易爲惡甚難但將兵非宦者事終不可遽爲常耳

○張承業精忠報國權寵絕代

承業唐宦者爲晉王監軍唐亡與晉王共畱恢復晉

王疾篤以孤存勗托之叔克寧欲劫存勗降梁賴承業鎮之而定又連歲出征軍府一以委之承業勸課農桑清軍民饋餉不乏非爲晉也王或須錢賜伶人

承業斬之王乃置酒庫中令子繼岌爲承業舞指錢欲賜之承業曰此錢所以養戰士也不敢爲私禮霍

骨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非爲子孫計借此庫錢所以佐王成伯業也伯字妙不爲肥家王怒索劍

曹太夫人聞之召王王惶恐謝承業請爲釋過承業不肯德氣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

連吉錄 卷之二 內官門 奎

進已咎之矣未幾授承業燕國公固辭不受稱唐官終身不慕榮赫又治私家嚴甚有姪爲盜殺販牛者承業即斬之晉王以其侄璿爲麟州刺史承業謂曰

汝本爲賊慣爲不法今若不悛必無日矣由是璿所至不敢貪暴不私所親尤已而晉王爲藩鎮勸進令

造法物國寶承業亟諫曰吾王世世忠王室今河北甫定朱溫未滅而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

下誰不解體王何不先滅溫賊復列聖之深仇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合爲一家當是之時

使諸如承業並有稱政稅兵驍費之患哉

有此忠貞宜有此奇推

特進河
東將軍使
張永業等
不為之明
也書勳
官有餘

誰敢居王上者老奴欲為王立萬世之基耳承業知
王不聽慟哭歸臥疾不復起遂卒曹太夫人詣其第
為之行服晉王亦不食者累日

一監軍耳令晉王初業之主事之如父兄可謂
奇貴矣而始終為唐祝開國元勳有所不屑不
亦令沈約馮道輩愧死耶

○雲奇捐軀救駕忠勲特祀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謀逆詐稱井湧醴泉邀上往
觀內使雲奇知其謀衝蹕勒馬言狀氣勃語不得出

通吉錄 卷之二 內官門 奎

上怒其不敬左右搥捶亂下奇垂髯猶奮指賊臣
第弗為痛縮上悟登城俯察則見彼第內表甲伏
屏帷間數匝亟發兵擒縛之胡黨伏誅上召雲奇
死矣深悼之追封少監賜葬鍾山春秋二祭仍給酒
掃戶六人

大臣坐胡黨死者不計其數雲奇殺身成仁何
恨哉

○金英決策守都身名俱泰

正統十四年上北狩虜以送駕為名寇紫荊關

內官知保
身為忠乃
念宗社大
計危身重
存耶

京師洵洵人無固志太監金英傳旨問計徐理以
占象倡言京師不可守英怫然令人扶出明日于謙
抗言京師根本宗廟陵寢咸在一步不得離英是之
宣言於眾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耳忠臣有以遷都
為言者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固守之議始決
此處机不容髮無內臣以聖帝意奪已而于謙石亨
等力戰遂大破敵京師危而復安一次英嘗奉使道

祝王振汪
面之要人
趙奉何如

南京公卿俱餞江上薛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於
眾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兩次景帝時意欲易儲語

通吉錄 卷之二 內官門 奎

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謂懷英也英叩頭云
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謂憲廟也景帝默
然此一節是于微言遏帝意如此以守都功竟榮
寵終身

後來中官王誠與王文等共議別立太子阿

景帝意天順初竟被誅死以英之當權用事使

非忠性信於英廟及憲皇能無及乎故知

盡忠有福

○○○單吉輔成 聖德名垂萬禩

孝心大人

實實聖學

此可為內侍心藥

人君知此義則無德宗大益積矣

成化賢臣比正德初何如而否榮顯轉

孝宗為皇太子有內官典聖局郎單吉溫雅誠篤

識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

之功居多四書皆口授勸則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

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有用實學以至

宦者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尤是聖人曰吾老矣安望

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內侍人人作此想則輔導必力天下太平

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

主所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耳竟辭

之東宮嘗隨老伴念高里經見吉至而以孝經自

進吉錄卷之二 內官門 李

携其畏憚如此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

畢則請云先生喫茶內侍張端非之蓋尊君吉曰尊

師重傳禮當如此後孝宗為仁聖之主弘治之治

于今仰之皆以歸功單吉曰賢內監云

賴一賢監便成聖治蓋當其儲養時格心最

易也孝宗以劉健諸臣受遺輔政非不得人

無如馬永成劉瑾輩已據其心腹矣人主知此

則慎選左右最急

○懷恩左右直臣寵荷兩朝

萬世法

身自謹謹指照類直

誰肯如此

許大朝廷却動聖人之嘆可恨

成化時林俊劾僧繼曉下獄事且不測太監懷恩叩

頭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祖宗大開

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天下心奈何臣不

敢奉詔上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誅我不然彼安知

我宮中事舉御視擲之恩免冠號哭不起曰臣不能

復事陛下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謂鎮撫

司曰汝等謂梁芳合謀傾俊死汝不能獨生乃歸

臥稱疾不起上遣醫調治使者旁午於道俊獄竟

解又以星變黜傳奉官御馬監王敏欲庇其屬袖疏

來謁思恩怒曰星之示變專為我輩內臣壞朝廷法

外官何能為今甫欲正法汝又壞之天雷將擊汝首

矣一箇良內監亦敏辭辭尋必章瑾以寶石進鎮撫

司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美

選也奈何以瑾得之不肯傳上曰汝違我恩曰非

敢違命恐違法也乃命單昌傳之思諷兵部尚書余

子俊執奏已據此欲從中再諫子俊謝不敢思嘆曰

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尚書王恕屢上疏切直思

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後恩以直道謫居鳳陽

進吉錄卷之二 內官門 李

李

良怕以此
造惡則罪
深矣

弘治初復召還居司禮預政乃力請上黜萬安而用王恕從之遂弼成孝宗之治恩以榮寵終其身

如單吉懷恩兩內監何處討來濟利天下功德無疆是當與大臣名臣共垂不朽其厭世而去也必為大羅天上人矣外臣匡救甚難又有譴怒刑戮之患又不得朝夕敷陳故事倍而功半內臣熟天子情性得候時便又素親密雖怒不獲重譴可以宛轉深言故事半而功倍若得好司禮監重重相繼與良宰執同輔明時而儲

建吉錄

卷之二

突

君左右又是好人輔導之何憂不萬世太平哉

內官橫溢之報

○樊豐廢立誅死

漢安帝時宦者樊豐江京等及帝乳母王聖出入宮掖傳通姦賂楊震諫之不聽樊豐令耿寶奏震怨望收太尉印遣歸又譖廢太子為濟陰王帝崩迎北鄉侯嗣位甫七月薨常侍孫程等復濟陰王而樊豐等及謀廢立者皆誅死改葬楊震祠以太牢

○王甫鬻爵磔尸

靈帝時王甫得權為黃門令父子兄弟布滿朝廷所

東吉錄

卷之二

丰

在貪酷段熲輸貨宦寺遂得太尉尚書令楊球嘗拊譚發憤曰若楊球作司隸此曹安得容乎已而果遷司隸遂奏甫頗罪惡悉收送獄俱自殺磔甫尸于市

按王甫之橫橫矣陳蕃實武討之而不克至於子然身軀多財何用徒共親戚淫奢之具而我以身償債乎靜思末路當自消冷

○張讓十常侍亂漢黨無噍類

讓與王甫等號十常侍握權已久大將軍何進誅

數百年之上有魏
仲仲客已
已矣
北鄉之夢
便是天不
容好
能代得死
宿
段太尉不
特捨財兼
捨命
力監親戚
必有舉以
橫為者彼
自為身謀
甫已磔而
讓後繼

之遂矯詔殺進袁紹聞之乃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死張讓困迫將帝出穀門讓等投河而死

必盡殺內侍何進之過誅也然宦者積惡已久至是亦神瞰之會矣中間豈無冤死勢極而發其發必重也內官鑑此何如循良忠善優游富貴乎

○李輔國為尚書柄唐身受天殺

唐肅宗時李輔國專權久劫遷上皇天子不能難至親者父子輒上欲誅之未發也加兵部尚書攬亂國政

建吉錄

卷之二 內官門

主

以代宗之仁厚使不至此則固安然內持也

帝疾大漸輔國遷張后於別殿并弑之立太子因自以為功益橫甚謂上曰大家俱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陽尊禮之十月壬戌夜盜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投之廁中

建吉錄宗太子輔國與然皆害殺之

此屬帝誅耶鬼誅耶人誅耶罪至此極人人得而討之矣○雖然諸殺建寧王遷太上皇弑皇后来生尚如何還債耶○前高力士雖專寵然謹厚自將稍有忠言匡救故玄宗雖播遷而力士猶保首

領宦寺觀此當知所自處矣

○魚朝恩權兼文武卒以縊死

若全識字
必知周禮
關人章於
家幸極盛
必受天誅
矣

代宗時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使領禁兵不有奇權自慚不文于是學講經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莫敢與抗尋判國子監事執易升座講易折足以訊宰相孔子不主寺人瘠環想未諫到勢傾朝野每奏事耶問禮不近刑人胡不諫乎以必允為期朝廷政事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上久不平令元載為方畧擒而縊殺之

千古怪事萬世永鑑○知昂折足覆公餗其刑

建吉錄

卷之二 內官門

主

劇矣卒罹之何哉然則講易適以自嘲耳

○吐突承璀劉克明王守澄後先弄權俱誅死

天子自有
分定乃敢
以身試法
耶

承璀以中尉討王承宗無功罷職中官掌兵唐室難然專橫如故謀立漣王憚為大子以樹功保寵及其上不許後因為穆宗所誅求功穆宗崩敬宗立遊戲無度宦官劉克明共謀弑逆文宗討斬之復無遺者亦宦官皆王守澄之力居多而守澄復橫帝日不堪乃賜錫死前覆而後不滅天下莫不快焉權橫禍亦○田令孜劉季述楊復恭相繼作逆伏法斬

好天討乃
既優手為
之

此皆表唐
之世故極
矣故不詳
誌者以
備觀者

思量此特
何至為權
寵所迷

儆好策

唐僖宗委令孜以政事除官不復關白劾之者皆賜
死拜之者皆擢官藩鎮李克用力請誅之削爵流瑞
州為蜀王建所殺○楊復恭以有援立功橫甚昭宗
黜之遂與侄楊守亮反李茂貞討誅之劉季述等復
縱引兵突入宣化門立太子裕奉昭宗為太上皇指
揮孫德昭討之又伏誅

內侍以掌兵肆志至是皆以外兵誅之此天道
之好還者也然國威亦少頓矣積弊已極騎虎
難下韓全誨等復陳兵殿前劫遷車駕竟為朱

史吉錄

卷之二

內官門

蓋

全忠所迫收斬之并誅宦官七十餘人尋又以
宦官典兵預政禍終不已于是悉罷內司以兵
驅第伍可範已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出
使者所在捕誅止留黃衣幼弱三十人以備洒
掃此與漢末同蓋俗所謂還債也吁傷矣使早
知檢飭國安身榮長為太平近臣顧不美哉宋
朝以平章制內侍故無赫赫之奸因有容容之
福獨童貫一閹稱兵致位太師旋被覆滅合而
觀之其亦可自飭矣

其名萬代

財寶是靈
物積多必
潰安用如
此

復得性價

○○王振納賂覆國身誅族滅

正統時上振有寵太皇太后欲誅之帝及群臣
為請乃免太后崩振益專權侍講劉球上言主權不
可下移振怒以事下獄支解之自是人緘口不敢言
生殺予奪盡在其手廷臣皆行跪禮尚書徐禕侍郎
王佑等首開趨附之路宣言於眾曰吾輩以某物相
送振大喜不然者以為慢已于是外臣百執及部院
等俱具禮進見以百金為尋常重至千兩者始得一
醉而出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北虜來寇振不與大

史吉錄

卷之二

內官門

蓋

臣議私稟上帥師親征百官伏闕懇留不聽文武
大臣匆匆從之途有諫者皆令掠陣雷雨大作前軍
覆沒振始有回意總兵郭登言駕宜從紫荆關入
庶保無虞振不聽師過鷄鳴山虜追至兵部尚書鄭
瑄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為殿振怒曰爾腐儒
安知兵事次日駕至土木去懷城二十里欲入保之
振輜重在後留待不肯去少頃虜圍四合兵遂大敗
上北狩大臣及宦侍死者無數振亦被殺報至京
師大震邸王輔太子監國言官劾王振罪擅權

順振黨也
宜有此報

親良卿前
身
使前能諫
諍何至是

房振黨也
無此等人

誤國宜正典刑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
眾爭毆蹴踏斃庭中復索振親隨王毛二人亦毆殺
之大牙害人至此笑帳王令旨籍振家并其黨伏誅凡振器

服宮室上方不逮金銀十餘庫許多何用征虜亦只懸着轎重送至誤國
衛振侄王山于市族戚無少長皆斬

只見宣廟親征漢藩如此容易不知宸謀何
等膚妙文武何等宜力也自是顛隕日子到故
作此狂想耳凡慢諫暴率貪賂邀功雖職任才
臣未之或濟况內侍乎失國家威靈害百萬生

進吉錄

卷之二

內官門

主

命不知此罪過何日償完言之酸鼻

○喜寧降虜擾邊被擒伏法

內監喜寧胡種也土木之敗降也先盡以虛實告之
遂為鄉導數教擾邊且不欲送上皇還京上皇
深惡之謂不誅寧未有還期又忌袁彬誘出營欲殺
之上皇急救乃免彬與上皇謀遣寧傳命入京

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付宣府總兵縛至京師誅之

寧誅虜失其鄉導亦厭兵矣八月上皇還

○單增招寵下獄

無禍為福
中官宜知

成之
亦增族之
禍

景泰中增恃寵驕縱勢日熾大臣有候其生日約結
武弁持賄進賀如往年之事王振者林聰等劾其罪
惡且曰復起群邪趨媚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乞
急治之不然必蹈覆轍帝即命錦衣衛捕治之後雖
獲釋然不敢復肆矣

○王誠私謀伏誅

景帝有疾太監興安請立舊東宮眾食謂宜然惟內
閣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為儲有二心
其間事漸洩及上皇復位王文與太監王誠舒良

進吉錄

卷之二

內官門

主

張永王勑等俱論斬于市

是時迎上皇正也復憲儲亦正也捨此二
正謀取外藩則私意樹功非天道矣故曰敗

○曹吉祥有動作逆闖家死

天順初太監吉祥與石亨徐有貞等奪門迎駕恃功
恣寵濫為陞賞從子曹欽冒功封昭武伯凶暴殺人

事覺上特原之而下詔戒諭又以吉祥驕恣稍裁

抑之遂謀不軌欲幽上南宮而立皇太子吉祥

令欽約其兄都督鐸鐸弟都指揮鉉一家兵權安得不任擁兵

說使詳成
終歸族滅

入宮而告神為內應。宮中先聞變。則執吉祥以俟。四鼓。欽合番漢兵五百騎犯關。直抵長安門。殺傷大臣。禁門不開。縱火焚之。比曉。王師始集。大戰東華門外。曹鏞敗走。斬之。射鉉及鐸皆死。曹吉祥、欽等俱伏誅。籍其家以賞將士。

使吉祥自飭。豈不長享富貴耶。兄弟雖布列兵權。適足以狂憤滅族耳。一身所得幾何。乃直如此尋死。

○韋合黨妖謀逆坐法斬

通書錄

卷之二

內官門

奎

有奉佛修
齊者當如
與安則善
矣豈有妖
人能得福
則耶

成化中。妖人李子龍蹤跡詭異。俊秀無類。類小宦豎。賁緣入京。住太監韋合外宅。妄傳讖語。誑惑于人。合尊敬之。妻以義子之女。時引雜宦登萬歲山殿中。憇息御床。諸宦寺不得志者。皆禮拜為佛。以異非分。旗校刺事知之。使三人詐往投禮。漸聞約束。以八月某日往真定府舉事。太監黃賜奏請搜捕。果獲所造。黃袍御物。合及子龍等皆伏誅。

盡忠靠 皇帝不亦福乎。乃靠妖人幾語扇惑。耶。總之不貪為寶。守正為福。纔觀非分。便是死。

期

○王敬索賄論戍

成化時有妖人王臣能攝人物。經目即竊。賁緣近倖。見上得為錦衣千戶。命中官王敬偕臣採藥。所至縱暴橫索貨財。搜取奇玩。官民並受其害。至蘇州。鎔元寶銀至二千餘錠。玩器之精絕者。檢括殆盡。復拘蘇庠諸生。口錄妖書不休。實欲得賂。諸生陸完輩不勝忿。伺欲毆之。敬及臣走匿。以免。適王恕以巡撫至。疏其罪惡。激變乞誅之。詔差官校械二人至。下錦衣獄。敬克淨軍。臣斬于市。中外快之。

通書錄

卷之二

內官門

夫

○劉瑾謀反磔誅

正德中。瑾入司禮監。天下章奏悉付剖斷。自於私宅。票旨奏聞。府部等官稟事。填滿其間。科道部屬皆行跪禮。大小官公差出外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宅。以為常。惟自奏本。則送內閣票旨。必極其褒美。又常捏旨。屢與大獄。逮治言官。勅各處太監。干預刑名。以太學士謝遷為朋黨。頒示天下。擅政五年。毒虐遍中外。無不怨恨。切齒者。張永等因疏其大罪十七事。

少此幾種
實賄何損
寄貨

論肥與左
便了

有此幾種
便了

帶累瓜子
則罪益重

流毒過天
下群盜四
起安得不
以謀反之
罪乎

就使賄賂
便宜于我
何益

續經有記

謂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上允其奏。當夜

命牌子頭往召瑾。永等勸。上親至瑾宅。近地觀變。

時漏下三鼓。瑾出門。即執之入內獄。黎明送錦木衛。

坐以謀反。陵遲三日處死。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嚼之。

悉誅其家屬。時昔東勢害人抄沒財產金二十四萬

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

十八萬兩。蟒衣。袞袍。八爪金龍。盛甲玉印。皆具寶

貝不勝其數。

積彌天罪惡。換滿地金銀。贏得鬱鬱痛苦也。此

樂吉錄 卷之二 內官門 完

痛苦債。固是前日加人者。一二償之耳。思及自

家臨刑。許多驚怖。則他人之毒忍積之乎。且無

量惡報。昭彰如此。則無量功行。定享清福。生天

上。是在內臣所致之耳。近天舒出拿雲手。救取

大地千萬人。固甚易也。

又見內官每布施奉佛。此極善緣。然得財不

以道施。無益也。木佛不度火。心佛空裏坐。但能

平直事主。是奉彌陀法。慈悲救人。是奉觀音法。

佐天子仁四海。是謂開甘露門。勸同儕行善事。

是謂洗圓覺海。如是布施。身即是佛。不。是。有
施。則。物。事。所。積。悉。是。怨。毒。所。成。集。眾。冤。鬼。以。奉
世。尊。佛。豈。福。之。乎。故。運。量。大。則。佛。緣。亦。大。天。顏
近。則。西。天。亦。近。是。在。脩。之。而。已。

樂吉錄卷之二 終

樂吉錄 卷之二 內官門

今

迦吉錄卷之三

古英 顧錫時九疇甫評定

閩漳 顏茂猷光衷甫編輯

為將好生之報

慈不掌兵為將固法乎曰非也將以救民止暴戡亂定國則生機在焉故能以生用殺則功無在將上者何也拋一狐救萬生視尋常行善固有不

迦吉錄

卷之三

仁將門

責也古來惟希功取寵如衛霍名將莫善其後他可知矣故遣將不可不慎將之遺屬又不可不慎

○○○漢鄧禹不妄殺人累世貴震天下

禹字仲聲南陽人事光武為將軍時赤眉賊起不知所歸禹行師有紀所至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滿其車下莫不感悅嘗曰吾將百萬之眾未嘗妄殺一人天道好還後世必有與者厥後子孫累世貴寵封公侯者三十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其州牧郡守不可勝數孫

女和帝后曾孫女桓帝后

善之報至是驚人矣將所貴多殺者以立威取勝耳而禹以不殺得元功與宋之曹武惠略相似然則何官不可為德哉

○○○宋曹彬注意全活世代隆盛無比

彬忠誠事君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雖陳師征討未嘗妄殺初破遂州諸將皆欲屠城公獨執為不可有獲頗女者彬悉閉之一第令密衛之泊事罷咸訪其親選之無親者備禮嫁之及伐金陵先焚香誓眾

迦吉錄

卷之三

仁將門

二

城下之日毋得妄殺一人舉此二端餘悉可見前後全活者可勝言哉又嘗欲新一舊居以冬月亟方贊壁懼戕其命而止用心慈仁如此求之文人亦不多得是故彬子瑋宗稟繼領旄鉞少子玘追封王爵是生光獻太后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昌盛近世無比彬有族弟曹翰亦為將克江州念其城不下盡屠之翰死未三十年而子孫有乞丐海上者

三世為將道家所忌恐只是殺得心粗手快耳若彬之為將祇增功德何害焉翰逞忿肆暴快

活安在而以乞巧代王爵乎

○赤膽思丁以好生為軍律五子殊貴

此君相之要也

赤膽回回人仕元平章政事行省雲南時羅槃甸叛往征之有憂色從者問故膽曰吾非憂出征憂汝曹冒鋒刃又憂劫虜平民不聊生耳次羅槃城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膽不可使以理論又不降諸將奮勇請進兵膽不可俄而有乘城進攻者膽大怒遽鳴金止之召萬戶叱責曰天子命我安撫未命殺戮無王將命而擅攻法當誅命縛之諸將叩首請俟城下之

迪吉錄

卷之三 仁將門

視力戰音何如

日從事羅槃王聞之曰平章寬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將卒亦釋不誅繇是西南諸夷翕然款附卒年六十九雲南百姓巷哭交趾高麗遣使致祭哭聲震野贈王謚忠惠五子長平章封王次都元帥三及五俱平章四總管其貴顯殆人世所未有云

芳傳

為將不殺最難其陰德亦最重

○徐達以不殺為元勳兩公世襲

達鳳陽人為將戰無不克今出不一與士卒同甘苦

蘇玉免以私元妃主

迪吉錄

卷之三 仁將門

傷殘疾病者親問給藥財帛無所取嬪女無所幸時陳友諒寇池州擒其眾三千人副將常遇春謂曰此皆勦敵聞上必赦將為後患當誅之達不聽與張士誠戰皂林獲眾六萬不戮一人悉歸京師下姑蘇與遇春約破城之日中分撫定徐左常右部伍肅然居民安堵暨入元都藉府庫金帛收版圖重器封官殿門俾宦官護其嬪御妃王遠近悅服人謂曹彬下江南伯顏入臨安不是過也百姓聞其至者妻孥相慶壺漿迎師封魏國公卒贈中山王子輝祖襲公爵增壽以迎駕功亦封公餘功臣鐵券皆中替獨魏國後兩公與皇祚俱永云

漢鄧禹宋曹彬我朝徐達皆以不殺得元功則世之冒殺以邀者於軍武何若乎開平之勳不後中山而被革奪爵至嘉靖乃復封侯豈非天哉故用兵之道仁為先勇次之○伏讀

聖祖御製自述起兵畧云元壬辰二月盜陷濠城胡帥徹里不花率騎三千聲攻城而遠巡不進惟是四掠良民以絳係首獻俘請功於是良民受

害呼親領舊相繼入城合勢共守胡帥攻之如
此呼之撼石柱胡亡自此始也吁可畏哉

聖祖知此故遣將戒以勿殺當時諸帥盡能安輯士
卒不獨徐中山也卒平天下與國同祥然則後
之為將救民者若冒殺計功不惟犯天條之誅
且亦犯祖宗之譴矣

聖祖錄

卷之三 仁將門

五

好戰邀功及將軍嗜殺之報

功心勇心
俱擊而後
可言大將

允易犯

聖祖錄

卷之三 戰將門

六

古云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然以殺止殺亦是其必
有者如伊呂救民水火安享侯封百世以及古來
翊運之臣俱不諱兵顧其用之何若耳第一怕無
事生事以百萬枯骨博封侯印第二怕以暴易暴
冒殺平民攘功首級第三怕盛戰屠害主敵俱損
故如曹武穆徐中山輩手造區夏又能戢軍禁殺
其福德便不可勝數也不然善戰如淮陰黥布善
射如羿羿由基後安在乎身其任者可曰殺人由
已立威以逞又可曰殺人孫人聽其冒殺劫掠虛
張聲數而我因以為功哉每見前輩俞戚之將兵
至如截趾所行道路兩旁深坑有入市攫民肉包
者立殺之故二公俱以威名終蓋嚴于馭兵則衆
不受害而所向有功是以生道殺也今出汛巡海
調兵過境則殺害已多矣又何怪戰將之多不令
終也哉

○○吳起善戰強楚衆射死
起殺妻求將本為忍人其用兵與最下卒同食卒有

生癰者起為吮之故得人死力用魯魯強然疑其為

人乃走魏魏用之又強然亦疑之乃走楚楚強甚天下不敢櫻其鋒然宗室大臣俱不悅及楚王死眾作亂射起殺之

○商鞅善戰強秦車裂死

可謂奇功然功高罪

鞅立法嚴刻每決囚渭水盡赤令行罰果民怯私鬪而勇公戰與魏將公子卬對敵紿以好會殺敗其軍秦日以強卒并天下然得罪太子及嗣位即收鞅車裂以徇滅其族

通吉錄

卷之三

戰將門

七

當時互相吞併皆可已而不已者也故善戰者

阿主求寵罪不容於死若樂毅之與燕田單之

復齊信陵之救趙謂之應兵兵應者勝此可知

天道矣

○白起詐坑趙卒伏劍杜郵

就是蛟或許多亦關動氣了起真忍人

白起圍趙括殺之四十萬眾皆降起挾詐盡坑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秦以成帝業然卒為范雎所讒賜劍於杜郵○群談採餘有云洪武初吳山三茅觀雷擊白蜈蚣身長尺許背有白起二字繇此言之寃

負何日了哉

○○蒙恬宿為秦將賜死長城

胡亥矯詔賜蒙恬死自思無罪是亦頗知既而曰吾

為秦開塹築長城萬里不無絕地孤哉迺太史公

曰當秦之滅天下瘡痍者未息而恬為宿將不務修

眾庶之和阿意與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

罪地孤哉○余謂為始皇宿將吞并天下殺人如麻

固已足死矣長城之築愁築怨又後一節事也

此數將皆成功居寵而猶不保令終若乃十軍

通吉錄

卷之三

戰將門

八

覆國身潤野草不可勝數焉兵凶器也不得已

而用之不戢將自焚戒之哉

○王恢倡議誘虜下獄自殺

漢武帝志吞四夷王恢等擊闕越降之因欲邀功匈奴上言虜初和親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以人

而詐誘之即此上召問公卿韓安國曰聖人以天下

為度不以私怒傷生故高帝見圍平城無忿怒之心

遣劉敬結和親為五世利臣以為勿擊便大言恢曰

高帝意欲休民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此仁人之所

惜也

教人處不
動手足

余公言若
左券可知
天道

隱也。本欲邀功乃假人心為名擊之便上從恢議使
將三十萬眾匿谷中。因誘單于十萬騎入塞。欲邀擊
之。單于捕得鴈門尉告以漢兵所居。大驚引還。追之
不及。自是絕和親。擾邊矣。上怒。下恢廷尉自殺。

始謀開邊。遂至衛霍出塞。喋血不休。恢也能逃
死乎。○成化中。安南累擾占城。占城請討之。汪
直因欲以為功。傳旨索永樂中調軍數時。劉
大夏為職方郎中。故匿其籍。尚書余子俊責罰
胥吏至。大夏竟不出。及事過。子俊私訝兵

趙吉錄

卷之三

九

籍亡失。刺刺不休。大夏乃言其故。子俊曰。時何
不言。而枉死一吏乎。大夏言一人之冤。小千萬
人之命。大子俊嘆服。揖之曰。公不日登此座也。
後大夏果為兵部尚書。呼使汪直得行其志。兵
連禍結。不為童貫之亂。宋也。幾希矣。劉公之仁
何如哉。

○李廣強戰殺降身死家覆

廣猿臂善射。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不敢犯邊。然數
奇多。屢不得封侯。嘗謂望氣王朔曰。廣自結髮而

殺降者得
降初受殺

與匈奴戰。未嘗不先登。漢兵擊匈奴。廣無不從。然後
進者皆封侯。廣獨無有。何也。朔曰。將軍得微有恨乎。
廣曰。嘗有降胡八百人。廣盡殺之。頗以為恨。朔曰。福
莫大于殺已降。此君所以不得侯也。廣後從衛青擊
虜失道。召對獄。自刎死。至孫陵敗降胡。有言陵教虜
寇邊者。遂盡僇其家。

希封侯而殺人。要功已是死法。况殺降乎。如廣
之名將。若遇祿山。可樹郭李之勳。遇兀朮。可成
張韓之績矣。彼以戡亂扶危。此以驢武取寵。故

趙吉錄

卷之三

十

也。觀秦皇漢武之強戰。子孫尚首中其禍。死臣
下乎。審此知所以用兵矣。

○衛青累戰封侯以外戚戚家

好大將情
用非其時

青姊衛子夫有寵。立為皇后。青因以得官。善騎射。好
仁。下士。奉法。遵職。故所向有功。是其美處凡七出擊
匈奴。幕南無王庭。以功多。再益封三子。皆食邑尚長
公主。寵傾一時。後是太子。以巫蠱事。白皇后。發兵殺
使者。衛后死焉。太子亦自殺。而衛氏以滅。蓋善戰之
功。非所云福也。當青初破虜。封開內侯。而明年衛后

生太子據故曰太子以兵始終焉衛氏亦然

○霍去病累戰封侯以盈貴夷族

是功是罪

去病衛青姊子也得召見善騎射為嫖姚校尉數出輕騎獨往數百里趨利斬獲過當封冠軍侯常深入先大將軍於是貴幸比衛青置兩大司馬位去病早卒子光受遺輔政封博陸侯至孫霍禹以貶權謀逆遂伏誅諸霍無遺者

衛霍寵處甚奇而禍亦奇以兩司馬之多功和柔不能庇其本根則其用兵之原非也觀漢唐

連吉錄

卷之三

十一

宋之中興而力忠強戰者皆盲福流芳此何以故是不可反觀乎

○李廣利伐宛得侯以失律死

武帝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以伐宛得善馬數十匹封為海西侯後出軍失律被誅以萬命生歟爭善馬庇私寵可謂大戾矣後漢竇憲亦以征伐贖罪封爵尋被誅戮嗟乎不侯不死孰知其微哉

○吳將程普虐殺叛人百目死

普孫權將領江夏太守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

曰普病熱百餘日便死

○曹翰所過屠城沒後子孫行乞

見史傳仁將門已載之曹彬中

按翰以多屠生民子孫乞丐然未為酷報也彼所輔者救民之主所當者亂逆之世故罪猶薄焉若乃承平之世稍有逆黨則厚誣平民屠殺為功而又軍無紀律縱其邀劫至有木梳賊風篋兵之說痛何如乎夫民困盜賊水火中顛連

連吉錄

卷之三

主

望救視王師不啻飢渴又從而殲之或一家數口駢首就戮或求借忿爭輒肆廝殺或誣某都某姓通賊盡行梟斬或以銀和買首級至于鬻其父妻鬻其夫種種慘酷未易殫述嗟夫一夫冤死尚干天和殺賊過多猶促壽命況以瘡痍良民吞氣就死拚命乞生其視盜賊尤為逆理又何怪世之為將者多不良死乎間有明知明縱謂養軍當如養虎不可太縛吁是不然以子儀之寬而乳母子馳馬軍中則都虞侯立斬之

明知故犯
明知故殺
其罪尤重

蓋分醪挾纊不妨體悉若師出不律而以民命
供軍士飽啗之需則暇時養兵衛民急時爲民
召兵何爲哉且軍驕必敗亦未有能得其用者
也

○杜杞誘磔廣南賊爲鬼所毆死

賊歐希範本書生有智數乘朝廷困元昊聚衆稱亂
楊收討之不得乃命杜杞代之杞入境即爲招降與
之通好希範倡獮人亦幸苟免遂從之挾其首領數
千來降杞大爲燕犒醉之以酒已乃執於座上翌日

東吉錄

卷之三

主

盡磔於市且使皆剖腹剗其腎腸召醫與畫人繪爲
五臟圖用是遷侍制帥慶州未幾若有所睹一夕登
閣忽仆於園中家人急出之口鼻皆血微言歐希範
以拳擊我後三日竟死

夫希範起盜賊其殺人多矣死固其辜然誘降
而殺之拂其生望而翼以徂詐則曲有所歸况
復殘忍而重苦之乎士喜功名晉權術如杞所
爲者何限可無戒歟

○○王韶邀功熙河受冥快而死

實有理

妙妙真傳

殺人時獨
不眼見却
彼時連服
暗亦毒了

陰間還路
陽人判事
則陽世即
陰世矣不
打得心下
過如何了
得冥律

東吉錄

卷之三

主

寢中夜忽聞扣衙門曰請知縣斷遣一公事直溫起
燃燭坐見吏抱文按數卒領一罪人至白直溫曰奉
帝勅令斷王韶公事直溫熟視罪人肥而矮宜判決
脊杖配洪州斷訖歸寢忽驚問其妻曰我曾起否妻
曰不曾乃知是夢不復道翌日以韶名字問人或曰
今樞密王韶亦肥矮外無有者未幾果聞王韶罷樞
密謫官洪州發背洞見五臟而死亦異哉次子名案
亦以左道誅戮蓋嗜進好殺其報昭然矣

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得已而佳

兵鮮不坐此。○當其熱腸高功時，不知也。一旦
灰冷，真心自現，不必問天証。佛已知端的矣。人
慎毋為炎赫所中。

通志錄

卷之三

三

英雄守節及強臣跋扈門

兵凶器也。况用為不義，逆天賊人，詎能生全哉？
見世運多故，則奸雄攘臂于其間，盡恃挾威權，并
髦國靈，謂神物可觀，無何而烹醢矣。使守義奉公，
何知非福？上如汾陽，西平次不失作陶侃、韓滉也。
若皇路未夷，席廕一方以藩屏天子，亦不失作竇
融、錢鏐也。視失節僥倖，新腰截領，何如哉？

○七國以削激變皆諫夷

漢景帝時諸侯王強，最錯議削之。吳王遂約齊、楚、趙

通志錄

卷之三

宋

藩川、膠、東、濟、南、膠、西俱反，以誅錯為名，勢甚猖獗。天
子誅錯謝之，并赦七國罪。賊終不止，自以強盛欲分
天下而王也。無何，周亞夫擊之，絕其糧道，士卒飢散。
大破之。楚王戊自殺，吳王濞為越所誅。七國反焉，向
使安削地不反，則將與宗社共保終始，其富貴何如
哉！一念不忍，著號逆賊為萬世永鑑也。就使當時能
分漢有之，諸強必爭為晉之司馬相魚肉矣。豈可保
乎。

七國占天
下大半矣
然天所不
第亡也忽
焉

七國未反，天已生一周亞夫，伺其發而擒其要

領矣彼昏者猶未知也

○隗囂以強割據竟餓死

王莽時囂起兵應漢攻隴西武都皆下之是所以成

功者以忠漢之名義也光武遣來歙說之奉表請關

定爲漢臣矣帝伏以殊禮手書獎借使終守臣節則

功當在賓融之上乃矜已飾智又見天下未平妄希

天命而將王元說之曰曷王不成其敝猶足以伯請

以一丸泥爲大王封函谷關囂心然其計馬援斑彪

交諫之以無負漢不聽竟發兵反降僞蜀公孫述於

連吉錄

卷之三

七

是遣來歙伐之衆十萬皆降囂奔西城時侍子在漢

帝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請父子相見保無他也竟不

降於是誅其子恂先輸一條性命隗囂疾且餓悲憤而死子

純降又遣吳漢攻公孫述刺之洞胸死

雖二賊相依隴蜀絕險不能與天命共主爭威

靈也賓融與囂書曰爲忠甚易得宜寔難奈何

委成功造難就哉

○賓融央策輔漢公侯累世

融自守河西欲奉漢命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正朔

然則

囂說以合從保祚不聽遂奉書請洛陽帝授涼州牧

賜璽書慰勞甚厚融復書深陳懇誠自抑畏且曰臣

雖無識猶知利害識順逆豈可背真主事奸僞之人

廢忠貞而首傾覆復從帝征囂帝遣還辭不自安數

求代詔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數執謙退何不曉人

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後入朝爲大司空以功

臣之右平恭已甚令子襲封辭讓再三帝不許詔勿

得復言子孫貴盛與東漢相終始焉

庇一涼州不犯兵甲且首明忠義扶漢正統享

連吉錄

卷之三

太

此福報宜矣

○董卓陸梁劫主燃臍累日

何進欲借外兵誅宦官遂招董卓卓即將兵向京師

恣意廢立山東合兵討之卓劫帝遷都燒宗廟發陵

塚以帳士呂布勇悍誓爲父子衆莫敢犯王允乃結

布爲內應乘入朝伏戟斬之暴屍于市卓素肥吏爲

大炷置臍中光達曙者累日百姓歌舞於道

卓無真君臣布安得有僞父子哉拜廢太康而

寒泥殺拜天網昭昭豈容盜賊心腹狼狽相依

真恭順

謙讓君子
出于衷誠

謀而者元
也懷若者
亦元也聽
德不聰奈
何

已無咎
除品級
可其朝忠
義當自生
耳

功在漢下
矣而辛作

必使假手以彰其報耳

○王敦跋扈斬屍絕嗣

王敦久懷異志見祖遜死益無忌憚遂據石頭陷長沙帝以爲丞相都督暴慢滋甚又謀篡逆詔帝徵之

王敦將軍
相奇士而
爲逆伏法
如此

會疾甚矯詔拜嗣子王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帝令司徒王導率兵討之下詔列其罪惡敦憤恚自死其黨錢鳳沈充皆伏誅乃發敦屍斬之敵無子以兄含子應爲嗣至是并沉于江

○陶侃忠勤貴極勛顯

建書錄

卷之三

英雄門

九

侃都督八州討蘇峻誅郭嘿威名赫然在軍四十一年路不拾遺嘗夢生八翼上天門至八重折左翼而下力能跋扈每思之輒自制深懼盈滿不預朝權以太尉長沙公終其身子孫榮顯

村福無門
修之則吉

此助名貴顯亦備發用矣使晉非分能必不敗

○桓溫蓄不臣之志生子滅宗

溫爲大司馬平蜀拔壽春恃其功略位望陰蓄異志嘗撫枕嘆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遂廢立求加九錫竟不就死弟冲代領其衆盡忠王室

御坐可安
登石

得免誅討溫子玄復負才地不肯下人補義興太守嘆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俄舉兵攻安陵克荆雍已而稱帝登御坐床忽陷劉裕討而誅之焚桓神主誅其宗族

子孫

○郭子儀堅匪躬之節福澤冠世

詳見忘身門

朔方軍士思子儀如父兄而兩次吐蕃入寇皆以虛聲喝退之三復京師子駿至云吾父薄天子不足爲

建書錄

卷之三

英雄門

十

忠貞而純
精義入目
信矣

而帝亦以爲信然詔書一喚車就道死生予奪惟君所命純忠何如哉若彭寵李密懷恩重其功比汾陽寧當十分之一便容受不起以抵族滅矣將臣思及此得不生慚愧想立退讓根乎

○懷恩以功高無望名敗家滅

懷恩本汾陽偏裨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回紇借兵戡難郭子儀以其功多以元帥讓之後爲讒邪構陷憤怨自訟曰臣罪有六爲先帝掃清河曲一也男殄陷虜亡婦斬以令衆二也二女遠嫁爲國和

有此六罪
于胸中矣
得不任歎
哉臣之忠

史記

親三也身與男場為國效命四也河北新附撫安反側五也說諭回紇使赴國難六也臣負六罪誠合萬死遂反引回紇吐蕃入寇道死以功多僅留一子李懷相亦相類

官至極品矣而竟以矜功一念死于賊名悲夫
○朱泚以兵亂作逆隕身傳首

唐德宗時京師兵亂上倉卒走奉天眾推太尉朱泚為主據長安僭號大秦因遣兵寇奉天幾拔之會李晟李懷光救至乃解圍走詔晟與懷光徑取長安晟

吉錄

卷之三

英雄門

主

悍功勞而生歟望而作逆因之

欣然去懷光以數千里赴難不獲見天子意怏怏遂與泚通謀當是時二寇強甚晟以孤軍處其間內無根外無援卒以忠義鼓士氣兵益強懷光既定反麾下多叛之者憂李晟襲之走河中竟以縊死晟遂復京城斬朱泚傳首行在

使晟與懷光同歟望亦預作逆之誅使懷光與

晟同討賊必成蓋世之勛矣均入援而忠奸易

端忽功罪遷轉如此○晟弱懷光強晟孤而寇

並然而勢不勝理也若朱泚能以眾迎復則汾

既名忠義亦易當不

陽西平寧多讓焉舍桓文之勳就亂賊之誅謂何哉

○韓泚忠順平章節鎮

泚久在二浙聚兵修城得士民心而當時疆場騷動藩鎮多跋扈獨泚貢獻不絕撫江東息盜賊詔加泚平章事位兼將相矣淮安節度陳少遊卒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泚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喜甚恩遇日隆常運米百萬斛朝廷賴之性頗慘刻然于諸鎮為最忠順故榮

吉錄

卷之三

英雄門

主

顯令忠云

泚韓休宰相子也可謂克肖矣泚子舉復貴顯

按太平廣記云泚微蓄異志適有舟人至太山

下遇義冠道袍數人引見孔聖遂寄一書與韓

節度皆蚪蚪古策無識者忽一道人讀之云告

韓泚勿妄動泚嬰然觸其隱囊遂為忠順蓋以

泚為季路後身也此雖異事亦足傳疑

○劉闢拒命渝斬臧宗

韋皋為西川節度招討效忠因順宗多疾表請太子

死期至矣
政自打

開二金條
邑崇文以
配將上之
無妻者

是時君
之分未定
也通解早
自克如此

視開等
何如哉

監國而宗社安封南康王諡忠武其卒也副使劉闢
自爲留後朝廷徵之不至阻兵自守上力未能討以
爲節度副使而闢益驕求兼領三川蓋恃蜀險固必
憚用兵故也杜黃裳舉高崇文討之所向奔潰軍不
留行遂克成都檻劉闢送京師斬之并其黨皆伏誅
皐之順闢之逆禍福不較著乎哉令闢不及則
副使去節度一壻耳一轉便是即不然亦足富
貴喫食也而欲速躁心遂陷大逆家宗覆滅妻
妾棄捐小人亦何利之有

史記錄

卷之三

英雄門

進

○錢俶命封王世爵

周時吳越王錢鏐特勤貢獻鏐死謂子俶曰無以易
姓廢事大之禮及宋太祖立俶事之彌謹聞宋平江
南大懼乃率妻子來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賞賚甚厚
既歸視事命徙坐于東隅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
咫尺敢寧居乎每修貢必列于庭焚香而后遣之時
江南太原皆竭兵力征討始克平定獨吳越早自效
順至太宗時復來朝籍境內軍州縣以獻蓋不勞兵
頓甲殺害生民其于仁禮可謂兼之矣收封淮海王

未及則三
十年猶在
也

寶泉得祥
石印即及
七喝止蛙
聞皆有此

兩弟及子孫俱顯官賜資寵待冠絕當時

他國拒戰者亦亡而俶獨後且終身王爵孩提
俱美官吁忠何負于人哉

○吳曦叛三十日而誅死

曦祖父叔吳玠吳玠有大功朝廷世守四川至曦謀
據地而王密降千金僚屬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
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不聽遂稱王時有拆曦名者
曰三十一日我乃被戈果一月安丙誅之奪父挺官
爵遷祖璘子孫出蜀

史記錄

卷之三

英雄門

進

按曦十歲父挺問其志有不臣之語怒蹴之爐
火中灼面成巴子乃卒以逆累其父也真大不
孝矣○又曦未叛時狡獪夜婦垂鞭四視仰見
月中一人騎馬垂鞭與已維肖問左右所見皆
符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揖之
其人亦揚鞭乃大喜遂反夫妄心一萌異形踵
至雖有非常之事逆理則妖也當之者莫自狂
惑尋死哉
○石亨石彪內外通謀而卒敗

封國公矣
備作此無
厭之想

亨以奪門迎駕功甚貪恣賄賂公行易置邊將造妖
書曰惟有石人不動命姪彪為大同遊擊欲令掛鎮
朔印衷應外合已而彪事發罪連亨上以功累
宥之奪其兵未幾露其不軌之謀下詔獄死其黨皆
伏誅

通志錄

卷之三

美華門

圭

講丈夫不
如彼婦哉

王昭君在
胡為漢塚
獨青草曾

通夷猾夏報

春秋之法尊王攘夷而已故匡合如仲亟許其仁
而子西雖賢大夫則彼之為不足錄以其為楚用
也仲是以三百世家西是以殺身及弟焉試觀佐
楚橫行者如屈瑕趾高子玉無禮子反剛愎皆不
得其死惟孫叔敖令終有後則其與晉爭鄭時固
不欲戰也子木保世無害則又平晉與宋息民罷
兵者也嗟乎是可知天道矣蓋佐君強戰殺民伐
夏已獲譴於神明況有中國之民為之謀主操戈
入室覆葉梓之墟凌父母之國哉昔韓非以韓諸
公子欲用秦滅韓而身死獄中樂毅去燕仕趙趙
與之言伐燕而曰終身不敢謀燕之奴隸况孫子
乎之二人者一反間一仗義孰正孰邪孰禍孰福
人只貪其小利而不知其獲重譴也明有皇靈幽
有鬼責思之省之

○○王猛志在存晉勲名顯韶

猛謀略不世出初見桓溫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意欲
用晉也而賂溫不能容豪杰乃仕秦一見秦王如舊

通志錄

卷之三

通夷門

圭

人倫天道

交舉異才、修廢職、立學校、旌節義民、大悅此所謂用夏變夷者也。符秦強甚九州百郡十居其七。臨終泰王問以後事對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國後堅竟伐晉而收遂以覆國亡身符融為堅戰晉甚力竟以馬蹶被斬風聲鶴唳皆為晉兵則晉雖僻處一隅名為中國亦神靈之所呵護也。猛不為先見寔有心義故綱目書清河公王猛卒取之也。仕夷者尚以此為法。

○○崔浩果於用魏身族貽殃。詳見戰將門

通書錄 卷之三 通史門 主

晉書卷之四

魏之東征西討皆浩之謀也。自以算無遺策然君不志仁而為之強戰是輔桀也。况乘江南之敝晉收秦地進攻虎牢殺略不休惡得不族滅哉。不然則浩之于魏可謂忠臣矣。寵冠三朝勲制異國忽以小事故誅豈非天乎。

○○僕固懷恩糾虜入冠而道死

恩不死則二虜遂與唐為難矣。藥葛蘿所謂為天所殺者也。詳見叛臣門

○○桑維翰借虜叛唐而身誅

言及倒置見利忘義之甚

石敬瑭與唐潞王有隙懼誅維翰倡謀曰公明宗愛塔契丹主與明宗結為兄弟能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瑭意遂決反即令草表稱臣且以父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吁遂為中國數百年之害矣。桑維翰故能臣兩乘大柄從容指揮詔書一出而十五節度使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胆略後宋太祖常擊節嘆賞不得才如維翰者為之用也。但以啟茲大釁為萬世賊臣又常語晉王以契丹大功當事之惟謹蓋失之于初不得不

通書錄 卷之三 通史門 天

宋書卷之四

爾矣契丹竟執晉主重貴以歸殺桑維翰焉而當時有契丹節度使趙延壽者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後竟不得帝而為契丹所殺契丹主縱騎劫掠荼毒中國亦自死于沒胡林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去謂之帝。犯蓋酷報也。

雖曰忠于所事顧用之何若耳

丁南湖曰父事契丹而幽薊十六州陷腥羶者四百三十二年是故石敬瑭之罪其寔桑維翰之創謀也。敬瑭以此得國維翰以此得相纔踰十年即遭契丹毒吻敬瑭絕嗣而國已矣維翰

身誅而家覆矣通虜者尚寒心哉

○秦檜爲金內間絕嗣

檜初執不立異姓爲金虜去爲撻懶所任用及南伐以爲參軍又嘗爲金草詔檄宋是時岳飛韓世忠等戰數勝金實內怵乃縱檜及妻還實與之盟而遣之檜詭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以來求見帝首言欲天下無事須南人歸南北人歸北始帝及朝士猶疑之後浸惑其說遂堅執和議擊臺諫殺忠良宋事遂無可爲者後以害武穆事夫妻俱死絕嗣無後嗟乎檜之始固忠義士也特以守節不堅遂背主求生乘危賣國戎虜之寵靈孰與神天之威徇蕝之私恩孰與君父之急乃德彼戎狄讐吾中國全無悔心至於東意事發向寺改懺其亦晚矣生天地間者可不識分義所在

○仇鸞賂虜講和誅死

嘉靖時北虜入寇鸞以邊將赴援不敢戰惟賂金與和縱虜劫畧而去遙尾其後虜至書所在亭障曰仇鸞免送其辱國何如哉虜去乃冒殺被係老

致賞當時雖寵貴而事敗伏法卒犯極刑吁移其死國法者死邊場不亦死得所乎

居官全活之報

有有形之全活有無形之全活有形者已然也當其顛困欲斃鵠面灰心忽爾起溝中之瘠而庇之生全其爲德也顯而大然他人致之而我救之可也若權柄在握則當視民如傷先事區處不致顛頤危急方爲妙手蓋凡饑寒流離救之未然則生理不失力半而功倍教化亦然止惡未萌則不至刑辟俗美而民安其視臨事支吾臨危體察固萬萬也但崇已致之則不可無轉移之巧惻怛之實以經理其間耳蓋古固有以愛民之心而成害民之事者亦有以愛民之事而矜激功能恢張聲譽則其飲和食德必有不能滿注矣是在爲官者實實與民一體則措置自別耳

○漢御史王賀縱活萬人累世奇貴

賀漢武帝時爲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嘆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後至一門五侯諸女爲后榮貴震天下

功
是第
功

通鑑

卷之三

全活門

幸

敗官命也
難殺人婦
上亦不
丁意謂
不可徵耳
而受則
盜同罪
得情則
自屬生

地

通鑑

卷之三

全活門

幸

幽厲而薄文武也

○漢獄吏于公積德待福子遂拜相

此間里所熟談者高門待封似于淺薄然至今爲修德口實則公之勸善不淺也何嫌有意爲善哉

○郡督郵鍾離意仁心惠下官至尚書

時郡有大疫死者萬數督郵鍾離意親給醫藥候問存恤所部多蒙全濟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囚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

非大則但無此擇

侯爵與有榮焉

防廣孝子便自可信

此所謂以身放者從

早知如此則及後活人當推日不足矣

意輒移文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

此聖主之言所

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示侯霸曰君所使掾何

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復於道解徒桎梏恣其所

欲過與刻期俱至無復違者遷棠邑令縣人防廣為

父報讐係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

廣歸家使得殯殮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意不累

下遂遣之廣殮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

以減死論意官至尚書

○尚書令黃香辨冤賑貧子孫封侯

通吉錄

卷之三

全活門

重

永平十二年東平清河奏詆言卿仲連等連及千人

香為科別據奏全活甚眾每郡國罪輒務求輕科愛

惜人命每存憂濟遷魏郡守時被水年饑乃分俸祿

及所得賞賜頒贈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

官賑貸荒民獲全卒于官子瓊為太尉封邠鄉侯卒

年七十七曾孫琬亦為太尉封陽泉鄉侯

○牙將李質嘗活七命增其壽

咸通中吉州將李質得疾將死忽夢入冥見主吏曰

嘗出七人性命合延十四年李執簿書以取上命人

之出謂質曰事畢矣命使者領送還家至一高山推

落乃寤跡是疾漸平果十四年而終

○宋王裕植德自信子旦為太平顯相

宋太祖時人有言節度使符彥卿反者上使侍郎王

祐按察之且曰既歸必授以王溥官職時王溥為相

故也後奉命還言按驗無狀以百口保符彥卿無他

上頗不懌然事為之釋有戲祐者曰意君必做王溥

官職矣祐曰我雖不做二郎必做又嘗手植三槐于

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子旦遂為侍從卿相三

通吉錄

卷之三

全活門

重

十餘年得君專政太平安享功名之盛無與為此云

祐封晉公旦封魏公謚文正

此時若貪着王溥官職便希上意彥卿無譴類

矣

○范仲淹志切先憂數子俱為顯公卿

仲淹少甚孤貧日食鹽粥一角勤苦讀書自做秀才

時便以天下為己任嘗謁相士問云能作宰相不相

士云不也再問能作名醫不相訝之曰何前問之高

而今問之卑也仲淹曰惟宰相名醫可以救人相士

美

此唐文
段進仕
不著一
牧人萬
命

時江陵初下，希憲行省荆南，下令凡俘獲敵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為軍士所虜，病而棄之。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質妻賣子者。重其罪，仍沒其直。開吏得江陵人私書上之。世祖持其書，有曰：「歸附之初，人不聊生，自廉相出鎮荆南，豈惟人漸德化，昆蟲草木咸被澤矣。世祖以為希憲不嗜殺人，所能爾也。卒謚文正。六子三相，兩總管，一御史中丞，弟希賢為尚書。此能以嚴用寬，以法行仁者，吏治識此意大為有益。」

通志錄

卷之三

全活門

三

○嚴實兩止屠民兩子繼貴

實，元人官尚書省，從木華黎弟帶孫取彰德，既下，帶

注命如我，可許。

孫怒其反覆，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實曰：「此國家舊民，偶為所脅，誅之何罪？」帶孫從之，繼破濮州，復欲屠之。

超生。

實言百姓未嘗敵我，豈可與執兵刃者同戮？不若留

之以供芻秣。漢人免死數萬，且約束諸將，毋敢殺掠。

會大飢，民北徙者多死。實命作糜粥置道，全活甚眾。

部卒有逃歸益都者，益都被逆卒復獲，人以為必殺。

實置之不問。及卒，遠近野哭巷祭，旬月不已。封魯公。

謚武惠。兩子忠貞、金紫大夫忠濟、資德大夫行江浙

省。混戰攻取，猶恐濫及無辜，玉石俱焚，況事已定而屠戮未已乎？萬道冤冤，痛徹重霄，雖有福德，安能生受此也。

通志錄

卷之三

全活門

三

酷吏暴虐之報

往往能吏才臣坐此居多始未嘗不廉直而效尤者益豪縱自喜反借以濟其貪矣即精明如廣漢尚快心一殺而以身償之況其下乎故曰寧失出罪失入明庶政無敢折獄居官不可不常存此意也

○邳都恃忠直竟以蒼鷹誅死

都為中郎將敢直諫好面折大臣朝廷重之濟南閻氏強宗豪猾人莫能制乃拜都為濟南守至則族滅

趙吉錄

卷之三

美

說一酷字
捨一美德

閻氏郡皆殷栗塗不拾遺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不復顧妻子矣忠直臣氣骨無奈猾賊何遷中尉行法不避貴戚皆側目而視號曰蒼鷹以治臨江王獄獲斬

○寧成好俠節遂以孔虎破家

成好氣小吏必陵官長滑賊任威為濟南都尉前都尉謁太守邳都如縣令成直陵其上都聞名善遇之一時威名邳都死宗室貴人多犯法乃召成為中尉豈不滿志

故知寧成之剛非真

其治效邳都其廉不如以內史外戚毀抵罪髡鉗尋復用為關都尉往來者語曰寧見孔虎無觸寧成之怒及義縱為南陽太守至關寧成側行送迎前邳都後恭義縱何也無亦更然縱氣盛弗為禮遂案寧氏盡破抵罪後自氣滿乎碎其家

都能威行匈奴至為木偶象之射莫能中而成之廉威稍不及矣有其罪無其功則禍益酷

○張湯舞文自殺

湯與趙禹定律令務在深文相得甚懽然禹廉倨公

趙吉錄

卷之三

平

再如此所
以後來更
推公平

卿相造請終不報謝務在絕請託孤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不求人陰罪湯舞智御人浮慕士夫薦揚察屬亦有可取者所治急於豪貴寬於孤弱內行亦修潔於故人子弟及貧昆弟尤厚亦可取故多得聲譽然好排擊大臣痛繩奸吏制見知腹誹等獄天下側目而視不安其生有盜發園陵錢者約與丞相青翟俱謝至上前給丞相獨謝因欲案以見知不舉罪丞相三長史因共奏湯姦利事上令簿責之遂自殺家產不過五百金無如此刻薄則為廉史矣

○義縱毛鷲棄市

縱廉其治放鄧都然鷲擊毛鷲尤甚於張湯所誅殺甚多益不足以勝姦為定襄郡中不寒而栗為右內史以甘泉道不治見責尋以治楊可告緡事見為廢格斬於市

此其才益不足辦獨性梟賊欲以武健為名耳然殺數百命易一官於心何如況竟以身償責乎

○王溫舒多殺罪至五族

通事錄

卷之三

酷吏門

聖

溫舒為廣平都尉擇豪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快其意所欲為雖有百罪弗法也以十餘都尉橫行郡民何以堪此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故齊魯之郊賊不敢近道不拾遺小利安能敵大害賊已白日劫殺矣遷河內太守捕豪猾連坐十餘家每論報流血十餘里郡中無聲無夜吠之狗民已半是會春頤足嘆欲死展冬月行事其好殺如此以姦利獲告罪至族自殺而兩弟及兩婚家亦坐他罪同時族自為曰古有三族而溫舒乃至五族乎

光祿卿
自為也

武帝用法吏以擊斷為能往往至大官然所記

酷吏無令終者獨汲黯持同異擯名法竟得至九卿無絲毫患卒後天子見思蔭其子弟皆至卿相而何比干者為治獄吏多所平反子孫富貴累累不絕王賀為直指使者捕盜賊亟縱捨曰吾活萬人子孫其興乎旋應若桴鼓吁何其阿肯及衡命頓殊而榮辱安危迥異也豈非當嚴刻而用恩其陰德尤百倍哉然則執法者亦何必視人主意上下其手乎

通事錄

卷之三

酷吏門

聖

○趙廣漢樹威身被要斬

廣漢為京兆尹用鉅簡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於是思民訟事然修民訟必矣姦黨散落尤善為鉤鉅以得事情發奸摘伏若神能吏以黃霸之先教化行之可也專恃此則非美俗吏民稱之不口然專厲強壯見事風生無所迴避又嘗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然則因怒刑人上書言之下丞相御史案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脅丞相全不帝惡之下廷尉守闕號泣者數萬人廣漢竟坐要斬此而列之酷吏或所不堪然亦見任刑不如任

德云爾

○嚴延年禍成屠伯

延年陰鷙酷烈冬月決囚流血數里彼謂以號曰屠伯素輕黃霸爲人彼自以才勝見以鳳凰褒賞心

甚不服而已所治河南又有蝗虫遣府丞按捕歸以

實告怒之丞恐見中傷即上告延年怨望誹謗數事

竟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來任適見報囚大驚便不

肯入府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彼時只見河南我

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

趙吉錄 卷之三 酷吏門

遂歸歲餘果敗

若此太郡常在衙中小民豈不蒙其福哉惜也

○如黃霸者誠無赫赫聲然已爵關內侯徵太

子太傅矣延年之才孰與母之智多○當屠伯

行令時民其如何哉獨有冤冤訴上帝耳○天

之意借母之口以傳暴虐者其有瘳乎教子不

足教人有餘矣

○羊道生命絕吞眼

羊道生泰山人爲邵陵王中兵參軍其兄海珍任澁

州刺史道生乞假省之臨別祖送道生見縛一人于

樹就視乃故舊部曲也見道生涕泣哀訴云澁州欲

賜殺乞求救濟道生問汝何罪答云造意逆叛道生

便曰此最可念即下馬以佩刀割其眼睛吞之部曲

呼天大哭須臾兄海珍來又囑決斬之坐席良久道

生方覺眼睛在喉內噎不下索酒嚥之頓盡數盃終

不能去轉覺脹塞遂不成嚥而別在路數日死當時

莫不以爲有天道焉出還竟記

夫部曲之罪足死矣然痛訴窮迫何心便決其

趙吉錄 卷之三 酷吏門

晴忍極矣能無及乎若死於刺史法部曲無從

爲屬也

○梁武昌守張綯殺役江中見之病死

張綯嘗乘船有一部曲役力小不如意便躬捶之杖

下臂折無服狀綯遂推之江中須臾見此人從水而

出對綯撫手曰罪不當死官枉見殺今來相報即跳

入綯口因得痛少日卒出還竟記

○唐刺史王瑱虐其縣尉見尉索命

瑱刺冀州性酷烈時有勅使至州瑱與使語武驢野

未死上人
為政

尉蘭獎曰日過移就陰處與怒令典獄撲之項骨折
面死至明日獄典當刑則限坐而無故自陰
打其脚腰俱折與病見笑矣起自以酒食求之不許
項惡之迴面相望莫有在矣自日而死出朝野僉載

○來俊臣造羅織經棄市營死

殺人只
好官上
祿不

俊臣于武后朝以羅告諸王貴臣授朝散大夫拜侍
御史造告密羅織經布置事狀具有條貫又別造枷
號為突地吼造其枷者輪轉于地斯須悶絕囚人無
貴賤先列枷棒于地召囚見之鬼胆飛越無不自誣

迪吉錄

卷之三 酷吏門

聖

彦卿便信
二部必作
相此正
可互航

者則天重其爵賞以酬之故競為酷矣朝士因朝嘿
遭擒襲至於其家訣曰不知重相見否嘗誣狄仁傑
謀反已承即許仁傑謝死表上之仁傑男得綿衣中
寄書乃上變稱冤方知其詐遂獲釋受誣者竟卒相
手死俊臣嘗坐賊出同州黎軍逼奪同列妻仍辱其
母莫敢言者後欲奏諸武公主反為所害乃斬于市
國人無少長皆怨恨爭食其肉即碎肉為貝家人謫
配遠惡處子孫不得仕進

視徐右司功之子得擢官孫為太保者何如哉

是豺狼也

○侯思止王弘義郭霸等為慘酷前後誅戮
思止以告尉王謀反授遊擊將軍求拜御史武后難
以不識字對曰獬豸不識字但能觸邪遂許之與來
俊臣共為羅織俊臣逼娶王慶說女思止亦奏求娶
趙郡李自挹女竟為昭德榜殺

王弘義亦以告變授遊擊將軍拜御史與來俊臣共
事坐流嶺南安稱救迫胡元禮按之弘義詞窮乃謂
曰與公氣類元禮曰足下昔任御史禮任洛陽尉今
任御史公乃流囚復何氣類乃榜殺之

東吉錄

卷之三 酷吏門

聖

原來不識
酷吏情因
只是個
諸如做的

郭霸應革命舉為官見武后曰往年征徐敬業臣願
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上大悅人呼為郭四
其又御史大夫魏元忠病霸請嘗其糞元忠不許竟
嘗之曰其味苦病即愈想此後別元忠以其佞大惡
之嘗推刺史索思微獄微不勝其捶拷而死俄屢見
思微遂設齋轉經這樣不清淨的口俄見思微止于
庭曰汝陷我今來取汝霸恐懼遂自剗腹而卒

○周典議火燒鞠囚放流被殺
與酷虐忘左史江融正直當敬業之反羅織之斬於

死得怪

今衛徐中
乃有特持
齋可敬
遂獲現
騙人者

與意必
然待
頭
與

東都亭驛前融將死請奏事引見興曰因何得奏
融怒叱之曰吾無罪枉戮死不捨汝遂斬之屍激揚
而起踏踏十餘步行刑者踏倒還起坐如此者三乃
絕雖斷其頭似怒不息未幾興與來俊臣對推事俊
臣劾奏興與不知及同食謂興曰囚多不承奈何興
曰甚易也取大甕以火圍之令囚入處其中何事不
吐即如法造之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入此甕
興惶恐叩頭伏罪斷死放流嶺南所破家同流者甚
多爭殺之傳曰多行無禮必自及信哉朝野僉載

通吉錄 卷之三 聖

火甕燒灰可作百毒垂危若存性尚恐不堪用
也○思及請兄入甕便是退火法

悔之口生
退火

性何所止

容語快勝

修隙殺人之報

修隙者多起于盛怒蓋官長威福美得慣手見有
拘逆者自然容受不云一縱其威誰敢任哉然此
固有二如張詠之吏既偷盜美法又挾抗官長此
不可寬若乃受屈難堪理直氣揚又有見官不恨
罔識進退者此所當諒者也一槩盛氣加之則曲
直倒置巧者盛而拙者敗縱督過之後私心悔之
然雷霆彈壓已破損矣諺云一世為官百世冤蓋
恐隱伏利害峽崎情偽害人不少況復以任性出
之乎且任性則火性愈起久且以為固然不問是
非矣欲惠民讞獄者願宜除此一根虛心以聽情
理之自現也此便是為相容人之始耳

○海陵守褚仁規誣陷軍將問聲死

軍將劉璠性強直勇敢坐法徙海陵郡守褚仁規嫌
之誣以謀叛詔殺於海市璠將死謂監刑者曰為我
白諸兒多置紙筆於棺中吾必訟之後數年仁規入
朝泊舟濟灘江口夜半聞岸上連呼褚仁規爾知當
死否舟人盡驚起視岸上無人仁規謂左右曰爾識

一百歲兒
此聲否

劉璠也命酒食祭之仁規至都以殘虐下獄

獄吏夜夢一人長大黠面從二十餘人至獄執仁規

而去既寤爲仁規所親言之其人撫膺嘆曰吾君必

死此人即劉璠也其日中使至送璠于獄矣出太平廣記

○司隸校尉胡仲以憾成獄鬼擊死

王宏字長文爲扶風太守與司徒王允俱爲李傕等

所害宏素與校尉胡仲不相能仲因就獄竟其事宏

臨死嘆曰胡仲小子勿樂人之禍禍必及汝仲後病

頭不得舉眼若睡見宏來以大杖擊之數日死出還寬記

通吉錄 卷之三 修陳門 兇

使王宏無胡仲亦死所不甘者樂禍一念觸人

肺腑耳子羔刑人而人德之只是哀憫實意誠

信於人也意之於恩怨大矣哉

○唐蜀將尹偃以事殺營典竟死于陣

偃晚堂卒有後數刻不至者偃責之卒被酒自理聲

頗高偃怒挾數十幾死卒弟爲營典性友愛恨偃乃

以刀勢肌作殺尹兩字以暴涅之偃陰知乃以他事

挾殺典及太和中南蠻入寇偃領衆數萬保印嶼關

偃臂力絕人常左右以棘節杖擊其脛隨擊筋張

子孝弟至性
通于神明
以怨挾卒
已不可況
殺一梯中

殺尹二年

恃其力悉衆出關逐蠻數里蠻發伏夾攻之大敗焉

倒中數十槍而死初出關時忽見所殺營典擁黃案

大如轂前導心甚惡之左右無見者竟死于陣出西陽雜俎

○唐太傅杜棕以憾擢廉使驚疾而死

棕節度江陵黔南廉使秦匡謀戰蠻寇不克來奔謁

棕怒其不趨庭使吏讓之匡謀不爲屈乃遣繫之又

書與韋相云秦匡謀擅棄城池不能死王事請誅之

韋以棕元臣兼素有舊遂奏依其請救既降棕乃親

臨都市監戮匡謀將就法謂其子曰今日之死寔寬

奈申訴非及但當燒紙墨當於泉下理之耳行刑觀

者接踵揮刃之際棕大驚驟得疾遂輿而返俄而旋

風暴作飛卷塵埃直入府署乃散六月十三日殺秦

匡謀七月十三日棕卒將歸葬洛陽爲束身楸函成

即路欲飲之其夕主吏乃覺函短懼甚又難於改易

遂賂陰陽者給杜氏諸子曰太傅薨時甚凶就木之

際若臨近必有大禍諸子信然於是盡率家人待於

別室及舉屍就斂楸函果短遂陷胸折項骨而入焉

何捷也

一入冥途
貴賤爭不
多見

人禁他何
只是天爲
笑帳
此牙本小
豈故惡乃
居高位者
能不犯此
否

爲見所遇
直爾仁而

無有知者及抵東洛長子無逸相次而逝其事稍聞
於世議者以悼特權貴任刑戮後報焉出府楚新

杜棕不過作貴侶慈要人尊敬耳而竟以此置
人於死折已之祿則我慢之爲累也居官長吏
以禮節喜怒人低昂入者不少當其怒時亦自
依傍道理謂匡謀擅棄城池死之不足爲過孰
知皆爲客氣所使乎此意不除寧不害事

○都押衙何群以怒殺孔目宋柔謀叛伏誅

僖宗時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又詔軍容使西門季

通吉錄

卷之三

修陳門

奎

玄爲都監下都押衙何群小人兇險志氣驕佚肉視
其從一日汝州監軍使令孔目宋柔致命于都監既

出值群怒其不先禮謁也梓以入擊以馬撻汝州

監軍聞之大怒笞宋柔數十仍斥去使馳書謝群群

亦無作數日宋柔徒行經寺門又值群群瞥見發怒

連叱騎從錄之入院候墮黑殺而納諸洞中既張燈

宛見宋柔被髮徒跣浴血而立於燈後群奮劍刺之

而滅厥後夜夜見之神情惘惘漸不自安乃與其裨

將竇思禮等謀叛請都監夜宴令親信十數人焚院

掘之投机
動耳

惡人總無
好思情

痛哉

是夕一鼓群假寢帳中乃夢宋柔大叱曰吾嘗雪矣
遂驚覺召思禮語之對曰此鬼也何能爲二鼓將半
令卒擐甲登殿西大梓樹欄城內爲都虞侯所遷遂
擁衆斬關而出群下稍稍亡去竇思禮乃斬群獻于
都監而定廣記

誰使群謀叛者鬼亡其心也世之累負勢焰而
烜赫難當者豈少哉其惡極貫盈而因以取敗
則亦有亡其心者耳

○唐縣尉裴光遠以憾賊里長王表鬼憑而死

通吉錄

卷之三

修陳門

奎

光遠性貪婪冒於貨賄嚴刑峻法吏民畏禱惡之尤
好擊鞠畜一白馬善馳騁雖酷暑不暫休馬竟死有
里長王表者家富瞻早喪妻一子七八歲白晳端麗
常隨父來縣光遠見而憐之遺以服翫謂表曰我無
子若能以此兒相遺當善待汝縱大過不汝瑕疵也
表答曰某誠微賤受制于上骨肉之間則無以奉命
況此兒襁褓喪母豈可復離其父乎設使以此獲罪
於明公亦甘心矣光遠聞而銜之後數日乃遣表使
於曹南使盜殺諸境而取其子後三歲光遠遘疾逾

賴有此語
狀此年

月委頓時爲鬼物所中獨言曰王表來也當還爾兒
又作表罵語言訴于天今來請命復自言還爾兒作
功德多界陰錢可平皆曰不可少頃又曰白馬來也
則代馬語曰爲人乘騎自有年限馳驟亦有常程豈
有盛夏擊鞠不止斃此微命已訴于天今來奉取語
之如王表終不聽數日而死出廣記

王表之冤非大忍人不結白馬之冤恣情遊豫
者鮮不蹈及矣

趙吉錄

卷之三

修門

聖

正罪伸冤之報

雖有極惡大罪而當其罹刑叫苦痛徹肝腸此時
憾悔願重尚足感動太上好生之心況于蒙冤抱
憾宛轉就死天地淒其帶憤風雨爲之變色者乎
一遇有心人解倒懸而出之其爲歡喜祝願夫豈
有極人所動處天必隨之焉有不獲報者哉

○何比干讞獄平恕子孫佩印綬者干人

比干漢武帝時汝陰人經明行修且通律法爲汝陰
獄吏決曹操平活數百人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冤囚

趙吉錄

卷之三

伸冤門

聖

聖主之澤
百世猶在

淮汝號曰何父征和間大雨比干日夢貴客滿門車
馬簇擁覺以語妻語未已門有老嫗至求避雨雨甚
而衣履不沾漬比干異之延入坐須臾雨止嫗辭去
謂比干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堯至晉歷有陰德及君
身治獄平恕今天賜策以廣君子孫因出懷中符策
狀如簡凡九百九十枚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
如此美嫗忽不見比干時年五十八已有六男後再
生三子累世榮顯皆如嫗言出傳芳錄

○錄參程仁霸解冤死者不得直罷歸子孫祿壽

劫盜處失
人失出皆
宜慎也

龍喘視死
若何

益生平活
人多矣

昌熾

眉山有盜蘆葦根者所持刃誤傷主人尉幸賞以刼
聞獄椽受財掠成之公知其冤謂盜曰盡訴冤吾為
直之盜果稱冤遂移獄公直其事而尉椽爭不已復
移獄章論殺之公因罷喘椽尉暴死後三十餘年見
盜拜庭下曰尉椽未伏待公而決前地府欲召君暫
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警公今公壽已盡我
為公荷担而往暫時即生人天子孫祿壽朱紫滿門
矣公沐浴衣冠就寢而卒其子孫壽皆至九十曾孫

趙吉錄

卷之三

仲寬門

垂

皆為顯官有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玄孫宦學益盛
而椽尉之子孫微矣出陰德昌後錄

今居官案牘往往恐失上司意縱使萬不稱止
免官耳而慈仁種福與所得執多况官之成敗
亦自有數并不預此中也而殺人以媚可乎
盜竟以受誣死則仁霸於盜亦無德耳而獨其
全活人心襲其肺腑至死不忘可見恩怨自有
真也兵莫慘于志樹德者亦然

○盛吉夫婦泣罪五子皆貴

是與能仁
孫子者破
受陳東富
如子孫何

冤死竟不
得償然所
感者其心
耳

平等為德

吉字君達為廷尉審獄無冤滯每歲決囚持筆垂泣
妻亦泣曰君為天下執法不可濫及人罪禍延子孫
視事二十年天下稱其平
以為祥旬日間即擢去五子皆為顯官

○陳洎執奏權貴殺人罪子孫賢貴

洎為開封府功曹章獻太后臨朝有族人杖殺一卒
當洎驗屍太后遣使傳旨欲宥其罪諸吏皆惶懼欲
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實冤死待我而伸豈可懼
太后之威而不以實奏爾曹弗預我獨任咎自為婦

趙吉錄

卷之三

仲寬門

垂

以白府尹程琳程喜曰君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
既而太后原其族人亦不罪洎後妻一人泣謝曰某
冤非公不能伸陰司以公有陰德汪位貴顯及生子
孫賢故來相報歷官臺省副使孫傳道履常皆以詞
學顯任為一時門人傳芳錄

此伸死者之冤視生活一路似異然幽憤所在
不堪沒沒苟其公正識罪亦屬生理也彼受賕
賣放者能無得罪冥冥乎

○張文規辦胡達之冤增壽一紀

今之誣切
盜邀功者
盜少或至
使被劫盜
及良善使
其冤仇尤
為狼狽

大是長生
法門

文規字正夫為英州司理參軍其陽縣民張五
盜牛里人胡達張運等率保伍追捕之因擊殺張五
盜不得志反以被劫告縣令吳邀欲邀功取達等十
二人送獄誣服張運病死既申府文規疑之問得其
情又獲盜黨以証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脊餘杖聲
邀計不行忿恚嘔血死文規遷臨川忽疾困勺水不
入口者彌月昏不知人事一月微作聲飲水漸甦乃
言病在床被人攝去至一大官府聞簾內問吳邀張
運事文規寔對主者曰吾亦詳知俟卿結正耳時邀
運亦選立在傍更以所判紙尾示文規有添一紀三
字文規遂寤至天觀二年年七十八復夢羽人來云
向增一紀數足又以公在英州降婦人曾氏斬罪為
絞刑又添半紀至政和四年乃卒年八十三傳芳錄
做官富貴所不知者壽耳以壽民者壽已盡亦
畱之○今太守事多按院審錄亦只循故事耳
惟司理專典刑讞若平時能體察重囚使無枉
濫查盤時于他府亦然誠莫大陰功也
○○○錢若水辦富民之冤官名顯韶

長官話不
作此意否

應得心平
氣和

此事

是謂微管

可以為大
官矣

若水字長卿河南新安人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失女
奴父母訴於州委之錄參錄參舊與富民有求不獲
遂劾富民父子共殺誣服具申覆覈無異獨若水遲
疑錄參罵曰汝得富民錢欲出之乎若水笑曰父子
皆坐重辟豈不容某熟察一旦若水詣州所屏人告
曰某之遲留富民獄者慮其冤耳使人訪求女奴今
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密送州所知州垂簾呼
女父母問曰汝女今至還識之否曰識揭簾出示之
父母泣曰是也遂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感泣謝
道吉錄
卷之三 仲寬門
秉
曰非使君某戒門矣知州曰此推官之賜非我也富
人詰若水來謝開門不納富人遠垣而哭歸飯萬僧
為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十人欲奏其
功若水辭曰某初心止欲報冤非爵賞萬一敷奏
在某固好於錄參何如知州嘆服錄參知之詰若水
叩頭謝罪太宗聞之擢知制誥進樞密副使後與僚
友會食僧舍假寢而卒贈禮部尚書出傳芳錄
此一事也有三善焉獄獄平冤一也不自以為
功而推之知州二也不為爵賞為錄參地三也

以為下則仁，以為上則恭，以為同僚則恕，知制之權亦稍開其直矣。世之小善小德，惟恐人不聞知者，視此不慚死入地哉。○知州之推功服善亦大，是可人。

○張文確斷獄無冤父子五人皆貴

文確字雅圭，攝大理寺。不旬日，斷獄數百事，抵罪者無冤言，或有疾囚為齋禱，願亟視事，拜侍中。諸囚聞其遷，皆垂泣，其得人心如此。子四人，與父皆至三品。時人謂之萬石張家。

趙吉錄

卷之三

仲寬門

堯

○主事屠康僖雪冤戒刑三子皆要金

身在堂上
知獄中
之冤痛
幸常思之

公為刑部主事，宿獄中，細詢諸囚情罪，得其無辜者若干人，公不敢自以為功，密疏其事以白堂官。後朝審，堂官摘其語以訊諸囚，遂釋冤抑十餘人。一時輦下咸頌尚書之明。公復稟曰：輦轂之下，尚多冤民，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豈無枉者？宜五年差一減刑官，覈實其罪而平反之。尚書為奏，凡其議時公亦差減刑之列。夢一人告之曰：汝命無子，今減刑之議深合天心，上帝賜汝三子，皆衣紫腰金，是夕夫人有娠，後生

應頃、應坤、應竣皆顯官

出舉業定例

人命關天，有司最宜所重。世有誣賴一節，極為慘酷。下輩恃此，放刁撒潑，至奴僕脅主人，頑佃梗業主，妻妾制夫長，一有不虞，則鄉族乘而橫臂，縉紳因而磨牙，搬搶家私，凌辱婦女，縛屍灌汁，族鑽酷打，以求賄賂。則有子激死母，妻氣殺夫，恃多男為賴死之根，指富家為甘脆之貨，則有儒紳親奴婢，衣冠族乞丐，陰設陽施，朝夕喜則有虐屍燒骨，踏門壞屋，貧冤對袖手旁觀。

趙吉錄

卷之三

仲寬門

本

富親戚遭殃坐罪，此其種種未易殫述。世之官長，獨謂屍場一檢，公庭兩造，足以辨冤稱快，而孰知其魚糜肉爛，鯨吞虎噬，已不可言乎。近兩院憲牌已常禁革，不許燒埋，然官長仁心，又以為事關冤死，不得不覈吁，是也。但此弊不革，不惟啓人自殺，且令父子兄弟以死為利，暴屍滅法，揣其情由與手刃無異，真堪凌遲處死者，其害倫賊心不少也。今欲此事一禁不埋，亦難，但嚴誣告加三等之法，不論極冤極迫，凡藥死而

不以藥首自縊投水而不以自縊投水者即
問如律務在懲一警百張榜告諭其係親人逼
死以爲荷賴之本者勒破其情益室重處有乘
亂索賂目認挾打者嚴究號令則事情得矣事
情得而後可論是非究輕重生無痛苦死無疵
癘親戚無利死之心風俗無搬搶之惡其爲陰
德孰大于是

建吉錄

卷之三

奎

話自改亦
妙

一段信誠
之報

雖是好報
亦大吃醋

官長枉濫之報

官府簿書如麻下情阻隔或乘其聰明或乘其火
氣或乘其忙錯種種皆能枉人及其文案既定兩
院報招則舒卷爲艱有明知其枉而已無如何者
矣昔彭惠安詔居官立身無愧古人只誤殺一孝
子遂至不振甚矣居官之難也其難其慎政不在
依違二三而在虛心觀察是必有得於情形之表
者矣若是任意何事不敗哉

○晉王濟枉殺侍者病見之死

建吉錄

卷之三

枉濫門

奎

侍者於閨中就婢取濟衣物婢欲姦之其人不可婢
言若不從當大叫卒拒之婢遂呼云某甲欲姦我濟
即令殺之此人具陳濟不信故牽將去顧謂濟曰枉
不可受要當訟府君於天濟遂病見此人語之曰前
具告實既不見理便應去濟數日即死出還冤記
此奴氣骨士人所難枉死宜其爲厲然此婢不
知合償何償也

○晉王範枉殺帳內督大厖病死

富陽縣令王範妾桃英有姿色與門下丁豐史華期

一家便遠
萬里如此
可恨哉

起自謂公
惡矣開口
何容易哉

殺狗手恨
最害事

二人姦通為帳內督孫元弼緝知懼告之乃共誘元

弼與挑英有私範不辨察遂殺元弼有陳超者在坐

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

下值雷雨日暮忽有人曳超去入荒澤中雷光照見

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訴怨皇天

早見申理連時候爾乃今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

範既為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泰山玄堂

下共定死生錄挑英亦在取中至天明失鬼所在超

至楊都詣範便見鬼從外來運入範帳至夜範始眠

通志錄

卷之三

枉濫門

奎

忽然大驚連呼不醒死矣亦暴亡超乃迎走長干寺

易姓名為何規後五年二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

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形已在水中以手搏

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死

出太平廣記

二王不過誤聽殺耳非故也而竟以此死則為

官不慎而枉殺者能免之償乎

○宋劉毅以風聞殺寺主後繼於其寺

高祖平桓玄後以毅為撫軍荊州刺史到州便收牧

牛寺主云藏桓家兒為沙彌并殺四道人後夢見僧

巧在寺中

云君何以枉殺貧道已白於天恐君亦不得久因遂
得疾不食彌瘦後來高宗征殺毅既敗夜單騎突投
牧牛寺寺僧曰撫軍昔枉殺吾師我道人自無報仇
之理然何宜來此主師屢有靈驗云天帝當收撫軍
於寺殺之毅便嘆叱出寺因上大樹自縊死

出太平廣記

○唐婁師德誤罪二人折其壽

婁師德克軍使破吐蕃於白羊澗八戰八克優詔褒

美高宗謂曰卿有文武才授左驍騎累遷納言弟復

為顯官師德送之問何以處人弟曰人唾面拭之而

通志錄

卷之三

枉濫門

奎

已師德曰此吾所以憂也人唾面怒汝也拭之則益

其怒不拭自乾其厚如此及臨終數日寢興不安無

故驚曰撫我輩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似有所

爭者曰我當壽八十今追我何也後自言為官誤殺

二人戒十年詞氣如有所屈俄而氣絕以婁公之明

怨尚不免濫為政得不慎之歟

出唐新語

誤也非故也而不免當其禍室戒一以婁公不

免誤何況下此寔多任性室戒二

○唐蘇頌為令路二吏折其壽

天上訴地
下訴則安
逆此而可

顯少時有相者云當至尚書位終二品後至尚書三品病篤亟呼巫覡視之巫云公命盡不可復起顯因復論相者之言巫云公初寔然由作桂府時殺二人今此二人地下訴公所司減二年壽以此不至三品顯夙蒞桂州有二吏訴縣令顯為令朴殺吏乃嗟嘆久之而死出廣記

將人命做人情良佳然僚屬不聞於地下係本何也

○唐昌令王悅枉殺錄事李之中惡疾死

通吉錄

卷之三

枉道門

奎

悅殺李之而非其罪李之既死長子作靈語曰王悅不道枉殺予予必報其聲甚厲經數日悅晝坐廳事忽拳毆其腰聞者股然驚顧無人既暮擊處微腫焉且痛其日李之男又言曰吾已擊王悅正中要害處即當殺之悅疾甚則至蜀郡謁醫不愈未死之前日李之命其家造數人饌仍言曰吾與客三人至蜀郡錄王悅食畢當行明日而悅死悅腫潰處正當右腎即李之所為也出紀聞

○刺史劉有枉斃霍判官竟死于陣

顯之難

存為舒州刺史辟儒生霍某為副練判官甚信任後為左右所譖因下獄白使府請殺之吳帥知其冤使執送楊都有送縊之於獄既而有遷鄂州節度使霍友人夢霍素服自司命祠中出撫掌大笑曰吾已獲雪矣俄而存帥師征湖南霍表兄馬鄴為黃州刺史有夜扣齊安城門者曰舒州霍判官將往軍前馬病白使君借馬守陴者以告鄴嘆曰劉公枉殺霍生今此人往矣能無禍乎因置馬數匹焚之木際數日存敗績死之出廣記

通吉錄

卷之三

枉道門

奎

存當遷鄂州時方賀榮行而鬼警已得計抑掄矣然則顯宦何遽為福要當無負心處耳○侍御史郭霸枉殺宋州三百人病自刺死霸以濫殺有功暴得五品經月患重病臺官問疾見老巫曰郭公不可救也有數百鬼遍體流血攘袂欲齒皆云不相放有一碧衫人喝緋衣人曰早合去何因許時答曰比緣未得五品未合死俄而霸以刀子自刺乳下攬之曰大快家人走問之曰御史孫容師刺我其子於御史顧琮處訟容師琮以荒亂言不理

然則惡報
而官榮者
不為福矣

其夜卒容師以明年六月霸死日而終皆不知其所
以自春大旱至霸死雨足天后問在外有何事郎中
張元一曰外有三慶旱降雨一慶中橋新成萬代之
利二慶郭霸身死百姓皆歡三慶也天后笑曰霸見
憎如此耶廣記

○唐參軍曹惟思負心多殺鬼叢拽死

蜀郡法曹參軍曹惟思性殘忍自千牛備陞為澤州
相州判官常養賊徒數十人令其所在為盜而館之
及事發則殺之以滅口前後殺百餘人知西山轉運

通志錄

卷之三

至

使與其妻偕行至瀘州因疾夢僧告之曰曹惟思一
生中負心殺人甚多無分毫善事今冤家債主將至
為之奈何惟思哀祈甚至僧曰汝能度兩子為僧錢
物衣服盡用施寺仍設道場誦經禮懺可延百日之
命如不能即當死矣惟思曰諸事易耳然苦不食奈
何僧曰取羊肝水浸加以椒醬食之即能食矣既覺
具告其妻妻贊之即僧二子又置道場誦經月餘晨
坐其亡母亡婢皆起之惟思大驚起迎候母泣曰
惟思在生不知修善今冤家欲來吾不忍見

汝受苦辛故來視汝惟思命設祭母母食之姊默不
言惟傲舞不輟母食畢與姊偕去惟思疾轉甚於是
羊肝亦不食常卧道場中晝日眠覺有二青衣童子
其長等僬僥也一坐其頭一坐其足惟思問之不與
語貌甚閑暇明日食時見所殺人或被頭潰腸斷截
手足或斬首流血盛怒來詬曰逆賊與我同事事急
反殺我滅口今訴於帝待來取汝言畢昇階為童子
所推不得進但慢罵曰終須去惟思知不免具言其
事如此月餘忽失二童子惟思大懼與妻子別於是

通志錄

卷之三

至

死者大至眾見惟思如披拽狀墜於堂下遂死廣記
心中清淨是名道場不然雖勤苦修齋建設不
能得之百日之外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者乎
○廣東地多盜官府不務教化模稜反因以為
利乘其豪富不明者則籍而分之自以為無罪
過不知縱賊射利又中不無仇怨枉濫乃罪過
之尤者矣
○偽蜀御史李龜頑為寬見所迫尋死
龜頑久居憲職嘗一日出至三井橋忽睹十餘人推

不請換不
良懼者何
如哉

頭及被髮者叫屈稱冤漸來相迫龜頑懼迴馬徑歸誠其子曰爾等成長輩仕慎勿為刑獄官以吾清慎畏懼猶有冤枉今欲悔之何及自此得疾而亡

子羔別人而人三處之古又有為刑獄官者解大罪則投豆於大器解小罪則投豆於小器臨終而小者滿大者半矣於是子孫昌盛累世能盡其心何官不可為哉

宋提刑陳睦誤主裴妾獄折壽

熙寧五年杭州民裴氏妾夏沉香澣衣井旁裴之嫡

通吉錄

卷之三

杜虛門

充

理可貸

實可駁劫

子戲誤墮井而死其妻訴於州以為必沉香擠之而墮也州委錄參杜子方司戶陳珪司理戚秉道三易獄皆同沉香從杖一百斷放時陳睦任本路提刑率駁不當劾三椽皆罷委秀州倅張濟鞠其獄濟希旨竟論沉香死其後睦還京師久之未有所授聞廟師那生頗從仙人遊能知休咎乃往見之叩以來事那拒之不答而語所親曰其如沉香何睦聞之恐懼汗下廢食者累日竟不起釋氏所云冤對終不免可不戒哉

出墨莊漫錄

一不詳細
便損自家
老大人

通吉錄

卷之三

杜虛門

字

為曲所以天奪汝愛兒汝有陰陽天未遂奪汝壽汝今還世切須事君則忠事長則順不可為己營私不可以直為曲戒殺淫戒嗔戒怒但依吾教則盡天年不然則壽祿俱削也開憲括異志

問巡撫誤殺富民見鬼身斃

問公范南京有誣鎮江民周志廉主盜者廉富民畏刑以貨屬諸權貴請問公益疑竟杖殺廉已而鎮江郡丞盧仁者上謁公曰汝何帶囚周志廉來仁忙然不省公復厲聲曰皂隸傍邊立者廉也是日公即昏

行勝安社
不疑為當
仔細斟酌
方有是斷
容處所謂
得情勿違
也

駭仆地自是廉常在目守殺之

間之殺廉乃以其行賂疑之可謂公正矣然殺非其罪尚能爲厲可自恃無私遂妄斷決乎哉每見爲民甚怯爲鬼甚勇正不知挾甚麼勢頭來

通吉錄

卷之三

狂法門

主



立法嚴刻之報

立法欲寬寬則易避守法欲嚴嚴則難犯若一立刻深科條必有受其害者矣視酷吏臨審暴虐者似微不同然殺人以刃與政均也察其意豈不以火烈民畏懸崖鮮死然其心已爲嗜殺所用矣歷觀古來制酷刑及嚴犴者必殃其身不獨紀載爾爾也

○唐侍郎李昭德嚴恩赦不首之罪尋自及

管意武中時昭德威權在已

宣出一教云自今已後公坐徒私

通吉錄

卷之三

立法門

主

皆死忠義者皆存獨李昭德吃虧耳及看太平所載昭德亦有酷吏風聲

坐流經恩百日不首依法科罪昭德先受孫萬榮財奏與三品後萬榮據營州反貨求事敗頻經恩赦以百日不首准賊斷絞出朝野僉載

○洛州司馬弓嗣業洛陽令張嗣明造大枷尋自

着之

其枷長六尺濶四尺厚五寸倚前人莫之犯後嗣業及明資遣逆賊徐真北投突厥事敗業等自着此枷百姓快之

○魚思嘔爲上造匿尋以投匿伏誅

一應之管
知凡幾
矣

罪人不辜
身而保其
身而保其
身而保其

今他嘗此
特滋味耳

思頃有沈思極巧上欲造甌召工匠無人作得者頃
應制爲之甚合規矩遂用之無何有人投甌言頃云
徐敬業在揚州反頃爲敬業作刀輪以衝陳殺傷官
軍甚衆推問具承誅之

○索元禮爲鐵籠頭訊囚後坐賊擬以此訊即伏

○秋官侍郎張楚金奏決配逆人家屬後身罹之

楚金奏反逆人特赦免死家口即絞斬及配沒入官
爲奴婢等並入律後楚金被羅織反特赦免死男子
十五以上斬妻子配沒識者爲法日弊所謂交報也

通吉錄

卷之三

立法門

主

子

○京兆尹崔日知持左降人離任甚急尋被貶亦

如之

日知所轄長安萬年及諸縣左降流移人不許暫停

有違晷刻所由夾杖無何日知貶歙縣丞被縣家摧

求與妻子別不得

○○蜀蕭懷武繁徒害衆全家被戮

懷武爲僞蜀中園小使蓋軍巡之職也捕捉賊盜
年多官位甚隆積金巨萬第宅亞於王侯聲色妓樂
爲一時之冠所管中園日餘人每名各養私名十餘

偵探出於
知人隱微
者任其延
人多矣設
此狗首豈
不口受乎

殊細得無
太急乎

軍或聚或散人莫能測呼之曰狗至于深坊僻巷馬
鑾酒保乞丐傭作及販賣童兒輩並是其狗民間有
偶語者官中聞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勳貴家當庖
看廐御車執樂者皆是其狗公私動靜無不立達于

懷武是以人懷恐懼嘗疑其肘臂腹心皆是其狗也
懷武殺人不知其數蜀破之初有與已不相協及積

金藏銀之夫日夜捕逐入院盡殺之冤枉之聲聞于

街巷後郭崇韜入蜀人有告懷武欲謀變者一家百

餘人無少長戮于市 出王氏見聞

通吉錄

卷之三

立法門

主

懷武置狗今之所謂能吏也而百餘口竟以千

餘狗吃之殆盡矣趙宣子曰棄人用犬雖猛何

爲

○僞蜀御史陳潔獄苛刻見厲鬼而瘡死

潔性慘毒獄刑定獄嘗以深刻爲務十年內斷死千

人因避暑行亭見蟬子懸絲面前公引手接之成大

蜘蛛啣中指拂落階下化爲厲鬼云來索命驚訝不

已指漸成瘡痛苦十日而死

○余僉憲治河尚嚴刻擁飛蟲而驚死

人當死時
一念望赦
之心與足
勤天

余公汝南人奉命董治黃河政尚嚴刻兼以歲庚寅
中州大旱死者相枕藉一日公巡行黃河上忽飛蟲
成陣隨暴風吹至塞公簪輿皆滿撲面打胸襟袖周
匝驚怖返署旬日病卒耳說

厲氣所蒸飛蟲亦能弄人

○袁州王參軍遇赦故殺見所殺者死

王某嘗劾一盜獄具而遇赦王以盜罪重不可恕乃

先殺之而後宣赦罷官至新喻邑客馮氏具酒請王

明日當往晚止僧院乃見所殺盜曰我罪誠合死然

更吉錄 卷之三 立法門 圭

已赦矣君何敢匿王命而殺我我今得請於所司矣

君明日往馮家耶不往亦可言訖乃殺寺僧但見其

與人言而不見也明日方飲暴卒出廣記

○三安石父子議復肉刑皆受冥報

安石一日與葉濤坐蔣山本府一牙校來參公問來

意其人乞屏左右言昨夕夢至陰府見侍制安石子

死帶鐵枷良苦令某白相公意望有所薦援某恐相

公不信遲疑間侍制云但說某時某處所議之事今

坐此備受慘毒公悟其事不覺大慙公既卒有武弁

苦計無可
死後始覺
心後使磨
校可憐罪
友石不至
身難之矣

然而復甦言王氏父子皆鐵枷竊問何罪曰緣曾議
復肉刑致此乃與前校之夢畧同今士大夫往往皆
知之泊宅編

議肉刑竟不果用然一念之毒天報之如此謂
心術議論虛而莫足為哉

更吉錄 卷之三 立法門 圭

知枉不辨之報

○陶繼之枉大樂伎獄夢入腹而死

官事煩多
安能一一
詳盡
陶都來書
錄此古人
所以公哉
欽哉也

宋元嘉中李龍賊衆夜行掠劫再陽陶繼之爲縣令
尋捕獲之龍等引大樂伎是去之夕此伎與同伴往
就人宿共奏音聲陶不詳審爲作欸引隨例申上而
所宿主人及賓客並相明証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
行不欲自爲通塞并諸切十人於郡門斬之此伎聲
價藐無俱絕又殊辯慧將歿之日曰我雖賤隸少慕
善未嘗爲非實不作劫陶令已當具知枉見殺害若

通吉錄

卷之三

知枉門

主

三九三

知而不辨
不過恐上
司嫌錯假
自不起耳
然情實便
令人不惜
性命乎已
何安

無鬼則已有鬼必自陳訴因彈琵琶歌數曲而就歿
衆知其枉莫不隕泣經月餘陶遂夢伎來至案前云
昔枉見殺寔所不忿訴天得允故來取君跳入陶口
乃落腹中陶即驚寤俄而倒狀若風癲良久蘇醒有
時而發發即天矯頭乃著背四日而亡亡後家便貧
瘁二兒早死餘有一孫窮寒路次出還冤記

既已知而猶枉之真大忍人其天死矣然居官
文移之間明知其悞而周章執前議者豈少哉
觀此可爲戒哉

○韋破虜蔽罪樂蓋卿服其毒身死

便有利其
速死可無
公憂忌誰
人到是種
不礙高乎

廬陵王在荊州時嘗遣從事量括民田南陽樂蓋卿
亦兄一使公府舍人韋破虜發遣誠救失王本意及
蓋卿還以數誤得罪破虜惶懼不敢引愆但誑蓋云
自爲分雪無勞訴也思分雪則已受罪也數日之間樂蓋卿遂
斬于市蓋卿號咷無由自陳惟語人以紙筆隨殮死
後少日韋破虜在槽上看牛忽見蓋卿羣頭而入持
一枕蒜齏與之破虜驚呼奔走不獲已而服之因得
病遂卒出還冤記

通吉錄

卷之三

知枉門

夫

三八三

若實引罪
定無死理
然這解更
自難非案
驗不能

誠救之失誤也蔽罪於使人則故也使以實訴
王情理之間猶可原焉欺人以死而自免於戾
此與周益公夏文靖引過之意異矣而死生禍
福顛倒若此昧心而推罪者竟何益哉

○○杜式方阿詔使致罪押衙二公俱死
式方爲桂州觀察使會西原山賊反奉詔討捕續令
郎中裴某承命招撫式方遣押衙樂某并副將二人
至賓州詰裴裴命樂生與副將至賊傳詔并以書招
賊帥令歸服樂生素儒士且有信義既至賊帥黃少

又一婦譚
來矣

即合官長
審事無不
以辭色相
上下其手
者鮮矣

亦要討部
使奸亦要
討樂生好
是法世情
的人

卿大喜留讎數日悅樂生之佩刀懇請與之少卿以
侍婢二人酬其直既復命副將與樂生不相得遂告
于裴云樂生以官軍虛實露于賊帥之故贈女口
裴大怒遣人搜檢果然樂生具言本末云某此刀價
直數萬意頗實借以方奉使賊帥求之不得不與彼
歸其直二口之價尚未及半某有何過生使氣者辭
色頗厲裴君愈怒乃禁于賓州獄以書與式方并牒
誣為大過必殺之式方以遠鎮制使言其下受賂于
賊不得不寬法然亦心知其冤樂生亦有狀具言曲
直

趙吉錄

卷之三 知杜門

去

曰得衙前虞候足矣式方便授牒兼贈錢百千文為
葬具又問所欲曰某自誣死必無逃逸請去怪怙沐
浴見妻子囑付家事公皆許至時式方乃登州南門
令引出與之訣別樂生沐浴巾櫛樓前啓拜曰某今
死矣雖死不已式方曰子怨我乎曰中丞為制使所
迫耳式方灑泣遂令刀手領至球場內厚致酒饌食
訖召妻子別問曰買得棺來可速買紙一千張筆十
管置棺中吾死當上訴於帝前問監刑者曰今何時
曰日中樂生曰吾日中死至黃昏時便往賓州取副
將及明年四月殺制使裴郎中舉頭見執提者一人
乃虞候部曲樂曾攝都虞候語之汝是我故吏我今
分死矣爾慎無折吾頸若如此我亦死即當殺汝所
由至此時亦不暇聽信遂以常法拉其頭殺之然後
笞畢拽之於外拉者忽驚蹙面仆于地死矣數日
報賓州副將以其日夕心痛暴終制使裴君以明年
四月卒其年十月式方方於球場宴較使次飲酒正
洽忽舉首瞪目曰樂生汝今何來也我亦無過索酒
瀝地祝之良久又曰我知汝屈而竟殺汝亦我之罪

趙吉錄

卷之三 知杜門

今

遂瘖不語昇到州及夜而卒至今桂州城南門樂生
死所方員丈餘竟無草生後有從事於桂者視之信
然自古冤死者亦多樂生一何神異也 出遊史

樂生有心義其捐千金劍及寧死無遜氣骨實
之大用必有所樹室其強外而多靈也裴制使
爲剛氣所中杜中丞爲柔氣所懾交殺義士并
受其報空哉使杜能以正釋樂而以好謝裴旁
皇爲計何必遂以官殉而市恩灑泣作女兒態
固不成丈夫矣仕途中如此隱忍者極多陡遇
樂生之靈能勿畏乎

題寺錄

卷之三

知在門

全

讒諧之報

列其情狀
費使人知
神奸而避
之不達不
若

古云來說
是非者便
是是非人

是是非人
勸得破時
庶幾不爲
所用

好送話者
便是非人
無上事極
我在九天
之上者定
非佳士

題寺錄

卷之三

知在門

全

讒之中于家國大矣善讒者必以心巧舌拙人眉
曉摘人心事或乘所懼而脅之或乘所歡而剔之
或抽所恨而闢之或中所護而發之或覲所私而
拂之或攻所揚詡而磨滅之微言隱察令人自猜
自怒入耳之人且以爲愛已不知正受其譏嘲受
其戲弄而我反爲所用也又此讒人之人必然善
惡惡人諛言甘舌妙合肺腑正自難堪又此讒
人之人每以摘背後語爲傾吐心腹我處讒人人
處亦定讒我視權令所趨耳世傳聽讒詩云讒言
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富誅父聽子當決夫
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絕
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可思舌上有龍泉殺人
不見血嗚呼說起來真毒手在我跟前美我醜洩
我心機掣我肘我反爲之怒代彼報私讐十人中
得九人九一人雖不醉也病些兒酒然則如之何
而可哉第一化愛憎恨毀譽根善惡邪正閑時明
白第二背後言語一切消盡以不聽爲主則讒言

平居交游
鍾得過時
便休休有
容便沒測
不行矣

自歌矣若彼譏人自有天道所謂投界有北投界
有吳者吾何責焉

譏人多起于妬見兩人情熱則便譏之大權勢者
之媚嫉亦妬也恐分寵也妾婦之道也又有譏甲
于乙不行恐勢屈情露則譏乙于甲者魯隱殺
因語相殺
隱是也又有恨彼兩人則借此之口以罵彼因
借彼之拳以毆此而兩成其隙已且居間號為調
停者任守忠交構兩宮是
也今仕途中多有此又有將欲譏之必故好
之備情造景畧擠便墜者驪姬譏申生鄭
袖譏美人是也

趙吉錄

卷之三

全

人之過以高我之功石亨譖人之功以掩已之
過者鄧安瀾譖李又有好嘲謔人簸弄人得人私
語一二句即粧點幾語以傳若疑其虛則一二語
正自實也今世或以
此為能至于骨肉離間有話難辨一
中其毒尤為狼狽只空一以不聽為主耳

○費無極以譖禍楚滅其族

楚平王嬖譖人費無極譖子建又譖其傅伍奢將殺
之請召奢二子以贖父愆寔欲并殺之伍尚來就刃
伍員奔吳遂以吳伐楚楚幾亡昭王時楚令尹子常

又用無極譖族卻宛殺伯州犂沈尹言於子常曰無
極譖人也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
明今又殺不辜以興謗禍及子矣令尹乃殺無極滅
其族

其族

凡譖人皆媚子也以秦女媚楚王而蕩軼已甚
不得不危人以自安矣以妬忌而譖者亦緣一

媚而生

○太宰嚭以譖禍吳戮其身

越敗於吳多致賄賂因嚭以求成伍員諷諫嚭因譖

趙吉錄

卷之三

全

其托子於齊夫差怒賜胥死越遂滅吳吳王且死以
袂蒙其面曰吾無以見子胥也嚭竟為越王所誅
今子胥之神赫赫天地間而嚭不知幾禽獸胎
矣二死孰快

○伊戾譖宋世子而見烹

宋平公時伊戾為太子痤內師而無寵楚聘晉過宋
太子請野享楚使公許之伊戾從至則軟用牲加書
而告公曰太子將為亂與楚客盟矣公曰我子也何
求對曰欲速使視之信因太子徐聞其無罪也烹伊

離間骨肉
尤為罪過

莫

莫親父子而諧行之可畏哉然舌根甫掉時而油湯已鼎沸矣

○衛融譖戾太子而被斬

漢武帝三十歲始得戾太子甚愛之及長成嫌其才

能不類已此意一為人直然以在儲日久又性恭遜

故安之無他賜屬上有疾使黃門衛融召太子融復

命言太子有喜色上默然及太子至上察其涕泣痕

特上前強為言笑乃誅融

通吉錄

卷之三

金

即廢立功成未必便富貴到手也即富貴有與

分功者矣且後來未必不奪寵也迺頭落地則

更安一項不得

○譖安平君者九人皆死

田單既復齊封安平君齊王甚重之有寵臣九人譖

之曰安平君撫百姓懷戎翟結豪俊志欲有齊也王

果疑之單免冠徒跣肉袒請死五日乃得謝貂勃使

於楚反王觸諸前曰召相單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

安得此亡國之言乎昔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

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來夫安平君以儒儒即墨而復千里之齊當時而自王天下莫能止然歸之道義以迎王於棧道木闕今國已定矣而王獨曰單來安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乃殺譖者九人而益封安平君

○譖房玄齡者丁時伏法

太宗征遼東時房玄齡為留守或有上書譖其謀反

者玄齡問之曰我乃奏君不發封而付之太宗按奏

問所告何人曰房玄齡不啓書而立斬

通吉錄

卷之三

余

○唐軍容使楊玄价譖丞相楊收為陰兵所誅

收為玄价譖被貶嶺外有傳其死者于時鄭愚尚書

鎮南海忽一日賓司報楊相公請見愚驚駭以收安

得至此乃延接之楊曰某為軍容使楊玄价所譖不

幸遭害今已得請于上帝賜陰兵以復仇欲託尚書

宴犒兼借錢十萬緡鄭諾之唯錢辭以軍府事多許

其半楊相曰非銅錢也燒時幸勿着地愚曰若此則

固得遵命遂長揖而別愚令於北郊具酒饌素錢祭

之楊之至有典壽陽者見收乘白馬臂朱弓形矢有

朱衣天吏控馬謂之曰今上帝許我讐殺楊玄侖我射中之必死俄而楊玄侖果暴疾而死蜀毛文錫其先為潮州牧會事鄭愚熟詳其事太平廣記

毀諸小人常態所謂含沙射影者也以鬼箭報之固其宜矣

○建陽錄事陳勳為縣吏所誣弄市厲擊十人墮其八

勳性剛狷不容物為縣吏十人共誣其罪坐死至明年死日家為設齋妻哭畢獨嘆靈前曰君平生以剛

直稱今枉死逾年精鬼何寂然耶是夕即夢勳曰吾

夢乃知冤之情形

都不知死向問卿言方大悟耳若爾吾當報仇然公署非可卒入者卿明日為我入縣訴枉吾當隨之明

寂不開聲一時算數

日妻如言而往出門即見勳仗劍從之至縣過一讐吏於橋上勳以劍擊其首遂顛仆而死既入門勳徑之曹署以次擊之中者皆死十殺其八二吏奔至臨

川乃得免勳家在蒼竹鄉人恒見之因為立祠號陳府君甚靈云出諸神錄

十人之中豈無不甚讐妬直揆羣逐類者然一

罹惡緣不分首從此處大不可放過

○偽蜀孫延膺誣蘇鐸致死尋作逆伏誅

蜀王宗信鎮鳳州有角觝人誅鐸者安之巡警嘗與

宗信左右孫延膺不協宗信因暇日登樓望見蘇鐸

錦袍束帶似遠行人之狀宗信訝之鐸本岐人也延

膺因譖曰蘇鐸雖受公蓄養其如包藏禍心久欲逃

去宗信大怒立命擒至先斷舌嚙肉然後斬之及延

膺作逆其被法之狀一如鐸焉太平廣記

悲隙未忘遂不免此然則譖不行者幸耳不幸

迪吉錄 卷之三

利市便自家首領不保矣此等兩舌離間比手

刃者怨毒猶居其上可不懼乎然宗信之輕聽

讒則亦酷矣

權所在即

下位聽讒為禍已重若居權貴而一中其毒則

仁賢不保矣蓋彼處逢迎者愈密市忠者愈眾

而名位相攻利害相感其情態又最難平受也

且不特人毀人而媚嫉猜忌偏護愛憎自家腸

胃中亦淨盡為難若我有毀譽根則毀譽人者

至矣王文正云且處安有毀人者吁真聖人真

聖人

如袁盎譖晁錯王守澄譖宋中錫麗涓譖孫臏
趙高譖李斯盧多遜譖趙普其報彰彰已現他
處故不殫述

趙吉錄

卷之三

允

趙吉錄卷之四

善本

官鑑四

吏治循良之報

古吳 顧錫疇九疇甫評
閩漳 顏茂猷光衷甫編輯

天下最親民者惟守令雖聖明在上而一二貪殘
居職民不得其所者多矣故一邑有循吏則一邑
受澤一郡有循吏則一郡受澤其功德比於君相
似小而更密似賒而更急也大畧教化爲上寬仁
次之綜核又次之嚴於馭役而寬於馭民亟於揚
善而勇於去奸庶幾得蒙至治之澤云

○黃霸以寬明治郡致位丞相

漢武昭時以刑罰繩下俗吏爭嚴酷而霸獨寬和
官難矣宣帝在民間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
召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廷中稱平爲潁川太守每下
恩澤詔書他郡縣多廢閣霸爲擇良吏分部宣詔令
令百姓咸知恩意而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寡
貧窮者此法今不可拘但流連老弱貧病爲條教置
者能勸鄉里街巷各周恤爲妙

不有少果
及果地
方上人能
立法調停
為妙

今見官府
如帝好之
所生也

精明之吏
又等少此

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以、為、勸、善、妨、姦、之、意、今若責

正使傳教又時出行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諸

為令頗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才不及霸則省

吏民見者輒與語問他陰伏相參考以具得事情嘗

遣吏行縣有所伺囑以無泄吏不敢舍郵亭食於道

旁易攫其肉適民詣府言事霸與語道及此如此通

少吏還謁霸以此勞苦之吏大驚以霸具知起居所

問毫不敢隱要周知民情有死無以葬者上言霸具

云其所本可為棺某亭豚可祭吏往皆如言咸稱神

建吉錄

卷之四

吏治門

二

明而不知所以也姦人去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

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主得大外寬內明得吏民

心治為天下第一徵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為丞相

封建成侯謚曰定

○龔遂以安全戡亂摧拜水衡

宣帝時渤海歲饑多盜賊吏不能禽制丞相舉遂年

七十矣召見帝陋其貌問何以治渤海遂對曰海濱

遼遠不霑聖化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陛下赤子

益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耶便有

真盛世若

如此味者

猶近王者

建吉錄

卷之四

吏治門

三

民富實獄訟止息帝褒之召拜水衡都尉以壽終

○朱邑廉平慈惠入為司農

邑為桐鄉嗇夫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

恩鄙民愛敬焉累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

司農性公直不可干以私居處儉約祿賜以共九族

鄉黨家無餘財疾病時屬其子曰桐鄉民愛我必葬

其處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民也子從之民果共起冢

立祠祭祀愈久不絕後是實天子聞其貧賜邑子金

百斤以奉祭祀亦有貧吏

○召信臣興利教儉徵為少府

若委官煩
漢則有因
而病民者

一似禁止
似非長官
之利也

但與長
老區畫必
有得其要
領者

信臣為上蔡長視民如子歷零陵南陽太守勤力有

方畧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實有此心者幾何出入

阡陌勸農稀有寧居時行視水泉開溝瀆數十處以

廣灌溉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少殺地方

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田畔防分爭禁婚喪奢靡

務儉約府縣吏子弟好游傲不田作者輒斥罷之化

大行盜賊獄訟衰止無奇法一日當吏民親愛之號

召父遷河南太守治行第一徵為少府元始中詔祀

通古錄

卷之四 吏治門

四

百辟有益於民者蜀以文翁九江以信臣應詔遂立

廟祀春秋朱記民所立召祀

今燕齊地方不脩水利旱則赤地浸則滂溢民

無兼歲之蓄豐則怨馬鮮衣歉則流離轉饑不

識可以信臣之政行之否又閩南力到山頭而

兩廣地不盡利江西苦累賤金貴而山東至無

梁食子守令其地肯用心區畫亦大為功也

○尹翁歸以嚴明課政登三輔

翁歸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東海為欲

已却開節
于未然矣

若恃峻刑
酷法雖吏
民恐何益哉

才不知一
郡之賢否
令不知一
邑之賢否
安在其德
化哉

託其邑子令坐後堂待見之與翁歸語竟日不敢言

既去謂之曰此不可干以私既治東海明察甚吏民

賢不肖及黷吏豪民奸邪主名盡知之此其縣各有

記籍聽其政方也及出行縣輒披籍收取即豪猾莫

能以勢力變詐自解脫緩時緩以一警百吏民恐懼

皆改行自新以高第入守右扶風選用廉平疾惡吏

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盜

賊發輒召縣長吏告以奸黠主名教使推迹扶風大

治雖任刑然清潔自守語不及私又溫良謙退不以

吏治錄

卷之四 吏治門

五

行能驕人卒家無餘財詔賜其子黃金百斤

政大精明矣然得其廉公亦足淑世又知賢不

肖最吏治之喫緊者惟先事參伍某里賢縉紳

若干士類若干耆老若干則旌拔可行耳目可

寄教化可傳子賤宰單父只父事兄事數人便

足彈琴而理矣後世不知急人自屈其力或過

而信之又或過而疑之或過而脛之又或過而

慢之闐然一堂競者爭至恬者遠迹二有隱微

事機重大功過莫別黑白祇恣喜怒求其如翁

歸之棕核不得也。况有舉一風百使枉者直之化乎。是在循良者精思而行之耳。

○卓茂以慈祥立教至封侯

茂寬仁恭儉恬淡樂道雅實不為華貌。意為密縣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民有言亭長受其肉米者。茂曰。汝遺之乎。曰。然。茂曰。人之所以異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也。吏不當乘威力強求之。若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吾以禮

○卓茂

卷之四

六

律雖二字
辭吏歸吏
之分

從忍辱
打不得

世間惟此
等不問見
之功為上
功最大無
不測

教汝必無怨。以律治汝何所措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詞氣溫柔。動人初茂到縣所。廢置吏民共笑之。鄰邑皆嗾。甘不能入。河南郡為置副令。茂不為嫌。治事自若。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天下大蝗。獨不入密界。是德化太守按行服焉。王莽居攝。以病免歸。溫而光武即位。首訪求茂。拜太傅。封褒德侯。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不求名。乃有至名時年七十餘矣。卒。帝素服臨喪焉。茂政無可稱者。此所謂悶醇也。只記其曉民數

語而德行溫粹。致治脈索自見。非聖主其孰能識之。

○○○魯恭德化三異位居首相

恭有至性。年十二喪父。號慟喪禮過成人。弟不七歲。亦然。稍長。恭欲先就不名。託疾不應舉。不舉後乃始為郡吏。拜中牟令。專以德化民。不任刑罰。民有爭田者。累守令不能決。或人情方便。不則。巧刀。悍耳。恭為平理。皆退而自責。以田相讓。聽斷之外。矣。亭長借人牛。不肯歸。牛主訟之。恭勅使歸牛。至再三猶不肯。恭太息曰。是教

○魯恭

卷之四

七

明是無感
風了他人
於此無動
火乎

聲色外感
人如此情
若我則更
無此境界

化不行也。解印綬。欲去。掾吏共泣涕。雷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請罪。釋不問。於是教化大行。吏人懷服。郡國大蝗。惟中牟不入。河南尹袁安聞之。使掾視焉。恭隨行田間。與坐桑下。有雉止其傍。見狎之不捕也。問何故。曰。雉方將雛。掾謂恭曰。府君欲察政迹。今蝗不入境。一異也。雉不妒人。二異也。童子不擾生。三異也。還報尹。大嘉之。上書言狀。帝徵為侍御史。遷侍中。再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渾渾沌沌。方是至人。久之為司徒。免復召。再至公位。所辟選高

此程最宜
神遊

點愧

與德愧

比之文告
萬萬

第至列卿郡守數十人恭性謙遜不顯為名高故世
不以剛直稱是卓茂卒年八十一弟不亦郡守有聲
遷侍中再為國三老云

觀卓魯之治今唐虞三代猶在人耳目中究之
只退火盡耳一些名根能所不足與于斯

○○劉寬仁洽三郡官至上公

寬有偉度嘗問行失牛者冒認與之不較典三郡溫
仁慈怨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有過用蒲鞭
撻之示辱而已何以能使吏有功善推之于下有災

史治門

卷之四

八

異責躬每行縣息亭傳輒引學士諸生執經問難見
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之孝弟感而興行者甚
衆上人如此靈帝時為太尉方早朝嚴裝訖夫人令
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以試之寬神色不異徐言曰
羹爛汝手乎蓋性度如此養至此何封侯子松襲爵
能吏多以教化為不足為不知其日計不足月
計有餘也如謂廟講經入鄉行約所以雍容揖
遜令人慾平躁釋者在此又如旌獎孝義節烈
擇舉鄉飲大賓視為無緊要事着意舉行自有

或謂為博
其所追不
得教化不
知教化能
有却博書
也

至一即肉
鼓吹而人
理盡矣

信處便有
威震萬其
中

蓋離乳之
時故用此
法

何等氣象

風勵意思要須品真意真使耳目常觸精神不
倦云爾至於馴習童子尤為喫緊若以此勸化
父兄因而泰驗賞罰之不八九年兒童已成偉
器矣其成就豈淺鮮哉○歷觀數公不用刑罰
何其異民而同治異世而同政也後世竹板不
足轉而棰指又轉而夾棍而甚且有敲入鐵圈
者豈今昔之時有異乎痛苦之下何求不得即
死罪在後且以緩須臾矣世有仁人能無惻然
於是哉

史治門

卷之四

九

郭伋威行北虜信立兒童年爵尚盛
光武時伋為漁陽太守時彭寵作亂又加以匈奴抄
掠民多猾惡盜賊充斥伋示以恩信勒士馬糾渠帥
設攻守匈奴遠迹民庶安業召拜潁川太守帝勞遣
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蒙福
也時潁川盜起詔追捕伋以招懷柔之盜降悉遣歸
農自効專命帝美其策不問轉并州牧并州近漁陽
民已熟其思信比入界老幼逢迎盈路伋引冠問疾
苦聘求耆舊設几杖之禮允武朝夕與參政事用人

近世有某
官冠至面
無人色冠
退即殺人
示威者何
假之或行
於母教而
不行於兒
童耶

此情弊官
府未必知

富吏惟恐
其不爭

有跡罪一
節便可行
思

行部至西河有兒童數百騎竹馬夾道次迎拜候問

兒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至喜來迎耳如民此

事訖諸兒復送至郊問使君何日當還視民候從容計

期日告之行部還先期一日假以為違信止野亭宿

須期日乃入時朝廷舉假可大司空帝欲久其任故

不召至十年徵為大中大夫賜宅及貨物假散之親

族無遺者卒年八十六帝臨弔賜塋焉

官長審狀及約劑能如此不失兒童之期省人

民多少煩費多少羈候多少反覆亦一陰德事

也

○吳祐教行賊吏恩及罪囚子壽雙高

祐政尚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開閣自責然後

斷決以道義管解或身詣里閭和解之吏人懷而不

欺嵩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父怒曰有君如此

何忍負之性趣自歸罪性慚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

左右問故性具首實祐曰條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

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有母丘

長者客醉辱其母長殺之祐捕得謂曰母見辱人情

如此成中
求生理何
地不可施
恩哉

所耻然孝子念必慮難今背親還忿赦若非義刑若

不忍奈何長以械自繫願就成祐問長有子乎口未

有乃使妻同宿獄中遂娠至冬將行刑嚙指吞之曰

妻幸生子言我吞指誓令郎報吳君也遷齊相入為

長史以爭李固事復出為河間相年九十八卒子鳳

至樂浪太守愷新恩令孫陵嗣陽相皆知名

○近許訟大行矣即不能以德化若誣告加三等

之律一嚴庶可少訟即訟亦不至兩造闕然也

最患在左右原告雖黃審語以鼓煽其風惟恐

其易盡耳呂刑云獄貨非寶惟府事功

也

居官廉潔之報

第五倫以介行動聖主居位三公

倫少介然義行久宦不達建武初為京兆市椽每見詔書曰此聖主也吾行且遇時眾皆笑之補淮陽國醫工長從王朝京師得見帝問政事稱旨明日特召入主其聖日親有言其撻婦翁及不過從兄飯不可近

印不過人
侯之振

帝問倫倫曰臣三娶皆孤女臣少遭飢亂實不過人飯帝大悅拜會稽太守禁淫祀屠牛身自斬芻飼馬妻躬執爨每受俸裁留一月糧餘悉賤賣與民之貧

通志錄

卷之四 廉潔門

七

廉德所風
化

困者坐法逮老稚攀呼不得去倫僞止亭舍陰乘船去眾詣廷尉上書守關訟者千餘人不聞職得釋後守蜀郡吏有鮮車怒馬者皆罷遣更選孤貧志行之人處曹任之蜀政清平所任吏多至九卿更以清事肅宗為司空在位以貞白稱雖天性峭直然疾俗吏苛刺論議常依寬厚奉公盡節或問倫有私乎曰昔有與吾千里馬者雖不受然辟選時終不忘但卒不用也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子有疾雖不就視而竟夕不眠其自檢如此則可謂真克己者矣壽八

十餘子頡魯孫種皆顯官世稱廉直焉

有此省克方能為真廉白不然陽標千金而陰軟一介殆矣偽行保無疵劾乎

○孔奮以單車受帝賞應時超擢

今清正守
今亦當用
宿風

奮於寶融在河西時為姑臧長地通羌胡合市稱殷富且又時亂奮終身不變也事母孝奉養極珍而躬率妻子茹荼淡泊太守梁統不敢以官屬遇之人龍蜀平河西守令入朝舟數竟川澤皆陸推惟奮單車就道吏民羌胡共賦財物千萬計遞送數百里一

通志錄

卷之四 廉潔門

七

無所受帝獎嘆殊甚拜武都太守郡中清平

無書怕儀乃得大官倣使世界如此何憂不治然雖孔方當權之時升降亦自有分定也不然則濁朝之大官無廉吏矣

○楊震還金公卿累世

活定矣
王密震所
李密也
以震當時
之大有名

震孤貧好學學者稱關西孔子者也不荅州郡禮命數十年人謂之晚暮而震志篤焉大將軍鄧騭舉之累刺史郡守門生王密懷金十斤夜餉之為知震清震以四知辭密愧而出震性公廉子孫

亦直得數萬金

常疏食步行故舊或勸令開產業震不許曰使後世稱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官太尉以直道不容貶死後帝思其忠改葬祠以中牢有大易高文餘集墳前俯仰嗚咽畢始飛去詔震二子為郎清白子孫贈錢百萬子孫楊秉楊賜楊彪名震海內四世為三公好清白吏子孫疎食步行之功

○張奐却賂羌胡服德

桓帝時奐為安定都尉匈奴七千人寇邊羌應之奐勒兵僅二百人遣使招誘羌與共擊匈奴破之威信在前

東市錄

卷之四

十四

羌感奐恩信遺名金良馬奐召主簿與諸羌前以酒

人情皆然不獨死也

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羌雖貪而貴吏清前入都尉率好貨為患苦及與正身絮已威化大行遷中郎將拜武威太守再遷

度遼將軍幽并清靜奐去輒復反奐來輒相率來降不要錢轉太常前後仕進十腰銀艾卒年七十八武之功

威世祀不絕子芝善草書為名臣

夷齊清春秋濁然民到于今稱之其真性也有以清直見忌者皆由立心憤激以氣凌人所致

滿世都隨此胃

耳此等人雖未純正然不可抑倒他蓋謂其各節亦足維世也今世波靡同俗猶須急此若見刻苦勵行之儔便要汗峨他顛顛他責以所必窮則其人立心先是媚嫉路上人矣且令天下防檢不立最是世蠹

○胡質清畏人知閭閻名高

質為荊州太守厲操清白子威自京都來省貧無車馬童僕自驅驢單行宿留十餘日告歸質賜絹為齋資威跪曰大人清白於何得此便是養志質曰吾俸餘子

東市錄

卷之四

十五

此等趨奉人者必貪

汝耳威受之歸旅宿自放驢取樵有帳下督聞威將歸先請假還家陰負裝並行時時佐營之又進飲食大是得計威疑問知為督也即以所賜絹謝遣之質聞除督名其父子清慎如此威歷位宰牧晉武帝召見

嘆其父清謂威曰卿清何如父威曰臣清不如父帝曰何也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恐人不知威弟羆子

英並有官閭以潔行名世

胡威真大孝者上顯父德下培福祿世有清白子孫忽出一個濁富的人并享其福此便是雪

以融抵金
又便宜一
固守相然
須積德也

此亦可婉
轉勸世

必非矯養
克所能

不廉那敢
爾

苦故賜此若然則願諸孤學問有成不願取也
遽拚之已而景讓兄弟皆貴又范文正公亦極
貧嘗得地理金而不取也已而為相歸有求施
造寺者欲出前遺金付之則無有矣只有契並
書歷仕祿入如其金數然則廉貪所得均不越
應分中而順者遲收之逆者捷得之究竟之罪
福若霄壤焉人宜如何從哉

○李元紘為清白孝子兩代元老

元紘曾祖聚姓丙以隋衛帥自歸封應公賜國姓父

建吉錄

卷之四

大

道為宰相有清節元紘亦如之未嘗改治第宅僅馬
敝劣得賜物一疋給親族初為司戶參軍時太平公
主勢震天下與民競碾而訟元紘判還民州長史趣
改之紘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改擢京兆尹累
遷吏部侍郎尋拜相峻崖檢抑奔競家無畱儲朱璟
以比季文子焉卒贈太子少傅謚文忠

○石璞四十年清介以舉子為尚書

璞河南人平易類輕脫者遇事剛明凜不可犯由舉
人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致仕歸買田僅百畝

世間有此
不耐貪的
刀民

故能不
流品最佳

剛直無
中來

是為廉吏
小色

鄉人有為典史歸者璞往省之凡上陳銀器列金盃
十餘璞問曰汝宦幾年曰未滿考曰胡歸乎曰刀民
訟吾貪奪職璞曰嗟天使我治汝汝安得歸哉拂衣
出景泰中為兵部尚書

近世雖難為廉然公論固在徹底清白的人亦
自有賞識之者患在先以流品自限到頭一節
不能盡無染指耳又有花錦地方婚姻不論資
格只賭貧富則如璞之鄉典史定聘焉可也况
敢搶白幾語哉吁此世之所以益偷也

建吉錄

卷之四

十元

秦紘家無餘儲起詔獄而褒崇

成化中紘巡撫陝西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悉擒
治不少貸秦王奏紘欺滅親藩上怒逮下錦衣衛
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
回奏紘貪狀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詔釋紘繫且
賜鈔萬錠以旌其廉此時若多貲則調巡撫河南既
抵任太監汪直亦以事至時直威勢震赫他巡撫率
屈禮以見紘獨與抗禮直知其廉名加敬焉廉生威
後直回京

天道神明
處即在西
門監否頭
書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上以紘疏示之直叩頭伏罪稱紘賢不置。上釋之紘後為尚

行節至此如皓月烈炎如精金美玉不亦善乎

使紘積賂如山而一下詔獄能如此洒脫否耶

廉威既振閹宦無色威寧伯尹尚書輩所叩頭

丐憐者而紘以達臣折其鋒嗟乎貴賤顧所自

處耳

○鄺埜清承父志官至侍郎

史吉錄

卷之四

康寧門

子

埜湖廣人初為陝西按察有聲父為教職埜嘗以俸

易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務洗冤安

民乃索取不義之財汗我乎封還以書責之埜欲見

父無由及秋闈乃謀僚友聘其父分考父大怒曰此

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為考官何以防範且將遺誚于

人又以書罵之埜一念之孝不自伸迎書泣受其教

而已繼為府尹益勵清操聲價愈高遂召為兵部侍

郎稱名臣

此父真空谷足音者近來父兄訓子自其挾策

已以田園山宅望之一旦高翔胡能辨此哉然觀海內大家歷世厚德皆以清德忠孝世濟其美未聞濁富之家能繩繩不替者也語云百世之計樹德吁是可為眾父父矣

○耿九疇廉成世德兩代尚書

禁實不如
與廉若相
當常存此
意

九疇為兩淮鹽運使廉名大著嘗坐水傍一童子曰

水之清不如使君之清天順初欲舉廉介之士以風

天下首召用為都御史後為尚書子耿裕遵其父教

世守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蕭然無異寒素亦官

史吉錄

卷之四

康寧門

子

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祖宗之時廉臣世德如此廉于今者極難耳京

官俸薄職清以朝覲為成而府縣布按又有

積穀之費宜一入仕途贊謁通刺一次到京書

怕例儀種種相承皆非麻派線香所得而了也

折鈔既不克飢累賦又難應律勢不得不嫌阿

濃任則徵求愈重豁刻則負債不了勢不得不

塗抹塗抹嫌阿習以成性而孔方之神明日張

胆靡然于茲矣今欲省官增俸甚善而勢未必

今有清節
言行著既
亦可取法
財帛家

人總謂不
少而纖微
染指又墮
前修五十
步百步同
犯軍律之
誅也此其
勢不至於
裂不止耳

其能行若得部院大臣如何清華如何唱率如
何體諒曲全則貪廉可稽內顧可免士氣可壯
而又嚴京債之令新中刺謂及酒席煩儀最清
買選之條刻鄉故關節之規往來必報長官非
峻入衙賄賂之獄為官人過申超選保舉之令
庶幾廉吏輩出矣此治平之第一切務也

卷之四

廉潔門

主

當從知念
處這一提
醒勿使深
中

意到重處
難及急宜
回頭商量

賄貨之報

同在詩書禮義中者能不知廉潔足尚第習見夫
營官還債餽造薦拔非此不行初猶深指而積久
自滋情性已為芬羶所中矣且人心何厭至百金
則思千金至千金必思萬金又甚則權勢薰赫財
帛充棟已積為塵朽而猶未足也旁觀莫不嘆之
而當身者不知蓋寔有錢癖焉大都為子孫計久
遠不知多少癡豪子弟而滅門多少清白窮淡而
發跡矧福祿有數多得不得不義之財留冤債與子孫
償非所云福也至於立廟祀贖宗族救窮親固是
美事然有欲速盡美之心則悖入必甚何如積德
凝祥官久自富之為綿遠哉○凡嗜酒嗜淫嗜殺
嗜財皆起于縱意成習習已成時肝腸為換捨死
以狗不自管其有用無用也有初筮仕時猶能矜
持至老境却低回就之者只緣漸漸以官為家以
財為性命耳然殊勝于一入榮膺便帶鋤頭畚鍤
來也

○漢刺史梁緯索駿馬不獲搆其欺鬼奏帝前伏

當初何不捨此馬甚為孝直惜也

誅

孝直漢景帝時為長安令志性清慎美聲遠聞所乘馬日行五百里雍州刺史梁緯與帝連婚侍勢索其馬不獲密構孝直受賍下獄不令家人通往直使人告妻曰刺史陰謀欲奪我馬私捏人訴意必殺我嗟汝等幼冲未解中雪我死但將紙筆墨安置墓裡我自申理果死獄中家人如所教後五十餘日遇景帝大會群臣孝直於殿前上表云臣早忝宦途頗彰清慎不謂刺史梁緯心縱貪婪勢連內戚欲臣亡父之

通吉錄

卷之四 野貨門

雷

極奇怪只是此心此

馬加臣枉冤之刑上訴皇天許臣明雪用敢以聞并梁緯不法二十一條帖在別狀景帝覽表讀訖忽然不見甚怪宇宙之內有此異事遂詔收梁緯付獄勘詰事事不虛及枉殺孝直情狀帝詔將梁緯往孝直墓前斬而祭之追贈尚書郎守長安令時語云莫言鬼無形杜伯射宣王莫言鬼無身孝直訟生人復神鬼神乃現奇絕事昭彰如此負心之人安往不得冤對但報有隱顯耳可謂曠世一親遂玩不復信哉

匹夫不可復實果然刺史勿論矣

二寶其要殉葬否

何死者之周而生者之巧

○王譚父子求寶不獲藉其家鬼見府內身死

支法存者本自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富有八九尺髀甄百種形像光彩耀目又有沉香八尺板牀居常芳馥刺史王譚大兒劭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譚因狀法存豪縱殺而藉沒家財焉死後形見于府內輒於閣下搗鼓似若稱冤如此經月王尋得病但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亡劭之比至楊都又死焉出還充記

○虞候樊光雷獄雷震死

通吉錄

卷之四 野貨門

雷

光為交趾郡虞侯在解宇視事亭午間風雷忽作光及男并所養黃犬並震死妻於霆擊之際歛見一道士攝置其身於別所遂得免人問其故妻曰嘗有二百姓相訟同繫牢獄無理者納賂於光光即出之有理者大被拷掠抑令欵伏所送飲食光悉奪與男并犬食之其囚飢餓將死聞於獄內披髮訴天不數日光等有此報

一食不義便預其報冤之跟人也至是然則官舍隨任者亦當勸其親廉明公正自為身地也

况于主案入衙大開索騙各克私索乎

○都指揮李彦光求部將賄不得巧殺之鬼扑死

彦光爲中書令李崇所委任專其生殺虐酷贖貨遭

枉害者甚衆部將樊某者有驛甚駿彦光求之不獲

因蓄憾以他事囚之僞通辭款承主帥醉而呈之帥

不復詳察彦光即矯命斬之樊臨刑曰死若無知則

已死若有知當刻日而報及死未浹旬而彦光染疾

奕則見形晝夜不去或來自屋上或出自牆壁間持

杖而前親行鞭撻左右長幼皆散走並聞決罪之聲

建吉錄 卷之四 賄貨門 主

不可勝忍唯解死罪如是月餘方卒自此持議者願

以爲戒

以驢之故而殺人忍何如哉遭害甚衆而僅以

一樊報之彦光之債尚未了也主帥李崇任之

假虎以翼能無咎乎

○御史馬希聲奪賈客玉帶因戕之鬼祟死

侍御馬希聲貪縱有賈客沈申者常往來番禺間廣

主優待之令如北求寶帶申於洛汴間市一玉帶乃

奇貨也路由湘潭希聲竊知召申詣衙賜以酒食抵

夜送還店預戒軍巡以犯夜戮之湘人俱聞莫不嗟

惘爾後常見此客爲祟或在屋脊或據欄檻未幾希

聲暴卒弟希範以玉帶還廣人出廣記

○僞蜀節度使王宗黯以索賄害裴令神悸而死

宗黯貪賄生日部下皆獻貨爲賀獨巫山令裴垣以

民貧獨無獻宗黯大怒召裴至誣以他事生沈灝瀕

堆水中三日尸不流宗黯遣人挽尸而下經宿復上

卓立波面正視衙門黯不自安神識煩撓竟得疾暴

卒 建吉錄 卷之四 賄貨門 主

此等正直人必爲水官宗黯死後不知遣介士

如何拖放

○唐建昌王武攸寧貪賄火焚其庫

攸寧任置勾任法外枉徵財物百姓破家者十而九

告冤於天吁嗟滿路爲大庫長百步二百餘間所徵

獲者貯在其中天火燒之一時蕩盡衆口所呪攸寧

尋患足腫粗於甕其酸楚不可忍數月而終

金玉煨燼本無二種相試思剝人脂膏貯之一

室于我何有而以此獲禍悲哉

今運船往
往犯之

○唐叅軍崔進思都運橫取風沒其船

虔州叅軍崔進思恃郎中孫尚容之力兄綱入都送
五千貫每貫取三百文眾頭百姓怨嘆號天哭地至
瓜步江遭風船沒無有子遺家資田園貨賣並盡解
官落職求活無處此所謂聚歛之怨

一種怙勢索騙官幹衙猶怨毒難當是何江伯
乃不怕孫郎中哉

○唐錄事祁萬壽酷獄求賄報現其子

萬壽為乾封縣性好殺人縣官每決罰人皆從索錢

吏吉錄

卷之四

天

心肝乞錢
易倒
置如此

時未得與即取粗杖打之如此死者不可勝數囚徒
見之皆失色有少不稱心即就獄打之困苦至垂死
其妻生子或著肉柳或有肉柩或無口鼻或無手足
生而皆死

索錢為子孫計長久執意先貽以肉柳柩

○唐邢璣殺賈客禍延其族

璣之使新羅也還歸泊於炭山遇賈客百餘載數物
皆珍翠沉香象犀之屬直數千萬璣因其無備盡殺
之投於海中而取其物至京懼人知也則表進之敕

汎地當檢
陸上卒哉
真是失心

還賜璣璣恣用之後子緯與王鉷謀反邢氏遂亡亦
其報也

○宋左蹕受賄致枉削其祿壽

一第者或
實其書信
子

左蹕以鄉舉赴省叅詳官見有周禮義卷佳甚將置
之上第忽夢人曰此台州進士左蹕文也頃受賂五
十萬致有枉死者陰譴折壽祿一第即死幸無取也
凡二日三日檢夢如前遂默黜之洎出院落卷中檢
視果左蹕之文試官驚異每以語人後蹕以王十朋
榜始解是年隨孫道夫奉使遂死于燕山

吏吉錄

卷之四

天

文雖工其如神之饒舌何

○魏釗受賄竊獄削其祿壽

釗廣東人嘗往夷陵州檢屍道經某鎮有鄉官徐少
卿名宗者素奉梓潼神極靈忽夢神告曰明旦本府
魏推官過此其人前程遠大後當入銓曹可預結納
之應得其力明日伺之果然少卿乃具衣冠款謁甚
勤因留宿焉鄭重而別魏去夷陵不數日少卿復夢
神告曰可怪魏推官此去受賄四百金放出人罪使
死者含冤之極上帝已盡削其祿秩并年壽亦不永

出罪猶不
可尤以賄
致刑子

順

亦是便心
報

各釘之刑
身自蹈之

矣。少卿嘆訝。試遣人往夷陵踪跡之。果不誣。未幾魏
丁母憂歸。復補濟南。陞戶部主事。甫一年。即卒于京
邸。家亦凋落焉。談治

以四百金易了。大大的官。更易了數十年性命。
智耶。愚耶。梓潼帝君不盡逐。一詔人則受。賕。滅
福而不自知者衆矣。此其顛倒。豈特以隋。戾。珠
彈。千仞。雀已乎。

○○○狄縣尹橫分民財一家并命

狄某任定遠縣。有富翁死。而其妻掌家所遺數萬金。

通吉錄

卷之四 賄貨門

三

盡匿。不與叔叔告縣。且使人密囑曰。追得若干。願與
中分。狄即拘其嫂。嚴刑拷訊。至以鐵釘釘足。滾湯澆
乳。於是悉出所有四萬金。狄果得二萬焉。其婦責恨
而死。後狄罷歸。一日晝寢。忽見前婦手持一小團魚
掛於牀上。倏然不見。乃大驚異。未幾遍身生疽。如團
魚狀。以手按之。手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號呼。踰年
而死。凡五子七孫俱生此團魚疽。相繼而亡。止一孫
僅免。亦無卓錫之地矣。談治

二萬金入手。謂子孫喫食不盡。乃僅易一團魚。

此才何如
其無

也。此何異自殺其孫子哉。冥中有知。亦且恨其
祖父痛徹心肝矣。

○建寧守邵廉詭奪民財坊石壓死

廉機警有才。多所佃漁。於民詭稱。給餉。暫假。克庫
令。樣吏持券。遍貸於各富人。實盡乾沒。莫償。及歸。田
園。甲第。炫耀一時。一日造石坊。賃者填門。方出。送客
忽坊石墜下。壓死矣。耳談

贖貨則必酷。彼以爲不打則群情不驚。寶賄不
來也。贖貨則必橫。彼以爲不顛倒曲直。則理勝

通吉錄

卷之四 賄貨門

三

於權人心有所恃。以無恐也。贖貨則必護近習。
通意旨。彼以爲不虎噬成羣。則威令不重。不曲
庇私人。則過付無托。且短長既爲所挾。剛腸陰
有所屈也。一貪生百酷。一酷吏又生百爪牙。吁
民幾何而不窮。且盜哉。最難堪者。得強劫之獄
亦爲賣放。一盜受枉法之賄。轉而樹威。一再屈奪
小可鋪行之貨。生理執徹骨窮獨之刑。典妻罪
至于官爵愈大。統轄愈衆。一人受賄。則千人訕
法。十人美法。則萬人作湧。如元載之胡椒八百

賈似道之糖霜八十甕。夫固已亂天下矣。然其積蓄亦安在哉。○官長又當禁下僚之貪。不獨以清白自了也。

東市錄

宋之申

圭

輕徭便民之報

○王永均兩浙稅子孫榮盛

稅稅外加稅何如哉

永宋太宗時爲右補闕吳越納土受命往均兩浙雜稅。先是浙田稅畝料三斗。永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以擅減稅額。永對曰。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既爲王民。豈當復仍僞國之法。太宗從其說。凡畝稅一斗者。自永始。惟江南福建猶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爲永式。尋除右司諫。終於京東轉運使。有五子。卑卑單單。罕準之子珪爲宰相。他亦多顯貴。世世子

趙普錄

宋之相

圭

孫蕃盛

○王珪爲青苗黨人。孤負祖考多矣。世之富貴皆從先人隱德中來。乃不能培植自斷其脉。斯乃比於不慈不孝。真罪人也。

○王濟便民之輪歷任通顯

此利害三足解不出者

主司于此有利其不利其不

濟宋初爲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輪鶴翎爲箭羽。鶴非常有之物。有司督責尤急。一羽至直數百錢。民甚苦之。濟諭民取鵞翎代輪。仍驛奏其事。詔可其請。仍令旁郡悉如濟所陳。汀州以銀冶構訟。十年不決。逮獄

少者有幸
其甚者
為此少孔
方者人多
少

民逃則國
謀愈久此
足輕濟
宜

見輕濟
宜

數百人轉運使使濟鞠之纔七日盡得其情坐者數人而已餘皆獲免解數百家免仇怨數百遷光祿寺家魂夢數百家銀兩丞改刑部通判鎮州歷御史太守終安撫使凡六七任子孝傑亦貴

使之不顧其安則一羽一毛皆足破家此處能調護在在方便則在在功德也九閣遠矣長人者可不加之意哉

○王僕射請貸饑民帝錫相位并一子

僕射初為譙幕因按逃田時歲饑而流亡者數千家

連吉錄

卷之四

便民門

五

乃力謀安集上疏論列乞貸以種粒牛糧朝廷從之一夕次蒙城驛夢中有紫綬象笏者以一絲衣童子遺之曰上帝嘉汝有愛民深心故以此為宰相後果生一男王亦拜相

愛民深心人未必知而天知之矣此陰德也陰德從心體上做

○孔戣奏罷煩貢受知天子生兩貴

戣憲宗時為諫議大夫條四事一朝多冗官二吏不奉法三田不盡墾四山澤權酷為州縣害也便已急民事了

一少物也
能省費如
此輕濟者
可思之

帝加納再遷尚書左丞南海淡萊蚶蛤有歲貢戣以為自海抵京師道遠水陸煩費歲積錢至四十三萬入奏罷之會嶺南帥闕帝謂相度曰向論罷南海進蚶萊者為誰今安在度曰祭酒戣也即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既至免屬州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稅歲入百兩定有經嶺南守宰俸薄又不以時給吏得藉口為貪暴戣乃倍其俸而料俸外取索者必以法繩之由是吏自重慎法得取吏之法今日正是坐此弊南方鬻人口為奴婢戣禁絕之始番舶至泊步有下碇稅

連吉錄

卷之四

便民門

五

有開貨宴所餉皆珠犀珍異戣絕不受海商有死者官籍其貨滿三月無妻子詰請則沒官戣念海道往復以歲計有左驗不為限悉推與之今日管番舶者宜得這樣好官召為吏侍郎轉尚書左丞未及年而請老以禮尚書致仕卒謚曰貞子遵孺溫裕皆以學至大官

不特以廉奉人主并以廉自勵無欲然後可以言

王佐其受知世德宜矣

珠犀珍異
到門

興利之報

王文正云朝廷摧酷至矣東南民力竭矣此真宰相之言如平準均輸間架陌錢及青苗手實之法皆於中世行之今元氣坐索國家虛耗而倡此法者及精言利之人亦多不得令終何也利必有害其數然也獨劉晏以養民理財而等無遺策厥後冤死史猶以為精利所致況其他乎今兵餉不裕水衡頻竭如張詠周忱善均節焉可也倘有謀及此則非氣運之福矣

通吉錄

卷之四

吏

○桑弘羊等析秋毫坐事族誅

武帝以數征匈奴告匱乃用賈人子桑弘羊筭財利鹽鐵等析秋毫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武帝以為功時天久旱卜式曰縣官當衣租食稅而已今乃與民爭利烹弘羊天乃雨昭帝時弘羊為三公以為子弟求官不得怨霍光因與上官桀等謀逆事族誅

○宇文融首開利孔坐盜身死

玄宗初行節儉天下富饒後惑志於邊功及神仙費用不嘗宇文融始為帝言郡縣戶口多隱匿又逃亡

均節之法
致勤酌盈
於虛而已

利天下目
當不言所
利況利已
乎一

小之世
無有此

然不妨網
漏也若察
則不詳矣

今民起為
盜則伯利
之臣是為
大盜殺天
下者在此

是亦一端
花柳然幾
即肉鼓吹
送來

少許刀筆
便令人不

浮食避縣賦甚眾請加檢括而清逃戶羨田以佐國用逃戶則田必賣矣於是遣融克勸農使覆田而置那有美哉奪之耳

判官十人分行天下括正丘畝招徠戶口州縣承風有的肯張虛數為功得亡丁八十餘萬田稱是而百姓愁苦起為盜已融領汴州河堤使又建白墾九田故地為稻田收息入官興役紛然而得不償費召入鴻臚卿兼戶侍郎坐盜官子錢巨萬流巖州死

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融罪甚於盜矣

○楊慎矜韋堅王鉷皆以聚歛得幸皆誅滅

通吉錄

卷之四

吏

玄宗時轉運使韋堅候主意勾剝賂賄進奉以為功擢陝郡守董水陸轉運取小斛舟三百餘列潭中各以郡邑所產別色連航數十里不絕而署郡縣名其上又為帝築望春樓與群臣張晏臨觀之大悅擢御史中丞而女弟為太子妃太子嘗於元宵出遊與堅會李林甫使楊慎矜告堅謀立太子下獄貶縉雲在道賜死

楊慎矜為太府筭出納諸州上供物有水積損破及色不鮮者却不受令本州折估轉市于是徵調繁富

以得幸而王鉞父子慎矜中表兄弟也慎矜引鉞入

御史臺遷中丞慎矜猶以故意名之鉞不悅林甫因

使蜀之鉞遣人以飛語告慎矜煬帝孫家蓄讖書與

術士來往謀為變帝大怒命下獄鞠之入其家抽識

書從暗中出之慎矜兄弟皆賜死妻子流嶺南

王鉞為戶口色役使有敕蠲租鉞奏徵其輦運費廣

張錢數所輸乃重於租又舊制戍邊者六年免租庸

然多有死者邊將諱敗不申牒鉞按買籍皆以為避

課六年外悉徵其租庸中外嘆怨未幾邢絳以謀反

連告錄 卷之四 刑門 天

伏誅而鉞子與焉遂族滅鉞

按紀聞有云慎矜死訴于帝遂械王鉞全家至

皆七竅流血吁慎矜害堅王鉞害慎矜而卒與

俱死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楊釗亦以聚斂驟遷卒殊死

釗以貴妃族兄傾貲賂得幸帝使校文簿精核太息

曰此強明度支也即使判度支驟遷歲終領十五使

嘗奏以帑藏克初古今罕儔帝往觀賜金紫由是視

金帛如糞壤賞賜無度愈縱矣一移主上侈心遂尋至誤壞天下可恨尋

兵刑財賦
俱當開一
面之網太
密便非所
宜

帝只一舉
儉兵備自
足

多事並敘
民猶不堪
況以供花
費乎漢文

以祿山之亂帝奔蜀楊釗道為軍士所殺

不識道旁骸骨尚有金紫相否

○陳峴畫和市策鬼錄身殃

閻王審知初入晉安開府多事經費不給孔目吏陳

峴獻計以富人補和市官恣所徵取薄酬其直富人

苦之峴由是寵遷為支計官豈不數年有二吏執文

書詣峴里中問陳支計家安在人問其故對曰渠猷

計置和市官坐此破家者眾凡破家者祖考皆訴于

水西大王王使來追耳峴方有勢人懼不敢言翌日

連告錄 卷之四 刑門 天

峴自府馳歸急召家人設齋意色悼惶里人復見二

吏入峴家遂暴卒水西大王審知兄王潮之廟也

歷記與利者皆橫死峴得保首領過矣然人誅

鬼誅何殊哉○如劉巴為蜀畫鑄錢計却是泉

府機權不至害人

○王安石執青苗法子歿嗣絕

青苗者田未熟而貸之錢田已熟而收其利王安石嘗

行此于一邑甚善然猶躬通下情隨其願與不願也

至當國時欲以此行之天下而守令者又阿重臣意

惡與人妻
歿人子多
矣

取不問貧
富及法處
便令人不
堪

上人往往
坐此惠

謙虛招之
隨有不肖
虛言者

大夏多事
不如省事
藏之矣

青以多散錢多得利為稱職不問貧富緩急強與之
又寄權人役出納之間輕重為奸而民遂怨咨載道
矣重以手實筭及雞豚國帑日削宋遂以亂安石子
粵有才驟貴少年而死後無嗣焉

○安石自家廉儉實欲為國興利但太立法而必
行之又身居尊位不知下情有言其不便者既
不能虛心速改而有阿其意旨言利民者遂以
為是堅持至死然則以善心行惡事者能無報
哉

史記錄

卷之四

與利門

平

凡奸猾吏胥不利無事無事則法行令熟何所
生暴故往往以為國興利之說慫諛官長而增
丁覈餉及稅畝丈量種種而起使專辦軍儲無
絲毫利已猶恐琢削元氣民困日甚况通下數
手利藪窟宅大不能無染指乎丈量之法買似
道行之誤國誤民已不可言但與此相類剗剗
之道是不一途其始盡言利民夫利民則何待
劫之以威而後行哉上開一孔下鑽百竅納賄
一身最謗上人甚矣利不可言也城郭富豪之

此則子
法大
分可

君子其
信哉

史記錄

卷之四

與利門

聖

家猶能支吾乃若山谷僻陋叢叢孤稚目不識
文告耳不辨官音吾不解教陳手不能訴寫見
里長則面色青黃望公門則心胆戰驚稍有桀
驁皆得望風索騙幻弄吞侵其為凌虐寧可數
計每見上人撫循至意不得已而開此盡孜孜
丁寧惟恐有失然予權任事則情勢不能無假
借而假借之下復有假借則侵漁之外復肆侵
漁于是告訐日煩獄訟日滋罪咎日長愁怨日
盈而太平之風索然盡矣吁亦豈無有心人而

坐此者哉非目擊其艱而遙聆神會來之信也
此中外條陳利害一切報罷所以為聖相也歟

救荒賑饑之報

國有大荒動係百萬人命其逃死為流民者一無以給之又叛亂立生胡可不亟講哉顧救荒有先策有先策有正策有權策詳其條理庶幾臨事無擾救活萬萬矣

今京師待命賑濟者多饑饉若飭政府設法賑濟工開墾一大利也

東青錄

卷之四

救荒門

聖

先策者未然也尚書云懋遷有無化居又云滌畝滄距川如京都邊儲商議屯田或整理鹽法使商佃塞下此皆祖宗已試之規而議者紛紜任者脆手又如山東各省或憂水患漂葉或昧水利致

如津泉謀劉潮入福不知可行否處處有兩利也

困或苦粟賤或患地窄或豪奢蕩穢或逐末傷本每上人到任則宜預先講求問其何饒何乏可就本地通融本地經畫者則為修之教之如代教食也如教飲安過修皆或必借裕鄰方借靈海道者則為調之設之如薄商征清海寇貢又如折色本色傾役差役各有利病咸宜體悉大要總在重農而貴粟勤勤相而修水利有事以粟為賞罰則粟貴矣廢田不耕者有懲游手蠹食者有禁遇良田則注車勘賞遇水利則委曲通融則水利修矣至於

不在援接救法也

榜災簡便法

蘇大參權安鄉縣正儲大勝令典押將縣圖送鄉林出全勞者

東青錄

卷之四

救荒門

聖

常平倉義倉是極妙法第宜委任得人出納有經不至虛費亦不至刁難社倉之法尤妙若每都分各有朱子劉如愚者以總領之則可無凍餒之老道瑾之榮所救不貲吁安得有心人在在如此哉先策者將然也如有早有水穀種既沒則飢僅立至當預先廣維他邦又檢災傷無可生理者貸之隨地利可栽種者教之令貧富皆約食曰此惜福救災宜爾也昔程珣知徐州久雨壞穀珣度水涸時則耕種已過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貸民使布

兩縣牛湯若用青無費之鄉用費不以示大又今鄉司來參合方請鄉書送鄉為圖亦以四色別村按圖參驗即知分數

之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又各州縣有上供糧米者先事奏請截留而以其糶錢計奉朝廷則米價自落國賦不虧蘇軾預救荒議言此甚悉且云救之于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民得營生官無失賦若其飢饉已成流殍並作則雖攔街散粥終不能救死亡而耗散倉廩虧損課利所傷大矣正策權策者已然者也正策一曰開倉賑貸二曰截留上供米賑貸三曰自出米及勸糶富民賑貸

中等宜賑
糧賑貸下
等宜賑恤

今倉米一
日八錢一
日散米一
亦不賑
候信思捷
法

通志錄

卷之四

救荒門

高

四曰借庫銀循環糴賑貸五曰興脩水利補輯
橋道賑貸令饑民有工力可食而官府富民得賤
直集事可也然所貸者每及下戶而中等自守頭
面坐而待斃尤爲狼狽又城市之人得蒙周恤而
鄉村幽僻富戶既稀拯濟亦缺此間猶宜周詳曲
處者也大畧賑濟之法旬給斗升官不勝勞民不
勝病仰而坐待倉米卒無以繼此立斃之術莫若
計其地里遠近口數多寡人給兩月糧歸治本業
可無妨生理也趙令良帥紹興用此法城無死人
歎呼盈道又李珣在鄱陽時將義倉米多置場屋
減價出糴既先救附近之民却以此錢紐價計口
逐月一頓支給以濟村落一物兩用其利甚溥蓋
遠者用錢可免減竊拌和之弊轉運耗費之艱且
村民得錢非惟取贖農器經理生業亦可收買雜
料和野乘煮食一日之糧可化數日之糧甚簡甚
便此二策者俱可行也曾鞏救災論亦極談升斗
賑救之害蓋上人一番賑濟則付里正抄割寔未
有定議也村民望風扶携入郡官司未即散米累

自存米價
無不販者

通志錄

卷之四

救荒門

聖

糧既竭餒死紛然濁氣薰蒸瘟疫隨作曾無幾何
而官倉已罄是以賑濟之名誤其來而殺之也故
須預印榜四出諭以方行措置發錢米下鄉未可
輕動恐名籍紊亂反無所得庶華飢貧雲集之弊
民不去其故居則家計依然上不煩于紛給則奸
尤不生視離鄉待斗升米而不暇他爲顧不違哉
以上議
賑濟糴糶常平米用平價又借庫銀于多米地方
循環糴糶則用貴米時價減四之一而民已有所
濟至富民之價切不可抑之抑之則閉糶而民愈
急勢愈囂其亂可立待也況官抑價則客米不來
境內乏食而上戶之粗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昔
文彥博在成都適值米貴不抑民價只就寺院立
十八處減價糴米仍多張榜文招糶翌日米價遂
減范仲淹知杭州斗粟百二十文仲淹增至百八
十衆不知所爲仍多出榜文具述抗飢增價招引
商賈爭先趨利價亦隨減此二公者見過人遠甚
或恐貴糶減糶財用無出不知米貴不能多時將
減糶之銀待米熟時點穀上倉已不乏矣第出納

除盜

乾道開燒
邵大風切
身紛然避
守崇瑋計
劉付縣曰
政倡首者

浙之弊盜
沈隱厚無
中總與飢
民剝掠縣
令曾某鎮
二人號令
地頭日給
少米盜賊
塞止

之際當覈奸賑濟之際當檢實而朝夕經營總宜盡心力為之視為萬命生死所在自不憚勤勞也以上議
至於棄子有收強糴有禁嘯聚巨魁必剪其萌澤梁開市暫停其稅此皆因心妙用慈祥之所必至者矣

權策如畢仲游先民未飢揭榜示曰郡將賑濟且平糴若干萬石實大張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皆按堵已而果漸艱食飢民十七萬顧所發粟不及萬石以民粟繼之而家給人足民無逃亡又如吳

建吉錄

卷之四 救荒四

吳

遵路令民采薪芻山官錢收買却令於常平倉市米物歸贍老稚凡買柴二十二萬束候冬鬻之官不傷財民再獲利以此推之則凡破爛本裝及瓦器用器皆可置買付工脩葺冬之可習
又以飛蝗遺種勸種豌豆民卒免艱食又如婚葬營繕等事皆宜勸民成之宴樂賽願都不復禁所以使貧者得射為生也至於重罪有可出之機令入粟救贖亦無不可蓋借一人以生千萬人耳又如下里亂等集亦可倍考教民

○耿壽昌奏立常平倉封侯

彌繁而利

須聚此二

惟如此故
農民受利

漢宣帝時豐穰穀一石五錢大司農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今宜糴三輔弘農五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今各省俱互相糴輸若遇大文貴大賤時可以此法通融之
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賜昌關內侯
一言為萬世之利侯封固其宜哉但後世循行愈失其初府縣配戶督米上倉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名為和糴其實害民又至救荒

建吉錄

卷之四 救荒四

吳

之時慳吝不發即發亦多衙門有力者包之不能遍及鄉村也若用常平錢於豐熟處循環收糴以濟飢民而鄉村下戶即以錢賑之亦可又此法原無歲不糴無歲不糴上熟糴三而舍一中熟糴二下熟糴一此無歲不糴也小飢則發小熟之飲中飢則發中熟之飲大飢則發大熟之飲此無歲不糴也夫然故不患積久成埃塵亦不患侵用徒文具蘇軾云臣在浙中遇荒只出糴常平米更不施行餘策蓋抄剝飢貧所費

若食才易
盡則可以
上供及職
耀佐之

浩大有出無收且飢民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
斃唯依常平斛斗出糶不勞抄割但得數萬石
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吁有
司者委任得人着實舉而措之可也若流民已
至則不可

執此耳未至餓莩
流離特用此最妙

○朱子奏立社倉世爵

朱子自叙云乾道戊子余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
時大飢予與進士劉如愚勸豪民發粟減直賑濟里
人獲存俄而盜發浦城近境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

建書錄

卷之四

政荒門

天

慎毋以民
遺盜

朱子又云
常平法太
密今農事
者視民猶
而不肯
累年則
比爲樂
貸而不
付民之
便哉正以

則以書請于府知府徐公即以船粟六百斛泝溪來
予率鄉人迎受之饑民以次受粟遂無飢亂歡聲動
旁邑于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擒矣及秋
王公准來代守適豐登民願以粟償官而王公曰歲
有凶穰不常其畱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倘後艱食無
前運之勞予奉教又明年請於府曰山谷細民無積
新陳未接雖樂歲或稱貸豪右而官粟積無用將紅
腐頽歲一飲藏收息什二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
儲廣積蓄即不欲者勿強歲少飢則弛半息大飢則

里社不皆
可任之人
通覓則計
私密公六
激則均校
靡密上下
相違害必
有甚於前
所云者耳
事同自難
于離中乃
見如手耳

議社倉時
呂東萊有
言其規以
任所難任

恐不成功
由此言之
信賢者所
難也

官能用心
來訪卹
濟不斯

建書錄

卷之四

政荒門

天

盡蠲之著爲例王公報可又以粟分貯民家於守視
出納不便乃捐一年之息爲倉三間以貯之十有四
年已將原米六百石還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則累
年所息也申本府照會永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
升皆余與鄉官士人同共掌管遇歛散時即申府差
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一鄉五十里內雖遇凶年
人不闕食又奏請以其法推廣行之他處令隨地擇
人隨鄉立約申官遵守實爲久遠之利上布其法於
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首五十甲推一人通
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衣食不缺者並不
得入甲得入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大小口
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與置籍以貸之以濕
惡還者有罰朱子自言數年來左提右挈上說下教
爲鄉間立此無窮之計蓋其成之也亦不易矣其知
南康軍遇旱講求荒政多所全活遇浙東大飢乃改
提舉浙東即日單車就道至部遺書他郡募米商蠲
其征米遂輟集日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役所至
莫知官吏憚其風采皆盡力有不便民者悉革之帝

聞日朱熹政事都有可觀乃進直閣卒為名臣大儒世博士

鄉先生若存此意于風俗利病何事不辨哉

○汲黯矯制賑飢身名俱顯

見忘身門

黯受知武帝為一代名臣在此一舉也

○伏湛分食賑飢累代榮官

持此食報
攝之心以
賑飢何時
不可做哉

湛更始時為平原守倉卒兵起天下紛擾湛謂妻子曰天下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粗糲悉分俸祿以賑鄉里來客至百餘家後官至司徒封侯子隆為光祿

趙吉錄

卷之四 救荒門

手

勲翁嗣爵孫緩為局中曾孫無忌為侍中玄孫質為大司農

官幾與東漢終始矣兵荒之時民不聊生能如是全活不直得累代榮官哉

○韓韶擅賑流民生子世德

須有此意
為善方果

韶為麻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流民入韶縣界索衣糧者甚衆韶憫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廩贍萬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舍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

竟無所坐韶卒於官李膺陳實杜密等立碑頌德焉生子融官太僕壽七十

今有本境飢荒不能先事發倉馴至流殍者何如也

○王僕射請貸牛種生男拜相

見輕徑門

時飢而民無以耕種也魏太子嘗令民借牛耕而為芸田以償之法亦妙

○韓琦水災活七百萬致位真人

慶曆八年大水歲飢流民滿道琦大發倉廩并募粟零糶及設粥賑之歸者不可勝數明年皆給糧遣還

趙吉錄

卷之四 救荒門

圭

全活甚多後為宰相薨待禁孫勉以殺電為泰山所追先至一公府見魏公金紫上坐教以乞檢房簿勉出再至一府有三金紫者責讓之勉乞檢房簿三金

紫怒曰汝安知有房簿誰泄之命加凌寢勉以實告三金紫皆首肯嘆曰韓侍中在陽間常存心救濟天

韓公大德
俱是這个
做得到

下往年水災活七百萬入今在此猶欲活人吾儕所

不及也乃檢房簿勉尚得十五年活乃放之吁魏公持世許大事業而泰山君首稱其水災救人豈非救

災拯溺功德尤急哉

其民約的心便把百千命酒洒手吊了

就為民長應如此者

詠李春興
歲米其價
減價倍三
之一立十
戶助保一
家化罪一
係皆坐不
得策民以

董翊云嘗見一州府大疫郡將勸民出聚拯濟

委官專領其官煩於應對且不欲飢民在市悉

載過江置諸堤中但日以一粥飯食之而已然

日出雨至皆無所避此委官視之必曰無何水

暴至飢民盡被漂溺不數日此官亦病疫死則

視韓公何遠哉一入冥途事知如何

○張詠阜民至七十載榮登樞密

詠知鄂州民以茶為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推之命拔

茶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推茶他縣皆失業而本地桑

已成絹歲至百萬匹民以殷富及知成都遇李順為

寇關中皆負糧以餉州師遠不易致城中屯兵三萬

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鹽價素高而民有餘廩乃下

估聽民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

遂奏罷陝運帝喜曰此人何事不辦還知益州地素

狹游食者眾稍遇水旱則穀不給斗米直錢三十六

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斗恐當加貼腳錢籍城

中佃民俾輸原估糴之因奏為永制其後七十餘年

雖時有災饉而益民無餒色詠歷官至太子中允直

此少致祀

樞密學士遷侍郎壽七十贈左僕射諡忠定

○趙意捐俸勸賑侯封累世

意為平原守時多盜乃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

赦之青州大蝗侵平原荒甚乃出俸賑之勸富民出

穀濟飢全活萬計官太傅封侯累世

一般出俸一般勸相而出自實意與苟行故事

者便自天壤須有孚惠心始得

○陳堯佐出米療飢宰相高年

堯佐知壽州歲大飢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

故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堯佐曰吾豈以是為私惠

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樂從耳後為兩浙轉運

使錢塘江石堤輒壞堯佐令下薪寔土堤乃堅久移

并州每汾水暴漲為災為築堤植柳萬本作柳溪民

賴其利還諫議拜樞密尋平章事以太子太師致仕

壽八十二謚文惠贈司空兄弟皆顯官

○趙抃救災有方官登台輔

熙寧八年吳越大旱抃知越州前民之未飢為書問

屬縣被災者幾處鄉民當待廩者幾人溝防與築可

為兩院監司太守皆

宜有此先
事料理不
然臨時補
耳

平時有預
子病餓子
路吹暴飲
日死矣人
家養院並
不准宿能
立病坊全
活不可計

解帶如

建吉錄

卷之四 救荒門

善

餓民使治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
出粟者幾家僧道所食美粟書于籍乃錄孤老病不
能自食凡二萬一千九百餘人故事歲廩窮人當給
粟三千石而止并檢富民所輸及僧道羨餘得粟四
萬八千餘石佐其費自十月朔人日受粟一升幼小
者半之憂其眾相蹂也使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
食憂其且流亡也于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五十有
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
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于境者給其食而任以

蓋大水民
屋漂流故

錢必以旁
諸也借錢
事已其能
吏所能

男
須如此守
安始得

建吉錄

卷之四 救荒門

善

文者并一以自任不累其屬有上請者遇便宜多輒
行早夜憊心力無巨細必躬親給藥食多出私錢是
時早疫吳越民死者殆半并所撫循無失所纖悉具
備蓋民病而後置之與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殆
可為後世法并卒相神宗為名臣云
○○洪皓擅留運米于並顯相
皓為秀州錄事大水田盡沒流冗塞路倉庫空虛無
賑救策公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悉藉境內粟留一年
食發其餘糴于城之四隅不能自食官為主之更立
屋于西南兩廢寺十人一室男女異處防其洩偽淫
墨子識其手西五之南三之員爨樵汲有職民靡不
可杖有侵牟鬪鬻者亂其手文逐之借用所掌發運
名錢錢且盡會浙東運常平米斛四萬過城下公遣
吏鎖津柵語守使截留守噤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
罪死不赦皓曰民仰哺當至麥熟今臘猶未盡中道
而止則如勿救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中難迄留之
無何廉訪使至郡曰平江哀號訴飢者旁午此獨無
有何也守具以對乃如兩寺驗視使者曰吾嘗行邊

使者王孝
竭是妙人
不可不存
名姓

軍法不過是也。違制抵罪為君脫之。又請得二萬石。
所活九萬五千餘人。後有叛卒。排家擄掠。至皓門曰。
此皓佛子家也。無得入。先免一皓官至端明學士。謚

文惠子。逆遵。遵繼登嗣科。俱為顯相。

吁。此已辨得使虜不屈氣節來矣。仁固不可以
無勇。

○○葉夢得全齒年素兒官至極貴

夢得為許昌令。值大水災。傷京西尤甚。俘矜不可勝
計。夢得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制賑之。全活數萬。惟道

通書錄

卷之四

救荒門

柔

如他思得
賜枯石

妙妙

快快

中遺棄小兒。無由得免。一日詢左右曰。無子者。何不
收以自養。左右曰。人固所願。但患既長。或來識認。夢
得乃為立法。凡災傷遺兒。父母不得復取。夫兒為所
棄。則父母之恩已絕。人不收之。誰自活乎。遂作空券
數千。具載本法。凡得兒者。使明所從來。書券付之。又
為載籍。記數貧者。給米以為食。事定。按籍計三千八
百餘兒。此皆奪諸溝壑。而致之襁褓者。官至尚書左
丞。封侯。子懋。轉運使。出等芳錄

○○勝元發全活飢民官齡並茂

妙手
每令人
悲感上

元發知鄆州時。淮南京東飢。元發慮流民且至。將蒸
為糲。疫先度城外。廢營地。召諭富室。使出力為席屋。
一夕成二千五百間。井竈器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
活五萬人。後為龍圖閣學士。年七十一。無疾而逝。

此段識見高謀慮周。措亦捷。他人或不能辦境
內。而元發能慮境外。可謂才與志并。

通書錄

卷之四

救荒門

柔

不賑飢荒之報

○王仁恭不能賑飢邑破身亡

恭必不

隋末飢荒仁恭為馬邑太守閉倉不務賑濟劉武周謀作亂宣言曰今百姓飢饉僵尸載道王府君坐視

豈為民父母者哉眾皆憤怒因稱疾臥家椎牛縱酒

使問意未

誓眾曰我輩豈能坐待溝壑食粟爛積誰能與我共

假便食未

取之眾皆許諾乃以計殺仁恭開倉賑貧屬城皆下

死也

之武周後為唐兵所誅

董渭曰飢饉不發廩往往姦雄借此號召百姓

通書錄

卷之四

不賑門

美

足以倡亂義寧元年榆林大飢郭子和潛結死

士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斬之遂為亂此

雖盜賊之行終歸梟磔然亦足為不留意賑卹

之戒

○劉藻以不救霖坐貶

只當得一

大曆二年秋霖損稼渭南令劉藻稱縣苗不損上疑

好芳語便

之命御史朱穀往視損三千餘頃上嘆曰縣令字民

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藻南浦尉

○崔晃以不賑旱見逐

民亦有怨

咸通十年陝民訟旱觀察崔晃指庭樹曰此尚有葉

乎

何旱之有杖之民怒作亂逐晃

保寧者最

上人貴寒慣性當訴旱訴飢之始恬不屑意及

善後能

禍變一起又茫然脚慌手亂此世所以日多故

也

有公直而

○林機奏緩贍飢之米一言滅門

或不自省

淳熙初司農少卿王曉嘗以平旦出訪林機時為給

或不自省

事中在省其妻曉侄女也垂淚而訴曰林氏滅矣驚

或不自省

問其故曰天將曉夢朱衣人持天符來言上帝有勅

或不自省

通書錄

卷之四

不賑門

美

林機論事害民特令滅門悸而寤猶彷彿在目也曉

惴以夢未足憑無為深戚因留食待林歸從容扣近

日所論奏林曰蜀郡以部內旱歉奏乞撥米十萬石

賑贍即有旨如其請机以為米數太多蜀道不易致

當酌實而後與故封還勅黃尚是為朝上諭宰相云

西州往復萬里更復待報恐於事無及姑與其半可

也只此一事耳曉輦蹕而去未幾林以病歸至福州

卒有三子繼踵而亡王氏求近親者以為嗣亦輒不

久其後遂絕

一奏疏之微、天子又僅從其半、然已滅門矣、則性命所關者衆也、況于躬爲遇羅、不恤民飢者乎、

○段氏高索荒米之價、天火燒燼

紹興丁卯、大飢、流民滿道、饒州富民段廿八、積穀數倉、閉不肯糶、一日方與家人評論、物斛低昂、間方幸踊、忽天雨晦冥、火光滿室、段遂爲雷震死、倉所貯穀亦爲天火燒盡矣、匹夫便能動天如此

想錢穀者便伏此段其甚者耳

通吉錄

卷之四 不娶門

卒

只微尋常好人便把士夫力量了

體面執有大利爲聖賢者乎

鄉紳家居懿行之報

鄉紳國之望也、家居而爲善、可以感郡縣、可以風州里、可以培後進、其爲功化比士人百倍、故能親賢揚善、主持風俗、其上也、即不然而正身率物、恬靜自守、猶使人之意也消、其次也、下此則求田問舍、下此則欺弱暴寡、風之變也、非所敢道矣、○俚語云、刀趁利、爐趁熱、此兩語誤人不淺、夫刀利爐熱、用之以幹許多好事、此光陰誠不可錯過、又爭體面、此三字最誤人、今且以何者爲體面、若屈身

通吉錄

卷之四 家居門

卒

求官、府此無體面之甚者也、官府即姑從我、而心輕其爲人、此無體面之隱者也、得勢勝着、而以豪千里、而人陰指曰、此翼虎、不可犯耳、尚得爲體面乎、認得體面真時、便不爭體面、而百美集矣、

○石奮以醇謹爲家法、子孫挺貴

是所謂萬石君者也、漢高帝爲中涓、孝文時至大中大夫、無文學、然恭謹無與爲比、以選爲太子太傅、長子建、次子甲、次乙、次慶、皆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故景帝號爲萬石君、萬石君老矣、子孫爲小吏來歸

今人所習
古板然也
上不可無
此

又世有微
侮士民動
用瓜牙之
累說

德化

在處中嚴
若事事時
則決裂平
居則忘之

通書錄

卷之四 家居門

室

謂必朝服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誰讓為對素不食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甚哀戚子孫遵教亦如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竇太后以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謁親必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牕身自浣滌以為常不敢令萬石君知也內史慶醉歸入里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乃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慶為齊相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大治後為丞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有三人及其死孝謹益衰使不哀雖累世萬石可也凡家世茂盛者多以仁厚謙恭立教故能保有滋大不為造物之忌但處世用寬而律家用嚴其於教訓子孫方始得力不然自家從艱辛讀

升能族也

顯是故家子弟

可為繼嗣爭業之戒

似少過然可悅爭財於千萬

通書錄

卷之四 家居門

室

書得來猶知義理行方便至膏梁子弟習成性氣順指驕人且以老家為迂濶以脫皮為時行如此安得不敗故洒掃應對守弟子職古人立教之最喫緊也
○謝弘微以孝廉敦家族奕世名德弘微名密以字行晉中郎萬孫僕射景仁從子也家貧儉繼從父謝峻後事繼親之黨伯叔二母瞻奉誠敬并其親戚中表率意承接具合禮衷每中外傳語輒正衣冠臨之婢僕前不妄言笑尊卑大小嚴之若神兄中丞曜卒服闋猶蔬或謂其過禮微曰服不可踰深疚在心實難自已遂廢食飲欬不自禁襲建昌縣侯拜員外散騎侍郎所繼產豐大弘微一無所預惟受圖書數千卷而已叔父混坐劉毅黨誅妻晉陵公主詔入宮弘微經紀其家二女纔數歲田產千餘處一錢尺帛文簿可覆公主歸視產業愈克門徒僕從不異平日太息曰僕射平生受侍郎可謂知人矣見者皆泣下主薨遺產千萬女壻殷樗蒲殆盡侵及伯母兩如之分內人為弘微所化皆無爭或曰此棄

爭財者盡
要平不知
持却要平
之心何時
可平

一家無子
破三家總
是貪心所
使

然惡聲者
勢將至于

不惡聲如
收伏后重
符運名教
亦不官了

潛不能化
俗成德非
龍也

物江海為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幸能無
言可導之使爭乎文帝即位為黃門侍郎泰机密甚
信任之平生無喜愠不言人過子莊孫肅並為侍中
中書令名節克邵號世德云

世界盡是金銀合成矧繼產族業尤屬鄉官所
易染指者士人克是心何至爭繼嗣業官府克
是心何至啗人計訟紛紛乎

○○管寧禮讓化俗潛龍名高

寧與華歆相友善嘗鋤園得金寧不顧歆捉而擲之

建書錄

卷之四 家居門

空

蓋優劣遂分一從微底做會世亂寧避地遼東公孫
度設館待之不就而廬山為室避亂者多從之居因
漸以成聚鄰有牛暴田寧為牽牛着涼處牧之牛主
大慚若犯嚴刑里中男女共汲一井爭先有鬪者寧
多買汲器置井傍待之既開乃各自悔責居旬月成
邑與大寧於是講詩書陳俎豆明禮遜非學者無見
也風行遼東每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由是度安
其賢民化其德時邴原亦同避地好以清議格物度
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為德言非其時也

聖人

在述三十七年以朝命徵乃將家屬浮海還魏以為
大中大夫不受華歆以太尉讓寧亦表辭卒年八十
四寧常坐一木榻五十年未嘗箕股其着膝處皆穿
所居蠅舊鄰里有窮困者家不盈擔石必分贍救之
與人子言孝與人弟言弟與人臣言忠貌甚恭言甚
順名行高潔望以為不可及而即之熙熙能因事以
道人於善漸之者無不化焉

寧一士人便能化俗如此今世風俗如楚蜀僻

處小民則有稚子娶婦者袁州等下戶則有以

建書錄

卷之四 家居門

空

幼艾婦見客為恭者浙江良家有主二男子剃
面及赴早入房除糞又偕僧對爐誦經者兩廣
僻處小民則有男女結契者昌化萬年等處多
不育女而以男為婦或一妻數夫者閩漳之婚
娶過後刁訟異常浦城之僮僕養女不許嫁娶
種種敝風守令之化之也十居其五士夫之化
之也亦十居其五若能於某里某都各擇善士
互相傳勸有不率者預不得齒而身復嚴禮法
董子侄以先帥之不出十年可大變也引而伸

此非美刑
所化然用
以佐德禮
亦可

化之一日
德教二日
仁義三日
八人為色

之各處有敝俗各處有善類俱以此道行焉可矣

○○郭泰獎借造士威風德顯

泰字林宗與河南尹李膺相友善辭歸衣冠送者車數千兩李郭共濟望者以爲仙舟焉司徒辟公府太常舉有道俱不應曰天象人事不可爲也性明知人好獎借士類多所成就茅容避雨危坐勸令就學孟敏破甕不顧泰以爲有分決亦勸令學俱成名儒世間引直自埋沒拔申屠蟠於漆工議度乘於門卒自此心即大子度世之

建吉錄 卷之四 家居門 矣

餘或出屠沽士伍因泰獎進成名者甚衆郡學生左原以犯法見斥林宗遇諸塗勞之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大狙也卒爲齊魏忠賢勿恚恨責躬而已或譏林宗不絕惡人林宗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欲結客報諸生以林宗在竟愧愧自止賈淑性險仄爲邑里患泰喪母受其弔或怪之林宗曰仲尼不逆互鄉子原洗心向善矣故吾與其進淑聞遂自改或善士如史叔賓黃允等皆有盛名泰

觀其非真以爲必敗後果然黨禍作知名之士多被一言半句便能使人如此士固重自立哉

禍而泰以隱惡揚善獨免世網卒會葬千餘人共刻石立碑蔡邕曰吾碑銘多矣獨郭有道爲無愧焉

按管寧浮海還魏舟幾覆舟中人呼天懺罪至管寧云嘗一次不冠如廁耳後同行諸舟盡沒獨寧一舟有燈導而前獲濟登岸又寧當公孫曹魏亂賊之朝脫然自免泰當黨賢并命之秋委蛻如雲豈非道德所化哉鄉先生如此化俗如此造士則其成就不少夫出則爲伊周處則爲孔孟者惟鄉紳爲然耳若乃黑白其眼而雖

建吉錄 卷之四 家居門 矣

黃其心則非所謂上矣

○○崔沔孝友敦睦父子貴盛

沔純謹無二言擢進士高第性舒遲進止雍如也當官則正言不讓累起居舍人以母病辭求侍養薦賢

自代歷御史中丞遷中書侍郎故事中書承旨取克位而已沔時特持異同循良人曰百官分職上下相維可俛首取祿已耶不致同異者涉世情重救世念卒贈禮尚書諡曰孝沔少有至性母失明傾家求醫不愈則躬親奉養不脫冠帶者三十年溫清適時

孝

孝

孝

每美景良辰必扶持遊宴笑談陳說于前母不知其有所苦也後年既及官尊重矣躬與子侄植果以致敬母卒瘠形吐血茹深痛終其身愛敬兄姊幾於母慈畜甥侄甚於子所得俸於奉蒸嘗調親族盡之一不以自奉也李邕嘗怪其馬羸曰何不自觀秣飼汚唯唯他日復言及汚良久曰每欲問秣飼恐致疑於廝養者輒自愧而止蓋用意如此晚雷司東京鬻馬以買宅奉寡嫂及姊居之宅朴陋無緒聖御史狀其行以爲德克符契聲氣感人行達神祇殊絕倫輩云

建吉錄 卷之四 家居門 矣

子祐甫爲賢相大好家業

士夫以化俗爲上品而孝友尤所重且宗族周其窮乏而後善念可興也但不可有速成心并以勢力爲之用耳

○○柳公綽孝友傳法世代替纓

公綽京兆華原人世爲名家十八登科第雖少雋乃性謹重動循禮法嘗爲京兆尹神策軍校衛導杖之帝怒召詰責對曰臣待罪京兆而小校乃敢前唐突此輕陛下法非慢臣臣知杖無禮者耳不知爲神策

有此補行

可爲世法

今爲養法

技也帝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帝退謂左右曰汝曹須避柳京兆吾憚之矣有此風力家左

轉吏侍郎遷御史大夫改尚書出節度山南官顯入

爲刑尚書檢校左僕射卒贈太子太保諡曰成公綽天資仁孝丁母喪三年不沐浴事後母薛謹甚有爲外婚姻者壹不知非薛所生也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非朝謁日平旦輒出小坐諸子皆束帶晨省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群從弟再會食皆不離小坐自旦達暮燭至命子弟一人讀經史一過訖及

建吉錄 卷之四 家居門 矣

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武聽琴至人定鍾然後歸寢子弟復昏定於中門凡二十餘年如一日也歲飢飯不過一食諸子平時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忍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疎遠必擇婿嫁之皆淡泊曰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居外藩子來省入境郡邑未嘗知也子仲郢端嚴好禮起居一遵父法事叔公權如事父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出遇於路必下馬端笏立候過乃敢上公權暮歸必束帶迎

世亂先乳
其體今世
被卓魯并
壞此要得
此等人士
持世界

應親將與
之家必
可親放脫
之存敗不
踰時

馬前公權屢以爲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故少改也其
爲京兆尹嚴人莫敢犯及爲河南尹寬或問之曰贊
贊先彈壓郡邑急惠養各有當也三爲大節鎮廐無
良馬衣不薰香私居未嘗不拱手內空未嘗不束帶
退公布卷晝夜不捨也境內有孤貧寡女必爲選擇
出俸金嫁之子珪璧皆登進士珪早卒璧至翰學士
諫大夫又子玘以蔭至御史大夫皆清直有父祖風
公權綽之弟也舉進士累官河東郡公改太子少師
卒贈太子太師亦直諫名德當世言家法者必歸柳

通吉錄 卷之四 家門 辛

氏云

觀柳氏家法知禮之可爲國也以此達之鄉推
之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大抵風
俗壞時自其子弟先做壞了好尊惡卑樂諂怒
繩放縱敗檢甚者父兄只以聲色貨利權焰威
寵激其讀書志意而猶自以爲善教也一朝得
志其凌厲傲慢能有極哉善哉柳玘之誠子弟
也而曰門第高者可畏不可恃也知其可畏而
立身行已增德惜福教養子弟達材利用得志

但實取萬
世太平則
作用自別

亦曰立言
中矣

持以未和
用之心何
事不可安

則澤及天下不得志亦無愧其家庭鬼瞰之而
無隙帝臨之而有當矣于以蕃昌蕃熾何有哉
人之力量本參天地況一以科甲付之則搏乾抗
坤經世風世皆所能爲不問其在官與林下也其
有德業令望登一世者則利害賴其條陳善良受
其吹噓風節關其主持郡縣應其聲氣此于福人
寧可計數即不然者而擇利莫若順惟是辨冤伸
抑不妨闢說解紛息爭聽自酬報此於陰德毫無
所損而於鄉閭兼有所濟其亦可矣諸如窮親故

通吉錄 卷之四 家門 主

戚非無控乏亦有怨痛然如已未顯達相似以曲
直付公庭以盈虧關造化隆禮可也誘善可也顯
爲區畫而隱爲調理可也若使之炙手瞋目爭在
競市則所恃何勢毋論知與不知而其罪惡欲以
誰諉哉故當靜以鎮之恬儉積德必有彌昌彌熾
日子且我不負人人亦豈盡負我久久見信自無
一朝之患矣至於祖廟義田自有馴致時節一舉
求備反爲禍始也請共思之
又有少年高中氣暢神怡遂以酒色博養了其生

范文正公
一日所
必計功德
圖之

失報這理
治運

平者此於功德固無大損然把蓋天彌地的力量
積慶垂休的日子忙過錯過却是隋珠彈子仰去
也況福分有限享用過豐則前途易盡且勸業人
既已如此子孫效尤是豈作則貽謨之道乎每見
縉紳之後或有頑德閉門之內不盡芳聲雖其不
幸而談者遂以為淮侯所致負累前人吁可畏哉
人只一心而醇醪妖蠱日構其禍願指氣使者又
從而趨炎誦德雖有茶色冤魂堪提振者呼之不
聞視之不見矣安望心入其中為之料理乎其又
趙吉錄

趙吉錄

卷之四

家居門

圭

能移風易俗佐君相憂勤而作太平麟鳳也今生
如此而來世不可知後事又不可知矣具旋轉手
段者時哉不可失

以公門列
之官署以
動上人勤
化之具

入久便易
失其本心
宜早回頭

公門積善之報

佐幕官及吏胥徒隸俱在內

古云公門中好脩行何也夫公門常常比校時時
刑罰其間貧而負累冤而獲罪愚而被欺弱而受
制呼天控地無可告訴惟公門人下接民隱上通
官情艱苦孤危之時扶持一分勝他人方便十分
寬假一次勝他人方便十次若能釋貧解冤教愚
扶弱無乘危索騙無因賄酷打無知情故枉無舞
文亂法則一日間可行十數善事積之三年有數
萬善人當困厄誰不知感神明三尺寧無保佑自
然吉慶日至子孫昌盛如其不然怨毒之財得亦
非福也又有窮人無財可騙從而酷刑徒損陰陽
積怨何為無論古昔即今豪傑之士潛身衙中者
亦時祭孤脩齋收葬饑饉亦有親老家貧求財養
贍盡是好心好人誰非孝子慈父但恐視財太重
或乃陰譴匪輕何如酌財可否存心方便稍貶虎
威莫肆狼毒命裡有時終須有享福後來必長久
乎中有善信妙人能以此意化道同儕功德尤無
量也

趙吉錄

卷之四

公門門

圭

按此謂朱子所以訓其僚役者恐或然也。上人以以此振厲其下則耳濡目染便自不同。就中求箇善人尤妙。

○○夔州推司楊旬銳意積德子椿大魁

唐大曆中旬任夔州推司處心正直積累陰功旬有子年二十三習科舉業一日稟父欲入試旬曰汝學未克不可旬當夜夢神告曰汝陰陽有感吾特來報汝子將來必貴若應科舉須改作楊椿名納卷場屋中助子筆也旬次日令子作楊椿名納卷果得第六

建吉錄

卷之四

公門門

吉

神明傳焉矣

名次年赴省試待自夢見一神謂椿曰今年省題乃是行王道而王汝可預畱心焉試之日果如其夢試中第九十六名及殿試畢唱名奪天下都魁夔州使君聞旬子中天下魁請旬賜坐令旬解推司職旬告使君曰念旬平日仰托二天之庇奉公四十年家無貲產惟積陰德留得三箇慳囊乞台旨取來當廳開看第一箇有三十九文大錢第二箇有四千餘文次樣錢第三箇有萬箇小錢使君不知所以旬曰每詳獄罪四但遇吏胥入輕作重某為小心平反之有從

大富人家好做此事而不做焉哉

建吉錄

卷之四

公門門

吉

死罪而正為流罪者即投大錢有從流罪而正為杖罪者即投次樣錢有從杖罪者量其輕而決放便投一小錢又每效周亮行太上感應篇十種益利一收街市遺棄嬰兒倩人看養俟年十五願識認者還歸父母團圓二每冬十一月為始收六十以上十五以下乞丐貧人入本家養濟院每日給米一升錢十五文至來年十一月滿一年令其自便求趁三普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四施棺木周急無力津送之家五女使長大不計身錢量給衣資聽其適人六專一戒殺救護衆生遇有飛走物命買贖放生七遇每荒歉之年其糧食貴糶賤糶賑濟貧民八應有寺觀損壞者為條理之聖像剝落者為裝飾之或橋梁道路溝渠不通者咸為治焉九有遠鄉客旅流落者斟酌遠近以助裹糧而回全還鄉十所推司凡遇冤枉必與辨明常推已及物濟人之急救人之危旬之男今日奪天下魁皆因旬平日奉公行善感動蒼穹之所致也豈敢舍公門退職而求安逸耶

一推司之解釋冤罪便得許多普施善行便得

許熟況爲守令以及監司侍從能逐處盡心當何如哉夔州守聞之能無憮然乎

○雪州孔目朱承逸樂善好施兩孫登第

承逸居雪城東門爲本州孔目官嘗五鼓起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携妻及小兒在焉扣其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已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惻然遣僕護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群坐于門朱因以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錢之故將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

可爲小放索債之戚

使定知如此豈有是

之之理利心一鐵直謂水必成死只抵賴耳然以人命爲戲何哉

建吉錄

卷之四 公門門

美

乎幸吾見之耳汝亟歸告若主彼既無所償迫之何益吾當爲代還本錢可亟以原券來債家聞之惶懼聽命即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爲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之而去後值歲飢承逸以米八百石作粥救貧是歲曾孫名服熙寧登榜第二人仕至中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著名節遂爲吳興望族

○泉州推欵吏活二罪囚孫以低文中榜

宋黃鏞景定甲子克泉州解試官校文日有一卷黜落晝忽寐夢一老嫗案前哀告謂其孫今歲該舉妾

此文章屬不遇其故以爲安生他三分文

爲城隍司遣至看護該卷忽爲侍郎黜落妾已爲携在案上矣乞爲陶鑄夢覺則所黜之文果在案細視又復黜之夜又夢嫗告如初且言其夫昨爲州司推

歎吏嘗活二罪囚有此陰功故上帝勅吾孫當預鄉薦侍郎逆天可乎早起弔後二場看則論果可取因取克數及揭曉視之則論亦無甚高也

此孫安知不猶自謂文章靈驗哉世之迫側舉業而做人反不加意者視此可爲鑒矣

○利濟局監周必大以官塞眾罪神種其鬚貴顯

建吉錄

卷之四 公門門

毛

屈辱誰人肯笑

必大字子克有材能監臨安府利濟局失火延燒民家官乃追其發火之人五十餘人枷繫于獄子克問吏曰衆罪何當獨我承之得何罪吏曰除爲民子克乃自誣服衆釋去子克去職歸謁婦翁翁先夢有人掃雪迎宰相及是乃嘆曰今掃雪乃迎退官職子也必大既歸益自克苦讀書試博學宏詞科至京師寓一班直家其一日携小冊自外至借觀則鹵簿圖也悉錄記之及入試適以此命題中詞科歷官至宰相封益公先是必大於試前夢入冥見一判官老掠一

此德係
高人數等

捻胎鬼指必大曰此人陰德當位宰相貌歷此
奈何鬼請爲作宰相判官首肯鬼起摩必大頰爲
之種鬚及覺猶隱隱痛數日始定必大既罷相私居
一相士來謁邂逅于門外相者問相公何在必大進
揖曰某前此待罪宰相相者曰宰相貌如此得非証
我耶必大延入上坐相者復請見宰相必大荅之如
初必大起相者亦起揖其鬚曰此一座帝王鬚真宰
相也必大驚服厚贖之蓋前此種鬚事雖妻子至親
亦莫告也

趙吉錄

卷之四

公門門

天

一捐鷄肋遂攀鳳翼窮達變幻無常如此人奈
何以窮廢修哉

司獄吏張慶寬卹獄囚壽胤彌昌

不得無謂
此小事乎

慶宋人爲右軍巡院司獄嘗以矜慎自持好繫獄具
必親沐暑月尤數每戒其徒曰人之麗於法豈得已
哉飲食卧具必加精潔好誦佛經每囚受戮則爲之
齋素景佑四年京師大疫其妻袁氏薨三日未殮忽
然而甦因告家人言見一白衣人端潔修長謂曰汝
夫陰德甚多子孫當有貴者汝尚未有嗣胡爲來此

慶方生子
而進士已
占其壽固
知天公之
之誠一信
知日而

獄內德也
獄吏賤官
也而猶爲
若其何貴
不可思議

言未終以手提吾足拋出乃得甦明年生子亨亨生
三日有道士丐於慶之門延入既坐謂慶曰君本無
嗣今聞嬰兒不獨爾有嗣又喜生孫有文學者相繼
而出信乎陰功之報未可量也爾善保之慶年八十
三無病而卒亨終於左藏庫副史有子六人洪鐸鐔
鐸元豐五年同登黃裳榜鎬銳領開封薦洪之子公
裕公庠又登霍文端榜士大夫以爲盛事方知天祐
善人如影響之速

懸記許久至孫乃發彼以小善片時望報於天

趙吉錄

卷之四

公門門

天

者獨何哉

○鄞縣吏楊自懲辨冤恤囚科第大興

自懲楊文懿守陳之父初爲吏存心仁厚時令好苛
刻懲常爲寬解不使含冤日久令大信之家甚貧私
造一無所受而囚人在禁無食者撤已食之粥以濟
之令鞠事常怒一罪人自懲從旁請曰如得其情哀
矜而勿喜喜且不可何況於怒令爲之霽威生子長
守陳即文懿公爲相次守陞南吏部侍郎長孫茂元
刑部侍郎次孫茂仁四川按察使俱以名節著今科

第猶綿綿不絕此上天福善之不與也。

○支祿雪冤而不納于淫子孫繼賢

支立之父爲刑房吏有囚無辜陷重辟意哀之欲求

其生囚語其妻曰支公加意愧無以報明日延之下

鄉汝以身事之彼或肯用意則我可生也其妻泣而

聽命及支至家妻自出勸酒且告以夫意支不聽卒

爲盡力平反之囚出獄夫妻登門扣謝曰公如此厚

德晚世所希今無子吾有弱女送爲箕帚妾此則理

之可通者支爲備禮而納之生立弱冠中魁立生高

第吉錄 卷之四 公門門 全

高生祿皆貢爲學博祿生大倫登第。

○徐晞雪冤而不納于淫身至尚書

晞常州人出身吏胥謹慎有容在縣三考皆兵房有

成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祈脫貧無可愧具酒食令

妻勸觴而出避之妻有麗色晞絕裾而走徹夜具文

移脫免他事類此由佐貳起家累遷至兵部郎中時

同官一主事每向胥曹輒罵意在晞好聚人的便晞

不爲動後主事沒晞爲棺殮送歸宣德中晞巡撫甘

肅後至兵部尚書。

此固盛世立賢無方之妙然人患無此德行耳
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也○能免一戍便把妻
去換了窮人如此豈不可憐

○獄吏王藻慮冤辭役致位真人

藻潼州人爲府獄吏每日持金歸妻疑其鬻獄所得

因遣婢餽豬蹄十盞及歸給云送十三盞藻怒婢所

竊酷掠之不勝痛誣伏遂杖逐之妻曰君日持錢歸

我疑鍛鍊成獄姑以婢事試汝夫刑罰之下何事不

承願自今勿以一錢來不義之物死後必招罪咎藻

第吉錄 卷之四 公門門 全

斐然大悟汗流浹背大是測因題壁曰枷梲追求只

爲金轉增冤債幾何深從今不願顧刀筆放下歸來

遊竹林即罄所有散施棄家學道後飛昇賜號保和

真人詳談採餘

好箇仙夫人必然同昇○旣大悟即不棄役亦

可但恐食葷亂性耳

○秦隸塗血釋杖積行飛昇

秦檜酷虐責人多至死者後悔之以流血爲度有一

隸仁心數藏瘡血皂板人得寬責如是九年忽一日

衙門中記
此保不如此

立班中則足離地而起檜呵其妖因言隸今日應上
昇問何所脩答其故遂冉冉乘雲上檜由是刑罰少
減焉

坐堂上者簿書朦朧威嚴成性安能心入叫呼
中而一知其苦哉每日升堂則敲朴無虛夫是
所以代肉刑者何應得罪之多乎毋亦打得手
濫取買板毒虐權在下人猶為狼狽但願秦檜
仙禁普度公門中使各各仙去耳

樂吉錄

卷之四 公門門

金

公門枉害之報

甚有謂作
虎威自謂豪傑作奸慣責爭誇胆智而不知造惡
造業子孫受之來生償之亦何益乎休論其遠即
觀耳目前害人過多索騙交衙為邑民共側目者
有誰不罹憲網哉間有修齋誦經以贖前罪固亦
良心之萌可解一二然恃此謂過惡可贖肆行不
顧則非也得財不義布施無益即益亦減且戡罪而復
造罪則益重焉何如就此作方便寬貧窮救冤苦
人知其忠厚長者則倚仗必多得財亦裕矣近有
公憲遠有冥責思之思之

樂吉錄

卷之四 公門門

金

○梁西陽部曲虐飢民報見其子

楊思遠為西陽郡守值歲景亂時復早歉飢民盜田
中麥思遠遣一部曲守郡所得盜者輒截手賊凡戮
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太平廣記

偶爾露奇
警人皆一
另無手足
可了此報

早歎飢饉，撫循無策，民之盜也。上迫之也，戮一懲百，已甚矣。況法外樹威哉！然發縱之過，思達與有責矣。

○隋京兆獄卒虐囚，報見其子。

隋大業中，有獄卒失其名，酷暴諸囚，囚不堪其苦，而獄卒以為戲樂。後生一子，順下肩上有若肉枷，無頭數歲不能行而死。太平廣記

○北齊張和思虐囚，身子皆殃。

和思為獄官，斷囚無問善惡貴賤，必被枷鎖，杻械困

連吉錄

卷之四

公門門

金

苦備極，囚徒見者莫不破胆喪魂。號生羅刹，其妻前後孕男女四人，臨產即悶絕求死。所生男女皆著肉鎖，手脚並有肉杻，束縛連絆，墮地即死。後思和亦坐法杖殺。太平廣記

獄官獄卒皆以為不酷虐則賄賂不入，有一二窮者又欲借以號令，斬草驚蛇，故甘心暴惡。夫豈無人性哉！利心積慣使然也。為府縣者揀一個好獄官，尤為喫緊。○又有小可事暫寄監者，入此門便百般作弄，上人在衙內熟睡清夢。

亦思至此否

○廬陵法曹史曲案一僧過諸途而歎

吏嘗勅一僧致歎，其獄上州時，妻女在家方紉縫，忽見二青衣卒手執文書自厨中出，謂妻曰：「語爾夫無枉殺僧，遂出門去。」妻女皆驚，惟流汗視其門，扁閉如故。吏歸具言之，吏甚恐，明日將竊其案已不及矣。竟殺之。僧歎之日：「即遇諸塗，百計禳謝，不獲旬日竟歎。」太平廣記

○勅之未必便歎之後復欲竊其案，則吏之殺僧

連吉錄

卷之四

公門門

金

乃事到頭不自由也，而竟以此歎業刀筆者可不惴惴乎。

○劉自然許免繇戍不實，遂為其家駒。

天祐中，秦州有劉自然者，管義軍案，因連帥李繼宗點鄉兵，捍蜀城，絕縣百姓黃知感名在籍中，自然聞其妻有美髮，欲之，誘知感曰：「能致妻髮，即免是行。」知感之妻曰：「我以弱質託於君，髮有再生人歟，永訣矣。」君若南征不返，我有美髮何為焉？」言訖，攬髮剪之，知感深懷痛慙，既迫于差點，遂獻于劉，而知感竟不免。

幼必英傑

文如雲
子而似
相對更不
可忍

蘇成、尋歿于金沙之陣。黃妻晝夜禱天，號訴是歲自
然亦亡。後黃家牝驢忽產一駒，左脇下有字云：劉自
然。邑人傳之，遂達于郡守。郡守召其妻子，識認劉自
然。長子曰：某父平生好飲酒食肉，若能飽啖，即是某
父也。雖遂飲酒數升，啖肉數鸞，食畢奮迅，長鳴淚下。
散行劉子請備百千贖之。黃妻不納，日加鞭撻，曰：猶
足以報吾夫也。後經喪亂，不知所終。劉子多慚憾而
歎。微戒錄

趙吉錄

卷之四 公門門

全

此報視刀、山、劍、樹，更為快人也。黃妻故是女丈

夫者，有此氣骨，幸不落莫。

○○戴月湖假印害人，請家絕。

南靖人為書手，與其儕假印勾攝害人甚多。後發覺，
值縣尊陳公嚴明，暴之烈日中。其儕困苦，承代問罪。
克軍月湖衣綿衣，暴不肯招。問徒三年，然竟歟。驛中
一子行衛少年，能文，後忽狂醒，阿盜或告之。官官視
其秀雅文士，不信。御里共結之，乃歟於獄。無嗣婦與
盜通，逐出之。流落街市，今為乞丐。眾其指其業報云：
使積德焉，何知此子之成器？月湖不作太平封。

當官功過格 增

催徵有巧法，勸諭樂輸，不煩敲朴而錢糧畢辦，筭千
功。審編里役，差遣均平，使閭閻受福，筭千功。清
覈地畝錢糧，井井有條，使吏胥保歇，不得欺隱，包侵
致累小民，筭百功。遇大災荒，能早勘早申，力請蠲
賑，設法救活多命，筭千功。能為地方興利除害，悉
中窳弊，使得永受實惠，筭三千功。設法飲解，緩急
有序，不苦糧里，不累賁解，負役，筭千功。免寬大辟

一人當百功。免寬永成一人當五十功。免寬滿

趙吉錄

卷之四 當官門

全

徒一人當二十功。三年徒當十五功。二年徒當十功。
一年徒當五功。免寬滿杖一人當三功。九十以下
當二功。強盜盜剽，印官耐煩隔別，設法嚴訊，務得
真情，真贓不許捕役私拷，不委衙官混供，不專靠棧
夾招承，算十功。獲盜即親審定案，不至扳累無辜。
人犯冤弊，因圖筭百功。嚴戰捕役牢囚，飛詐良善
算十功。開墾人命，或故或誤，為首為從，俱細細分
別，規箇定罪，不致游移出入，筭十功。能禁戢勢宦
豪強，不使播惡，筭十功。懲治訟師扛證，不得刁唆。

構黨保人身家筭十功。能摘發奸蠹神棍置之于法，不使騙詐愚民，筭十功。凡聽訟能伸冤理枉，一事筭一功。能誨誘頑民平其忿心，使息爭省訟，筭十功。責人須明告其罪，使之知改，凡刑人而當使受者愧服，見者懲誠，筭十功。詞狀少准，婦人非關緊要，即與抹去，筭二功。人犯一到，即審，不令守候，筭一功。耐煩受訴，使兩造各盡其情，筭二功。有力稍力無力，聽其自認，不以贖錢諛上官，筭一功。老穉弗打，醉病弗打，婦女非犯姦弗打，尊長告卑幼，百腿棒瘡者打左腿，一人筭一功。聽審不徇囑托，一事筭一功。不偏護原告，筭一功。不喜奉承迎合之言，筭一功。不嗔越訴，只平平照常理斷，筭一功。一時錯枉，片念撥轉，不吝改過，筭十功。事到面前，據理直斷，及到別衙門，隨他轉辯，不以成心，怒翻案，筭一功。供招出入，自爲簡點，不使吏胥上下其手，筭一功。親講鄉約，懲勸有方便，各改惡從善，各

東吉錄

卷之四

六

囚人受益之大小而定功。考較公明，不阻抑孤寒，一名筭一功。開報生員優劣，採訪的確，使人知勸懲，士風丕變，筭十功。凡事惜福，躬行節儉，使風俗還淳，筭百功。賑濟得實，一人筭一功。荒年煮粥，本縣來食者，一人筭一功。他方來食者，即一人筭二功。瘟疫癘痢盛行，開局醫療，一人筭二功。垂死而得生者，筭十功。葬死人及枯骨，各筭三功。無力犯人當時的決，納贖徒犯亦准召保，嚴禁佐貳不得擅監，圍無淹禁，一名筭五功。重犯無家屬者，照例申請囚米，筭一功。例所不合，自爲設處，筭十功。禁戢獄卒牢頭，不肆凌虐，使囚得安寧，一人筭二功。力行保甲，親編親查，不擾民而盜自弭，邪教奸宄自息，筭二千功。牢瘟傳染，分付獄官卒掃除積穢，多燃蒼术，貯涼水，冬天給草薦姜湯，筭十功。收養孤老，一人筭十功。勸其親戚，責以大義，令各收養，一人筭二十功。未祭而能守齋戒，當祭而如對神明，筭十功。熱審有行，脩省有行，禱祈有行，母取青衣角帶文具，一以伸冤理枉爲念，竭誠有應，每事筭百

東吉錄

卷之四

六

功 開渠築堤能興水利視事之大小算功 凡解
人之怒釋人之疑濟人之急救人之危皆隨人之大
小人之善惡算功 闡明正教維持正法使聖賢道
旨燦然復明于世功德無量

已上功格五十條當官事宜未易枚舉即此以
例其餘擴而充之在人各盡心力

催徵無法任吏書欺隱保歇包侵不能清楚亂拏亂
打追呼愈急完欠愈滯使一縣不寧算千過 地方
利病明知應興應釐不肯出身擔任推卸後人或苟

東吉錄

卷之四

全

圖一時之便罔計百世之功算千過 遇災不申遇
賑而吝皆算百過 擅自加派增糧使小民永受賠
累算千過 凡問罪成招本有生路不與開一線只
求上司不駁算十過 泥成案徇體面不與開招各
隨事之大小算過 上司怒人而明知其枉不敢辯
救算一過 受人囑託算一過 枉法者算十過 逢
迎勢要算十過 冤抑平民算十過 獲盜不即親審
得其真情真贓致點盜漏網扳累者更斃算百過
縱奸捕唆盜妄扳牢囚通同燒詐致良善愚民鷄犬

不寧算百過 人命不即簡驗傷證定案致招情出

入拖累多人算十過 情罪未核杖死一人算百過

聽信左右指撥害人算百過 姑縱奸徒設局騙

詐弄人身名算十過 風土異宜時勢異窾不虛心

參酌強不知而為知見一偏而不見全局使下隱不

伸上澤弗究算百過 不畏大人惟憑胥吏將上司

行移或分付言語不即用心祇奉力行算二過 考

校不公使孤寒不得上進一名算一過 開報生員

優劣不確使勸懲無力士習日波算千過 力可以

東吉錄

卷之四

全

濟人而不肯盡算五過 醉怒重杖責人算二過 無
罪候責算十過 毀人揚已市恩避怨算百過 見
人不簡不與規正算一過 共助成其惡算十過 事
不即決淹禁停滯使訟中生訟破人身家算十過
服毒投水懸梁圖賴人命審無威逼輒斷堊埋以長
輕生之習一人算十過 不禁溺女惡俗算百過
不禁賭博為非算五過 不禁屠宰耕牛一牛算一
過 輕用民力隨眾寡算過 接人不拘貴賤先陳
輕慢之心算一過 保約奉行不善輕委衙官反致

駭擾算千過。遇知已而含疑不盡算一過。待人
不誠算一過。責人不恕算三過。自了門面自占便
宜不顧他人職掌不顧後人難繼算十過。祭祀不
盡誠算十過。水旱不早祈禱算五過。祈禱而不盡
誠惟以虛文塞責算十過。暴殄天物耗費錢糧習
成奢侈陰傷風化算十過。拘泥舊聞沉迷積習見
闡明正學者反加非笑謗訕阻人好脩之念自障入
道之門其過無量。

已上過格三十八條當官過失未易枚舉即此

東吉錄

卷之四

三

可例其餘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東吉錄卷之五

善本

古吳 顧錫疇九疇甫評

閩漳 顏茂猷光衷甫編輯

公鑑一

孝弟之報

但念得身從何來父母從何往新枝既起舊本為
枯菽水承歡何能報答則孝心自然疼痛但念得
茫茫大造出世幾時渺渺人寰同胞幾箇幼相濡
沫老共護持則友弟自然肫懇

東吉錄

卷之五 孝弟門

一

○蘭期精修孝行遇仙授道

蘭公名期居兗州曲阜縣九原里其家百餘口精修
孝行致斗中真人下降其家自稱孝弟王姓衛名弘
康語蘭公曰始烝為大道於日中為孝仙王元烝為
至道於月中為孝道明王玄氣為孝道於斗中為孝
悌王夫孝至於天而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為
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為之成吾居上清以託化人間
示陳孝悌之教後晉代當有真仙許遜傳吾孝弟之
宗是為衆仙之長因付蘭公秘言及金丹寶經令傳

孝
可入續記

孝
行有續
不精可思
之

人人各有
父母各有
孝心關
公降不降
假甚麼

連吉錄

卷之五

二

女真謀姆以授許遜於是孝悌王遂將蘭公遊於郊野道傍見三古塚指示蘭公此是汝三生解化之迹其第一塚乃昔日解所遺仙衣而已第二塚乃太陰鍊形形體已就今當起矣第三塚藏蛇骨耳宜移塚傍路勿令人物踐履孝弟王言訖昇天蘭公乃勝示行人斷其舊路人謂妖妄逕執詣官官令拘公至地對開其塚一如公言眾咸驚嘆吏持仙衣獻府君府君着衣不能勝還與蘭公公服之即同塚中仙人合為一體疎身輕舉官吏悔謝拜懇何時再降蘭公俯語之曰我自此或十日或百日一降施行孝道以濟迷途其後吳都有十五歲童子又有三歲靈童皆其化身也

見白玉蟾傳夫孝至於天一畝真聖人之言

○○謀姆受孝弟之道為仙人師

謀姆居金陵潛脩至道耆老累世見之齒髮不衰皆以謀姆呼之謂其可為人師也吳大帝時行丹陽市中忽遇一男子年十四五叩頭再拜願為義子謀姆告曰汝既長成願侍養所生何得背其已親而事吾

註如許
孝弟王
始成高
是孝弟
是太丹

所仙要
是乃不

難為見

忘已之
是人之
今求能
如此者

連吉錄

卷之五

三

為母既非其類不合大道於是童子跪謝而去又經旬日復過市中忽見孩童年可三歲悲啼叫呼莫知誰氏之子因遇謀姆執衣不捨告之我母何來惟願哀憫謀姆憐其無告收居撫育漸至成長供侍甘旨晨昏不虧心與道合行通神明年弱冠謀姆謂之曰我修奉正道其來已久汝以撫育暫此相因將何為姓兒曰昔蒙天真授以靈章約為孝道明王請以此為名號可乎姆曰既天真付授吾何敢違復議求婚兒跪母前說贊曰我非世間人上界真高仙今與母

壇靖嚴奉香火大闢孝道明王之教明王盡付妙訣兼授靈章於是辭姆飛騰而起謀姆實而秘之後付許遜及吳猛畢姆亦乘龍駕仙去
兩次童子皆蘭公所化也蘭公既登上仙復托形為兒躬盡孝道以顯化於人仙真之於孝弟

即從孝性
處得賦

全以孝友
治邑

德化循吏

何旁皇無已哉昔人有言虞舜起於有瘠躬涉
帝祚無他伎倆只是孝友之道光格上下而已
下士聞此其誰信之

許遜受孝道於誰姆名冠高真

真君許子敬少許昌人嘗從獵射鹿子墮鹿母猶
顧砥之未竟而斃因感悟即折棄弓矢勉意為學博
明經史徙居逍遙山鄉黨化其孝友交游服其德義
嘗有舊鐵燈檠者因夜燃燈見有漆剝處視之乃金
也訪其主還之起為旌陽縣令誠吏胥去貪黷除煩

建吉錄

卷之五

四

細脫囚繫悉開喻以道吏民悅服咸願自新其聽訟
必先教以忠孝慈仁又擇秀民之有德望者與耆老
之可語者委之勸率故爭競之風日銷久而至於無
訟又活流民數萬計隣邑歸者如市啓行之日羸送
蔽野有至千里始還者有隨至其宅願服役而不返
者乃於宅東隙地結草以居多改氏族以從許君之
姓故號許家營焉既而與吳君聞誰姆多道術敬往
謁之叩以道術姆曰昔孝悌王自上清下降化度人
世示陳孝道初降兗州蘭公家謂公曰後代常有神

不孝之烈
陰陽則行
孝則合家
慶自是
固然

仙許遜傳吾此道是為全真之長今來矣乃擇日登
壇闡明孝道出鉄券金丹諸秘要盡傳之後以符呪
救人及誅大鱗斬蛟精施德辟災不可勝數至孝武
寧康時真君一百三十六歲有雲仗自天而下仙官
宜詔授九州都仙太史仙期仙眷四十二口同時昇
舉鷄犬亦隨逐飛有頃墮鼠拖腸而不死後有見者
皆為瑞應云

建吉錄

卷之五

五

有二人老
病而生
惡心者
如何

情與成聚成邑何異非真性之所至哉
○趙居先誠孝格天身證仙果
居先父年九十一歲母年九十四歲性皆嚴急居先
夫妻奉侍勤謹孝行克諧每夕焚香為父母祈禱三
尸上奏天遣飛天大神逐一鑒察見其心專意一孝
行動天七子三婿皆列殊科居先身証仙果
難在嚴密而能奉之又難在心專意一上此處
能磨鍊心體火性不動藹然同春之景已遍城
中矣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葉婦李氏篤孝感天壽其舅姑祿其子孫

李氏名善瑜適葉元贊長子自十八侍舅姑極孝家貧飢寒凡飲食不敢先嘗以奉舅姑舅病甚不能召醫自爲祈禱願以身代適遇三官巡察空中聞之奏于天帝加舅姑壽一紀仍賜錢八十萬注名祿籍二子賜品官後一歲一旦門未啟忽見廳上金玉滿堂遍易得錢八十萬鄰居秦氏女年二十恃其長舌抵觸舅姑李氏常勸之而不聽李氏受錢日秦氏爲雷火焚燒善惡之報昭然可畏文昌化書

建吉錄

卷之五 孝弟門

六

○京三郎代兄任危神護生還子至丞相

三郎隆興人宋丞相仲遠之父也昆季三人建炎間金人至郡守以城降虜虜將還從郡索少壯三千若將使負荷者郡乃取一丁其大父議孰可行伯仲皆難之三郎毅然請行曰伯仲皆無脫身計不可往我當行也虜使少壯止城南四十里翌日未明虜騎奄至奪取衣服畢悉殺之三郎被傷墮水伏于河之

土嵌中逮晚無人即登岸傷且困露寢于草莽達旦此見孝原見覺有人坐其傍問爲誰則曰昔一夕守汝矣汝易起

求朝輔耶三郎告無衣可着守者爲其就河解溺死

者衣數條去其水畢則曰從此東去有僧寺可憩以待虜盡則歸于是告別竟不知其爲誰郎乃東行果得僧寺郎雖土人未知有此寺也寺中逃難者甚衆僧爲作粥以給之後三日審虜去盡乃還郡城中蕭條無人其父及兄弟皆不見郎度水求之相遇于途還故居自是生事日增不日致富乃取親戚之家困者悉撫養之郎後生子三人爲人廉謹質直雖日從事于市利而語言心術下欺既而長子仲遠登科八年遂至丞相封贈三郎至朝請郎云

建吉錄

卷之五 孝弟門

七

○南宮進士均財叔弟少年登榜

此五代時人有一姪早孤而叔有七子叔謂侄曰吾與汝分爲二分侄曰不忍諸弟共一分叔辭之侄因作八分侄時年十七入京應試有術士見之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諸人共斥之曰吾皆大筆久歷場屋豈不如乳臭兒耶術者曰文章非我所知但見滿面陰德之氣及試果獨成名餘皆不第其友于之報乎取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一猶有能之者八分則

自難矣。世有無行之徒，以文章做人，而自家父子兄弟上，不打點妥貼。夫文章關中何事哉？但求其可以進取，則行法使命足矣。

○○趙彥霄化蕩產之兄父子登第

彥霄與兄彥雲親喪同居二十年，兄惟聲色博奕是娛，生業之廢踰年，弟數諫不聽。遂求分析，既分五年，兄之業蕩然無餘，況欠債二百餘緡，無可耐，漸欲逃亡。弟因除夕置酒，邀請兄嫂子女相飲，乃告兄曰：「向者弟無分折之心，因見兄用度不節，惟恐悉皆蕩盡。」

趙吉錄

卷之五

八

俱受飢寒，不得已而分。今幸畱我一半以供伏臘，今日兄嫂仍復同居，以主家事，管籥倉庫，悉付兄嫂收掌。所欠債即以償還，以前分書于親族前焚之。兄嫂愧謝不已。既受之後，處事謹節，治家勤儉，彥霄與子其年登科，一舉父子及第，時以為陰德之報也。

此事有二難者：凡人雖有此心，尚恐兄不能改，遂誤家業一也；止能再分，未必能悉付掌管二也。縱曰幸畱我一分，足以維持家事，亦少周濟。吾兄又曰：待兄悔悟改過時，分之未晚，此亦是。

好心，然視此已隔絕甚矣。自非于義利關見得脫打得淨，未易大丟開手也。

○○張翁庇折產之弟有子顯韶

洞雲張翁，文定公之父也。公為學憲時，其廳事僅二楹，上官過訪頗不便，旁一楹適其叔之居也，適叔有宿逋，願售公以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於翁，又問價幾何，以若干對。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潛然，泪下。公訝問故，翁嘆曰：「吁，吾想至日，拆彼屋以豎我柱，使其夫婦何以為情？是以悲耳。」公乃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還之。」遂抽身取券，翁止之曰：「毋，吾計其銀已隨手償人去矣，將如之何？」公曰：「第併其價不可取也。」翁乃欣然曰：「若然，慰我甚矣。」翁之孝友仁慈，備載傳誌，允成淳德，此特其遺事一節耳。宜其篤生文定，勲名道德卓然為一代名臣也。文定名邦奇，見談治。

趙吉錄

卷之五

九

難得。

○○嚴鳳化爭產之家兩姓俱昌
施佐施佑兄弟俱為知州，致仕家居，田產參差有唇

以分際分
若此則若

欲難溪亭
至性以感
動其兄也

舉子格陽
試官照服
都在這个
手中

商之隙親友日為處分不能解同邑溪亭嚴公素以孝友著聞事兄如父周恤保愛無所不至是時偶

遇翊之於舟中語及產事公輒感謂曰吾兄儒正苦之使得如令兄之力量可以盡奪吾田吾復何憂

因揮涕不已翊之乃惻然感悟遂拉溪亭同至兄宅且拜且泣深自悔責而相之亦涕泣慰解各欲以田

相讓遂友愛終身人咸稱嚴以誠感施以誠應鄉邦美事至今二姓皆蕃衍人猶樂談其事云

嚴君兩股思親淚有誰知道

建吉錄

卷之五

孝弟門

十

○李翰臣陳桂俱以孝友登科

弘治辛酉山西和順縣一根戶上根完去布政司取通關忽夢縣尹至省城南門撤儀從止一青衣揮馬

謂根戶曰你且跟我入會議府因隨之繼而一省府州縣正官皆集遂入會議府見尊官在上大同平陽

太原三知府上坐澤潞汾沁遼五知府前席其餘知州知縣以次列坐茶畢俄有符使齎文書一通置案

衆曰天降山西新舉人榜至矣開榜傍一官喝曰第一名李翰臣大同府學生大同府縣皆起應曰其

放債者或
不自知也

九人是能
造命者

人孝友多為人方便至第六名陳桂和順縣應曰其人事繼母能孝至三十四名縣官應曰其人舉放私

債迫死二人命中坐者舉筆各上打一又至四十一名縣官應曰其人不孝且逐其弟為人傭中坐者舉

筆又入至五十九名縣官應曰其人捏寫詞訟害者凡幾家死者凡幾人中坐又大又唱名畢中坐者分

付眾位各舉所知眾舉凡二十五人中坐者擇九人呼寫本者快寫訖復分付符使曰月內二十五日進

建吉錄

卷之五

孝弟門

十

司領通關回至盤陀驛遇陳桂曰公今年中第六名矣桂不信因述其事及揭榜果然餘皆如所夢余謂

放天榜定矣而三人者自負其天而天復不定矣不可畏哉此一事出天人造命錄

○建德孝農遇虎虎弭馴去

萬曆十七年建德山中多虎白晝攫人有農夫貸穀回卒與虎遇告虎曰某因知命不可逃但年荒母老

需此度命容送穀到家供母晨餐來此就死靡敢失信虎遂曳足去農至家春米遂且以遇虎事告母欲

今人以虎落虎口必其命然今縱不往終不免况昨已許矣彼雖異類亦有仁心可失信乎母泣送之農至其地虎已先啣一人而不食見農至惟以爪爪死人農悟曰虎欲我葬此人乎虎遂去農為瘞其尸因解視衣包中有白金數十兩出帖招主認久無至者稍取以度荒遂得終身孝養焉

建吉錄

卷之五

孝弟門

三

神不懼則所無如之何臨危不忘母其神全矣况孝子所至山靈護呵乎至欲往踐約一事節

○薛包孝友篤行加官賜穀

包汝南人好學篤行父娶繼母憎包分出包日夜號泣不去致毆朴不得已廬舍外旦入灑掃父母又逐之乃廬里門晨昏問安不廢積歲餘父母漸而命還及父母亡哀痛成疾諸弟求分財葬包不能止任

他人當其

他人即有

弟所願分之奴婢引其老弱者曰與我共事久使令所熟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田產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諸弟不能自立致破家產包復賑給安帝聞其名徵至拜侍中不受詔賜歸加禮賜穀千石

○李謐能安聚其母高才顯貴

謐有至性父克捷出其母日夜號泣飲食不入口父

建吉錄

卷之五

孝弟門

三

憐之而還其母遂以孝聞舉進士真宗見其名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二除大理評事累官至戶部侍郎

○王鼎讓產賑族父子登科

鼎臨江人竭力事繼母父死以產分諸子鼎悉讓二弟族人孤貧者分產贖之可教者延師教之後為臨叩轉運使愛民如子因革得宜錄孝行畱以示百姓子孫繼登科甲至知制誥

○張嘉約已奉母兩子聯登

嘉幼業儒貧不能給養自絕葷膳日營肥甘奉母紫芝生於庭越二年又產舍後前後凡十四本光潤如朱詔旌其門子宗本宗仁聯登進士第

勿謂養志爲先只口體之奉亦自難矣人人好內省也

○王必正孝友敦族四子皆貴

讓讓之家

必正龍溪人事父母至孝一飯必躬視與弟必學必讓極友愛置田五百餘畝勸義莊以資族人婚冠設義塾以訓族里子弟必正累官至朝請大夫子四慈

連吉錄 卷之五 孝弟門 古

恭懇勤皆登進士官至大夫

○吳二事母至孝免於雷厄

吳二臨川小民母老事之曲盡其歡一夕有神來見夢曰汝明日午刻當爲雷擊死吳以老母在堂乞救護神曰此天命不可免也吳恐驚其母清晨具饌以進白云將暫詣妹家母不許俄黑雲四噴雷聲聞闐然吳益慮驚母乃開戶自出田野以待其罰頃之雲氣廓開吳幸免禍亟歸拊其母猶危疑未敢以告夜復夢神曰汝至孝感天已有宿惡宜加敬事也自是

以母爲其

終身焉

當危急存亡之秋而能兢兢然以驚母爲念其篤孝何如乎然雷震之厄又不知何生造來使不幸罹之人又不信天道矣

○支婦喻氏事姑至孝免於雷厄

鄰邑民支祖宜妻喻氏年二十五其姑黃氏八十病日無所見性褊急喜繁難事喻少年勤廉恭順逢迎無間言其夫因酒誤觸人仆墮兩齒求免刑責入財自贖以喻嫁貲償之喻無悔一夕夢里域追逮責之

連吉錄 卷之五 孝弟門 古

今賜婦甚有此

曰汝前生爲比鄰卑容之妻年三十病殫殫逾年汝之姑七十餘煮糜供汝汝以口苦厭食嫌其太煩哭而叱之者數四及臨死之日對姑呼天曰年七十者不死我方三十而使之死天乎天乎胡不平汝家司命聞之千天帝有旨令焚汝戶而汝氣已絕事未之行案牘仍在凡三十年爲一世今當結絕汝宿業所應者死於雷斧之下來日俟之以汝今生孝德故先期告汝喻驚而寤中夜號泣姑曰汝以吾兒破汝嫁賁謂終身不可償耶喻曰無之凌晨沐浴新衣拜其

又添一個
鐵戒

連吉錄

卷之五

孝弟門

其

焉

制丈夫如奴隸即遣里域同雷火焚之而喻氏獲免

姑曰新婦三年事姑無狀今請假暫歸恐不測身死姑好將息姑訝其言不倫歸別父母所言如初自注香立于屋南大木之下仰天祝曰新婦之死宿業當爾有所不辭但念夫貧姑老誰為供事一也父母自小教訓今被天誅為父母辱二也身有孕既七月矣萬一得男支氏有後三也今二事皆不可避獨支氏無後爾乞少延三月分婉而死時大暑中陰雲晝晦風雷交至適遇梓潼帝君察知其情乃奏准取里中凶逆者代之富人張實妻馬氏淫悍悖逆事姑無禮

不孝不弟之報

天下那有不孝的人雖有不孝的人而稱之孝則喜稱之不孝則怒且愧且人前矜名飾節未敢如私居之放縱是亦其良知不泯沒處克此良知便是大孝基苗只是習心習氣不能自化所以依舊不孝也須知其積習從何而成每每沿流不覺不治剖得明白則父識所以教子子識所以自克譬如攻賊知賊所任平定有期矣

連吉錄

卷之五

不孝門

七

憫過甚常順適他性子驟而拂之則便不堪常讓他便宜任他佚豫令之執勞奉養則便不習人前出言稍有過失父不忍唐突子也而子乃敢唐突其父文行菴能父譽子惟恐不在我上而子必欲父之出我下積此驕妬他人處展不出手獨父母處展得出手遂真謂老成人無聞知矣二曰習慣語言粗率慣便敢衝突動作簡易慣便敢放恣父母分甘絕少慣遂不復憶其甘旨父母扶病任苦慣遂不復問其痛癢三日樂縱見同輩不勝意

此亦當知此

人多不知此

連吉錄

卷之五

不孝門

式

氣對雙老而味薄入私室千般趣態映高堂而機
室甚且明以父子兄弟為俗物者矣不樂相對則
豈有孝弟來也四曰忘恩記怨夫恩習久愈忘怨
習久愈積人情然也故一飯見德習久則餐嫌起
一施感恩常濟則多寡生二迎面見親累日則猜
嫌重况父母兄弟生而習之以親愛為固常且有
憂我而獲拂者矣以訓迪為贅耳且有譽我而被
厭者矣以任勞庇護極念經營為平等且有強預
吾事而怒耽者矣眼前大恩恬然罔識况能推及
胎養之勞襁哺之苦弱質驚塊之痛者哉故人情
有至顛倒至古怪而不自覺者子之於父母是也
不以恩獲怨者鮮矣此數者皆近人情且其人未
嘗無真性也積久不知其悞耳是宜急急喚醒早
早克治時思冲下時時念原本時時入親肺腑中
其不為大孝者鮮矣

大不孝之所以習成者有四一曰私財財入吾手
便為吾有而在父母手者又謂吾得有之也財足
則忘親財乏則覬覦求財不得則怨親親不能自

何甚

有法思

熱腸特能
猛定是大
豪杰

以家也

連吉錄

卷之五

不孝門

尤

養而寄食吾財則又怨親甚且以單父隻子而爭
財囉哩者有矣少長互推而棄親不養者有矣不
知身誰之身財誰之財我不帶一財來而襁哺無
缺以至今日誰為者乎乃多營幾文財便欲與吾
親較筭耶二曰戀妻子妻子習狎而父母嚴重也
有美味錢財欲以娛妻寵子有佳會良辰欲以擁
妻抱子而寧親之念遂微也不思子為我子而我
為誰子親念我不顧則我亦何賴有子哉夫妻故
自樂事然當呱呱待哺便溺未分時豈解戀妻即
妻能擁我生活耶辛勤字我指望有婦得稱成人
代勞貽燕乃有婦而親反不得有子耶三曰嫖蕩
欲火正熾客誘如狂有倚廬傷心者不解也家業
浪費婦姑勃蹊有激聒誚讓者不辨也懷子不寐
風雨淒淒長夜之魂垂白無歡寂水冷半生之奉吁
嗟狂興幾何忍今有此四曰爭妬天地之大也人
猶有憾父母之子眾子也情豈無偏乃攘臂爭分
側目奪寵或兄弟而齟齬不平或姊妹而計較纖
悉護短爭長分曹伐異相讒蠱而家道墜積嗔喜

阿極心痛
自然到此
歎恨

而孝情薄矣。此四者人之常情。恐孝子不免。而其流遂至于大不孝。吁。可惕哉。

乃父母之取厭于子孫者。則亦有數。一曰迂濶衣冠禮數。老人家不合時行。思班白何以常在。到二

日惜財。認總持籌。禁子孫濫用。為誰艱苦。日所嘆

三日。羸弱起。止不便。扶持維艱。不恩報。恩劬抱養

四日。昏耄言語牽纏。重聽蹇澁。兄代老正在此時

五日。愛憐內外。少子推食讓腹。偏護太甚。初時

笑亦是這等。倘于此處起一厭心。暫入不孝。而不自

知急宜回頭。

卷之五 不孝門

手

又有前後之間。嫡庶之際。父母愈有偏向。而為子者亦易生嫌隙。此當委心付之。期于必得歡樂。而後已。韓魏公云。父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獨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此古今所以推大舜也。大畧銷化最急。一身唇齒猶有齟齬。父子兄弟豈盡如意。獨親生兒女。雖有時呵讓。有時畧欠缺。過則忘矣。而異生者。遂執以求備。展轉不化。我既不化。則氣色間。不覺拂怒。縱百般調娛。不能恬如無事。

延言尤可
浪言句無
事猶且生

不知此義
恐至孝闕
為不孝根

時也。卑幼尚不能化。何況尊長。交相責備。只怪譴怒在人。不知火性堆胸。日甚一日。事積一事。左右

近。且又相煽。蕩以構。聞其間。即欲消遣。而不能矣。暫時擺脫。則復起矣。猛力遏住。發乃愈甚矣。此

仁人子弟。不敢曰無怒。無怒。而曰不藏怒。不宿怨。益無故一拳。或能坐受。客氣無根。故也。浸入半句。

消咽不下。猜嫌有種。故也。亂臣賊子。其始皆見君

父有不是。處微根。不除。遂至橫決耳。豈惟怨怒不

可使有宿物。即要父子兄弟。從天理上行。要父母

史記錄

卷之五 不孝門

手

兄弟愛我親我。此是好意。亦不可熱勝太急。着手太重。太重則物而不轉矣。新愛已生。而舊惡猶存。貌合可喜。而神猜在念。一善可揚。而責備不改。如此安能化人。故化人者。先化其心而已。其于至親尤所重云。

○張邦嫁女與父讐。夢父見責。嘔血死。

下邳張裨者。家世冠族。末葉衰微。有孫女殊有姿貌。鄰人欲聘為妾。裨不許。鄰人忿之。乃焚其屋。裨遂燒死。其子邦外出。後還。亦知情狀。而畏鄰人之勢。又貪

惡已見
不孝矣

其財嫁女與之後經一年邦夢見婢曰汝為兒子逆天不孝棄親就怨潛同兇黨便捉邦頭以桃杖刺之邦兩宿嘔血而死邦死日鄰人又見婢排門直入張口攘袂曰君恃勢縱惡枉見殺害我已上訴事獲申雪後數日令君知之鄰人得病尋亦隕沒太平廣記

貪財不言已甚又嫁女與之則心已死非人矣

○皇甫遷盜其母財托生為豚償債

大業八年

宜州城民

皇甫遷

兄弟四人惟遷不事生業母常取錢置牀上遷便偷去母還覓錢不得遂勸

空慘債第
一難消

合家長賤並云不知母怒悉加鞭捶大小皆怨未幾遷亡其家猪生狔子八月社至賣與遠村社家遂托

人身難得
如此

夢千婦曰我是汝夫為盜取婆錢枉及合家受拷今我作猪償債賣與社家將欲殺我汝何忍不贖我婦初夢忽寤仍未信之復眠其夢如初因起報姑姑曰吾夢亦知之遲明令兄齋錢詣社官收贖之後二年方死鄰里皆能語其事焉太平廣記

○羅輩不葬父母獲罪於冥旋死

華大觀間游太學有神祠甚靈輩每以前程祈禱是

春秋實錄
卷之五

夢神告之曰子已得罪于冥可亟歸輩曰某生平無大過惡願聞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輩曰某尚有兄何獨受罪神曰子為儒者明知理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夢覺大恐是年果死此事人最易推過者年復一年若付之不肖孫幾無安土之望一遇水火變又有漂焚之虞安可避忌風水遷延歲月漫不加意哉然不責其兄而責士人則凡頗有志識者其檢身倍慎當何如乎

○鄭文獻

卷之五

不孝門

三

功名為誰
設

其人尚存
其心已死

嘉靖庚子秋湖廣通道縣庠生鄭文獻以母喪旬日未闋求應試教諭朱尚恩不可乃免父兄姻婭為之懇請朱拒之益力文獻出怨言朱曰必不得已須葬母姑聽其去然以子為不知可也文獻欣然出其柩權厝城外遂與族人鄭遂俱赴試有楊登鄧監生亦附舟次辰州訪一術者善祿命亦善相謂文獻曰子旦夕奇禍至宜亟歸謂鄭遂曰子禍亦奇謂楊登平平惟鄧監生可有功名三人怒曰俟吾輩得意歸當

近來南靖
獲一金龜
婦亦如此

猝而辱之。蓋鄭遂亦新喪偶。未踰月。即繼娶。要未久。即起行。舟宿常德堤。曉星燦然。惟黑雲如蓋。覆桅上。少頃。暴雨大震。拔舟中大桅而去。人起視。見空中木削如蝶。百萬飛下。鄭文獻鄭遂楊登俱震死。鄧監生幸無恙。楊登隨醒。俄鄭遂亦醒。聾其左耳。半身黑。鄭文獻竟死。遍身如漆。四肢綿軟。若無骨者。楊登鄭遂乃歛文獻屍。徑歸鄧獨赴京得官。

此等人皆不知功名自有分定。故喪心至此。從而解之曰。父母暗中必自愛他。赴試此真所謂

通吉錄

卷之五 不孝門

五

邪說暴行。無父無君者乎。

○順天府民婦以胎衣食姑蛇口痛毒

胎衣原能
補人神明
無此意

慈孝

嘉靖時。有民因母病羸疾。市一猪胃。令妻烹以奉母。逾時。婦產遂留胃自食。竊以胎衣烹熟。南薦之姑。忽一赤蛇躍入婦口。止遺尾數寸在外。遠近開傳。接迹爭觀。遇男婦老者。蛇不動。若值少婦女子。蛇尾即左右擊婦面。或鉗其尾。牢不可拔。叫號三日而死。談林

程惡子以憐兒逞凶反刃而死

惡子順義人得一孩極憐愛之。而性凶狠。不知尊母。

滿口歌名
遂至此

亦以母老
窮之故

神明教人

母老羸常被其毆。一日抱孩誤墜地。傷額。惡子歸以爲害其子。聲色甚厲。母懼走。隔嶺其女家避之。數日怒不解。礪刀匿身邊。而故好迎母。曰孩愈矣。可疾歸。母從之。至半途僻地。刺刃其母腹。而刃反自己。腸入腸出。不知何由反也。後屢埋其尸。而常露地上。鴉犬食盡乃已。山谷僻遠。而神明昭灼如此。用亦巧矣。

孝兒不孝
兄弟不
多只是
念失却

惡子亦人性。原其所以只見母之老耄。難以週奉。遂日甚一日耳。世俗人子。能不作是念者鮮矣。是皆大逆之萌芽也。小孩若復克肖。又何事憐之乃爾。

通吉錄

卷之五 不孝門

三

○張惡子以匿金憾母雷震夾樹

神明至仁
具開教
便化行教
聖典

惡子有弟。母甚憐之。常疑有匿金子之一日。引至大樹下。欲毆之母老矣。呼神痛若。忽雷聲起。白晝劈樹兩開。而攝惡子夾其中。樹復合。烈日中蟻雀百足鑽其肉。凡四日死。吳聞數里。道上行人皆苦之。聚衆舉火並樹焚訖。

疑母以匿金私弟。此自恒情耳。橫逆大惡。即肇

又高其巧
僥倖之戒

奇世

天造來

絕例

奇中出奇

於此然則子當其一念狠狠時有不與雷震為鄰者乎。易曰震不於其躬于其鄰。

○○○句容民以計鬻其嫂竟鬻其婦

民兄弟三人其伯氏客蜀販木三載不歸仲以嫂美令人詐稱兄死嫂為位哭成服久之察其心無嫁意乃私受河上賈人金幣之仍給賈人口嫂性好嫁而多嬌飾若好語則費日汝可率徒眾俸至見素笄者擁而登輿但云明日講話登舟為汝婦矣計定其夜賈人率徒眾至仲季皆避去然季頃分金少已先潛以語嫂仲婦不知也嫂因泣告仲婦曰汝夫嫁我幸是富客但何不早言令我飾妝今吉禮而素妝可乎幸以緇冠相易片時其安矣仲婦授之自着素笄嫂即匿去客眾見仲婦隨擁而去乘風舟發仲婦始詫失婦追之則千帆襍亂不能得矣乃次朝伯氏肩其重囊歸夫婦嬾婉聚廬里人皆來勞遠仲慚愧殊甚又聞其二稚啼索伶仃腸為寸裂里人有知無不揜袖胡盧者仲欲以巧成其不仁而嫂之巧浮於仲然竊會默湊天寔為之不然遠人隔五載矣胡於此月

卷之五

不孝門

三

怡歸哉談林

最難為處在兄遠回候問一節當何以施其面目。

○○○丁太學親老謁選六口皆喪魚腹

有荷仙姑者嘉靖時人談休咎若券後求者眾遂為隱語第勸人為善丁太學將謁選問仙姑姑不應太學強求指迷仙姑曰不必問我君家堂上人齒高矣即願仕可唾棄矧貴郎輩爾太學竟謁選領郡幕聞計匪為買舟之任不數里怪風起一家六口皆溺焉

卷之五

不孝門

三

○易明經詭匿母喪毒蛇嚙死

易為縣令在任母死詭言妻死置母柩寺中治事如故或微有嗾之者大惧而在家夙事荷仙姑因貽書問宦途休咎仙姑亦弗荅亡何令暑月坐大樹下毒蛇自樹擲盤項上嚙死耳談遂各母為妻欲利之心乃顛倒至此以上數項皆取其罪惡貫盈極近極快者言之乃若一念一事孝逆亦能動天不止此也五刑三千而罪莫大不孝王法所誅便是冥律所禁其特甚

思我
不能
及淺

註
加通

往往
如此
可恨
可殺

者則有四等父母待孝尤切而不孝之罪特甚他

人焉一曰老二曰病三曰鰥寡四曰貧乏父母當

其少壯時食息起居猶能自理暫失顧養尚克安

然乃至龍鍾鵠立扶杖易仆寒夜苦寂鉄骨難挨

又如偏風久病坐卧不適遺洩叢穢薦薦可憎子

所難奉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又如老境失

耦寒煖誰問形影相對心話莫提丈夫猶自可殘

婦且奈何就使兒孫滿前耦者耦稚者稚人人軒

睡去箇箇樂事歸漏聲長處不可問枕邊淚濕與

建吉錄

卷之五

天

誰同有孝兒孫頗能顧養猶將冷意暫托熱腸不

幸而毋我者乘憤澈淚姑我者橫面阻絕祇護半

點骨血空博一生淒楚又有撫字財匱婚娶力竭

健少年經營肥煖老窮人搔首躊躇望一味以垂

涎巧三食而忍氣夜爨晨炊猶罵閑食紡績抱孫

尚呪速死吁嗟身從何來而長養若是童稚時能

自拮据活耶此數等之老其冤氣猶足動天爲子

孫者蓋當行孝倍於常兒勸化者亦於斯爲喫緊

云但願孝子常將此意勸化閭里

孝弟益愆養志之報

聖賢言孝原不在順從在匡救故不孝有三阿意

陷親居一焉如舜之格親順親禹之幹蠱成功德

爲聖人尊榮享保吁不可及矣爲人子者能值仁

孝之親默然養志歡洽一堂甚善即不然而神情

以之隨在幹旋中有轉圜得手處便是格君心格

天下底樣子孝之至也又不能然而自家樹立以

幹理敗局脩善造福此亦人子無可奈何之極思

耳然視濟惡不才辱及先世者何如哉禮記云烹

建吉錄

卷之五

天

香薦熟嘗而致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者

國人皆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也已敢以是爲

敬親者勸

○杜張易酷吏爲慈仁侯封累世

張湯杜周俱漢武時酷吏而湯子安世篤行霍光以

朝無舊臣用爲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封富平侯光

薨魏相言張安世事武帝三十年忠信謹厚勤勞政

事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請尊爲大將軍帝從

之安世深辭弗能得遂柄國政以謹密自周每決大

使大臣與
若此意有
威福之權
則當之翰

習者難得

須髮得大
方進得過

畫輒移病出問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大
臣不知其與議也嘗有片薦引其人來謝安世大恨
絕弗與通有郎功高不調來自言安世曰此明主事
臣何與知乎不許已而郎果遷又每匪人過失務從
寬貸自以父子封侯太盛辭祿而身衣弋綈夫人自
紡績以故富於大將軍而天子亦甚親信之薨謚敬
侯子孫襲爵相繼為侍中親近寵比於外戚建武中
曹孫純歷位大司空更封武始侯

杜周子延年佐霍光用法嚴延年輔之以寬以白

建吉錄

卷之五 蓋德門

三十

發上官桀反事封建平侯擢太僕見武帝虛耗之後
數為大將軍言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
心悅民意光納其言宣帝即位以定策功益封後為
御史大夫乞骸優賜歸第子緩嗣侯

班固于酷吏傳特怨杜張以有子焉故也可不
謂孝乎然張湯杜周猶廉直吏特操法太刻耳
若以酷濟食用意減法舞智橫行則得報已早
不能生此子矣

韓范以忠良步前軌宰相傳家

捐其金似
乃

一善磨鍊
一善與金

晚德入化

雖其危言
是以不肖

韓忠彥韓琦子范純仁仲淹子也琦公忠無我而忠
彥為相獨通負復流入收用名賢鄧洵武謂其能繼
述父志呼榮矣洵武以為貶然韓魏公之品格誰敢
望哉忠彥能繼述之此一語令人知魏公有
子純仁先忠彥入相當其未仕以麥舟助喪固已視
文正為一人及第進士知慶州即仲淹所任也以仲
寬就逮遮馬涕泗者數萬人至有自投于河者尋獲
自知信陽軍提舉御史臺歷諫議樞密以得相凡三
罷三復以寬大廣主德不深錄人過時盡改熙豐法
遂其人純仁獨謂去其泰甚者可也嘗言忠恕二字

建吉錄

卷之五 蓋德門

三十

一生用不盡又戒子弟曰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已
之心恕人何患不至聖賢地位所以晚年
愈純粹徽宗在位
首召用之還朝疾革猶辨宣仁誣謗事卒年七十五
謚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牌以榮寵之云

按二子有志雖不盡竟然相門出相世德傳芳
榮矣時雖治亂多故而二子皆以榮名終若乃
蔡京大奸之後有蔡攸執政相妬濟惡兩朝鄧
綰之後有鄧洵武媚佞世家犬子傳名令父德
之惡益炙人口孝乎不孝乎卒之京貶而彼及

洵武皆伏誅一敗塗地遺臭萬年安敢望韓范家之僕騶哉

○于定國繼父陰德封侯傳世

定國父于公爲縣獄官多所平反經決者皆不恨又

亦歷意乃
即故教誨

辦東海孝婦冤致天下雨自謂治獄有陰德高門閭

待封者也父死定國亦爲獄官以材高舉侍御史遷

大非七次
舉動即此
已足聖人
矣

中丞數年超廷尉自念淺學恐無以處大事此心乃

迎師受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經士雖賤必與

鈞敵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

寡罪疑從輕之意時人語曰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

不冤遷御史大夫爲丞相封西平侯子永嗣侯折節

脩行尚公主官至御史大夫幾相而卒

于公雖種德若不肖子敗壞之則其言不驗其

德不彰如定國者可謂大孝矣

○王覽化母成慈公卿百代

中開所盡
誠語必有
其真知者

王祥事繼母至孝起爲三公人所知也祥弟覽乃繼

母所生每與祥代勞母嘗賜酒欲毒祥覽先取飲之

母驚乃覆酒覽娶婦亦與祥婦均苦服役卒能調和

母子如一人知祥之孝而不知覽之悌乃所以爲孝

也呂虔有劍相其文佩者至三公以奉祥曰非君莫

可當者祥薨解以與覽後九代公卿歷漢唐宋至今

鼎盛

使覽而阿親意則象而已是可爲孝子乎

○鄭均以廉義感其兄身爲尚書

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爲傭歲餘

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臧終身損

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仕爲尚書拜議郎致仕帝

高其義門賜米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著爲令帝

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爲白

衣尚書此弟道之至者

○周婦以廉直悟其親子登科第

周才美有子婦賢德能幹才美將以家政付之論以

斗斛秤尺各二樣并出納輕重便宜婦不悅拜辭舅

姑不願爲婦恐他日生子敗家以爲妾之所出杜負

其辜才美愕然曰吾家薄有田業何遽辭去婦曰翁

平日所爲有逆天道妾心有愧居之不安才美曰汝

言誠是當悉除毀婦曰未可問其所用年數若干才
美曰約二十餘載婦曰必欲妾留侍奉若許以小斗
量入大斗量出小秤短尺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二十
餘年以酬前日欺瞞之數妾即願留才美感悟欣然
許諾婦生二子皆少年登科

此婦不惟有婦德且有婦才矣才美作家翁感
婦一言即能轉圜亦未成錢癖也宜其有此賢
婦以興其家云世間有貪婪不顧一錢滴血者
可愧此婦有丈夫子不能感親致成惡德者亦
此婦之罪人也

連吉錄

卷之五

五

大不孝濟惡墮業之報

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皆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
孝也已其父祈薪其子不克負荷使先人無德或
有瑕疵而必增之繼述之謂何失其身而能事親
者吾未之聞也豪貴子弟尚宜日兢兢云

○霍禹棄博陸之勲遂族滅

金口碑教
子庚子
其家法
不世也

霍光擁昭立宣忠勲甚大使禹得中材猶足保守成
業而與兄霍山俱驕侈縱橫于是罷其屯兵收其印
綬禹等又以日相侵削謀廢天子事發禹腰斬山輩

連吉錄

卷之五

五

自裁諸霍皆棄市悲夫不孝不忠博陸不再死于地
下也哉

嚴延年違慈母之教卒誅滅

見酷吏門使延年聞母言而悔
悟何必不令終也

○范曄以悖亂無行滅其望族

曄門無內行官不滿志孔熙先說以廢立曄不決熙
先因激之曰丈人清通奕葉而不得連姻帝室人皆
以犬羊相遇而丈人曾不耻之欲為之死不亦惑乎
曄默然愧反謀乃決事洩俱伏誅曄母至市涕泣責

驥驥色不作妹及妓妾來別驥悲涕流連為甥所誚而止

○顏竣以驕貴違教蹈其身世

顏延之為光祿大夫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語竣曰吾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早往竣室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而驕佚若此其能久乎竣竟為宋主所誅

延年及竣乃成其親知人之明如此親豈樂言

建吉錄

卷之五

五

而中哉彼自以為智過老成人庸知二老魂傷

悒悒誰語真不肖子也

○盧杞作奸世德遂斬

盧懷慎為相清苦異常生子奕為御史中丞死節奕子杞復為相蓋食德厚矣而杞巨奸大惡妬賢害能邀祖父之庇得免其身後嗣遂無聞焉滅前人之善慶斬子孫之福脈其不孝何如哉

○王雱忤父穢益彰

雱為安石子少年才放安石與程明道商政雱囚首

喪心如此其始一微所致

携婦人冠出問何事安石曰新法不行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臬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又議復肉刑後於陰府着鐵枷見立法門凡安石亂法事雱多導之又私與其黨攻呂惠卿為惠卿所訟上以問安石不知也謝無有歸問雱始得其情安石咎之不置雱憤患疽發背死安石遂絕嗣上益厭之乃退職居金陵

父政害民不能條陳幾諫固已不孝矣况濟惡乎

建吉錄

卷之五

五

○蔡攸以紹凶殛死

蔡京為相天資凶譎倡議亂國而子攸並時執政有寵於上同濟昏德後以大權相傾自為秦越及事敗子孫二十三人皆謫遠地遇赦不宥而京竄儋州攸竄雷州京死于路攸卒伏誅使攸能改于其德當不至是矣

○楊稷以怙權受誅

楊士奇為四朝元老勲望益隆朝廷寵眷而子稷怙勢行惡士奇溺愛之不及知或藩臬郡邑以實來告

屈之猶不
宜言其見
之乎

不至是猶
更數處

士者儒士
出身

尚恐尚遷
交映

可驚

士奇反聽子之諧而疑之有諛其善者反以為實然
而喜之由是子之惡益不聞及被害者連奏其狀
上猶不忍加罪付之士奇且曰左右之人不良助之
至此也已有奏其八命過惡數十條乃付法司而特
旨慰安士奇曰卿子既垂家訓于國紀朕不敢私
卿其以理自處士奇感泣乃論其子斬之鄉人預為
祭文數其惡傳誦稱快焉

以如是勲如是寵而不能曲庇其子蓋一犯神
明之忌非君相所能為也權貴子可曰泰山是

建吉錄

卷之五

濟惡門

吳

依白眼看人乎○使能為善焉知不以父寵錫
命哉儒士柄國而相子棄市人顧所自立何如
耳

子孫有過父祖多不自知貴宦尤甚蓋子孫放
縱多揜蔽父祖之耳目外人知之竊笑而已况
貴人則進見有時稱功頌德之不暇豈敢言其
子孫之失又或自以子孫為賢而人言為誣
故子孫有彌天之惡而父祖不知也問有家訓
稍嚴而母氏猶能擁庇其子不使上聞夫富家

但思我欲
特見辭狂
宜舍城

子不肖不過賭蕩而已貴門子孫則或強借人
物強奪人貨黨群小以凌人飾浮詞而致訟顛
倒事理以激祖父偽作謁刺以懇官長曲庇犯
法以示擔當脇抗前輩以弄威福其怨毒禍敗
固非一端也賢達鑒此常開防常采訪庶幾
焉○不特懼無成立已也彼驕貴子謬獲科第
則蹶張益甚其敗祖澤何如哉

建吉錄

卷之五

濟惡門

吳

孝弟總論上

有子說孝弟爲仁之本。孟子說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這孝弟關係甚大。橫的縱的。往古來今。無邊無際的。都是這箇物事。然須曉得孝弟的是何物。所以孝弟的是甚麼根苗。人於天地間一氣耳。自有宇宙以來。無日不生。都是活活的仁者。活也。我手足活時。便知痛癢。癢癢處便不知痛癢。天地萬物。看那活動的。青翠的。跳舞飛躍的。呻吟嗚叫的。便觸着我懷抱。便有生意。疼痛與他相關處。所謂

建吉錄

卷之五

孝弟論

仁也。吾身活處。從何得來。跟着這精氣而精氣非我自家跟着這形色而形色亦非我自家都是從雙親分剖的。試看。在母腹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養的是母胎。茹的是母血。這裏還自家有軀殼否。一旦離裏出懷。纔有性命。然何處不傍着父母。汝看小孩兒的。終日醒亦醒着。父母終夜睡亦睡着。父母終日歡笑。笑啼啼。啼嗚嗚。都是歡笑啼嗚。着父母舍父母則一籌不展。舍父母則一情不立。這裏還自家有軀殼否。這便是一堂的生意。合一堂

此誰不

此誰不

此誰不

建吉錄

卷之五

孝弟論

的爹爹娘娘哥哥姐姐。弄這小孩兒。小孩兒一味無東無西。依着爹爹娘娘哥哥姐姐。作一塊。那是爾恩。那是我怨。那是爾是。那是我非。豈不是渾然一體。這便謂之仁。仁者人也。原合父子兄弟爲一人者也。迨後而稍長矣。不傍父母行立。自家有一種跳跳的意思矣。不傍父母喜怒。自家有一種戲耍頑拗的意思矣。不傍父母食息。自家有一種想佳味求便宜的意思矣。豈不是我體日現。漸漸與親隔了。而爲父母者。復不勘破此机。挑他撥他。惟恐他不入了世情。不成了我相。凡事則譽之曰。我的乖。乖我的乖。此便引動他毀譽根。務外根了。他日便成了。伐善施勞。矜名飾節的氣象。對兄弟則戲之曰。這是正兒。這是假兒。這得我憐。這不得我憐。便引動他妬忌根。彼我根了。他日便成了。妨賢妒嫉。同胞不和睦的氣象。遇食物則戲之曰。我的要多。我的要多。便引動他饒口根。貪婪根了。他日便成了。爭田爭貨。受賄納賕的氣象。遇少有得失。哀啼則語之曰。汝惹我兒子。我要打他。便引他

其難如此

禁之耳后

很戾根思怨根了他日便成背公樹黨陰鷲閭害
 的氣象這等氣象漸開漸著連父母亦不能有其
 子矣何也父母亦不能盡是好言亦不能盡是憐
 惜物食亦不能克量恩情亦不能無得失也於是
 向之所以教其子者皆為還向父母之具家人父
 子間便有爾非我是的意思謀事而當而以之自
 多也一惹物議而曰吾父兄實然也房戶之間笑
 語之內恩恩怨怨贏贏輸輸不可勝道矣是牛李
 洛朔之黨即家人而已然而揖讓爭篡之局自一
 連吉錄 卷之五 孝弟論 聖

堂而遂分也而况乎外誘馳之婦言焚惑之子女
 及僕從慇懃之者哉若是而可為仁否自家如此
 而能與他人忘物我齊順逆否間有一二知義理
 有志氣的士硬着要孝硬着要弟然無始以來習
 心習氣難平難釋故百般冲下忽現傲惰根百般
 奉順忽現蠻犄根百般推讓忽現我能我會根此
 根不徹精神氣色倏忽流露出來父子兄弟必有
 然窺其微者便不能歡歡喜喜渾然無事也故孝
 弟是無皮殼的物有皮殼的終鼓舞不上此無皮

其難如此

生字

一味無皮

殼的便會達之天下何也無我也忍辱也善下也
 不言而飲人以和也則皆在一家則一家動在天
 下則天下動者是故東叫母西靠子一一撞着孝
 孝弟則必思所以撫命之老無告幼顛連一一撞
 着孝弟則必思所以終養之行役之人邊戍之士
 不遑將父將母一一撞着孝弟則必思所以休恤
 之鯢鮪胎妖將雛翼卵草英木秀帶根靠芽一一
 撞着孝弟則必思所以濡沫之全護之如此種種
 靈活真箇是叫天天靈叫地地應以至於蠻貊異
 類有血性者莫不在其聯絡中也何有不仁嘗觀
 古來孝子或至鴛鳥不攫鸞獸不搏景星慶雲祥
 徵瑞應非其順德致然哉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
 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一
 段和豫氣象殷薦上帝而仁天地配祖考而孝父
 母者都在于此此外更有何事孟子云堯舜孝弟
 而已矣又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兩
 而已矣然甚關合若孝弟該不得求放心求放心
 該不得孝弟便非一了百當也緣心不是圓腔子

連吉錄 卷之五 孝弟論 聖

是公侯有
王伯世要
自認

是公侯有
王伯世要
自認

通吉錄

卷之五 孝弟論

聖

原是藹然樂豫的原是惻然疼痛的便是油然而潑
活的天霽地朗心眼俱開天昏地黑愁亂默然
天地一心也草天木喬鳥濯鹿伏無限欣喜顛崖
墮闕凶創天折無限悽惶是萬物一心也舍此而
就教便宜利灾幸禍便謂之放心即不然而要譽
惡聲的心該博涉獵的心枯槁寂守的心矜名惜
節的心亦謂之放心何也于吾心之生意不屬也
故前面分明說仁人心也孝弟便是仁根之第一
透露第一勃鬱處此處養得根活便枝附葉貫千
花萬朵一齊俱森發了如人一身耳聽目視手持
足行何者不是一團生意而道家修養只是神氣
上鍊得純守得一自能長生輕舉蓋一處靈時連
骨節都靈了孝弟之於天地民物亦然亦是全身
之神氣修養之丹頭也丹頭入手脫凡成聖在須
史間更無調理骨節工夫故嘗爲之轉一語曰學
問之道仁而已仁之道孝弟而已此兩而已矣所
以帖帖合合而無痕迹者也

孝弟論中

致天下
道

大拍人

是定聖明
伶俐根微
成

通吉錄

卷之五 孝弟論

聖

天下之所以紛擾而不靖者只是箇強心猛氣勃
而爲怒剛而爲力奔突而爲攻戰爭逐逐鹿之兵
七雄之廝闖潢池漁陽之鼙鼓看吹息其間而翻
浪乾坤者是甚麼其初總是些些戾氣橫在胸臆
漸漸相觸發起來咽吐不下於是抗拒父兄傲慢
長上此抗拒傲慢的根苗便是會挾持官長的便
是會椎埋報仇的便是會不逞嘯聚的故易傳曰
訟必有衆起不止是訟於官長自家有逞是非爭
勝負的心而蹶張橫行之勢已見矣堯說丹朱曰
歸訟可乎而禹之戒曰無若丹朱傲究其訟字只
一傲字也所以事親而做必不能孝事長而做必
不能忠治民而做必不能仁只一傲字便做成濟
惡不才之端而莫能解救是故君子有大道必驕
泰以失之驕泰的人充高傲慢貴已而賤人是已
而非人智已而愚人有甚麼心情計民利病念民
疾若大學一書自齊家以至平天下都不外孝弟
慈則驕泰的人分明是不孝不弟不慈也雖然不
孝不弟不慈終比別人不同故雖有至剛而不能

所以凡有
血氣皆莫
不孝親

狀的

無的

史吉錄

卷之五

孝弟論

吳

不爲親者下雖有至戾而不能不爲長者屈此便是天性不可解的試觀不孝的人到人前亦自檢飾些些若是已坐父立他決定不安又如道他孝則喜道他不孝則怒此亦是人根未斷處此未斷處便是血性所入便可容吾感化所以孝子悌弟于其間一撥即轉如鄭莊公把自家母娘休了穎考叔食肉遺母開他甚事却便懽然悔悟又如子羔泣親三年未嘗見齒何與成宰政事堂然却成人之兄死而子羔爲之衰也此其間不知所以感

休認自見

史吉錄

卷之五

孝弟論

王

真個是戾心平躁心釋一片可掬可憐境界此境界在一家則一家平在天下則天下平上而官長上而君相權力愈大噓吸愈衆又豈有不盡天下而孝子之悌弟之者哉故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又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机正在此天下風俗壞時大抵自其子弟時先做壞了人品心術壞時亦自其子弟時先做壞了少有拂戾便客受不下稍有才氣便收拾不入所以一到長成放出無狀來遂不可當古來洒掃應對奉几侍立都是要消除子弟的雄心猛氣使之鞭向入微又如天子之子齒胃鳴謙曰君在則禮然父在則禮然表在則禮然此是何等意思天下不患無才幹而患無真性不患不能爲君父師而患不能爲佳子弟也以子之道君之存在通是可奉侍可惜憐的意思以弟之道君之存在通是耕讓畔行讓路的意思昔舜禹之有天下也天下方謳歌之訟獄朝覲之極其薰赫而舜自視不過有虞之窮人耳井原猶存祇載莫見是天父母方恨無所控訴而天下已

孰知其然

描出古今
一段精神
真可憐可
痛可憐此
心便軟活

治矣。禹自視不過羽山之罪人子耳。父痛莫贖。洪波驚骨。路逢罪人不覺淚數行下。而天下又治矣。以至文武之孝莫不皆然。彼猶然日朝于王季之寢門三也。彼猶然事事開其懷慢。而在在受其提命也。故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蓋文武不終於為人君。而終於為人子也。想其惠鮮錄寡。弔民伐暴。獨有此前入之心事。耿耿胸臆。間耳。彼丹朱之啟明。豈其無才。然一傲字已結斷天下命根矣。此五典百揆所以屬之有鰥民也。

史吉錄

卷之五

孝弟論

聖

孝弟總論下

凡聖人言孝。皆不是小可的事。禮記云。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夫子說舜之大孝。便說德爲聖人。大德受命。分明是先天之所生。以天事親了。須曉得親是何物。不是一團血肉之親。我所生于親者。是何物。不是一團血肉之我。原是圓陀陀光亮亮。大家作一塊的。親亦是這箇。天地萬物亦是這箇。父母生我一身。便要把身所有者。畢羅而獻之。父母方是聚順。若只去用力用勞。把那箇粗形。

此是眞命
親大父母

論孝弟

孝弟論

孝弟論

相伏事。而一點空靈。眞骨血。無邊寶貝。却拋下不理。可謂孝子乎。我事父母。又要將父母一肢一節。一念一動。下至涕唾。几杖。無不盡情承奉。而父母一點空靈。眞骨血。無邊寶貝。却拋下不理。可謂孝子乎。故纔說大孝。便是順親養志。順親者。順其靈妙之親也。順其先天未分之親也。其泯沒情識中者。僞親也。養志者。養其大公之志也。養其徹地通天胞民予物之志也。其耽發形骸中者。僞志也。然要順親養志。又須誠身守身。守身者。守其明善之

史吉錄

卷之五

孝弟論

聖

身也。守其以達德行達道之身也。不然則竭力顧養。柔顏侍養。亦僞身也。能認得眞身。始能認得眞親。故曰不誠乎身。不順乎親矣。曾子之身。與曾元之身。便懸隔了。故所奉諸親者。亦自不同。今且以舜孝王祥觀之。王祥之孝。至真至懇。不遺纖力。豈不幾於舜之不思不勉者。若道孝與舜一。則王祥便是堯舜了。若道孝與舜一。而品地高懸。心量尚未完滿。又難說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也。蓋大舜從靈明上認親。王祥從邪廓上認親。大舜視瞽瞍便

東吉錄

卷之五 孝弟論

五

是至神至聖至仁至慈的。其要殺我要不使我要之心都是後來習心其真心原不乃爾假僥從其亂命取快一時奉承他習心却把至神至聖至慈至仁的真父母結斷了種子於心何堪於性何忍故百般維持百般挑動果現出真父母來若王祥臥冰等項固是天性篤摯然其所隨順者情識之父母也亦緣王祥之身未造虞舜地位故所認亦止此此即是善之不明也明乎善便完全那靈靈活活的隨在生出自有寸尺如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告而要等項非有成法可模自家心靈必如是而始快耳自家如是所以服事父母者亦如是故云事父母幾諫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父母元來只有一善心則盡屬吉祥善事就做微有轉念而此善心亦隱隱躍躍未肯漸沒向盡此亦是轉凶為吉之幾事父母者正從此處宛轉幾未動挑動他幾甫動接引他幾有失挽回他是以心幹心視無形聽無聲的工課故不待行事不從當見志不從時孝子已費盡心机矣惟如是故能心

東吉錄

卷之五 孝弟論

五

與之一而未始有違也如此而誠如此而順便把親與我聯屬一本之真原團團會在這裏便把天地同根萬物同體之真原團團會在這裏何性命之不周何位育之不行何天下事變經權不在吾靈明幹運中是謂集百順以貽之親大舜之所以德為聖人備福尊養者此也武周之所以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者亦此也此箇是常存的常活的徹于重玄而貫于靈蠢的故舜同天之命而凝天之休以天事親也武祀乎其先而達于郊廟以親事

天也究竟是一生字自有天地以來無日不生親與我都是一生生相續完着這箇生便把一世有生的物事都相觸相動了方謂之無忝所生張子西銘全是發明此意如王祥之孝不免是箇死法會不思不勉矣而未可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也得與中是何物是那天然活潑的操無形之規矩能盡天下之方員故云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入倫之至也從容中道聖人也然既不會得不會中則亦謂之思勉何也思勉蒼意也識也性真不全

盤捧出。則傍在意識上用事。若動着性諦。雖如舜之號泣怨慕。不可爲人。不可爲子。這樣困勉之極。依然不思不勉耳。吾人既不能生而渾全。與堯舜一般。當思親所與我。是何物。原不是耳。視目聽的空。觸體酒囊飯袋的臭東西。何堪將此抵塞糊塗。過了日子。且以此奉其親也。思及此。一躍躍出。渾身作汗。便不肖把天下第一等。饒與別人做。自家做得一分。便是孝弟。盡得一分。到完完全全。修德備福。則舜武爲君之孝。與周公爲相之孝。孔子素

史市錄

卷之五

孝弟論

聖

王之孝。莫不殊途同歸矣。

慈教之報

教子孫情耳。乃亦爲功乎。曰。父母以子貴。即朝廷功之矣。况一人成德。世界受蔭者乎。如太任胎教。西伯興王。孟母三遷。亞聖廟食。此其大者也。其他善教。不論窮達。皆可食報。故有貴子而家族以滅。嚴延年之棄世。潘岳之被收。顏竣之責覆。是有賤子而家族以起。顏曾之窮窘。毛鄭之義門。尹焞之善養。是也。禍福無常。久近不一。甚或慈教於百年之前。而二三世內。始食其報。固不能具論也。慈教吉錄

卷之五 慈教門 聖

獨舉其朝種暮收耳。目睹記者。而賢父兄之樂。已彰彰矣。至若積德遺後。以身立教。非慈之最喫緊者乎。然已具諸種德報中。故不悉。

○雋母舅子仁恕卒成名臣

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當武昭時。文法操切。公卿多坐法。而不疑以經術重朝廷。在位者皆以爲莫及也。

人言可以
爲大善思
父兄不以
此責成之
耳

聖母

爲太郡首
從無視休
直公多矣
一手

皆記二母
者爲丈夫
家其作个
榜樣

堂生色

按不疑嘗謂暴勝之云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
成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至身爲政亦
用此道其得于母教者早矣

○虞母勉子忠義身膺紫綬

虞潭母孫氏少年而寡誓不改節潭始自幼童便訓
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爲朝廷稱潭爲南康太守值
杜弢構逆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傾其貲產以餽戰
士潭遂克捷蘇峻反潭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
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勿以吾老爲慮也盡發
鞭吉錄

孝之五 慈敬門

善

家僮服佩以助軍資內使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孫
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從征汝何獨不遣潭即以
子楚護軍與允之合勢峻平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
章紫綬宰相皆就拜謁年九十五卒謚定夫人

指兒孫以報國岳武穆劉順昌所能也孫氏可
謂烈丈夫矣

○穆寧直道傳家四子皆貴

寧清慎剛正以氣節自任祿山反僞署劉道玄爲景
城守寧起兵斬之攝束光令史思明遣使來誘寧斬

非爲名而
直也可知

以殉真卿奏署河北採訪使寧以長子屬母弟令遠
去而以身見真卿曰先人有嗣矣此義與孫氏遺願
孫從征可並存願
以死從公真卿禮敬之累殿中侍御史友韓運使轉
秘書監以強毅不能事權貴屢貶屢起尋致仕寧好
學教諸子嚴事寡姊祭每誠諸子曰君子之事親養
志爲大吾志在直道爾等慎勿爲諂卒年七十九四
子贊質員賞贊最孝謹爲御史中丞質強直爲右補
闕員和粹工文詞賞節義官侍御史

東坡云但願兒孫愚且魯無災無禍到公卿便

連吉錄

卷之五 慈敬門

善

定欲爲也
界度得好
人則化驗
無處不用
況子孫乎

以癡貴望之矣故坡子過雖貴無聞焉如寧之
教子一直相承世德食報不亦厚乎又前此韓
休亦善教子家法甚嚴七子皆忠顯復復爲宰
相故世言家教者稱韓穆吁盛矣○積德與慈
教並重積於身以裕後實禹鈞是也然其贈詩
則云教子義方矣至慈教則德益茂是合子孫
共爲積也歷觀著姓名族蓋必由此有父兄令
儀令範而子弟漸以趨時因漸以放脫此便是
發酒風了再飲福不去也然亦本少年不早教

有喜片不
暇爲有本
者此寧一

此子孫能
力得志
外此否

使成性子來故教大兒不若教小兒教貧兒難
寬猶可教貴豪子弟尤須痛繩不容輕貸何也
彼其驕貴癡養願指氣岸種種已積之胸中矣
非嚴父良師共習追琢未有能成大器者也

○李晟嚴禮立教五子奇絕

晟以忠節復京師封西平王而又慕魏徵之為人每
進對謇謇有大臣節治家嚴子姓非晨昏不輒見所
與言未嘗及公事正歲之旦崔氏女婦謂責之曰爾
不姑當治酒食待賓客爲惟何得來乎却不許見其

趙步康

卷之五 慈教門

子

或云十五
子

隆禮敦教如此子五人愿憲聽皆奇貴而愬平淮

蔡繼世爲功臣

望部人
氣亦僅
不可當
此之耳

郭汾陽之功優于西平八子皆貴然晞嘗縱卒
暴掠爲段秀實所誦駿於公主爭言至不遜非
遇寬主幾殆矣餘皆泯泯無聞至自詫爲奴才
則汾陽用寬而西平用嚴故也聖人係家人而
高嗃猶愈嗜嗜至合父母而號之嚴君有矣夫
陶母却鮓子鎮八州

陶侃母湛氏世貧賤侃就學母紡績給之侃少爲縣

如此式分

吏監魚界以鮮遺母不受責之曰爾爲吏以官物遺
我爲悅乎是增吾憂也此友清貧氣
與侃善來寓宿時大雪母撤所臥新薦剉以秣馬又
截髮鬻以供饌達聞太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遂力
薦侃侃後爲八州都督勳貴震天下

○陳妻義方門極四貴

陳省華與妻馮夫人俱善教子以大義不以寵祿子
直谷舉進士第一而堯叟堯佐復同登進士太宗問
誰子左右曰是樓煩令陳省華子也帝嘉其善教召

趙吉錄

卷之五 慈教門

子

以夫立後
地也
趙吉錄

爲太子中允後封秦國公一貴堯咨守河南還馮夫
人問有異政否堯咨謝無有夫人不悅一日縱言州
常衝要過客與堯咨射無不讓堯咨能者夫人大怒
曰汝父訓汝以忠孝今不務仁政教化子段而專一
技成名豈汝父之訓耶杖擊之金魚落地其教如此
長子堯叟至丞相次子堯佐亦侍從謚文惠堯咨狀
元至節度使皆名臣封秦國夫人
不惟封君少此嚴整且亦少此識見矣太任胎
教邑姜佐治家之興顧不在婦德哉

程父委贊濂溪成兩夫子

周茂叔號濂溪先生潛德隱耀人莫知者獨二程父

珦知之遺子受學焉明道先生早貴德行比顏子倡

明絕學封河南伯伊川先生以宰相薦至白衣侍講

師世淑人封伊南伯為一代儒宗珦官至大中大夫

百世有一士猶接踵而至也而兩聖賢並出一

門後人得其微言緒論成其者眾矣謂非大中

公所貽乎

○○朱父奉書三賢造百世師

○○朱父奉書三賢造百世師

○○朱父奉書三賢造百世師

○○朱父奉書三賢造百世師

朱子父松將沒命之曰劉原屏胡籍溪李愿中三人

學有淵源我死子稟業焉朱子奉遺書受學三君子

卒為大儒官煥章閣待制封徽國公至我朝世襲

博士

二程倡始朱子集成儒術之盛極矣而皆賢父

兄擇師成之故教子者以親正人為第一機權

云○父只患子舉業不精而二尊乃求之道德

之彥卓哉見也天瞶其衷矣

琴瑟靜好之報

○文紹祖不棄風疾之婦子孫登第

紹祖與柴公行議親既問名柴女或中風紹祖欲更

之其妻大怒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長久悖

禮傷義是為速禍大斥紹祖即娶柴女為婦次年紹

祖子登第柴女風亦痊生三子皆登第

○吳次魯不瀕危病之妾竟賴生子

次魯年五十餘僅一子國彥已受室顧自念孱弱欲

其父更舉子以為宗祧計請于母母語次魯魯曰貧

家有子足矣安用多為母子乃私罄衣飾餘贏置一

妾比入門羸然病婦遂迎醫治之病氣已劇僉云不

治但亟賣猶可得值母子深自悔責令原媒改遣議

已成次魯知之曰我既為人誤安可復誤他人且此

妾在吾家猶可望生一出吾門萬無生理所得不過

千金安忍棄之竟留其妾且實以告買者還其直而

去妾自是病日愈平復如舊忽有身國彥客楚膺病

歸竟卒卒不一月而病妾舉一子里閭嗟異以為陰

果之報

○劉廷式篤愛替婦二子皆貴

今人杭
少者乃不
許相見

以此爲妻
而不念結
髮者矣

廷式本田家有鄰翁女美姿容乃聘爲婚越五年在太學廷式中科歸鄉訪鄰翁已死所定之女雙目失明家極貧困廷式使媒申前好女家使人辭以貧病不敢姻士大夫廷式曰與翁有約豈可爲翁死女病而背之卒成親而閨門雍睦夫妻攜手而行生二子及盲女疾卒廷式哀哭良切蘇東坡慰諭之曰子聞哀生于愛愛生于色子娶盲女愛從何生曰我之所亡者妻所哭者妻也不知有盲綠色生愛色衰愛弛

連吉錄

卷之五

卒

否○甚美者必有甚惡則甚醜者必有甚好矣

○孫泰娶獨眼女名知天府子壽雙高

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操守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之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爲託曰其長幼損一日女可娶其女弟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

今人乃百
時不離視
此能不視

難得此樣
處去公生
深或

亦是貴人
友亦不道
事候却不
要何也

非泰何適衆皆伏泰之義嘗于都市遇鉄燈臺買之既磨洗即銀也泰往還之中和中將家于義興置一別墅用錢二百緡既半投之矣泰道吳興郡約四日當詣所止居兩月復以餘貲授之俾其人他徙于時

規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怖召詰之嫗曰老身嘗達事嫗于此子孫不肖今爲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憮然久之因給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日命爾主子掌之言訖而去不復反矣他日泰

夢一神人紫衣象簡從容謂之曰汝平生德行不虧爲顯官

連吉錄

卷之五

卒

舉三事而平生隱德高行當難枚數矣讓屋一條更屬難上難

○張孝純續娶貧盲之女四子顯官

孝純永錫微時久依徐之膝縣吉氏見其淳厚頗加顧遇許娶以女而未聘也永錫登科甲京師權貴競提婚永錫皆謝絕歸就吉氏女娶數年而卒永錫漸顯吉氏復有次女雙盲無問之者永錫欲納吉氏遜

卷之五

大古婦陽
為何如

辭甚力永錫曰某荷公德令女非某娶之則誰肯顧
者意極誠確吉氏感其義從之永錫敬待過前室生
二子先卒吉氏有幼女視永錫頗小吉氏堅復歸之
三室生四男皆顯官蓋報施之理云

許貧女而未聘娶之已難矣况未相約之盲女
哉視田舍翁多收一斛便欲易妻者何啻千萬
里也

○鄭叔通不肯啞女之婚生子登第

叔通幼時父母聘夏氏女為婚及長入太學登第而

迎吉錄 卷之五 琴瑟門 室

矣已啞其伯叔欲別擇叔通堅不可此女某不娶
將何所歸且先人有約豈可違背以傷倫理若無恙
而完婚因疾而遂棄豈人情乎竟娶之叔通官至朝
奉大夫啞女生子登第

負心離婚之報

○○○李生思以貴易妻遂奪科名

宋李生福建人善讀書為文屢赴試道過衢州旅店
翁夢土地告明日有窮秀才赴省是黃甲人可善待
者店主于是待之甚謹給以裹囊助其僕馬李生日
何愛之厚主人曰土地報夢秀才必然高第所以待
也李生暗喜必貴但貧陋時妻不堪作夫人當娶美
者既去後店主復夢報曰此人用心不善功名未遂
便欲棄妻此去赴省不成也于是果不第士回店向

迎吉錄 卷之五 離婦門 室

主一茶不與并不納宿生問故主人曰土地知子有
棄妻之念故無功名生驚愧而去吁人之暗室一念
纔起鬼神即知所云暗室欺心神目如電人間私語
天聞若雷詎不信然 陰陽錄

○○王生代寫休書削其官

王生定興縣固城鎮人年十五學甚敏當書館側有
土地廟忽一夕里耆皆夢神告云王生後當為郡太
守某職卑每見其過躊躇不寧望為一屏障之庶免
起避里耆驚異即為具土木夜復夢曰屏不必設王

生人寫休書無前程矣遂終身不第古云一句非
言折盡平生之福信夫

○史堂貴而薄其妻天折壽祿

妻已死太史堂貴而薄其妻天折壽祿
室微時已娶及登第自恨不得富家女為妻悔之遂
日睽隔不復同寐其妻鬱鬱成疾數歲堂不一顧妻
亦飲恨臨終隔壁呼堂曰我今死矣爾忍不一視耶
堂終不顧及妻死心不自安乃從邪說謀為厭勝以
土氣蓋其面兼以木枷索束縛其尸而殮是夕托夢
於父曰女託非人生懷愁恨死受厭勝然彼亦以女
故壽祿皆削盡矣明年堂果卒

避吉錄

卷之五

室

侍郎孫公初名洪少時與一同舍生游太學相約無

得隱家訊一日同舍生得書秘不以示孫詰之生曰

非敢隱也第書中語于公進取似不便孫曰何害某

此意便佳

正欲知所避就生出書示之書云昨夢至一官府恍

若聞登科藉汝與孫洪皆列名藉中孫洪名下有朱
字云於某年月日不合寫某離書為上天所譴不得
過省孫聞書愕然生曰豈公果有是乎孫曰有之向

好朋友

此生涼有
行陰功者

言行之神
恍惚之重
收過之益
凡案具見

避吉錄

卷之五

室

子亦同舍生有以全之孫公祇畏天譴之功也此事
何雅州親聆其說于公今錄之使人知所畏避云

錄

乃知室家和氣之足以致祥也乃知挑人家變
者之虧敗行止也

○何元益棄失明之妻父子俱夭

何元益與趙明大議婚已定而趙女失明家計寥落
元益易其親與單子文為親次年父子俱喪趙失明
女適士人葉惟先惟先登第三典大郡

裴章薄其妻李氏壽祿折盡凶死

章河東人父裴青曾鎮荆門州僧曇照道行甚高能

知休咎章幼時為曇照所重言其官班位望過於其

父弱冠父為娶李氏女章從職太原棄其妻於洛中

過門不入別有所挈李氏自感薄命常褐衣髮髻讀

佛書蔬食又十年青移鎮太原曇照隨之章從曇照

叙舊照驚吁久之謂曰貧道五十年前常謂郎君必

貴今削盡何也章自以薄妻之事啟之照曰夫人生

魂訴上帝以罪處君後旬日為其下以刀割腹於浴

蓮吉錄 卷之五 離婦門 卒

斛五臟墮地而死出獨異

婦怨無終天亦為動然李氏尚在而裴章既削

壽祿又死非命報不啻數倍其直矣薄倖郎祝

此能不寒心

人生莫作婦人身百般苦樂由他人彼其離親

別愛生死隨人所主惟一夫耳飢不獨食寒不

獨衣舍其身而身我舍其父母而父母我一遇

遠旅之商遊學之士孤房獨宿寒夜鉄衾豈易

受哉我則薄倖委身外舍鍾情花柳傲弄如狂

非有終不
定於情

而或一旦知遇姬侍滿前周念結髮恐俱與女

安樂棄余吁嘻何待人以不恕也長舌之婦恣

志馮陵失行之女忘身激潑則亦已矣若乃事

舅姑睦妯娌和姑姪以及前後嫡庶間人各有

心眾皆為政其於憂煩展轉忍辱吞聲殆未可

言而自窮顛覆之家晨夜無炊針指自活亦有

不能殫述者豈其望我終身而中道棄之則情

理謂何哉此卷耳東征之詩柔情婉韻模寫枯

出為王化第一義而樂妻子宜室家順父母直

蓮吉錄 卷之五 離婦門 卒

吉祥善事哉

不淫之報

○林茂先呵夜奔之婦父子登第

米霜其權
炭石其心

茂先才高過人以捧鄉書家極貧閉戶讀書鄰家巨富婦厭其夫不學私慕茂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天地鬼神羅列森布何得以此污我婦慙而退茂先次年登第三子皆登第

○楊希仲拒調戲之妾卒魁多士

大好武德

希仲蜀川人未第時爲城郭富家館賓有一美妾年少自負才色潛詣館調戲希仲試以素志希仲正色

拒之而去其妻在家一夕夢神告曰汝夫獨處書館

卷之五 不淫門

夾

堅持清節暗室不欺神明知之後必當魁多士妻覺想念不知何由歲終歸家妻告其夢答以館中美妾數來調事妻然之明年希仲登第

此處容不得一分柔軟茂先之呵希仲之正色其剛腸梗槩稟稟不欺足可見矣稍稍依違便未卜其能全璧否也

○○聶從志力卻奔婦延壽三紀科名三世

嘉祐間黃靖國爲儀州判官一夕被攝至冥司主者

仙中滋味
雖陰府亦
謂難獲寶
美樂道之
如此

更難得

不在片時

曰鄉官儀州有一美事曾知之乎命吏取簿示之乃醫士聶從志於某年月日華亭楊家行醫楊妻李氏淫奔從志志力言不可李不能強而退奉上帝勅聶從志特與延壽一紀子孫三世登科李氏送獄治罪既而得還以語從志志嘆曰此固有之妻子未嘗與言不謂已書陰籍其後子孫果皆登科

忍得片時雲雨增了三十六歲活富貴了八九十年世間便空執大于是

○程彥賓不染虜掠之女百壽無疾

東吉錄

卷之五 不淫門

夾

賓爲羅城使攻遂寧城下之日左右以三處子獻皆有姿色時公方醉謂女子曰女猶我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鎖置于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尉早建旌節彥賓曰旌節非敢望但得死時無病便好後官至觀察使九十七無疾而死諸子皆爲顯官

不染固佳何如使軍不侵掠之爲愈乎一城之中戮辱何恨豈權固有制焉而彥賓不得獨爲政也吾尤憶吾曹彬耳

○王華卻自獻之妾狀元及第

華號海日餘姚人陽明先生父也嘗出館主不為禮

因為屈屈歌有分付見孫莫教書之句後又館一富

翁家翁婢妾眾而無子一夕遣妾就王蓋借種也王

峻詞却之妾出一紙曰此主人意也上書云欲求人

更教決不
可犯

間子王即授筆書其傍曰恐驚天上人終不納明日

遂行後主人修醮一道士拜章伏地人不起主人訝

問曰適奏章至三天門下遇天上迎狀元榜人乃得

達因問狀元為誰道士曰不敢言但馬前有一聯云

早已驚云
上人失

通吉錄 卷之五 不淫門 主

欲求人間子恐驚天上人主人怒王薄德故洩前語

未幾王果狀元及第位至大宗伯及陽明以新建分

第遂生封如其爵世之昭昭飾節而墮行冥冥者可

傲矣

○浙館師却叩門之婦因得不殺後貴顯

如近投此
二既可見

浙有揮使延師訓子師病寒欲發汗令其子取被子

告母母以卧被與之候捲母鞋一隻病已還被而鞋

墮牀下師徒皆不及知使來視疾見鞋疑妻與通夜

訊妻妻不伏令婢詭以妻命遂之已持刀伺其後俟

此以幸得
於不得開
門恐存他
變句

門啟而殺之師問扣門問何事婢告以主母命招師

師怒曰是何言歟明辰告爾主人將治爾罪使復惡

其妻親往師固拒之曰某家東君延居西塾敢以冥

冥墮行哉誓不及亂請速同歩門終不放使然猶疑

然疑終不釋明日師辭去使始釋然謝曰先生真若

子人也始述昨夕事始末謝其誤師隨登第位通顯

饒肉虎口不咬者幾人妻之命亦懸絲哉假令

師一開門科第也無色也無命也無矣戀者須

與欲誤多少人怕怕

通吉錄 卷之五 不淫門 主

○直隸士人却授期之女得以不死遂奪元

南京某生赴京試且旅邸對門某指揮使第也有女

年及笄窺門見生出入風流瀟灑遂屬意焉試畢後

數日女使婢授意于生言父已他往期以是夜相會

生懼累陰德不敢領畧同居一友素輕脫竊知之乃

僞為生赴約其婢暗莫辨引之入女相與就寢歡洽

倦而熟睡適揮使婦見門未閉疑焉突入見之大怒

拔劍俱殺之首于有司明日榜出此士首列因告人

曰使我若往已在鬼錄矣少年士子當以此二人為

法戒 談林

○○陳醫師却報恩之婦神祐一子登第

婦乃淫心
婦亦謝存

溫存了

咬不斷喉
故延至天
明

是知修陰
德者

是知修陰
德者

通書錄

卷之五

不淫門

三

以待旦取筆連書不可字於卓最後幾不能自持又連書曰不可二字最難迄明乃去後陳有子為庠士

應試考官閱其文棄之忽聞呼曰不可四顧無人復問其卷又欲棄去又聞連呼曰不可不可最後閱其

卷決意去之忽聞大聲呼曰不可二字最難連聲不

已考官曰是必此人有隱德故神告我乃錄之榜出

召問述其詳乃知為婦不婦之報後子登進士第

此人幾欲低回就之矣幸守稍堅耳欲火迷人

處百鍊亦成繞指要在未動前吃力一刀○婦

自技癢借題作文非代筆也

○汪天與却自投之婦并還遺金貴亂高壽

引入博學
婦亦謝存

現金自是
命

更難

通書錄

卷之五

不淫門

三

至瓜渚渡江泉競渡有遺囊從者欲携去公不可坐

待久之見一人號呼而來且曰吾鬻產得此舉家待

叩謝問姓名不答而去復至濟寧遇前相者訝曰君

非吾向所謂羅漢者何頓變耶必有陰功當生貴胤

止高壽公亦恬然不答後果生三子幼子文璧舉孝

廉今典教秀水孫曾遠勝年九十有二步履如壯年

兩恬然處定見定力不以得喪死生動其中矣

為善須如此堅貞始得

姚三韭却通書之女子孫登第

通志

三非本姓下博學善詩文館于懷氏有女常行窺伺
卞岸然不顧一日晒履于庭女作書納于鞋中卞得
之即托以他事辭歸袁怡杏作詩咏之有一點貞心
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之句卞不受詩且答書自
辨其無此事怡杏絨其書而題云德至厚矣生子誰
及曾孫錫皆登進士至今青衿尚濟濟也

○費樞不犯自托之婦科名見貴

樞字道樞廣都人入京師天晚宿旅館主家婦笑然
倚戶繼而前曰竊慕上客高誼願申困苦之情費愕

通志

卷之五

不海門

志

少尚之可

神明又來

然曰汝至此何為曰我父京師販繒家在某里以我
嫁此店夫亡家貧不能忍飢寒願依於子費曰我不
敢犯非禮汝情已知當往訪汝父遣人迎汝婦感愧
去費至京他日過某里得販繒者家通名求見王翁
曰何事見教曰蜀人費樞也此經長安邂逅翁女有
所托是以來翁曰昔夜夢神告曰吾女將失身於人
非遇費道樞殆失矣君姓字是也願聞其詳具以告
翁翁流涕謝曰神言君為貴人當不妄退而計其產
果所見女之時即遣長子取婦明年費登科為巴東

太守

此。事。往。往。撞。着。神。明。今。人。無。過。避。處。

通志

卷之五

漁色宣淫之報

○漢亭長脅奸致殺鬼訴刺史族誅

信廣縣婦人蘇娥寡居無兄弟自將雜繒帛并婢過蒼梧高要縣賣之暮至鵲奔亭行人已絕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而婢暴腹痛娥往亭長舍乞漿亭長龔壽操刀來至車傍問娥曰夫人從何來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娥應之曰何勞問之壽因捉臂欲汗之娥不從即以刀刺脅之立死并殺婢埋樓下取財物去殺牛燒車扛及牛骨投室井中人無知者至明年何敞為

建吉錄

卷之五

美

交趾刺史行部宿亭下夜未半娥出訴冤敞曰吾發汝屍以何為驗女曰妾上下皆着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乃捕壽拷問具服收其父母皆係獄敞表壽殺人於常律不至族誅但壽為隱惡經年王法所不得者鬼神自訴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助陰誅報可也還寬記

殺人取物最無賴不齒者若乃見色而悅脅之以刀則淫心一蕩士人或不免焉到騎虎處乃有不自自由也可無戒歟

○張節度奪李尉妻為鬼毆死

天寶後有張某為劍南節度使中元日令郭下諸寺盛燈以縱士女遊觀時有華陽李尉者妻貌甚美張欲誘見之數日遊散者雜沓而李妻不至潛問其隣果以貌美不出乃於開元寺選眾工絕巧者極其妙思作一鋪木人音聲開揜在內絲竹皆備令士庶恣觀限三日滿即將進內殿於是百里內車輿闐噓李妻復不來至三日夜深人散李妻乘輿子偕一婢至而人已奔告張矣張乃易服往院內脫空佛中坐覩

建吉錄

卷之五

圭

觀之果神仙人也及歸潛求李家來往者浮圓尼及女巫更致意焉李妻皆驚拒之會李尉以推事受賊為僕所發張乃令能吏深文按之杖流嶺南死千道張因厚賂李尉之母強取之其妻適李尉每有庸奴之恨至是亦許張寵敬敬無比然此後常髣髴見李尉在側令術士禳謝無應歲許李妻亦卒張疾病常見李尉甚分明忽一日視李妻來張驚問之答曰某感恩思有以報李某已上訴于帝期在此歲然公亦有入救援但過茲年必無虞矣彼雖來擾公若不出必

李登初生時賜以玉印十八歲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二位至右相緣得舉後窺隣女張燕娘事雖不諧而係其父張澄於獄以此罪展十年降第二甲二十八歲得舉後侵兄李豐屋基而奪之至行於訟以此又展十年降第三甲三十八歲得舉後長安邸

長官威權都川不降

不敢升堂慎不可下言畢而去其時華山道士符錄極高與張結壇宅內言亦略同張數月不敢降階李妻亦數來教以嚴慎忽一日黃昏時堂下叢竹裡有紅衫子袖招張張以為李妻來也都忘前戒便下階奔赴之左右隨呼止之不得至則見李尉衣婦人衣拽張林下毆擊良久云此賊若不著紅衫子招肯下階耶乃執之出門去左右如醉及醒見張仆于林下矣眼鼻皆血惟心尚暖扶至堂而卒

出逸史

○○李登以淫婦女及橫取罪惡削去狀元宰相

連吉錄

卷之五

宣淫門

三六

一歲不戒

登年十八為鄉貢首自後凡十年一薦名愈下年五十不第一日齋沐詣葉靜法師具告曰登自十八歲叨鄉薦後四舉不第何罪至此幸法師入冥為勘此生何如法師諾之為叩梓撞神帝君命一吏持籍示曰李登初生時賜以玉印十八歲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二位至右相緣得舉後窺隣女張燕娘事雖不諧而係其父張澄於獄以此罪展十年降第二甲二十八歲得舉後侵兄李豐屋基而奪之至行於訟以此又展十年降第三甲三十八歲得舉後長安邸

是中機

正以佳卷

中淫一良人婦鄭氏其夫白罪於天又展十年降第四甲四十八歲得舉後盜隣居王驥室女慶娘為惡不悛已削其籍矣終身不第法師以是語登登無以對一夕愧恨而死吁士人可不戒哉

吁此所謂格之反覆者也父祖積德許多年方得狀元宰相現世而戕削如此孤負天恩孤負祖考矣且其歡樂勢要視甲第萬不及一而竟以橫入少少許喪安高多多許哉

○○劉堯舉私舟人女貶其科名

連吉錄

卷之五

宣淫門

庚

龍舒人劉觀任平江許浦監征其子堯舉字唐卿餓舟就試舟人有女堯舉調之舟人防閑甚嚴無由得間既引試舟人以其重局棘闌無他慮也日出市買易而試題適堯舉私課出院甚早比兩場皆然遂與舟女私通劉觀夫婦一夕夢黃衣二人馳至報榜云郎君首薦觀欲視其榜傍一人忽掣去云劉堯舉近作欺心事天符殿一舉矣覺言其夢而協頗驚異俄而拆卷竟舉以雜犯見黜主司皆嘆惜其文既歸觀以夢語之且詰其近作何事匿不敢言次舉乃獲薦

舒州然竟以不第死

○洪燾以奸室女貶官積善得復

肅忠文公咨夔次子也族叔洪璞殺其僕姓駱者洪

公與維持其明年如廁忽覩其僕招之訖石遂

忘其歟連歷陰險之路至一大官府見綠衣緋衣者

東西坐金紫人居中綠衣吏高唱云洪燾枉法行財

罪當死洪甚懼不覺身已立庭下漫答曰爲說解紛

初非枉法金紫人怒曰此人問譚詞安得至此洪曰

死不辭然有說璞叔也駱僕也不忍以僕故致叔于

連吉錄

卷之五

宣澤門

今

辟一也駱無子妻貧無以養使璞資之終身二也且

駱妻自謂一經檢驗永失人身意自不欲非強之和

三也金紫人始首肯曰可與駱氏立後具命綠衣導

之回塗中問綠衣人問何事最善曰救人爲先繼絕

次之復問平生食祿遂於袖中出大帙示之已姓名

下其字如蚊不能盡閱後註云合參知政事以某年

月姦室女其人降秘閣修撰轉運副使洪悚然泪下

曰奈何綠衣曰但力行好事且言某亦人間在池州

溺死陰間錄其正直故得職已而前至大溪綠衣人

推墮之恍然而寤歎三日矣妻子環立於傍以心煖

口勸未就歿耳未幾叔璞亦死後洪公以秘撰兩浙

漕召憶冥中書甚恐後竟無他官至端明殿學士官

上壽而終非力行好事所致乎此事洪公嘗梓以示

人顛末尚多姑略書之

人人從這冥中詳勘一番亦知爲善矣但造物

無許多煩劇耳洪公梓以示人大是公善其力

行不待言也克育前職空哉

○歷陽船長謀人妻不遂爲虎所殺

連吉錄

卷之五

宣澤門

全

成化十九年宜興一人因無產有役與其妻避歷陽

遇行船人曰我正往歷陽遂搭去舟師悅其妻至歷

陽誘其人曰我於此最多熟識爾妻可留船中我與

爾去覓舍舟師至山下遂打歿其人回船給其妻曰

爾夫已落虎口矣妻泣舟師曰無苦我自與汝成配

其妻疑曰虎豈能盡食吾夫若得見遺肉一瓣亦願

足然後與爾爲配舟師不得已領其妻往山下尋之

不意遇一虎竟搏舟師而去其妻因哭曰此真有虎

吾夫果死於虎矣路人聞之詰其所由妻以實告路

全梓必更

是天巧非人想所到

虎從何來
心現虎相
矣安得不遇虎

人云適從縣前見一人被船長打死復活來告狀豈復夫耶其婦如其言往縣前果遇其夫復完聚

生中死死中生那云無復天道

○王勤政誘奔婦不果爲鬼所隨

淫婦心虛
與作惡

政滌陽民與一婦姦婦絕憐愛之有偕奔之約而尚虞其夫追及未幾夫爲婦所制而死政聞變大駭即

獨身逃江山縣相距七十里自謂已遠禍可脫也飢入食店業店者供二人食政問其故曰向有被髮人隨汝入非二人乎政驚知冤鬼相隨復請郡自首蜀

趙吉錄

卷之五

宣淫門

三

參知易公領郡親爲讞決而傳其事焉

談林

王勤政無預殺其夫也婦自計死之而政以宣淫當其辜奸之謀殺也殆非意所能規避哉

○○○張舉子從擲釵婦相對就刃

金部田員與豪家子弟張生同科俱少年相得一日閑步經一大宅窻下過密聆其中贊美聲過百餘步復回窻中婦忽擲金釵一隻張生低回久之即有紫衣者趨出見招言此某官子婦也其夫使蜀未回婦約郎君於崇夏寺中某日相會以此致意張如期而

君子寺死
寺中死

往果然後輒時時相讀田諫之不聽未幾其夫婦備知其事隱而不問歎曲間謂婦曰吾前度險閣顛危萬端願飯百僧女爲我往尼院償之婦諾往張生知之遽往會焉某官率健卒携利劍入院同謀者皆殺之婦與張生一對就刃自拘於有司待罪太宗曰此人間最巨蠹也傷風敗俗殺之宜矣何必致問中外快焉

趙吉錄

卷之五

宣淫門

金

少年欲實何所不至辟如口腹嗜味愈縱愈狂力自飲飭則益淡將去矣又有邪說以鼓其欲曰好色非慧男子不至此吁鵲之彊彊奔奔狐之綏綏縱媚彼非慧性哉任我之欲而無禮則禽獸何殊焉陰律有云姦人妻者得絕嗣報姦入室女者得子孫淫泆報繁觀行穢之家源流踵獎自可灼見况奸則姦姦則殺又或遇屍墜之婦瘞毒之妓性命不保胎產爲爛眉鬚墮落臭穢可憎嘗有一友犯之自言片時失脚終身腐刑且其楚痛難堪幾自縊者三次矣少年豪士染指良家則陰譴禍殺可慮恃財嫖蕩則耗

有以此美
人致入室
家不睦祖
漢不保尤
焉可恨

家惡疾可慮何似漸忍漸戒亦省些腸斷累些陰功乎有倡此蠱人者罪益必及之

東吉錄

卷之五

宜澤門

金

資助嫁女之報

○○○劉弘敬嫁剽悍之婢齡福俱永

唐彭城劉弘敬字元溥世居淮淝間資財數百萬常修德不耀人莫知之家雖富利人之財不及怨施人之惠不望報長慶初有善相者於壽春道逢元溥延

而訊焉曰君財甚豐矣然更二三年大期將至如何

元溥涕咽曰夫壽夭者天也先生其奈我何相人曰

夫相不及德德不及度量君雖不壽而德且厚至於

度量尤寬且有二年之期勤修令德冀或延之夫一

德可以消百災猶官爵祿而况於壽乎吾三載當復

此來言訖而去元溥流涕送之乃爲身後之計有女

將適人求女奴資行用錢八十萬得四人焉內一人

方蘭蓀者有殊色而風骨恣態殊不類賤流元溥詰

其情久而乃對曰某代爲名家家本河洛先父以卑

官居淮西不幸遭吳寇跋扈因緣姓與寇同疑爲近

屬身委鋒刃家仍沒官以此湮沈無處告訴骨肉俘

掠不可復知矣賤妾一身再易其主今及此焉元溥

太息久之乃言曰夫履雖新不加於首冠雖舊不踐

東吉錄

卷之五

勸修門

金

切勿負此歲月

妙語人未必知二年可修況終身並

痛徹之極

於地。汝衣冠之女而又抱冤如此。三尺童子。尤能發

憤。我若不振雪爾冤。是為神明之誅焉。問其親戚。知

其外氏劉也。遂焚其家。收為甥。以家財五十萬。先其

女而嫁之。蘭孫既歸。元溥夢見一人。被青衣。秉簡望

塵而拜。迫之。潛然曰。余則蘭孫之父也。感君之恩。何

以報之。某聞陰德動天。今君壽限將盡。余當為君請

于上帝。故奉告。言訖乃去。後三日。元溥復夢蘭孫之

父立於庭。紫衣象簡。侍衛甚嚴。前謝元溥曰。余幸得

請於帝。帝許我延君壽二十五載。而富及三代。子孫

無復及禍。其殘害吾家者。悉案理之。存者禍身。沒者

子孫受業。帝又憫余之冤。署以重職。獲主山川於淮

海間。因鳴咽再拜而去。詰旦。元溥猶未甚信。後三年。

相者復至。迎而賀。元溥曰。君壽延矣。請君自眉至髮

而視之。元溥側冠露額。相者曰。吁。是有陰德。上動於

天者。自今後二十五載。慶及三代。溥始以蘭孫之父

為告。相曰。昔韓子陰存趙氏。太史公以韓氏十世而

位至王侯者。有陰德故也。况蘭孫之家。無後矣。身賤

隸矣。而能不顧多財與殊色。而恤其孤。豈不謂陰德

建吉錄 卷之五 助嫁門 全

之厚哉 出陰德傳

○范明府嫁故交之女祿壽頓增

唐范明府者。忘其名。頗曉術數。選授江南一縣宰。自

課其命云。來年秋祿壽俱盡。將出京。又訪于日者。日

者曰。子來年七月數盡。何為遠官哉。范曰。某固知之。

一女未嫁。利薄俸以資遣耳。及之任。買得一婢子。因

詰其姓氏。婢子曰。姓張。父嘗為某壘官。兵寇之亂。略

賣至此。范驚起。問其父名。乃曩昔之交契也。謂其妾

曰。某女不憂不嫁。悉以女粧奩。擇邑客謹善者配之。

建吉錄 卷之五 助嫁門 全

秩滿歸京。日者大駭曰。子前祿壽俱盡。今乃無恙。非

甲子差謬。即當有陰德為報耳。范曰。俱無之。日者詰

問不已。范以嫁女僕事告之。日者曰。此即是矣。子之

福壽未可量也。後歷官數任而終。出報應錄

○韓魏公還郎官之婦子孫世美

韓琦封魏公。歲飢時。為安撫使。汰冗職。逐貪殘。活飢

民一百九十萬。後以故學士知揚州。徙定州。兼安撫

使。復賑活飢民數百萬。在政府時。以三十萬錢買女

姬張氏。姿色甚麗。券成。張忽泫然。琦問其故。張謝以

士為其錢
其官見女
不得如郭
信者此曹
不若人

蕭公只食
何如銀也

良家女至
為妾處
可憐有多
近通房
定都周章
得無過

良家子也流落至此不覺墮淚琦曰爾初不以實告
吾無用爾命焚券且逐去張惶怖連吐其情曰妾本
借職耶郭守義之妻也守義前歲官湖南部使者挾

私効以敗官今秋高歲晚恐盡室餓死京師願身役

千人以活守義兒女琦惻然憫之乃留券遣張持三

十萬錢還舍且令語守義敗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

白汝却歸我家張欣然而去郭後得辨雪且得調淮

右見闕張來如約琦不使至前遣人謂之曰吾位宰

相豈可妾士人妻向者緒錢費用應盡取前日券包

連吉錄

卷之五 助嫁門

全

金二十星助汝之官善視郎氏兒女張不得見望門

涕泗感激百拜而去琦之隱德如此者甚多琦後贈

至魏郡王子五人忠彥為相嘉彥尚主端彥純彥粹

彥俱顯官孫曾孫富貴累世皆魏公培植之也

○曾公亮贖鬻商之女身登相位子至尚書

公亮布衣遊京師舍於市側聞旁舍泣聲甚悲詰之

旁舍生欲言而媿公亮曰若第言之或遇仁者惻然

動心得免於難旁舍生顧視久之曰僕向官於某以

某事用官錢若干吏督之急視家無以償乃謀於妻

以女鬻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也

公亮曰商人轉遷不常且無義愛弛色衰即棄為溝

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曰以女與君不

獲一錢猶命於商人數倍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

矣公亮曰等償其直索其券不可則訟於官即與四

十萬錢約後三日以其女來俟吾于水門之外旁舍

生如教商人果不爭携女如期以往則公亮之舟已

行三日矣其後女嫁為士人妻公亮夢人謂曰公有

陰德必獲厚報後登第大魁歷官至相累封魯國公

連吉錄

卷之五 助嫁門

全

以太保致仕年八十謚宣靖其子孝寬復登第官至

吏部尚書

他人此處還欲見面款曲敘得無限仗義疎財

模樣誰甘便行○偽欲娶此女是其應變之才

處

○馬涓父不妄任官之女子魁天下

涓之父中年無子因娶一妾容貌姝麗擲髮時見公

輒迴避怪問故妾曰父守官以死去家甚遠無力可

歸母乃鬻妾以為遺骨之資而未經卒哭約髮者實

素帛勉以縫紵蒙之不欲公見別無他故公聞之惻然即日使尋其母以女還之不索原錢又資助其路費母子拜泣而別是夕夢一羽衣人曰天賜汝子慶長涓涓明年果生一子因名曰涓即馬巨濟也及長中魁三次天下第一名爲馬氏三魁

○閩富人不要任官之女三子及第

富人無子美妾皆不育有赴任官携女妻而往妻適没行李蕭然進退不及其女及笄且有姿色因言於父曰母死久則腐奈何父曰汝將若之何女曰將

迎吉錄

卷之五

訂婚門

卒

他人不自
幸得其種
平

必非富
不仁者矣

我債錢葬母餘爲行費立契券期父任滿同可同歸父泣曰吾止有汝安忍離棄女曰舍此無策父流涕以女計問於郎翁翁言於富人資錢三百千葬母父子別去女歸富人富人見其姿貌大喜女不以憂戚之容見主翁翁見其聲音閑雅行止自常自意非吾偶也又見其以素帛揔髮使妻問故女以貧告復呼郎翁問之翁以實告富人感嘆即令女隨郎翁去還父父驚慮無錢償翁曰以女還君有助資二百千爲路費他日仕宦回却相覓也父與女拜謝感恩而去

後富人正妻生二子皆科舉及第

○馮京父不要任官之女生子京狀元

京之父岳州人壯歲無子其妻與銀數錠謂曰君未有子可爲買妾之資至京師問牙婆引一女來立契償銀訖牙婆去公問女之所由女涕泣不言固問之女曰父爲官綱運欠折鬻妾陪償馮父惻然不忍犯之即呼牙婆遣女還父不索原銀女拜泣而去馮自京歸妻問妾何在馮實告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里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至馮

迎吉錄

卷之五

助產門

卒

家是夕生京鄉會殿三元

○時牙校不犯辦喪之女生子尚書

時邦美陽武人父爲鄭州牙校補軍將吏部差押綱至成都年已六十歲婦方四十歲未有子謂其夫曰我有白金百餘兩可携至成都求一妾婦異時得子爲身後計邦美父至成都訪牙僧見一女甚華麗詰其家世不對窺見以白布揔髮怪而問之悲泣曰父本都下人爲州掾卒扶櫬至此不能歸鬻妾欲辦喪耳美父惻然携金往見其母以助其行又爲幹行計

情到
處難堪

情到
處難堪

「道路中謹事椽妻至都下殯畢方歸妻問買妾狀以實告妻曰濟人危急爲德甚大當更爲君曷之未幾妻有孕一夕夢有數人被衲襖與一金紫人留堂中及旦生邦美後舉進士官至吏部尚書

人乃有恃財煽誘羅致民家詐言妻死婚書定聘者其虧行失心爲何如耶

馳吉錄

卷之五

門

空

女婿廉義之報

○張孝基感化婦弟而還其財身爲歡神

父欲不來
子已見
有廉服不

病且歿盡以家財付孝基以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

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

不止一食
義疎財實
有知手在

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

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故孝基

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

空

馳吉錄

卷之五

門

空

產婦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爲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子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幢騶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視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事上帝命至此山言訖不見之

世間固有岳丈死爭折帛儀紛紛聚訟者况席卷數年之成業肯還之乎此事自關風化非細故也

○劉師文却爵產之賞登第高爵

師文明州人流落蜀中母以絳紉教之學成郡大姓

即有輕財者或以其金銀器皿賣之其價必倍於市價此其所以為利甚大也

官府雖神祇此風為利甚大

楊氏奇之納為壻楊孤數年方婚既而謀歸江南妻

晨起與母兄議事竊往窺壁見其母兄立文書反覆

再三有不豫之色妻至問故曰父存日議以田四十

畝為嫁資約銅錢二千緡邇來多故鬻之迨盡今貨

居室之半僅得千緡而已適立券也劉曰豈有為人

壻而令其賣屋以相界者取券焚之携妻竟歸後得

登策官至侍郎

今人却有無嫁資而不妻其妻不納其婦者何

相去之遠也嫁娶而責財幣若償宿負然真夷

狄之道使貧家殺其女皆是故也又則有翁壻

相忤於訟者矣姻婭相對如仇者矣母女姊兄

弟妹都無寔心相愛直鋪張好看耳奢僞之貽

害可勝道哉安得如師文者以轉移一世也

通吉錄

卷之五

壻

寬下之報

○王旦度量寬弘致位宰相

旦諡文正平生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

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塵埃投羹中公唯啖飯

而已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舉其

飯公視之曰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訴於公曰

食而不飽為庖人所私可治之公曰汝輩料食肉幾

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其半見庖公曰此後人料一

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公知樞密院五年平

章事十二年佐太平天子言無不從任事既久人有

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

者必得辨而後止勲業蓋世為一代保泰之純臣也

吁休哉生子王質為侍制王素為尚書

○張齊賢不治竊器奴三躋相國

齊賢諡文定為運使時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

中公在簾下熟視不問後公三為宰相廝役皆得班

行而此奴竟不沾祿乘間泣拜不止公憫然語之曰

我不欲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

通吉錄

卷之五

壻

吾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今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荐也？念汝事我久，今與汝別，汝去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私汝室，愧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去。

○呂公著不治碎玉婢，遂定台粥。

呂許公有子數人，皆知當貴，而不足其執，可相國乃侯其齊集，令婢以一筐盛玉甌、茶、齊餉之。既還，詐跌於地，甌皆碎。諸子鬩然有自責罵之者，有馳以語父母者。獨公著凝然不動。許公乃曰：「此子真宰相也。」後

題吉錄

卷之五

矣

果然諺曰：「有大量有大福信夫。」

○胡公不以假引訟其僕，孤生子顯貴。

胡子遠之父唐安人，家饒財，常委僕權錢，得錢引五千緡，皆偽也。家人欲訟之，胡曰：「幹僕已死，豈忍使其孤對獄耶？或謂減其半價予人，尚可得二千餘緡。胡不可，曰：「終當誤人，乃取而火之，不少動心。其家暴貴，

宏哉 老學菴筆記

刻薄人未嘗無此想，直爲利所啗，却抹殺過耳。○于令儀不以盜罪隣子，遂爲令族。

○于令儀市井人，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子也。令儀曰：「汝素寡悔，何苦而爲盜？」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呼之，盜大恐，乃謂曰：「汝貧，乘夜負十千以歸，恐爲人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令儀擇子侄之秀者，起學宮，延名儒以掖之。子伋，侄傑，倣舉進士第，今爲南曹令族。」

○馬翁不以愛子戕其婢，再生子貴顯。

馬司徒父年四十始得子，子五六歲，眉目如圖，夫妻

題吉錄

卷之五

矣

保若拱壁。一日婢抱之，失手殞于火，左額焦黑，封君偶見之，即呼婢奔避，婦驚痛，撞封君倒者數次，尋婢撻之，無有矣。婢走歸匿母家，言其故。婢父母感泣，日夜籲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公果生子，左額宛然黑痕，即司徒也。慈愛人有之，獨念其時傷子及憂絕嗣，不暇而憂婢，死校下仁何至也。貴子重生，有以哉。

○沈心松夫婦慈仁，子孫皆登第。

沈心松，袁黃之姑夫也。袁黃叙之云：「公素慈祥，愷悌十六歲而孤，適里中，陷以大根長之役，恐破家，潛匿

難

至人

視福心者
好融人過
度量相越
豈不達哉

意容可拘

盧墟後聞里人更報其叔代之心松曰叔家不及我奈何我安逸而叔受困乎即自出認役幸不大費累役因納司吏隨提學出巡守法廉平有同邑張旦棄吏業儒不開考期公連夜促之且為效力既入官以銀十兩為謝公笑却之曰我在學道提携人甚多未嘗受謝乃受故人之金乎公為人樂易未嘗口道人過與人語煦煦惟恐傷之怒詈之聲音顏色絕不加于婢僕一日赴燕浦氏夜深僕從皆醉公自操舟而歸既登岸命諸僕之妻各扶其夫安寢及旦公未起

連吉錄 卷之五 竟下門 矣

妻即吾姑袁夫人促之曰汝何今日獨晏起乎公曰吾恐諸僕見我而慚故未忍起耳且俟其下田作業吾徐起未晚也其忠厚不肯斥言人過如此吾姑袁夫人亦有厚德未嘗疾言遽色予偶坐厨中片餉見所行三事不愧古人時表兄有疾姑親携好酒一碗置卓上僕文成自外入不知覆之於庭姑詢其故曰我將謂茶耳姑曰汝不知原無過今凡事當仔細千粒米難成一滴酒也其人愧悔可掬益耿耿數言嚴于捶楚又有小童持盤盡覆厨下其母自責之姑望

提人

實然

凡見定方
口下註生

○止之曰此非故意何得責之但棄其碎者勿留以傷人之足可也一田保附舟問流姑為送舟金且周食用復度所送二物加厚答之語予曰貧人問病大是好心豈可令其折本吁片時所見皆中倫慮如此以此待人終身豈有喜愠之色乎予見婢僕有不如意事思及吾姑輒怡然解愠今二十餘年無大怒矣生子科孫道原皆登進士第吾邑無父子進士自道原始也 出舉業定衡

○○韓琦德量過人鼎盛無比

琦為館閣時嘗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葉定基開開封試卷二人喧爭不已公安坐閱卷如不聞拱辰以琦同館忿不助已責曰此中習氣度耶琦和顏謝罪出鎮相州因祀先師宿齋館夜有偷兒挺刃顧曰不能自濟故來求公琦曰凡上器具可值百千盡與爾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富貴何及琦即引頸受刃偷兒叩首曰以公德量過人故相試耳凡上物已荷賜願無泄其事琦諾之明日於寶庫中如數取償終不語人後偷兒以他事坐罪獄中備言其事以傳公

連吉錄 卷之五 竟下門 矣

又恬定又
細密

德後帥定武嘗夜作書今卒持燭卒他顧燭燃琦鬚
即以袖揜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已易其人矣恐主
吏鞭責其卒急呼曰勿易之我命剔燈故致焚鬚幸
書不燃何罪之有嘗以百金酬一玉蓋珍愛之甚忽
宴客次吏將誤觸碎于地坐客驚愕吏將伏地待罪
琦神色不動笑曰物破有定數汝誤也非故也奚罪
中
生子五人以比五桂而爵名過之又具嫁女集

琦父子貴顯宋代一人而其量亦大驚人矣非

建吉錄

卷之五

克下門

百

此滄海度那容萬福流

家政酷虐之報

權貴之家長猶郡邑之有主也酷奴虐婢楚苦堪
憐且渠亦人子所少於我者惟錢耳以乏財之故
甫七八歲即離父母委身主人業已願指氣使惟
吾命矣又從而殘忍之虐使之責所不堪已又飢
寒之錮閉之使其窮愁痛泣無所控訴令我身當
此將如何哉每見婦女虐婢有炮烙拶指之刑然
多起於妬根誰致之縱之則丈夫亦不得辭其責
矣又有驕貴子弟粗豪勢家專以無道加人雖妻
妾猶不克堪貧人爲債所窘一貧男女其中求出
不得超生無路名爲入生地獄吁可言哉可言哉
不思一般出世我得如是彼竟如是是何業債是
何因緣使我投入窮胎得不有此光景耶設身處
地試一受之

○康季孫破戒殺婢嘔血死

季孫性好殺滋味漁獵故恒事奴婢愆罪亦或死之
常病篤夢人謂曰若能斷殺此病當差不爾必死即
于夢中誓不復殺驚寤戰悸汗流浹體病亦漸瘳後

此造物鬼
以假此以
試每行也

建吉錄

卷之五

家政門

百

數年。三門生竊其兩妾以叛。追獲之。即並毆殺其父。復夢見前人來曰。何故負信。此人罪不至死。私家不合擅殺。今改亦無濟。理道明。嘔血而卒。出太平廣記

○○王簡易捶殺小奴腹中作塊死

簡易暴得疾。腹中生物。隨氣上下。攻擊腑臟。伏枕月餘。一夕。塊物築心而死。數刻方寤。言為鬼錄。至城隍所。陰人相謂曰。王君頗聞修善。何遽至此。尋見城隍。乞放檢簿書。猶合得五年活。遂甦。至五年。腹塊復攻心。遂巡又醒曰。適到冥司。被小奴所訟。辭氣不可解。

通吉錄

卷之五

家門

三

妻問小奴何人也。簡易曰。吾舊使僕。僮年妙齡。因約束之。遂至斃。今腹中塊物。乃小奴為祟也。又傳一奴公適見前任吉州牧鍾初荷大鉄枷。着黃布衫。冥司勘非理殺人。

事。款問甚急。妻遂詰曰。小奴庸下何敢如是。簡易曰。

世間即有貴賤。冥司一般也。妻又問陰間何罪最重。

簡易曰。莫若殺人。言訖而卒。出報應錄

○梁杜疑枉殺其妾夜見之而死

疑新納一妾。年貌兼美。寵愛特甚。妾得父書。倚簾讀之。疑外還而妾自以新來羞。以此事聞疑。乃嚼吞之。

疑妾自被
殺。奇書人
也。疑疑至
此。

疑謂是情人所寄。遂命剖腹。出書。妾氣未斷。而書已出。疑看訖。嘆曰。吾不意忽忽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其夜見妾訴冤。疑旬日而死。

○范略妻截婢耳鼻生女如其婢狀

略幸一婢。妻妬虐截之。後誕一女。亦無耳鼻。及長。問此婢具說。聽由。女悲泣。恨其母。母深愧悔之。無及。貪淫而又不能制妻。使虐婢若是。罪亦必及之。

通吉錄

卷之五

家門

三

婢僕善惡之報

○○李善立孤官至太守

不可
有善報

善而陽李元蒼頭也建武中元家死於疫二千名續
纔生數旬貨產千萬而諸僕私共計欲殺續分其產
善潛負續亡山陽瑕丘界中哺養之乳爲生汁推燥
居濕備嘗艱勤方孩抱有事輒長跪請白續至十歲
善與婦鄉里理舊業告奴婢於縣捕殺之邑長鍾離
意上善行義於朝拜太子舍人顯宗時以能理劇遷
日南太守此非常之義亦
有非常之報道過李元塚未到一里所

通吉錄

卷之五 婢僕門

高

脫朝服持鉏去草拜墓哭盡哀自炊爨執鼎俎以祀
泣呼曰君夫人善在此留數日乃去貴而能
降尤難居官惠
愛遷九江守卒續亦爲河間相

哺養可能也而長跪白事則不可能也泣冢可
能也而脫朝服持鉏則不可能也使臣道知此
奚至以危易節以寵驕功使子弟知此奚難親
長平天下哉

○○乳母全孤封爲郡君

唐初有王蘭英者獨孤師仁之乳母也師仁父在王

行乞尤難

世克部下謀歸唐見殺師仁甫三歲得不死英哀之
請身髡鉗爲保養許之時天下喪亂餓死相枕英啜
水茹草木自活而行乞飼師仁竟生之居無何詐爲
樵採竊師仁逃歸京師高祖嘉其義封爲榮陽郡君
○○馬僕陰騰遇仙健壽百歲

富貴而不
有德清規
此何如

孫錦衣有僕蘇氏卧柳陰下一道士蹠之起曰汝面
何陰厲紋之多也僕曰貧人陰騰從何來道士強叩
之曰我平生於蜂蟻牛馬之類有生氣者皆極力愛
護之不踐其生不盡其力得食極難然與婦分食稍

通吉錄

卷之五 婢僕門

高

得療飢即以其餘食丐者故平生未嘗得飽道士曰
即是矣可隨我來至其居栢殿鸞駕皆非人間僕不
悟踟躕曰今主人馬無草當受責又我婦明晨無食
奈何道士嗟嘆曰汝無福必欲歸耶明晨以破草履
一雙藥一粒給之曰汝從此道入京卒辭去既抵城
而城門與京都異問門卒卒曰此滇南省城門也僕
哭曰道士陷我也滇南去京萬里身無一錢何由得
達門卒問道士何狀以何物贈汝僕言其詳門卒曰
此我張顛仙也汝輕棄之真無福然既有二寶何慮

仙特傳門
之傳之

難歸便可宿我家。僕乃悟道士爲仙人而恐其奪已。寶即辭出。宿小店中。明日着履行。馳雲中。弟聞耳後風颼颼間。以藥含口中。遂不飢。大約日行千餘里。凡七八日至京。以餘藥啖其婦。主人知其從顛仙來也。遂不敢蓄。夫婦皆近百歲。卒。主人着其履於園中。行亦如飛。是夜失履所在。談林

○○○僕童還贖罪金旋爲揮使

袁尚寶忠徹家居時。有友蓄一童子。甚韶秀。且機警。尚寶相之。以爲不利於主。使逐焉。友雖素神其術。然

婢吉錄

卷之五

婢僕門

夏

必責心故
得主者

意不忍也。數言乃遣之。童無所歸。往來寄食。宿古廟中。一夕不寐。見牆角有破袖。裹金銀數百兩。欲取之。忽自嘆曰。我惟命薄。故被主逐。今更拚有此物。天益不容矣。遂守之以待失主。旦見婦人拚涕而來。四顧傍徨。問之。答曰。吾夫軍也。犯罪當死。某指揮治之。妾賣家產併借貸得金銀若干。將以獻彼。因過廟少憩。不覺失下。今追尋無得。吾夫死矣。童歷問錠數多少。皆合。遂付還婦人。欲分謝不受。遂携去。夫得脫。念童子之德。徧以告人。指揮聞而異焉。訪致之。育於家。悅

報之速極
矣

其美慧。年老無子。遂子之。數年習職。因歸拜故主。主嘆曰。袁君之術。乃踈如此乎。留之。俟袁至。仍使素服。捧茶。袁一見驚起。曰。此故某人耶。何以至是。主謬云。逐出無依。今又來矣。袁笑曰。君母戲我。今非君僕矣。三品一武官也。形神頓異。豈嘗有善事。以至此乎。此子備述前故。其友乃嘆袁術之神云。

並不外橫
取財矣

惟天下無神於術者。則人之倏禍倏福無從定之。遂付之適然。此所以墮仁義之守也。○得財非道。布施無益。此童平日必不肯欺主取財矣。

婢吉錄

卷之五

婢僕門

夏

妙哉

○傳家婢放驚解其疫疾

魚解報恩
治是

宋傳慶中嘗得數驚。付厨婢。雇之。其一甚大。婢不忍殺。放之溝中。主人以失驚。疑焉。踰年。婢病疫。煩熱將死。昇致外舍。翌日見胸脅間皆青泥。詢之。不知所自。但熱差減耳。家人伺之夜。有大驚自溝中被。躄以泥。直登婢胸。水之。其病遂愈。

○公孫綽被群奴厭死。訴縣令盡誅之。

綽爲王屋主簿。數月暴疾而殞。未及葬。縣令獨在廳。

中見綽具公服入門驚起曰與公幽顯異路何故相干綽曰某有冤要見長官請雪某命未合盡為奴婢所厭死長官有心倘為密選健吏往捉必不漏網某宅在河陰縣宅堂簾從東第七瓦瓏下有某形狀以桐為之釘布其上已變易矣言訖而沒令異甚乃擇强卒素於綽所厚者持牒并書與河陰宰盡捕其奴婢於堂簾中搜之果得人形長尺餘釘透其身木漸為肉擊之啞然有聲綽所貯粟麥悉為所盜縣遂申府奴婢數人皆殪桐木

通吉錄

卷之五

婢僕門

夏

此殺之最密者也然而冤能悉之可見惡無微而不彰

○宋呂奴殺主卒被焚滅

呂慶祖家甚富常使一奴守視墅舍慶祖自往按行忽為人所殺族弟無期先貸慶祖錢盡疑其為害無期乃齋酒祝柩前曰君茶酷至此乃謂是我竟而有靈使知其主還至三更見慶祖來云因見奴畦疇不理謂當痛治奴遂以斧砍我將帽塞口因得嚙奴三指悉皆破碎竟刺我死奴今欲叛我已釘其頭著壁

言訖而滅無期以告其父母潛視奴所住壁果有一把髮以竹釘之又看其指並見傷破錄奴詰驗承伏又問汝既反逆何以不叛奴曰頭如被係欲逃不得即焚奴并其二子

以木報木

通吉錄

卷之五

婢僕門

夏

○葉諫議奴擊驛丞至死轉生為葉公子殺其奴葉亳州人嘗乘傳過某邑適一奴後至頃丞慢已相詬遂擊丞死公聞杖奴百恨恚不已抵家居與客對奕堂上而其夫人當婢童子忽呼丞入卧內以常識丞也公聞疾入亦若有見而子果生穎秀異常公甚憐愛之第胸中常怏怏然絕無他異獨好撻奴甚毒曰必殺此僮公知陰遣奴遠避他所已兒成進士拜令而臂常好佩一鐵環或問之曰但覺其快耳一日遇奴于途下與以環擊奴死自是不喜佩環蓋擊丞者奴臂環也

以木報木

奴擊丞猶相詬爭公子擊奴不敢詬爭矣丞斃於奴一失手間而奴斃於公子乃先飽其毒撻怨積而償必多也故爪牙鷹犬者可勿戒與
○王成奴縛主求賞卒得烹

元末東莞人王成作亂鄉紳何真時以副使請于官起義兵除之擒仲副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於是成奴縛成以出奴求賞真如數與之笑謂成曰公奈何養虎遺患因使人具湯鑊駕車上成懼以為將烹已也真乃縛奴于上促烹之使人鳴鉦鼓推車號於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人服其賞罰有章遂爭歸之元授以江西左丞後率衆歸附焉

養男女亦人子也具有性根皆可修行且主有救濟仁心非左右不行若能回心為善則雖聖

迦吉錄

卷之五

如僕門

草

賢仙佛皆可致之矣豈限貴賤哉最愚以貧故視財太急瞞心逆理不仁不義一時雖可倖得益增今世罪業也縉紳家幹愈空自救恃勢凌人必有天殃

情冤之報

○吳景姤殺掠婦索命寺中

景浙西軍校丁酉歲設齋於石頭城僧院既陳設聞婦女哭聲甚哀初遠漸近俄在齋筵中矣景乃告院僧曰景頗歲從軍尅豫章獲一婦人殊有姿色未幾其夫求贖將軍令嚴肅不可相容景即殺之後甚以為恨今之設齋正為是也即與僧俱往乃見婦人在焉僧為之所告婦人曰我從吳景索命不知其他遽前逐之景走上佛殿大呼曰還爾命顛仆而死

釋

迦吉錄

卷之五

重

齋筵懺罪而罪惡之報至此償之則世之積惡而媚神者神能為之地乎戒淫戒貪戒殺是名真懺悔耳

○嚴武誘奔隣女命盡鬼祟

武少時與一軍使隣居悅其女誘至宅月餘遂竊以逃為軍使所覺捕賊甚急且見及乃以酒飲其女以琵琶絃縊殺之沈于河明日軍使至搜船無迹乃已嚴武後為劍南節度使病甚性本彊不信巫祝忽一日亭午有道士至門欲謁武門者初不敢言道士聲

平居疑恐可知

還之不亦善乎猶其心不過為色所迷斯與其夫耳

詩大實事
亦忘之况
在官中何
事不忘

想亦得
只是快嘴

何以當初
其殺

女子理不
血故氣不
此

甚厲不得已遂進白武亦異之引入見道士至階呵叱若與人論難者良久乃止寒溫畢謂武曰公有疾

灾厄至重冤家在側公何不自悔咎陳謝武怒不答道士又曰公試思之曾有負心殺害人否武靜思良久曰無道士曰適入至階前冤死者見某披訴初謂

是山精木魅與公為祟遂加呵責他云上帝有命為公所冤殺已得請矣安可言無也武不測且復問曰

其狀若何曰女人年十六七項上有物是一條如樂器之絃武大悟曰天師誠聖人矣是也為之奈何道

士曰他即欲面公公自求之乃令酒掃焚香道士以柳枝洒地瞑目叩齒逡巡閣子中有人吁嗟聲道士

曰娘子可出良久見一女子被髮項帶琵琶絃而至向武拜武見驚慚甚且掩其面女子曰公亦太忍某

從公是某之失行於公則無所負何忍見殺武悔謝良久兼欲厚以佛經紙繒所免道士亦恨為請女子

曰不可某為公手殺上訴於是僅三十年今不可矣期在明日日晚拂然而沒道士乃謝去嚴公遂處置

家事至其日黃昏而卒

連吉錄 卷之五 情案門 重

失計處在誘以逃後來不自由矣然忍手殺之何甚也有如此負心安得不死三十年富貴固其未定之天平

○晉陽人枉殺其妾化虎食之

晉陽人枉殺其妾其妾死言曰吾無罪為汝所殺必報後數年殺妾者夜半起至母寢門呼其母問故其人曰適夢為虎所囓傷至甚遂死覺而心悸甚驚惡

故啟之母曰人言夢死者反生夢想顛倒故也汝何憂然汝夜來未飯牛亟飯之其人曰惟閣中見物似

連吉錄 卷之五 情案門 重

牛之脫也前執之乃虎矣遂為所噬其人號叫竟死虎既殺其人乃入院至其房而處其牀若寢者其家

伺其寢則閉鎖其門破屋攢矛刺之乃死人以虎為所殺之妾也

○竇疑殺妾并二女備嘗鬼毒

疑扶風人將聘崔氏為妻而疑舊妾有孕約遣妾後成禮疑許之遂與妾俱之宋州宿船中妾是夕產二女疑因其困羸鑒之實沙于腹沈之并沈二女既而還汴謂崔曰妾已遣去遂擇日結親後十五年崔氏

頗有孝性

妙在此一
証佐

是皆婦性
且恨妾
賤人乎
忍及已耳
然忍甚矣

說破然而
按人即事
飾事

鬼子乃先
禮後兵

法道不遠
心的事却
何期

產男女數人男不育女二各成長永泰二年四月凡
上忽有書一函開視之乃疑先府君之札也言汝枉
魂事發近在朞月宜疾理家事長女可嫁汴州秦軍
崔延幼女嫁前開封尉李駟並良偶也疑不信謂其
妻曰此狐狸之變不足徵也更旬日又于室內見一
書吾前已示汝危亡之兆何顛倒之甚也疑尚猶豫
明日庭中復得一書詞言哀切曰禍起旦夕疑方愴
惶妻曰君自省如何空襪避之疑雖秘之而寔心憚
安事五月十六日午時人皆休息忽聞扣門甚急疑
連吉錄 卷之五 情實門 高
心動出候之乃是所殺妾盛妝飾前拜疑曰別久安
否疑大怖疾走入內其鬼隨踵至庭見崔氏崔氏驚
問之乃歛容自叙曰某是寶十五郎妾疑欲娶娘子
時殺妾沉于水并二奴同命疑欲娶某自昇跡何
忍害某性命以至於此妾以賤品十五餘年訴諸獄
瀆怨氣上達聞于帝庭許妾復讎今來取疑不干娘
子無懼也崔氏悲惶請謝願以功德贖罪鬼厲色曰
疑以命還命足矣何功德而當命也嘗殺娘子豈以
功德可計乎便升堂擒得疑而嚙咬搥宛轉楚毒

佛法

親疑妻之
若所償不
知幾十倍
矣

田舍翁
收一割
便欲易妻
求然

竟日而去言曰汝未慮即死且可受吾能事耳如是
每日輒至則啗嚼支體其鬼或異形異貌變態非常
舉家危懼而計無從出并搏二女不堪其苦于時有
僧曇亮頗善持呪疑請之置壇內閣須臾鬼至不敢
升階僧讓之曰鬼道不合于人何至是耶吾召金剛
坐見糜碎鬼曰和尚事佛心合平等奈何掩義隱賊
且疑非理殺妾妾豈于人乎上帝許妾讎疑金剛豈
私殺負冤者耶言訖登階擒疑如初崔氏令僧潛求
聘二女鬼知而怒曰和尚爲人作媒得無忤乎僧慚
連吉錄 卷之五 情實門 臺
而去後崔氏李氏婢女逃遁而鬼不追乃言曰吾長
縛汝足豈能遠耶數年二女皆卒疑中鬼毒發狂自
食支體入水火嚼糞穢肌膚焦爛數年方死崔氏于
東京出家衆共知之通幽記
十五年寂不聞聲何忘記也及報之乃狠毒如
此世之爲惡而尚存者亦其報未至耳
○鄂州將殺妻并婢爲鬼所啗
小將某者本田家子既仕欲結豪族而謀其故妻因
相與歸寧殺之於路棄屍江側并殺其同行婢已而

以見其

見亦征祖
操有情

世間如此
人心人不

原此世
以心

奔告其家號哭云為盜所殺人不之疑也後數年奉

使至廣陵舍於逆旅見一婦人賣花酷類其所殺婢

附近乃真是婢見已亦再拜因問人耶鬼耶答云人

也往者為賊所擊幸而不死既蘇得買人船寓載東

下今在此與娘子賣花給食而已復問娘子何在曰

在近可見之乎曰可即隨之而去小頃中指一貧舍

曰此是也婢先入頃之其妻乃出相見悲涕備述艱

苦某亦侃然莫之惻也俄而設酒具食復延入內置

飲食于從者皆醉日暮不出從者稍前覘之寂然無

人因直入室中但見白骨一具衣服毀裂流血滿地

問其隣云此空宅久無人居矣

○楊姬與娼妓盟誓背之暴死

餘千民張某商販金陵寓旅店有小婦甚多過門張

挑之婦稱隣居吟吟相許遂私焉久之張察隣居無

是婦疑而咨之婦曰正有相托妾非人也楊姬者

非君里人乎曰然其人始貧暴富乎曰然婦遂頓足

留齒曰此天下負心人也妾乃娼女穆少瓊少以艷

麗與楊歡事妾曲意無所不至為誓盟迎妾歸生死

六根

婦女守盟
是時不
今揚他財

楊亦是娼
兼行止

相保妾家篋笥頗饒盡以歸之虞心守盟謝客七年

久無耗息聞已別娶矣以是貴恨而死此店即妾故

居有瘞金以贈君但欲附君歸舟察楊新婦若何耳

張如語舟中置牌位書穆少瓊呼之即至抵家別張

適楊宅楊正康裕亡恙而以誕辰張樂饌客忽暴死

所娶亦刺病幾死張大驚諱不敢言自是呼牌名不

至矣

楊不肯娶娼女真性也持無奈情濃時盟誓先

結耳穆作鬼亦復不負而以守誓貴楊倘所謂

婦怨無終者非耶君子慎不可與他輩作緣哉

○篋笥在娼家本皆不義之財而欺取之竟以

身受譴世有權勢在握以橫取豪民家私為無

傷者又好看此樣子

附家訓

知者或半

此只中心
私而忌
同遂其
起

頂門

至親莫過於父子兄弟而乃有不和者父子或因於
責善兄弟或因於爭財亦有不因責善爭財而不和
者人徒見其不和或就其中分別是非而莫明其繇
蓋人之性或寬緩或褊急或剛暴或柔懦或嚴重或
輕薄或持檢或放縱或喜閒靜或喜紛拏或所見者
小或所見者大所稟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性合于
己子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于己弟未必然性不
相合則凡臨事之際必致于爭論爭論不勝至於耳
相

迎吉錄 卷之五 家訓 真

三則不和之端茲漸啟而終身失歡者有之矣。悟
此理者為父兄必通情于子弟而不責子弟之同于
己為子弟必仰于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聽則處
事之際庶得和協無乖爭之患

慈父固多敗子子孝而父或不察此無異故也中人
之性遇強則避遇弱則肆父嚴而子知所畏則不敢
為非父寬則子玩易而恣其所行矣子之不肖父多
優容子若愿慈父必責備之無已也此強即彼弱此
弱即彼強積漸致之而不自知也惟賢智之人可無

不可不常
存此心

正是聖人
居心處

妙甚

所以聖賢
受此磨
人一般

有胸中
不淺只說

此患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則吾子固已孝矣以
他人之不賢父喻己父則吾父固已慈矣推而至于
兄弟夫婦莫不皆然

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皆賢或兄弟不皆令
或夫流蕩或妻悍暴鮮有一家盡無此患者雖神聖
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痕疥癩雖甚可惡未可決
去惟當寬懷處之從容論之俟其自化則胸中泰然
矣必欲事事爭其曲直終無了義夫熱腸須有冷手
人言居家久和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

迎吉錄 卷之五 家訓 真

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
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
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臂次曰此其不思耳此
其無知失候耳此其所見者小耳此其利害寧有幾
何不使之入而據吾心則雖日犯我者十數可不至
形于言而徵于色矣此所謂善處忍者

往事莫記憶往舌莫叨絮雖發無根
骨肉失歡有本至微而至終不可解者止躁失歡之
後各自負氣不肯相下焉耳有能先下氣與之趨事

齊東野語

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豈不漸如平時

色難要在化心

與盛之家長幼多和協益所求皆遂無相爭也破蕩之家妻孥未嘗有過而家長每多責罵衣食不給觸事不諧積忿無所發洩惟可施之於妻子也知此則

父兄者尤當保家而子弟處此倍須孝敬矣

高年之人動靜恍惚嬰兒喜得錢財微利喜受衣服

飲食菓實小惠喜與孩童玩狎子孫若祇順適其意

不難盡致其歡

連吉錄

卷之五 家訓門

星

教兒要法
人尚有胎

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求恣其所為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凌轢同輩不

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未可責日

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過也及其年齒漸

長愛心日疎微有疵失遂成憎怒據其細過指為大

惡或遇親故歷歷陳數斷然加以不孝之名而其子

實無他罪此父母妄憎之過也故子幼必待以嚴子

壯無薄其愛庶幾初終可守慈幸兩得矣

教子須令其有常業貧賤而有業可不至於飢寒富

齊東野語

厚而有業亦不至於為非凡富貴之子弟耽溺色好

局博異衣服飾與馬與羣小為伍以至破家者非其

本心盡不肖躁無業以度日每起為非之心小人贊

其為非則有鋪勞錢財之利常乘間而翼成之也

人有數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一長幼卑尊之

體不可不謹嚴賢否是非之迹不可不明辨切而示

之以均一則長無爭財之端幼而責之以嚴謹則長

無悖慢之思切而教以是非分別則有取有常而長

可無為惡之患矣

連吉錄

卷之五 家訓門

星

慈而不如
者少矣

有兄弟不和而至爭訟破家者或緣於父母憎愛之

偏衣服飲食言辭動靜必厚於所愛而薄於所憎見

愛者意氣日橫見憎者心不祇滿苟積久之後遂成

深讐所謂愛之適以害之也

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憐恤飲食

衣服之分或有所偏私子之富者或有所獻則轉以

與其貧者此正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以為

怨此殆未之思也試使我貧父母亦移此心于我矣

語謂父母愛少子公婆愛少孫雖不盡然要亦有繇

點檢

四轉

起初執理
而末流乃
動

若人生一二歲舉動笑語自得人憐雖他人猶愛之

況父母乎纔五六歲七八歲恣性啼號或損動器用

冒犯危險又多癡頑不受訓戒故雖父母亦將惡之

況長者可惡之日正值幼者可愛之時其愛憎之心

或者從此而分亦勢使然也然則爲子孫者當知父

祖愛之所在長者宜少讓幼者宜自抑爲祖父者又

須均愛回轉不可任意而行使長者懷怨而幼者縱

欲以毀其家

凡人之子性行不相遠而有後母者獨不爲父所喜

趙吉錄

卷之五 家訓門

五

父無正室而有寵婢者亦然此固父之昵於私愛亦

爲子者實有不是處要當一意承順則天理久而自

協親意久而自圓無徒怨天尤人付之不可奈何也

婦有舅姑者多不爲舅姑所喜亦宜持此法

以好合爲婦宿

兄弟子侄同居長者或凌轡卑幼僭用其財自取溫

飽簿書出入不令幼者預知幼者有覺必起爭端或

長者處事至公幼者不能承順輒取其財以爲不肖

之資則長者必不能堪甚至以畧微細釀極患害者

說得破

便是大道

有之矣要使長者總提大綱時謀于幼幼者分幹細

務必聽于長各盡公心自可無爭

父之兄弟謂之伯父叔父其妻謂之伯母叔母蓋撫

字教育有父母之道與親父母不相遠而兄弟之子

謂之猶子亦謂其奉承報孝有子之道與親子不甚

異也故幼無父母者苟有伯叔父母則不至於無所

養老無子孫者苟有猶子則不至於無所歸此聖王

制禮立法之本意今人或不然自愛其子而不顧兄

弟之子又有因其無父母欲兼其財百端以擾害之

趙吉錄

卷之五 家訓門

五

者如是則安得不如仇讐

人視兄弟如仇讐往往其子因父之意遂不禮于伯

父叔父者殊不知已之兄弟即父之諸子已之諸子

即他日之兄弟我之兄弟不和則我之諸子更相視

傲能禁他日不乖戾乎子不禮于叔伯父則不孝于

父亦其漸也故欲吾之諸子和同須以吾之處兄弟

者示之欲吾子之孝于已須以善事吾伯叔父者先

之明帝云我子安得與先帝子等至哉言也

凡人家有子弟及婦女好傳通言語則雖聖賢同居

亦可也

一般話只
問便令人
不覺

凡取假
計而高
人亦未
處到小利

也

曲盡世態

誤人

亦不能泰然。蓋凡人作事不能皆合人意。寧免其背
後評議人不傳通。則彼不聞知。若此言彼聞。必積成
怨恨。況兩通其言。或從而增易之。兩家之怨。且至牢
不可解。惟高明之人。有聞而亦不聽。則此輩自不能
離間吾所親。

房族親戚。隣居其貧者。纔有所闕。必請假焉。雖米鹽
酒醋計錢不多。然朝夕頻頻。令人厭煩。如假借衣服
器用。既為損污。又因以質錢借之者。歷歷在心。日望
其償。其借者非惟不償。又行行自若。且語人曰。我未

趣吉錄

卷之五

聖

嘗有分毫假貸于他。此言一達。豈不招怨。○凡親戚
有假貸者。不如隨力給與之言。借則我終望其還不
免有所索。索之既頻。必反怒曰。我欲償之。以其不當
頻索。則姑已之。方其不索。則又曰。彼不下氣問我。我
何為而強還之。故索亦不償。不索亦不償。終於交怨
而後已。且貧人之假貸。初無有償之意。縱有有償之
意。亦何繇得償。或假貸作經營。又多以命窮計拙而
折閱。方其始借之時。禮甚恭。言甚遜。其感恩之心。可
指日以為誓。至他日責償之時。恨不以兵刃相加。俗

刻

別

公道

虛實則
宋俱損

好送話者
必及人

謂不孝。怨父母。欠債。怨財主。不若念其貧。隨吾力之
厚薄。舉以與之。則我無責償之念。彼亦無怨于我。縱
不滿其欲。而怨亦不至。如責償時之甚也。
別宅子。遺腹子。宜及早收養。教訓。免致異日論訟。若
已習為愚下之人。驟欲歸宗。尤為難處。

嫁女須隨家力。不可勉強。苟或財產有餘。亦不可視
為他人。不以分給。今世固有生男不得力。而依托女
家者。豈可謂生女之不如男也。大抵女子之心。最為
可憐。母家富而夫家貧。則欲得母家之財。以與夫家。

趣吉錄

卷之五

聖

夫家富而母家貧。則欲得夫家之財。以與母家。為父
母及夫者。宜憐而稍從之。及其有男女嫁娶之後。或
男富而女貧。或女富而男貧。亦多用此意。為男女者
又宜憐而承順之。若割貧益富。及務煩縶。最好看則
不可從也。
凡兄弟翁婿朋友。亦須知有酌盈佐虛。意思若必視
所來為所往。則市肆之道也。○相抵心。最害事。
人家不和。多繇婦女讒構。而其原又多出於婢妾。蓋
婢妾愚賤。尤無見識。以言他人之短失。為忠於主母。

必使主無
耳目無腹
心而彼始
尊

呵之則亦已矣。稍稍聽信則必日造虛妄。使主母與人深成仇隙。而彼始揚揚得志。自驕處於心腹也。非惟婢妾雖僕隸亦然。若主翁聽信則房族親戚故舊皆大失歡。而善良佃僕反致譴責矣。

多出袁氏世範

趙吉錄

卷之五

家訓門

五

趙吉錄卷之六

易本

古吳 顧錫疇九疇甫評定

閩漳 顏茂猷光衷甫編輯

公鑑二

大度人門

天下至大萬世至遠。雖萬手萬目以救濟斯世而猶未足也。故最急度人。謂必聖賢而後度人。非也。聞善則喜。見善則樂。時時述善言。談善事。說善報。則度已多矣。中間轉移靈巧機關。妙活自有愈進。

趙吉錄

卷之六

度人門

一

愈精處極。至變化恰合。而不自知也。而度衆人之。人又不若度度世之人。得其一焉。以旋乾轉坤。以守先後。後人復生人。則度成普度矣。聖賢經世傳世。皆此一大事在。

○○虞舜與人爲善

昔舜在河濱。見漁者皆爭取深潭厚澤。而老弱則漁于急流淺灘之中。惻然哀之。往而漁焉。見爭者皆匿其過而不談。見有讓者則愉揚而取法之。期年皆以厚澤深潭相讓矣。其耕稼與陶皆然。夫舜豈不能出

點出舜心
活處

幾諫格心
卻從這裏
生活

一語教人哉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轉此良工苦心也
吾輩處世勿以已長蓋人勿以已善形人勿以已之
多能困人收斂才智若無若虛見人過失則涵容而
揜覆之一令可改二令共顧忌而不敢縱見人微長
可取小善可錄翻然舍已而從之且艷稱而廣述之
則天地之量滿矣恩應註

○司徒敷教在寬

五品自契一命傳揚萬世度何衆也寬之一字尤妙
未化人先化心自家忿疾于頑逆耳強聒則火氣先

聖吉錄

卷之六 度人門

二

三

色雖不
香觀凡
人俱在此

動安能入微就是父兄之于子弟亦有中養不中才
養不才一法從意氣不及聲色不大處觸人肺腑甘
苦疾徐自有神行也夫子稱顏子曰自吾得回也而
門人日益親想其春風和氣觀面神怡真足爲吾道
招牌爲後學接引此所以年三十二毫無建立而佐
聖稱元勳也歟

○夫子循循善誘

全在虛活妙處設梯設航如爲顏子說者自爲他人
說不得此度人之苦心也道既不行施濟莫遂而老

安少懷勤懼至死滿心則又之宋之衛之晉之楚木鐸

道路倡教求賢如晏子子產視夫子何如從而兄事

之又如浣女小童微觀有異即便加以針門鉞功此

度世之苦心也一時人心風俗猶然喚不回頭則作

爲春秋以懼亂賊正王法使大義凜若日星而魯論

五經傳流萬世治統聖學與天無極此度萬世之苦

心也凡此苦心政不知依傍何樣糊立何格只是抹

人願重無可奈何自然活法之中生活法耳人人以

此立心必有妙手各能滿虛空界

聖吉錄

卷之六 度人門

三

○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

較分明盡出聖人替身來只此是無窮之教

○傳聖人之宗爲天下得人者曾子子思

大學中庸俱是聖人真骨血被他指點來上以承接

正統如日之有月月之有燈下以開闢孟子如嚙之

出漾江之出漢俱是天地爲夫子生的雖遜迹埋光

而源遠流長恒必繇之也

○孟子願學孔子再肩世道

乾元發大
經之遺

不說此例
便與草木
同腐也

亦有分數

開者自開
性者自性

看聖賢者要着大眼目看他一生精魄所注處孟子道接素王功開后裔真個是天下萬世有一無二的須看他擔天下之大統救天下之大勢轉天下之大機何謂大統見知聞知是也幾希是也這渺小的物事要他何幹却說堯以是傳之舜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原來這幾希是生天生地生人的人之生也與天開地闢水綠山青鳥啼花笑同是一樣風光一團種子各各帶得乾坤來便須各各帶得乾坤去所以纔說幾希便關着倫物世界便與天地浮沉人心頭晦

趙吉錄 卷之六 度人門 四

同生共死了上古聖人各顯神通隨時遇地都全盤捧出堯舜聖人以揖讓住持他湯武聖人以征誅洗蕩他卽至權所不在一籌莫展如孔子之一部春秋孟子之一副舌頭無開無係當時熬甚寂寞怎知他滿腔熱血進世精神全靠這裏盡挺了移星換斗握乾定鼎手段不曾輸虧些兒也看他好辦章說個不得已奈何等閑切天下都此蠢蠢然待暴待仁待正待邪的京西云何別人已得他却已不得此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天以生物爲心故萬古來無日

若只禁殺
而不從達
一點利也
終屬空談

不生天之於穆天之幾希也聖賢與宇宙民物合成一套只此生生主意彪勃將來容忍不住獨了不得人之幾希人之於穆也無此個心緒雖修道迪德矜名惜節只是個小人儒不干靈苗上用不干古來開闢人品矣這裏定得眼目方曉孟子是個亞聖與孔子是個授受一堂的此所謂担天之下大統也然徒有此心腸而不曉得天下大勢何處極重當何幹旋如庸醫存心救人粗集古方而不知病體安能起死回生司馬德操云俗儒不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事變且

趙吉錄 卷之六 度人門 五

然何況世變何況心變當日戰國之天下只被戰爭弄壞了所以戰爭疊疊者只爲君心錯下一點要開疆闢土要富國強兵流毒出來便至殺人盈野而不可解救如梁王擘頭說個有以利吾國乎此便是南辱東敗死長子的勾當如齊王擘頭說齊桓晉文之事此便是與兵構怨危士臣的勾當然當時父作子述朝講暮修以至結勒憑軾之士都以此爲富宅俱美得慣性了雖至殺人父孤人子鯨人夫寡人妻只當得尋常事眉兒上皺亦不皺且不特戰場中殺氣

代有偏
弊力處
思風俗
術何處
重

今猶有
急人心
術處

洵、洵、并、其、廟、堂、所、區、畫、獨、知、所、擬、議、者、盡、都、是、嗜、殺、
心、肝、何、也、驅、民、於、死、是、何、等、事、勢、不、得、不、重、法、于、戈、
優、擾、科、稅、不、給、勢、不、得、不、重、征、於、是、管、商、之、功、利、申、
韓、之、慘、刻、孫、吳、之、兵、法、蘇、張、之、游、說、交、驅、當、世、士、非、
此、不、學、也、君、非、此、不、接、也、吾、孟、子、孤、掌、群、關、之、中、舌、
戰、如、簧、之、世、東、馳、西、突、不、過、老、死、而、必、不、肯、舍、所、學、
以、狗、是、何、等、根、器、何、等、識、力、其、獻、于、君、者、則、曰、言、仁、
義、不、言、利、也、道、王、無、道、桓、文、也、深、耕、易、耨、以、之、易、刑、
罰、稅、斂、也、五、母、雞、二、母、雞、以、之、易、士、臣、甲、兵、也、其、告、

通吉錄

卷之六 度人門

六

于、士、若、臣、者、則、曰、以、仁、義、說、秦、楚、矣、曰、引、君、當、道、志、
仁、矣、而、又、塞、其、必、趨、之、路、揣、其、必、避、之、塗、形、格、之、勢、
禁、之、曰、後、必、有、災、曰、善、戰、者、服、上、刑、曰、不、仁、而、得、天、
下、者、未、之、有、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句、句、是、對、症、
藥、劑、活、人、手、段、即、當、時、察、如、充、耳、然、後、來、秦、政、項、籍、
果、不、出、所、料、而、漢、唐、諸、君、皆、從、不、嗜、殺、一、語、立、定、基、
業、于、是、巨、盜、魁、虜、少、有、志、者、如、建、德、世、克、伯、顏、輩、猶、
能、戒、殺、殊、勝、七、雄、遠、甚、則、仁、人、一、言、之、利、長、也、向、非、
七、篇、所、傳、別、黑、白、而、定、一、尊、申、韓、管、商、之、學、安、知、不、

此正經世
度世救活
處不可不
知

一段生龍
活虎

流、毒、萬、代、乎、此、猶、其、顯、者、也、至、於、楊、朱、墨、翟、以、高、妙、
超、卓、之、品、羽、翼、聖、真、而、英、銳、之、徒、從、如、歸、市、又、孰、不、
望、旗、而、靡、涉、塵、而、奔、者、則、又、惟、是、吾、孟、子、獨、識、破、他、
無、父、無、君、率、獸、食、人、而、盡、力、排、之、與、之、爭、割、裂、離、跂、
之、世、界、而、授、之、畫、一、觀、其、言、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
之、徒、也、其、孤、危、寡、援、如、此、蓋、已、使、盡、生、平、氣、力、矣、此、
等、神、心、鬼、眼、有、誰、勘、破、後、來、孔、宗、大、明、如、日、中、天、萬、
世、殺、人、學、術、又、得、他、撐、住、一、番、這、兩、番、功、課、摧、陷、廓、
清、澤、在、萬、世、信、非、伊、呂、翊、運、之、臣、所、可、及、也、
此是救天下之

通吉錄

卷之六 度人門

七

大、雖、然、此、如、醫、家、識、得、病、勢、能、用、對、治、矣、然、不、曉、得、
扶、植、元、氣、隨、方、應、變、未、免、攻、劫、太、重、瞑、眩、昏、瞶、而、於、
活、人、心、處、終、未、入、妙、却、又、看、他、輕、輕、着、手、隱、隱、迎、機、
如、小、鈎、引、巨、魚、相、似、如、扁、舟、翻、怒、濤、一、般、是、故、貨、色、
痼、矣、引、之、至、王、則、曰、公、劉、如、是、大、王、亦、如、是、也、樂、勇、
係、心、矣、引、之、公、樂、大、勇、則、曰、欣、欣、喜、喜、在、斯、一、怒、安、
民、在、斯、也、在、沼、則、言、沼、鴻、鴈、麋、鹿、都、把、來、洗、發、一、番、
在、堂、則、言、堂、牽、牛、爨、鐘、都、供、我、撥、轉、物、料、將、一、個、刀、
山、劍、樹、的、君、心、點、綴、得、慈、祥、滿、世、了、以、至、世、界、之、中、

蘇子用
此手段
六則和印

濁亂之代，惘惘焉生，不覺不知，白地叫他回頭，他抵死亦不肯認，則又從其知痛痒處而指點之曰：若乍見有先王也，若夜氣中有仁義也，若啼號中有賢者也，這分明是點鐵成金手段，又教他寔落下手處，令人為堯為舜，徐行即是為舜，為蹠為桀，即分這分明是個縮地法，將一個梗麻頑石的世界，點綴得個個神通，步步顯化了，所以能還魂換魄，起死回生者，在此當時之天下，雖叫得不靈，而千千萬萬世人心，却被他布下種子也。此轉天下之大機也學者認得大統，隨勢迎

連吉錄

卷之六 度人門

八

○周子傳心二程重整乾坤

自唐漢以來，訓詁詞賦以學聖道也，全似倡優，至周子始約而歸之性命，又有二程起而光大之，人人知堯舜可為，而古先心法治法燦然復明于世，得道者幾半天下也，可不謂功乎？大程純粹明備，已是再生的顏子，而伊川師嚴道尊，徧淑后學，亦殆與孟氏無兩矣，故三師者定有一時報功崇祀與曾思孟俱無

當理學盛而伏義以
朱子大
砥之

極也，請拭目俟之

○朱子弘毅持世

朱子力行規矩甚嚴，為後學所不便，故今時顯然罵為迂闊，不知當理學大明，摸心挺性之世，而曠脫厭棄機關，即伏于此，非朱子撐持一番，則潰裂久矣，當時禁道學，籍偽學，指邪氣，其群鬧者有韓侂冑之優人，有林栗之伐異，有王淮陳賈之修怨，六經孔孟為世大禁，正心誠意為上厭聞，繩趨矩步之士，屏氣伏息，趨炎軟節之徒，自名他師，而熹獨以身担道不難

連吉錄

卷之六 度人門

九

朱子不輕
談性天是
度世深心

不壞表章無遺書，汲引無虛日，劄子封事，扶髓洞胸，社倉荒政，救焚拯溺，處進退則一步不苟，撻謗謗則百折自如，淑後學則多賢競出，嚴律身則四勿不違，故雖攻擊者眾，而德望猶足以彈壓之，屈于一時，伸于後世，鄒魯濂洛之學，如日中天，固朱子之教也。

當江西學者制行未純，而昂首揚眉，自命得道，固非無見，然浸假敝矣，近世漸此一途，傲脫成風，尤宜崇守朱教以表儀天下也，任重道遠，守先埃後，如其仁，如其仁。

是大聖心

○○王陽明性學開關

總有極直
德性之學
病在不察
疑矣

陽明之學以萬物一體為宗其答聿文蔚一書曲盡俗學之弊備寫公善之則且曰人皆病狂矣吾得而不病狂乎人皆喪心矣吾得而不喪心乎所以畢世叫呼委身度人願重力猛無時休歇也人但怪其排擊朱子不無勝心此亦是火氣未淨處孟子而下不能無之安可捨其開天闢地之功也哉自陸子靜以德性立教于義利王伯最為喫力而學者多不緊嚴故朱子引繩切墨救其狂自朱學流為義學見解日漸紛岐操履日漸傀儡故陽明剖肝析胆破其支皆是聖賢不得已苦心其于師世淑人各有攸當也今不問朱王同異但求寔有入手處可修可證又須以二尊師之心為心救世度人然後于讀書為無負耳

地吉錄

卷之六 度人門

十

僻學談行敗壞風化之報

此非有殺人之名而流毒人心敗壞風化其為亂賊倡不少也世有聖人必慎坊其微而剪之待其殃及世道天地誅戮則已無及矣

○少正邪行偽而堅兩觀著戮

○專諸聿政等習險而悍礫骨分屍

春秋書之曰盜

戰國時有此一號學術最為可恨以死為能以橫為勇至于弑父與君亦自謂雄奇如專諸之剝為肉泥聿政之刮面刺目要離之燔妻子斷半臂古冶之爭

地吉錄

卷之六 辟學門

土

狂悖之極

二桃殺三士皆其平生馮陵稔惡已極而自受天誅者也又有途中兩壯士抽刀相啖夢中受人辱痛恨自死此皆好勇爭名無所發惡與猪狗就礫何異志士殺身求仁而此乃以殺身成其大不仁尚得為勇乎羅貫中作水滸卓吾取李逵正隱隱入此氣脈此等風若長之助之不知何紀極矣

○○商鞅吳起韓非李斯俱以刑名就死

今人誤有以此者

彼皆自謂信賞必罰平天下如指諸掌者也然與寧失不經好生大德者相去何逕庭哉鞅以徙木立信

生人殺人
關頭

起以布幅去妻非若斯俱以督責致治卒毒天下而
身隨之甚矣刑難言也若從名法上運用無得情哀
矜者以為之主持則往往流入這邊去而恬不知猶
以為生道之殺也此聖人教人必自乾元處安身立
命而於刑名法律一切不任乎

○○○何晏鄧颺夏侯玄王衍俱以清談見誅

晏好老莊之書與夏侯玄等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

六經為聖人糟粕今玄虛傲脫繇是天下士大夫爭

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然晏嘗問輅作卦得至

今學士家
解脫禪家
或開入此
一途

通吉錄

卷之六

解學門

主

三公否則是勢利中人也輅曰君侯位尊勢重而懷
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則是恣弄威
福中人也內多欲而外談虛空祇成一個放浪解脫
恣情自快而已及曹爽之難晏等皆夷族○玄才不

逮志嚶嚶凌人竟死於難第其操履廉潔比諸君猶

為可稱者也○王衍諸舅羊祜論事辭甚清辨祜無

以雖然意不然之衍拂衣去祜謂賓客曰是子方以

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斯人也衍善清談宅心

事外名重當世人爭慕之然首與弟王澄王敦分居

已為正眼
勘破矣

婦子骨

掘屍乞燈

高要為三窟之計則鄙夫患失甚矣後晉事敗為石
勒所執具陳禍敗之繇計不在已且言少無宦情死臨
人因勸勸稱尊號與以自免勸曰君少壯登朝居
重任何言無宦情壞天下者非君而誰夜使人排牆
殺之衍將死嘆曰吾曹雖不及古人向若不祖尚虛
浮戮力匡世猶可不至今日

害天下猶不悔悟到死臨頭乃露出跟脚了此
等人豈復有人心

○周顗盛名放達身譽俱損

通吉錄

卷之六

解學門

主

凡破國亡
家先壞其
禮

最後時好

自命高雅

顗素有宿望自渡江後沉醉無虛日人謂三日僕射
又嘗悅一人家婢即於席上露其醜器其失檢如此
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竟死王敦之難
清談轉而放脫又轉而酗酒轉而縱淫穢藉其
始皆以真率自然為宗者也而禍竟至此矣世
之敝也見繩趨矩步之人始而畏之積漸而笑
侮之其於酒色賭蕩之場始而私之積漸而縱
橫之甚至放者鼓燭成風守者束縛不展而世
愈不可為也陶侃語人曰大禹惜寸陰吾人當

且鼓衆曰
不如此不
家

世多買增
還味

是以勵儒
者之聞

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
後哉又取泰佐酒博之具悉投之江曰擣菹者
牧猪奴戲耳君子當正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
謂宏達耶吁侃于晉俗可謂砥柱矣視周顒輩
孰優孰劣乎

○楚王英佞佛祈福作逆見誅

漢明帝得西域神來惟楚王英最先好之竟與方士
造作書有逆謀廢徙丹陵自殺此亦韓文公所謂
事佛彌謹得禍彌酷者也大抵佛教欲人明心了性

通吉錄

卷之六

僻學門

古

衆惡莫作諸善奉行而善爲宏濶勝大之言以勸誘
愚俗所云經懺偈以挑動修行之一訣耳而奉者率
爲福利所圖既切福利便生希冀一倡群和愈覲非
分其勢然也今但以慈悲清淨爲宗則佛在徑寸而
所謂慈悲者亦當隨在力量至真至滿如君相自有
君相慈悲守令自有守令慈悲若必披緇誦經登壇
作福便是仗着金木土偶而自家活佛埋却也其不
爲楚王英者幾希矣
○王安石以偏僻我見靡爛士氣貽禍宋室

主
家
亦
如此

安石大有
愚天下意

此段與章
吾絕似

司馬光曰人言安石奸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
拗耳然觀其忌伎冒疾詐善揜惡黨同伐異強辨蔽
明儘是奸究老泉曰士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
惡盡之矣孟子云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于千里之
外而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安石之謂也故一時豪杰
排擊殆盡而奸佞者皆依世以取功名至使學術大
行浸人肺腑家傳戶誦莫知其非而宋之敝極矣高
宗時陳公輔言今日之禍寔縣公卿大夫無氣節忠
義不能維持天下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

通吉錄

卷之六

僻學門

五

節死義豈非安石學術壞之耶安石政事壞人才學
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
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
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世龜鑑安石
使學者不讀史漢楊雄不死王莽之篡而刺秦美新
安石乃曰合于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
八君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
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勘破安石亂原可謂切中當
時諸賢未必知其流弊至此也疏入即授左司諫賜

三品服

○○李卓吾以放脫俗情黃鼓世趨自罹天憲

二千柄俱
在散字後

字如字

欲率世趨
何道從

王安石甚豁刻然有寬處如公輔所稱是也又李定
不丁母艱安石亦偏護之蓋中其所欲不復顧名檢
也卓吾甚放浪然有嚴處如見道學名流犯其所忌
卽肆其詆毀是也大畧世皆寬于收流俗而苛于求
聖賢卓吾政墮此見是以放而有才性者既賞其真
狂放而無才性者亦賞其真俗皆謂卽此是道修而
有破綻者既嗤其偽行修而無破綻者亦嗤其迂濶
連青錄 卷之六 解學門 一六
必拮擊之而後已要不過忌前傲慢媚世求名之念
爲之祟耳士大夫幸平心破此一根

公善獎善之報 此集顯化第一

○○遂寧周篋常演說太上感應篇增其祿壽

篋不說太
上感應篇
便是這林
便成篇
道仙宜何
從焉

周篋復感應篇逐日觀閱又好與人演說紹興二十
一年暴死經日還甦謂其妻曰有人追去陰司見庭
下皆立籃輿人若有力士執州府旗號管押篋被驅
立本府旗下盼左右半是鄉里餓死者心甚恐怖俄
頃呼至殿下瞻殿上坐者如人間畫星官像呼篋諭
曰汝本在饑饉籍中以汝欽奉太上感應篇爲人演
說汝雖行未及一二然聞而回心爲善者多亦有行
持而證仙果者皆因汝之功今一槩追至已爲汝注
壽祿籍訖放還之後堅固善心可証大道不復來此
篋既出忽見一吏戒曰汝還陽間宜更將太上感應
篇廣行流布若一方受持則一方免難天下受持天
下豐治傳受之士功業不淺非但脫水火盜賊疾苦
之厄可求男嗣添注壽祿富貴之籍富貴之士可得
神仙篋因醒以其事警世
獨爲善事何有了期若得大力量人同存此意
則所救濟何限大畧化一曲謹人不如化一豪

得入謂仁
現化人乎
獨了者善
量幾何

欲化人先
化心

轉心即是
換骨

人只家
時有慧思
便迎報了

傑人化一卑賤人不如化一權貴人化近人不
如化遠人在在言善言行善事交游善人要得
此善脉滿乾坤界則福德自是滿乾坤界矣舜
之大德亦只是樂與人爲善一味却便歷山雷
澤以及有虞天下個個精神人人風動然非雄
心戾心我能我會之心脫化淨盡固未足與於
此也

○塾師勤教道數十年易窮苦而榮達

義命書曰昔一士子赴省試甚慊意在京華待榜因

連吉錄

卷之六 公善門

六

游僧寺廊廡下有鬻相者遂扣之相者曰公骨相寒
苦縱才高班馬文過韓柳亦不能成名士子不信揭
榜果黜再往問終身果何如相者曰以公之骨相豈
敢相許若於功名用心之切莫如種大陰德或可以
迴造化士子歸途心口自語我貧窮濟人利物事安
能爲之何以種陰德徐思我平日嘗見爲師者多誣
人子弟我從今只留心教道以此種陰德後數十年
復與試往省復慊意尋寺中相者尚在一揖相者曰
公丰神照人定應榮達高中無疑揭榜果然士子往

前輩所以
德行訓小
兒令勉無
有也

更難

小兒且多
易化惟存
童歸用心

謝曰何向者拒我之峻今日許我之確耶相者曰某
不記士子述前事相者曰公形骨俱換矣留心教人
非陰德而何宜造物之默相也

提督學校及教授等官曉得此意則英才樂育
爲利斯溥矣長吏之於化民也亦然教人以善
原在分財之上特人未必知之也

○宋登誠於教道子孫皆登第

登仁宗時人爲塾師善於誘掖又能遇人以誠其後
子孫皆躋祿仕熙寧九年神宗第進士時登長子宋

連吉錄

卷之六 公善門

六

綰已爲翰林學士侍立上前及唱名第續及二孫皆
一榜進士上顧而笑王恭從傍稱美曰此其父至誠
教道所致也 出陰陽錄

○王文康父盡力教授朱紫滿朝

文康父家貧翁所教者村童然必盡職晚得一子即
文康也登第歷位宰相有二子官至學士孫二人皆
爲大夫子孫相繼朱紫滿朝 出陰陽錄

教人之利甚溥爲德甚大契之司徒六百年天
子孔之木鐸萬世皇祀卽是此意而充拓得盡

者也人患不用心耳

○○○陳確好與人善官至宰相

雖短未嘗面折微示警之人多退省愧服尤好獎勵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者即譽美傳揚以稱人善謂已不能後官至宰相謚忠肅

獎善之益弘矣勸一人以勸千萬人使元善真種遍地發生大舜之大德只是隱惡揚善纔隱惡揚善便是與人為善故孟子云聞一善言見

趙吉錄

卷之六 公善門

三

卷七

一善行若决江河此正舜之大大聖處又如樂正子只是一味好善便說優於天下此其間聲氣相噓不疾而速殆有神行也居官及名士人知此意利益不少恨不得多褒數條以告語人間耳

○○○陳寔以德化行里閭子孫世德貴顯

寔字仲弓潁州人平心率物鄉人爭訟輒求判正寔為諭以曲直開以至誠皆感動退而言曰寧為刑罰所加毋為陳君所短歲歉民窮盜夜入止於梁上寔

所化不既多乎

陰兒之呼子孫訓曰人當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迫于饑寒習久遂至為非如梁上君子是矣盜驚駭投地稽首請罪寔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克已反善遺絹二疋以歸自是邑無盜者後除太丘長以三公徵不起享年八十四海內起弔祭者萬餘子紀謹齊德時稱二賢紀為尚書令紀子羣為司空並著高名時號三君

按寔本與膺滂齊名而獨無纖芥之禍者彼專嫉惡此專揚善故也其入人也甘而不拂而變

趙吉錄

卷之六 公善門

三

化已多矣郭泰亦同此意云

口業變亂善惡之報

○○○祝期生性好短毀舌創歲餘而死

不是婦是
便是有求
不復有求
不遂

期生為人儇薄見智愚妍媸貧富皆輕侮之評品之
官則發其陰邪士則發其隱曲無可擬議者則巧求
其短以毀之晚年病舌黃每作必須一刺出血數升
乃已既而復作又須刺之一歲作者五七次痛苦切
至殆不可言竟至舌枯而死見太上感應篇註

此等人孰不畏其口者乎亦豈不自謂豪傑能
幹而無識小人有不從而和之者乎然其影射

迦吉錄

卷之六

三

禍人及誣謗不少矣視舌猶存當任他快而已

○道士章齊一好嘲誚人後嚼舌而死同上

○詆崇儀好譏謗誣毀竄死道傍

崇儀能詩好嘲雖僚友所不問人有醜行必形於詩

繇是盛傳不復可檢甚至破人婚姻隔人眷屬竟坐

謗政竄死登州墓葬道傍人無不唾罵稱快焉同上

○張獻若好訐議人舌出數寸死

獻若居湯家巷好議人過失發人陰伏雖至戚莫逆
交面後即媒藥其短正德己卯行過南教場空中飛

背自語
其見者
之者必
為所嘲

一石彈正中其額還家流血斗餘舌出數寸而死

○○○楊詢好從人惡自當其罪惡疾而死

必定云
惡在如是
則決也

詢性巧媚善揣知人意怨憑之以得其歡并陽縣尹
楊開性暴橫果於決責與詢最厚每事必訪詢之
詢明知其非不敢有所忤意助其所為嘆盛美而已
開一日盛暑中杖公吏及囚繫者四十餘人二人死
詢猶盛稱其快後詢夢至一處金紫者譴之曰成楊
開之惡者汝也開罪當坐無所避數日果中惡疾而
死出太上感應註

迦吉錄

卷之六

三

此等人背肩詔笑總要求人歡悅騙人東西而

已孰知成就人罪過不少哉然此等人無不親

而愛之者是以疾為藥也○此等業縉紳多墮

之欲以讚嘆得當道者歡心耳不知彼肯詢問

其事亦是善關可敬讚成其誤非吾惡乎且有

無因而誦某事處得快當者此必有事私囑先

發諛舌耳故凡能直言則直言不然則默然此默

時仁心已發不透矣况變亂是非以阿人意者

乎

精修大道

此修性法
亦近此心
此德

世盡是血肉軀談仙似謁可笑然記載信有之卽歷代封號及脫迹度人種種可據且如物之精者竊天地靈氣日月光華皆能長生變化而況于人

道吉錄

卷之六 精修門

音

道是在修之謹依紀載所及略標其繁

○有鍊神氣法

容成公鍊精玄化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髮白復

黑齒落更生○范幼冲且旦存青白赤三氣各如經

從東方日下直入口中挹之九十過覺飽止行之十

年身中自有三色之氣遂得昇仙此內景法

○有固想法

莊伯微不知求道惟以日入時閉目握固想崑崙山

積三七年得見崑崙山仙人傳金液方成道

大丹

此法性道
中來法然
可也

耐久

○有服食法

是有緣

宋倫及皇太姥俱服黃精能呼風乘雲○赤將子與不食五穀而噉百花草能隨風雨上下○毛女食松葉身輕如飛○古丈夫初餌栢子後食松脂歲久凌虛毛髮紺綠○王典服一寸九節石菖蒲遂得長生

道吉錄

卷之六 修道門

音

○有事天法

桓闕爲陶弘景侍者常修默朝之道親朝上帝九年

忽仙仗白雲車迺之而上昇

○丹慧

王子名震周王徵之不起嘆曰人但貪富貴不知養

性命氣絕雖爲王侯金玉如山何益惟有學仙可以

無窮乃師長樂得道○雷隱翁業進士再試卽棄去

嘿坐終日或謂其癡翁曰終不以吾癡易汝點亦火功

○朱橋臨池頽影悠然警悟遂厭名利慕修煉一日

此理現前
人面爲佳
與所中
誰肯癡

清心修德

遇道人曰：子何所慕？富乎？貴乎？惟汝欲橋曰：人生富貴如海上漚，空中雲，何足慕？惟神仙不死，所願學也。道人教之，後屍解去。

○丹訣

須有功夫，后力不至，伏大。

吹吸無念，無念便成。

至道之極，昏昏嘿嘿，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
廣成子：○古先生善入，無爲永存綿綿。
老子：○裴航曰：老子云：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腹愈虛，道無繇矣。再問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液，虛實可知也。人自有不死之方，還丹之術。○白玉蟾指玄牝爲念。

連吉錄

卷之六

修道門

○丹頭

自有妙理

又云：一貴乎守，迴風混合，終日如酒妙。

蘭公許旌陽精修孝道，受孝弟明王秘訣。○呂真人恐誤千年後人，則功行已滿，又欲度盡衆生成道。○王慕值天下饑疫，於靜室飛章告天，祈救生靈，夜感神人語之曰：子念生民，吾今得盼子矣。竟得仙教。

○守丹火

傅先生學道，精思七年，遇老君與一木鑽鑽石成穿，可得仙，乃鑽四十七年，石穿，仙人曰：志堅矣，授金液。

師王真陽，開之云：一。

生紫。

丹仙去。○馬明生隨王夫人入岱山，試以鬼怪狼虎，不懼，挑以美女，不動。夫人曰：可教矣，得丹。白日昇天。○郝大通坐橋下，不語，小兒輩戲累瓦磚爲塔於頂，囑以勿壞，頭竟不側。○譚處端勸鬪被打折齒，不怒，曰：謝他慈悲教誨。

○結丹緣

鄧去奢精思道術，忘疲住處州卯山，拱嘿靜想，感神人謂曰：張天師有斬邪劍一口，并一石瓶丹在大石下，可取之，奢以石天造，非可用力，謝之。神人首肯曰：

連吉錄

卷之六

修道門

不存強求。

但勤修無怠，飭丹當自致。後三年，神自取付之，能役雷電，白日昇天。○析衆謂多藏必厚亡，散千金以賑貧乏，成屍解仙。○于吉精修苦道，忽得痼疾，感老君授以經，消灾治病立愈。○劉德本散粟數萬石，活飢民，遇老人引入誠真洞天，曰：以你行善，故許到此。後飛昇。○張紫瓊遇太虛求金丹，不與，因其施丐錢三十文，乃授之得仙。

○尹喜損身濟物而拔宅

喜隱德行仁，大度不修俗禮，損身惠物，不求聞達，爲

誰能決意
求此

三年功萬
年福

此夢知真
否

神明變化
何所不至
凡眼安能
測焉

快哉

已外身矣

周康王大夫見東方紫氣西邁知聖人當過乃求為

關令敕關吏候異人老君果白車青牛度關吏白喜

喜即朝服叩頭邀留之老君詭拒再三見其識真意

恨乃留百餘日盡傳內外修煉之法遂辭身而去約

以千日可尋於蜀青羊肆喜屏絕人事內修三年具

臻玄妙乃往蜀尋訪見一童子牽羊在市肆中因問

此誰家羊答曰我夫人生一兒愛玩此羊失來兩日

啼不止今尋得欲還喜囑曰為告夫人之子尹喜至

矣童子以告兒即振衣起曰今喜前來家忽高大兒

迎吉錄

卷之六 修通門

天

何可不

現數丈金身坐蓮花座謂喜曰吾向以子沿世來久
深染恩愛初受經訣未克成功是以待子於此今保
形煉氣心結紫絡面有神光金名表於玄圖玉札係
於紫房已得氣參太微解形合真矣即召眾真授喜
玉冊位為無上真人長幼二百口即時授宅昇天

彭宗捐軀事師而飛昇

宗學於杜冲嘗從採藥忽墮深谷傷重危困良久蘇
息肅恭如初又使之採樵被蛇毒亦無慍色冲憫之
乃授丹經及守一之法宗寶而修之日臻幽妙能三

日為一息以氣禁毒獸不動年百五十歲如二十許
迎為太清真人

○茅盈蚤覺世為真君

盈少秉異操獨味清虛年十八即棄家入道得見王

母授太極玄真經歸父母怒其遠遊欲杖之盈長跪

曰盈已受聖師符籙有天兵侍衛恐相阻父故杖之

折成數十段始知其道成時二弟衷固俱為太守並

之官送者數百盈笑謂客曰吾雖不作二千石來年

四月三日送僕登仙當不減今日眾皆不許及期地

迎吉錄

卷之六 修通門

天

一竊聞然
神仙不作
此處尋常
俗眼耳

忽自開青幄白瓊容數百人眾賓並集大作宴會香
無使從金盤玉杯自至奇殺絲竹滿前蘭麝之香達
數里外少頃仙官畢至旗仗耀日盈乃與親友辭別

乘雲而去時二弟聞兄飛昇皆棄官求之盈與相見

曰悟何晚也今年已老難補復縱得真訣只可成地

仙耳於是授以訣長齋三年始轉上道號三茅真君

○○張道陵降妖代襲真人

子房八世孫初舉賢良方正身雖仕而心在修煉和
帝封侯不就隱鶴鳴山山有石鶴每鳴則有得道者

慈祝其心

若盡其來

如此大功
尚以殺機

人鬼一性
殺機之不
可動如此

陵苦節學道，蓄氣養神，鶴乃鳴，鍊龍虎大丹。年六旬，餌之如三十許。遇神告曰：北嵩山中峯石室藏三皇內文，九鼎太清丹經，得而修之，乃昇天也。於是齋戒七日，入石室，足所履，蹇然有聲，掘之，得丹書，精思修煉，能飛行，還聽分形散影。正月十五夜，老君下降，令治蜀鬼以福生靈，則功德無量。乃授正一盟威秘錄，及經訣、劔印。真人按修千日，內顧五臟，外集三萬六千神，又感玉女教以步罡履斗，隨其所指，隱遁自如。於是與鬼王戰，盡山分海，驅喚風雷，眾鬼咸影而遁。

通吉錄 卷之六 修道門 三

一日老君再降，徘徊雲端不下，真人拜泣候之。老君曰：吾昔使子入蜀，但區別人鬼以布清淨之化，而子殺鬼過多，又擅役風雨鬼神，殊非大道好生之意。上帝正責子之過，故吾不得近子也。子且退居，勤行謝過，九年方得上昇。後又賑災除妖，功德益茂，乃得朝元。始天尊拜正一大法師，子孫世襲。

真人於法力進了，又進于功行，修了，又修道，善之無窮至此也。學者可繼毫止息哉。

○○○許真君合脊飛昇

功滿

未有此法，則度人救濟滿其亦可矣

大孝大友

心滿

他人得無餘乎

譚遜生而穎悟，嗜神仙修煉之術。師吳猛受法，為旌陽令，教民忠孝慈仁，發伏如神，以符咒治疫，立愈。拜誅姆受孝悌王之道，歸除妖社，禁烹祭，兩次誅蛟，又殺巨蛇，首高十餘丈，吐毒衝天。真君飛步劈之，蛇腹裂，有小蛇自腹中出，長數丈，甘君欲斬之。真君曰：彼未為害，不可妄誅。吾去千餘年，小蛇若恣當有八百地仙誅之。真君道術高妙，求為弟子數百人，却之不可。乃化炭為美婦人，夜散弟子處，明旦聞之，不染者十八耳。則甘施及同飛昇諸君也。餘皆自愧去真君。

通吉錄 卷之六 修道門 三

一百三十六歲，仙官賁詔，授高明大使，職封三代，與父族母部仙眷四十二口，授宅昇天，雞犬亦隨。

是亦人性做得者，善如許大福，亦如許大矣。共勉之。○學無邊法力，乃色根弄人先守，不得談何容易。

○○○呂真人萬劫度人

洞賓二十不娶，兩舉進士不第，遇雲房求度世術。雲房曰：子骨節未完，須更數世，遂別去。呂竟歸隱，煉性雲房十試皆過，嘗鬻貨於市，定價後只酬半直。呂無

外身矣殺生矣

卽此是

何時可滿
孰肯就度

任自腹胎
換骨即昇
長生

所爭委貨去又遇丐者與之財物而求索不厭且加

許呂惟再三笑謝又化美女調弄百端竟不爲動

又盜劫家私空盡了無愠色鋤地得金頻掄之又見

衆怪鬼欲擊欲殺絕無所懼復有夜叉械一死囚血

肉淋瀝言汝宿世殺我當償命呂曰殺人償命宜也

遂索刀欲自盡忽聞空中叱聲神鬼皆沒一人大笑

而下卽雲房也曰子心無所動得道必矣但功行未

滿可修黃白濟世呂以三千年當化原質恐誤後人

不願雲房卽傳上真秘訣後兼火龍天遁劍法遂除

建吉錄

卷之六 修通門

三

蛟害誓願度盡天下人方始上昇故長游人間神通

妙用變化莫測

神仙之道卽在人倫日用間而後世帝王耽嗜

佛老往往廢治弊在以迹索之而不探其理也

上元夫人謂武帝曰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

胎性酷胎性賊雖慕長生祇自勞耳軒轅集卷

宣宗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

然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雖堯舜之道可致况

長生久視乎然則人主何必舍大取小哉

左道惑衆之報

得妖術可欺世者皆其福緣極大古人云得隱形

術三年而不試者必爲仙也又云君有黃白之術

而不輕用可以入道蓋修真者以刻迹埋光度人

救世爲主若仗些小伎倆眩惑於人便是名利根

未脫視道遠矣况於爲非詐冒者乎青天白日豈

容此魑魅視形誑世也

○宋子賢幻術集衆被斬

隋煬帝時唐縣宋子賢多幻術樓上放光變化佛形

建吉錄

卷之六 左道門

三

自稱彌勒出世又懸鏡堂中有來謁者令照來生作

蛇獸形教以禮拜乃現人相或聚數千人潛欲作亂

官捕之遠居皆火坑不敢進師曰此地素無坑止妖

妄耳及進果無火遂擒斬之願良民毋爲所惑

○胡僧幻咒殺人自死

唐太宗時西域獻胡僧咒術能死人能生人取壯勇

臣試之皆驗帝以告傳奕奕曰此邪法也邪不勝正

若使咒臣必不行帝召僧咒奕奕不動而僧忽自倒

不復蘇矣

修之二年
聖之二日

愛恨不
斷有此打

是猶有
耳樣清
又樣

○北山道者隱形竊女卒被誅

唐時密雲令有女年十七姿色絕人病踰年不愈北山有黃衣道人已數百年有道術令自請請之醫立效厚謝之月餘女夜臥忽有人與寢至則昏厥如是數夕懼告父母令乃移床近已夜伺其動捨焉遽命登至則北山道者也縛而訊之泣曰吾命當終被惑乃爾吾居北山未嘗到人間垂千載矣蒙召殷勤所以到縣及見公女意大悅之自抑不可於是潛形往來今遇此厄夫復何言遂殺之

聖吉錄

卷之六 左道門

吉

修命而不煉性欲火一起迷着自身既有此則道立敗矣人欲險六根魔可怕可怕

○侯元得法作亂遂戰死

元上黨樵夫也家食伐薪憩谷口巨石下喟然太息恨已之勞也聲未息石忽然開若洞中一叟羽服曳杖而出元驚前拜叟曰我神君也汝何多歎但隨我來遂從入洞中花草臺榭俱目所未睹奇實煥然行觴既畢令元跪地上授以隱顯變化之術元素悉癒至是一聽不忘叟戒曰汝雖有少福合於至法進身

鮮有不狂

習盜玄機
遂以爲固
然矣豈知
神工難奪
去哉

此時欲爲
難得乎

今尚有此

然面有敗氣宜謹密自固如欲謁吾但至心扣石當有應門者若旨謀不軌禍必喪生元拜謝而出石冥然如故遂入靜室中習其術期月而成能變化百物

役召鬼魅草木土石皆成騎甲於是聚眾數千每朔望謁神君神必戒以無稱兵上黨帥慮其變命將討之元心計以爲我奇術制之有餘遂前突陣先勝后敗酒酣被擒繫之府獄嚴兵圍守旦視枷穿惟燈臺耳元徑奔謁神君君怒曰庸奴終違我教斧鑕必及矣非吾徒也不顧而入元趨出後扣石石不爲開術

聖吉錄

卷之六 左道門

吉

漸歇而其黨猶慕之是秋率眾掠并州圍者數重術既不神遂斬之於陣

小人得奇術而爲盜者豈少哉其始靈終皆敗若是也用以救世扶國何道不成○後若得此術者又傲然以爲天授矣亦知前人以此死乎

○汴滑妖僧飛符擾眾合寺并命

黃巢將亂中原汴州功德山有妖僧能於紙上盡神鬼散入人家令人疾苦又作甲兵騰踰狀又作犬吠相齧居人不安贈金作法則患立除趨術者甚眾滑

乃敬志
神人無忌
斷之甚

州一僧亦與此同公私患之。王鎮在滑臺乃托祈禳，啟道場延僧數千，并牒汴州功德山一行徒眾赴之分選爲首者入于公衙餘悉散去。遂榜訊之，皆黃巢之黨，欲以二州應賊於是誅勦無遺種。

○青城道士攝法採戰下獄決殺

蜀青城山道士能幻術引富家及勲戚子弟皆從游。時於幽僻宅院中焚香設帷，獨坐作法則巫山神女及諸仙姑應召而至，杯饌寢處生人無異。歡笑罷則蹶而去，皆令學者隙而窺之。又忽城中化出金樓，惑

連吉錄

卷之六 左道門

美

眾殊甚。滿城如狂，蜀少主擒之，累月不獲，乃以猪狗血齋行，追及遂傾血沃之，不能施其術，下獄訊之云：年年採民間處子恣行採戰死者不知其數，豪貴之家多遭淫污，卽殺之。

世豈有穢行貪淫而成道者乎？色欲迷人，奚怪不欺美若狂也。有此幻術終歸一死，欲求真性命者，慎毋爲邪說所迷。○孝弟忠信戒行修心，是爲正道勤而行之。

○諸葛殷以妖妄欺高駢毒死兩遍

平空放談

有理

王公當以
濟人爲功
德以教化
爲善度

大馬橋

高駢鎮京口，求方士甚急，先得呂用之，寵任異常。諸葛殷其黨也，將詣駢用之，先言曰：上帝以令公久爲人臣，機務稍煩，遣左右一尊神佐公，不久當降。公善遇之，明日殷果至，中褐進見，妖形鬼態，辨詐蜂起，謂可以坐召神仙，立變寒暑，駢莫測也。神靈遇之每聽其怪說，則疊疊忘倦。繇是引用朋黨，恣爲不法。又慮言者有所漏洩，說駢謝人事，屏賓客妾媵，以復真氣。無復見之，有不得已，則令其人齋戒，祓除然後進。拜起卽引出，繇此內外隔絕，紀綱日紊。歲月已深，根蒂

連吉錄

卷之六 左道門

美

遂固殷等對駢公然云：與上仙來往，或叱咄風雨，或顧揖空中，駢隨而拜之。殷等指畫紛紜，略無愧色。左右少有異論，則死不旋踵，嘗以木刻一大人足，長三尺五寸，俟雨初霽，印於后土廟後及江陽縣前，用之謂駢曰：夜有神人闔于城中，用之遣陰兵逐之，已過江矣。不然廣陵幾爲洪濤，駢駭然，餉以黃金二十斤。駢有良馬死，圉人懼求救用之，用之乃見駢曰：用之有事，命隋將陳果仁至淮東，果仁訴以無馬，望令公大烏一借，頃刻既吏報云：大烏黑汗發，駢徐應之曰：

用之無益
事任守一
通而居應
與大道手
段

讀此知效
術之精狀

吾已借大司徒矣俄而告髡駢與鄭相不協用之知
 之忽曰適得上仙書言寧執有謀公者夜將有俠士
 來駢倖問計用之曰張先生名守一亦少年時嘗學
 此術于深井里聶夫人但請當之無不粉碎駢召守
 一語之守一曰老夫人不為此手足踈慢然為令公
 何妨令駢衣婦人衣匿別室守一居其臥內至夜分
 擲器作聲出飛血灑庭階如格鬪狀駢泣謝荷再生
 酬金玉無數諸葛殿有風疽於駢前恣意搔捫膿血
 沾染駢與之飲啖曾無難色左右以為言駢曰神仙
 迎市錄 卷之六 左道門 天

多以此試人汝輩莫介介也駢一犬聞股腥穢輒來
 近之駢怪其馴狎殿笑曰某常在大羅宮玉皇前見
 之別來數百年猶復相識其虛誕如此及城陷呂用
 之被殺股寡至灣頭擒縛入城杖至百餘絞死未絕
 會王師鐸母來過法所扶起避之復蘇再以巨木踏
 之決罰如初當其橫也族人或戒之殿曰男子患不
 得志耳任事敗寧有兩遍死者及是果再行法棄屍
 道左人爭剝其目斷其舌投瓦成峯
 盡及光棍樣可咲可恨有志大道者求之倫理

性命其可也若為此輩所愚美何堪哉

迎市錄

卷之六

左道門

天

人原無生
死無為形
假所弄假
名生死認
者不受美
處便是諸
佛地位

精修禪行

人只有一條性命任世間浩重榮辱不敵生死乃為一切幻。纏逐到頭而真根本不知安頓去處如夢中軀夢時非無醒覺何在又如牽牛就屠愈行愈近定有一時楚痛倒地光景也間有有志之士尋求此中而聰慧處多斬斷處少貪嗔愛憎既成種種真趣則夢幻生死一任汨汨浮沈又安能超三界外認自繇身乎經云阿難惟求多聞我惟求精進古云下手便修尤嫌遲惕之省之

迦吉錄

卷之六

精修門

早

○苦提達摩汎海度眾化行南北

達摩香至王第三子也遇般若多羅西天二祖辨珠得法服勤垂四十年祖逝達摩在南印度演法經六十

載度無量眾值王輕毀三寶達摩欲救之以二首座波羅提宗勝俱造玄關而宗勝無宿因欲遣波羅提

行宗勝自恃辯慧乃潛詣王往復不契師懸知之即令波羅提乘空而至為王說法心即開悟悔謝前非

而宗勝既前擯出愧恨投崖神人捧之不死宗勝曰我不能崇正遏邪捐身自責神何佑為神乃說偈曰

此
人
此
易
犯
道

今專施經
誦經而不
了心亦與
以為

如此堅動
供恐輕心
慢心可思

師壽於百歲八十而造非為近至尊故熏修而入道

雖具少智慧而多有彼我所見諸賢等未嘗生敬

二十年功德其心未恬靜聰明輕慢故而獲至於此

得王不敬者當知果如是自今不踈怠不久成奇智

諸聖悉存心如來亦復爾宗勝聞偈欣然後王既禮

請達摩并迎宗勝供養之師念震旦中國也祖言緣

至乃汎重溟三年達南海梁武帝迎請至金陵問曰

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此

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

何是真功德師曰淨智妙具體自空寂如此功德不

以世求既知不契師潛投江北寓魏少林寺面壁而

坐嘿然罔測有神光名僧者晨夕參承不聞訓迪至一

夜大雪光堅立不動積雪至膝師憫而問之光悲泪

求教師曰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

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真乘徒勞勤苦光聞

祖海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師曰汝為法忘形求亦

心法已了
須當如是
清約

法求人如
此人求法
乃不勝然

慈惠為本
僧實修
此行者誰

安心竟為慧可說法祇教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
牆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全未契理師祇遮

其非不為說無念心體可忽曰我已息諸緣師曰莫

成斷滅否曰不成斷滅祖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

無疑也出楞伽經四卷付之曰此是如來心地要門

令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吾嘗自出

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見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

越漠為法求人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端居而逝葬

熊耳山後三歲魏宋雲使絕域遇師於蔥嶺携隻履

獨逝問何往曰西天去雲端具說其事門人啟棺無

屍惟隻履存焉

拚命傳道拚命求法持此志何事不可為○造

寺誦經是盡佛小影子以起信心今人便以影

為形然為未悟者說又不得掃除恐放將去

○慧安國師乞食濟眾光呈舍利

師任嵩嶽隋大業中癸丁夫開渠飢殍相枕師乞食

以救之全活者衆煬帝徵師不赴貞觀中謁黃梅遂

得心要武后時徵至輦下待以師禮春秋一百二十

八命門人昇致林間自起火焚身得舍利八十粒五
粒紫色留於宮中

六祖云慈悲名為觀音世僧供養在外菩薩不

解自心如來縱奉佛千劫何能見性若存此心

隨在接引專事救濟忍辱耐苦化富賑貧積久

人自信之且福德既滿慧心亦現矣豈特不孤

負信施已哉

○寶掌住世千歲

左手握拳斷髮乃開故名寶掌誦般若等經至千餘

卷嘗謂衆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六百二十六矣會

達摩入梁師扣其旨開悟至顯慶二年正旦手塑一

像問其徒曰此肖誰徒曰與和尚無異即澡浴易衣

跌坐偈曰本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我得去任心他

生復來此凡千七十二歲

佛法本不以長生為貴然要任即住要行即行

視二賢作祟鬼道現前者何如哉師曰彼是冉

來人然本來非我物事乎是在修之

○○麗慈合家成道

有問易集
禪師云如
何是佛師
云諸惡莫
作衆善奉
行且道是
有為法無
為法

機得無生
死麼

可作他家
錄子

說破令人
大笑

無生便是
長生訣

要慧眼

性若是否
然切不可
誤作傷生

祖世本儒業少悟生勞志求立諦初謁石頭問不與
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
頭問曰子見老僧後日用事作麼生蘊曰若問日用
事卽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
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
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頭然之麗婆及女靈照俱
修禪行蘊作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圓樂頭
其說無生話蘊將入滅謂女曰日午以報照有項報
曰日已中矣而有蝕也蘊出看女卽登父座而逝蘊
迦吉錄 卷之六 佛門 聖
咲曰我女鋒銳矣乃更留七日于公來候語之曰但
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遂枕其膝而化
○○鄧隱峯飛空解闢
師幼不慧父母聽出家遊馬祖門而未能觀與復往
石頭兩番不捷乃歸祖得悟一日推車祖展脚坐路
上師請收足祖曰已展不縮師曰已進不退乃推車
碾損祖脚祖歸法堂執斧曰適來損我脚底出來師
便出引頸祖乃置斧嘗往五臺遇淮西吳元濟與官
軍交鋒師曰吾黨去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

今有此否

無二虎亦
無觀音

會盡物我
無生

同意

兩軍觀之皆罷戰師慮顯異惑衆遂入五臺示滅問
有立化也無曰有問有倒立也無曰無乃倒立而化
衆昇之不動遠近驚嘆師有妹爲尼乃拊而咄曰老
兄不循法律死更惑人乃仆遂焚收舍利建塔
似有這個在然爲未修者方便則婆心至切矣
○善覺師念佛化虎
覺住華林裴休訪之問有侍者否曰有休曰在甚處
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菴後而出裴見之慄師
乃曰有客且去二虎咆哮而去裴問師何行感此師
迦吉錄 卷之六 佛門 聖
曰山僧常念觀世音 只是以慈化暴耳六祖云迷
人口念智者心行
又有曇藏師遇蟒長數丈毒氣熾然侍者請避
之師曰死可過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
性激發則起慈苟無緣冤親一撥言訖蟒按首
徐行倏然不見又有群盜至師曰茅舍有可意
物一任將去盜稽首而散
○○應元十子了性
應元問其師曰如何是佛師曰無心是佛曰以十日

如此勇猛
從自奇拔

為期而不能無心者非應元也乃提刀入靜室念起即盡其體至十日無完膚而心已空矣問者隨叩而應少及隱微皆捨耳而愈恐是迫心所現不作聖証然提矣

○寺僧七日銷死

因謂汝又
更求解脫
不思善不
思惡阿那
個是本來
面目

有一主事僧見鬼使至勾攝之謂曰我以事多未及修行能容數日乎鬼使許以請真府意肯如何既去僧勤修七日勇猛精進鬼使覓其僧不見嗟詫而去

趙吉錄

卷之六

修禪門

吳

此短行僧乃欺鬼使然可為精進之勸禪師云肯七日不斷念頭定有悟門又云埋頭理會至七日不悟斬却老僧首去此事人人有分只怕泄泄視之不作焚舟計耳只見事逐眼前過不知老向頭上來可怕

儒者或以聖關佛或駕佛於聖此皆我見能所謬分大道若聖與佛則安有是程子云佛亦西方之賢者如何不敬但立法方便各隨所入到極處無容分亦政無事泰合也縱橫之曰獨

如來却非

飯
不思念起
惟思覺運

應無所任
而生其心

泉家作馬
西家作驢

汝與癡心
自在莫作
起行亦莫
起心

趙吉錄

卷之六

修禪門

聖

為福德所中梁皇楚英可鑒矣

了曰福利殊勝浮生不知謾作惡業遠甚況中下乘所據窟宅又皆彼宗門之所訶也若破戒誑俗貪喫痴殺則罪益重彼自不識佛為何物矣○儒所走路大而員釋所走路徑而捷成功則一今不患儒釋同異患兩無所據以私意卜度以浮心騁辨耳能為聖賢自不須問佛不能則借此以開迷途接異根不亦可乎至帝王經世自非彼事并不得耽向彼徒問之蓋其形迹遠也○有專念佛齋僧造寺者緣不識此理且

僧家奸貪之報

○僧惠明計娶周氏凌遲處死

必是草莽此等切實
楊子江居民賴周氏有色金山寺僧惠明密使一老嫗常送花粉一日夫外出嫗潛將僧鞋一雙安於下夫婦見鞋怒責之周氏不能自解遂離歸父家惠明蓄髮托媒娶之生一女異日惠明抱女戲曰我無計安得汝母周笑問之惠明以夫妻情厚遂吐寔周以計密擊大明鼓伸冤上親鞫其事惠明凌遲處死同房十僧絞死寺僧衆六十各邊遠充軍

史吉錄

卷之六

奸僧門

哭

○僧祖惠淫從妹蓮真俱雷震死

有本報者司命奏事
通州海門縣景氏子出家名祖惠濫稱禪師不明本性其伯景識之有女名蓮真適其夫失歡而回祖惠出入伯氏與蓮真通淫其伯以一家無間初不知覺僅兩月司命大怒往奏上蒼命雷師碎祖惠屍首于通衢拷其竟于鄆都地獄萬劫受罪又以雷火三燒蓮真焚之不令死大書其背曰亂倫怪獸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如是三年方令入地獄受罪配入禽獸景識之夫妻以閨門不肅各戒壽紀惡疾而死蓮真之

姑中間知覺私受錢萬貫大刮其目截其鼻自稱曰我同亂倫怪獸使我至此出文昌化書

人縱其欲何所不至當向起念時覓耳
化書又云黑氣二十四道其一道是僧道淫穢褻瀆上真一道是世人殺所生男女冤氣衝天其他罪惡所積今通都大邑有毀禮之家或至親或宗黨既出家者往來無間男女襍處不知僧道壞俗亂上天人倫背至尊教法天地震怒罪人惡籍侮戲三教如此等罪惡何時可懺耶

史吉錄

卷之六

奸僧門

哭

○秦僧以焚身欺衆抵辟

歷年被焚衆僧亦是禁報也
有僧約衆期焚身施錢堆積至時果就火士民擁仰御史聞來視之令止炬扣所願三四不應令人升柴棚察之僧但攢眉墮泪不動不言乃諸髡縛着薪上加以緇袖而麻藥噤其口耳訊得之乃知歲歲如此先邀厚施比期取一愚髡當之也合院誅焉

活身自可濟世何事焚之生焚已非法矣况負心乃爾乎

○天台寺僧以焚身欺主了事

宋江東有僧闕乞修天台國清寺且言寺成願焚

以爲事盛
家耳或亦
自爲福利
斯恩

身以報太宗從之命中使衛紹欽督役戒之曰了事
了來即與俱往不日告成紹欽積薪如山驅使入火
僧哀鳴乞回闕下謝恩而後自焚欽怒以又入烈
煩宛轉悲號而絕歸奏曰臣已了事矣呼僧徒奸狡
于人主之前敢肆奸罔如此縱使義勇亦非見性况
以貪昧哀呼就焚則何如化三昧火入涅槃地之爲
深報佛恩哉

○岐州寺主殺都維那以衣血伏誅

寺主與維那不協殺之分十二段置廁中寺僧告別

通吉錄

卷之六

好僧寺

幸

人命至重
自強盜奇
不關有像
無佛

駕驗檢都無踪跡欲出矣忽見寺主左臂上袈裟有
些鮮血勘問之伏云當日不着袈裟有其鮮血是諸
佛菩薩所爲竟伏誅太平廣記

○五戒劫僧曇暢以托夢報殺

曇暢中京寺僧將一奴二騾向岐州稜法師處聽講
路逢一人着衲帽弊衣插數珠自稱五戒同歇馬寬
店五戒禮佛誦經至夜半不輟暢以爲精進至四更
即其同發去店十餘里忽袖中出兩刃刀子刺殺暢
其奴入草走五戒即騎騾前去主人未曉夢暢告云

有以誦經
騙布施者
即是盜心

昨日五戒殺我須臾奴走到告之如夢時同宿二衛
子持弓乘馬趨及之擬以弓箭卽下騾乞死縛送縣
決殺之朝野僉載

僧家多有借魚木數珠以成其姦盜者其刻苦
令人瞻仰稍不敗露世便以活菩薩擬之睹此
能不寒心

○僖僧婦冒破施財受其冥報

東坡云僖耳城西民李氏有女病卒兩日復生余與
進士何曼往見其父問死生狀云初昏有人引去見

通吉錄

卷之六

好僧門

至

僧造罪乃
甚乎

同僧何
不取地
裁去

官府曰此誤追也當放還見獄在地窟中繫者皆僧
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嫗遍身黃毛如驢馬械而坐李
女識之蓋僖僧之婦也曰吾坐用施主錢物已三易
毛矣又見其隣里僧死已二年家方大祥持盤食及
千錢付之門卒已分數百係者又爭取其飯僧所食
無幾又一僧至見者皆驚跪作禮疑地藏菩薩也分
付此女回遂醒

施主物是供養如來者最難消受惟能明見本
性說法度人方可不負佛緣不然而盛說果報

以鼠災報
鼠禍

接引未悟。又不然而莊嚴焚修苦行。自飭庶於
興起善力。未為失耳。倘隨眾作務。無所短長。則
一粒寸絲。皆是自家業債。何論貪淫以下事哉。
然不獨僧道為然。吾儕蠶生大造。浪受供養。於
世無補。積惡弘多。恐罪亦不減此也。

○僧審言欺隱施財受業報。死再生為牛

雲頂山慈恩寺。四方輻輳。供者甚厚。而寺主審言。性
貪鄙。欺隱本寺施財。飲酒食肉。畜妻養子。無所不至。
一旦疾篤。自言見空中繩懸一石。曰。有鼠齧之。繩斷

趙吉錄

卷之六

好僧門

垂

正中其心。大叫氣絕。久而復蘇。如此數十度。方卒。逾
年寺下村中。牛生一犢。腹下分明有審言二字。微戒

○蜀僧秀榮與仁秀同害毛虫相繼死

金華寺。多松柏。生毛虫。色黃長二三寸。莫知所極。秀

榮使人掃除瘞埋。或棄于柴積內。僧仁秀取柴焚料

于烈日中。灑乾。虫死者無數。經月餘。秀榮暴卒。寺中

毛虫且然
殺牛大者
罪將何極

有僧入冥。見秀榮荷鐵枷坐空地。烈日中有萬萬虫

匝。僧還。竟備說與仁秀。仁秀大駭。遂患背瘡。數日

而卒。微戒錄

世間盡
大生物
人可笑

曹武惠冬欲築室而憚壞壁虫。宜其將相累世
也。思及毛虫何地可忍。

○僧法惠烹迺死之鹿。即嘔血死

蜀人母乾。昭往莊收刈。有遭射之鹿。驚忙走投乾。昭

昭閉於空房中。說與鄰僧法惠。惠笑曰。天送食物。豈

宜輕捨。乃殺之。沽酒炙鹿。其僧飲啖。僧食一塊。忽大

叫云。刀割我心。嘔血至夕而死。以亦心報忍

鹿亦食不成。而空自死也。佛以喜捨慈悲為第

趙吉錄

卷之六

好僧門

垂

一義而僧乃曰。豈宜輕捨。僧不捨鹿。鹿亦不捨

僧矣。那大叫刀割時。亦思鹿味否耶。

醫術種德之報

范文正不為宰相則願為名醫謂其救人多也古來醫道神者多從神仙中來假此度世即不然而此道一精脉絡亦豁重以心滿行滿必向成真處結局矣最苦賺財妄下又忌疑病試藥或乃詐小為大移輕作重故用毒害使之困苦而徐收其功其為怨恠何可勝言故任醫術者世間之一大功罪也勤而種之是在修扁鵲者矣

○沈義善醫救人夫婦昇天

迎吉錄

卷之六

醫術門

吳郡人學道善醫一心救世功德感天周赧王十年老君遣使召之與妻賈氏同載白日昇天授碧落侍郎去凡四百十二年乃還鄉里推求得十餘世孫懷真留數日自云初謁老君令玉女持藥賜義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妻各得一刀圭復以符法令義且還人間救疾苦若欲上昇以符懸之竿杪仙吏當迎汝也語已奄忽如睡已在地上安帝時猶存人間後復昇天

人當病時亦是鬼厄有盡心扶持之者神明那

得不知

○陶弘景本草濟世蓬萊水監

弘景好道養生合丹藥救世有弟子桓闔者先得昇天弘景曰某行教修道亦至矣得非有過尚淹人間乎乃托闔探之後報曰師之陰功極著但所修本草多用虫豕水蛭之類功雖及人亦傷物命以此一紀後方得解形拂世作蓬萊都水監耳傷物救人尚不弘景乃以草木藥代物命別修本草三卷讀過一日無疾而逝屈伸如常香氣累日蓋屍解云

迎吉錄

卷之六

醫術門

○負局謫仙以治疫功滿

負局謫仙語似燕代人因磨鏡輒問主人有疾苦否出紫丸藥與之莫不愈時大疫每列戶與藥愈者萬計不取一錢後止吳山絕崖時懸藥與人曰吾功滿欲還蓬萊為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從石崖流下服者病多愈鄉人立廟祀之此屬成道來矣然汲汲藥功以修福德况其他乎

○思邈鍊氣以傳方道成

安得此大藥王以應救一世哉

升頭

惠而不費
只此可行
方便

中心事

秘方選勝
者思此

乃是有益
起

孫思邈隱太白山學道養神求度世法精求醫藥務
行陰德偶見牧童傷小蛇以衣贖之傳藥放於草內
旬餘出遊有白衣少年邀思邈至一王府王謝曰小
兒前出爲牧豎所傷賴道者脫衣贖救深蒙厚恩乃
指一青衣小兒令拜謝放生之報設酒畢取金珠贈之不
受取龍宮奇方三十首奉思邈曰此可助道者濟世
救人思邈歸以方歷試皆驗乃編八千金方中刻牌
傳世傳藥不方因此功德遂得仙去有人多印千金方
本因擊碎其牌欲以市利被雷震死又一人者從而

迎吉錄

卷之六

藥

再刻施之秘方選勝思邈謂曰汝命無子今爲吾刻千金方
當得貴子思邈周宣帝時人至明皇幸蜀夢思邈乞
武都雄黃卽命中使齋送峨眉頂上上至半山見一
人皓首被褐指大盤石曰可置藥於此石上有表錄
謝皇帝視之果有大書百餘字隨錄隨滅焉

○何澄有醫功而不淫得官得祿

澄以醫術著名同郡孫勉之疾卒妻寡居以女病不
愈召澄視脈母引於密室謂曰妾以女久病家私典
賣始盡願以此身酬藥之直澄正色曰娘子何出此

似易實難

救人乃故

是復何求

捐財而足

語女病當爲療治安心勿憂苟以此相汗不惟使基
永爲小人娘子亦失大節煩慚退澄一日假寐恍見
一神引至公署主者曰汝醫藥有功且不以急難中
亂人婦上帝賜汝一官錢五萬貫澄未之信未幾東
官得疾詔澄視之一劑卽安擢爲內翰賜錢五萬貫
繇是大富

○滑世昌有醫功而好施脫災致富

世昌爲醫官家資鉅萬常以救人爲心鄂人德之後
夜本州城隍來訪言此地有非常之灾君家亦坐厄

迎吉錄

卷之六

藥

上帝以君用心慈仁多所濟活命我救爾一家但耗
財耳然亦不至凍餒覺以語妻所夢皆同來日夜半
火作風迅延燒無算滑居烈焰中闔家無計自脫忽
有壯夫數十着紫衣排烈火邊驅滑一家登轎徑至
六七里俄而風雷大作適空屋趨避相看如癡莫知
所以黎明人轎皆不見舊居已爲瓦礫場矣掘剔埃
燼得銀百餘兩乃資日用始悟不致凍餒之言滑夫
頗僕輩皆全僦宅城中醫道復振凡有危疾捐藥救
療家業愈盛子孫十世皆富

火燈中餘金亦有前定人何必苦作牛馬哉捐藥救人而家道愈興此其間自不可曉愚人猶自笑折秋毫也

○許叔微儒醫濟世神報科名

平等妙詩其古昔

叔微嘗以登科為禱夢神告曰汝欲登科須憑陰德叔微自念家貧無力乃精意學醫久遂通妙人無高下皆急赴之所治愈多聲名益著復夢神授以一詩曰藥有陰功陳樓間處堂上胡盧喝六作五是年登第六名第五姓盧因上名不錄升第五上則陳祖言

迪吉錄

卷之六

庚

下則樓材方省前夢不誣

黃白真偽之報

濟世願重猶懼不得沉利心乎

黃白奇術能富人能活人與君相造命無異是化工之所甚秘也今世修鍊之家動以此自愚揣其意大都為家事所累不然則為窮乏得我所欲又不然則為奇巧所中夫是三者于道何居乎以三者之心而摩弄秘術期奪天巧不得罪天地乎又有貧人標竊一二輒傲遊貴人而飾眾術以濟之問其何以不自為則曰力不贍也夫煮土煎水古人為之何關財力不則又曰我無福傍有福人夫福孰大干能造金銀救饑拯貧者哉彼既傲然當之而又曰無福甚可憫也窮其歸不過翕銀精乾汞之法以塗騙一二而無識者遂見其小試有效思欲節火候堅心志以全收其功而彼鍊師先得實腹之利又伺便則揭篋脫金而遁矣多少志士及良家子弟墮此圈套不知外丹原藉內丹而成抵為初入道者度世功德之資然尤不宜發用得之者尚懼損福當大煉心性積功行以居之況復絲毫利已絲毫銜耀乎此范文正公得其書其術

迪吉錄

卷之六

庚

到聲知時
款七空

終身不發封。而子瞻亦終身不試。所以為大豪傑也。近世于此破家蕩產者。累累執迷不悟。可不哀痛。自家既誤。又騙他人。以償宿債。獲戾愈重。奚如以覆轍戒人。猶留些小陰功哉。人家一錢半畝。猶有分定。況天工秘寶。有容俗人。輒妄窺竊。思之思之。

○許真君點金代稅致位仙伯

真君為旌陽縣令。民有貧欠租賦者。悉令衙后鋤園作工。陰點成金。埋園內。民掘得之。悉以輸納。然不知其為真君所化也。術不輕用。用必濟世。又渾然不露。此妙手也。是為眾仙之長。

迎吉錄

卷之六

黃白門

卒

○陰長生作金賑窮白日飛昇

長生不慕榮位。潛心好道。師馬明生。不授以度世之法。日夕惟談塵事。同學十二人。皆怨恚去。獨長生禮敬愈篤。積二十年。此皆氣虛。明生始問所欲。長生跪曰。乞生耳。明生哀其語而告之曰。子真求道者也。始

黃土為金
從觀黃金
為土得來

借入青城山黃土為金以示之。云何二十年不。即日授以太清金液神丹。乃別去。長生入武當石室中。

二真人皆
用丹了月
黃白而
白黃非神
丹不成

合丹先服半劑。未即昇天。乃大作黃金數萬斤。以施天下。窮乏施盡。再服丹半劑。白日昇天。惟乞生者。能濟眾生。惟濟眾生。是以長生。若要。把此物作子孫田宅用。則此心已是死法矣。

○呂真人恐丹金悞世一念萬功

純陽為鍾離師所度。十試皆過。因謂之曰。子功行未充。可作黃白濟世。候滿萬行。方堪傳度。呂問曰。所點之金。能遷化否。鍾曰。五百年後復還本色耳。曰。如此則悞五百年後眾生。鍾喜曰。只此一念萬行俱完矣。

迎吉錄

卷之六

黃白門

卒

遂授以秘丹之要。常游人間。誓願度盡眾生。特遇之者。自不識耳。

夫子亦是
此心

欲度天下眾生。方成大道。吾人以是為心。雖欲輕著手。細結緣。不可得也。又道書記純陽嘗以道士謁韓魏公。自稱能作墨。乃掘坎澆溺其中。韓不悅。及墨成。辭去。則視之。皆金笏也。不以假金誤世。故能以真金化人。吁。微乎。微乎。

○管肅真恐丹金悞世傳法得召

肅真遇一青衣。言姓邊有黃白術。相贈。肅真曰。歷人

符從心生

達不曰五百歲當復爾歸真謝曰得不悞後人耶青
衣以手加額曰子真人也吾有紫府符法珍藏已久
今豈可隱乎遂授之符法大振祥符中召赴闕行符
救病無一不愈京師旱能致雨號大法師正白先生
一日告其徒曰吾功業成上帝來召遂偃化趙忬守
杭記其事

天帝召人帝召只憑一心做出

○○王常切心救濟神授奇術

常洛陽人負義氣見人飢寒解衣推食畧無難色唐

通吉錄

卷之六

黃白門

奎

幾個有此志

獨天力量俱從志做觀此則有

至德二年入終南夜半月朗慨然嘆曰我欲平天下
禍亂無一人之柄以佐我我欲揀天下飢寒而衣食
亦自不克福善徒虛語耳言訖有神人自空而下曰
爾何為言此常曰我平生志也神曰我有術黃金可
成雖不足平禍亂亦可濟人飢寒爾能受乎常曰我
聞此乃仙術空有名未之觀也徒聞秦皇漢武好此
道而終無成祇為人笑神曰帝王處救人之位自有
救人之術而不行反欲求此非也爾無揀人之位而
切其志固可行此常曰真有之乎神曰爾勿疑夫黃

金乃山石之精

金乃山石之精千年為水銀水銀猶太陰之氣故流
湯不定一合純陽之氣則化黃金於倏忽也常乃再
拜神人于袖中取卷書授常戒曰異日當付一人勿
輕授勿終秘勿授貴人彼自有救人之術勿授不義
彼不以饑寒為念濟人之外無私後不然天奪爾算
常再拜問何神曰我山神也昔道人藏書此山今遇
爾義烈故付之言訖而滅常遂得其術以遊歷天下
賑濟之絕太平廣記

有救濟天下如斯人者哉何學烹鍊者之多也

通吉錄

卷之六

黃白門

奎

昔賀闌百歲服氣能點化黃金真宗召問之對
曰方士小術不足為陛下道願以堯舜之道點
化天下吁真大仙之言與此若符契固知翁文
成樂五利以化金動人主者盡妄也又有賣班
翁在衡州遇一道人謂曰吾有黃白之術獨求
有常德者授之翁不應但就担頭取姜一塊納
口中吐出即成黃金遂相顧而笑皆隱不復見
道人惟看此翁可授定自不錯翁賣薑三十年
而人不知其有術衡州何如哉出仙傳
常德二字妙惟常能用奇若作奇想便受天譴

神仙等入八百無極

既不用矣
傳之何益
口此理原
欲傳道以
飲身世古
大作用耳

能化金反
以賊盜不
亦巧乎然
貪天之罪

甚於貪人

其心以爲
得法則田
宅不心也
也以此便
是僧念

○陳希亮得術營家天奪祿命

蘇東坡嘗至一寺有老僧兩目有光謂之曰吾有鍊金之術當傳之子坡曰吾固不能用也僧曰惟子得之能用吾是以傳之若扶風陳太守日求吾術吾不告之非吝也彼得之不能用反爲彼作禍耳遂以授坡守陳希亮聞之即向坡公處求坡不以爲意遂教之亮作金有成坡嘆曰果有此事吾乃負老僧矣無何而亮以賊敗官坡既私訝之又五年不聞問後遇亮子於都市問曰尊翁婦若何曰吾父既敗官即恣意鍊金未旬月而病十指皆落又踰年而歿東坡始信老僧之言爲不誣也

連吉錄

卷之六

黃白門

金

化金不得誠則富填海矣世寧有此理

○程偉逼妻求法反喪妻

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方氏因偉爐中水銀出藥少許授之即成偉大驚曰道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誅命何如耳偉乃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衣食甘美終不肯告偉乃與其侶謀欲殺迫之妻已先知曰傳道必當得

人如其人雖道路相遇當傳之如其非人雖寸斷而支解終不傳也遂徯狂裸而走以泥自塗乃屍解去

好好的仙女在家乃容受不起○看此案必謂偉不可傳非也他有此道心又結此仙眷便是有緣既美奇示之而終不言亦不去分明是看他心術行誼如何一以衣食啗他已乖道念況又欲下毒手乎有緣美壞究竟貪心所使可惜可惜

○沈某燒金起家卒喪命

連吉錄

卷之六

黃白門

金

七修彙纂云余甥孫沈某兄弟二人爲鍛銀以給食數年置室廬妻奴又數年羅綺銀器畢具人或言其得燒金之術假鍛銀以掩人耳目耳余且信且疑無何兄弟繼歿家遂以廢其父一日携一書告予曰吾兒得此粗得衣食今獻于翁少丐錢穀可乎予因益信張承德陳希亮之事爲不誣也予有姪好此語之姪曰沈與北司前某人同爲今亦棄世矣嗚呼不義之富禍不旋踵何益哉

張承德有道人濟以藥金求其術不與曰懼戒

持金術求
之非不
一場笑柄

君福耳。永德後至極貴。○老僧授東坡有云。吾嘗以術授人矣。有爲之卽死者。有遭喪者。有敗官者。後陳希亮爲之果然。

刻吉錄

卷之六 黃白門

李

戲侮聖賢之報
戲侮心無處可用。况聖賢乎。愈聰明愈伶俐。愈足害事。要之須從心上克去。

○宋書生偶戲聖像神絕其慧

言忍不
任便犯此
成

宋南昌李知縣到任。謁先聖廟。見殿宇頽損。基址湫隘。遂作新廟于縣南。往移夫子聖像十餘人。擡舉不動。一士子在側。戲曰。夫是之謂重泥。知縣怒。正色責之曰。汝爲士子。敢侮先聖如此。其人惶恐而退。至夜忽被陰吏追至一官府。曰。李知縣有狀申汝。侮慢先

刻吉錄

卷之六 黃白門

李

聖。左右扶過。決杖二十。及覺如痴人。自是更不識字。雖自己姓名亦不識。

知他會戲
弄字眼故
令他不識
字報得有
趣

吾儕自恃其舌根玲瓏。輒好嘲謔。殊不知此玲瓏根一討便去。原不是堅穩的勾當。安得賣弄許多也。切當三緘。

○武功縣五生截聚經藏並皆死絕

專倚誦經
爲功德者
非然其中
有心印在
焉。佛聖言
則斷度人

縣西有寺。積佛經一大藏。縣學六人。講讀其中。時令月四生取經燒坑。一生取經燒洗面水。一生誹燒經者。不敢言。則康海狀元也。一夕海夢三官排衙六生

五生何知
不大貴可
惜

如天澤
說通其後
鳥知此
之大義
之淵哉

前晚中坐者曰佛大聖人也何敢取經燒坑四生俯
伏請罪斷云皆合絕後復問燒洗面水者曰何敢乃
爾對曰止一次斷云雖一次可乎無前程末顧對山
汝何不言應曰我年幼心知不可不敢犯長者耳斷
云一言勸諫之可免罪今姑恕汝汝得志可扶持法
門驚覺遂書其事于書末後數年督學來試五生皆
被黜六月瘟疫盛行四生門戶皆死絕洗面生作教
讀老人嘉靖七年亦餓死毫髮皆不爽云此對山親
與蒲州楊會憲言也 出心行錄

趙吉錄

卷之六

突

○大學生耶天澤饑餒先皆面變三眼轉生為羆
耶天澤好譏諷前人各賢簡冊無不遭毀嘗聽人誦
詩曰野鳥啼到無聲處輒咤曰此放臭語既已啼如
何無聲凡所貶剝多類此一夜鬼追其魂至閻羅殿
下王謂之曰汝平生肆作聰明動肆譏彈宜變面目
以示戒於是令多眼鬼再安一眼于天澤額上放回
既出天澤謂鬼使曰幾殿上聯云閻羅日月殿偏開
羅殿有日月明鏡風霜臺偏明鏡臺有風霜不通殊
甚鬼使怒曰汝今日猶不變舊性耶推墜之驚而甦

天澤自以
為其髮眼
故陰府亦
為開一雙
眼

此等學術
教人不少

武后之淫
和不可取
也則取其
用八馬道
之張節不
可取也則
取其放世
所謂巧言
亂德者也
至李遠林
道乾則明
以其多錢
作過為快
事矣

則額上三脾旭旭矣自知其醜不令人見呼妻告語
之因捨尸自縊死即被陰府復還其鬼不得氣絕如
是三縊乃割喉而死已而隣里產一豚耳有文曰耶
天澤食糟早肥旋就烹醢當時莫不盛傳其事焉 新
錄

趙吉錄

卷之六

突

○溫陵李贊好誹聖哲進奸薄伏罪自刎死
贊號卓吾舉於鄉後為郡守其學以翻剔前案為奇
非毀聖賢為高則創為兩人語其一曰天不生仲尼
萬古如長夜其一曰然則義農以下盡然紙燭而
行也次至孟子迄於朱程誹侮尤甚所著有焚書藏
書等篇專一格擊繩趨矩步之士以始皇為聖帝武
則天為聖后馮道為聖相反賊林道乾為二十分胆
二十分識欲率天下放蕩決裂狠狠恣睢而後已眾
樂其便於行私快於恣談邪說暴行遂溢於世晚年
見歿益任誕髮削髮為僧仍黃蓋紫袍與人修佛事
引誘少年姿女日與諸玄說妙說謠傲放無所不至
初與耿楚侗為友後耿惡其誕遂操戈攻耿疾學士
如仇竟為張給事中所奏付錦衣鞫問贊懼罪不測

且嗜昔粧飾硯磊無以自解遂刎於獄中按贊嘗自謂行年七十餘矣平生好嫚罵人然所以得保全者蓋人諒其無心也首領牖下是尋常事而遂高標如此分明欲以長生欺人厥後獲戾計無所出又自謂將死於不知已者持剃刀自割示其勇烈復欲以死欺人也進退無名而人尚尸祝之若使李贄不伏法死鮮不謂白日昇天蟬蛻屍解矣天網昭昭世迷不悟可為浩嘆

如李贄者敗壞風俗禮教無父無君雖磔之何

趙吉錄

卷之六

傳聖門

主

足以塞其罪哉○贊之取武后好拜月人以為趣不知其為淫心所使也其取黑旋風宗林道乾人以為豪不知其為殺心所使也與起奸雄最為利害如戰國時刺客張亦是此學術職弄耳夫子作春秋勇俠不名直書之曰盜懼人以名賈勇也而卓吾乃戲侮帝王詈人狗彘人以為奇快鼓而舞之此根最害事不知其為放恣根所使也抑之猶懼起謾罵道學凌滅繩準人以為公惡不知其為排根根媚嫉根所使也宋人云道學更有何罪必名之曰偽學而後一網打盡使世界樂蕩軼叛名義輕

亦有以醒
眼而好之
者然則又
亦為所用

聖賢喜蹶張則乾坤竟成何等夫談淫邪道各有從出生心害政發政害事知言哉

有譽卓吾者直曰彼不要室家不要財不要命吁嘻似矣夫妾嬖之憤妬爭言與夫異宿非斷色也鬪毆毀成家私不顧非輕財也計無復之闔戶自縊非齊生死也卓吾之怨尤狠忿中途決裂何以異于是
心術世道之壞只在一敢

趙吉錄

卷之六

傳聖門

主

交情金玉之報

○荀巨伯以身衛友化盜全城

晉荀巨伯遠省友人疾。值賊攻郡。家人悉奔竄。留疾者在家。巨伯不忍去。賊至。執之曰：「一郡並空。汝何男子。敢獨止此。」曰：「友人疾。不忍委之。願以身代友之命。」賊感其義。旋軍而還。

○朱暉受託副義顯爵揚名

暉南陽宛人。與張堪同縣。所謂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者也。堪於太學中見暉。接以友道。把其臂曰：「欲以妻

建吉錄

卷之六

主

兩德更自
足意味相
感

子托朱生。朱以堪先達。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朱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分食給之。暉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張君為友。何忽如此。」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暉後守臨淮。亦有善政。民歌之。官至尚書僕射。

以先達不敢攀援。此所謂淡若水也。及死而託孤。竟不負焉。夫是之謂心交。世之炎涼。與此得無互異乎。

○狄仁傑代使絕域化及官長

梁公曰北
斗以南一
人而已

梁公為并州法曹時。與同僚鄭崇善。崇當使絕域。公曰：「彼母老且病。豈可使有萬里之行。」詰長史蘭仁基。請代之。仁基素與司馬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愧乎。」遂相與輯睦。夫善之感人。有如此者。亦錫類之孝。

○徐晦冒罪送友舉為監察

若與俱賤
命也即見

楊憑為京兆尹。御史李實簡劾之。貶臨賀尉。及行。獨所善友徐晦送至藍田。故相權得與言。君送臨賀。誠厚。無乃為累乎。晦曰：「晦自布衣時。楊臨賀知我厚。方茲流播。寧忍無言而別。有如公為奸佞。譴斥晦敢自

建吉錄

卷之六

主

舉亦命也
受其正而

同路人乎。德輿嘆其長厚。未幾。李實簡請為監察。謂曰：「君子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繇是知名。

李中丞固臨賀對頭也。而見晦之厚。不覺擊節。彼附勢排群。臨危易面者。雖權貴暫用。亦終薄其人矣。

○韓愈交寒士而名高山斗

文字意氣
有是何況
道德

愈為京兆尹。賈島赴舉在京。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用敲推兩字未定。引手擁至尹前。不知迴避。問之。具以實對。愈立馬久之曰：「敲字」

視勢味何如

佳遂並轡同歸論詩累日與之友善贈詩云孟郊死葬北印山日月風雲頓覺開天地文章聲斷絕故生買島在人間繇此名譽著聞李賀七歲能文時未有知韓愈與孟郊訪之題名其門與之為友賀遂知名舉進士愈文章冠一時學者望之如太山北斗云

退之貴顯文宗乃與後學片晌定交并其小子噫非特達能至是乎何損山海之大愈增日月之明

○○○范仲淹資窮遊而業滿乾坤

建吉錄

卷之六

交情門

孟

視難

仲淹在淮陽有孫秀才索遊上謁公助錢一千明年復謁又助一千因問何為汲汲如此戚然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肯足矣仲淹曰子非乞客吾補子為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

世有見辭者不思我當此時何才可展

大喜後十年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授徒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則前索遊者也仲淹乃嘆貧之累人如是雖才如明復猶將汨沒況其下乎士如此不遇者何限此成德達材所以須上人也

○陸叅政義著丐友

聖賢

陸孟昭送客出門偶見丐者於道公憐視令人引進誦夫人曰此絕似吾少時友令人詢姓名果然公即出持其手曰子何貧至此耶遂令浴更衣與其飲食者旬餘友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為子置此矣器用俱備又米十石金十兩語之曰聊以此為生毋浪費也吳人傳為盛事

○○石大用名成代師

正統時李時勉為祭酒抑奔競別賢否隨材造就恩義兼盡為王振所害枷于監前諸生皆伏闕石大用

建吉錄

卷之六

交情門

孟

蘇州人獨請代罪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時勉年老風疾死值炎熱死亡無日乞容臣代枷以全師生恩義上并釋之繇是知名是秋中式遂銓戶部主事

負恩反覆之報 蜀師友

○孔敞二子賊其師遂死無後

會稽孔基勤學有志操族人孔敞使其二子從基爲師而敞子並兇狠趨向不軌基屢言於敞此兒常有忿志敞尋喪亡服制既除基齋羊酒往看二子二子懷怨潛遣奴路側殺基奴還未至乃見基來攘袂厲聲言曰奸醜小豎人面獸心反天忘父人神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數日見形無幾大兒向廁忽便絕倒絡繹往看已斃于地次者尋復病疽而死卒

連書錄

卷之六

主

致兄弟無後

太平廣記

殺人已該受惡業況倍師乎又況于肯言人過之妙師乎

○袁粲門生殺粲幼子其家並死于狗

齊高祖欲禪宋尚書令袁粲舉兵不從被害有乳母潛將粲幼子投粲門生狄靈慶慶殺之經年忽見兒騎狗戲如常後復有一狗走入靈慶家遇靈慶便噬殺之其妻子並死于狗

太平廣記

狗知主人而靈慶乃不知恩主義相懸矣狗安

得不聲罪致討哉

○梁刺史張臯殺其恩民得惡疾死

梁將張臯嘗因敗入北有一土民與臯盟誓送還南國其民因遂出家法名僧越臯供養之後爲東徐刺史僧隨至任恃其勳舊頗以言語忤臯臯怒遣兩門生夜往殺之爾後忽夢見僧越云來報怨少時出射而箭括傷指纔可見血不以爲事彼因破梨梨汁浸漬乃加膿爛停十許日膊上無故復生一瘡膿血與指相通月餘而死

出運寬記

連書錄

卷之六

主

到富貴安樂時能不忘大德思小怨者有幾當破敗入北何以都無煙火氣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乎

○唐師夜光殺其恩友見之庭中遂死

師夜光薊門人聰敏好學盡通內典又有沙門惠達者家甚富與爲友是時玄宗好仙釋窮索名僧而夜光貪不得西去常怏怏惠達因以錢七十萬資其行且曰師之學菰必將首出爲天子近臣異日無忘夜光謝曰幸師厚睨我倘獲遇必當有以報惠遂至長

何捷也

宋齊時來
危橋人尤
爲無行

待恩之人
常爲其情
思輕已既
有此意則
在在不化

死作此意

這像極了

到此時幸

來不得

佛厭其有

事有如此

矣。賂九仙公主左右。選異學僧十輩。與方士議論。夜

光預焉。演暢玄奧。無敢比者。上奇其辨。寵遇日隆。拜

博士。賜甲第金錢。號幸臣。惠達遂入長安訪之夜。光

見其來。以為收債。於已大不悅。惠達悟。因告去北。歸

月餘。夜光慮其再來。即密書與薊門帥張廷珪曰。近

者惠達師至。釐下誣毀公。繕完兵革。將為逆謀。以公

之忠。天下莫不聞。積毀銷骨。不可不戒。廷珪驚怒。即

召惠達。鞭殺之後數日。忽見惠達來庭中。責夜光曰。

我以七十萬錢資汝。西上奈何。遽相誣謗。使我冤死。

我。以七十萬錢資汝。西上奈何。遽相誣謗。使我冤死。

何負我之深也。言訖。遂躍而上。梓拽夜光。師氏家僮

咸見之。後數日。夜光死。太平廣記

○偽蜀將韋承臯殺其鍊師藥成誅死

承臯典眉州。有僧行真。善黃白術。構木塔十三級。火

輒焚之。凡三構無害。費錢數萬計。承臯乃召至郡。修

作金法。承臯謂郡司馬盧敬芝曰。某與行真同遇韋

處士。授此丹術。今老矣。故召之同修舊藥。藥成。子亦

得分惠焉。盧敬芝藥垂成。韋牧坐罪貶茂州。參軍。臨

行。盧送至嘉順津。韋牧沈藥鼎於江中。謂盧生曰。吾

行。盧送至嘉順津。韋牧沈藥鼎於江中。謂盧生曰。吾

行。盧送至嘉順津。韋牧沈藥鼎於江中。謂盧生曰。吾

罪矣。先是授術。韋處士者。吾害之而滅口。今日之事。藥成而禍及其有神理乎。蜀國更變。以拒魏王之師。誅死。出北夢瑣言

黃白秘術。鬼神禁忌。用以作家。猶不可況殺其

授師乎。韋承臯於授術者。欲滅其口。而沾沾與

盧司馬言何為是。固天啟其喙。留此一段公案

耳。不然。孰知韋牧以此死哉

○丁戌負其盟友為鬼所馮自擊死

戊戌長洲人。遊燕與壯士某氣力相悅。結盟兄弟。亡何

其人以盜敗。倉卒授百金於丁。為獄中餽。資丁利

其金且虞。禍及行金於獄卒。斃之。越三年。歸吳舟中

忽自作鬼語。謂曰。汝好負心。今得相報矣。因對眾言

其所以。眾曰。固然。與我等何罪。蓋緩之曰。然我且至

其家候之。遂寂然。丁抵家三日。忽反目作聲如前。而

操刀自斷其臂。而以爪自抉其目。血流滿地。觀者傾

市。人或謂汝究何待三年。曰。向我繁獄。近得放始出

遂死。

遂死。

遂死。

遂死。

遂死。

平生恃力凌人，必自直一死，觀其繫冥獄可見。但丁自欺心結冤，則殺殺相報，將未已耳。然則人雖有可死之法，我不可無好生之心。

錄

卷之六

負恩門

全

機巧僥倖之報

大巧必有大拙。陳平所謂陰禍也。薛文清云：天下事巧拙相半，未許有智力爭此。

○呂不韋陰謀受族誅

兩次出奇
不教一死

不韋，陽翟大賈，遇秦太子子異，人質於趙，曰：此奇貨可居。乃以千金見太子夫人姊，而說之。卒以異人爲嗣。是爲莊襄王。又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飲異人酒而獻之。生子政，爲始皇。不韋益尊，寵用事。然竟爲始皇所誅，夷其族。

建吉錄

卷之六

機巧門

全

○春申君陰受刺殺

楚考烈無子，趙人李園進妹于春申君，有娠，乃說春申君進之王。王召幸之，生男，立爲太子。李園恐春申君泄之，伏死士刺殺春申君，滅其家。

二人立此意，已得罪神明矣。竟以此死，富貴安在哉。

○宋齊丘沉景昇而殊死

譚峭，字景昇，因遊三茅，過金陵，見齊丘子曰：予化書之，化化無窮，願子序而傳之。齊丘以酒虐景昇，醉甚。

後來彌縫
爭功正是
用此手段

髮以華囊縫而投之深淵有漁人獲而剖之二人駭
睡正濃大呼乃覺問之曰我譚景昇也齊丘奪我化
書沉我於淵今化書將無行乎漁人曰行久矣景昇
曰化書已行吾不復人世矣吾睡囊中得大休歇煩
再縫而投之漁者如其言齊丘後爲唐相成大功然
不得令終宜哉群談採餘

女巫許公主而伏誅

世間多有
此種天誅

靖康時秦福帝姬隨二帝北狩有女子詣闕稱爲秦
福自虜逃歸詔遣老官人視之其貌良是問宮禁事

連吉錄

卷之六

機巧門

金

天不容奸

頗能言之但以足長大爲疑女子擊蹙曰金人驅迫
如牛羊跪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即詔入宮授
福國公主下嫁粧資萬八千緡及顯仁太后回鑾言
秦福死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付獄乃一女巫也嘗
遇官婢言其貌類秦福教以宮禁事使爲奸詐乃伏
誅吁非顯仁之婦則富貴終身矣

○唐三盜以得金而喪命

唐天寶中有盜三人發一古塚金寶充塞共收歛入
囊二人設計令一人買飯俟其飯至食訖推其人于

宿娼者殺
之

崖下一人買飯潛置毒于飯中謀致二人死而獨得
其物飯至二人遂推其人於崖下而死二人食訖毒
發亦死吁若三人均分其物皆得享富矣奸險之賊
互相傷害皆致凶死世情如此者不少可戒哉

○○劉方遠蔽罪趙林爲鬼所毆死

宛平民趙林與劉方遠飲娼楊三家娼有故歡王宗

義來並飲相妬遂至毆擊劉方遠助林擊傷宗義歸

暴卒卒時語妻曰方遠寔毆死我方遠聞變即出賞

賄宗義妻及娼楊三稱是林擊死林竟坐死自是方

連吉錄

卷之六

機巧門

金

受賄賈人
命的最可
惡合取氣

遠家常失物篋箱間有流火一日方遠僱客客忽起
揪方遠髮亂毆作林聲罵曰我代汝死耶然我已訟
陰司矣數日方遠死又數日宗義妻曰林事發逮我
與楊三矣自往覘楊三已病捧心展轉皆卒

即此一事便堪破方遠心事趙林飲娼家即邀

與俱是個會搬弄美人的厮打便去助拳是個會

作爪牙的聞變便納賄是個會脫身離己的彼

乖乃物事歡會便相親有急便推出原自如此

持趙林無限自被他哄耳若趙林爲嫖主則娼

有榮兒焉
無此等
人不教

家之奉承方遠必倍篤矣若趙林與宗義訟則方遠之唆謀兩家必得後手矣世上半是此輩弄壞可驚可怕可怒可殺

○○○李循模擢貢囑選不售竟恨死

此等入平
生機謀可
勝道哉

寧波郡庠生王錄臨貢其次為李循模李素乏行檢而多智術乃百計攘得之王模實人不較也李入京就選徧于卿貴賁緣得入首相嚴公之門久而親暱遂求順天府學司訓公為諭銓曹許之於是揚揚自得未掛榜前縱步入順天府學登其堂窺其衙排

趙吉錄

卷之六

機巧門

金

些小得意
便不任
如此其
死也

徊良久齋夫輩異其舉止呵之遂大聲詈曰吾不數日當坐於此鼠輩敢無狀耶齋夫輩乃群譁于吏部前語聞文選大駭亟易以廣西一小縣學李快快去未幾身及一子一僕俱死於彼明年王應貢就選乃恰得順天府訓導云嗟夫設使當時李被人訐而他更王選他所而遠任亦無足為異今多智者無上事而自貽伊戚撲實者無心中適得擠我者所謀之善地豈非鬼神故示與奪之意以彰善惡之報哉吁可畏也已

○○○孫邦華冒名涖任後謁選得之不敢往

神曹又久
矣官官喻
何足耶

邦華歸安人與姐夫某俱以省祭嘗選其姐夫得太原府倉官而華選期未及將告歸不意其姐夫暴卒華點人也謂其甥曰爾父一生辛勤已矣顧文憑見在盍使我冒為之小官異省誰人覺察凡有所得皆必均分任滿再考則以爾父作述而我自可另選矣其甥從之展轉間幸不敗露華甚以為得計後脫身入京投文聽選則恰補其姐夫之缺而勢不得往矣遂涕泣棄歸向使不為僥倖之計則太原倉官依然

趙吉錄

卷之六

機巧門

金

自在且可獨專其利不必分所有以與人也小入巧于為謀而造物更巧于制命任他千方百計總不出其範圍可笑可懼

舟死

○○○二村民誘愚民沒水取舟共渡而二民竟以覆劉合峰言其近處村中有三人同行前臨一渡值溪水驟漲而舟在彼岸中一人素愚蠢二人乃誘使脫衣泅過取舟其入出沒湍流中幾至滅頂僅獲濟乃復竭力撐舟來渡二人二人登舟綱欲撐開愚者忽

然必應連
船善也

肚痛欲洩不可禁。亟跳登岸。二人遽揮手曰。日已暮。吾不能候汝矣。遂撐去。俄而水急舟橫。抵岸一舫。俱覆溺焉。而愚者固在岸自若也。夫因其愚而擠之。以自利。賴其力而復背之。以自濟。不仁甚矣。其覆溺也宜哉。三事皆出談治

迦吉錄卷之六 終

迦吉錄

卷之六

機巧門

六

迦吉錄卷之七

善本

古吳 顧錫嘯九疇甫評

閩漳 顏茂猷光衷甫編輯

公鑑七

小善厚積之報

○○楊雍輦水濟眾種玉與家

雍兄弟六人以傭賣為業少脩奉敬達於遐邇父母

歿葬畢長慕追思不勝心目乃賣田宅北徙絕水漿

處大道峻坂下為居晨夜輦水給行旅兼補履屨不

迦吉錄

卷之七

機巧門

一

受其直如是累年不懈天神化為書生問曰何故不

種菜以給答曰無種乃與之數升雍大喜種之其本

化為白璧餘為錢書生復曰何不求婦答曰年老無

育者書生曰求名家女必得之徐氏右北平著姓女

有各行多求不許乃試求之徐氏笑之以為狂醉狀

聞其好善戲曰得白璧一雙錢十萬者共婚雍即具

送徐氏大愕遂以妻之生十男皆令德俊異位至卿

相累世貴盛凡右北平之楊皆其後也

一挑水補屨耳志誠不懈遂動天人若此世間

備而修德
便可動天

徐氏女乃
不凡

何事不可做。何地不可做。何人不可做。患志易移耳。

○○葛繁積善不忘其府欽仰

常存此心
已無量善

大觀中有一官于京師鋪中見皂靴一雙大類其父殯時物就視問之。主人曰昨有一官人騎馬過此令脩理者頃常來取其子四佇立以待果見馬上郎至乃其父也取靴徑去子追數十里看之在前趕之不上乃疾聲呼曰既是吾父何忍無一言教我便爾相捨父回首獨曰爾做人當如鎮江守葛繁遂失不

連吉錄

卷之七 積善門

二

見後其子到鎮江謁繁問曰平生何作乃為幽明所重繁曰某平生力行善事日或四五條或至一二十條到今四十年並無虛日士問如何為善事乃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便碍人之足某為正之如人與飯渴與杯幾微語言動作有可以利益於人者無不為之如是而已士拜謝而去 傳芳錄

○裴延年好施不倦遇僂獲福

延年長安人兄弟三人雖家貧而俱好施惠行之不輟有一老父過之求紫衣服顏色稍異待之甚謹問

遇凡人作
平寄觀故
真人來度

其所事云以賣藥為業問其愚勝曰不必言也由是往來憩宿雖數年而延年無怠色一日謂曰觀君兄弟雖至寒而常能施與不倦皆長者也積德如是必有大福吾亦厚君之惠此後二十年有世難當相接也及安史禍作為老人引入太白洞中居處仙境咸授道術數年亂定盡室生還其後兄弟登第皆至美官子侄兄弟亦壽考焉

延年已種福田熟矣故能召老人之來非弟禮

一異人可倖觀茲報也觀報之施安能無怠色

連吉錄

卷之七 積善門

三

哉

○鄭建中勤繕客舍世祿不絕

建中五季時居安陸黃嶺巨萬城中居人多舍客每大雨則載瓦以行問有屋漏則補之若客舍自為之屋亦為繕治又隆冬苦寒獨舍繕盈月晚得一子名紆登進士第官至禮曹侍郎有五子長曰彌由登第至朝奉大夫次即侍讀公毅夫皇祐五年魁天下士孫亦任官世祿不絕為善之報長矣

建中載瓦楊雍挑水與富鄭公之活數萬人唐

隨人各有
滿善手段

汝楫之載二萬金並功絮德善果可鉅細量之

李珣販糴令自量百壽登仙

善有教子
此字亦可
得助

珣廣陵人世居城市年十五隨父販糴父老珣繼之
人真糴授以升斗自量不計貴賤每升取利一二文

世只以衣
食自衣
計載於
許多惡

以供父母歲月既深衣物甚豐父異之曰吾輩之業
無不用升斗出輕入重雖官府治之莫絕其弊吾早

悟用一升斗出入自爲無偏汝出入任之自量吾不
及也汝之衣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乎父母沒珣年

好景

八十餘不改其業後值李珣出相節制江南珣以節
制同姓名改名寬節制下車數月夢入洞府煙花爛

熾鶴舞鸞翔珣獨步其下見石壁光瑩填書金字內
有已姓名甚喜謂生明時久歷宰輔能無功德及於

天下所以洞府有名也少頃二仙童出珣與揖問此
何所曰此華陽洞天石壁姓名非君也珣驚異問何

人曰廣陵部民李珣及旦召廣陵官屬詰之無有知
者令遍城求之數日里巷相推得李寬舊名珣乃車

迎入府拜爲道兄年八十有餘儀容秀異鬚長尺餘
皓狀可愛珣愈加敬謹問平生得何道術服鍊何藥

此見煉藥
何如煉心

其夢入洞府見兄姓名是以迎請師事幸以見教
曰愚民豈知脩鍊珣問再三以販糴事告之珣贈金

學得煉而
不積德其
能成乎

帛不受而返年百餘歲輕健異常忽謂子孫曰吾奇
世多年今日當去沐浴正坐而終三日棺裂有聲視

之衣帶不改蟬脫屍已去矣傳芳錄
一云壁中誌其昇仙之期至期節制李珣迎到

官廨寢上坐見之猶無奇也倏天樂繚繞雲幢
儀帳半空而下其民遂乘雲車仙去未知孰是

黃兼濟販糴平價後裔榮昌

通吉錄

卷之七

五

以流州之
善政而匹
大可以駕
之人可不
自力

兼濟成都人時張詠知成都夜夢紫府真君接語未
久吏忽報曰西門黃兼濟至見幅巾道服入真君降

堦接之禮亦隆重列坐詠上至旦問吏曰西門有黃
兼濟否曰有命請來至如夢中所見詠以夢告之詢

所行何善以致真君厚遇如此黃曰初無善事惟黍
麥熟時以錢三百緡收糴至明年禾黍未熟小民艱

食之時糴之一概價直一般升斗在我初無所損而
小民得濟危急詠曰此公所以坐某上也令吏挾公

座拜之黃後裔蕃衍居仕路者每每青紫

忍辱施濟之報。此集精進第一

彭矩強力忍詬累危獲安

矩自幼端重謹愿。未嘗游戲。長益慈祥謙遜。有蔬圃與人聯界。里婦每竊採之。彭佯不知。里人侵過園界。彭亦不問。嘗與一商同宿于店。彭先早歸。商失傘。意彭持去。登彭門索之。彭對以故。商怒罵。且言失衣。商欺彭懦。必索其償。彭如數償之。而去。彭性好善。喜行方便。見饑者必減食。食之寒者解衣衣之。至於整橋修路。但力可以為者。無不行之。又脩合香。獲散百解。

通吉錄

卷之七

六

散香齋湯解毒丸。以施病者。里人侵彭圃者。以強橫為人訟。官將杖之。彭懇言於邑吏張張為請於宰。竟免杖。人愈服其長者。彭年三十七。未有子。詣西岳求嗣。既而生三子。後寓蜀。未幾蜀亂。十室九死。彭舉家亡。悲挈家泛江。舟覆皆溺。彭於中流得一木。以濟。見其妻子二人。先在岸云。母子攀舟。船得越三日。一漁舟併載其二子。以至一家親屬。遂得全安。後遇光州亂。逃避山藪。哨騎數百。至被擒。繫繫。又縱火焚山。無得免者。彭所避處。風返火滅。後卒於臨安。年七十七。

世間皆欺
燭刀鋒電
水火鬼乃
不欺儒何

此處不見
磨心太過
亦可借以
解得

是大菩薩
非人所為
善原是儒
人做的

力妙

火氣一熾。善心退矣。世間大佛大菩薩。每以忍辱為第一精進。至云有人割截我肌體。不得生嗔怒。蓋一嗔怒。便現了剛惡。衷腸故也。伊尹大聖而稱者。乃曰強力忍詬。夫孰知此四字。非大聖大大聖不能也。

馮大呆子孫享其呆。彭生儒家室。庇其懦。

張良跪翁進履得為帝師

良祖父五世相韓。為貴公子。秦滅韓。良尚少豪爽。負氣嘗遊下邳。圯上有父老。墮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

通吉錄

卷之七

七

下取履。良欲毀之。忽念其老。強忍下取。老人又舉足曰。孺子。履我。良既為取。因跪進之。老人曰。孺子可教也。後五日。平明會此。良曰。諾。五日既明。良往。父先在。怒曰。與長者期。而後何也。後五日再至。良雖鳴往。父又先在。怒如初。又五日夜半往。有頃父來。喜曰。當如是。出書一卷。謂曰。讀是可為王者師。遂去。不見。及旦。良視之。乃太公兵法也。繇是習讀。佐高祖。取天下。封留侯。世祿焉。

忍之一字。最難能。忍時其德量必大。到不能忍。

欺他天來
大事如何
在這裡投
機可尋

人人黃石
公時時
進役可以
行世矣

見人如
此甚易
家富之法
難

亦以無
行之

各諸盜
人須從
吏過

已是驕貴氣溢矣昔人詩云少年勝下安無忤

老父圯邊愕不平。人生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

滅文成。至哉言也。信以辱勝下而王。以羞釋

而亡。飲到滿量。自然增益。不得耳。虧盈益謙。能

不憚憚然。禍至之無日。而戒懼之不可以怠乎。

○劉寬誣牛不較官至侯封

寬字文饒。爲人仁恕。雖舍卒未嘗疾言。遽色。人失牛

就寬車認之。寬不辨解與之。後數日。牛自歸。其人慙

愧。送還請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因錯悞。幸勞見歸。何

迪吉錄 卷之七

罪之有。自此稱長者。桓帝徵爲南陽守。吏人有過。蒲

鞭示辱。遷侍中。封建鄉侯。子松嗣。官至宗正。

能受屈棒。是大豪傑。每念及此。不覺咋舌。

○卓茂誣馬不較封侯拜相

茂字子康。爲丞相府史。有人認其馬。卓曰。子失馬幾

時。曰。月餘。茂知其謬。默解與之。挽車而去。後馬主得

馬。送還。亦納之。性不好爭。如此。爲密縣令。視民如子。

道不拾遺。後官至太傅。封侯。子戎。大中大夫。崇嗣大

司農。

屈棒誰人肯喫。每任天下事。則是非交集。非受

垢。受不祥。火氣都盡。未有能休休有容。沉嘿濟

世者也。

○步騭廝養不爭官至右相

騭字子山。漢末避難江東。與衛旌皆種瓜相善。會稽

有焦征羌者。郡豪族。旌寄食其地。懼爲所害。以美

瓜進。良久命見。焦坐中堂。自享大宴。另設坐牖外。留

茹菜飯。旌不能食。騭極食飽。旌曰。何能忍此。龐樛。騭

曰。吾等貧賤。主人以貧賤遇之。何所恥。後騭仕吳。拜

迪吉錄 卷之七

右丞相

使我輩生於乞丐。則長爲人曳馬。無所較。幸而

比於人。輒客閒氣。何耶。若士大夫豎立氣節。則

不在此限。

○雷孚數世不訟官至極品

孚唐人。自先祖樞以忠厚傳家。至孚十一世。未嘗訟

人于官。孚登進士。官清白。愛民好德。官至太子太

師。人謂積善之報。此所謂柔軟家也。人情欺善怕惡。視彼不樂訟

大聖

兩奇絕

者能無肆狎侮乎非有忍能當此哉

○○李沆遜謝狂生時號聖相

沆為丞相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
俟歸詳覽生即訕怒隨馬後肆言曰居大位而不能
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以謝人言久妨賢路能無愧
乎公于馬上賤踏再三曰某屢求退奈上未允不敢
去耳終無忤意

宋朝推名相必以文靖為首且曰真聖人狀則
狂生之詆何傷日月之明適表天地之量耳被

趙吉錄

卷之七

十

少誹謗便分疏不輟者視此何啻萬里哉

○○富弼罵如不聞卒為名宰

有貴爵
無事生事
者吁

弼嘗語子孫曰忍之一字眾妙之門睦族處事尤為
先務若清儉之外更加一忍何事不辦少時人有罵
者佯為不聞人曰罵汝弼曰忍罵他人又曰呼姓名
而罵豈罵他人弼曰天下無同名姓者乎其人聞之
大慙為宰執時雖有言必以禮名齊韓范云
○○松陵溪鬼忍游魚下而不忍索代帝敕為神
李正松陵人業漁居一港甚僻一夕得魚沽酒獨酌

鬼有真性
如此謂修
善而不脫
輪迴者乎

心不退轉
便是久道

此鬼仁心
分明是隨
水中生來
可謂忠恕

俄有一人立門外正曰子何來曰子非世人乃鬼也

喪此水中數年矣見翁獨酌欲覓一杯耳正有膽氣

乃曰子欲飲可入坐鬼遂入對酌少頃酒盡鬼辭去

後因常往如是半月鬼謂曰明日代我者至曰何人

曰駕船者明日伺之果一人駕船來畧無少碍晚鬼

至正曰何不代去曰駕船者少年喪父母養一幼弟

吾害之彼弟亦不能生故釋之又半月鬼又曰明日

代我者至次日果一人來岸徘徊數轉而去少頃鬼

至復問何以不代鬼曰此人有老母無依故釋之正

趙吉錄

卷之七

士

曰子有此心必不久墮泉下又數日鬼曰明日一婦

代我特來拜別次日候之晚有婦人臨岸意欲下水

數次復登岸去鬼又至正問曰何以捨此婦曰子聞

上帝好生此婦懷孕在身若損之子豈能存乎為男

子沒水濱數年尚無生路況此孕婦何日起生故又

舍之任使子魂銷鬼散於水中誓不敢損二命也潛

然淚下又別數日見前鬼衣緋袍頂冠束帶從者甚

眾來辭正曰上帝以吾仁德好生勅為本處土地言

訖不見 傳芳錄

人不練性
孤負人身
矣

凡貪者受
人目殺者
皆爾死也
狀愈結愈

深戒戒殺
則免禍矣

此見人鬼一性也。幽魂沉寢寧甘自忍而不忍人。一次二次至于三次而此心不變善根定矣。墮鬼趣者猶能格天。況生人哉。○人若不忍辱不耐苦。縱有善心。一激即決。一折即墮矣。天降大任是人而必動心忍性。意正欲其透此一關耳。

○元自實忍氣解怨易而福慶

自實與繆材成仇。夜往殺之。道經一巷。庵士軒轅翁有道士也。見自實前往。有奇形異狀之鬼數十隨之。

趙吉錄

卷之七

七

各執兵刃。勢甚兇惡。少頃。則金冠玉佩。百餘人隨之。和容婉色。翁意其死矣。天明詢之。無恙。翁曰。子夜來何往而歸之速。且述其所見之事。自實曰。某與繆材有仇。夜將殺之。及到門。自思彼雖負我。其妻子何尤。且有老母。殺之何依。遂隱忍而歸。翁曰。子一念之惡而克鬼隨之。一念之善而福神隨之。子之事已知於神明。將有厚福矣。後爲廬山令。傳芳錄。

○非從事於忍。惡知忍字之難。非善惡兩念對勘。惡知忍字之妙。○凡施濟人定要受嗔怒。爲人

有說人情
事大不解
世

謀定要受服責。任事定要任怨。勸化定受譏彈。寬厚定遭笑侮。此是執以皆來的。不辦此根。非能善者也。

趙吉錄

卷之二

七

救濟施與之報

匹夫存心愛物于人必有所濟。凡救性命所損無幾。特足衣食者不知寒餓之苦。視為可已。泛泛置之。菜色時既不當意。及見病臥道塗者。又以爲危。篤不能復振。遂坐視其死。卽行道有心人。慨嘆焉耳。其他則側目之。屏逐之矣。不知緣餓得病。病既不能求乞。則愈餓愈深。此不過三四升米。調護之。累日便能求赴。既能求赴。便有生意。或乘其菜色將病時。早救尤妙。在富人過宿之一費。足換十命。

進吉錄

卷之七

南

矣。師巫之一費。足救二百命矣。千金之資。救十損一焉。歲月之衣服飲食。十啻一焉。足救千命矣。甚輕而易舉也。若得數人共結此會。置一空屋。積草薦其中。以貯貧病者。使免風飡水宿之患。則調養易愈。寒天尤急。第須得一善人。以掌管之。四門有此。則天札者鮮矣。充之而逐。總有此。則旅魂絕稀矣。蓋人當病時。無揪無採。則益一病。吹風暴露。則益二病。空乏憂危。則益三病。重以腹亂衣穢。拖逐展轉。豈有再生之望哉。試設身處此。痛苦何如。何

有心尚發
不出

視其食
費如何

三端似
乃有道
旁眼

貧人出外
遇病尚
不底

惜損太倉一粒。不以惠此。且均是人耳。我輩若托

生非地。便是這等。樣子。幸得自足。又欲享豐席盛

爲子孫計。長久而眼前。掠人一錢。不捨不知水火

盜賊。疾病。橫災。皆能令我家業頓盡。少少福分亦

是天地庇之。豈一儉嗇錢癖。能致狀哉。一旦無常

祇供子孫酒色。賭蕩之資。於是一擲足救千命者

有之矣。何如積德。邀庇於天之爲厚也。此理至明

銅臭染身。直不思量到此耳。○又有見貧人輒怨

者。不惟已不肖。捨亦罵人之捨。此更無謂。只是賤

進吉錄

卷之七

五

惡習。辟而不自知耳。凡此意見。恐不可留在胸中

○浙館師以束金付貧民。獲吉地而榮貴

浙有士人。館於富家。歲暮得束脩八兩。至渡口。見貧

民夫婦。赴水。止之。民言。歲暮債迫。欲賣婦。婦不肖

行。故相率併命。士聞言。惻然。遂盡以所得與之。民泣

謝。代負。担送士歸家。妻問所得。士言。過貧民赴水事

妻曰。君胡不周之。士曰。已與之矣。妻亦不怨。至除夜

與妻治蝦酒。和以糟。戲口占云。紅蝦糟汁煮清酒水

來。渴夜夢至瓊樓玉宇。有聯續其詩云。門關金鎖鎖

善存心救
人定有此
緣。此無
不登者

文字似不
甚妙

商人已犯
衆惡況作
此好事

簾捲玉鈎釣士覺而記于柱宗人晒曰薄命漢得銀
入手輕以予人復爲此夢語欺人乎至明春赴館主
人延一地師葬母士以二親未葬常嗟嘆之主人囑
師爲卜穴至一處見鹿臥其地人至奔去師曰此金
鎖玉鈎形吉地也士憶與前夢合但未知爲誰家所
有適前與金民至見士曰先生得非某乎自得金完
債夫婦稍溫飽嘗言未能報德今爲何來此士言求
葬地曰此山一帶皆我有如可用當奉獻士指鹿眠
處民曰正吾業也即邀至家厚款書契以獻且助工
建吉錄

卷之七

士

費士葬之後登第官至憲副

呂瑛歸終三善增壽二旬

弘治甲寅琪春日郊行遇一已故府隸出紙示曰我
身又充東岳役夫今承批提七十二人汝亦有名我
爲汝熟識安忍反目汝當以家事幹畢伺我浙江并
某處提完亦得一月卽至天琪歸以是故語諸子曰
吾平生三事未慚吾願某五喪未舉欲殯未能一也
某女二十未嫁欲嫁未能二也某路經年傾圯欲葺
理未能三也亟出囊命諸子畢此三事繼而治後事

人何貴此
斯命全

如此以爲
施難能

此視艱苦
錢難捨

杜門以俟死歷數月亦無他異諸子悉意其爲妄也
最後除夕復遇前卒揖而笑曰向勾揖至中途忽有
免提牌云以汝陽世有三善獨釋汝一人更加二十
年壽矣琪後康勝愈常果越二十年而卒

○崔鄧世善樂施族甲一代

崔鄧四世同居家不藏貲有輒周給親舊男女未婚
死者未葬皆爲營辦居室卑陋無廊廡霖雨則張蓋
爲號州觀察使政治以寬經月不答一人鄧五子瑤
瑰瑾珮瑒皆達宦兄弟六人至三品鄧鄧凡五居

建吉錄

卷之七

七

禮部再居吏部鄧後以簡較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節度淮南唐興以來未有也宣宗榜其里曰德星堂
鄧爲金吾衛大將軍忽暴卒以韓約代之不閱旬李
訓反約死于難世謂鄧之福死亦積善之報云

積善早死亦是好緣積惡極貴反蹈虎尾久矣

人之不勝天也

○查道濟喪賑貧壽過其曆

道幼時沉寢不羣以詞業稱淳化中赴舉貧不能上
親族哀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翁貧

此事往往見笑精神却肯服義

儉已施濟

又重賞賚限不易耶

無以葬其母兄將鬻女以襄事道傾囊中錢與之且為其女擇婿捐財資送又故人卒貧甚其女為婢於人道為贖之嫁士族縉紳甚服其行是歲罷舉次年

登進士高第遷龍圖待制進右師郎中出知虢州歲蝗災民救道不候報出官廩賑之又設粥以救饑者給州麥四千斛為種於民民賴以濟所全活者萬餘人其居官時多茹蔬或止一食默坐終日嘗夢神人謂曰汝位止正郎壽五十七享年六十四論者以謂積善所延也子循之亦貴顯

建吉錄

卷之七

七

○薛玠以祖父陰功登位通顯

玠字藩卿弘治壬戌舉進士第先一月時夜夢其父同二老一身半小一身絕小同聲謂藩卿曰你只說中舉中進士容易先要考我每陰陽途間受了多少辛苦方得汝榮顯吾兒尚積德以遺子孫玠請問二老為誰父指曰半小者汝祖父也絕小者爾曾祖也玠醒為人述其語如此

世之登高第者盡以為已讀書才能所致權勢在手傲然無忌孰知些小福分祖宗殷勤得來

不添油注炭熱炎幾何乎其必有駢首號慟于地下者也

○老書生濟盜絹卒預報科名且賴其衛脫厄

宋有秀才年老累舉不捷悔無進取之心忽有盜踰垣入屋謂盜曰汝冒雨夜來辛苦料汝必不得已也盜實告曰我非盜營卒也因輸欠懼軍令不敢歸故來相援秀才曰吾有絹二疋與之明日與汝請于軍投盜乃拜謝而去越二年秀才赴舉場忽夢一卒曰某是盜絹卒也欲報恩無繇而死今秀才中矣後果

建吉錄

卷之七

七

中高第又一日夢報曰君為益州都尉有討命者我合當衛之後果除益州都尉道逢賊欲殺之賊見有甲士救免蓋此卒盜絹後已死也

○朱軾代納青苗錢三子皆貴

軾家貧教學得束修三千歸遇一田夫械鎖悲泣問故云欠青苗錢三千無還官司督責生不如死軾曰我恰有三千盡與之此得放出時同邑劉澈累舉不第祈于神神托夢曰汝弟負官錢不能助致死非命虧德如此何求福乎汝不知朱軾代納貧民青苗錢

耶天賜其子貴顯矣微悟尋訪朱軾信有之軾生三子果皆貴顯

王半山以青苗禍天下又不知作何輪迴耶

○黃汝楫贖陷賊者千入五子登第

善財難捨如此大機却即能哉

楫家富時方臘賊亂汝楫以金銀瘞土中欲逃避之忽聞賊掠士女千餘人拘閉空室東餒之欲金帛贖還不爾將殺之汝楫惻然慘戚曰我有金二萬斤欲悉贖其命乃起所瘞之物輦之賊營千人皆得脫歡聲如雷拜謝各奔去汝楫生五子曰開曰閔曰閔曰

迎吉錄

卷之七

壬

聞曰閔皆相繼登第人以爲積德之報

莫云爲善無此大機會只是做不出手或容易蹉過

○尚霖護李尉之母女尉轉生爲其子

殊勝入寺求嗣

霖爲巫山令邑尉李鑄感疾遽至困劇霖憐之因請所托尉拭淚以老母少女對及卒霖爲割俸送其母及其兩骨歸河東爲嫁其女于士族一日對尉如生拜且泣曰公卒無子感公之恩已爲力請于帝今得爲公子矣是月霖妻果孕明年解官歸又夢尉曰某

當明日生翌日果然因名曰頴及長敦厚

大理寺丞

王商抹投水之婦子壽雙昌

此人心亦生乎憂

正德初徽人王某商於蘇年踰三十未有子其姑夫某風鑑甚精言人禍福生死無不奇中一日見王某愀然語之曰汝于十月當有大難數不可逃奈何王某數神其術亟往蘇飲貲而歸至某處值梅雨水漲不可以舟乃暫寓客肆中晚霽出河濱散步適見一少婦抱一孩投水乃急呼諸漁舟曰能救此者與之

迎吉錄

卷之八

壬

假金僞命如此

二十金諸漁舟競渡出之遂如數與金問其故則曰夫貧傭工度日家畜一豕將鬻以償租昨有買者值夫他出遂自鬻之不意所得皆假銀也非惟夫歸篋楚兼亦無以聊生故謀死耳某更加悼恤問豕價而倍償之婦歸遇夫于塗且泣且幸具告其事夫疑其言之誑也而與婦同詣王某寓所質焉至則某已閤戶就寢其夫令婦扣門問何人曰我投水婦特來致謝耳某乃厲聲曰汝少婦我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倘有意明日偕汝夫來一揖何遲其夫始悚然曰吾夫

節婦不辱

便脫厄矣

以十一人
償一性命

地理從元
理出

婦同在此矣。某乃披衣起，方啟戶，聞室中轟然曰：「顧之則墻壁因久而頽，正壓臥榻，粉碎不然，其身當之矣。蓋天所以報之也。」比過十月不死，乃特造姑夫家。姑夫愕然，諦視之，訝曰：「汝滿面陰騭紋，現是必曾救幾人命矣。後福未可量也。」後果連生十一子。年九十六，尚康健。見聞紀訓

○蘇端正好施遇異人指墓穴出三蘇

軾祖端正道人，樂善好施，有一異人頻受施捨，因謂之曰：「吾有二穴，一大富，一大貴，惟君所擇。」道人曰：「吾

趙吉錄

卷之七

教清門

主

欲子孫讀書，不願富，于是偕往眉山，指示其處，命取

一燈燃之于地，有風不滅，道人遂以墓，母道人生老

泉，泉生軾，軾文章震天下，惟積善故異人至，吉地得

文士出矣。

世之爭地致訟，因而殺人，及鬬謀侵占，揭墳利

已者，知此義否。

○吳承事專務賑恤子孫世顯

吳五承事者，合州赤縣人，其家頗饒財，傳四世皆一子，專務陰德，凡可以濟眾賑貧者，無所不盡，至承事

遂生兩男，次庚讀書力學，後登科，調果州相如主簿，後皆讀書業科舉，代有顯官。陰騭昌後錄

○焦公行陰功三年遂生嫡嗣修之奔世科第不

絕

焦公東京人，因三世無嫡嗣，遂為商旅遊玩名山，徧訪至人，問其因果，遂見一老僧，聲清而遠，目視精光，

語言甚異，因執禮甚恭，問之曰：「貧家三世無嫡嗣，雖

得庶子，亦不肖，奈何？」僧曰：「乏嗣者，其故有三：一祖宗

無德，自身無行，二夫妻年命，恐犯禁忌，三精神不守，

趙吉錄

卷之七

教清門

主

妻妾血寒，焦公曰：「自身無行，夫妻年命，皆可受持，若

妻妾血寒，有何法治？」僧曰：「不難，但先修德，後修其身，

三年之後，可到五臺山，當授異方，言畢不見。焦公自

遇老僧之後，時時行方便，種種作陰功，遇人臨難者，

效郭元振之行善，見物垂歎者，助上帝之好生，施恩

布德者三年，竟往五臺訪老僧，數日不見，方欲回歸，

忽見行童手持一卷，對焦公言曰：「老師傳語大夫，功

成行滿，回家合藥，志誠服之，必有富貴子孫，隨念降

生，焦公曰：「但得嫡子足矣，何望富貴乎？」於是依所著

無病陰德

方服之遂生焦員外員外養子又不肖自恨何如如是忽遇一道人云汝有憂色何不往五臺山見老僧員外頓首謝遂往山至處不見老僧只見行童曰老師昨日言汝今日到此令行童接待也再三傳語何必來問但依汝父所行則愚者自賢貧者自富矣員外曰貧者得富自是命也愚者性之本然豈能反賢乎行童曰昔竇氏五子皆不全形自後行恩布施悉皆安愈況盡登科第員外拜謝而歸奉行刊施方書不及二十年子孫衣紫腰金蟬聯不絕後人得此

通吉錄

卷之七

吉

行狀及方受持行用並獲報應云

○○竇禹鈞廣積陰德名赫高真五子榮顯

皆根

禹鈞范陽人幼喪父事母至孝三十無子夢亡祖亡父謂曰汝命無子壽且促當早行善事禹鈞唯諾先

實可憐

有家僮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

寫分繫女臂云永賣此女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

見而憐之即焚券以女囑妻曰善撫養之及笄以二

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知之感泣詣罪禹鈞寘之

不問跡是父子裔禹鈞像晨昏祝壽元旦往延慶寺

此等善始不可勝言

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晨詣寺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泣至問之曰父犯大辟徧懇貸得金銀將贖父罪昨暮因酒失去父罪不復贖矣禹鈞驗實還之復有所贈凡宗戚有喪不能舉出錢葬之遺孤貧不能嫁出錢嫁之故舊相知每遇窘困多寡週之四方賢士賴禹鈞舉火者不能勝數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濟人之急惟尚儉素無金玉之飾無曳帛之妾宅南建書院數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有志於學而無供須者咸為留之

通吉錄

卷之七

吉

故其子見聞並博錄禹鈞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

來謝後復夢亡祖亡父告曰汝數年以來上帝以汝

有陰德名挂天曹延算三紀賜五子各顯榮仍以福

壽而終當充洞天真人位縣是禹鈞愈積陰功為左

議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翰林學士疏左補闕偁

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偁居起即八孫皆顯貴范文

正公書其事於策以示子孫

○○楊榮祖父一意救溺神指吉地

榮建寧府人。世以濟渡爲生。久雨溪漲橫流。衝毀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傍取貨物。獨少師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嗤其愚。逮少師父生家漸裕。有神人化爲道者。語之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定之。卽今白兔墳。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加曾祖父皆如其官。子孫貴盛。至今尚多賢者。

○取物者智。救人者愚。當其嗤時。無以自解也。天下是非果焉所定乎。

趙吉錄 卷之七 救濟門

主

○馬琦父救一寒僵生子尚書

誠心則善當爲善

琦之父爲邑庠生。隆冬早起赴學。路逢一人倒臥雪中。捫之半僵矣。遂解已錦裘衣之。且扶歸救甦。夢神人告之曰。女救人一命。出自誠心。吾遣韓琦爲汝子。生琢菴遂名琦。官至尚書。

○台州應尚書救當縊之婦官祿崇隆科第不絕

必是之類
他人無想
便能了看

應尚書壯年習業于山中。夜鬼嘯集。公不懼也。一夕聞鬼云。某婦人以夫久客不歸。翁姑迫嫁之。明夜當縊死于此。吾得代矣。公潛賁田。得銀四兩。卽僞作其

夫之書。寄銀還家。其父母見書。以手蹟不類疑之。既而曰。書可假。銀不可假。想見亡恙。婦遂不嫁。後其子亦婦夫婦相保如初。公又聞鬼語曰。吾當得代。奈此秀才壞吾事。傷一鬼曰。汝何不禍之。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尙書矣。吾何得而禍之。應公因此益自努勵。善日加脩。遇歲飢。輒捐穀以賑。遇親戚有急。輒委曲維持。遇有橫逆。輒反躬自責。怡然順受。子孫登科第者至今累累也。

○屠應竣還齋屋之券子孫競顯

趙吉錄 卷之七 救濟門

主

已事矣

厚中加厚

應竣屠康禧三子。世濟其美。存心尤厚。居秋涇橋之澚。有一隣人貧甚。負其子孟玄。銀不能償。以屋基及小坐絕賣。准退前銀。其子故長者。不肯受。告隣人曰。爾欲賣屋與墳。吾當另酬汝直。前銀送汝。吾不追也。其隣人亦感其高誼。以實訴曰。吾房實值若干。前因退債故多寫若干。今若還債止。當受若干。餘不敢領也。孟玄益高其義。復告之曰。汝不讀書。尙知義理。不欲虛受吾直。況吾讀書識字。豈肯見利忘義而減汝之直乎。固與之。隣人不勝感激。及竣婦隣人來訪。竣

天 難為

留與小酌隣人數其子之厚德且敘其感激之衷坡驚曰爾之房已賣爾今何居曰移某所坡呼其子取前契還隣人且為築墳墓戒其家人曰世世毋相犯也以後登科第者甚眾皆坡子孫號漸山其德甚備狀志所不能悉其什一

○王丹能化俗周急起家至官傳

此是獨

丹京兆人家累千金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穀於田間候勤者勞之其情懶者恥不與皆兼功自勵邑眾相率以致殷富其浮蕩廢業者輒曉其父兄黜

通吉錄

卷之七

天

史難為

貴之有遭喪憂者待丹為辦鄉里以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以鄧禹薦為太子太傅

匹夫乃能揅化俗之權如此真大奇杰長人知此何事不便

○劉翊累捐貲濟眾遇仙授道

翊字子翔潁陰人少好道德常行汝南界中遇陳留張季札遠赴師喪寒水車敗停滯道路翊見曰君慎終赴義豈宜久滯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去後為郡功曹值黃巾賊起百姓廢業翊出粟食食者

三次種德

四次種德

數百人鄉族死亡則為殯殮獻帝遷都道阻羣寇翊夜行晝伏赴之上加其忠拜議郎遷陳留守翊駕車東歸出關見士民病死道次以馬易棺脫衣殮之又逢故人飢困於路不忍棄去與所駕牛助歸後遇異人謂翊曰子多陰德太上加子用情使我授汝長生之術汝能隨我去否翊叩首曰少好長生願從指授於是引翊入桐柏山中授以隱地八術服五星華法遂仙去

○全琮父子樂施官至侯封

通吉錄

卷之七

天

大

琮字子瑾錢塘人父榮簡嘿沖退好積聚嘗使琮賣米往吳市易吳荒旱琮將米散給士民空舟而還自父曰所利非急而吳民方有倒懸之難故賑給之父大喜琮仕吳封錢塘侯

孟嘗豪杰而馮驩市義不能無介介琮父好積聚而乃能喜子捐貲無吝色真大聖父哉

○張生捐錢救命辟穀成仙

市錢能

張福州農家子幼時父使持錢入山市斧柯遇一人欠官錢追責甚緊貧無以償欲係死于樹張憐之盡

賁爲贈其人拜謝而去張坐石上傍有人問曰汝飢

渴乎曰然乃指路隅竹萌令食堅不可咀徐傾小瓢水命飲異香遍野類覺精爽非常自此絕粒忽識字能詩言未來事無不驗避塵世於崑崙莫知所終

○瞿嗣興注意施濟年登高壽

嗣興常熟人慈仁篤孝路遇遺物卽訪其人還之寒士季不能支竄突無煙瞿知之持錢二十緡投憲隙與之不告姓氏歲歉有貧人糴粟衣不及脛嗣興受其錢五百伴忘曰汝錢十百耶倍與之里人有疾親

善機變矣
趙吉錄 卷之七 善行

調粥藥賴以全活自少至老爲善之念未嘗少怠年八十四而卒 傳芳錄

○李珏黃兼濟以匹夫小善皆至高真然不過二

公之夢誰知之者瞿嗣興所積不淺當亦與彼偕逝第神明不數數洩其機權耳總之疆爲善足矣

士民賑飢之報

○宋祝染出廩濟饑子奪大魁

祝染延平沙縣人遇歲凶賑濟煮粥療病無虛日後生一子聰慧應舉入試鄉人夢黃衣使者執旗報喜奔馳而告曰狀元榜旗上有四字曰濟饑之報及開榜子果中狀元

○倪閃濟貧賑饑身魁榜首

閃字秦夫汝縣人穎悟嗜學用儉好施每出以錢自隨遇貧則擲其家不問知否及領鄉薦赴禮闈雖處

京師施與不減屢試弗偶人譏曰君以濟貧爲事何屢屈于春官豈造物有未知耶閃聞益自勵紹定三

年寇起蔓延侵境官兵獲從賊者皆繫獄閃以無知罹法日飲食之已而得釋後火焚民舍將及閃家賊黨相與撲滅隣家獲全明年大饑道殍相枕閃以糜粥濟之活者萬計次年赴試人多夢豎旗於閃門旗

上書饒粥陰功四字是歲果魁天下除寧國教授出私帑創齋舍置義田俸貲悉分兄弟姊妹仕至尚書

○張八公歲饑平糶孫累登第

張八公歲饑平糶孫累登第

平不事乃人所難

合得此名

平糶乃能富陸子

八公家富好施鄉人德之號張佛產分二子每歲禾穀索銅錢六十文一把其歲歉鄉價八十其子亦增之入公坐於門看糶者出問其價曰畧增些少公以錢還之自後其子價不敢增至曾玄孫皆登第黃溪馮公為人本分亦好施人以呆稱之其子夢蘭登進士鄉人語曰張八佛子孫享其佛馮大呆子孫享其呆

佛是呆人做得把來作對趣甚令可思

○陳天福一生平糶累世榮耀

建市錄

卷之七

賑飢門

三

茶陵州陳天福素長者有米皆平糶無米或借銀與人鄉里甚德之一日有道人以錢一百二十文糶米一斗陳辭錢而與米道人出而題詩云遠近皆稱陳長者與錢糶米來施舍他時桂子與蘭孫平步玉堂與金馬陳後富饒起經濟倉平糶濟人生三子皆顯達功名蘭孫登第官至太常子孫累世榮耀今湘湖陳氏之宦族其後裔也

平糶所損能錢子孫樂食有餘

○當湖陸氏兩代濟飢三世九卿

捐報射利者不可反觀矣

袁了凡記云凡係世家未有不孫祖德深厚而科第綿延者予舊館于當湖陸氏見其堂中挂一軸文字乃其先世兩代爵業賑飢而人贈之者文中歷敘古先濟飢之人子孫皆膺高位謂陸氏他日必有顯者今自東濱公而下三代皆為九卿其言若為佐券云

建市錄

卷之二

賑飢門

三

舟陸濟渡之報

○徐宗仁造舟濟渡延壽三紀

天下豈無此等良

宗仁蜀人鄉有兩石橋夾江四時湍急下則深淵惟此處可渡溺死甚多因船小觸石即碎宗仁乃造巨舟兩頭裹以鐵葉命僕撐渡忽有道人稱善星命者叩門曰公壽止四十三有陰德可延徐又夜夢至一官府見濕衣鬼約三四百執卷投王前言徐宗仁濟生拯死功德莫大乞與夫婦壽考王呼左右以卷示宗仁曰汝陽數當盡今延壽三紀及覺並樂善好施

通志錄

卷之七

濟渡門

善

果逾三紀而終人立祠於渡側

○程夷伯脩理橋路齡胤俱昌

官長若能存此意到處濟人何暇但不當勞力行之耳

夷伯峽舟人年三十九夢父謂曰汝今歲當死可問覺海僧夷伯竦然往候之僧善相乃謂曰君年促然可延取水一盃呵氣入中令飲之曰今夜當有一吉夢夜夢至一官府左廊下男婦衣冠嚴整皆相歡悅右廊下枷鎖縲紲哀號涕泣倚有人云左邊是脩造橋路者右邊是毀壞橋路者爾宜擇取夷伯自是于橋路平治用功不倦凡濟人事皆行之後覺海復至

曰汝數年行濟人事甚多陰功不惟壽算綿綿子孫亦榮貴矣夷伯年九十四歷五世昌盛

觀此則不必施德于人令人知之凡隱微可以利物者當無所不至也

通志錄

卷之七

濟渡門

善

助喪脩墳拾骼之報

○王忱葬客次書生身子皆貴

平生不染
可知

忱嘗詣京師于空舍中見一書生謂我當到洛陽而
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乞藏骸骨未
及姓名而命卒忱齎金一斤營殯餘金悉實棺下人
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忱亭長初到日有馬入庭中
而止大風飄一縑被墮忱前即言于縣縣以歸忱後
乘馬到洛陽馬奔走突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擒
盜矣忱具說其狀主人曰卿何陰德致此忱因說葬
書生事主人驚號曰是吾子也姓金名彥大恩久不
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厚遺忱忱辭讓而去縣是顯名
舉茂行除郡令子孫皆顯於時

趙吉錄

卷之七

柔

○唐郭震助五世之喪勳名一代

英雄舉動
那能與村
夫並進止
哉

震字元振年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嘗
送貨錢四十萬會有喪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各
在一方今欲一時稱寔乏於資財願假以治喪震遂
與之以車一時載去畧無留者卒不問其名氏深為
薛趙所誦而震怡然曰濟彼大事君何誚焉十八舉

進士歷官至吏部尚書封館陶縣男加代國公賜一
子官

十六歲便能獨斷獨行如是可謂風令矣以此
處天下事何有一絲蒞蒞

○李之純勤於拾骼歷官貴顯

性孝有功
則立善能
進子

之純登進士嘗為成都轉運使專以拾骼埋骨為念
吏人徐熙專為宣力計其所藏無慮萬計一日金華
街王生死復蘇云見冥官曰汝以誤追今當還人間
陰司事雖禁泄露然為善之效亦欲人知李之純葬
枯骨有勞與知成都府一任徐熙督役有勞與一子
及第汝宜傳與世間後之純以直學士知成都府遷
為戶部三遷御史中丞徐熙子亦貴

趙吉錄

卷之七

柔

冥司不禁泄露便不成幽明矣而一二件露奇
獻巧則其仁慈惻但不忍自沒沒者也遠近竊
淑之間人遂不復信謬猜謬度謂美惡無憑不
孤負神鬼哉

○范純仁以助喪養志相業俱隆

純仁字堯夫蘇州吳縣人仲淹之子也嘗往東吳得

俗子第一
可便是祖
完未

麥租五百斛舟載以歸道會故舊石曼卿自稱三喪
不舉世無郭元震無以告者純仁悉以麥舟與之歸
而拜父于庭父問東吳曾見故人否純仁曰見石曼
卿云三喪在淺土父曰何不以麥舟與之純仁曰已
與之矣後登進士第官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謚忠宣

子捐租助喪而父喜之子難父更難矣何也哀
憐不接於目而無貌于心也文正以先憂後樂

矢志教子為萬世美談至我皇祖而犯罪之

趙吉錄

卷之七

助喪門

美

子孫猶貸十死仁人何不可為哉

○趙狄舍牛助葬貴至極品

狄汲郡人輕財好施鄰人李玄度母死家貧無以葬

狄有二牛與之度得以葬他年夜行見老母與狄一

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以後當貴極人臣

無忘玄度也後果登進士第官一品

施至二牛其無所不捨可知

○劉軻改葬書生之尸文雄詞苑

軻韶右人幼讀黃老之書究輕舉之道嘗獨處一室

為說安魂
魂不可不
安

數夢一人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頃因遊學逝于此室
僧因瘞我于北牖下而屍踣促死者從真何以安也
君能遷葬必有酬謝乃詢于緇屬果然軻即改所着
之衣覆其骸骸具棺棺改窆于虎丘之上是夜夢書
生來謝持三雞子勸軻立食之軻嚼其一吞其二焉
後乃精于文學因策名登科第歷史館

尸在寺中閱人多矣而獨以囑劉軻足知鬼神
勘破人也

○傳故瘞一旅柩報題得官

趙吉錄

卷之七

助喪門

美

敵淮州人為士子時以紹興二十年過吳江縱步檣

院見僧房竹軒雅潔至彼小憩其東室有殯宮問為

誰僧曰頃者前知縣館客身故問其家在福建無力

歸窆權厝于此敵惻然憐之既還舟次是夜夢僑冠

人持名紙來見曰三山陸蒼自敘踪跡與僧言同將

退拱手曰旅魂棲泊無依君其念我君有德人也故

來相告明日敵復抵僧舍遂傾其貲遷葬于官地上

仍脩佛果以資助之至七月敵赴轉運司寓西湖小

利復夢陸來致謝云三場題目蒼悉知之謹奉告切

今人乃為
利故退舉
傷墳者

勿宜泄。彼此當有禍。敬竊而精思。屬稿。洎應試。如其言。遂薦名高第。

有德人。一到便為鬼神所知。德之感格大矣。然則德為聖人。豈有不得祿位名壽之理乎。患種未熟耳。

○○寧崇禮施棺不懈子孫無虛榜

崇禮性好善。常造棺槨。施人其貧不能葬者。又施以錢米。終其身不變。歿後淳熙乙巳歲。其家小奴丁貴童夢之。如存。與語曰。我平生多做屋宅。與人居住。積

通吉錄

卷之七

聖

累陰德。慶延子孫。汝說與十四郎。明年秋試。必得解。

不惟若此而已。如此而後。接續登名者。常不絕。十四

郎者。其子謙光也。貴重以告之。謙光不信。曰。汝侮我

耳。次年果預薦。自是殆無虛榜。至乙卯三舉。問曰。及

曰。乃曰。時愿曰。時豹皆崇禮諸孫。讀書業文。日以益

衆

施予之難。難在不懈。不懈者。心堅也。不望報也。

人與人相處。不能以一善一德。遽信其心。况吳

天乎。惟遠而難謀。故人多玩之。

○○淳熙士人許瘞官員女用其言登第

淳熙中。汪玉山為大宗伯。知貢舉。時有一布衣交平

生。極相得。屢黜于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會于富

陽簫寺中。與之對榻。夜分密語。曰。某當為貢舉。汝文

冒子中。可用三古字為記。其人感喜。及試後。搜卷中

果有冒子用三古字者。遂取置前列。及拆號。乃非其

友人也。私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曰。此必

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如此。友人指天誓

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洩漏於人。玉山終

通吉錄

卷之七

聖

不懌。未幾以古字得取者。來謁玉山。因訊之。曰。賢甥

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默然久之。對曰。茲

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

宿于富陽某寺。與僧閒步廡下。見一棺塵埃漫漶。僧

曰。此乃官員女也。殯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

敢自葬之。因相與嘿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庭下。謂某

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言相告。此去頭場。冒中可用

三古字。必登高第。但幸勿相忘。使妾枯骨得早入土。

既覺。甚怪之。遂叨前列。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

嘆

此事可見科名有定不用私囑也。又人間私語神聞若雷如此所謂發一念措一事不稟凜然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已乎。

奇事
亦是緣分

○廣西周舉子葵通判之棺其年登第子獲其姻周某領鄉薦赴省試道宿山寺夢一人緋袍謂曰某沉淪于此三十年君能舉我葵之前岡梧桐樹下吾使君今年登科且與世為婚姻周曰君有以教我當以死報德其人曰此行入京可去東瓦子陳家藥舖

趙吉錄

卷之七

聖

妙怪妙怪

仕宿奇世
如處又奇
人在大造
詩中那

安泊旦見鄰壁有棺問僧云廣東李通判死寄于此三十餘年無來問者周曰吾眷也齊僧于前岡葬之至京東瓦子果有陳家藥舖通姓名求寓焉陳迎逢供給莫解其故試前一日有饋篋篋者中有經義三卷周喜且異熟讀之既入試即此題也不易一字以書卷過省後知舉請相見愕然無語周後參謀制置司制置即知舉因暇時偶言前夢制置方言其親與周同姓名其年亦赴省意與周而其死於途周後為子娶廣東富室李氏乃言其祖通判死寄某處後

一得月

流落不能奔喪某年家道橫興前去取喪則云某人葬之矣蓋鬼知吉地而托之周也

命合中時有言行王道而王者有傳齒海前者有饒篋篋經義者神明之假托變化不一其途若此總以成就福德人耳固知行先於文也

○李約理商胡之喪嫁其女福綿子孫

約為兵部貢外郎嘗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忽病革邀約相見既至乃以二夜光遺約且以二女為托女皆絕色明日商胡死財寶數萬一舟之人莫

趙吉錄

卷之七

聖

夜光所造也然當時安之則心遂安

不窺觀約乃悉籍其數寄之於官二女立為擇配乃殮當殮之時復以所得夜光舍之人無見者後胡屬來理財約請官發視夜光在焉時人莫不稱嘆約竟福祿綿延子孫貴顯

呂後錄

幸人之死以為利仁者不為也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約最勘破此關矣

○陳元瘞萬殍子孫貴

元金壇人熙寧八年餓殍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坑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貼藏屍不可紀是歲生廟又生

有心

度後皆爲監司子孫登仕相繼

○○○唐王賦命貧窶瘞宋帝陵骨遂富有妻子

怪人怪事

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押焚其齒骨草莽

施難得之
貴行難行之事

間唐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

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

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

儒者如是將何爲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

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坑中郎將就就餓虎事

東市錄

卷之七 助世門 歸

露奈何唐曰子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

復知之乃斷文本爲匱復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

陵某陵分委而散遺之掘地以藏爲文而告詰巨事

訖求集出餘金耐謝戒不泄越七日金會哀骨雜置

牛馬枯骷中第一塋歷之名曰鎮南抗民悲戚不忍

仰視不知陵骨之猶存也後首禍者死山陰始有籍

人盡有天
性只是做
不出手故
知仁心不
可無作用
也

籍傳唐氏者繇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然名雖高貧

困自若明年已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燈歸忽坐殞

息登心者良久始甦曰吾見黃衣持文書來告曰王

召君道吾往觀官闕巍我有一冕旒坐殿上黃衣責

人逡巡降揖自謝君掩骸其有以報唐乃陞謁造王

前王謂曰汝受命寡且貧兼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

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罔不

知其信否也踰時越有治中表俊齊至始下車爲子

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置賓館一日問曰吾渡江聞

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左右指君曰此人

便是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

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款益篤叩之家徒四壁

東市錄

卷之七 助世門 星

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貧吾當料理使其

有妻有田以給左右逢迎愛誨爰度不數日二事俱

愜娶國公之女食故國公負郭田所費一一自袁出

人固奇唐之節而又奇唐之遇兩高之曰二公真義

士也後獲三千幣立願順凡夢中人所許稽其數無

一不合其神巧如此

予怪世之言命者窮通禍福罔不在厥初生一

成而不變今忠義所感定命靡常福極轉移易

若反掌乃知元命自作多福自求樞機繇人雖

六達有心
人來進就
一段因緣

是情所爲
而爲人心

天性不容
去欲如此

人人具有
這分力量
不可盡力

天有不能制聖言豈欺我哉一事通乎神明報便如此況力又有大者其積彌厚其澤當彌長又可集量乎哉

○宣城沈少叅讓還古塚子狀元登第

立碑更深心凡為墓與切皆有深一情發

少叅卜葬地啟土乃古塚也有誌乃先朝名公之墓沈命掩之懼復有發掘者立碑以識之少叅夜夢一官裁冠博帶來謝曰君掩吾塚蒙德已厚況又立碑無以報德當送一狀元為公嗣已而少林生幼聰慧一目不再讀弱冠登科少叅奇之以狀元可立俟少

題吉錄

卷之七

助喪門

罪

林性慷慨喜大節不拘繩墨稍淹滯少叅因告所親曰吾始謂人言不可信詎知神言亦不足憑乎及丁丑少林病不能會試將歸夢人告曰公今年當大發何遽歸及入場得題覺有神助出榜魁選欲養疾不赴廷試夜又夢人告之曰公今年當大魁何可歸少林夢中謂其子曰屢蒙見教公為何人曰君不知我尊翁當知之少林勉入殿試果狀元及第始知為不發古塚之報

○興化姚封君捐金贖墳子孫貴顯

同夢力起墳地墳占何如墳者視此

有姚姓者商於外夜夢一人裁冠貌甚脩古謂姚曰某有室在某處不肖兒孫將破我家君能護之否姚應之曰諾早行于道見羣傭方欲發塚詢之其主併在告以夢捐其金為子贖還墳得不起夜復夢其人告曰蒙惠至深已訴之上帝必報爾鳴鸞鳴鳳姚後生二子長曰鳴鸞次曰鳴鳳皆登進士為御史顯官一日二子任中忽心動各辭官促道而歸同一日至其家則封君病篤矣此雖二子天性然亦封君福澤駢臻宜及其子護從膝下也有孫亦為御史門第遂

題吉錄

卷之七

助喪門

罪

大顯達云

虐屍之報

○楊氏削屍頭賣之病腫死

庚宏爲竟陵王府佐家在江陵宏令奴載米餉家未達三里遭劫殺死流泊查口村時岸傍有文欣者母病醫云須得鬻體服之卽差欣重賞募之有鄰婦楊氏見奴屍因斷頭與欣欣燒之欲去皮肉經三日夜不焦眼角張轉欣雖異之猶惜不棄因刮耳頰骨與母服卽覺骨停喉中七日而卒尋而楊氏得疾通身洪腫形如牛馬見此頭來罵楊氏以語兒言終而

楊氏殺人

趙吉錄

卷之七

哭

卒幽明錄

按文欣之構鬻體爲母也雖以誤醫殺其母無罪焉欣母之不救命也非報也楊氏以利而戮死者報故及之

○唐王忠憲剖恒陽寇心食之三歲死

憲宗伐王承宗時吐突承璀獲恒陽生口馬奉忠等三十人馳詣闕命斬東市有勝業坊王忠憲者其弟忠弁行營爲恒陽所殺舍弟之讐甚恨開恒陽生口至乃佩刃往視之較斬畢卽剖尸心兼兩脛肉歸而

寬可解下
可解解之
則仇對無
已時矣

食之至夜有紫衣人叩門忠憲出見自云馬奉忠忠

憲與坐問之答云何以苦剖我心剖我肉忠憲云汝

非鬼耶曰是忠憲云我弟爲汝逆賊所殺我爲不反

兵之仇以直報怨汝何怪也奉忠曰我恒陽寇是國

賊以死謝國矣汝弟爲恒陽所殺則罪在恒陽帥我

不殺汝弟汝何妄報乎不聞父子之罪尚不相及汝

妄報衆仇則汝仇極多矣須還吾心還吾性乃可忠

憲知失理云與汝萬錢可乎答曰還我無冤然亦貴

公歲月可矣言畢遂滅忠憲乃設酒饌紙錢祭之經

年兩性漸瘦又言語錯亂如失心狀三歲而死

○唐汴卒食鄆士肉夢徵償而死

元和末王師討平鄆汴卒有食其尸肉者數歲暴疾

夢其所食卒曰我無宿憾既已殺之又食其肉何不

仁也我已訴于上帝矣當還我肉我亦食之徵償足

矣汴卒驚覺流汗及曉疼楚宛轉視其身唯皮與骨

如人腊一夕斃矣

○宋昇從韓溶議取人骨作灰溶滅門昇亦斃

宋昇爲洛中都運使時營西內甚急梁柱窗檻皆用

債與人可
共

報仇者當
如此

知大義

趙吉錄

卷之七

聖元

太平
廣記

只奉上帝
功耳

灰布限期既迫竭洛陽猪羊牛骨不足充用屬官韓
溶建議掘漏澤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有屬官李實
者與韓溶俱用事一日暴卒還魂具言冥官初追正
以骨灰事有數百人訟于庭冥官問狀實言非我乃
韓溶也忽有吏趨而出有頃復至語實曰果然君當
還然宋都還亦不免適所抱文書風動實視之畧有
滅門二字後三日溶有三子連死其妻哭之哀又三
日亦死而溶亦死昇已入為殿中監未幾忽溺不止
經日下數石而斃人始信幽明之不誣也

趙吉錄

卷之七

辛

國家大事一議關數萬人命尤可輕發乎哉

○順德令胡友信弄枯骨水中為鬼所賣狂死

收埋之其
導也

胡公闢教場其地與漏澤園近枯骨無算盡弄之水
中後入觀赴省參辭忽一人稱樸來見曰今日奉院
明文入觀官不必辭又曰小人得公薦剡書索視之
皆其平日汚行臚列甚悉公大怒索之不見既譖參
辭隨發謔語回邑數日卒

耳談

廉財之報

○范元之還贖金世登科第

元之素貧盛暑江浴拾得金銀一袋於岸歸謂其子
曰世人以財為命萬一有人失此自經於溝瀆枉殺
性命翌旦父子携干岸待之果見一婦悲號而至元
之詰其故曰夫坐獄當死易田得銀至此失之元之
即以還之婦與分亦不肯受既而鄉里多薄之謂其
不能經營生理空自守貧元之笑而不答次年父子
登第遂十二世為二千石

鄉里之見

趙吉錄

卷之七

壬

○劉留臺還商人之金神報貴顯

劉少貧專以趨謁為生一日至澤泉寺浴室拾得一
袋皆金也乃藏衣箱浴畢托疾臥浴箱前甃上終夕
不去翌日一人號泣而來自言為商八年得金八十
兩以袋盛之昨浴罷而去乘月行二十里始覺金失
劉曰我拾得專此相候出以授之商感謝解包取數
兩相酬劉不受鄉人皆笑其愚劉曰我平生賦分止
此若掩人物為已有必有災殃況商人辛苦八年而
積此一旦失去豈不哀哉吾所以俟而還之忽夢神

神巧

有心為善
那得不為
人笑

幸此老不
笑人

報曰汝守貧不貪將有大貴後果登第官至西京留臺子孫仕宦者三十三人出爲善陰陽

○裴度還贖父之帶再造壽命

度質耿小相者言其壽夭當餓死公然其言他日到香山寺徘徊廊廡下忽見一婦人置襪裙于闌楯之上祈祝于神良久瞻拜而去度見其物知必遺亡欲追還而不及遂收以待其復至抵暮不來乃携以歸旦復待于寺門則婦哭而至度問何爲婦悲泣曰父被罪繫獄昨假得玉帶一犀帶二值千緡以賂津要

建吉錄

卷之七

圭

不幸忘失于此昨爲夜不敢行今至不見父罪無逃矣度解袂視之不差乃授之曰今我專候付還婦泣拜留一以謝度笑而遣之一日相者復見度顏色頗異驚曰此有陰德及物前程萬里非某所知也度後位極人臣名震天下

按度自贊像云汝貌不揚汝材不長胡爲將胡爲相一點真心丹青莫造此可以相度矣

○楊存還商人之引天花證福

存赴試宿旅舍寢席下覺有一物碍揭觀之乃鹽串

二百引即收之詢店主曰前夕何人宿此房店主曰淮甸巨商某法名公曰此吾友也倘復至令至京于某處尋店主諾之不數日商果來尋遺物店主以楊言告之商乃詣京往見具白公曰果汝物耶當聞之官以還商如命乃詣官交還官欲與之剖分存力辭不受商不能強捐數緡就相國寺爲公所福時有五色雲天花散空衆稱公之陰德感天是年及第官中奉大夫

○張仲淳還客死之金子孫登第

建吉錄

卷之七

圭

仲淳秀州人居鄉教授以文學知名人皆師禮之好周人之急常以財濟貧乏病者給以藥務行陰德不求人知忽有一商旅塗中感疾甚困憊投宿于仲淳淳詢來歷但畧言其名氏鄉里遂不能言而死淳閱其行裝有金十兩乃遣人召其妻子護尸持金而歸復資經營葬之是夕淳夢其人謝云平生不欺心隱財陰德甚厚故遠來托公以死公待我以恩如此願公明年生貴子至期師中生登進士第爲尚書郎世爲官族

幾胡想乃
大風波

遺金往往
開係性命
過路君子
皆者

好議論
不傲人情
更佳

○徐恭兩還遺金奔代彌芳

恭保定府博野縣人素行忠實樂善好義非分不取一日往鄰縣市物飯店中見銀一封坐良久待無人來覓即挾歸家明晨起復往見店主被失銀者告官即出銀以與原封未動店主獲釋又灌蔬于園園傍有樹一人乘涼飲井畢遺囊樹下而去公知亡矣即收以待行二十里覺失哭來曰吾累某乃河南人挾糧銀三百兩赴京輸納今忘于此吾家性命不保矣公驗其封號及銀數與之其人出數兩以酬公堅辭不受輸納間請客十餘以謝拜為父將行祝于土地祠曰徐某厚德不欺人物如此乞達上帝生好子孫後生子廷璋璋生二子鸞鳳同特舉楊孫行登進士曾孫榮榮皆以文學顯為燕輔名族實公之所貽云

通市錄

卷之七

廉財門

香

○劉尉却謝金二子貴顯

益州劉府君初為連江尉有爭田十年不決郡以屬公公得其奸立為判其曲直人皆謂公為神不知特公心耳及去官得直者候為建州屏人告曰某有好香數斤聊為長者壽發視之乃黃金也公謝曰君事

有此意易
染指

百金自難

真正節婦

本直非私君也敢以公事受私賂乎堅却不受時皆偉之後公二子原父賈父俱以文顯

○宜山馮俊不酬偽金其年登第

俊為舉子時以所賣路費百金易土儀入京將求什一之利以自助也行至山東折閱頗有息盡市之次日細視其銀皆銅質物色其人計不可得俊即取假銀悉投於河曰無陷後人也同伴相助至京遂登第累官至都御史俊官既顯有故人子為屬官以墨四挺餽俊俊曰汝所餽墨必佳自取研之覺太重驗之則皆金也俊怒即以投之幾中其面蓋其志操如此

趙市錄

卷之七

廉財門

香

談林

○孫廣川祖不酬偽金子孫大顯

祖為人淳厚正直生平無一毫機械鄉人皆取平焉一日偶貨物得銀二兩公持以示人則假銀也念此銀既不可用亦不可持以誤人至東湖之濱復于水中走數十步投最深處後生子登第為副使孫即屢翁尚書其曾孫輩皆賢書香未艾也

按此雖所損無幾而平生之廉介長厚已可見

矣與馮俊二事一律

○○○餘于舵師還商遺金旋于舟下得金

舟師姓吳與其子載商至瑞洪商遺金一袋於舟而去吳簡船艙得金懼其子見之乃收置竈灰中子欲

發舟去吳故遲延半日商反覓金吳舉以還商請均

分吳堅不聽商籲天拜謝而去其子恚曰橫財入手

不能享乃舉以還人吳笑曰吾父子終日棹舟猶不

能飽煖橫財豈易享耶命發舟去其子不用命吳自

運舟舟旋轉不動如有物礙其舵吳乃入水驗之得

迎吉錄 卷之七 康門

一皮箱二盛銀二百餘兩吳遂成富焉

使貪商金安得神運二百兩哉

○○○密雲富翁還邊餉遺金因得其亡子

翁一子敝歲失之遠近求之弗得翁念殊切值天暑

數入歇涼于其門坐久竟去翁策杖至門見門後一

黃袋盛銀數錠蓋餉邊者翁俟其還少頃一人號至

曰我天津衛解邊餉者適與同伴借此歇涼解腰間

銀袋置門後乘陰快行忘取倘長者收得願與均分

翁驗還之其人拜謝且懇所以報德翁俛首久之曰

老拙久失一子此行但覓游秀孩童一二賜我足矣
其人銘刻而去事畢回至途見人携小兒請鬻其人
計翁恩厚幸有餘金遂買兒聯騎送到翁門下馬兒
遂竟入室中舉家號泣始知鬻兒即翁子也翁大喜
復厚贈其人 談林

迎吉錄

卷之七 康門

五

瞞心取財之報

○唐定州民私絹十疋托生爲羊

此私銀公物皆廣信

飲生如此則放生之功德可推

此京索工銀者慎信

定州人王珍能爲金銀作曾與寺家造功德得絹五百疋同作人私費十疋王珍不知也此人死後王家有禮事買羊未殺其羊頻跪無數珍已怪之夜繫于柱珍將寢有人扣房門甚急看之無所見珍復臥又聞怪之遂開門臥未睡見一人云昔日與公同作功德偷十疋絹私用今已作羊合爲公殺叩頭乞命再三懇苦言訖出房門卽變作羊王珍妹于別所見此

趙吉錄

卷之七

取財門

五

人叩頭一如珍所見遂放羊珍及妹家皆斷食肉嘗以咸亨五年海運船上無菜人皆食肉珍竟殮空飯焉太平廣記

○解奉先多取画直轉世爲犢

奉先洛陽人爲嗣江王家画像未畢而逃及見擒乃云功值已相當因于像前誓曰若負心者願死爲汝家牛歲餘奉先卒後王家特牛產一驂犢有白毛於背曰解奉先觀者日夕如市焉

○童安玆負郭珙財爲牛莫贖

此書不遠者微信

郭珙生此

此書不遠者微信

此書不遠者微信

此書不遠者微信

安玆唐大中末富人初甚貧窶與郭珙相善嘗借其錢六七萬以之經販遂致豐富及珙微所借錢安玆拒諱之珙焚香告天曰童安玆背惠忘義借錢不還倘神理難誣當死後作牛以償某安玆亦給言曰某若實負郭珙錢願死作一白牛以償珙債未逾月安玆死死後半年珙家特牛生一白牯犢左肋有黑毛作字曰童安玆歷歷然觀者雲集珙遣人告報安玆妻子并親屬往視之大以爲恥厚納金帛請收贖之郭珙憤其欺負終不允安玆家率童僕持白挺劫取

趙吉錄

卷之七

取財門

五

之珙多置守禦竟不能獲報應錄

○劉鑰匙橫於生計爲犢見購

隴右水門村有劉鑰匙者不記其名以舉債爲家業能規求善取民資財如乘鑰匙開人箱篋不異也故有鑰匙之號隣家有殷富者爲鑰匙所餌放債與之積年不問忽一日執券而算之卽倍數極廣既償未畢卽以年係利畧無期限遂至資財物產俱盡負債者怨之不已後鑰匙死彼家生一犢有鑰匙姓名在

賺肋之間如毫墨書日為債家鞭使役無完處債此妻男廣以重賄購贖之置于室內事之如父贅則棺歛葬之 玉堂閒話

人間微子母亦要有怨心便是隨處作方便然不如其不為也

○宜春姥欠寺錢為牛恰酬其直

郡有齊覺寺寺老僧年九十餘清修守戒人皆呼為上公也上公偶夜夢見一老姥衣青布之衣拜辭而去云只欠寺內錢八百上公覺而異之遂自取筆書

通吉錄

卷之七

取財門

卒

于寢壁同住僧徒亦無有知者不三五日後常住有老特牛一頭無故而死主事僧于街市鬻之只酬錢八百如是數處不移前價主事僧俱以白上公公嘆曰償債足矣遂令入寢所讀壁上所題處無不嗟嘆 玉堂閒話

欠寺錢有償矣捨寺錢有福乎曰如起此心於別處皆吝矣君子問災不問福也

○營田吏奪民田變牛以代其耕

汴為廬州營田吏恃勢奪民田數十頃其主退為耕

夫不能自理數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腹有白毛方數寸既長稍班駁不逾年生施汴二字點画無缺道士邵修嘿親見之 精神錄

○盛出血巧奪隣產生子絕後

盛出血吳城人戲以手折人輒出血故名之隣翁老無子園池廣衍盛與翁狎嘗問其地所從得翁輒道其詳盛潛易翁賣地券擇一已死者為中見人藏久之翁無恙乃謂曰汝地不歸我何待翁以為戲盛作色出券示翁翁愕無辨遂與盛地憤恨而死盛初無

通吉錄

卷之七

卒

子既以計得翁地又生子意願益溢所生子五歲不言一日盛携之入園圖游行謂曰吾老矣目前生業皆汝有汝不言吾不樂耳兒忽應聲曰我即某翁也將有所待而言耳盛驚悸一仆卒未幾子亦卒遂絕

○毛烈負田被訴受陰獄破家

毛烈合江縣人以不義起富他人有美田宅必謀得之陳所與列善舉田質於烈累錢數千緡後載錢往贖烈受之有乾沒心約以他日取券祈曰得一帖為

牙僧可不
嫌乎

官吏受賄
枉法者又
可觀此樣

証可也。烈曰：吾與君何待是耶？所信之後，數日往則烈避不出。所訟于縣，縣吏受烈賄，曰：官要文券驗，安得交錢數千緡而無券者？言之令，所以証枉受杖，訴於上司，皆不得直。乃具牲酒，訴于東嶽行宮，幡帷掩映中，彷彿有人語曰：夜間來，所急趨出，迨夜復入拜謁。陳狀几上，又聞語曰：出去，遂退。抵三日，毛烈在門內，忽有黃衣人入，梓其首，毆之奔併得脫。至家死。又三日，牙僧一僧死，一奴為佐者亦死。最後所亦死，少焉復蘇。謂家人曰：吾往對毛烈事，善守我七日。至十日，勿飲也。所入陰府，迫者引烈及僧參對。烈以無償錢券為解，獄吏指其心曰：所憑惟此耳。安用券取業鏡照之，見烈夫婦並坐受所錢狀，一衣冕人怒叱械烈。烈乃首服。主者又曰：縣令聽決不公，已黜官。若干吏受賄者，盡火其居，仍削壽之半。烈遂入獄，且泣語陳所曰：吾原券在某櫃中，語吾妻可還。汝又吾平生以謀得人田宅，有十三畝，皆在櫃中，可呼家人還之，以減我罪。主者又問僧曰：但見初質田時事，他不知預知也。與所俱得釋，所抵家而寤，遣子視縣吏，則其

連吉錄 卷之七 取財門 全

種占

占墳可省

為子者念

錢口要意
多未還耳
不然豈無
他故

居焚矣。乃往毛氏述其事，子取券還之，僧歸已茶毘。三日無骸可托，日擾毛氏門，至家業衰替乃已。

○劉悟爭產，削籍以改過得殿。

營州彭方中，因詣西嶽祈嗣，夢至嶽府，其里人劉某已死，見彭告曰：吾兒久當登第，在甲科，仕宦至監司，以占里人墳及一應大小罪惡，凡三十事，降第五甲，止得某邑簿尉。昨與族人爭田，今又議削登科籍，只可請舉。故在此照應。彭覺首以語劉，時方與族人爭田致訟，乃好讓之。其年劉請舉，明年登第五甲，終于簿尉。

連吉錄 卷之七 取財門 全

父母冥中感此，不肖子孫豈不心哀然？何不與乃嗣言之，豈善亦有緣耶？固知寶燕山得夢祖。父者，未絕其人之天乎。

○蔡翁負周氏財，轉世為其家狗。

方通判乳媪周氏，性朴直，不慮人欺。村人從假貸，輒與之有蔡翁者，負最多，每督取率托以他故。經數年，媼呼責之，妄言答云：欲償婆錢，輒為官事所蕩，願寬今歲。如背約，當為八乳牝狗以報。未幾蔡死，而方家

可憐

得一大八乳，周姐嘗戲呼曰：汝是蔡公耶？即掉尾而前後十年乃死。開窗括異志

如此業報，只是開口一愿耳，不愿將如何？曰：心已是狗矣。人家狗最多也，知是誰人轉生來，故不食其肉亦可。

○陸氏橫侵人產，生子蕩其家業

有不肖子，可自省

嘉靖初，有淮民陸氏，奸而橫，侵其隣鄭氏，盡其產，撤其居，以爲己官室花園。所餘惟嘉樹一本，晚得子而釣人心肝，暗數歲遊于庭，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

迪吉錄

卷之七

空

大驚，已而復暗不語。百方誘之，終不出一聲，稍長，荒淫戲傲，靡所不爲。家罄乃死。人謂其鄭氏後身云。朱瑄爲都御史，總督兩淮，徵其里人問之，皆信。談林

○月陂民貧，高氏鎚轉生爲馬償之

爲人時受，得不動者，好者以竟，牛馬情哉

高瑀家富，弘治時人，有民借鎚若干，未償而死。隣馬產駒異，常高買得之，性循良，穩而且捷。他人即蹄齧不得近，甚愛焉。一夕夢民泣涕，跪請曰：向借公銀，可還文契。高曰：數未杜，奈何？民曰：騎坐數年，可償前債矣。明日高晨起過廐，馬見高連嘶跪地，若哀求狀。隨

什地死，高憶昨夢，啟篋檢券焚之，而獲馬于郊。談林
焚券獲馬，此心善于郭珙矣。正要尋此人心，有之亦快也。

○王稍負鄉人金，變牛償之

漁算的忘，應會消之

稍子太原人，姓王，名彥，須漁算人資，後漸消乏。其鄉長者憐王之貧，以銀一兩入錢借焉，令其相奏買船以度生。乃王稍頓忘前義，竟負不償。傍經八載而長者亦忘之，毫不索取。一日長者閒過家小屋中，忽見王稍腰繫汗巾，明白窺入牛欄處，少頃牧童報云：牛

迪吉錄

卷之七

空

何屠身，雖却價造化，術中則機，顯何用意

母生犢，長者即往觀之。其初生小，牛腰間宛然明著汗巾之紋，不沒。長者默識之。後一週餘，小牛肥潤，壯大。長者令牧童賣之，偶遇何屠於路，問價。童應以一兩八錢。亦長者所囑也。屠私喜，以爲此牛不止此直，遂依價牽去。有農夫見問曰：此牛甚肥壯，當此春時，何忍殺之？肯轉賣我耕耘可乎？何屠給之曰：此牛適著價二兩五錢，若再加價一錢，即與爾。農夫又喜，此牛過於價值，隨用二兩六錢還屠。較之長者初賣，又增八錢矣。農夫得牛，不勝欣喜，其牛歸家不須管理。

省丁農夫
後日還債

一苦情一
孝念與是
不可堪處

自會往返疎令人愛惜一日不見徧尋無有已仆于

山谷巖下農恨之後遇前屠于市敘失牛始末屠乃

云是長者家買的而農又耕長者之田宛轉通問儻

知其實農曰此牛何故止賣此價長者曰其中有緣

緣此牛是稍子王彥須托胎投生填還前債我親目

所睹王稍原欠我銀一兩八錢故止賣此價何屠問

之始大悟曰王稍亦欠我肉銀八錢農人亦言云我

原問王稍借銀二兩六錢未還今托生爲牛正所謂

取此而償彼也共大叱詫此真可爲欺昧者戒時係

地吉錄

卷之七

主夫

萬曆己丑年

談林

三家假貸之數何巧相值也惟巧相值故得成

奇絕事不然其因緣變化宛轉抵償又不知何

如矣

○崔屠詐取贖母之金雷震死

餘杭民某死惟餘一姬之子子聘胡氏女爲婦貧不

能委禽姬遂質身於機坊爲之治絲得金二兩婦始

得歸婦問姑所適子言其故婦泣下盡脫簪珥將以

贖姑而子先往與議當夫婦語時隣人崔屠竊聽之

二兩殺三
命

此知二人
再生不是
周今處動
雷聲處

盡如此靈
奇人夢
斷心故此
公案不可
不錄

因詐爲夫語索前物於婦婦稚不察卽與之及夫歸

罔然莫知爲誰所索也怨恨觸柱而死母聞子死傷

之亦自死婦欲相繼自殺里卒以聞於邑令周之冕

卽出餘俸棺殮二死者而令護婦使母自殺且急捕

賊不得皆轟雷已擊死崔屠其物尚在手而又起二

死者皆活則異之異矣周令給子生理以養母焉

雷能殺人又能生人不更顯赫哉周令所作大

是有心人○凡橫財多關性命急思之

○南康屠竊酬愿金手持之死塚中

地吉錄

卷之二

主夫

南康夫婦產一子欲酬香真武廟而無銀甯猪得銀

八錢付妻妻置神前磬中屠窺見既牽猪乘閒竊銀

去夫覓不得以責婦婦無以自解因縊死夫殮埋之

大慟乃與其子往至廟門登殿見其婦先在夫曰爾

已縊死殆鬼乎胡盡見也妻曰我瞑目爲神所攝至

此原不會死安得爲鬼夫見其言語明朗不解所以

亦不懼却同進香畢歸家發塚啟棺但見原屠者已

死其中左手持原銀右手執索四方來觀者皆駭異

以爲神之顯報如此

談林

屠死則死耳。何以在塚棺中。此另是奇絕公案。以告語人間也。

○蔣舉人放利取盈爲盜劫盡身被慘酷已而羣盜亦斃

有許多貨財被買得地券刑

洞庭山消夏灣蔣舉人屢試春官不第遂弃去。日夕執籌居積算計。雖至親不拔一毛。不數年稱高貲矣。錢神作祟。盜斯劫之。鞭撻炮烙慘於官刑。申而入。漏盡而出。罄其所有。席捲去。盜喜過望。殺牲載酒。賽願於小雷山神。山在湖中斷岸絕無人居。盜登祭畢。酣

連吉錄

卷之二 取財門

充

飲大醉。自恃邏兵莫及。不虞舟師截纜以去。盜歸無所。嚴冬凍餒。駢首受斃。無一存者。買船過者皆知弗敢近。吁。天以盜報蔣舉人。而以舟師報盜。何巧相值也。豈非嗜利之明鑑哉。談治

○長興民王某霸占財產轉生爲牛呼子償債

王某狡而橫武。斷鄉曲每設計買人田產。既成券僅償半價。放債則捐其原契。既還復索。習以爲常。人畏其橫莫敢與爭。惟飲恨而已。亡何暴卒。隣家偶生一牛。主人視之忽作人言曰。老官我即隣人王某也。陰

連款

逐漸有此

司以我設心不善。且嘗負爾田價。故罰爲牛以償之。今煩召我子來。令渠措處。奉還。主人大驚。亟往呼其子。子亦克暴。掉臂入門。高聲問牛在何處。主人指示之。乃問之曰。爾能言邪。牛不應。又問。又不應。乃掉其

牛言乃字字是素心勝前生爲人

人毆之曰。汝敢言我父爲牛。正爭鬬間。牛乃奮起呼其子名。訶之曰。汝尚毆人耶。吾爾父也。適爾入門。乃問牛在何處。吾憤且羞。故不應耳。尚毆人耶。因歷述其產付價未足。還該若干。某債原契未還。今在何處。須一一爲我清楚。以脫我罪。言訖。卽踏地而死。其子

連吉錄

卷之七 懲罰門

充

因贖回瘞之。談治

世之牛形而人。人心而牛。心者豈少哉。

○陳明章以造假金起家雷震死

此偽金者價償

明章黃邑人。平生奸狡。造假銀漸饒。加靖癸丑五月。章携小僕同捕魚。忽雷從其家出。擊死草塘中。而小僕乃在塘上亡恙。亦莫知其所繇上也。耳談

負債不返。便生爲牛。大然則世之負債者多。此心已是牛犬矣。何待再生哉。

思及此當
何如惜福
哉

奢儉之報

奢者必貪。手頭既寬。物力易訕也。奢者必殘。飲食
過豐。烹宰踰制也。是有二惡德焉。況福分有限。盈
極不祥。誰能載之哉。昔志達禪師。以用洗鉢盂水
太多。而宿疾纏身。衰益九世高僧。以坐沉香座。講
經。而人癰附體。豈以罪軀頑質。恣饕餮於天地。侈
供奉於人間。而謂無其報乎。何如留幾分享用。以
濟貧病。積陰功去也。

○魯叔孫東門以侈失位

通吉錄

卷之七 奢儉門

子

定王八年。劉康公聘於魯。發幣于大夫。季文子孟獻
子皆儉。叔孫宜子東門子家皆侈。歸語王曰。季孟其
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
曰。何故。對曰。二子者。儉儉則用足。用足則族可庇。二
子者。侈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道也。王曰。幾何。對曰。
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侈泰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
之位。不若季孟而侈泰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早世。
猶可。苟登年以載其毒。則必亡已。而子家宣伯皆出
奔。東門氏遂無後于魯也。後數年。季氏行父執于晉。

尤妙
然則無德
而壽不為
福也

不儉則長
為禍因矣

是原較多
矣

○晉何曾石崇以奢殄世

范文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
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遂舍之。季
氏世為魯上卿。至意如。專國富于周公。而子孫始替。
曾曰。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嘗謂諸子曰。主上創業
無遠謨。汝輩猶可免。至孫輩必及于難。厥後何緣見
收。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議者以曾明于料主
而暗于自克。身侈豪奢。暴殄天物。子孫汰侈。尤甚承
嘉之末族。無遺種。亦自取耳。使以儉約傳世。何必不
令終也。後明帝時。石崇與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
侈靡。而崇為特勝。琇愷每愧羨以為不及。宅室車馬。
僭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後房百數。皆曳紈綺。珥金
翠。而絲竹之藝。亦盡一世之選。竟以懷寶取禍。及見
收。謂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早知財能取禍。何不
散之。崇無以對。竟斬于市。

通吉錄

卷之七 奢儉門

左

曾崇之富如此。使以周急行仁。不令功德半天。
下哉。馬援嘗云。富者貴能施濟。不則守財虜耳。
後來佐命大勛。侯封累世。何知非施濟所致。前

可怪

又有僕泣
云大人
足與身不
可得登知
今日這等
富貴來公
由此遂止

非來公乃
德恐消又
不過

迦吉錄

卷之七 奢儉門

至

輩有詩曰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
多少豪家方夜飲貪權未許暫停盃此聞丐者
有感而作也嗚呼富人一盤食足供貧人七日
飽者有矣一日安足供窮人兩歲食者有矣同
是大塊中人何忍擁肥自恃半錢不予乎又冠
萊公好聲歌以綾帛賞妓者妾舊桃有詩云二
曲笙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機
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又云風動衣單手屢呵
幽窗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
一曲歌此詩字字真切引而伸之凡可以約已
施貧者當無不至矣歸田錄云萊公知鄧州好
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然燭達旦故鄧州燭法冠
天下雖京師不能造也去官後人見其厠潤燭
淚往往成堆杜祁公清儉未嘗然官燭油燈一
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
臣而奢儉不同如此後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
謫南崖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足以為戒也
○梁富人虞氏日夕宴博禍中腐鼠

後高樓不
以大道亦
有奇福

凡婚嫁過
俗者女子
多承受不
起人持未
詳驗之耳

迦吉錄

卷之七 奢儉門

至

虞氏起高樓臨大道日夕歌宴擊博于上博者勝掩
口而笑適有三客過樓下飛鳥御腐鼠墮客客舉面
值其笑二客相與謀曰虞氏富樂久矣我不侵犯何
為辱我乃聚眾滅其家諺云驕奢之灾禍非一致出
子
○唐楊收婚嫁奢侈竟極嶺外
楊收段文昌皆以孤寒進貴為將相率愛奢侈收女
適裴坦長子嫁資豐厚什器多用金銀坦尚儉聞之
不樂一日與夫人及兒女到新婦院臺上用碟盛果
實坦欣然視碟子內乃臥魚犀遽推倒茶臺拂袖而
去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楊相竟以納賂遂至不令宜
哉北夢瑣言
○賈相郎更以妻飾過豐而就殮
王涯為相筦利權其女嫁寶氏歸請曰玉工貨一釵
奇巧直七十萬錢王曰我一月俸金即有此豈於爾
惜之但一釵七十萬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不復敢
言數月復告曰前釵為賈相公外郎馮球所買矣王
嘆曰郎吏而妻首飾如此其可久乎後未浹旬馮晨

賈相有二青衣捧地黃酒出飲之食頃而斃蓋賈有蒼頭與馮吏隙馮之故也賈爲出涕罔知其孫卒符王涯所料云

按郎吏之釵妖固矣涯知物妖而不知權妖賈至以職囊寄門客而罔覺也故二公亦皆不令焉具見柳玩詞家

○黃州教授以享用過盡而早歿

謂進命之說亦登不信然

昔太學士二人同年月日時又同年發解過省二人約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禍福故一人授鄂州教授

趙吉錄

卷之二 奢僥門

吉

一人授黃州教授未幾任黃州者死鄂州爲治其後事咒樞前曰公與我年月日時同出處又同公先我去使我今卽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托夢以告其夜果夢告云我生於富貴享用過了故死公生於寒微未嘗享用故生以此知人之享用亦不可過後鄂州教授歷官至典郡豈非聞此傲悟恐懼脩省而然耶

然耶 樂善錄

清波雜志云生而富貴窮奢極欲無功無德而享官爵又求壽當如貧賤者何若又使之永年

爲造物者母乃太不均乎最富貴者其可不思持之以德

趙吉錄

卷之二 奢僥門

吉

誘人蕩業之報

徐池誘奪人產被鬼訴而驚歎

池嘉靖間人富而暴厲欲得徐八房故令人誘其子
臣爲賭蕩累債數多果得其房後二子五孫俱染瘵
召巫禱巫爲神言此徐八爲祟池懼設醮向城隍廟
求解次蚤建醮有乞兒迎問曰公非徐池乎曰然曰
昨夜我宿廟僻地有人向神呼汝各言汝害他池驚
返歸枕而卒子孫俱無噍類

其貧宿廟中耶抑歿爲鬼祟耶

迪吉錄

卷之七 誘門

主

○鄧榮以誘蕩起家遭劫辱而窮歿

榮性譁狡常謀人爲不善鄉有宦家子不肖鄧結其
親騙其家產殆盡丐而歿鄧爲鹽商于江湖者二十
年紹定年間湖遇寇一寇儼如宦家子縛鄧父子淫
其婦女盡掠其貨而去鄧貧困十年而歿子亦正焉

誘善錄

知誘宦家子之報矣生子使人誘亦是宦家之

報今見宦裔癡迷賭蕩輕薄少年從而蠶食之
則爲之憤此點念正要充擴莫令虛誤此善根

可也司馬光家訓須熟記得

○○○丁湜謀人賭博削奪大魁

湜少年俊爽酷嗜賭博父責不悛逐之湜遂旅遊京
師經營補太學熙寧九年南省奏名相國寺有一術
士謂湜曰君氣貌極嘉即書粘于壁云今年狀元是
丁湜湜益自負而賭如昔時同榜二蜀士多贊好賭
湜延之勝六百萬如數携歸又數日詣相寺術士驚
曰君今氣色大非前比湜請之曰相人先觀天庭明
潤黃澤則吉今枯燥且黑得非設心不良有謀利之

迪吉錄

卷之七 誘門

主

舉以負神明乎湜竦然以實告曰然悉以反之可乎
曰既發心冥冥知之果能悔過尚可占甲科居五人
之下也湜亟還其所得是科徐鐸首冠湜居第六焉

成敗錄

俊英人每
每有此彼
必謂不酒
脫者是俗
子也

唆謀訐訟之報

○文光讚父以前生唆訟歷挫無虛日

家有此訟
門前此俗
海最誤人

讀之父忘其名自少至老無歲無獄訟事以宿因問
雲相禪師師曰汝父前生本寫詞狀為人鬪合爭訟
故今反受其報光讚懇求救免師令其自着桎梏三
日為作懺悔矢心行善事稍解云

每見好訟之家禍人禍己破蕩不可勝數則唆
謀者其陰毒可勝道哉矧官長利人紛爭以實
囊橐者乎

連吉錄

卷之七 唆謀門

笑

○黃鑑父以舞文起家生鑑貴而滅門

人口念他
何賴有
依時

鑑蘇州衛人厥父善舞文起滅詞訟蕩人產業為害
不少既而晚生鑑弱冠登正統壬戌進士以青年美
才獲寵實為近侍蘇人咸曰父苦事刀筆而子若此
何天理耶景泰間罷渥益甚後駕自北還禁錮南宮
及改元天順復位以舊恩待鑑陞大理少卿朝夕召
見無期此時獄籍自問一日上御內閣露一本角微
風流之命取以觀乃鑑所進禁錮疏上嘆曰不意鑑
之奸有是耶亟召甚於平日鑑至上擲此本視之鑑

連呼萬死伏誅遂滅族呼使鑑寵不及此何能報之
深耶

唆帝王兄弟以固權寵即是唆訟本色耳可謂
能世其家矣小人希旨每每可喜自家亦喜得
便宜一日天算實難當小人在了做小人矣

骨肉以相
故受人唆
有亦宜少
省

○米信夫唆兄弟爭訟而有其贊一家皆誅死
信夫浙西人素狡譁里里有大家兄弟二人以父死
紛爭因唆其弟以訟其兄結合官吏破其家而有之
兄弟抑鬱而死米孫是富者二十餘年自家必定叫
豪杰別人必

連吉錄

卷之七 唆謀門

无

疑無人至元戊寅遭反謀逆訟牽連到邑見吏儼如
道矢其弟抑令招承罄其貲沒焉忿而訟吏於府尚是前
見府吏儼如其兄抑令招承與其妻女子息入人俱
死於獄然則破人家取其財得無報乎三段俱出

唆之機甚隱微何報之烈也惟弄人於兄弟間
故罪益倍乎抑亦巧惡五分便足當直惡十分
耶所坐事亦冤憤然不見巧報耳
又有權勢人見卿隣親戚有訟隙輒鼓人訟又
乘其愚忿輒鼓之當勁敵俟其顛躓出而扶之

以樹恩取利此何心乎故勸人息量人力亦是
隨處方便然鄉隣親戚有不德之者矣惟造物
知之

迪吉錄卷之七終

建言錄

卷之七

咬齋月

今

迪吉錄卷之八

古吳 顧錫嘯九疇甫評定

閩漳 顏茂猷光衷甫編輯

公鑑四

放生之報

物被殺者或前生罪業或與我冤對故此債償然
冤可解不可結罪貴出不貴入彼以多殺墮此惡
道我既殺彼彼復殺我殺殺相尋債償無休何如
解結有罪以德易怨之為愈乎若屬今生貪嗔恚
殺種下怨毒則禍愈重故能放生永保人生亦惟
放生可得長生

○毛寶贖龜墮水得救

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令一軍人於武昌
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置甕中養之漸大放江中
後邾城遭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沉溺獨毛寶被甲入
水中覺如墮一石上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得
至岸迴顧而去
贖一命贏一命所得何多

人惟好生
與天相通
然其人生
難生物則
易

難之此滅
第矣

○劉之亨放雙鯉而延壽

梁劉之亨仕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亨乞命。亨不解其意。既明有人遺生鯉兩頭。之亨曰。必夢中所感。乃放之。其夕夢二人謝恩云。當令君延壽一筭。諸官舊事鯉未至門而夢已先。感物之神靈如是。庸可妄殺。

○嚴泰贖龜而還錢

陳宣帝時。揚州人嚴泰。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頭。泰用錢五千贖之。放行數十步。漁舟乃覆。其夕

通吉錄

卷之人 放生門

二

此龜報恩
却下毒手
翻過舟然
可為漁獲
殺生者之
戒

有烏衣人扣門。謂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千。可領之。縉皆濡濕。父母雖受錢。怪其無繇。及泰歸。問乃說贖龜之異。因以其居為寺。里人號曰嚴法寺。

○陳弘泰放蝦蟇萬頭獲金蝦蟇

偽蜀廣都縣百姓陳弘泰者。家富于財。嘗有人假貸錢一萬。弘泰徵之甚急。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蟇萬餘頭。貨之足以奉償。泰聞之惻然。已其債。仍別與錢十千。令悉放蝦蟇于江中。經月餘。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有物光明。視之乃金蝦蟇也。微戒錄

不是蠅力
受神力

○○王五活蒼蠅無數蠅釋其冤

王五京師酒保。當釀酒時。蒼蠅每投死其中。于是以炭灰數器置其傍。遇溺者輒取起。安頓之。濕乾自能飛動。所全活無數。後遭陷官議。真之死。執筆欲判。蠅輒成羣。集其筆端。飛去復來。不得下筆。乃知此人是陰德所致。為解其獄。

蠅至無力。乃露一段奇怪如此。世間何物無佛性。

○隋侯活蛇報珠

通吉錄

卷之人 放生門

三

是常行經

隋侯見大蛇被傷而活之。後蛇含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燭百里。故世號為隋侯珠。

○楊寶鹿雀啣環

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北。有一黃雀。為鴟梟所搏。墮地下。為螻蟻所困。即懷之。安置梁上。又被蛇虫所齧。乃移巾箱中。采黃花飼之。羽毛既成。朝去暮來。積年之後。忽與羣雀俱來。哀鳴繞寶。數日乃去。是夕忽見有一童子。向寶再拜曰。我是西王母使者。往蓬

何物無奇
重使誤食
之能無罪
乎

萊過此爲鷗泉所搏君仁愛拯拯數承恩養今當受
使南海不得朝夕奉侍流涕辭別以白環四枚與寶
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後當如此環矣寶生子
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三公果應白環之數
天下無比及楊震墓有大鳥隨之陳留蔡伯喈論云
是黃雀感恩而致也記齊語

○○韋丹贖就烹之電報以祿命

丹年近四十舉五經未第嘗乘蹇驢至洛陽橋見漁
者得一鼃長數尺寘橋上呼呶餘喘須臾將死羣萃

趙吉錄

卷之八

四

物當壽
誰得之者
人亦如此
何以靈天
下之厄而
致生之哉

引見盧
奇神物
心如此

觀者皆欲買而烹之丹獨憫然問其直幾何漁曰得
二千則衛之是時天正寒丹衫襖袴無可當者乃以
所乘驢易之既得遂放于水中徒行而去時有胡盧
先生不知何所從來行止迂怪占事如神後數日丹
因問命胡盧先生倒屣迎門欣然謂丹曰翹望數日
何來晚也丹曰比來求謁先生曰我友人元長史談
君美不容口誠托求識君子便可偕行丹良久思量
知聞間無此官族因曰先生誤耶但爲決窮途胡盧
曰我焉知君之福壽元君即吾師也當自往詳之遂

物之神靈
如何哉彼
之者何異
發人

元長史乃
小虎張人

年月日時
亦定花開
榮流亦定
然則何在
定也

相與策杖至通利坊靜幽曲巷叩一小門有應者延
入行數十步復一板門又十餘步乃見大門制度宏
麗擬於公侯了頭數人皆極殊美先出迎客陳設鮮
華異香滿室俄一老人鬚眉皓然身長七尺褐裘常
帶從二青衣而出自稱曰元濬之向丹盡禮先拜丹
驚即急趨進拜曰某貧賤小生不意丈人過垂採錄
實所未諭老人曰老夫垂死之命爲君所生恩德如
天豈容酬報仁者固不以此爲念然受恩者思欲殺
身報效耳公乃矍然知其鼃也終不顯言遂具珍羞

趙吉錄

卷之八

五

留連竟日丹將歸老人卽於懷中出一通文字授與
丹曰知君要問命故輒於天曹錄得一生官祿聊以
爲報有無皆君之命也所貴先知耳又謂胡盧生曰
幸借吾五十千文以充韋君改一乘早決西行是所
願也丹再拜而去明日胡盧生載五十緡至逆旅中
賴以救濟其文書具云明年五月及第又某年平判
入登科受咸陽尉又某年登朝作某官歷官十七政
皆有年月日最後遷江西觀察使至御史大夫到後
三十年應前皂笏荷花開當有遷改非歸矣後遂無

所言丹常寶持之已而及第歷官日月無差洪州使廳前皂莢樹一株歲月頗久一旦樹忽生花丹遽去官歸至中道而卒于宙尚書僕射同平章事岫擢福建觀察使活物預訓

此毫乃神龍也苟非韋君贖之則妄加烹殺者又不知誰當其禍矣

○○○宋郊渡蟻數百萬易卑名而上第

郊後改名庠邴角時與弟祁同肄業太學有胡僧相之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

趙吉錄 卷之八 放生門

六

非心非意
非形非相
露奇
無意植福
如此空集
無意地界
業者

小兒打蛇
心生意實
之不惟
福亦具

年春試罷復遇僧於鄆邸僧執大宋手驚曰公風神頓異似曾活數百萬命者郊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肯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郊倪思良久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羣蟻繚繞穴傍吾乃戲編竹橋以渡之繇是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選然公終不出其下二宋私相語曰一歲豈有兩魁其言妄也及唱第小宋果中首選時章獻太后臨朝謂不可以弟先兄乃以郊為第一初為第十始信僧言之不妄也後官至宰相封

英國公諡元獻

今人好燒蟻宜戒

使當時不再遇僧則以為相術之未真誰復知其宿因者天下禍福之變如此者豈少不遇異人點綴之遂委于一定無如奈何或終日營營而不識恢功積德反造非分之求可嘆也初得第後便肆力酒色郊嘗遺書戒之可見根器原自不同後來至相又別有栽培非特蟻也○蔡襄放鵲身膺高爵

不可一善
滿足

趙吉錄 卷之八 放生門

七

禍未能通
帝命然則
天心仁愛
總一般也

襄字君謨仙遊縣人未達時每喜食鵲一夕夢褐衣老人曰來日常被害願公貸命襄問汝何人乃誦詩云食君數粒粟充君羹中肉一美斷數命下筋猶未足口腹須臾間禍福相倚伏願君戒勿殺生死如轉轂覺而異之詢于厨中有黃鵲數十放之經夕復夢褐衣老人云感君從禱復生今上帝已命注公高爵其後舉進士至端明殿學士贈侍郎諡忠惠孫佃大魁天下○魚念佛鵲能詩可見盡物性便有感格靈通無窮之妙處鳥獸不亂行非誑語也

備其三世
未終滿然
鄉之人耳
乃父子登
科則又何
然不知何
故矣此老
不意注而
有記性果
然

○李遂夫不食牛三世父子登科

遂夫父名李田台州仙居人其子夢人推車過門滿載皆書卷問何等文書曰他年南省及第人姓名也揖而求觀過閱無已名獨有李遂夫者車人指曰是爾姓名乎漫應之曰然其人曰此一鄉皆食牛而汝家三世獨不食牛當父子登科既覺亟更名遂夫果驗

不食牛細事也而獨異流俗歷久不變遂至動天然則善何微而可忽積何久而可怠乎

趙吉錄

卷之八

放生門

○顧待問以食牛塗榜悔而登第

隆興癸未試禮闈未揭有江陰顧待問者忽夢入仙府正見放榜末甲有顧待問字而墨塗去之叩所以一真官曰以汝愛食牛肉姑示罰耳即謝過曰今後不復敢再食真官曰汝果自此不食耶曰然遂取筆復注姓名因借榜細觀覺而忘去獨記友人葛楚甫又在已下因趨候與談之洎揭榜果然顧自是不食牛

此法應得第者故露朕以警之耳真官大是有

與施食及
祭孤同功

情人

○陳元植愛護衆生壽延百歲

常存此心
何地不可
做

元植初有家道而好行陰騭至于禽虫悉蒙其惠每將食于高原之上百鳥遙見必飛鳴前後或來迫其坐隅元植甚憫之禽鳥亦不畏懼已與物却
同體了凡如此十餘年一夕夢有衣緋人長三尺許巾箱備具謂元植曰爾壽甚促緣有陰德及物於一切生命皆欲濟活以此當延其壽汝尚勉之覺後飲食倍增至年九十九歲一旦晝坐忽然袖中有一物投地化為著緋衣人長三尺餘拱立於前曰君壽本不逾四十為有陰功增至百歲今須還常理辭爾去焉瞥然不見元植遂與子孫述之令選地封墓逾月無疾而終出談
錄

趙吉錄

卷之八

放生門

九

○曾參救鶴御兩珠以謝

窮易歟尤
可憐

參養母至孝曾有鶴為弋人所射窮而歸參乃牧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參門秉燭視之鶴雌雄雙至各御明珠來謝驚數萬緡家遂殷富搜神記

○楊序活億物延其壽

序湖廣人家頗豐一夕夢神告曰子逾旬當死能活

先生之妙
不可曉者

佛之存焉
九年

億萬物命則可免序曰。大期已迫。物命有限。未易滿數。神曰。佛書云。魚卵不經鹽漬三年。尚可再活。曷不置之序。遂遇有命物。悉贖之。見人殺魚。取卵投江中。如是月餘。夢神告曰。億萬之數已完。壽可延矣。已而果然。傳芳。

○劉子嶼感鯉放生鋤地得金

知父母恩

子嶼。吳江人有魚塘一所。至冬築小堰以放塘水。喝澤取魚。水放將半。見二大鯉。越出堰外。復躍入。如此再三。子嶼異之。觀所至。乃新育小鯉。數百尾。聚一窟。

通吉錄

卷之八

放生門

十

如水能養何小魚必無濟理然自捨不得

中不得出。故二鯉往來跳躍。且御且涉。而救其子。寧身陷死地。不怕也。子嶼慨然嘆息。乃去堰。放魚。越二年。鋤地得金。遂致大富。

天地間只是此有情種。到處堪憐。堪痛。被二鯉画出仁人孝子之脉。橫溢四海矣。

○李進勃放一船魚度厄獲金

進勃以販彭蠡湖為業。常以大船滿載其魚。入維揚。肆易之一日。復販魚至三山浦。其夕月色如晝。勃乃步于岸側。聞船內有千萬人誦經聲。清亮非常。乃登。

佛之通達至及麻魚只是一念之慈悲耳若救生情切即心是佛

明示為善之利

舟察之。則船內魚耳。進勃驚曰。我自來販魚。眾生輪迴之身。不可測也。因悉放魚于江中。言曰。諸魚既各通靈。他日某若困苦。敢希方便。緣是改業。販鬻狄薪。

通吉錄

卷之八

十

此忽見荻叢碎罇中光芒。進勃即以手摸之。獲金二斤。乃袖于懷中。愁悶頗息。俄見一人着白衣。向波心踴立。謂進勃曰。朝來得存性命及獲金。乃子前所放諸魚。今各報恩也。言訖不見。待旦即有魚數十頭。又拽一葉舟來。棹棹俱備。進勃因得及岸而歸。遂成家致富焉。搜神記。

家致富焉。搜神記。

衆生皆能念佛乞憐。特人無得聞之耳。進勃明是有善心者。故白衣點化之如此。○人盡謂造物生畜養人。不知人亦天地間一物耳。能脩真。

商水點以
用物命入
藥不得上
界謂生物
養人可乎

好生。恭贊位育。方靈於物。不然與蠢動何異。貪
嗔嗜殺。假手相啖。一入冥途。則轉換不可知矣。
如梟攫鳥。如虎喫人。亦將謂天地生以養之乎。
且性命與錢財孰急。與滋味孰珍。我捨至輕。彼
得至重。我捐至纖。彼活至衆。視含冤鼎鑊恣意
貪殘。何如哉。設身入物性中一思之。

通志錄

卷之八 放生所

主

殺生之報

○晉餘杭縣令許憲男好火獵。火反其面死。

憲爲令。憲男于仇王廟側放火獵。便穢祠前。忽有三
白麋從屋走出。男引弓射。忽失所在。復以火圍之。風
吹火反覆其面。欲去無從。而憲以事免官。太平廣記

火獵最酷。昆虫蠕動之爲害者多矣。仇王廟其
籍手以報者也。

○宋益州人入山遇龜。引出。臚一龜者立死。

元嘉時人刺史遣三人入山伐樵。路迷忽見一龜大

通志錄

卷之八 放生所

主

如車輪。四足各躡一小龜而行。又有百餘黃龜從其
後。三人叩頭請示出路。龜乃伸頸。若有意焉。因共隨
之。得出。一人取小龜割爲臠食之。暴死不噉者亡恙
出黑光。

○宋元雅宗好漁獵。冥受割鸞

鍾離太守阮情。遣元雅宗巡行至民家。寐不復寤。經
一日夕。乃言云。初被百餘人縛去。有神人曰。汝好獵。
今應受報。便取雅宗皮剝。截如治牲獸之法。復內
于漆水。釣口出之。剖破解切。如爲膾狀。又鑊煮燼矣。

神道只教
人一思字
耳當覺須
惡者食肉
時

成箇火燒
半了滋味
佳不

飲活平

初悉糜爛。隨以還復。痛惱苦毒。至三乃止。問欲活否。雅宗便叩頭請命。神人令其蹲地。以水灌之。曰。一灌除罪五百。凡三灌。見有蟻類。數頭。神人曰。此雖微物。亦不可殺。無復問。巨此者也。緣爾愚蒙。不識緣報。故以相戒。因爾便蘇。數日能起。終身不復。漁獵。太平廣記

○○東興人得猿子擊殺之家死於疫

便以爲戲

慈性便足

其人入山得猿子將歸。猿母自後逐至家。此人縛猿子於庭中樹上以示之。其母便搏頰向人哀乞。直口不能言耳。此人既不放。竟擊殺之。猿母悲喚自蹲而死。破腸。跡之皆斷裂矣。未半年疫起。遂滅門焉。後神

通吉錄

卷之人

古

不忍一覓。可以爲相。則忍此猿者。尚可爲人乎。

抑又有感焉。母子天性。其懇怛一脈。寄在畜生道中者。猶能感動疫鬼。况寬人乎。况仁人孝子。精氣之所勃。宰所會。鍾而有不與雲樹雨裂石。貫日者乎。

貫日者乎

○○沛國士人壽三燕離而三子皆啞

有士人者。同生三子。年將弱冠。皆有聲而無言。忽有道人過門。因問曰。此何人也。答曰。是僕之子也。皆不

凡行此。時見。則

不悔不遇

能言客曰。君可內省。何以致此。主人異其言。思付良久。乃謂客曰。昔爲小兒時。當牀上有燕窠。中有三子。其母從外得哺。三子皆出口受之。後燕母出以指試之。亦然。因以三醬。茨食之。既而皆死。昔有此事。今實悔之。客曰。是也。言訖。其三子之言。語忽能周。穩蓋悔過之故也。續搜神記

此人必是有善種者。且害物亦稀。故此小事。一想便着心頭。其曰。今實悔之。足可知已。天蓋托道人以醒覺之耳。

通吉錄

卷之人

孟

齊貴人好噉牛病見牛來觸死

不只不達

貴人奉朝請家豪俊。非手殺牛。則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見大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死。顏氏家訓

○蘇巷婦殺一異蛇即死見女鑑

○阮倪割牛舌生子無舌

倪性忍害。因醉出郭。見有放牛。直探舌本割之。歸爲炙食。後生子。無舌。人以爲牛之報也。述異記

○梁望蔡令殺牛飲啖癩疾而死

孝元時人。縣解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

以大快便
是刀兵其
性矣

便殺之以供客。未殺之頃，牛徑來至階，而拜令大吠。遂宰之，飲啖醉飽，即臥于簷下。及醒，即覺體痒，爬搔隱疹，因爾成癩，十年死焉。顏氏家訓

○梁郡文立殺一孕鹿，遂瘡其身。

新上加痛

文立世以烹屠為業，嘗欲殺一鹿，鹿跪而流淚，以為不祥，鹿懷一鹿，尋當產有就庖哀切，同獲麟割，因斯患疾，眉鬚皆落，身疥並壞，乃深起悔責，傾家買地，建小莊嚴寺焉。

易獸戀子如此，刳胎殺豕，能無罪乎？

通吉錄

卷之八

末

○釋僧羣折一鴨翅，見報而死。

一翅一腳
既不報者
況全命乎

羣蔬食持戒，居羅江縣之霍山，絕粒庵舍，第時從石盂汲水，而石盂與所居隔一小澗，常以木為梁度而汲之。年至一百三十，忽見一折翅鴨，舒翼梁頭，羣將舉錫撿之，恐有轉傷，遂絕水數日而終。臨終謂左右曰：我少時曾折一鴨翅，此以為報也。高僧傳

○僧法昭折一鴨脚，後足以擲廢。

法昭師竺法惠，關中人，方直有戒行，行至嵩高山，忽謂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鴨脚，其殃即至，俄而昭為

人所擲物，折其脚，遂永廢疾焉。高僧傳

此等案無明眼，聞悉之終不能了。

○隋王將軍好畋獵，報見其女。

正以愛處
動其轉思
耳

殊有善根

驍騎將軍王其畋獵，所殺無算，有五男無女。後生一女，端美見者皆愛憐之。父母尤鍾愛，既而女七歲，忽失所在，皆疑鄉里匿戲之。訪問不見，諸兄馳馬遠尋，去家三十餘里，得於荒野中，已冥然無識，口中惟作兒鳴，足上得荆棘盈掬，經月餘不食而死。咸以為畋獵殺害之報也。父母痛甚，遂合家持齋，不復食肉。冥報

通吉錄

卷之八

主

○唐都督李壽頻殺隣犬，大責命死。

報亦有異
可為驗者
戒

壽貞觀中罷職歸第，性好畋獵，常寵鷹犬，殺隣犬飼之。既而公疾，五大索命，公曰：殺汝者奴，通達之過非我罪也。犬曰：通達豈得自任耶？我等不盜汝食，自于門首過而枉殺我等，終當相報。公謝罪，請為追福。四大許之一白犬不許，曰：既無罪殺我，我未死間又生割我肉，爾爾苦痛，我思此毒何有放你耶？強而許之，有頃李壽遂患偏風肢體不遂，於是為犬追福而

公疾竟不瘥宜報記

○唐王遵兄弟斷鵲舌而皆患口疾

百飲罪案
從念違者
于九

遵河內人兄弟三人並時疾甚宅有鵲巢旦夕翔鳴
念其喧噪及病差乃張鵲斷舌而放之既而兄弟乃
患口齒之疾家漸貧以至行乞宣驗志

○唐陸孝政忿殺羣蜂螫其舌死

這係性度
何處不教

貞觀中孝政爲隰州府佐果毅性躁急多殘害府內
先有蜜蜂一窠分飛聚于宅南樹上孝政遣人移就
別處蜂未即去孝政大怒遂以湯就樹沃死殆無子

總吉錄

卷之八

殺生門

人

人受只使
得情耳

遺至明年五月孝政于廳晝寢忽有一蜂螫其舌遂
卽紅腫塞口數日而死法苑珠林

○唐果毅宰豚待客聞哭聲而驚死

怪事一來
人將去矣
乘其未至
可無自微
省補抹哉

果毅鄆縣人每客來恒買豚設饌衛士家生十豚摠
被買盡其最後買者煮尚未熟果毅對客坐忽聞婦
人哭聲意疑其妻向家看之不哭至廳又聞哭聲看
妻復不哭如此數迴後更向家卽聞哭聲在門外在
門外卽聞哭聲在家中其客大驚不安席細聞哭聲
似云男女生十箇摠被果毅喫盡其客數遍聽之了

了聞此客惻然皆去果毅驚因此得病數旬而終長
安共傳其事焉法苑珠林

左傳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
矣然則畜之戀情愛子何異於人獨此豚媼能
爲人語哭爲可訝耳聞此者不數數得之傳者
又以目所不及誕不復信此世所以多殺業也

○唐屠人病死爲羣羊所刺遂傷頸

術不可不
慎

總章咸亨中京師有屠人積代相傳爲業因病遂死
乃被衆羊懸之一如殺羊法兩羊捉手諸羊捉脚一

總吉錄

卷之八

殺生門

无

神明于仁

羊持刀刺頸出血數斗乃死少頃還蘇此人未活之
前家人見繞頸有鮮血驚共看之頸有被刺處還似

刺羊一邊刀孔小一邊刀孔大數年瘡始合

○唐司馬楊舜臣嗜胎畜冥中見訴而死

殺中加殺

舜臣爲虔州司馬謂司士劉知元曰買肉必須含胎
肥脆可食餘瘦不堪知元乃揀取懷孕牛犢及猪羊
驢等殺之其胎仍動良久乃絕亡何舜臣一奴無病
而死心上仍煖七日而蘇云見一水牯白額羊子隨
之見王訴云懷胎五箇月枉殺母子須臾又見猪羊

始知仁宗
忽覺金羊
功德無邊

入懷便成
烏有何事
乃爾

此殆非人
性安委只
定一擊殺
机弄得價
千耳

魘等皆領子來訴見劉司士荅款引司馬處分如此
居三日而知元卒又五日而舜臣死朝野僉載

殺獸胎奉上旨且得罪況殺人媚上者乎

○舜臣以口體之奉而割胎殺死卒罹其罪欲之

不可縱也如是然命買者舜臣而特殺者知元

也官長一語下人遂希旨屠虐此外其不及見

聞者衆矣況帝王意向可不慎乎

○唐李全多殺報見其子

李全則天時京兆人家富而奢性好殺戮猪羊驢犢

通吉錄

卷之八

子

皆烹宰於前常養鷹鷂數十聯春夏採魚鱉秋冬逐

狐兔又與諸子取鳥雀以刀齊刈其頭即放飛看其

飛得近遠爲勝負以此爲戲樂在家極嚴殺婢妾及

奴客皆被酷虐其妻初生一子頭皮兩垂至項似人

着帽後生子爪牙如虎口似鷹吻又生一子從項至

腰有縫痕撥看之見其心肺五臟生而俱死李全有

兄弟亦好鷹犬弋獵同一殘忍其妻生男項有肉枷

或象鳥獸魚鱉或無眼鼻者數矣太平廣記

均一殺也而若此則殘忍極矣造物之報也不

平生慣造
殺業至遇
此禍放
不得矣

羊亦有性
乎又是誰
期至矣

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此類是乎

○當塗民斷三鰥化蛇去一家并命

英俗取鰥魚皆生之欲食則投之沸湯蛇轉移時方

死天寶中當塗有人業取鰥魚是春得三頭鰥其

子去鰥皮斷其頭燃火將焚之其鰥即化爲蛇爛爛

長數尺行趨門外其子走反顧餘二鰥亦已半爲蛇

須臾化畢皆去其子遂病明日死一家七人皆相繼

死十餘日且盡當塗令給葬之

此雖不恒有之怪然物類叵測多殺者或遇之

通吉錄

卷之八

主

亦足用爲戒

○唐朱化販羊爲羊鬼所殺

貞元初化販羊抵郿寧有一人見化謂曰市羊當易

其小者小則羊多羊多則利厚自小而易及大而貨

其利不亦溥乎化然之因托爲買小羊其人數日乃

引一羊至至遂易得小羊百十口迴歸洛陽行至關

下小羊盡化爲鬼而毛化大駭急往郿寧索其人將

執之曰爾以小羊迴易我盡化爲鬼得非汝用妖術

乎其人曰爾販賣群羊以求厚利殺性害命不知紀

此後之隱
者亦不足
取憤極
焉
出奇事

極罪已彌天矣。自終不悟而反怒我。我即鬼也。當與
群羊執子而戮之言訖而滅。化大驚懼。尋死于邪寧

楊慶臣父
比使役李
唐及其教
注

○唐李唐號味受責并及傳者狄慎思
大中時進士李唐廣求滋味。每食驚輒緘其足。暴于
烈日。驚既渴。即飲以酒而烹之。驚方醉已熟矣。復取

連吉錄

卷之八

殺生門

主

熟謂一言
一動不聞
罪福

鹽于庭中。圍之以火。鹽渴即飲炭水。蕩其腸胃。然後
取酒。調以諸辛味。復飲之。鹽未絕而為火所迫。爍外
已熟矣。唐一日方中。首失力仆地而卒。頃之。唐膳夫
亦死。一夕却蘇曰。某見李命為地下責。其過害物命。
李對以某所為。某即以李命不可違。答之。李又曰。某
素不知。皆狄慎思所傳。故得以遇。無何。慎思亦卒。慎
思登進士第時為小諫

○唐民王公直瘞蚕化為人屍伏其事

總之飲食之人不免烹醢過多。皆傷福德者也

人眞好怪
材巧與脚
鬼爭哉

究報則報
連

怪

神靈美佳
至此

無此律例

咸通庚寅歲洛邑大饑。穀價騰貴。民有殍於溝壑者。
至蚕月而桑多為虫食。葉一斤直一錢。村民王公直

者有桑數十株。特茂盛陰翳。公直與妻議曰。歉儉若
此。家無見根。竭力于蚕。未知得失。莫若棄蚕。乘貴貨
葉。可獲錢十萬。蓄一月之根。則接麥矣。妻然之。乃攜

錘坎地。卷蚕數箔瘞焉。明晨荷葉詣市鬻之。得三千
文。市羸肩及餅餌以歸。至徽安門門吏見囊中殷血

連吉錄

卷之八

殺生門

主

解焉。吏乃白官鞠之。欵具告某瘞蚕賣桑葉市肉。以
歸。寔不殺人。官遂遣人至村。驗埋蚕之處。掘坑中。惟
有箔甬一。人而缺其左臂。取臂附之。宛然符合。集
隣保責手狀。並稱埋蚕是寔。原無惡蹟。吏具報府。府
尹曰。王公直雖無殺人。然蚕者天地靈產。綿帛之本。
故加勦絕。與殺人不殊。當寔嚴刑以絕凶醜。遂命于
市杖殺之。使驗成者。則復為腐蚕矣。
三水小牘

奇事如此。令官斷人命。事益當加謹。不然。使公
直歎于殺人。那有甘心地下。

北處持齋
晚矣而能
延得幾年
性命

皇天之仁
一至此也

變人戒之

少食些也

家債長今
沒許多民

○唐道士王洞微初好漁獵病瘡癩者數年

洞微汾州人初為小胥性喜殺常釣弋漁獵自弱冠至壯年凡殺很狐雉兔泊魚鱉飛鳥計以萬數後為里尹患病焚月餘忽覺室內有禽獸魚鱉萬數環其榻而噬之瘡疥被身殆無完膚中夕之後其父母兄弟俱聞洞微臥內有群鳥啁啾歷歷可辨凡數年疾益甚因修齋持戒小瘳後十年而歿宣室志

○唐進士崔道紀京殺井中魚除其祿壽

道紀及第後遊江淮間遇酒醉甚卧于客邸中僕井

中汲水有一魚隨汲而上僕得之以告道紀道紀喜

卷之八

記

曰魚甚能醒酒可速烹之既食又有黃衣使者自

天而下立于府中連呼道紀使人報捉宣敕曰崔道

紀敢烹龍種官合至宰相壽命七十並除訖言罷升

天而去是夜道紀暴卒年三十五錄異紀

此安知是龍種乎道紀有冤矣然倘亦平日嗜

殺乎

○唐河澤豪於京殺子死鏤中

澤容州人攝廣州四會縣令性豪橫惟以飲啖為事

已止殺

食得勝

雞犬鵝鴨胥里正咸令供納常餼養千百頭日加烹殺晚只有一子舜憐特甚一日烹雙鷄湯正沸其子似有鬼物撮置鏤中一家驚駭就出之則與雙鷄俱潰爛矣報應錄

○岳州民涓澤盡魚龜鬻之瘡爛死

已顯矣前
恐未悟復
作龜形示

唐咸通中有人涓湖池取魚獲龜鱗倍多悉剝其肉載龜板至陵鬻之厚得金帛歸忽遍身患瘡楚痛呼叫鄰里不忍聞須得大盆貯水舉體投水中漸變作龜形逾年肉爛而死報應錄 今生且變來生若何

迴吉錄

卷之八

記

○建業婦人焚蚕繭瘡其背見女鑑

○章邵殺鹿兒尋殺其子

邵為商饒有財帛而貪狠誅求因逢鹿避人而去鹿

子為邵所獲邵便打殺棄之林中其鹿母遙見悲號

不已其日邵欲夜行意有謀也只有子方弱冠先

父一程行宿大樹下酣睡以伺其父邵至乃不曉是

子但見衣襖在旁一人熟寐遂抽腰刀刺其喉取衣

襖前行天漸曉見其衣襖乃知殺者是已子也毒恨

無及矣

邵心已死
矣恐其號
不及鹿母
也

邵之狼貪如此既忍于人何有于物殺鹿固不足
以罪之也然殺鹿兒于前而斃已于後則亦巧
相值矣

○蜀民韓立善以釣鉤永其業食魚鰓頰脫而死
出微戒錄

○蜀僧修淨憤蟻冥灰火中蟻漏瘡滿面而死
魚以魚報蟻以蟻報

○翟楫好食牛生子不育悔罪乃得嗣

楫京師人居湖州四安鎮年五十無子繪觀音像懇

懇書錄 卷之八 發生門 案

禱甚至其妻方姪夢白衣婦人以盤送一兒甚韶秀
妻大喜欲取抱之一牛橫隔其中竟不可得既而生
子彌月不育又禱如初有聞者告之曰子酷嗜牛肉
豈謂是歟楫爽然而誓合家不復食牛遂再夢前婦
人送兒至抱得之妻乃生子成人 陰騭錄

○侍禁孫勉殺龍見訴以為衆除害獲免

熙寧中孫勉監澶州堤見一龍自橫河順流而下射
殺之繼而暴卒入冥為吏追去証事既至一宮闕守
衛甚嚴吏云紫府真人宮也勉仰視真人乃韓魏公

勿謂物不靈使自投害無避死乎

勉經為其屬官亟俯伏訴公微勞之曰汝當往冥府
証事乎勉述殺龍事以監元城堤堤以龍故多墊陷
費工料故伺出射殺之公曰龍不與人同被害汝堤
殺之汝職也遣使去出門遂寤

此事可為三鑒一見龍之不可輕殺二見除衆

害者之以殺機為生機三見魏公沒為真人君

子贏得做君子也

○武翼大夫焦仲好射獵妻子無子遺

仲四明人性嗜殺日以臂鷹走狗為業所殺不可紀

新成一宅遷居之房門間巨蛇縱橫至相糾結如解

恐是鬼見所驚

殺之復然家有三男長嗣昌舉進士忽得心疾朝夕
慟哭云憶其亡父母其妻謂之曰堂上坐者汝父母

也何狂易至此嗣昌憤然曰此乃害吾父母者恨不
能殺以報讎然不可與同居日挽妻以出不可禁止

正以不取傳報

乃聽之嗣昌竟以病感歎次子季子亦相繼歿晚年

仲復喪妻至家計益落子然孤身老而不死此可為
嗜殺戒云 齊東野語

○芝里朱某好塞蜂窠生子亦塞窠而死

其數耳連
習物不類

正乖從對

倘一時遇
此則何如

大似時人
謂氣

其平生最惡蜂窠梁上間每見蜂從窠入輒以物塞

之雖在高處必設梯以塞見他人家亦然後連生二

子穀道皆塞而不通人故以秤尾燒紅鑽之俱死嗣

竟絕乃問於紫姑神神降筆告以塞蜂窠之故

○張四兒業殺牛為牛觸死并毀牛肆器械

四兒家廬州業殺牛適衛軍馬祥牽牛登舟繩忽斷

牛奔入市遇四兒兒恃臂力素慣縛牛直前縛之忽

不能制異常時大懼奔入一店中牛亦迫入店四兒

登樓牛亦登樓觸四兒腸出死并自下樓復轉入

巷覓賣牛肆王適其主他出盡毀其器始徐徐出如

○應天舉子多殺猪變為猪死

舉人家巨富善食肉每食必數斤日宰三四猪宴集

商旅忽一夕夢城隍謂汝多殺不戒當變汝為猪舉

人不信且謂人曰城隍管閑事猪殺何罪卒不戒越

半載暴死既殮開棺中有吱唧聲開棺視之變為猪

矣此事在正德末年江南士人悉傳焉然則遇

變而懼者猶是善根存也

○劉萬殺一大魚一家腫死

萬天長人以打鴈為業呼鴈劉然秋冬打鴈春夏則

取魚其取也以蘆竹為箔而發視謂之起縱忽有僧

到乞施纖白異常適厨中碎米飯熟因與食既去語

劉曰君必得大魚慎不可泰刀君不聞白龍而魚服

乎已起縱果得大魚劉不能舍剖之腹內猶是前碎

米飯蓋僧所化魚也劉自是一家病疾

當其業打雁時罪根已種矣特未熟耳大魚化

僧僧化大魚蟻蟲龍象都是佛性也殺業不斷

利心無已而以施僧功德何功德之有

○龍江鎮民世業屠怪微於鴨破其家

萬曆甲午時某家群鴨中一鴨獨呼云算帳算帳始

一婢聞之既而群聽無不聞者以告家翁翁聽亦然

遂怒殺之寘釜中愈烹愈大如鴛皆不敢食投之江

中已而無故構異訟家私盡破蓋其先世昔業屠而

翁又橫暴好奪人貨所謂業帳必有主者借以鳴其

冤也

種種報殺差不分毫則遇物便生之念勿謂邀

福也

福實以避禍

○蜀民李紹嗜犬見斃于犬身作犬吠死

以人報犬
神工何如

紹好食犬前後殺犬數百千頭嘗得一黑犬紹憐之蓄養頗厚紹因醉夜婦犬迎門號吠紹怒取斧擊犬有兒子自內走出斧正中其首歟一家惶駭且捕犬天走不知所之紹後得病作狗嗥而死

馳吉錄

卷之八

放生門

年

廣放生論

精刻原稿

陳薦夫曰

上人增補
成性亦是
如此

更有以放
為功德不
顧考人之
取上者此
何與不放

陳薦夫曰夫靈蠢者性軀命矣分貪怖者情生歟各一凡人遇疾病罹水火莫不號呼爭命目不瞑不休間遭盜賊臨刀鋸筋縮股戰齒擊毛豎見生者異色稍改輒驚輒喜忡忡往來有人出一語從旁解救則感激生悲銘刻至死一旦捕致生物此情多忘香酥作業恣意屠剝震悚遑遽既不暇辨哀鳴棲情亦復罔顧不知四生輪轉物或為人此施彼報易體相敬豈不痛哉所以仁人動念智士鏡機捐未用之餘貲施吉錄
卷之八
放生門
年
買垂死之肌骨鑿哀籲之至情施不報之厚德使斷腸殘喘續命於鋒刃之顛稿鬼驚寬回生於鼎鑊之上其為功德蓋可知也然而曲辨詳推機宜不一分而列之則有三無常放兩不必放有物生放有人生放有我生放區分派別可得而言世人放生多尅定時日廣購生命射利之夫因而網羅釣弋以赴之多致困斃是以殺為放也途間世上耳目所及隨便買放是謂放無常期世人放生鑿池寔苑既有常處人得伺之方脫豫且之網旋作技人之義是以放為殺

尤緊

啟政

有快意殺
之有極力
以之皆未
全是

也。江河林沼，地利隨宜，監以善信，悠然而往，是謂放。無常處，世人放生，外買生物，家中之畜，宰割不疑，至謂擾畜待人而生，職宜供饌，不知子孫奴僕，亦所養。橫遭屠戮，彼心謂何諺云：經營還債，勝于布施。結會放生，何似戒殺？以至草木斬伐，亦屬生命。蟻蟲，而蛾都閱佛性，或壞垣而破蟄，時覆巢而毀卵，種種傷生，道不一途。又如棄糞聚蟻，積水生蛆，珍玩魚鳥，致物以飼，我雖無殺之心，彼則有死之道，皆宜避忌。豫護生全，是謂不放。之放，放無常物也。若乃遭噬，解網

趙吉錄 卷之八 放生門 三

顛墜束縛，應手而放，未必有生。更宜調養，使其平復，即不全活，因而瘞之。又有猛獸毒魚，惡虫，勢易雖困，厄可憫，而吞噬成性，救彼一生，實延眾毒，是當較喪全之多寡，量功過之重輕，聽其自存自死，比之不見，不聞，此二種者，不必放可也。凡若此者，隨緣隨力，相機相宜，無以殺小為無傷，無以放小為無益，無憚勞而阻善念，無爭價而廢善緣。一物非眾，眾生非多，肖翹非小，馬牛非大，一文非不足，萬緒非有餘，所謂有物生放，其盡于是矣。物既有之，人亦宜然，或柄國王

亦有行政
流弊，殺人
如麻，尤當
察

以我身當
刀雖下焉
鐵中自克
知之

人人知人
人不求人
解

家，或泄官當事，或遇詿誤，可憫，或遇冤困，莫救，或厄盜賊水火，或遭疾病，貽危，或營求失利，而忘生，或遁負其債，而欲死，此能資以物力，開其生路，惠之周旋，豈彼解脫，人生我放，其視物生，厄為關切者也。故念我困厄，望救心自然，形骸不隔，推我感恩，救護心自然，功德有歸。若乃我放我生，倍常吃緊，我所放處，是人所貪，人貪生處，即能喪生，此而能放，是謂真放。放下無生，是以長生。凡人未生時，面目何在？既無四大，相纏安有一切苦厄？一入凡身，血肉為吾，陷阱，軀殼為吾牢籠，絡我以恩愛之網，牽我以得失之餌，供我以腥穢之餐，驅我以功名之策，無火而焦，不疾自災，是故拘累鞭撻，匍匐勞役，便是驢馱，生牽策在途，行與死近，便是屠牛生集，羶附臭，搏殢身死，便是蠅蛾生偷食，頑睡痴伏一室，便是圈豚生，爭長攘臂，相嚼相噬，便是開魚生，毒螫害人，怨怒作孽，便是蛇蝎生，驚網畏法，游魂湯火，便是鷄鶩生，光陰瞬息，轉盼生灰，便是蜉蝣生，又有疾病水火之虞，重以饑饉盜賊之苦，前魄未安，後腸復斷，人禍未已，天刑游至，甚者

趙吉錄 卷之八 放生門 三

乘未作衆
生時猛力

宿愆今業難解難分。阱上加阱。縛復添縛。沉淪展轉。化爲異物。真是衆生。眞待人放矣。倘能六時打磨。一切透悟。直認本來。了取無生。斷世諦之網。撒塵勞之錮。一條灑灑。不係來去。無拘無迫。逍遙自在。種心放之。殼外眞生。脫彼輪迴。則非人非物。高出四生之中。不德不功。永超福報之上矣。因係之以偈。偈曰。種種生成患。亦成有生。纔有放生名。與君打破牢籠去。悟得無生是放生。

蓮池上人放生文

蓮吉錄

卷之八 放生門

五

蓋聞世間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慘者殺傷。是故逢擒則奔。蟻蟲猶知避死。將雨而徙。螻蟻尚且貪生。何乃網于山。罟于淵。多方掩取。曲而釣直。而矢百計。搜羅使其胆落魂飛。母離子散。或囚籠檻則如處囹圄。或破刀砧則同臨剔戮。憐兒之鹿。既瘡痕而寸斷柔腸。畏狐之猿。望弓影而雙垂悲淚。恃我強而凌彼弱。理恐非宜。食他肉而補己身。心將安忍。由是昊天垂憫。古聖行仁。解網著于成湯。畜魚與于子產。聖哉流水。潤枯槁以囊泉。悲矣釋迦。代危亡而割肉。天台智者。

鑿放生之池。大樹仙人護棲身之鳥。贖魚蝦而得度。

壽禪師之遺愛猶存。救龍子而傳方。孫真人之慈風。

未泯。一活蟻也。沙彌易短命爲長年。書生易甲名爲。

上第。一放龜也。毛寶以臨危而脫難。孔愉以微職而。

封侯。屈師縱鯉于元村。壽增一紀。隋侯濟蛇于齊楚。

珠報千金。拯已溺之蠅。酒匠之死刑免矣。捨將烹之。

驚厨婢之篤疾。瘳焉。買死命于屠家。張提刑魂超天。

界。易餘生于釣艇。李景文毒解丹砂。孫良嗣解鱉繳。

之危。卜葬而羽蟲交助。潘縣令設江湖之禁。去任而。

蓮吉錄

卷之八 放生門

五

水族悲號。信老免愚民之牲。祥符甘雨。曹溪守獵人。之網。道播神州。雀解啣環報恩。狐能臨井授術。乃至殘軀得命。垂白壁以聞經。難地求生。現黃衣而入臺。施皆有報。事匪無徵。載在簡編。昭乎耳目。普願隨所見物。發慈悲心。捐不慳財。行方便事。或恩周多命。則大積陰功。若惠及一虫。亦何非善事。苟日增而月累。自行廣而福崇。慈滿人寰。名通天府。蕩空寬障。益多祉萃于今生矣。

劫殺私殺之報

○何法僧殺諸葛元崇以夢發其賊

益此利報
斷了命根

母子死生
相與令人
發惡惡想
生善觀心

鬼語何計
除之

瑯琊諸葛覆爲九真太守家在揚都獨將長子元崇赴職覆病亡元崇始年十九送喪欲還門生何法僧利其貲與伴共推元崇墮水而死因分其財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敘父亡及身被殺委曲尸骸流漂怨酷無雙獻款不能自勝又云行速疲極因臥窗下牀上以頭枕窗陳氏悲怛驚起把火照兒眠處沾濕猶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于時徐道立爲文州長史趙吉錄

卷之八 三

卽陳氏從姑兒也具疏夢託道立驗之道立遇諸葛喪船驗其父子亡日悉如鬼語乃收行凶二人卽皆款服依法殺之遣人送喪還揚都還寬錄

推水而死自謂定無破綻矣微兒自言之幾失賊哉人法窮處天巧乃出

○洛陽劫盜焚午橋人家天火驅殺

時杜某爲捕尉城南午橋失火七人皆焚死忽有一人爲門者所執狼狽至前問其故口此人適來若大驚恐狀再馳入縣門復馳出故執之其人曰某卽殺

以便帶殺
桃來矣

以火報火

午橋人家之賊也嘗爲伴五人同劫其家得財物數百千恐事泄則殺其人焚其室如自焚死者將財至城舍欲與伴出外輒坎河不能去今日出道德坊忽見空中有火六七團遮其前不得南出因北走有火直入心中焚其心腑痛熱發狂遮繞無路驅之令入縣門及入則不見火心中火亦盡於是出門火又盡在空中遮不令出自知不免故備言之縣命并取其黨及財申府殺之出記聞

趙吉錄

卷之八 三

清空世界忽有許多火相他人又自在薰風中

可見火從心生矣若欲不受熬煎須是不添油注炭始得

○杜通達殺一僧蠅入鼻中而死

通達在貞觀中縣命送一僧向北疑其經箱是絲絹乃與妻共計擊殺時僧未死聞腹中嚶嚶遂有一蠅飛入杜鼻久悶不出通達眼鼻既咽眉髮卽落惡疾狂惑未經年而卒臨終之際蠅遂飛出還人妻鼻處餘復死太平廣記

○邢文宗殺一客一僧蠅入鼻中而死

趙烈心者
尚防此境

文宗居河間家性粗險路逢一客將絹十餘疋迴澤
無人因即劫殺此人云欲向房州買經紙終不得免
少間屬一老僧復欲南去遇文宗懼事發揮刀擬僧
僧叩頭曰乞存性命誓願終身不言復殺之弃之草
間經二十餘日行還遇僧死處時當暑月疑即爛壞
視之乃儼如生因以馬蟻築僧之口口出一蠅飛鳴
消徹直入宗鼻久悶不出因得大病眉髮落盡就寺
懺悔自言如此歲餘死 太平廣記

此皆人漏網而天誅之也觀此則為惡而拜懺

趙烈心者

卷之八

天

者何蓋哉○僧腹何以都變蠅疑是逐臭所成

○○舟師殺崔尉而納其妻崔子訴之伏誅

晉加真處
性烈動處
令人腸斷
毛悚

天寶中清河崔氏居榮陽甚富有子授吉州大和縣
尉母盧氏戀故產不之官為娶妻太原王氏與財數
十萬奴婢數人赴任謀賃舟有吉人姓孫云空舟欲
還傭價甚廉遂賃之不數程舟人窺其囊橐伺崔尉
不意遽推落深潭以及擬其家人皆惶懼無敢喘息
是夜抑納王氏王方娠遂以財物居於江夏後王氏
生男舟人養為己子極愛焉母亦竊誨以文字而不

聞此不酸
濕者殆不
亦也

奇絕

天作之

奇絕

言念及此
蒼天所深

青衫現

告其蹤崔母候子久不得息又方亂離人多飄流已
念絕矣而崔尉子年十八九學藝已成遂入京赴舉
西上途過鄭州約遠五十里遇夜迷途常有一人前
引而不見人隨火而行二十餘里至莊門扣開寄宿
即崔莊也其家人竊窺報其母曰門前宿客絕似郎
君又言語行步輒無少異母召升堂與語一如其子
問之乃孫氏矣母乃垂涕留明日住食將去不覺發
聲慟哭謂此子曰郎君無驚昔年惟有一子赴官遂
絕消息幾二十年矣今見郎君貌酷似不覺悲慟耳
趙烈心者

卷之八

天

郎君西去週日必須相過老身心孤見郎君如見兒
也亦有奉贈春應舉不捷歸還過母莊母欣然遂留
停數日臨行贈資糧兼與衣一副曰此是亡子衣服
去日為念今既永隔以郎君貌似吾子便將以奉贈
號哭而別此子歸不道及後忽著老母所遺衣衫下
襟有火燒其母驚問何處得此衣乃述本末母因屏
人泣謂子曰此衣是吾與汝父所製初熨之時誤遺
所焚汝父臨發之時阿婆留此為念比為汝幼小恐
申理不了豈期今日神理昭然其子聞言慟哭詣府

身理一
公父先

美事類

申理孫棹伏誅而王氏以不早自陳斷合從坐子哀請之乃免太平廣記

熨衣之火與照夜之火兩火証成殺人賊豈非

天公開眼火哉夫妻與子母孰親

○高安小兒為舅所殺托里兒白其事

兒作田中為人所殺不獲其賊至明年死日家人為設齋有里中兒見其小兒謂之曰我家死兒也今日家人設祭同往食之可乎里中兒隨至共坐靈床食至輒食家人不見也久之其舅後至望靈床而哭

趙吉錄

卷之人

聖

是乃定案
殺人者
逃死矣

兒即逕指之曰此人殺我者也吾惡見之兒既去而家人見里中兒坐靈床上皆大驚問故兒具言之且言其舅殺之因執以送官遂伏罪晉神錄

○唐李參軍少年劫掠後為王士真所殺

會面結乃
俱極奇矣

貞元中有李生家河朔間恃氣好俠常與輕薄少年遊年二十餘方折節讀書累官至深州錄事參軍美風儀善談笑曲曉吏事廉謹明幹至於擊鞠飲酒皆號為能雅為太守所知時王武俊帥成德軍恃功負眾不畏法度屬郡守皆畏之側目嘗遣其子士真巡

備選

此是開卷
守節諸君

出曉來
不可奇通

賴今張使
兵胆

趙吉錄

卷之人

聖

此事即妻
子不知也
然不由今
日不開口

屬郡至深州太守大具牛酒備聲樂奉士真之禮甚謹又慮有以酒忤意者僚屬賓客一不敢召士真大喜以為他郡莫能及既酒至夜士真乃曰幸使君見厚欲盡歡今夕豈無嘉賓願得召之太守曰偏郡無名人懼副大使之威不敢以他客陪席惟錄事參軍李某足以侍談笑士真曰但命之召李生入趨士真目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真愈不悅睨目攘腕無向時之歡矣太守懼莫知所謂顧視生視然而汗不能持盃待從皆愕有頃士真叱左右縛李某係獄左右即牽去械獄中已而士真歡飲如初迨曉要罷太守且驚且懼乃潛使獄中訊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嘗言固非忤於上君君寧自知耶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嘗聞釋氏有現世之報今知之矣某少貧無以自資好與俠士遊往往掠奪里人財帛常馳馬腰弓日百餘里一日遇一年少驍駿驃負二巨囊吾利其資顧左右皆岩崖萬仞而日漸曠黑遂力排之墜崖下即疾驅其驃騎宿逆旅解囊得繪百餘段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閉門讀書遂仕至此及今二十

實事錄

神妙

實事錄

連吉錄

卷之八

初發門

聖

七年矣。昨久君侯命以王公之宴。既入而視王公之貌。乃吾曩所殺少年。一拜之後。中心慙惕。自知死。不朝夕。今則延頸待刃。又何言哉。爲我謝君侯。幸知我深。敢以身後爲託。有頃士真醉悟。急召左右。取李某之首來。左右卽獄中斬首以進。士真熟視而笑。既又與太守大飲郡齋。酒醉。太守因歡乃起曰。某不才。幸得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弊政。寬不加罪。爲恩厚矣。昨日副大使命某召客屬。郡僻無足奉歡宴。竊以李某善飲。酒故請召之。而愚慙不習禮法。大忤於明公。實某之罪也。今明公既已誅之宜矣。竊有所未曉。敢以上問。李某之罪爲何。願得明數之。且用誠於將來也。士真笑曰。李生亦無罪。但吾一見之。遂忿然激吾心。已有戮之之意。今既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無復言。及宴罷。太守密訊其年。則二十有七矣。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真生於王氏也。太守嘆異久之。因以家財厚葬李生。

以少年賈客而報以王公子。固已奇矣。於了不關涉之中。而忽斬之。則益奇。不奇不足以爲神。

此等一見便利市等

擬實亦有定日如此世間乃何事不定

連吉錄

卷之八

初發門

聖

刀鬼斧也。人之陰肆其毒者。知命懸何日哉。

唐盧叔敏爲盜所殺。托夢尉斬之。

叔敏崔相祐甫之表姪。崔相有書令赴舉。遂自緱氏赴京。行李貧困。兩驢一文袋。一奴十餘歲而已。初發縣。有紫衣人擎小幘同行。云送書至城。辟氣甚謹。生以僮僕小。利其作伴。接鞍乘。每到店。必分以茶酒。紫衣者亦甚知愧。至鄂嶺。早發十餘里。天纔明。紫衣人與小奴驅驢在後。忽聞奴爲所毆。擊叫呼聲。生曰。奴有過。但言必爲科決。何得便自打也。言訖。便見紫衣人抽刀刺奴洞腸流血。生驚走。紫衣逐及刺之。與奴同死。嶺上時緱氏尉鄭楚相與生中外兄弟。晨起廳中。忽因睡。見生被髮血污。謂尉曰。某已被賊殺矣。然此賊今捉未得。乃牽白牛一頭來。跛左脚。兄但記此牛。明年八月一日。平明賊與同黨買牛來。入西郭門。最後驅此者是也。鄭君驚覺。遂言于同僚。至明日。府牒令捉賊。方知盧生爲賊所殺。於書帙中得崔相書。河南尹捕捉甚急。都無踪跡。至明年其日。鄭君潛布弓矢于西郭門。自領徒伏於路側。日初出。果有

可設色樣
亦定如此

天有人性
只是錯走

變為賊好

恰人幸思

失手奇

驅牛自西來者。後白牛跛脚不及其隊。與夢中所掌者同符。遂擒捕之。并同黨六七八人。驅跛牛者果殺盧生賊也。問之悉伏。云此郎君與某有恩。某見其囊中。謂是綾絹。遂劫殺之。及開之。惟得絹兩疋耳。自此以來。常髣髴見此郎在側。如未露。尚欲婦死。已就擒。豈敢隱乎。具言始末。與其徒皆弃市。

竟既托夢此賊。應時可擒。而必俟之明年。則賊之償券。固有期也。世以目前禍福。而疑天公亦惡知其期之未至乎。○作惡者。無知死期哉。

通吉錄

卷之八

聖

○○王安國七歲。見為盜所殺牛。其賊伏誅。

唐寶曆時。農上安國家。被盜皆利刃入。安國不敢抗。而室內衣裘無遺。安國一子名何七。甫六七歲。方眠驚起。因叫有賊。登時為賊射死。有二驢紫色者。亦為擄去。遲明。村人共集商量。捕逐之。俄而何七之竟登房而呼云。我死自是命。那復多痛。所痛者。承訣命娘耳。隣人會者。皆為雪涕。竟又曰。勿謀逐之。明年當自送。以乃附安國耳。言其姓名。洎明年麥秋。安國有麥半頃。方收拾。晨有二牛來。蹊踐狼藉。安國率婦過。謂

二驢二牛
誘引甚巧

鬼元會聖
于其牛報
說人集
逃避處

又來

里人曰。誰人牛傷我苗。已係之。牛主當齎償。以購不爾。吾將詣官焉。里中共往。皆曰。此非附近素畜者。聚視久之。忽有二客至。曰。我牛也。昨暮驚逃。不虞至此。所損之田。請酬倍資。而歸我畜焉。共里人詰所從來。

因驗契書。其一乃以紫驢交致也。安國即醒何七所言。及詢名姓。皆同。遂縛之。曰。爾即去冬射我子盡我財者。二盜相顧不復隱。曰。天也。命也。死不可追。即述其故曰。我既行劫。殺逐北竄。寧慶之郊。謂事已積久。因買牛將歸岐山。昨暮抵村北二十里徘徊不進。候

通吉錄

卷之八

聖

夜黑方將過此。既寐。夢一小兒七歲許。裸形亂舞。紛紜相迷。經宿乃寤。及覺。二牛之縻糾不斷。如被解脫。則已竄矣。因踪跡至此。去冬之寇。詎敢逃而曲蔽焉。里人送邑。皆准於法。太平廣記

二僧之蠅盧生何七之牛。皆能伸冤死殺逆賊。彼殺人者。何物不得而討之哉。

○密州殷氏家為盜所掠。狐發其賊。獲盜太和中。殷氏被劫。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餘不獲。時魏南華押司法。橡夢數人。皆被髮訴曰。姓

牛來狐來
仇對何多

連利也合
宋并命

心不可欺
想此子亦
是負債乃

自官

殷氏三人被殺甚冤南華曰殺汝者誰對曰某所居
東十里有姓姚者盜之魁也南華驚悟馳往捕盜未
至忽見一狐起於路旁深艸馳入里人姚氏宅謀而
逐者以百數其狐入一穴中南華命以鐮發之得金
帛甚多乃羣盜劫殷氏財也即召姚氏訊其自目動
詞訥遂收効之果盜魁也盡擒其支黨十輩然窮穴
中卒不見狐豈非冤鬼之所假與

○蜀民以微物謀殺人誤殺其子

蜀民地瘠民稠生莠甚薄偶值歲荒人有負米五斗

總書錄

卷之八

劫殺門

嬰

過巫山村落中投宿主人與妻謀期夜殺之子不知
也夜與負米者同宿至二鼓負米者起如廁主人持
錘至臥所昏黑中見一人睡正熟即以錘碎其首呼
妻曰好了這五斗米又屬我矣其妻舉火照之則死
者其子也遂大慟負米者自外聞之驚逸去次早聞
官執主人寘於法

○山西僧齊能為旅人所殺轉生其家報仇

僧齊能詣京請度牒歸至別邸而索尚饒主人因鳩
之埋屍炕牀下婦適生子漸長常欲殺父父訟於官

生還見者
需自備

見忽作僧語曰我僧齊能也渠殺我如此如此度牒
尚在其箱底屍尚在炕牀下發之皆得主人伏罪死
官即以度牒度其兒名曰再能送還鄉

○王冠以幼孩入藥求長生凌遲死絕

思之至痛
凌遲死
備其惡狀

冠南京富人習房中脩煉術徧招方士配以妻室自
置婢妾十餘人恣意淫毒俟有娠將產輒以藥攻之
孩一下即提入臼中和藥杵爛為丸或購別家初生
幼孩烹之其慘酷所不忍言事發屬刑部郎中嚴溪
亭鞠問比擬採生折剖凌遲處死噍類無遺而家墟

總書錄

卷之八

劫殺門

嬰

矣咄咄像貌殺人以求生能逃天刑乎談治

此等罪逆不知幾世支銷○好生是為長生談
○李寶善焚陳匠家被雷震死

四年不登
疾神何
各怪一聲
商聲震
擊聲

寶善饒火燒陳匠父子時族叔孝廉李之莊適見之
不敢洩惟書於冊以觀天道後四載寶善與族眾捕
魚田忽有青魚長數尺與寶善搏天雷震擊成寶
善孝廉又適見之其尸焦灼正如陳父子而青魚已
失所在眾昇尸蟻雷復碎旬皆奔避莫敢近之耳談
此叔是有心人

誤殺之報

○ 崔願侄銅易以疑怨殺張超嘔血死

以奔弟復仇者尚須斟酌

宋元嘉中高平金卿張超先與同縣崔願不和願爲方輿令忽爲人所殺咸疑是超超後除金鄉令解職還家入山伐材崔兄子銅易執弓持矢并齎酒醴就山謁之酌已畢銅易曰明府昔害我叔無緣同戴天日即引弓射之超死焉銅易其夜見超云我不殺汝叔橫見殺害今已上訴故來相報引刀刺之吐血而死出還冤錄

趙吉錄

卷之八

誤殺門

吳

○ 蜀民郭景章醉擊趙安腦斃之尋以腦瘡死

當成惡性酒性

官縱此性殺人如麻

景章豪富因醉以酒注于打貧民趙安注于嘴入腦而死安有一子景章厚與金帛隨隱其事人莫知也後景章腦上忽生瘡可深三四分見骨濃血不絕或時親趙安迫瘡透喉遂歿微戒錄

醉打乞兒自是富豪常性耳而竟以此死氣之不可縱也如是造化手裏却使不得買命錢

○ 汴郵卒誤殺一民後誤死于燭手

卒一騎巡警出都門甚早至棘野中有早行賣輕資

謂無惡心不如謀殺可于后官慎之

有便之口起者

世間巧報甚多人所不解

只是心中一火耳

者見卒來疑有他志匿棘叢中而卒亦暗不辨也第聞途左似有行步聲近身不見恐是虎豹因以鎗逼

刺斃中中之拽而出則死矣方知其誤既無奈何取其囊中金并尸於棘人莫知也卒繇是遂富娶妻久無子止育一女早晨在門首逍遙遙見所刺之民前來亟闔門潛窺之竟入對門皮匠家俟晏問之則匠昨夜生子矣卒既知其因緣了不敢言第厚遇匠并憐其子以女許妻之匠氏大過望令其子事卒如父一日卒飲酒醉臥盛暑汗湧出匠家子侍側微以刀刮去其汗卒醉中不辨何物以手擊之刀遂入腹未即歿亟呼家人言其故女卒婦之并家私皆還焉

趙吉錄

卷之八

誤殺門

聖元

此所謂巧報矣卒以向晨殺其人而其入亦以向晨投胎托於恩以酬其怨豈非天平微卒自言之此刀債復不知爲何等理矣

○ 聶司務掌死一吏生子掌痕宛然遂破家

司務因早朝從行吏失携笏板怒甚掌打其面遂仆地死後家居其妻有娠忽一日見前吏入門徑至其室已而妻生一子掌痕宛然在面父已心知之矣始

能言即有報仇之語比長日以殺父爲事謹防之幾
被其弑者屢矣夫妻相與逃于異鄉其子遂縱酒色
爲非將家業費盡而爲丐云

談治

如劉寬汚朝衣不怒夏原吉汙文書自以身抵
罪彼何人哉不養到此尚恐誤殺

連吉錄

卷之八

誤殺門

手

草澤蕭聚之報

殺人者死王法無赦每見害一性命則冤鬼隨之
不發覺不休況於蕭聚劫掠放火屠戮者哉故古
來奸雄首事倡造逆萌百無一脫者勇如項籍自
刎易江強如赤眉誅屠殆盡安祿山史思明朱溫
俱殺于其子黃巢斬于其婿此兇報張豐信肘後
聖被斬方悔公孫述爲全蜀帝被刺洞胸李密智
謀絕人誠斬傳首隗囂謙恭下士餓死覆滅竇建
德爲夏王而被斬劉黑闥據漢東而梟戮

臨刑嘆曰我幸

連吉錄

卷之八

蕭聚門

手

在家組菜爲高李世勛少年爲無賴賊後雖爲將
雅輩誤至此

雖以三十六人橫行而勢窮力屈束手就擒其餘
鼠竊狗偷斬頭截領者何限蓋天道好生桀紂人
主肆其虐殺炮烙身猶死焉豈容奸宄匹夫劫殺
活縱慘酷難堪哉或有飢餓逃難失計爲此急宜
改過誓心天地不敢傷生懺罪神明早遂招款倘
自揣才畧可用結客連騎則南倭北虜何患無壯
士成名之處乎昔田疇躬耕山中衆爭歸附爲立

作術士言
世當爲天
子以五絲
繫係石佩
之云有玉
覆蓮人既
當新舊日
肘有玉覆
人爲惟破
之乃知被
詐呼大就
死

亂世盜賊
尤苦民但
未思到此
耳

通志錄

卷之八

聖

禮教條約佐漢立功封爲列侯魏勝才力歷衆以
白衣起兵恢復州郡扶宋破虜身爲名將此其故
也至若陳嬰實融錢鏐何真乘時險亂保障一方
不敢自居效忠帝室皆有智有勇伺便宰割而猶
若此用能免民鋒鏑獲上寵眷富貴數世榮植無
比豈非庇民效忠之所致哉英雄早自覺悟弃罪
立功委身殉國移遊釜之偷生作勒幹之忠義則
才大功大功多福多縱死忠死危險不無不猶
愈于殺人放火賊名終身顯懼磔誅陰畏鬼哭者
乎或見承平之世富欺貧貴凌賤便忿然不堪此
爲大錯古人云寧爲太平犬無爲亂世民縱使爲
盜劫掠積有銀兩然而千辛萬苦酋長行法動見
誅戮未必不驚於公賦原差也逢敵交戰遇險鋪
設受飢忍餓力役勞苦未必不甚於農業生涯也
藏迹畏人強弱交并海角波濤捨身鋒刃未必不
辱於負販僕隸也當亂離之後賞望太平慶若更
生乃處清時則不知其樂自投速死甘犯刑憲亦
愚矣一二冥頑又謂天生我輩如虎狼蛇蝎原以

縱橫殺業
未忘同心
奸生則害
可解

羅貫中評
李水滸傳
三世皆受
而人心後
有爲其變
矣者

少年當慎
習智文

通志錄

卷之八

聖

害人爲業不知虎狼蛇蝎原是惡報食人還爲人
食昔有一指揮官自知前生爲蛇地氣薰蒸毒熱
難堪過一孕婦斫竹忍飢不喫即便神鬼離舍眼
界光亮遂得投胎富貴以此言之異類尚可脩行
何況人身是以段干木爲駟儉周處爲惡俠五百
羅漢俱屬強徒一改過遷善便躋賢聖立証真果
是在自脩而已又有謂飢餓迫死不如偷生不知
飢餓只在一時積惡受報無量況命該飢餓死者
雖富如鄧通貴如周亞夫亦不能免獨有脩德能
脫此籍是以裴度還帶騰蛇立銷周篋好善鬼錄
放開且世之窮無立錐者勤儉作息亦有好期未
便坐死也若乃家事殷殖衣冠楚楚徒以胸中塊
礪直犯大戮尤爲顛悖有此養心大膽何不扶危
鉏暴宣力效忠自求多福乎又有豪爽少年氣力
方剛謬稱無敵驅弄若狂不知板山蓋世何如項
羽開刀頭落何如黃巢大限到來一簣不展螳螂
當車蠻觸賈勇稱雄于天地間白眼就死可悲可
恨不及論古來巨奸即我朝造業小醜足爲覆

整謹書數條于後不能痛自猛省轉危為安非英
雄也

○遼東倭寇至望海塌誅死無遺

特其聲亮
安在

永樂時遼東都督劉江以望海塌噤喉諸島寇所必
繇乃築堡守之有倭賊乘海艘二十餘通塌下登岸
魚貫行一賊貌甚粹惡揮兵率眾如入無人之境江
先伏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又伏兵兩翼以炮為
號夾擊之賊眾大敗死者橫仆滿路餘眾奔櫻桃園
空堡內我師圍之開西壁仍分兩翼夾擊之生擒數
百斬首千餘有潛脫走艚者又為壯士所縛無一人
得脫寇害屏息者數十年

通志錄

卷之八

聖廟

今奸民往往欲引倭寇為孽夫引異類攻鄉里
辱中國傷墳墓天地宜容之乎且倭奴有盡一
登城郭官軍乘之不至纖滅不休往年又為戚
繼光所敗無噍類焉附之者如投膏於火徒增
其熱然卒與俱燼良民亦何苦為此也

○護衛官孟賢謀不軌全家殺戮

永樂時 皇太子處分軍國小入多不便宜官實儼

案始死

必是帶胎
頭罪案不
秋兩狂願

等常懷讒諂又造言中外謂上注意趙王以誑誘
邪徒指揮孟賢陳旭等連結貴近候上晏駕即以
兵劫內庫兵符而分兵脅文武大臣偽撰遺詔付中
官楊三至期從禁中頒出之廢太子而立趙王或
告總旗王瑜瑜驚曰奈何為此滅族計遂詣闕告
上急捕賊悉得親鞫之立斬楊慶餘黨皆磔誅籍沒
其家王瑜陞千戶尋擢錦衣衛指揮

此等人欲希非常之功然天命豈人力耶與其
行險僥倖作短命鬼何如留片時首領尚安享

通志錄

卷之八

聖廟

富貴乎

○唐賽兒獲寶劍妖書坐反覆滅

病民見此
便為所愚
捨性命不
惜

山東民林三妻也夫死祭墓回見山麓有石匣發視
之中藏寶劍妖書遂取究習洞曉諸術得此能不用
救民則可以因誦佛經自號佛母施教村里頗能知
成敗事不知為寇之青齊細民翕然從之云能剪紙
為人馬以術致百物久之妖徒轉盛遂擁眾據寨拊
揮高鳳捕之敗死並謂有天命矣犯莒州山東大震安遠侯
柳升勦之獲賊黨劉俊等百餘人而賽兒猶遁既而

附書先試
刀矣

可餘

練民兵勇
有此官

雞鴨與性
分就重乃
並州復民

幾時

賊攻安丘指揮衛青率千騎奮擊敗之城中人亦鼓
譟出殺賊二千餘生擒二千餘皆斬之從賊擄掠是
金寶何在

日驚山衙指揮王真亦擊敗賊衆于諸城盡殲之見
雞妖術賊

旗以守城破賊陞左叅政縣丞張揭陞左叅議賽兒
妖書只以性命成就知縣作大官耳剽掠能有幾時

守土之吏能以死拒守捍衛百姓此亦儘有功德也
若望風先遁能保不死乎

活活的太平良民要與賽兒同喫刀

趙吉錄

卷之人

要

○鄧茂七爭輸租雞鴨作寇射死

正統中巡閱御史柳葉令鄉村各置隘門望樓編鄉
民爲什伍設總甲統之以禦寇不從令者聽總甲究

治弊在錄是總甲得號召鄉民無敢違者茂七爲總
甲鄉例佃戶輸租田主外餽新米雞鴨茂七倡其民

革之又令田主自運租不許輒送其家田主訴縣逮
之不至乃下巡簡追押之因格闕殺弓兵數人遂刑

馬歎血誓衆舉兵反至十餘萬人僭王號以十三年
四月反至十四年二月寇延平中流矢死爛橫尸衆

舊得

爲賊賊
則殺人最
多殺先伏
共刑

推其兄子伯孫爲主有張留孫者從茂七反健閭伯
孫疑而殺之十一月伯孫亦被擒磔誅

嗟乎使茂七不爲盜則雖年費幾隻雞鴨猶自
收米拖租作一惡佃戶自若也做十月日賊首

就驚受怕身死家滅何益哉彼視其身不直一
雞鴨且殺了千生萬生恐後來必向這裏投胎

還刀鎗債矣愚民從之更爲痴蠢可憐
○黃簫養枯竹生枝反九月而殊死

簫養坐盜下獄踰年所臥竹床忽青漸生竹葉有同

趙吉錄

卷之人

要

禁者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飯桶中
遂十九人叛獄而出遁舟入海嘯聚羣盜起者如婦

市旬日萬人只爲竹床賊惠便奔性命從一伙因簫
養猶在死中求生他人却生裏尋死

攻圍廣州幾爲所破都督董興帥官軍至大洲頭與
賊遇大破之簫養中矢被擒伏誅餘黨悉平八月反

至明年三月敗死

術之妖莫妖於唐賽兒瑞之顯莫顯于黃簫養
皆不一年破敗則作賊寧可久哉使二人能安
分守善養兒未必不成道簫養未必不獲生也

刀傷險頭
復自狂

千斤力士
自謂無敵
不知虎兇
咆能食肉
大者食小

見奇賈衆卒陷大戮世俗見有此者猶爭趨之
獨何歟

一年顯官榮華而死平常人未必肯就之也況
賊乎況作賊爪牙而爭先代死乎

○劉千斤僭號南漳南一鼓而擒賊

襄陽賊首劉千斤聚流民爲亂以石和尚爲謀主劉
長子苗龍苗虎爲羽翼每戰輒勝自謂有遂稱稱帝

號勢甚猖獗命白圭朱永討之圭督總兵李震分道
進攻摧其前鋒賊退保寨官軍乘勝攻破之擒于

進吉錄 卷之八 襄陽門 美

斤并苗龍等劉長子石和尚退走深入岩險兵復擒

其巢穴斬首九十級此是誰家子弟招降劉長子誘
執石和尚賊遂潰散又戰古路山斬首萬餘級悉平

之

千斤有力而被擒石和尚有謀而被誘所謂智
勇俱困者也有一法焉不智不勇天下無敵曰
爲良民

流民失計當生就死容有之然沒於飢視沒於
刀劍孰慘且何不斬賊首來降不愈于爲之死

乎

○固原達賊滿四反石城半歲被誅

陝西土達也天順末率衆劫掠事覺通逃捕甚急會
泰將劉清等索達首賄物皆怨滿四遂糾衆反據石

城四面皆山峭壁數十仞頂可容數千人自以爲得地利莫能

攻劉清與戰不利巡撫陳介復爲賊所襲又大潰項
忠主因賊之計以師據其水草賊夜汲者設伏擒之

蜀水俱乏人馬多死出降者衆有楊虎狸者滿四謀
主驍勇有謀至是詣軍門降和智于石忠示以賞格令

進吉錄 卷之八 襄陽門 美

回寨擒滿四來獻餘黨潰走捕斬七千級滿四械至
立磔誅

土酋恃險頑數謀叛逆好看此機于

○思恩土官岑濬襲田州被斬革爵

濬謀叛亂襲破田州府放兵劫掠詔調湖廣承順保
靖三宣慰苗兵合兩廣征進直抵其城破濬斬之因

改設流官

使濬不反則世襲知府何等富貴乃思量兼弁
却美壞家業我朝土官數叛然未有不就誅

犯法事
作

夷者不論大小險夷只爭早晚間蓋天祐皇

國自不容一獷狼踴躅其間也然則世襲酋長
者若有此心自是祖宗福盡數該誅死了思之
可怕

岑濬沒入家口有姝殊色大學士焦黃求得之
父子蒸淫呼其餘女婦又不知何家作踐奸禽
亦思量到此乎

○劉六等為響馬賊作亂滿歲殲盡

劉六劉七霸州人初為響馬賊與大監谷大用等同

迪吉錄

卷之八

李

鄉容同家人濶入禁內縱觀遊幸之所及為法司

所迫拒捕遂反劫署畿內屢敗官軍都御史馬中錫
欲招降之劉六來謁已而使人探京中貴人無此意

又輦賄求救不得遂大肆劫畧伏羌伯毛銳與戰大
敗豈無得意以七月作亂至明年五月為官軍所挫

奪船入江下過南京凡三往來如入無人之境八月
至通州狼山颶風大作舟覆賊盡殲焉

這樣強盛人不及誅而天誅之并從賊者盡葬
魚腹噉昔貨寶安在哉早知河伯要銀何苦劫

始子備終
千祥攬成
死一盜大
是財耐

掠投死

○趙風子被虜從賊數月伏誅

霸州文安縣生員也有勇力好任俠劉六等劫其妻
將汗之風子怒殺傷二賊為所擒降遂與分道為寇

掠河南入泌陽盡發焦芳先世塚墓曰使吾手誅此
賊以謝天下欲屠釣州以馬文升家在園中引眾去

之已而冠掠河南州縣為官軍所敗轉寇至六安官
軍復追擊之劉三楊虎邢老虎先後俱死風子奪一

僧度牒削髮詐為僧欲渡江為軍趙成所執遂寸斬

迪吉錄

卷之八

李

馬

自家妻畏人劫掠乃劫掠他人耶使其時能執

劉六等立功不亦善乎壽焦芳全馬文升亦是
良心然明惡狼虎而身自為狼虎食人尚為能

克其類也乎

昔張齊賢云賊盜非齷齪子所為彼其智統千
人者必有過于千人者也但以驚驚之氣當追

阨之秋不覺失身為此耳賊首王善對宗澤曰
民在此中如魚遊釜知不可久別無生路痛哉

風子後劉
六作賊先
劉六誅死
不滿一年
豈非全聖
遠奪其財

賊中有善
處在善反

良民觀此
無為好雄
所弄

趙吉錄

卷之人

室

○張璉水現龍爪終歸敗滅

璉初為生員被黜潛蓄異志以密書樹葉曰張璉為天子蟻食其葉皆成此字愚人爭赴之又有官兵捕者將至璉浮水而遁眾見其龍爪遂降焉斤知非假設者乎勢漸熾遂攻破興化及漳南靖縣僭號改元龍飛入寇平和為官軍所擒械至京磔誅之

聞賊黨凌遲之時餘眾呼號痛楚張璉獨曰大丈夫死則死耳就刑不變色吁以是為豪杰乎豪杰必死忠死孝死仁死勇死作草賊玷辱父

母覆滅宗族也與狐豚之就烹何以異哉又有強人伏法動曰我殺人已多就死無恨不知提刀殺人時快在何處一旦自已頭上過却鬪鬪痛苦況殺愈多冤愈重死後之仇對不可言矣靜言思之當自斂手

趙吉錄

卷之人

室

陸五等絕
喜此篇以
爲典起後
學無遺功

○○○積善立命之學

袁黃自敘訓子云余童年喪父老母命棄業而學醫謂可以養生可以濟人且習一藝以成名爾父夙心也後予在慈雲寺遇一老脩髯貌貌飄飄若仙予敬禮之語余曰子仕路中人也明年即進學矣何不讀書余告以故曰吾姓孔雲南人也得邵子皇極正傳數該傳汝故萬里相尋有何處可棲止乎予引之歸家告母曰此高士也多奇方母曰善待之試其數纖悉皆驗余遂起讀書之念禮郁海谷爲師孔爲余起

遊吉錄 卷之八 立命集 否

數縣考童生當十四名府考第七十一名提學考第九名明年赴考三處名數皆合復爲卜終身休咎言某年考第幾名某年當補廩某年當貢貢後某年當選四川一大尹在任二年半即宜告歸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當終于正寢惜無子予備錄而謹識之自此以後凡遇考較其名次先後皆不出孔所懸定者獨算予食廩米九十一石五斗當出貢及食米七十餘石居宗師即批准補貢予竊疑之後果爲署印楊公所發直至丁卯年始准貢連前食米計之適

不可不安
命不可不
造命

得子我

平通還好
尚有派算
者

不妨與本
說並存

九十一石五斗也予因此益信進退有命澹然無求矣貢入燕都留京一年終日靜坐不閱文字端遊南雍未入監先訪雲谷會神師于栖霞山中對坐一室凡三晝夜不瞑目雲谷問曰凡人所以不得作聖者只爲妄念相纏耳汝坐三日不見起一妄念予曰吾爲孔先生算定榮辱死生皆有定數即要妄想亦無可妄想雲谷笑曰我待汝爲豪杰原來只是凡夫于問其故曰人未能無心終爲陰陽所縛安得無數但惟凡人有數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定極惡之人數亦拘他不定汝二十年來被他算定不會動轉一毫豈不是凡夫子問曰然則數可逃乎曰命自我作福自己求詩書所稱的爲明訓我教典中說求功名得功名求富貴得富貴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夫妄語乃釋家大戒諸佛菩薩豈誑語欺人予進曰孟子言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道德仁義可以力求功名富貴如何求得雲谷曰孟子之言不錯汝自錯解了汝不見六祖說一切福田不離方寸從心而覓感無不通求在我不獨得道德仁義亦得功名富貴

遊吉錄 卷之八 立命集 奎

一事最緊

差不多兒

說破
妙甚

內外雙得是求有益于得也。若不反躬內省而徒向外馳求則求之有道矣。得之有命矣。內外雙失故無益耳。問孔公算汝終身若何。余以實告。後問曰。汝自揣應得科第否。應生子否。予追省良久曰。不應也。科第中人有福相。予福薄。又不能積功。行以基厚福。兼不耐煩劇。不能容人。時或以才知蓋人。直心直行。輕信妄談。此皆薄福之相也。又好潔善。怒多言。耗氣善飲。樂福徹夜長坐。而不知葆元。軀神皆宜。無子其餘惡尚多。不能悉數。雲谷曰。豈惟科第哉。世間享千金之產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產者。定是百金人物。應餓死者。定是餓死人物。天不過因材而篤。幾曾加纖毫意思。即如生子。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孫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孫保之。有三世之德者。定有三世子孫保之。其斬焉無後者。德至薄也。汝今既知非將向來不登科及不生子之相。盡情改創。務要積德。務要包荒。務要和愛。務要惜情。養神。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數。義

趙吉錄

卷之八

立命

立命

理之身。豈不祗格天。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也。猶可得而違也。汝今克廣德性。力行善事。多積陰德。此自己所作之福也。安得而不受享乎。易為君子謀。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趨。凶何可避。開章第一義。便說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汝信得及否。予信其言。拜而受教。因將往日之罪。佛前盡情發願。為疏一通。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條。以報天地祖宗之德。雲谷出功過格示余。令所行之事。逐日剖記。善則記數。惡則退除。且教持準提咒。以期必驗。予初號學海。取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之義也。是日收號了。凡益悟立命之說。而欲不落凡夫窠臼也。從此而後。終日兢兢。便覺與前不同。前日只是悠悠放任。到此自有戰兢惕厲景象。在暗室屋漏之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毀我。自能恬然容受。到明年正月。刑部考科舉。孔先生算該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矣。然行義未純。檢身多悞。或見義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或身勉為善。而口有過

趙吉錄

卷之八

立命

立命

言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以過折功日常虛度自
 已已歲發願直至已卯歲歷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
 完時方入關庚辰南還始就東嶺禪堂回向遂起求
 子道場亦許行三千善事辛巳生男天啟予行一事
 隨以筆記汝母不能書每行一事輒用鬻毛管印一
 硃圈于曆日之上一日有多至十餘圈者至癸未八
 月三千之數已滿復就家庭回向九月十三日起中
 進士道場許行善事一萬條丙戌登第授寶坻知縣
 予置空格一册名曰治心編所行善惡纖毫必記夜
 則設桌于庭效趙閱道焚香告帝孔公算余五十三
 歲有厄予未嘗祈壽是歲竟無恙今六十九歲矣書
 言天難謀命靡常又言惟命不予常皆非誑語吾子
 是而知凡稱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
 謂禍福惟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雲谷所授立命之
 說乃至精至邃至真至正之理宜熟玩而勉行之毋
 自驕也

趙吉錄

卷之八

立命

宋

附功過格引

功過格其精微男女貧富俱可行之且脩事脩意直
 接上根受此格者每日自計功過記曆日上一功記
 ①十功記②百功記③一過④十過米百過米將功
 補過算所餘者為定期望焚香告天至滿善願而回
 向之勤脩不已積至百⑤聖賢已成神明欽敬無福
 不臻有願必得前輩范文正蘇眉山張魏公俱受此
 格敬信奉行余尊人得此于會稽陶家藏室夜光寶
 而行之嘗夢此格化為金字遂生宏又夢此格化為
 銀字生弟家惟賤兄弟深懼不類朝夕虔奉特用公
 之同志云鉛山黃宏記
 袁了凡云余遇雲谷禪師言命繇我造自求多福因
 授功過格一册使懺罪行善忍辱治心且云依此脩
 者成真幾百人富貴幾千家矣天堂地獄照此秤量
 毫釐不爽余信受奉教應若桴鼓蓋心誠而願堅也
 此格主張造化轉禍為福若神觀者宜共寶之因刊
 行并註一二云
 一日中有十餘功可脩積至半月純心不倦則于本

趙吉錄

卷之八

功過格

宋

物段一功
一過格
次段十功
十過格
一限百功
日過格

等功外另加記十功貴純善也須見精進為妙中間
有一二日一二事不合格則半月不得另記功○一
日十功半月又得增記則一月可三百二十功又有
一事而為一功十功者是一年可五六千功也積之
甚易然須嚴自刻責微過必錄不得詳功恕過也○
所積功皆日用常行不用錢財故貧人婦人俱可行
之○勸親善以一大事為十功勸外人只當一功者
重親善也且化外人易化至親難○凡大悖惡逆偷
盜敗倫及婦人橫淫激發虐殺異生妬忌絕嗣俱罪
重惡極不在此限

孝順格
以化親于道為第一非生母能孝功德尤倍
一日間事父母公姑服勞承歡親常喜悅為一功○
贊成親善解怒舒憂各一事為一功○勞而怨驕而
惰致親怒為一過×

孝順十五日精進不倦為十功○勸親改過遷善一
大事十功○為利欺親忤逆爭競教善不從十過×
化親行仁成德百功○親倫理有睽勸化之至和樂

通古錄 卷之八 功過格 車

則一一事為百功○阻親善唆親惡百過×久淹親
樞百過×

和睦格
以化婦女友愛行善為第一婦女能自和奸行
善功德尤倍

一日間兄弟夫妻妯娌姑姪相愛任勞推逸一功○
贊成善事一事一功○不和悅為一過×

十功同孝順之例爭競譏謗順妻子廢孝第一事為
十過×

慈教格
自幼教使交游善人為第一非所生者能之功
尤倍

每日訓子孫甥侄仁慈一牀不恕不縱一功○有大
事教道見從則一事為一功○縱惡各占已子俱一
過×

慈教十五日不倦見子孫長進十功○求得賢師及

妻妻凌制夫俱百過×

百功亦同孝順例阻善贊惡終身不睦丈夫私寵弃
妻妻凌制夫俱百過×

通古錄 卷六 人 功過格 主

化以善十功 ④ 酷虐教打罵人占便宜或贊成其惡
為十過 米

化至成德各一人為百功 ④ 酷虐非已生縱子孫成
惡習慣百過 米

寬下格

正身以教為第一。婦胎容愛妾功尤倍。

一日間寬婢僕和侍妾舐悉艱苦一功 ④ 可怒不怒

又善教之一功 ④ 咒罵寬打飢寒不恤一過 米

寬教十五日不倦十功 ④ 同室養僕一體訓化見從

進吉錄

卷之人 功過格

三

入家易犯

則一事十功 ④ 酷刑虐使縱不禮于尊長占婢僕怨
尊長十過 米

化至忠信慈仁可使以救濟各一人百功 ④ 妬虐侍

妾細奴婢不嫁娶殘其肢體百過 米 姦淫女婢百過

勸化格

不言之化及求賢為第一化豪杰權貴功尤倍。

一日皆隱惡揚善常說果報求勸化一功 ④ 勸人善

見從每事一功 ④ 揚過惡訐陰私好譚淫賭佳趣一
過 米

尤惡

借口許人

諸戲殆與
齊同

刻薄書者
殺人不見

十五日不勸機權愈妙十功 ④ 得一善人交修共化

十功 ④ 善書易化人者荐之十家共習十功 ④ 贊惡

唆訟誣善人演淫戲變是非俱十過 米

化一人至仁孝化人倫理親戚間和好俱百功 ④ 得

十善人同心廣化刊施極妙善書俱百功 ④ 唆人親

戚爭訟刻薄書誘蕩子俱百過 米

救濟格

以救未然及仁術救蟲為第一善賢善酒富商

遠遊皆可救人

進吉錄

卷之人 功過格

五

一日遇物輒救求借不吝醫藥急赴一功 ④ 濟飢寒

乏絕則一事一功 ④ 能濟貧苦不濟殺蟲虐畜婦人

私施僧道一過 米

十五日汲汲救放約大命一走獸及大禽魚如無可

放多放中小命折之中命百小魚鳥小命千垂鰕螺

屬全此為十功 ④ 施賑當厄扶持危病俱十功 ④ 教

漁獵倡殺生疑病妄藥十過 米

救餓死拯溺縊服毒勸養小孩設法收救弃兒倡修

緊要橋梁險道俱百功 ④ 溺殺子女百過 米 勸化十

也者主流
雖失所保
百過

家可補過 私烹牛犬偷殺畜物百過

交財格

以絕私利便宜根為第一貧者不貪尤為功

一日交關買賣俱從寬厚一功 放債出當佃田濟人危急不論利息一事一功 剋剝利已乘急多取俱一過

十五日利物不倦十功 救貧債十功 率鄉里平量衡斗斛為十功 急迫窮債虧心負財兩樣秤斗造假銀俱各十過

進吉錄

卷之八 功過格

言

赦債免人典妻賣子及關性命者拾重寶還俱百功 僥滅重債謀人破產賭蕩迫人流離失所俱百過

奢儉格

以儉已能施為第一富貴不濫及婦女不爭華

飾功尤倍

一日間飲食衣服甘澹惜福以行施濟貧者安心作業不怨不貪一功 暴賤天物享用過豐觀面非分俱一過

如是十五日絕烹殺忍嗜欲男業女工不虛度衣食

改歷者同
過

十功 越禮犯分烹殺多儀冠婚喪祭過侈各十過

感化十家儉朴好施化十人勿賭蕩奢淫俱百功

破產蕩業恃財婦人妻女戲妓俊僕在家致啟邪淫百過

性行格

以受汗辱變氣質為第一當時時進步改過

一日間敬老慈幼親愛同輩忍辱受勞貴賤平等報恩解冤一功 傲慢笑侮一過 婦人好佚遊多言穢罵一過

進吉錄

卷之八 功過格

言

十五日不倦十功 變化一件氣質大事難忍而忍十功 懦弱欺愚十過 用機陰毒婦人咒咀竅魔

十過

火氣不生在在歡喜在在感化百功 常習鬭訟侵侮百過 婦人魔制丈夫魔人夫妻不和或病或死

俱百過

敬聖格

以常對越效法為第一

一日間敬事神明祖先或祈親福求善緣齋戒至誠

一功 怠慢祖先神靈經典泄唾不忌三光婦人好入廟院結菜會俱一過

齋誠半月無雜誘無怠志十功 時存想賢聖仙佛貌相莊嚴在心或存日月輪相光明至十五日俱十功戲侮非誹神聖十過

至夢寐靈通時見光輪寶相流轉肺腑若遊天宮聞

神語爲百功 打罵神明作穢梵寺無識毀經倡說叛聖百過

存心格

迦吉錄

卷之八

功過格

圭

以忘善無我爲第一

一日言行俱善存心施濟天下化道衆庶一功 淫

念惡念貪念妬嫉念媚世念展轉不除一過

十五日不修道心純熟十功 善與人同改過日新

半月十功 惡念邪念展轉數日形之動作十過

無私念能所寡思息夢生意愈惘一月爲百功 常

常如此惻怛自然存虛應圓爲無量功

一頌曰不出門救萬命不費財行萬功不假法度

萬人

此靈聖真君偈也格其所傳者也。五蟻隨在扶

持教成子孫濟世是謂不出門救萬命孝友方

便立地可做忍辱存心功德無量是謂不費財

行萬功我自至愚至賤人皆極神極聖贊揚善

人歡喜善事挑剔善書興起善念卽樵夫牧豎

亦自能之是謂不假法度萬人

迦吉錄

卷之八

功過格

圭

女鑑

孝逆門

○○田婦養食天穀

病尤須孝

常州一村媼老而盲惟一子一婦婦一日方炊未熟

至孝婦名

而其子呼之田所婦獨姑爲畢其炊媼盲無所睹飯成捫器貯之誤得溺器婦啼不敢言先取其當中澀者食姑次以餉夫其親器臭惡者乃以自食良久夫忽晝瞑觀面不相見其婦暗中若爲人所攝去俄頃

開明身乃在近舍林中懷腋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

通吉錄

卷之八 女鑑門

未完

適足供朝哺明旦視囊米復如故寶之至於終身

○杜婦逆變異類

愚是推考

延平府杜氏兄弟三人輪供一母子雖有三各事農

業寄三婦以待養焉子既出三婦輒詬誶相勝致姑

針劑不贖姑欲自縊者數次嘉靖辛卯七月中白晝

轟雷一聲祇覺電光紅紫眩目三婦人皆人首而身

則一牛一犬一豕環視如堵延數月而死鄉人圖

刻印分衛以爲勸戒

○○開封長婦剝婦生死巧換

誠父恩苦

開封有老翁長子娶婦別居幼子聘某氏未娶適周

王選官女女家懼選促男家完娶翁苦貧乃典身富

家得錢充聘新婦入門拜姑而不見翁密問其夫

諱之因扣姑姑漏言焉婦大慟曰爲婦豈忍令翁爲

庸耶遂取簪珥令人持白父母求質錢以贖翁父母

賢之于錢而還其質新婦置錢床頭期明日往贖適

長婦來新婦具以告長婦不孝而食乃乘間竊錢去

明日婦檢錢無有也夫疑婦中悔而匿其錢婦不能

自明又傷翁無可贖乃投環而死夫發而厝柩他所

通吉錄

卷之八 女鑑門

未完

三日姑令長婦携簞食往祭亡婦柩俄雷雨作復聞

喚門聲姑以爲長婦而疑其聲不類隔戶問爲誰曰

我新婦也姑以爲鬼物於門隙窺之良是乃集隣婦

開門曰爾人耶鬼耶曰新婦人也姑曰爾死已三日

矣何繇再生婦曰我初如睡夢中神魂飄搖不知底

止適聞大震不覺身乃在此姑呼婦入室復偕隣婦

往柩處視之棺蓋已揭長婦已踞成于地原錢在手

○徽州李氏秦氏祥禍各殊 見公鑑

○酸棗婦雷換狗頭

老婦先須

雷氏人

無恙

如蒙于悲姑
者視此何

如蒙于悲姑
者視此何

賈曉為滑州節度、酸棗縣有俚婦事姑不敬姑年甚

老無雙目且食婦以食畏犬糞授姑姑食之覺有異

氣其子出遠還姑問其子此何物何者婦與吾食其

子仰天大哭有頃雷電發若有人截婦首以犬續之

耽令牽行於境內以告不孝者時人謂之狗頭新婦

○○喻氏孝免雷厄見公鑑

○○姜詩妻事姑感鯉孝門

姜詩龐氏事姑至孝姑好飲江水江去舍六七里龐

常泝流汲以共值風還遲姑渴甚而恚詩責妻遣之

迪吉錄 卷之八 女鑑門

龐止旁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隣母自以其意遺姑

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隣母具以告姑慚感令還恩養

愈謹生一子因遠汲溺成癰恐姑哀傷不敢言託以

行學寬之姑嗜魚鱸又不能獨食呼隣母共食夫婦

力作供鱸後舍側忽湧甘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

鯉以供赤眉經其里弛兵過之曰驚大孝必觸鬼神

飲帛米予之而去朝廷拜姜詩郎中至下詔言大孝

入朝為寵榮云

○王氏女哭父開眼

一門孝

孝慈

二孝如後
然亦不家
校事如後

承興王氏有女五歲失明而孝年三十父死伏尸哭

涕盡以血其少妹娥遞其血左目遂明人以為孝感

○○林婦三孝相承子孫世貴

麗水林侑妻周氏知書奉道夫卒奉姑謹三饋非手

所治弗以進子婦徐養周亦如之宋季亂徐生子定

老甫六月為盜追夫奔兒澤中走死時周婦姑避地

東山間變間行往迹之又遇盜周既老矣盜麾之去

而迫徐東行姑婦相持哭曰願同婦九泉不相離苟

生也周事神謹默禱神而寇忽目眩若見有負裝索

迪吉錄 卷之八 女鑑門

行者急持戟趨劫之得脫去自翳灌莽中盜去行失

道過澤畔則先所奔兒乃在弗怖弗啼也亟腹以夫

兵退尋夫尸得焉而家燬慨宇舍以居婦姑相為命

時徐年甫三十耳或說其再適則指兒泣曰林氏數

十世惟姑及兒吾何忍弃之兒幼多病母大母日夜

保護稍長刻意為學鄉先生潘架閣彌以女妻之荆

綉練裳提甕出汲忘其家之富盛也奉二母孝徐晚

有疾不能行晝夜行扶掖疾革剖股肉雜淖摩以進

天定老舉進士為秘書丞得贈父母如其官則前所

妙
色鄭

之
孝誠敬

弄兒也子孫多舉進士至大官皆三孝之遺蔭云

○戚母三美兼備兩子榮寵

戚如主母周氏七歲喪父已又喪母家人恐傷其祖母意撒几筵而周與姊食必祭見者為涕下長婦戚生姑高夫人臨諸婦甚嚴無當意者母始盟饋則說之行止召與俱時不在小大側足旁睨不敢前母調甘鮮伺顏色時共之高夫人未嘗不為之舉箸也已高患風痺母與俱臥起扶持終其身戚生卒時四子一女皆幼為生難母攻苦食淡勸子力學性慈祥雖

通吉錄

卷之八 女傳

金

淑睦報

○王覽婦妯娌均役子孫世貴詳見卷門

婦人同娣已易改爭況異生嬌為姑所惡其不讒譖凌制幸矣乃能代勞分役卒成姑之慈德其昌後宜哉

○徐鄭妯娌二難

大家榮光

唐張孟仁妻鄭妙安其弟張仲義妻徐妙圓共處一室紡績寸絲不入私房有所饋俱納於姑臨用則請取之不問孰為已物徐雷不駭鄭貧不語鄭婦寧則徐孔其子徐婦亦然太平間表其門曰二難以為妯娌師法

徐更難焉然總之缺一不可

○○章氏二嗣繼貴

昌化章氏兄弟俱未有子其兄抱育族人一子未幾自舉一子弟曰兄既有子盍以所抱與我兄以告妻

通吉錄

卷之八 女傳

金

妻猶在產乃曰未得子而抱之甫得子而弃之謂何其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不敢當嫂竟與之二子皆成立長曰相次日謂相子樵樵謂子鑄鑄皆相繼登科睦嫻之報如此

○婦人私子至切況又艱嗣乃肯捐以與叔哉其婦似之一體不言可知矣若不忍弃嗣子猶人情所能也

○魯義姑弃子存侄竟以御敵見褒

尚書探其
多少終身

齊攻魯至郊見婦人携一兒抱一兒及軍至乃弃其
抱而抱其携者軍追及問之曰彼吾子此兄子也子
於母私愛也任從姑公義也背公而私妾不為也齊
軍曰魯野人婦猶持節行況朝廷乎遂還魯公聞之
賜束帛號義姑

以兩婦人觀之必不黨已子爭偏宜以致妯娌
相怨姑始胥讒者矣安得此義婦風厲一世哉

薛年已及笄適父母淪亡二弟幼孤嫗者議已之婚

薛年已及笄適父母淪亡二弟幼孤嫗者議已之婚

趙吉錄

卷之八 女德門

金

大有識力
可當大事

則薛之侯為二弟娶畢乃定禮而適倪氏將適之時
集親眾焚香告天驗已所得粧奩而明其不欺既適
之後敬夫育子勸業改墳而家道興隆倪氏科第綿
遠則曰此祖母之澤也薛氏子孫興盛則曰此祖母
之義也一女人能造兩家之命顧不偉歟

總論

紫霞造福訣云凡女人脩善不異男子但女無外事
三從為良自有善行不若勸雙親丈夫行之之為妙
也故親有三善則女婦分一夫有二善則妻分一經

廣政度婦
女子之德

預思量者即與同功若愛婦女勸化而善者其功比
婦女自為善倍難倍多也姊妹姊妹有善能交贊其
決功亦相等所貴歡喜同志無妬忌心耳至若奉敬
聚順則身所自盡者也勤脩不倦仙佛可致富貴子
壽何難得哉每見婦女越家會齋施僧受錄既慈物
論亦無福利甚非宜也又如子孫有疾祈神祭禱動
費數金何如平生為善救生自得神祐平閨門內自
有洞天福地勉而行之

人家不和多因婦女以言激怒其夫及同輩蓋婦女

趙吉錄

卷之八 女德門

金

凡信謹者
俱為人役
者也

家中物則
家中之人
俱為人役
者也

所見不廣不遠又其所謂舅姑伯叔妯娌者皆人合
稱呼非自然天屬故輕於割恩易於脩怨非丈夫有
遠識則為其役而不自覺於是有親兄弟子侄至死
不相往來者有無子而不肯以猶子為後有多子而
不肯與其兄弟者有不恤兄弟之貧必欲供膳如一
率奔親而不顧葬親必欲心費寧留喪而不恤者有
做小姑則諧嫂於母做嫂姑則諧姑於夫者其事多
端不可殫述不知我既入人家同穀同穴生子生孫
長與此家傳世無憾則其親者乃是我之親也和睦

致祥乃是我之吉事。福慶也。待舅姑處。即是兒婦待我樣子。待伯叔妯娌處。即是我兒婦相處家法。終日與人親厚。好恩情。好禮數。豈不快活。終日與人作對。赤面相向。憚憚爭競。有甚佳趣。要不過忍些氣。破些零錢而已。我饒人人。必知一時不知。後亦自知。縱彼人不知。旁觀諸親。感我盛德。自然加愛加敬。我也我受人愛敬。彼受人譏彈。又復如舊。饒他倍能親洽。則彼無不動者矣。

緣是人合的。易以笑貌儀節。相與原無實情。故自覺。

建書錄

卷之八

女鑑門

全

無味。但學實心相愛。痛癢關切。積久自能傾動。亦不可以我如是真切。便責望於彼也。蓋感動自有時耳。

忠義報

○曾婦守節却敵封爲恭人

曾婦晏氏者。汀州寧化人。夫死不嫁。紹定間。寇破寧化縣。官令土豪各爲誓約。以拒賊。晏首助兵給糧。多殺獲賊。來攻諸寨。不能禦。晏獨依黃牛山傍。自爲砦。以居。一日賊遣數十人求索。婦女金帛。晏召其田丁。諭曰。汝曹衣食我家。賊求婦女。意在我也。汝等必

用命擊之。不勝殺我。降未晚也。傾資財。犒之。果感奮。晏自抱桴鼓。使諸婢鳴金。作其氣。賊復退。敗鄰鄉。知其可依。挈家依焉。有不能自給者。晏悉以家糧資之。於是聚衆日廣。與其豪析黃牛山爲五砦。選少壯練訓之。有急互倚角相援。賊屢攻弗克。所活老幼數萬。計知南劍州陳講遺金帛。名其砦曰萬安。晏悉散給其下。又分遣五砦事聞。封恭人。賜冠帔。補其子承信郎。

○李偏妻奮勇全城名著烈婦

建書錄

卷之八

女鑑門

全

李希烈襲陳州時。項城令李偏以城小。賊銳欲奔去。婦楊氏曰。君而逃。尚誰與守。死職焉可也。偏曰。兵少財乏。何以守。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庫百姓。於國家何有。請發重賞募死士。必可濟。偏乃召吏民入

庭中。約死守。衆泣許諾。婦身自饗以享士。享必周。偏中流矢欲歸臥。婦責之曰。君不棄城。孰有固心。死於外不愈死於賊乎。偏遽登城。賊將中流矢引去。而城完。封爲烈婦。偏升太守。

慈殘報

聖母

此感化
手可法

必能願其
大矣

○○魏母慈前子而已子並貴

魏慈母者孟陽之女。芒卯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厚。猶不愛慈母。乃令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滅尺。朝夕勤苦。以救其罪人。有謂慈母曰。子不愛母至甚也。何為勤勞憂懼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罪。況於假子而不為。何以異於無母。其父為其孤也。而使妾為其

通吉錄

卷之八

女

繼母。繼母為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不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安可忘義乎。遂說魏王。王聞之高其情。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母以禮義訓導。入子咸為魏大夫卿士云。

○○徐妻殺前兒而已兒繼死

東海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鉄目。而許氏死。再娶陳酷虐之甚。欲殺前妻之子。陳氏生子名鉄杵。欲以鉄目也。徐甲性闇弱。又多不在舍。後妻得以行其酷

生母証
死母亦証
於其情

正有皆人
而亦証
而亦証
而亦証

暴捶打鉄目。備諸毒苦。凍餓而死。時年十六。亡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氏牀。曰。我鉄目也。實無罪。橫見殘害。我母訴怨于天。得天曹符來。雪我冤。當令鉄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聲

如生時。家人不見其形。皆聞其聲。恒在屋梁上住。陳氏跪謝。頻為設奠。鬼曰。不須如此。我令鉄杵是一餐所能酬謝。陳氏夜中竊語道之。鬼應聲云。何故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錚聲。又大響徹。如棟實崩。舉家走出。秉燭照之。亦無異。又罵鉄杵曰。殺我安坐宅

通吉錄

卷之八

女

上為快耶。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煙燭內外狼籍。俄爾自滅。茅茨儼然。不見虧損。日日罵詈。于時鉄杵六歲。腹脹體痛。鬼屢打之。打處青腫。月餘而死。鬼便寂然。下手殺兒。即毒婦且。猶然狠虐。擠陷而陰利其死。乃與政無異矣。孰知其微哉。

○○禁陽繼母犯天誅

唐盈州令。將之官。止屬邑古寺。方寢。見老嫗以桐葉蒙其首。僞僕而前。令以杖拂其葉。嫗俯拾而去。俄復來。如是者三。久之不復來矣。頓有綾囊者升階而

趙市錄

卷之八 女鬼門

七

前日將有告于公公無懼焉。今日是何妖物曰實鬼也。非妖也。以形容衰瘵不敢干謁。向者竊令張奶少達幽情而三遭柱快之辱。老奶恥復進。是以自哀訴焉。某榮陽氏子。嚴君牧此州。未逾年。鍾家禍乃護喪。婦洛夜止此寺。繼母賜野葛花湯。并室妹同夕而斃。張奶將哭。首碎鉄鎚同座於此。牆之竹陰。某隴西先夫人即日訴上帝。帝勅云。為人之妻。已殘戮僕妾。為人之母。又毒殺孤嬰。理宜誅殛。用謝諸孤。傳司命處置訖報。是日先君復訴云。某遊魂不靈。垂於守慎。致令器室害及孤孩。墮于天聽。罪豈一死。某三任縣令。再剖符竹。實有餘績。豈見此狼狽。長男既已無辜。婦婦又仰酬。念某旅視。難為瘞埋。乞延其生命。使某得婦葬洛陽。附先人之塋。某無恨矣。明年繼母至洛陽。迫發其死。帝遣已至如此。某無怨焉。所苦者。被僧徒築溺骸骨之上。糞穢難堪。況妹為廁神。姬僕身為廁神役夫。積世符纓。一日凌晨。藉公仁德。故來奉告。今日吾將奈何。答曰。公能發某朽骨。沐以蘭湯。覆以衣衾。遷於高原之上。脫能賜木皮之棺。殯葬之。冀

以不孤化
去遂至如
此可憐

然則收諸
若其其然

亦望外也。今日諸鬼嗚咽再拜。令張奶密召鸞娘。子致謝。張奶遽至。疾呼曰。郭君怒晚來。軒屏狼籍。已三召矣。於是縋裳者。悵惶去。明日。令召僧徒發掘土。求之。三四尺。乃得骸骨。與改瘞焉。

○歙縣商婦作地狗

歙縣有商。無子娶妾。歲餘得子。商喜甚。名曰祖胤。復商于外。囑妻善視之。妻口諾而心不然。令妾置兒于地。當飯時。擲一團。教兒以口就食。更名狗兒。呼之輒應。妾或抱兒。妻怒。必擲于地。乃已。三歲猶扒窰地上。

趙市錄

卷之八 女鬼門

七

啖食如犬。夫歸省子。妻偽顰蹙曰。家門不幸。生子類狗。商驗之。怒以為祖宗玷。遂踢死之。妾畏妻不敢言。亦痛子自縊未幾。妻忽瘋。顛仆地。數日飲食。如其子。夫泣曰。吾子如此。吾妻又如此。天之罰我何慘也。隣人為言其故。始知果報。言訖。婦乃氣絕。婦弄其子。癡大巧。而天工之所以弄癡其婦者。則又巧。究竟天定勝人耳。

○石揆妻以溺女喪命

石揆妻殺二子。後一孕四胎產時。楚毒難堪。母子俱

至今身不
必言虎威
引失然面
能下成反
煩何

斃

已逐人根

虎復不食
子則殺子
之罪元在
償命之上

如單強者
正是此等
轉化

趙吉錄

卷之八 女德門

生

附文昌化書云元秀家財四十萬養子四人自餘諸妾所出不問男女並瘞埋之日夢中見數十輩來追殺人賊元秀大驚起兩手兩足已爲牛蹄展轉于床大叫三日頭斷而死陰府申聞天曹帝大怒曰性根不壞方得人身天神誦章始離母腹愚人不禁情欲嬰兒有何罪愆擬以正條倍于故殺殺人償命理所當然天曹牒下陰府判斷元秀受罪外拘囚係獄在生四子注

籍刑名四十萬財沒入官府近者四方奏牘類此者衆下鄴都別置一籍收錄此等名字差地方飛天神王統領神兵巡行天下有似此者即許便宜施行不待事終付十獄司鞠

帝君曰人子不孝自有天條誅戮無罪殺兒是殺天下人民也故元秀身墮地獄四子犯刑家財沒官且人之殺兒何不節愆乃敢殺人不顧今世如元秀者何地無之吾觀鄴都城以此受罪者不可勝數各宜省愆不可自取天譴若

元秀承四地獄治罪子孫受刑可不悲哉

○陳夫人孝慈受誥贈

陳張一清之妻也一清娶婦廖生于而廖卒陳來繼室事姑孝而遇廖子特恩姑晚有疾陳扶挾臥起者十餘年既而陳自生子以寧幼穎健記陳夜宿火至四鼓輒起焚燈呼兒讀坐其傍相之以寧嗜讀或忘食親執七飯之舉進士爲翰林累贈母及太母皆清河郡夫人

○○吳夫人慈仁受累封

趙吉錄

卷之八 女德門

生

金石可謂不朽

吳夫人臨江判官王蓋繼妻也好學強記而恂恂自下於事未嘗有所專前配生二子愛之甚於子二子卒遇其娶婦異諸婦處內外疎戚甚恩有讒訕置之未嘗藏怒也自奉養甚薄而人有以窮來婦者必分衣食給之嫁三從女如已女待長子之母族如已族自生子五人王安石爲宰相封荆公寵榮無比安禮安國皆貴顯傳名臣云

○柴母晉陵秦閭夫繼室也柴浦生子而閭夫死以前

澤子

妻子為托已而家口落柴辛勤紡績撫二子篤恩遺就學至正中盜作前妻子沒於賊當論死柴引已子求代不許子亦前請曰從賊者我罪何可加兄濱死不易言更疑次子非柴出訊他因知之乃太息曰婦不忘夫命信也子以死成母志仁也上其事免之旌其門復其家

非所生子能慈則感恩必倍且前入冥冥中以子為命有不保祐我者子每見酷虐前子者已子無不受報可見也然當教之親正人行正事

通吉錄

卷之八

女

不可徒務寬厚姑息蓋與善人居自然知親當孝自省了許多是非驕恣且兄弟相依一世未有前子破家敗行而已子能晏然者但要實愛之心信於丈夫及子則異同之際自無事矣

教子報

文母胎教生聖子

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仲氏中女也王季娶為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

胎教

胎教

胎教

胎教

一而識百遂為周天子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

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踣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于邪色耳不聽于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故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人生而肖萬物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音肖之文王母可謂知肖化矣

○○○孟母習教成大賢

通吉錄

卷之八

女

鄒孟軻之母初舍近墓孟子少時嬉遊為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為賈人街賣孟母又曰此非所以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孟子既學而蟻母方織問學所主孟子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孟子懼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封鄒國公子孫世襲博士

○○○程母和而訓義子為名儒

有母好於
子前談夫
短言豈是
謂子以孝
如此其安
得不收
報其德
報其性度

程母侯氏程大中公响之妻明道伊川二程子之母也母事舅姑內外聞其孝大中公禮敬特甚而母益謙順自牧罔或悖焉雖小事未嘗專必稟命而後行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朴婢侍或見女諸子小有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恕僕妾之過惟恐有傷獨諸子有過小則詰責大則請命於大中公必求其改而後止嘗曰子之所以不肖皆母蔽其過則父不知而無繇以正之也故二程夫子于飲食衣服一無所擇學成大儒大程官至御史中允二程

世誦程母之教不衰

○○陶侃母貧而訓廉子作三公見公鑑慈教門

○吳母教子以讓成進士

吳賀之母也教子有義方賀與賓客語人短母聞怒皆問愛其女者必取三復自主之士妻之誠全之也今樹產一子當知禮讓出言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泣不食賀錄是恐懼自教為名人舉進士第

趙吉錄

卷之八

女鑑門

破家報苗

兄弟不睦

虞潭母陳氏谷母暴勝之母俱善教正公鑑慈教中婦人深愛而不知大義見已子與他人子或同奴之子相爭競則必占已恨人即自家子而小長互異偏護過多不知教以禮遜致積相仇恨家門不睦或見丈夫貴子又與作鬧意欲樹恩甚則欲其子不孝父而孝我者有矣夫不孝父豈能孝母又偏愛之子反多驕蹇刻責之子實爾孝順而意向既極不自知也且復轉其夫從之如此則賢愚是非安得不顛倒哉故婦人之慈過於丈夫而其猜嫌同異亦復甚於丈夫若夫若子復不知大義則爭亂立見尚須自克其福心哉○有子而朝廷賴之鄉里愛之宗族親之則愛子至矣不然而一母庇之叔伯兄弟惡之鄉里斥之或至破家蕩產凌兢取禍可謂費否故不可不知大義也

守節背夫之報

○○鄭夫人節而義子為顯相

鄭夫人歐陽脩之母也為贈崇國公妻崇公舉進士

趙吉錄

卷之八

女鑑門

亦守孝子
而能教大
義如此

字字動魂

果然

隋為孝子
矣

再任推官卒脩甫四歲貧自力於衣食以供脩力學

授之書嘗大雪夜撥寒灰書字以教居恒泣告脩曰

而父廉而好施與吾不及事舅姑然知汝父之祗養

也吾不祗知汝之有成然知汝父之將有後也吾婦

於汝父免喪踰年矣每祭必涕泣或遇酒肉必涕泣

以不及養為恨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乃其後常

然至終身亦莫不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

吏嘗夜視刑書屢嘆曰吾求其生而不得為可哀耳

回顧乳母抱汝立於旁指而言曰吾命宜早天恐不

迪吉錄 卷之八 女 孝

及見兒之立也當以我語告之其教子弟率歸是以

是知汝父之將有後也於是脩感泣奮於學至舉進

士貴顯儉薄依舊尋以直諫貶夫人言笑自若曰貧

賤素也汝必安之脩卒以忠正為賢相累封母越國

太夫人

計夫人張浚母也方正有法浚父官華州早卒年二

十五父母欲嫁之誓不許浚能言即令誦父所為文

能記事即告以父言行無頃刻失教故浚雖幼視必

如此

其烈又太

端行必直坐不欬言不誑教使然也甫冠入國學母

送之泣曰門戶寒賴爾成立常以爾祖爾父之業為

念條戒語數十端授焉浚隨貴所為不當意必變色

示戒滿永州欲論秦檜奸恐禍不測為母累憂之至

體為瘠母怪問以實對母不應惟誦浚父紹聖初對

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浚遂

決書上竄封州母送之曰行矣汝以忠直得禍何愧

其賢如此子浚宰相名臣封魏公孫斌為大儒封伯

累贈母秦國太夫人

迪吉錄 卷之八 女 孝

二段亦屬善教而于節義尤為鍾情

○○某連真注於從兄三受雷震 詳見如前門

○魏溥妻斷耳守節生子太守

房氏太守湛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歸溥溥疾病謂

曰死不足恨恨汝少吾母老家貧子蒙稚無托耳妻

泣曰妾承先人遺訓事君子義在偕老今如此命也

太夫人在堂弱子穉穉妾豈以身少抱長往之恨乎

溥卒將飲房舉刃刑左耳投棺中曰相期泉壤矣姑

哭之曰婦何為若是對曰婦年少不幸慮父母未

人
之
心
也
有
此
心
者
有
此
心
者

量至心欲持此自誓耳時子緝生未十旬鞠室內不出戶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几席既緝生十二年父母有挾與婦寧有異議緝聞密以告房潛駕歸家覺而追之竟不反訓子有母儀子後成名爲濟陰守

○朱買臣妻弃夫而夫貴身恨死

買臣漢武時人窮讀自放不拘細行自知四十必貴負薪於市嘯歌竟日妻勸其無復狂歌乃益甚因羞而求改適買臣留之不可乃改嫁一吏胥頗溫飽亦時顧藉買臣以食予之未幾買臣以嚴助薦得會稽

通吉錄

卷之八

女
錄

百

欲
再
休
夫
有
不
得

太守呼其弃妻并夫以隣居界之原給焉妻自傷失身莫贖見冠蓋車騎殆不可忍母恨而死

按買臣之妻非有失行特羞貧耳然諫之是也

求改適則非也以身事二姓雖有故人意曷贖

哉今世之薄其夫者得無甚乎

○楊志堅婦弃夫而夫顯身受杖

楊志堅學而貧妻窘乏殊甚乃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妻因持詩詣官請公牒時顏魯公爲內史以其汚辱鄉閭敗壞風俗決二十任改嫁因憐志堅清貧

打
後
新
報

贈絹及布米署爲軍官令遠近知悉於是江左十數年莫有敢弃其夫者

妻求離卽是求杖又并爲丈夫求官牒也杖痕雖愈面孔安置何地且欲嫁與甚人顏內史全敗典

○鄭婦背夫改適未幾輒死

鄭朝議之從子娶陸氏伉儷甚綢繆鄭嘗于枕席間謂陸曰我不幸死汝無得嫁汝死我亦如之陸曰要共百年偕老奚爲出此不祥語居數年鄭感疾自度必死臨終與陸對父母復申言之陸但俛首悲泣鄭

通吉錄

卷之八

女
錄

百

身
夫
之
身
也
已
無
也
況
婦
已
去
矣

死陸竟携資改適曾工曹曾一日考試他郡陸昏暮獨坐恍見一卒報書陸視之則筆札宛然前夫手蹟也其詞曰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相憐俾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輕許誰弃我之田疇攘資財而遂去不惜我之有子不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爲人之妻慈不足以爲人之母吾已請于上蒼行對理于幽府陸魂駭汗流未幾果卒

京民婦私通按尉爲尉所殺

洪武中京師有校尉與隣婦通一晨接嗣夫出即入門登床夫復歸按伏床下婦問夫曰何故復叩夫曰天寒思爾熱寢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接忽念彼愛妻之至乃忍負之即取佩刀殺婦而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叫無人即出隣里為夫告果執賣菜人抵之獄成將弃市按出呼曰婦是我殺奈何累人監決人引見上備奏其事願就死上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即釋之

妬毒報

趙吉錄

卷之八 女惡門

五

○杜昌妻虐兩婢身受毒報

杜昌後魏末嵩陽人妻柳氏甚妬有婢金荆昌沐令理髮柳氏截其髮指無何柳被狐刺螫指雙落又有婢名玉蓮能唱歌昌愛而歎其善柳氏又截其舌後柳氏舌落事急就稱師懺悔禪師已先知謂柳氏曰夫人為妬前截婢指已失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斷舌指盡心乃可以免柳氏頂禮求哀經七日禪師大張口咒之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急咒之遂落指舌亦平復自是不復妬矣

既爾毒恨便是蛇心既是蛇心必入蛇道矣人當毒惡時惡知蛇入肺腑哉

○胡亮妻烙妾眼眼亦雙枯

唐胡亮征獠獲一妾亮不在妻遂以燒釘烙其雙目妾因自縊死後賀氏有娠產一蛇兩目無睛以問禪師師曰夫人曾烙女婦眼以夫人性毒故為蛇報此是彼烙婦也夫人好養此蛇可以免難不然禍及身矣賀氏養蛇一二年漸大不見物唯在衣被中亮不知也發被見蛇大驚以刀斫殺之賀氏兩目俱枯不復見物悔無及焉

趙吉錄

卷之八 女惡門

五

復見物悔無及焉

○梁仁裕妻捶婢腦腦亦創潰

唐梁仁裕為驍衛將軍先幸一婢妻李氏甚妬而虐婢捶其腦婢呼曰在下卑賤制不自繇何苦毒如是婢死後月餘李氏病常見婢來喚於是頭上生四處瘡疽腦潰晝夜嗚呼苦痛不勝數月而死

○韋女以疑斃妾卒與妾俱死

唐韋安石為左僕射有女適主簿李訓未婚以前有一妾成親後嫁之已易兩主女患傳屍瘦病恐妾厭

不當費上
然竟何如

時之安石令河南令秦守一捉來撈掠楚苦竟以自誣前後決三百以上投井死不出三日其女遂亡時人咸以為冤魂之所致也安石坐貶蒲州

○押司妻答殺孕婢為孕羊見殺

孕乙金水
家如此
可惡殺

唐火井縣人李明府經過本縣館于押司錄事私第主人將設酒饌欲封一白羊方有胎其夜明府夢一素衣婦人將二子拜明府乞命詞甚哀切李不測其緣云某不曾殺人婦人哀訴不已李睡覺思惟無端倪又寢復夢前婦人乞命稱某命在須臾忍不救也

趙吉錄

卷之八 女鑑門

萬

然則殺
者亦於殺
人矣

李竟不論其意但驚惶不已再寢又夢前婦人曰長官終不能相救某已死訖然亦償債了某前身即押司錄事妻也有女僕方姓身懷二子時某嫉妬因笞殺之給夫云僕盜金釵并盒子拷訊致斃今獲此報然已還其冤債其金釵并盒子在堂西拱科內為某告于主人請不食其肉為作功德李驚起召主人詰曰君到一白羊耶有雙羔否曰然其話夜來之夢更嘆其異及尋拱科內果得二物乃取羊埋之為作功德追薦焉

死後猶有
惡如此
知是鬼亦
有報乎

○緬雲婦虐其從嫁飽鬼毒

以湖報

緬雲婦姓朱悍妬特甚從嫁頗有姿色恐夫變之日常簪楚百端一日婦察其有娠肆怒毆繫剝剔無完膚比死斷屍置酒中越歲其婦孕在床病魔時見故婢以手刺其心痛如割呼號求救聲徹四隣其魅去來無常婦之兄弟徧請師巫治之至則有大鳥數十翼奮爪搏風而撞松人震懼不可立庖廚皆遍投糞壤婦竟死于婢之害

○祝氏烙其寵婢受畜報

趙吉錄

卷之八 女鑑門

萬

妬心亦念
淫色重當
早自克耳
明則教人
其大當如
大公矣

嘉靖初有祝氏悍妬不孝公姑凌駕夫于一婢姓汪名海棠微有姿色祝妬輒加鞭朴又有烙鐵火鉗之刑未幾婢死身無完膚越三日祝遘疾在牀夢為鬼擊索命而外隣有老翁夢有神二人押一婦往汪宅白牌書曰悍婦祝氏枉死無辜當沉苦海永銅輪迴姑發汪宅為犬以償其惡翁覺往汪氏詢之而汪母夢亦同曉問果產一犬

○徐氏損妻胎腹疾狂死

湖廣岳州衛趙指揮妻徐氏悍妬無類趙本孤族無

既易犯

嗣當置一妾徐氏殘虐百計無令共妾與夫相處及
妾有娠數月徐氏令人飲以寒劑墮胎皆墮焉徐氏
後患疾腹瀉語既為妾聲乞命又為兒聲乞棺罹苦
數月醫藥弗效徐氏亦死趙亦繼亡家無噍類噫一
妬婦而斬絕世動痛哉

○休寧商婦餓殺妾喉結就斃

官其僕亦
以喉報

商婦妬幽閉一妾餓未死繼之仍未絕乃生納之棺
中令四人舁行至曠野妾從棺中作聲曰我衣帶中
有金汝釋我金為汝有四人出之取金而悍妬婦竟

趙吉錄

卷之八 女鑑門

其

鬼不迷
鬼人又
鬼無從

納棺中瘞之後四人皆暴卒妬婦患喉結塞延醫金
淮丁洋治之忽白日見婦人顏色慘澹登凡而坐曰
兩君無怖我本某氏妾始死以悍婦繼死以四舁棺
者乃冤鬼耳四人者其一吾沉之河其三皆伺便殺
之悍婦始餓我今病結塞是吾搭其項也公等乃欲
治瘞之不亦過乎兩人因問冥途事對言勾攝地獄
輪迴所傳皆實二人曰吾皆老無子何故婦謂金淮
曰公少年時與一壯士角力度不能勝乃以計紮殺
之今為祟淮臨息不敢仰視謂丁洋曰公子孫方盛

後准竟無子而洋有玉子孫倍焉

官有道人
不為傳
則之曰

婦人之情址深怨最重彼朝斯夕斯情結不散故
也然當思一般女子彼以貧窮委身婢妾起居受
制舒展不得絕親戚之聚無夫妻之好更自可憐
使我居彼地位又不知當何如也況若艱子畜妾
又是彼命我命合受磨折我若慈之以恩退火忍
辱則福德從此而受惡緣從此而消昔譚真人被
丐者毆折兩齒反謝他教誨重陽以為消盡平生
業是也使悍然爭競交加則惡業不消矣又有謫

趙吉錄

卷之八 女鑑門

其

仙為奴士人知而敬之便不足度現然則使婢妾
畏我受我苦楚又不足損福乎若乃冤怨所結感
動神鬼大傷陰德抑又甚矣

廉貪報

○李郡君還珠增壽

郡君有賢德嘗有貨珠老嫗携珠子至既去遺在地
上郡君收之後嫗踰時不至一日既來形容枯瘦精
神恍惚非昔時也郡君詰之曰時所貨珠子歸譚失
去告其主以金十四兩償之其主不許因憂戚感疾

珠寶尤
人所好

○○周氏婦蓋貪獲福

通書錄

卷之八

東

斗斛秤尺不賴爲婦翁悟乃輕入重出二十餘年以
周才美子婦賢德能幹才美令分理家以翁用兩樣
翻前日欺瞞之數生二子皆少年登科

元氏婦飾價化牛

萬年縣開村有元氏婦姓謝永徽末亡龍朔元年托夢于女曰我生時酤酒小作升乃取價太多量酒復少今生於北山下人家爲牛近被賣與法界寺夏候師將我向城南耕稻田非常辛苦女宿滯泣爲其夫來阿照言之憐恍惚不甚激悼至二年正月有法界

寺尼至阿照村女乃問尼尼報云有夏侯師是實女
即就寺訪之果於北山下買得一牛見在城南畊地

其女涕泣求請乃引女至牛所觀之此牛平常惟一人禁制若遇餘人必陸梁抵觸見其女至乃舐其遍體又流淚焉女卽就夏侯師贖之歸家養飼

煤郎母負債作鹽

日經一
故王知

崇文門右一販煤郎夢其母告曰我宿通某麵戶償托爲驢償之今已數載將鬻我于屠兒念母速來贖命子驚悟訪于麵戶果然言鹽欲賣須價一兩二錢

迦吉錄

卷之八

頁

忘類戶

助修者
降個么
不
人哉

煤郎止有銀四錢乃以情告願書券約還麵戶執不允俯視者疑信參焉呼煤郎同視驢平直驢見煤郎兩淚交墮有哀訴狀衆憫之捐錢助成兩其家尚不名煤郎懇至再麵戶曰此驢從來不渡獨木橋爾能驅之渡卽授爾煤郎祝驢驢躍然逐煤郎越橋事聞于陸錦衣陸與人驢驗之驢見子晚亦伏蹄晚皆下陸大異之予銀一兩米一石給煤郎餉驢

仁德之報

楊夫人慈祥一門三貴

持此心可
人可也

謀快活

人身雖得
宜急解行

至大尚持
清然何以
生前或

羅夫人楊誠齋妻年七十餘寒月黎明即起請厨作

粥令奴婢遍飲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啟曰天寒

何自若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

腹中有火氣乃堪服役東山曰吾母高年而勞賤事

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曰吾自樂如此不知寒且勞

也後東山守吳嘗於郡園稼芋夫人躬紡績為衣時

年八十餘東山得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乃出所

積曰此長物也積此故心不樂遂致疾今以謝醫則

吾無事矣疾遂愈平居衣飾止用銀帛生四子三女

迎吉錄 卷之八 女傳門 厚

悉自乳曰飢人子以哺吾子是何心哉三子皆登第

會師母嚴酷再世作狗

唐京都市北店有王會師者母亡服制已畢其家乃

產一黃牝狗會師妻為其盜食乃以杖擊之狗遂作

人語曰我是汝姑新婦快我大錯我為嚴酷家人過

甚遂得此報今既被打羞向汝家因即走出會師聞

而涕抱以歸家而復還去凡經四五會師見其意乃

于已店大櫺後作小舍安置每日送食市人及行客

觀者甚眾此犬恒不離舍遇齋時即不食經一二歲

莫知所之

○胡泰母唐轉世為雞

秦衛千戶其母素酷虐死十年父已再娶矣泰忽夢

母曰我已托生為雌雞毛色黧黃明日為屯軍之贊

來汝家也及旦泰外出適有屯軍携雞來者家欲烹

以享軍雞作人語曰母烹我待泰兒還家人以為怪

俄而泰還雞遶南南敘家事甚悉泰涕泣告父畜之

既久飛啄後妻詬訾不已泰出後妻逐入炕下撲殺

之

迎吉錄 卷之八 女傳門 厚

今之雞狗許多知是誰家娘子可憐可怕

○鄭太君寬厚生子作相

比部郎元寬之妻元稹之母也孝悌夙成敬恭祀事

雖隆迺服勤親饋無怠色比部早世親手詩書授二

子曰稹曰積皆舉高第入官初入仕祿甚薄每給衣

食皆始自孤弱者次疎賤者繇是衣無常主厨無異

膳親老悅疎者來備保乳母有東餒垂白不忍去元

氏之門者持家二十五年專用訓戒去褻朴正顏色

以訓諸女歸孫子婉婉若撻於市婢僕終歲不聞忿

爭聲童孺成人曾不識復楚其化如此子積至宰相

○○練氏仁勇全城八子皆貴

大力量

獲男子未
必能之

章太傅妻練氏太傅出兵時有二將違令欲斬之練氏智識過人素知二將之勇乃設席以勸太傅密令二將逃之二將奔南唐重用之遣攻建州時太傅已故練氏與子皆在建州二將遣使遺金帛且密以白旗授曰吾將屠此城植旗於門士卒勿敢犯也練氏返自旗金帛謂使曰將軍果思舊恩願全此城必欲屠之老身與眾俱死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止太

趙吉錄

卷之八 女選四

五

傳子十三人練氏生者八子皆登第

○秦夫人同謀害忠亂無遺

此婦有難
些費地

秦檜妻素陰狠過其夫方岳侯獄成一日檜居東窗下食柑玩皮以瓜畫之若有所思王氏笑曰捉虎易放虎難老漢何一無決檜悲然當其心即書片紙付入是日岳侯薨王氏竟無子未幾亦死後有押衙何立者秦檜差往東南第一峰勾幹恍惚人引至陰司見夫人備極刑法楚毒難言語何立曰告相公東窗事發矣押衙復命言其狀檜憂駭惶惶數日遂卒

放生殺生之報

○○建業婦焚蘭生奇瘡

背蘭起獨
不拜

建業婦人背生一瘡大如數斗囊中有物如蘭果甚衆行即有聲行乞于市自言村婦也常與姊姁輩分養蠶已獨頻年損耗因竊其姁一囊蘭焚之頃之背患此瘡漸成痛以衣覆之即氣閉悶常露之乃可而重如負囊搜神記

○店家婦烹羊殺二命

唐顯慶中城西路側有店家新婦誕一小兒月滿日

趙吉錄

卷之八 女選四

五

殺得償了

此是元家
之突然足
以報殺也

親族慶會欲殺羊羊數向屠人跪拜屠人報家內家內大小不以爲怪徵遂擊殺之將肉就釜煮餘人食料理蔥蒜餅食令產婦抱兒看煮肉釜忽自破湯衝灰火直射母子俱死焉店人見聞者多斷殺生云

蘇巷妻殺蛇即成

新野人蘇巷與婦佃于野舍每至田時輒有一物來其狀若蛇長七八尺五色光鮮巷異而餉之經數載產業加焉婦後密打殺即得能食之病進三日飯猶不爲飽少時而死也異苑記

○傳家婢放豎全生 見婢僕門

通吉錄

卷之八 女僕門

五十四

通吉錄九卷 內府藏本

明顏茂猷撰茂猷字壯其又字仰子平湖人崇禎甲戌特賜進士是編分官鑑公鑑二門皆雜錄諸書因果之事

讀書止觀錄五卷

〔明〕吳應箕輯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九年貴池劉

氏唐石籀刻貴池先哲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書止觀

錄五卷》提要

讀書止觀錄引

先是雲間陳眉公有讀書十六觀準釋氏修淨也。溯之屠齋叟從而演之其引黃氏之言曰夫讀書之觀耳觀則萬卷非多隻字非寡余讀是說而旨焉迺取舊時所見不盡于二家者因而廣之合彙而為一集歲時攘攘心手俱冗然猶日鈔幾則以知余欲觀之心惟懼觀之不盡鈔不懼鈔之不盡觀況既觀矣既鈔矣而懼時之不我與耶鈔成而總標曰止觀蓋浮屠氏有修止觀法亦不肯十六觀之本旨也而余且自喜曰觀必如是而觀止矣夫觀而止于是哉是屠氏何為演而余何為廣然即余之觀以觀屠之觀而復觀仲醕之所為觀安見觀之不于是乎止戊午季冬貴池吳應箕撰

忠王止觀錄

卷一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六

讀書止觀錄引

讀書止觀錄卷之一

秋浦雙忠錄第三十六

貴池吳應箕纂輯

子墨子南游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下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讀書者當觀是

甯越中牟人苦畊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免此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我不敢休人將臥我不敢臥學十五歲而為周威王之師讀書者當觀此

梁邱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而已吳生曰所謂不在三更早五更遲只怕一日暴十日寒

讀書者當觀此

忠三十六上觀錄一

楊子雲

一

楊子雲工賦王君大習兵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伏眾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讀書者當觀此

邴原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曰童子何泣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一則羨其得學中心傷感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物洽聞金玉其行讀書者當觀此

朱穆耽學銳意講誦或時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阬岸其父以為專愚幾不知馬之幾足高鳳字文通家以農畝為業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乃省讀書者當觀此

李永和杜門卻掃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文

夫擁書萬卷何暇南面百城吳生曰棄產營書是我輩常事余嘗語朋友中一二有力者謂君輩自不須棄產但於他所用者損彼就此足矣若余欲營書雖欲不棄產得乎故余嘗於小齋自述云產為叢書蕩堂非寶繪名蓋寶語也又記余甲寅歲從市中見舊籍數副爾時囊無一文因從賈人賒回後於里人處貸數金償其價一父老見而駭曰書何為哉又去絕好上水田一畝矣至今思之一笑讀書者當觀此

魏武帝曰老而好學唯余與袁伯業陳秘書瓚通九經百家年逾九十猶勤於筆研讀書者當觀此

王綰字彥和雅好文筆既無山水之適又絕親知之游獨致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傳茂遠泊然靜處不妄交游袁司徒每經其戶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讀書者當觀此

忠三十六上觀錄一

二

漢祖敕太子曰吾遭亂世當秦禁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又敕云吾未學書今觀汝書尚不如我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吳生曰然則不讀書而欲行之是者不可得矣不自書而欲書之成者不可得矣况彼為帝王而此猶士庶乎讀書者當觀是

昭烈遺詔後主開暇歷觀諸集及六韜商周書益人意智宋太宗謂王顯卿典機務能熟讀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牆又日進御覽三卷宋琪以為勞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吳生曰至哉言也今之不讀書者每自諉於家務沓雜容知事有愈於君相者乎日御萬幾猶謂開卷有益况號稱學士而束書高閣自甘面牆抑欲何也余嘗謂讀書則無日不閒不讀書則無日不忙是讀書又卻事之第一法也讀書者當觀此

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灑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黃山谷語王子飛曰讀書十年不如一詣習主簿讀書者當觀此

徐遵明詣田猛略受學一年欲去猛略謂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徐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徐文遠從耆儒沈重質問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真境有所未至也吳生曰魏黃之論如彼而二徐之論如此亦各問其所得力者何如耳讀書者當觀此

支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爲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皋之相馬也略其半黃取其偽逸讀書者當觀此

真人告許翺曰學道如穿井井彌深土彌難出讀書者當觀此

忠三十六

三

楊雄與劉歆書曰雄爲郎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奉冀自克就有詔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觀書於石渠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郡內衛率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齋油素四尺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二十七歲於今矣蘇秦張儀備書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書掌內股裏夜還折竹寫之讀書者當觀此

葛洪貧無童僕難落不修常披榛出門排草入室屢遭火典籍盡乃負笈徒步借書鈔寫賣薪買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覆人少能讀之吳生曰余亦不可謂有典籍然常遭火矣而勤苦無葛丹井之萬一羞哉又曰讀書欲稱博洽未有不如此而成者且無論學問一道即如學書猶是儒者一藝耳鍾太傅坐臥書畫衣被俱穿歐陽率更見道傍碑玩三日不去

懷素自謂擔笈杖錫西游上國遍諮筆法於當代名公而於殘簡斷碑臨摩殆遍米元章見蔡攸帖求易不得至於據舷欲墮李卓吾曰如此好書焉得不好凡事皆然靡不成者讀書者當觀此

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歡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燃松而讀或燃糠自照劉峻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執其鬢髮及覺復讀聞有異書必往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淫吳生曰囊螢映雪刺股鑿壁古人貧而勤學皆此類也余最所旨者王休泰貧而好學嘗三日絕糧執卷不輟家人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王徐答曰我嘗目耕耳讀書者當觀此

劉松作碑銘以示盧思道思道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邢子才後爲文示松松復不能解乃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忠三十六

四

齊書曰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校讐嘗謂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妻弟李節謂劭思誤書何由便得劭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讀書者當觀此

崔浩表大武言臣稟性劣弱力不及健婦人唯是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夢與鬼爭議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讀書者當觀此

李諡師孔璠數年後還就諡請業門人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讀書者當觀此

任末年十四便勤學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菴削荆爲筆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燃蒿自照觀書有合意則題其衣裳及掌裏以記其事門徒說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讀書者當觀此宋次道家書皆校讐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道家善本住在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多僦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

也當時春明宅子儼直比他處常高一倍讀書者當觀此
劉道原就宋次道家觀書宋日具酒饌爲主人禮道原不受
閉閣鈔書旬日而畢吳生曰余亦欲就人觀書奈無次道之
主人何哉若杜預與子貺書曰知洪願欲念學令同還車致
副書可案錄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是杜預不借
書於人矣倪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窗安置不見天日
子弟值日看書借書者先投束修是倪若水自不令人借
矣故吾願藏書之家爲孫蔚爲宋次道無爲杜預爲倪若水
讀書者當觀是

柳氏序訓余家昇平里西堂藏經史子集皆有三本紙墨籤
東華麗者鎮庫一本隨行披閱一本後生子弟爲業讀書者
當觀此

匡衡好學邑有富民其家多書衡與之傭作而不取直曰願

忠三十六

五

借主人書讀之讀書者當觀是

王充著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中郎至江東得之嘆爲高文
恆秘翫以爲談助及還北諸公覺其談更遠檢求帳中果得
論衡一部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時人稱其才進
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得論衡之益抱朴子曰時
人在蔡邕帳中搜得論衡捉數卷持去邕丁寔之曰唯我與
爾共之勿廣也吳生曰戒人勿廣邕見亦自不廣然吾輩讀
書亦必有得力書如論衡虛心如蔡中郎而後可歷觀古昔
柳子厚得退之文必以被露浣指而後讀歐陽公見蘇文曰
老夫當讓此人放出一頭地又謂其子棐曰爾記三十年後
無稱我文者東坡於人一句之善即極口稱美不置而於黃
秦張晁又時時自謂不及近世如蘇州徐武功有向索文者
輒曰子欲爲不朽計當尋秀才吳寬王晉溪於陽明未謝面

也以其小像懸之中堂焚香對坐右手抱膝左手執其奏疏
讀至闕振即擊節歎呼曰生兒當如此輩奇男子唐荆川聞
人一言一行之善必親爲記錄王鳳洲於後生輩詩文一句
好者亦讚賞不已而於李于鱗終身推轂無間言前輩謙虛
服善如此此政其識見大分明處即其學問長進處也不然
杯飲之器不再注焉則溢毋論人有善而不知即知焉而獎
藉之也得乎讀書者當觀此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深以爲恥吳生曰貞白餌芝餐
術抗志雲霞學士之習宜所不屑爲而不廢博洽如此所謂
天上無不識字之神仙也讀書者當觀此

張茂先雅愛書籍身死之後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几筵
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摺定官書皆資華本以取正
焉天下奇秘世所罕有者悉在華處博物洽聞世無比讀書
者當觀此

忠三十六

六

者當觀此

孔臧與子琳書云頃來聞爾諸友生講肄書傳孜孜晝夜衍
衍不怠善矣人之進退惟聞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澗
至柔石爲之穿蝸虫至弱木爲之敝豈非漸之致乎讀書者
當觀此

沈約每見王筠文嗟咨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
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眺諸賢
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讀書者當觀此

曹曾積石爲倉以藏書世名曹氏書倉任昉博學家雖貧取
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
書目官無者就昉家取之吳生曰余亦不欲爲曹氏之石倉
得任家之異本但令好讀之志不衰可讀之書不匱足矣又
曰任惟貧而聚書則今之貧而無學者不得藉口矣讀書者

當觀此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焉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柳仲郢退公布卷不舍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南北史再鈔手書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衡陽王鈞手自總書五經置巾箱中以備遺忘賀玠曰殿下家富墳索何復須此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鈔則永不忘晁無咎言東坡少時手鈔經史皆一通每一書成則變一體卒之學成吳生曰此皆讀書不廢鈔者也余亦嘗謂手鈔有三益先經鈔一遍於記誦亦易益一也可以校書之謬誤收已之放心益二也常鈔則手法亦熟即以當學字益三也今時讀書有力者必願倩傭史其或不得已而鈔又潦草成行而其貧者又直諉於無書可鈔手鈔之益今之不解也久矣讀書者當觀此

忠三十六

七

侯道華好子史手不釋卷嘗曰天上無愚憐仙人讀書者當觀此

葉廷珪云余幼嗜書自肄業郡庠牽絲入仕四十餘年未嘗釋卷食以飴口怠以為枕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而後止嘗恨無貨不能盡傳寫間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手鈔之名曰海錄讀書者當觀此

吳枋曰陸務觀言司馬溫公聞新事即錄於冊且記所言之人近鄱陽董草庭檢閱亦然枋不免效顰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誦心之所得隨手鈔記目曰野乘讀書者當觀此

司馬溫公獨樂園文史萬餘卷晨夕披閱雖數十年皆新若未手觸者每歲以上伏及重陽日視天氣晴明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啟

卷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敢啟或欲行即承以方版非唯免手汗漬及亦恐觸動其腦每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視其沿而覆以次指面然而挾過又嘗撰資治通鑑卷數繁漫顛倒塗抹卒無一字及草其精謹如此吳生曰此所以為溫公也讀書者當觀此

周續之詣范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蕭德言每開五經必束帶盟濯危坐對之孔臧乞為太常專修經學李固與弟書曰昔嚴夫子有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游其八欲類此子矣吳生曰此皆讀五經者也今世士子專事訓詁一經猶不能精况五經耶閒有一二博涉者又皆趨史而遺經是失學問之源而昧文字之祖也惜哉讀書者當觀此

忠三十六

八

者希終不以示人吳生曰亦不必然何如今之刻詩文者哉讀書者當觀此

全子棲為文則入自課庵一文必三草十年後悟其淺近盡付於火生平凡三焚文集吳生曰近時王遵嚴亦然然則脫手而即自謂妙者必其不妙者也所謂學無窮時文無盡境讀書者當觀此

薛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踞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吳生曰古時大才如相如左思王充王勃輩何人不然所謂居不深者思不遠又曰疾行無善步是也余常主是說而人不信不知如阮嗣宗李太白楊大年者別是一種天才豈容近人學步讀書者當觀此

董誥好異書見輒題掌還家以片籀寫之舌黑掌爛人謂謁掌錄而舌學讀書者當觀此

虞集常自謂曰執筆唯憑於手熟爲文每事於口占讀書者當觀此

忠三十六 止觀錄一

卷一

九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六

讀書止觀錄卷之一終

讀書止觀錄卷之二

秋浦雙忠錄第三十七
貴池吳應箕纂輯

荀子曰君子學不可以已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故木受繩則直金受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失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讀書者當觀是

荀子曰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者眾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好樂者眾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好義者眾矣而舜獨傳者一也倖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吳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精者也然則讀書者亦惟一而已又曰士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又曰少而不學長無能也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讀書者

當觀是

忠三十七 止觀錄二

卷二

一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也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讀書者當觀此
龍山廣錄曰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惟專與勤屏絕嗜好行之弗倦然後擴而充之可盡天下之妙白雲寶錄云余披閱經史不啻數百過目其簡編敝故極矣然每開卷必有新獲之意余以是思之學不負人如此讀書

者當觀是

楊子曰務學不如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害不少矣一閱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閱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又曰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讀書者當觀此楊子曰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眾山之刻施也况介耶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况枯澤乎捨舟航而濟乎濱者未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未矣棄常珍而嗜異饌者惡觀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諸子者惡觀其識道也又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耶陵學山而不至山是以惡夫晝也讀書者當觀此

文中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讀書者當觀是

忠三十七

二

抱朴子曰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耘鋤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柱枯以受業富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矣窮測微言又曰披六經玩百世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心雖勤而無獲矣劉子曰吳幹質勁非筈羽不美越劍性利非淬礪不銛人性儼惠非積學不成仲尼臨沒手不釋卷仲舒垂卒口不輟誦以聖賢之性猶好學不倦矧庸人而可怠哉讀書者當觀此長樂子曰養子如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又曰人生至樂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楊誠齋曰衣短褐食野蔬讀書之聲滿天地則貧賤之未始不富貴也讀書者當觀此

傅平曰人之學如渴而飲河海小飲則小盈大飲則大盈讀

書者當觀此

魏文帝云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故西伯幽而作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讀書者當觀此

祖士言深好弈棋王處叔謂之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今天下傾覆舊事蕩滅君少長王都何不記述使有裁成昔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旂作急就章便爲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皆無聞由無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不稱讀書者當觀此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私庭講習車武子難苦問謝謂袁

忠三十七

三

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讀書者當觀是

靖節云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讀書者當觀是

韓昌黎謂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又曰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不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讀書者當觀此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紀事必提其要纂言必鈎其平貪多務得細大不相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又曰讀書以爲學續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闢靡也蓋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耳讀書者當觀此王梅溪曰明窗淨几前經後史整冠肅容端拜聖賢於千古

眼目撥臂訶斥姦諛於已死者此吾之友於書者也讀書者當觀此

東坡藏書記有云自秦漢以來作者益眾紙與字晝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徙前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吳生曰無書而求書有書而不觀此學士通病有志讀書者當多書之世讀東坡之言其不為之激發者非人矣讀書者當觀此

東坡海上與友人書曰到此鈔得漢書一部若再鈔得唐書便是貧兒暴富黎子雲云海外絕無書吾家止有柳文東坡

忠三十七

四

至海日遂借以研看吳生曰當流離顛沛之際其嗜書如此而且不廢鈔借况吾輩高居擁卷日耶讀書者當觀此

柳子厚曰吾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僂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讀書者當觀此

蘇公曰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擊風捕景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乎是之謂詞達詞而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又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言止而意不盡尤為

極致范蔚宗云情致所致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達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讀書者當觀此

黃魯直曰古之學道者深探其本以無諱三昧治之所以萬事隨緣是安樂法讀書萬卷談道如懸河而不知此所謂書肆說鈴耳楊子曰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讀書者當觀此

東坡送安惇詩曰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荀子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朱子曰誦數即今人讀書遍數也古人讀書精勤如此讀書者當觀此

秦少章曰蘇公嘗言觀書夜常以三鼓為率雖大醉後亦必披展至倦乃寢其每有賦詠及著撰所用故實雖目前爛熟事必令秦與叔黨諸人檢視而後出讀書者當觀此

忠三十七

五

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讀書者當觀此

山谷云古之能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讀書者當觀此

山谷云每相聚輒讀數葉前漢書甚佳人胷中久不用古人澆灌之則俗塵生其間照鏡覺面貌可憎語言亦無味也宋元章云三日不讀書便覺思慮殷中軍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古人固未嘗片時廢書也讀書者當觀此

東坡在僑耳語作文之法曰僑州雖數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須取之而各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己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傳子史中不可徒得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

也讀書者當觀此

韓文公曰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性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窮究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句讀磨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簡編所存大之為河漢高之為山嶽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讀書者當觀此歐陽公曰閒居平日以養思慮故曰齋每遇體之不康則取六經百氏若古人之文章誦之受其深博閒雅雄富偉麗之說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疾之在體讀書者當觀此

歐陽文忠云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

忠三十七

本

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耳然讀書者無如春秋讀書者無如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讀書者當觀此

子瞻謂景文曰某生平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閒樂事無復踰此吳生曰以此為樂則筆力曲折安得不如意也讀書者當觀此

司馬溫公云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讀書者當觀此

九峯集云聖賢之學固非一日之具日不足繼之以夜積之歲月自然可成故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斯言學非問辨無以發明今學者所至罕有發一言問辨於人者不知將何以裨助性地成日新之益乎又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善者可以為法惡者可以

為戒歷觀前輩立身揚名於當世者未有不由學問而成讀書者當觀此

贊龐集云靈源好閱經史食息未嘗稍憩僅能背誦乃止晦堂因呵之靈源曰嘗聞用力多者收功自遠故黃太史魯直云清兄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視利養紛華若惡臭蓋其誠心自然非故爾也讀書者當觀此

秦淮海云余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游把卷無幾故雖有強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比年來頗憤自懲艾而聰明已耗不如昔之十一二每閱一事必尋數次掩卷茫然雖勤而善忘嗟夫敗慧業者嘗此二物也吳生曰若既無強記之力而又不勤是自與讀書緣絕矣雖然敏者與天勤者與人余每見朋友中有下目成誦者究竟反一無所得亦有終日矻矻纔能數行者

忠三十七

七

而到底稱爲學人所謂愚者得之明者失之勤者得之惰者失之也諺云將勤補拙又云聰明反被聰明誤皆至切當語然余又嘗謂不勤者必非真敏者也天下惟大聰明人自然知學問之益或曰敏而好學夫子亦自稱難矣余復以其言為然讀書者當觀此

孫莘老請益於歐陽公公曰此無他惟勤讀書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書出必求過人如此少者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見之讀書者當觀此

山谷誠子弟云吉蠲筆墨如澡身浴德揩拭几硯如改過遷善敗筆浣墨噴子弟職書几書硯自點其面惟弟惟子臨深戰戰讀書者當觀此

山谷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眉公曰醫俗獨有書耳吳生曰俗子弟人皆知惡之醫俗之藥人則不知好也故

吾願有子弟者未俗當無使即於俗既俗當無令終於俗然求不俗子弟於俗父兄之家是亦不可多得則醫俗之書吾又願人人自備也讀書者當觀此

朱晦翁曰病中抽幾卷通鑑看值難置處不覺骨寒髮聳心膽欲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全不自覺真枉了讀他古人書也讀書者當觀此

李昭玘云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字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傍吳生曰此升菴集所引目學之病可謂極透切矣讀書者當觀此

陸游上辛給事書云前輩以文知人非必苦心致力之辭也從章斷簡慣識戲笑皆足知之甚至於郵傳之題親戚之書倉卒間之符檄書判皆可洞其心術才能與生平窮達壽夭如對枰而指黑白不俟思索而得也故善觀晁錯者不必待

東市之誅善觀平津侯者不必待淮南之謀讀書者當觀是

忠三十七 止觀錄二

卷八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六

讀書止觀錄卷之二終

讀書止觀錄卷之三

秋浦雙忠錄第三十八

貴池吳應箕纂輯

劉定之嘗稱劉實喜著書尤用意於春秋中夜有得梵童子燃燈起書之如獲至寶讀書者當觀此

呂文懿好著書嘗考一事不獲不憚者累昕夕一旦考得之謂門人曰進我二階殊不若得此可喜周文安嘗著經書辨疑錄每曰吾為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疑雖三公之尊黃閣之榮不與易也讀書者當觀此

楊溥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久數絕糧又上命詎測日與死鄰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為答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吳生曰古人著書讀書每發憤於窮苦患難之際今人平時先自廢棄况患難時乎若必待患難來而後發憤此其所以終身廢棄也此其所以終世偷生也朝

忠三十八 止觀錄三

卷九

一

聞文死吾深有感於楊公讀書者當觀是

徐武功入翰林不專詩文凡軍旅行役水利之類無不講求或曰公職在文事事此何為徐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雖欲學無能及矣吳生曰卒成其言有以哉讀書者當觀是

孫榮僖公交初任南駕部每日散衙後僚輩各歸私第或出訪客公獨退處一室默坐觀書或以為言公曰對聖賢語不猶愈於對賓客妻妾乎讀書者當觀是

曹月川日事著述座下足著兩磚處皆穿讀書者當觀是

雷尚書禮無書不讀鄭端簡晚尤留心國朝典章世稱古和知古淡泉知今吳生曰皆不可廢者也讀書者當觀是

王端毅語人曰吾兒二十三中舉吾不欲其即仕且令靜覽羣書閒閱世務其他日得實用耳王虎谷云王晉溪才識雖

優亦原學力觀其施諸經濟無一不由平日講履之素吳生曰操數寸之柔管泥紙上之陳言豈可謂之學問豈可謂之文章觀二公之言而思過半矣讀書者當觀是

曹鼎中會試一榜不受教職願得繁劇一職自效改泰和典史公暇輒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其尹誚之曰可作狀元曹曰不如是不休吳生曰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讀書者當觀此

宋金華同孫慎被執孫曰讀書萬卷乃有今日公曰爲我讀書少未知明哲保身之理讀書何罪吳生曰到死猶恨讀書少方是真讀書者方是真讀書者當觀此

汪道昆牙籤滿架客睥睨久之公曰無苦其多聊備檢證人生所用書只須熟數種足矣吳生曰此讀書第一訣也讀書者當觀是

忠三十八

鄒智居龍泉庵貧無繼晷之給掃樹葉蓄之焚以照讀書達旦如是者三年遂成大儒讀書者當觀此

薛文清云讀書體貼到自己身上方有味不然雖讀盡古今天下之書無益也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心乃有入口念書而心他馳難乎有得矣又云讀書必專精不二方見義理若以鴻鵠之心讀書必不能造乎精微讀書者當觀此

劉青田曰學必潛心然後可以有得藝能時習然後不爲徒勞薛文清曰吾人開卷即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乎讀書者當觀此

方遜志曰無學之人謂學爲可後苟爲不學便流爲禽獸矣夫學可以爲聖賢侔天地而不學至不免於禽獸同歸矣鳥可不擇所之乎讀書者當觀是

薛敬軒曰讀書原無他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讀書者當觀是

茅鹿門曰僕幸先人所遺宅一區近水田數頃買書數千卷僂貯其中甚可饒吾歲時賓客伏臘之費而與諸弟子誦說爲樂吳生曰美宅良田人盡不少置書樂客吾未一見矣讀書者當觀此

汪南明曰人子亦惟其親用命耳親命之學則力學親命之田則力田藉令廢詩書棄稼穡雖日侍親側何以中親之歡讀書者當觀是

宋文憲曰後世之書百倍於古而立德造行反或不如豈非心散於博聞技貪乎廣蓄而未能一乎吳生曰吾謂直是未嘗讀耳安見立德造行不自博聞廣蓄中出耶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聖人豈欺我哉讀書者當觀是

忠三十八

薛文清曰萬金之富不以易吾一日讀書之樂讀書者當觀是

唐荆川曰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絕可笑者屠沽細人衣食稍足死後必有一篇墓誌達官貴公稍有名目死後必有一部詩文此等文字人藏家蓄者盡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則南山煤炭竹木當盡減價矣吳生曰此達官貴公詩文原爲屠沽細人而作故多也吾輩有志爲不朽事者此論不可不知楊子雲不載富人蘇子瞻不爲墓誌故成其二家之文也然則昔人所謂省得數篇便好此言不爲無見讀書者當觀是

李崆峒作詩一句不工即棄而不錄何大復深惜之李答是自家物終久還來吳生曰北地學杜此真學杜者也杜老謂語不驚人死不休李得之矣王元美亦言宗臣有覆杯孟噉

之裂歸而淫思竟日夕嘔血夫不思而得者未之有也看書作文何事不然獨詩也哉讀書者當觀是

弁洲自謂自今而後擬以純灰三舛細滌其腸目取六經孟子老莊列荀左傳國語戰國策韓非子離騷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漢書西京以還至六朝及韓柳便須銓擇佳者熟讀涵味令其漸漬汪洋遇有操觚一師心匠氣從意暢神與境合分途策遇默受指揮臺閣山林絕跡大漠豈不快哉讀書者當觀此

弁洲云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擊然後盡天下之變讀書者當觀此王龍谿曰讀書譬如食味得其精華而休其滓穢始能養生若積而不化謂之食痞作文譬如傳信書其實而略其游談始能稽遠若浮而不切謂之綺語所謂無益而反害也讀書者當觀是

忠三十八

四

者當觀是

王新建曰心不可二用一心在得一心在失一心在文字是三用矣終日佔俚沈吟精神恍惚寧有佳思學者可以自考矣讀書者當觀是

龍谿曰讀書若曉得做工夫時時愛養精神時時廓清心地不爲諸般外誘所侵奪天機時時活潑時時明定終日不對卷便是看書一般終日不執筆便是作文一般觸機而動自無疑滯以我觀書不爲法華所轉如風行水上不期文而文生焉僕不敢爲已試之方益管折肱於此者也讀書者當觀是

龍谿曰余謂終日不對卷不執筆非教人廢讀書作文也讀書作文原是舉業之事讀書有觸發之義有栽培之義有印證之義以此筆之於冊謂之文就時文格式發吾所見之義

則謂之義只此是學讀書者當觀是

龍谿云看刊本時文徒費精神不如看六經古文六經古文譬之醕醪破爲時酒味猶深長若刊本時文是時酒中低品復從其中討滋味爲謀益拙矣又云所謂言不可以僞爲者乃不是誑語豈有世俗心腸能發聖賢精微之蘊者乎吳生曰以上數則皆先生示舉業之要也今時學人所習大都必規此然謂不如此而得科名者有之謂不如此而有當於讀作文者吾不信也讀書者當觀是

王鳳洲曰一時之事業天爲之人不能限之後世之事業人爲之天不能限之故聖賢之書可讀未老之年可以發憤而精詣讀書者當觀此

鳳洲云吾家居坐起萬卷左右金石丹鉛輔之時誦佛書逍遙峭蒨葱青閒高奪而起閒遇戴酒問奇贅書乞言者更不

忠三十八

五

涉官府豈不快哉吾輩編什既富又須窮態極變光景常新務使旨恆達而氣恆貫時名易襲身後可念又云兩園花事日新佐以醕酒坐臥萬卷中作老蠹魚大堪送目讀書者當觀是

舒梓蹊云居口於書史可以寡尤姚維東云室無君子則與書史爲友讀書者當觀此

胡敬齋云讀書雖多若不精熟不若少而精熟書雖精熟又要實體會方有得讀書者當觀此

蔡虛齋云欲爲一世經綸手止熟數篇緊要書吳生曰語率而理至讀書者當觀此

陳白沙曰以我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茫然讀書者當觀此

楊升菴云本朝以經學取士士子自一經之外罕所通貫近

日稍知務博以譁名苟進而不究本原徒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其碎語誦之謂之蠡測歷代諸史則鈔節其碎事綴之謂之策套其割取鈔節之人已不通涉經史而童句血脈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為唐人唐事為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為二人二事合為一事者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為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曆志先其筭命作先筭其命近日書坊刻布其書士子珍之以為秘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辭話噫士習至此卑下極矣吳生曰讀此益勵人通經學古之志讀書者當觀是

李卓吾讀書樂序云曹公謂老而能學惟余與袁伯業夫以四分五裂橫戈支戟猶手不釋卷况清遠閒曠哉一老子耶雖然此亦難強余蓋有天幸天幸生我目雖古希猶能看細書天幸生我手雖古希猶書細字然此未為幸也天幸生我

忠三十八

六

性平生不喜見俗人故自壯老無親賓往來之擾得以一意讀書天幸生我情平生不愛近家人故終老龍湖幸免俯仰逼迫之苦而又得一意讀書然此亦未為幸也天幸生我好心眼開卷便見人便見其人終始之槩夫讀書論世古多有之或見面皮或見體膚或見血脈或見筋骨至骨極矣縱自謂能洞五臟其實尚未刺骨也此余之自謂得天幸者一也天幸生我大膽凡昔人所欣艷以為賢者余多以為假多以為迂腐不才而不切於用其所鄙者棄者唾且罵者余皆的以為可託國託家而託身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非大膽而何又余所自謂得天幸者二也有是二幸是以老而好學讀書者當觀是

陳仲醇云唐孫立常恨天下無新書以廣新聞王右軍十七帖每問蜀中故蹟云欲為廣異聞大抵聞見日新是古人第

一樂讀書者當觀是

湯睡菴論舉業有云欲今人善作文不如勸今人多讀書多讀古人書自可不用今時語讀古人書會古人意並可不用古語也讀書者當觀是

王辰玉云人當繁憂總集心骨沸熱懣若寤搖若曳魄力徘徊未返之閒粗法難調細諦不入非以出世儻佯之語滌之誰有能爽然解者人心有目目又有睫透漏啟鑄必從喜根今人好新是病病即是藥譬如望梅實能止渴渴即止矣亦復無梅非實非虛是方便法讀書者當觀此

吳子彥所述書室中修行法心閒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閒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可止也心手俱閒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強役於神心不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於見意不滯於

忠三十八

止觀錄三

七

久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註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冗心閒則思心冗手閒則臥心手俱閒則著書作字心手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寧吾神讀書者當觀是

陳眉公云讀書能輔音能破句是真能讀書人溫故知新盡此矣又曰小兒輩不當以世事分讀書當以讀書通世事又曰士君子不能陶鎔人畢竟學問中火力未透又曰多讀兩句書少說一句話吳生曰此皆真教人語讀書者當觀是沈石田子雲鴻喜集書校讐勤劇曰後人視非財貨必不易散萬一能讀則吾所遺厚矣讀書者當觀此

讀書止觀錄卷之三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六

讀書止觀錄卷之四

秋浦雙忠錄第三十九

貴池吳應箕集

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程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讀書者當作此觀

倪文節公云松聲湖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階聲雪灑窗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為最聞他人讀書聲已極可喜更聞子弟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矣又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不問貴賤貧富老少觀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故曰有全利無少害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吳生曰此謂讀書者不以利為利以書為利也

范質自從事未嘗釋卷曰嘗有異人言吾當大用苟如星言無學術何以處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忠三十九止觀錄

沈攸之晚好典冊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為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孫蔚家世積書遠近來讀者恆有百餘人蔚為辦衣食讀書者當作此觀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八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一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也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讀書者當作此觀

黃遇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從學者不肯教之云先讀百遍而義自見樂城云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讀書者當作此觀

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齊整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假求焉齊王攸就人借書手刊其謬然後返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劉顯時稱學府每共孔奐讀論深相難乃執奐手曰伯喈墳典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媿王氏所保書籍盡以相付讀書者當作此觀

蘇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酒一斗為率密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椎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飲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忠三十九

黃浩翁云壁書覆瓿裂史黏窗誰不惜之士厄窮途陷落冤穿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而仇腹中之文哀哉讀書者當作此觀

吳生曰窮生寒士自振不暇安能及人此為讀書而冠進賢者發也然今之驅高車擁大蓋者誰非讀書之人力可顧盼成飾咳唾為恩而於素交貧識反成掩面又安望其聞即憐遇而顧乎三覆斯言良可慨歎

蔡君謨嘗作小吳箋云李及知杭州日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郎基清慎無所容嘗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唯願令人寫書樊宗孟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讀書者當作此觀

按亦讀清殺載潘子義與之書

朱晦翁云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憎所以讀書苟簡讀書者當作此觀

陳子兼云讀寶籙田蚡傳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便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讀書者當作此觀

趙季仁謂羅景綸曰某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讀書者當作此觀

顏之推云吾每讀聖賢之書未嘗不肅衣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辭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溫公謂其子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計然當知寶惜今釋子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並奉贈此法讀書者當作此觀

昔人嗜古書上睇層崖下鮪窮淵凡碑版鈐釜之文皆為

卷之四

三

搜而傳之薰以芸蕙襲以縹緗其典籍之癖如此子也鄙少秉攸好頗藏異冊每欣然指謂子弟曰吾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吾性樂賓客而憚悔尤庶幾仗此其可老而閉戶乎乃於竹窗之下抽憶舊聞纂讀書十六觀蓋浮屠之修淨土有十六觀經而觀止矣華亭陳繼儒撰戊午冬盡吳應箕書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六

讀書止觀錄卷之四終

讀書止觀錄卷之五

秋浦雙忠錄第四十

清賞錄云昔人云過名山如讀異書倦則數行健則千里言不論程途以洞心快目而止讀書者觀此

李珍之曰吾好讀書非求後日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讀書者觀此顏之推曰古人勤學有握錐投斧照雪聚螢鋤則帶經牧則編簡亦為勤篤又曰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於瞑目而無見也唐文宗帝京篇序云以萬幾之暇游息藝文追蹤百王馳心千載慷慨懷古想彼哲人又曰若不中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為人君耶嘗召學士於內殿校量文章蘇子瞻以論語解寄文潞公云就使無取亦足以見其窮不忘道吳美子曰讀書須養得心事靜帖帖地安

卷之五

一

穩快樂以我為主書為役方有人處不然馳驚於書與馳騁於聲色貨利等無差別讀書者觀此

顏之推曰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顯稱之不可竊人之業以為己力雖輕雖賤者必歸功焉竊人之財刑辟所加竊人之美鬼神所責張洎素與徐鉉厚善因議事不協遂絕然手寫鉉文章訪求其札藏之笥篋甚於珍玩讀書者觀此顏之推曰校定書籍亦不容易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或彼以為非此以為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言一隅也徐鉉處集賢朱黃不去手非暮不出嘗詣其家曰吾直寄此耳少精小學故所讐書尤審諦朱晦菴答楊元範書曰字書音韻是經中一事先儒多不留意然不知如此處不理會卻枉費了無限亂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意甚害事也但恨早衰無精力整頓耳讀書者觀此

顏之推云書云好問則裕禮云學而無友則孤陋寡聞蓋須切磋相啟也見有閉門讀書私心自是稠人廣眾坐謬誤羞慚者多矣又曰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於書又曰人有坎廋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也皇甫子循曰世之膚淺不學則曰何必讀書鄙樸無聞乃言恥為小技是嫖母毀黛巧兒銷金也讀書者觀此

解頤新語曰元微之每公私感憤道義激揚朋友切磨古今成敗日月遷逝光景舒慘山川勝槩風雲氣色當花對酒樂罷哀餘通滯屈伸悲歡合散至於疾患其心悼懷昔游凡所遇異于常者則欲賦詩讀書者觀此

王微之曰讀書每得一義如獲一真珠船陳仲醇曰吾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又曰閉門即是深山讀書隨處淨土又曰讀書要耐謊字如登山耐仄路踏雪耐危

忠四十

橋間居耐俗漢讀書者觀此

嚴滄浪曰詩有別材非關理也詩有別趣非關學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詮也讀書者觀此

陸游上執政書曰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正如纓冠肅衽如對王侯大人得其奇怪則脫帽大叫如魚龍之陣前梟盧之方勝也讀書者觀此

晏元憲公平居書簡及公家文牘未嘗費一紙皆積以傳書雖封皮亦十百為沓暇時手自持熨斗貯火如傍灸香匙親熨之以鐵界尺鎮案上每讀書得一事則書一封皮後批門類授吏傳錄讀書者觀此

黃魯直曰尺璧之陰當以三分之一治公家以其一讀書一為棋酒公私皆辦矣梁谿漫志曰老者更事既熟見理自明

開卷之際如行舊路而逢故人也讀書者觀此
蘇子容聞人說故事必令檢出處司馬君實聞人言新事便鈔錄且必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謂古事莫語子容新事莫告君實讀書者觀此

孫莘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子端取兩漢左氏諸書授以句讀瞑目危坐命二人更讀於旁終一策則易一人飲之酒使退卒亦自喜不為難讀書者觀此

太平清話云書畫為柔翰故開卷張冊從容為上陶弘景借人書隨誤治定米襄陽借書畫親為臨摹題跋印記裝潢往往亂真後并以真偽本同送歸之陳仲醇曰雖游戲翰墨雅有隱德讀書者觀此

忠四十

三

門一編自命牀上之書既盡則借之族屬親知凡有會心欣然執筆要之韻人墨客林壑衡門為政在是開錄豪華諸誼之事亦堪吾黨擊節也書不云乎日鈔古書飢以當肉寒以當衣孤寂以當朋友殷憂以當琴瑟予有合焉陳眉公曰幽居之中修竹名香清福已具如無福者定生他想更有福者佐以讀書江保若曰心無機事案有好飽食晏眠時清體健此是上界真人所以法當知足讀書者觀此 以上層面矣

陳仲醇讀書準釋氏十六觀經讀書者喜觀焉善乎黃太史之言曰夫書患不能觀耳觀則萬卷非多隻字非寡口耳盡喪書於何有不佞讀書者今老矣其何能觀徒弄柔翰於糠粃味古人之糟粕已夫觀仲醇之所以觀而觀吾之所為觀是故謂之演讀書十六觀兩上層本峻識貴池吳應箕書時戊午臘月二十五日立春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六

讀書止觀錄卷之五終

忠四十一 止觀錄五

劉氏

四

讀書止觀錄書後

嗚呼讀書止觀錄五卷先師弱冠時冬杪所輯之書足為天下讀書者之津梁吾夫子天縱絕異之才著述等身生平讀書過目不忘下筆數千言文不加點亦無副稿故多散佚其有存者悉罹兵燹崧每為感慨泣然憶戊寅從游夫子之門見所著國朝紀事本末東林本末二書皆有關家國昔付先大人傳之崧珍藏于家愧未能表彰此崧所以日夕痛心泣然于吾夫子也至夫子大節天下無不知之崧惟效宋玉招魂九章悲愴千載彌頃客如皋雪邸晤子班出此書見示益嘆吾夫子冬殘寸晷猶手鈔不輟其篤學迥異于人敬附數言于後以誌思慕之心嗟夫余兩人今日又不勝有葛衣道上之悲矣甲辰季冬受業門人陳維崧拜書

忠四十二 讀書書後

五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六

讀書止觀錄書後

讀書止觀錄五卷縣志誤作六卷此本口有樓山堂三字爲
 吳氏原刻王子堅孝廉朝忠以余刻先哲遺書搜得此本由
 里中寄至江甯爲之驚喜歎息得未曾有罕見書也先是陳
 眉公有讀書十六觀準屠幽叟演讀書十六觀蓋取浮屠家
 修淨土有十六觀經而觀止之義吳先生因記舊時所見讀
 書有得之言出於二家之外者廣爲三卷再合陳屠二家所
 錄而總標曰止觀亦浮屠家言不外於十六觀之本旨也每
 則前錄古賢之語有加以論說者有兩段反對而加以疏通
 者策勵士子最爲有益爰校正而刻之光緒二十八年壬寅
 十月二十六日縣後生劉世珩謹跋

中宋宋
 館藏書

讀書止觀錄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吳應箕撰應箕字次尾貴池人崇禎壬午副榜

貢生順治元年

大兵破南京殉節死事迹附見明史邱祖德傳明末
 稱復社五秀才應箕爲首其克全晚節尤不愧完
 人然是書乃襲陳繼儒讀書十六觀之餘緒推而
 衍之祿引古人論讀書作文之語而稍以己意爲
 論斷語意儂佻頗類明末山人之派又每條之末
 必終以讀書者當觀此六字五卷皆然蓋倣十六
 觀中讀書者當作是觀之例尤病於效顰

廣仁品十八卷(一)

〔明〕李長科等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刻本

廣仁品序

古至人現身度世。必視世
之人習業最重者。舉其一
事。痛切勸誨。至於千方萬
端。俾其重者漸輕。而後漸
序。顧
及其餘。譬善兵者。擣其堅。
善鑿者。攻其本。而餘無復
着手處也。上世俗淳。民愿。
其於物也。取有節。用有制。
其殺機不至。甚熾而無忌。

是故經傳有非禮殺生之禁。而猶未痛言殺生之惡。蓋世人相安于禁而殺習未重也。迨末世而山澤虞衡之禁日廢。吉凶賓祭之費日煩。而後乃習殺其始也。容或有戚戚不得已之心。既而耳目習既而心習矣。嗚呼。習亦何所不至哉。昔人習刑名。則有臨渭論。

乞命。詎所重者物命而於吾儒親親仁民之旨背戾乎哉。夫心心習殺殺心馴熟。斷未有能親且仁者心。心戒殺悲心馴熟。斷不能有不能親且仁者。所謂因其積習最重處。猛與鉗錘。令人回光返照。直認本原。可使一點仁光透十方徧萬劫。而非徒爲諸虫乞命之。

說也。華嚴菩薩云。我不忍
與一蟻子作苦事。何況人
耶。孟子謂齊王恩及禽獸。
爲重且難。功至百姓。爲輕
且易。宋哲宗盟而避蟻程

序
前

子以爲推之。卽帝王之要
道。古聖賢設法教人。如昨
盤示兒取象。在此取義。在
彼。今使夫人偶焉。朶頤鼎
俎。染指血腥。輒如冤識游

魂之啼呼。其前而刀山。劒
林。燄。鑪。沸。鑊。之。追。其。後。心。
常。悲。苦。心。常。怖。懼。則。推。而。
居家。推。而。居。鄉。推。而。居。上。
治民。乃至。治。刑。獄。治。軍。旅。

序
前

所。應。悲。苦。應。怖。懼。固。有。什。
伯。千。萬。於。此。者。當。是。時。將。
亦。不。棒。喝。而。悟。不。懺。悔。而。
改。於。以。破。天。下。風。習。而。共。
游。慈。雲。法。雨。之。內。不。亦。如。

轉九千仞。決水百丈也哉。不然者。其心不可知。但歲損數緡。借羽毛鱗介爲贖罪之地。是尤與於不仁之甚者。雖大慈氏亦將訶而

序類

逐之。而況於吾儒。嗟乎。此余友小有氏廣仁品所爲輯也。旣以放生戒殺。原本大慈爲宗旨。而又旁羅百善。細及萬行。凡可以鞭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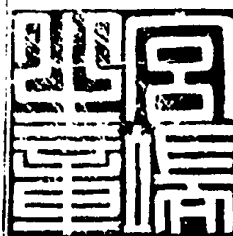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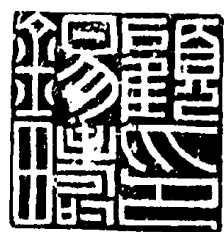
薄俗者。纖縷畢載。而於士大夫。居家居鄉居官之旨。尤諄諄三致意焉。嗟夫。其於聖人更迭救世之心。可謂深有合矣。小有雄才俠

序類

氣聞天下。而孝友雍睦。習若性成。稱其家元方無媿。余三復是編。益歎小有用世之業。旣已發于持滿。而造物者老其才而用之之

意尤章明較著焉是用歡喜讚歎而爲之序。

鹿城友弟顧錫疇題



序
顧

九

廣仁品序

仁品之輯原不止為戒殺放生實欲學者繇淺入深因事見道世固未有不忍於物而忍於君父骨肉者則生生一念未始非忠臣孝子義夫順婦之法門也至于果報之說陋儒蠢士咸指為佛老語不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聖人言之矣夫元大於乾元者善之長也善不善之報何以不發於乾而發於坤蓋坤純陰也善惟陰為至不善亦惟陰為至

序
錢

一

史曰西伯陰行善陰非故為掩晦也。一念不忍發于至誠莫知其然。而然不惟人不知已亦不自知人。已俱不知真所謂陰德也已。今既以報應之說告之天下即使世人圖報應而彊為善已落下士見矣。

序 錢

雖然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知有報應而彊為善不猶愈於知善而不為乎大抵今之憚於為善者有二。一諉於時之有待。一諉於力之未能。斯皆大昏妄也。若善必待得時操權而後行豈成佛作祖者盡

達官貴人乎。如謂行善事必需豐財厚貲豈貧窶中遂無善人信士乎。萬善摠歸于心隨見隨事發一慈心即可遍滿虛空造無量劫福。徒散貲財為善而中實無慈憫之心即終日勞勞無益也。然則此慈憫之心人人自具豈必達官貴人豐財厚貲而後有哉。世人嘗有不經意中行一方便說一善言便造累世福德又或逞一小慧關一機語便傷天地元氣者為善為惡原不在大只在平常日用時肯簡點

序 錢

昭烈有曰。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斯言正與大易積善積不善之旨相表裏。善與惡雖小。積之而慶與殃。且有餘矣。千古聖賢豪傑。莫不得力于此。芑力持此願。事事刻刻。逐念自慍。久久行之。

序
錢

四

若不容已。漢東平王對明帝曰。為善最樂。嗟乎。知為善之樂者。幾人哉。斯編之刻。又與人為善之極思也。凡我同人。倘能廣為流傳。共襄善教。樂莫大焉矣。

上懺居士錢邦芑述



廣仁品序

學者聞胞民與物之說。亦有刻意推心。引為同體。而無奈與自身痛癢。畢竟不同。譬如朦鏡照人。雖強以人面相逼。而鬚眉終不能了了。古人在畝畝中。未有天下之任。而念及一夫如

序
廣仁品

已。推溝亦無奈。其覺性明徹。衆生痛癢。呼吸相關。故不禁其焦腸輪轉也。凡夫與衆生。雖求親而轉隔。聖人與衆生。不求緣而自不隔。則覺與不覺之分也。聖人經理民物。如拯溺救焚。千方百變。皆是仁中之用。唯此地覺。

性遍滿法界是之謂仁耳伊尹天民之先覺者也覺衆生與我不隔而又覺衆生不能與我不隔如父與子不能一心安能禁其焦腸輪轉乎夫如是自不得不以天下爲已任故曰伊尹聖之任者也伊尹之任蓋自覺中

序 廣仁品

來也伊尹之任天下不獨謂生民塗炭出之水火而已若以此爲任後世豪傑將相皆然安見其重哉伊尹自思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欲使天下之人皆有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者

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之思此之謂先覺覺後覺其任天下如此故曰重也蓋衆生不覺非止於不覺而已不覺之害不可勝言也不知君父是我頭自起愛戴想則自然欺慢不知百姓是我血肉起調理想則自然貪虐不

序 廣仁品

知鳥獸魚鱉是我手足爪指起保護想則自然屠戮而諸受害之倫又不能覺知自性起容受想起平等想起慈憫想於是欺者還欺虐者還虐屠戮者還屠戮合千百劫怨讐報施之慘禍聖人大悲覺體了了盡知盡見

譬如祖父見子孫殘殺無已安能禁其焦腸輪轉乎是故聖人或以王法明吉凶之影響或以天網昭禍福之不漏或以三世因緣決因果之不昧燦然明備矣然憂世之君子惟恐衆生隳隳易安猶必隨其見之所到時有著述而吾友小有起而輯其大成曰仁品小有慧根深厚一腔愷悌向來猶未免稍爲情用今則轉一切情根盡爲愷悌用先有仁品行世本以好生戒殺爲宗自後但見忠孝慈廉之事則曰此其生機之布濩也但見

貪饕淫縱之事則曰此其殺機之橫流也而廣仁品又因以出焉向使小有非二十年至靜中討求恍然得法界往來之路何以爲衆生之心如此其熱於古今語句歡欣愛樂如出其口也哉嗚呼凡入與世界相關之疎故於世界語言亦無所不疎庸人之言旣以爲無以愈已而疎之聖賢之言又以爲與我不切而疎之雖誦之讀之亦不過作文字觀而已竟不知我於世間宜信受何等語言爲渡身之津梁坐視其身墜於深淵亦可哀

矣。千古聖神原無定局。現大現小。現偏現全。現攝現受。隨其所遇而成境。千古語言亦復如是。但視其言之有。益何必問其何時何人乎。何必問其。滿字半字乎。古人一言投契。輒作性命想。又如慈母口逢佳味。不忍遽嚥。

序廣仁品

六

必亟吐以哺其懷中之人。此何等心。安能禁其焦腸輪轉乎。然則吾小有之精神亦可窺其涯略矣。

崇禎癸酉元夕社弟唐時宜之父書

於龍潭之有叟堂



叙

古諺云。涓涓泉懼滔天。星星炎懼燎原。緊何懼懼不仁之易廣也。不仁懼廣。仁懼不廣。故世尊號能仁。動稱無量無邊。恒河沙界。素王標。

叙劉

仁。肯首重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咸有取於廣焉。爾第作此廣大勝因。匪歷劫勤修住衆香國。發大願力。縱舍仁念。來生震旦草漚石火轉瞬滅耳。烏能駕慈航普濟衆溺于。

苦海灑甘露立清衆燬於火宅乎
李子小有目擊閩浮提殘忍恣橫
十人而九幾同滔天燎原怵乎抱
拯溺救焚之懼遂偕開少暨余載
書焦巖定盟蓮社博蒐經史以護

敘劉

生肇其端題曰仁品公諸海內固
已廣矣海內同志聞風感化讚嘆
激揚說法希有皆吾小有仁品一
刻爲大導師是時小有願力固已
廣無邊際矣茲復有廣仁品之役

楚越閩吳諸君子輩莫不各以家
藏秘本或緘寄或面訂於是寶帙
雲笈高擁山積小有手口交作評
抹如流義類用廣較初刻尤爲切
至開少與余第拱手慶頌而已開

敘劉

少語余曰才慧若小有何境不廣
句曲昭陽兩鍾地美茲復愛潤江
山卜居歌獻靈傑廣矣綵衣自舞
鴈序入雲家牒霞輝簪纓鱗列本
支廣矣不聿花生隨風珠玉雞林

價重望若斗山聲譽廣矣才慧若
小有何境不廣然匪廣也必如斯
刻優曇光燁照徹大千凡暗室冥
坐各與以一枝燈暘路喘息各與
以一甌茗功德乃不可有二倘六

敘劉

度萬行內所云檀波羅蜜者非耶
余曰然滔天之浸攪作醍醐燎原
之燄煉爲日月小有行且納須彌
于芥子矣無徒侈言廣也

江左修慧居士劉夢震題



廣仁品序

自余卜築三山與古之長公開
少星晨燈晚爲鑽研古訓組繡
時名之學有年矣茲歲癸酉將
北上三君曰用孟明於三奔授
曹沫以一劒將在茲已余曰遇

自叙

合命也今知之矣所不憖然行
者惟是仁品一集雖遍行海內
殊未罄私衷之萬一且石城歸
省家大人家大人謂余曰爾嚮
艱嗣今遶膝嬉者五縱不及謝
庭玉樹已襲名燕山五枝爾何

德致此放生戒殺護救物命特
仁之一端爾遂足報

上帝乎余再拜受命慙恍不自
寧者累日側躬勵行愈覺觸手
舉足啓齒動念十不善業駢至
雲興因思曾子臨淵履水便是

自叙

精誠感通萬里一點真種子孝
爲仁本余未能孝安知仁當承
家大人命亟圖所以廣之而後
行會海內諸同人惠而好我郵
筒所寄強半皆仁人孝子設誠
致行之言獎掖初心堅策後果

洵如所云獲珍珠船不若獲一
義也爰是纂合次第壽之梨棗
曰廣仁品仁有品乎佛經諸品
皆品也中有普門品者卽唐言
廣仁品也韓子云性之品三所
以爲性者五首曰仁若義禮知

自叙

信悉所以廣此仁焉爾能行五
者於天下爲仁非廣之乎而終
曰惠惠卽仁恭寬信敏無非廣
行此惠或者乃疑小惠難徧仁
之餘事也夫是必將取仁于虛
寂立議似高終不切於疴癢且

將滋愚者惑。矧余性樸。亦嘗服膺仁。卽人心之說。寔不敢舍。事言心。此仁品所廣。以戒殺放生。始不以戒殺放生止。凡有當于仁。咸取其平易切近。確可躬行者。存之上古之世人。則君臣父

自叙

四

子夫婦昆弟朋友。材則宮室器用。事則寢興揖讓婚娶飲食。使皆足于情與力焉。仁之名。亦可不立。惟其有不足。然後立農工商賈。以通其有無。有不平也。然後立量衡權度。以齊其交易。有

不讓也。然後立五禮五刑七政。六樂以生其廉恥。而仁廼繁然有品矣。此已非虛寂者之所治。而況於今則季也。古仁人爲其饑且寒也。而衣之食之。今則無衣食。惟饑寒矣。古仁人爲農立

自叙

五

工商賈。今則農一而工商賈九。於是布帛菽粟一而刀貝金錢九矣。究且無布帛菽粟。而惟有刀貝金錢。究且無刀貝金錢。而惟有契券訟獄。嗟乎悲哉。推而廣之。古仁人立刑獄爲飽煖淫

佚者防。今則饑寒而不顧死所者之。陷阱而已矣。古仁人製藥餌以引年。今則貧與病緣者。贖一七回生而不能奄奄道路焉而已矣。古仁人制舟楫以濟不通。今則利而忘軀者。覆溺之具而已矣。古仁人厚棺槨以慎厥終。今則塗血青郊。委骨鴟腹而已矣。達官長者同抱此仁言。念及是能袖手坐視。不思亟爲之所乎。長公仁鏡。開少孝書。吉之護生諸說。皆此物此志也。匆匆。

自叙

六

促裝雖未及盡付梓氏。而海內諸同人。所郵筒訂較者。具在自是一刻二刻。以及於無窮。廣仁之書。且未艾也。立德立功。原不在立言外。余不才。何忍負家大人命。覩縷言之。舉以告海內諸

自叙

七

同人云爾。

淮南李長科小有題



仁社緣起

余社幾徧海內而茲社樹幟獨以仁名揭揭乎若建鼓求亡振鐸起寐朝得一人焉導之惟恐其越于仁夕得一人焉導之惟恐其墮于不仁爰是怒如心海而有茲社非余之溺于小慈爲是不急之務也余不佞久悵昏衢思燃智炬魔力深重宏願未敷幸藉同志共峙瀟幢雖欲不亟以仁相導而刀砧屠割賊目傷心私衷芒刺有所不能已以故茲社之伊始余不知幾迴勇猛幾迴却顧又幾迴介於却顧勇猛間而後乃蹶然起爽然覺廣仁品 仁社緣起

提勇猛願力以擔持之誠一以自懺一以代衆生懺一以代衆生之殺衆生者懺爾焉言乎自懺余歷沙劫迺獲今生於四生六道中超然秉萬族之靈而爲男子皇天后土厚我多矣又承祖宗渥澤不致失却衣珠流於露處且高堂康豫同氣英多人生所不易得者撫今犬馬之年儵已及壯所學何業所作何德所稱兩無愧三不朽何以勉自位置百誓山積黑業淵沉况憶髫髻戲八識田中薄種微明解弄筆墨未免侮聖而性光淺鮮亦安知仁如此關切見聖經賢傳之言仁則文字目

之曰是其譚名理者已矣聞達人長者之言仁則道學目之曰是其釣名譽者已矣縱或觸事心惻隨有隨無悲夫只此一管不聿知殺却幾許生靈而前此固昧昧不自悟也繼因艱嗣兼賦不遇肄業焦山劉長公易余以護生錢開少愆愆力行之遂有仁品之刻海內同社開風感悟余是以益信東海南海之此心此理同也今既抱子而嬉藹藹支緒可幸不寂顧余何人敢視顏無德以消積弊修白業圖報生成之萬一哉載考陶弘景著藥性本草濟世疴療亦仁術也因用蟲蛭微命久淹廣仁品 仁社緣起

上昇則兩弟先余着鞭余獨青衫濩落焉知非沙劫不仁之所致乎此余之自懺者一也曷言乎代衆生懺醇氣生人繁氣生物凡爲皇天后土所鼓鑄皆衆生也乃人爲天地之心而物不然者人仁而物不盡仁也總此細縕生氣仁則純不仁則雜亦人與物當父母未生前自有以取之且羽毛鱗介之屬彼豈甘心供人嚙刺母亦業力強弱輪轉使然有斷乎不能逃者魚之喰噉犬之嚙噉或自訴亦自悔然既化爲異物誰能作公冶介葛輩代爲詮說而聽之矧提刀相嚙乞生不得冤嘆

入骨歷劫不磨諺云唯有感恩并積恨萬年千載不生塵匪誣也既令彼生嗔永劫不出惡道又致彼之嗔永劫必償惡報轉轉輪還冤何絲釋吾故寧發大歡喜心普願世間衆生飛飛躍躍海闊天空行無礙地俾一切業緣不幸遭網罟弓繳所獲者各乘願力來吾茲社伏佛慈悲領吉祥氣業果終時咸受生爲大仁人雖復猛虎毒蛇原具仁性我無以召彼毒猛則彼毒猛悉無所施柔勝剛弱制強豈至仁積聚而不克攝受至不仁此余之代衆生懺者二也曷言乎代衆生之殺衆生者

廣仁品 仁社緣起

三

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非故作圓頓語謾人聽聞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夫人立身造業原無中立之地操刀時爲不仁不仁卽衆生放刀時爲仁仁卽佛特迷悟頃耳乃世之操刀以殺衆生者何多也或設險阱以智坑殺之或借憲網以力杖殺之或關說于權要索其賄賂以筆舌窘殺之悲哉 皇天后上實式臨女忍施諸同類而何有于橫生徒恃一時業力之強遂謂勢位可以久據不亦愚乎故茲社名仁可以行仁者不一而足諸如拯溺掩骼助喪賑饑矜人峻刑濟人于

危急皆當隨宜方便仁以事親而爲孝仁以事君而爲忠仁以辨非禮之色而爲貞仁以固久要之盟而爲信三綱五常尤其大者而茲社一一絜括然不遽立爲約所立爲約者莫先于救衆生之死而致之生凡以禁殺興仁若曰一物之不忍而他正可援此例以廣之云爾絲是而悟者不致終迷迷者可以漸悟行之一隅一隅爲仁里行之四海四海皆仁俗櫛枕化而爲祥麟鸞鵠化而爲瑞鳳亦祇此仁氣返雜還醇返殺還生返衆生還佛必然之至理也乃人卒迷而不悟者病根有四只

廣仁品 仁社緣起

四

解自利不顧戕彼一膜之外痛癢不關是名麻木症看得濟人利物事非大勢力不能堅據愛城却裏勝事推諉因循當前錯過是名虛怯症此身本自灑脫當初落地時帶何物來向後蓋棺時帶何物去量力行仁猶不暇給而宅旁宅田外田急急波波止爲他人虎賁是名癰疽症又甚者高談闊論談弄虛頭眞實美業反斥爲着相不知世出世間從來我佛能仁亦未嘗離世間有爲法以行其慈悲而遁于幻罔也一言不慎甘墮泥犁是名顛狂症具此四症殺彼多生其還以自殺也有

餘矣。噫。可懼哉。此余代衆生之殺衆生懺者三也。三懺甚迫。勇猛爲先。更復何忌。而生却傾。嗟乎。此幾廻却顧者。正百倍堅行其勇猛之力也。凡一物躊躇四顧。必思萬全。矧以多命。欲致之死。可漫行之。而漫附爲仁乎。事有旋作旋止者。其作之始。非不善也。善者不善之所伺。佛未一丈。而魔已高十丈。缺陷世界。遑遑如斯。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不美矣。吾亦曰。天下皆知仁之爲仁。斯不仁矣。故護生而反以傷生者。不可不曲爲之慮也。慮之而永無其敝。可以行之久遠。而後不因意廣仁品。仁社家恩

與爲衰止。否則力行未幾。忽已退轉。并初始之勇猛而失之。其不爲不仁之人。所目笑而心非也。幾希矣。抑史載西伯陰行善。垂祚八百。易係坤初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蓋言陰也。不知陰行之意。而揭揭乎以仁名。又安得爲余之溺于小慈解也。約法若干。章眉列別。緒茲不具載。

仁品總目

生殺果報
善惡果報
坊淫警訓
牛戒彙鈔
科第捷徑
了凡四訓
自知錄
求子秘訣

廣仁品總目

紀訓存賞
澹泊明志
鑒懲錄
宦海慈航
好生錄
護生品
仁壽編
蓮池仁塵
仁聲唱和

聞聲十義

以上諸帙皆遠蒐近採。或得之殘編蠹蝕之餘。或得之耳目睹聞之際。隨得隨錄。隨刊止取事類之相同。不問編年之何代。然而何古何今。孰先孰後。其爲感應因緣。若合符節。絲絲不爽也。

是集字比句。櫛歷暑經寒。不敢草草從事。而友人以因果書見投者。如天雨花。梓人應接不暇。有長公仁鏡西教同仁二種。已授梓而未竟。哀矜錄轉。因錄知非錄數十種。尚存笥而未梓。當續刻二集。以至三四集。廣之又

廣仁品

廣未有艾也。

是集操觚繕寫者。趙敦之名友。良操刀督梓者。毛恒所名陞。皆石城佳手。二人一長齋。一胎素。不葷不酒。亦龍華之巧合也。紀之以識仁緣。

小石氏識

生殺果報叙

山谷詩有蕨芽已作小兒拳之句。張閣一見。卽感然指爲忍人。夫詩人詠物。初非忍者。其亦我夫子作俑

叙生殺果報

之惡乎。坡公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葍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此亦以人詠物而慈之與忍。相去遠矣。

夫慈與忍一筆尖已隱隱
迸露况羅山網海取快甘
珍雨血風毛任情噉殺半
席而傷萬命千族以供一
餐而猶驕語曰吾仁在天

叙·生殺果報

二

地仁在身心嗟嗟仁者固
如是耶仁者以萬物爲一
體實實見翔者泳者飛走
者蠕動者依依同體何忍
使之啣哀入俎茹痛就烹

此卽無輪迴果報亦不肯
以口腹故使衆生受無量
怖苦而孰知自身亦天地
間物無不還不報之理生
生結縛念念遷流恣數十

叙·生殺果報

三

年之貪饒積千百劫之冤
業思之毛豎言以魂驚此
吾小有廣仁品之刻仍以
生殺果報領袞斯編也合
諸帙縱而觀之詳說略說

淺論深論。顯示密示。樂勸苦勸。無非爲世人。津梁道路。無非爲世人。眼目肝腸。而總之不離好生。不殺之本意。則慈乃吾徒。忍非我法。彼漫然汨於酒池肉林。苦海之中者。能無罷箸而起哉。

叙生殺果報

社弟姚思考拜手謨



生殺果報叙

佛言。生死一大事。則生殺一大果也。惟天以好生爲心。或不得已而用殺。以濟其生之窮。故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恐春夏之氣過用而易竭。則以烱冬之氣。養之。乃不妨於肅殺。若帝王爲天所子。亦必付之以權。使代行其意。止戈之義。政所謂殺以全生者也。於是王者設五刑。以弼德敷治。嚴

叙一

其○法○殺○人○者○死○則○自○天○子○而○下○
凡○人○皆○不○敢○於○殺○人○而○無○如○其○
敢○於○殺○物○也○復○著○之○令○取○胎○卵○
有○禁○非○時○而○事○網○罟○操○斧○斤○
有○禁○然○後○一○物○之○微○人○亦○不○得○

而○妄○殺○之○矣○雖○然○勿○謂○帝○王○
之○尊○其○殺○果○無○報○也○唐○虞○揖○
遜○有○誅○殛○放○流○以○除○凶○頑○安○善○
類○至○今○頌○如○天○焉○降○而○周○有○流○
血○漂○杵○白○旄○黃○鉞○之○果○則○大○戎○

內○侵○驪○山○絕○命○以○殺○報○矣○秦○有○
刑○灰○赤○渭○蠶○食○六○君○之○果○則○望○
夷○兆○禍○亥○弑○嬰○組○以○殺○報○矣○漢○
有○斬○蛇○逐○鹿○誅○布○醢○越○之○果○
則○呂○雉○牝○鳴○戚○姬○人○彘○以○殺○報○

矣○晉○發○殺○機○刺○髦○禪○位○則○蜀○
胡○倡○亂○銅○駝○青○衣○所○以○報○其○果○
也○唐○發○殺○機○晉○陽○授○甲○則○禁○
門○推○刃○女○盟○夷○宗○所○以○報○其○果○
也○宋○發○殺○機○陳○橋○反○戈○則○燭○影○

斧。斲。覆。舟。溺。海。所。以。報。其。果。也。至。若。五。代。六。朝。弑。父。弑。君。果。報。種。尤。難。更。僕。數。者。夫。帝。王。之。報。尚。如。此。不。爽。况。庸。賤。之。人。其。不。敢。於。殺。人。而。敢。於。殺。物。所。為。

叙四

生。命。雖。有。大。小。而。一。念。殺。機。等。無。有。二。花。之。必。果。施。之。必。報。往。鑒。昭。然。可。不。動。猛。省。而。持。戒。乎。哉。余。阿。咸。小。有。深。憫。世。人。殺。業。之。報。相。尋。無。已。不。吝。稽。

古。據。今。為。羣。迷。示。警。曩。既。彙。鑄。仁。品。先。屬。余。為。叙。茲。復。廣。之。成。十。八。種。則。以。生。殺。果。報。標。置。第。一。是。謂。天。心。亦。佛。事。也。生。之。果。大。矣。仁。人。之。報。其。普。乎。

叙五

喜。而。涉。筆。爰。弁。其。首。

崇禎癸酉孟春日叔思謨撰

併書



廣仁品

淮南李長科小有
中吳劉夢震長公

錢邦芭開少仝輯

生殺果報

生報

緋衣護壽

宋里老陳元植者粗有家道而好行陰騭至於禽蟲悉蒙其惠每將食于高原之上百鳥遙見必飛鳴亦不畏

廣仁品 生殺果報

懼如此十餘年一夕夢有緋衣人長三尺餘謂元植曰爾甚有陰德于一切生命皆欲濟活爾壽命短促以此故延壽汝其勉之覺後飲食加增于常年九十九歲一旦晝坐忽袖中一物投地化為三尺緋衣人拱立曰君壽本不逾四十為有陰功上帝命我護爾今僅百歲須歸天上辭爾去焉瞥然不見元植遂與子孫述之令選地樹墓逾月無疾終

放生增壽

荆南俞一郢專好放生及聖佛後忽病見二鬼追之前

路多有禽獸迎接又遇千餘僧引道至一大殿上有王者坐二判官持文簿侍側王命檢簿有何善業判官云此人贖物命之功所放者已受生人身三十餘合增壽二紀命青衣童子送回後左手掌內有硃字數行蓋批判語也

放生愈病

王渙宣和間大病瀕死忽夢一金佛告曰汝平日放生及萬命自合延壽我今傳汝一方可急買茯苓黃芩地骨皮甘草四味等分和劑餌之無不愈者渙如方修

廣仁品 生殺果報

合一劑果愈

放生受封

汪良彬遇春社日及生日必市生螺若干石放深澗中凡畜鳥昆蟲得之網羅者即不給必得當而活之忽南隣宰牛牛奔入其舍跪於膝前良彬市而飯之叢林踰五年死葬之後封兵部侍郎

放生報父

福建林承美自幼亡父母守節撫養長大畢姻承美思親涕泣無從報答遇一禪師云孝子思親痛泣無益惟

李以德大
為先而
天地之
生非六
德幸非
天考十

放生戒殺篇行陰德纔可報親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在親還在子亡親自休作善親有益作惡親有憂承美
一時省悟立誓戒殺放生勤行善事後子孫登第壽年
九十六至今科第甲閭中

堅心放生

寶文王敏仲七世不殺又好放生至敏仲身乃自疑
一日咨決于小法華曰不殺不放付之無心可乎師厲
聲曰公大錯豈可落空見耶面前露柱亦自無心着幾
箇露柱能救得世間一箇苦惱眾生敏仲駭然汗洽再

廣仁品

生發良機

發心放一百萬命其後持節淮甸適歲饑出按拯濟舟
次清河忽聞洶洶聲如數百人爭鬧疑是饑民遣人跡
之了無所見心忽自悟於是策杖循河而行見數十婦
女濯宮岸側洶洶聲正出宮中乃蛤蜊也悉命以粟易
之得數十斛親為誦經持呪投之中流既復自疑曰吾
平生放此多矣萬一感恩來為眷屬豈不癡鈍是夕即
夢文殊現金色身慰諭之曰我於往世亦曾生蜺蛤中
來但堅汝心無自疑阻敏仲始大信因著一書以示勸
戒

戒殺免業

太平當塗縣湖陽鄉某某性好善戒殺放生先持三官
齋圓滿復持長齋未及三年偶不能制又復食葷一日
暴卒見三官大帝曰汝名已錄天曹其福無量今何以
開葷罪無邊矣其人拜乞不已帝云汝還陽世仍持長
齋可免殺業其人拜謝三官令鬼卒引觀地獄重重見
受苦眾生不忍脫之及至第十八重見獄門扁阿鼻地
獄四大字又對一懸去集善道積善到輪迴免到造惡
行遭惡刑犯法皆刑鬼卒一推忽甦冷汗如雨遂終身
廣仁品 四

戒殺解厄

趙素華亭人詣青浦探親舟行次見一人立舟上諦視
則亡僕也驚問之荅云見役冥司今追取三人耳問三
人為誰一曰湖廣人一即所探親也其第三人不答又
問得非趙某否曰然趙大駭至所探親門首則已聞室
中哭聲矣益駭其趣棹還舍僕曰君且無怖及夜吾不
至則免矣趙問何故曰於路見有為君解者以君合門
戒殺也後夜果不至趙竟無恙

若其延
生須戒
殺生此
聖賢顯

改書昇仙

桓閣事陶隱居十餘年、謹默沉靜一日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下、隱居接之、青童曰太上命召桓先生、隱居問桓何修致此、桓曰修心朝之道三十年、親朝大帝九年矣、隱居曰某行教修道亦甚勤至而淹滯在世得毋有他過乎、願為訪之、三日桓君密降隱居之室、告曰君陰功著矣、但所修本草以蟲出水蛭為藥功雖及人而害及物命以此淹留耳、隱居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另著本草三卷行世以贖其過十二年果解形仙去

廣仁品 生微果報

五

改業致富

休寧縣玉堂巷葉姓者小名八兒宰殺為業忽一老僧至其門四拜而去次日復然如是月餘葉笑之曰任渠拜只不理他拜至三年葉心動曰汝欲化齋吾自不吝何以拜為僧曰緣法未盡也又拜至年餘葉益不自安曰汝有所需當以十金贈僧答如前又拜至二年共六年矣葉曰汝但直言雖百金不惜也僧笑曰吾化汝一用物恐汝不能捨耳葉曰百金不惜又何惜焉僧曰化汝所用宰殺刀數把葉笑曰此甚易易僧曰非化刀也

吾見汝殺業太重欲化汝回心汝封貯百金待吾來取吾先持刀去為汝佛前懺悔言畢持刀去不再來遍覓不得其踪跡葉遂改業致富

印龜左顧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初辟中宗參軍討華軼有功封餘不亭侯少時嘗行經吳興餘不亭見人籠龜于路買而放之于溪龜中流左顧者數過及封此亭侯鑄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今愉墓側古木數株堅如鐵石故老相傳云愉卒後龜嚙巢

廣仁品 生微果報

六

木植于此至今號龜嚙樹橋名龜回橋

白龜乘足

毛寶為豫州刺史軍人于武昌市買得一白龜來獻寶放之江後剎以遭石季龍之敗赴江者皆溺死寶披甲投水如墮石上有物乘足以行及登岸顧視則所放白龜也

銀坑龜引

劉彥回之父會為湖州刺史有自白銀坑來者以大龜獻曰得此龜者壽千歲其父即日密送坑所父歿彥回

為房州司士忽山水暴至平地數尺無路可之俄有大龜引路皆是淺處一家脫水厄是夕夢白衣人曰余乃而翁所送銀坑龜也是以來報

放龜還令

秣陵令中山劉沼梁天監三年為建康監與門生作食次竈得一龜長尺許在灰中了不以燔炙為敝劉為設齋會放之于婁湖劉俄遷秣陵令

贖龜還錢

陳宣帝時楊州人嚴泰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

廣仁品

生殺果報

七

頭泰用錢五千贖放之行數十步漁舟忽覆其父有龜衣數十人叩泰門謂其父曰賢郎附錢五千可收之緡濡濕父雖受錢惟其無由及泰歸乃說贖龜之異因以其居為寺里人號曰嚴法寺

白蛇化草

五代時龍山數軍人修築茶園見一白蛇大如拱兢鋤擊之內一余姓者勸勿殺眾不從攪斃之來旦有白衣女子携一籃下嶺眾往奪余亦不隨其籃內盛一顆輩光嫩玉色女戟手曰清平時有盜垂泣而去軍人歸烹

之將食余忽頭痛就寢夢女子云此輩有毒君不害我我豈害君余驚覺眾已食訖旬日眾皆嘔血死惟余存焉

黃雀啣環

楊寶弘農人年九歲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梟搏墮地困于螻蟻叩懷歸置梁上又為蛇螫所齧乃移巾箱中采黃花飼之毛羽既成朝去暮來積年之後忽與羣雀俱來哀鳴繞寶數日乃去是夕忽見一童子再拜曰我是西王母使者往蓬萊過此為鵲泉所搏君仁愛拯

廣仁品

生殺果報

救數承恩養今當受使南海不得朝夕奉侍流涕辭別以白環四枚與寶曰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當如此環矣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三公果應白環之數及楊震葬有大鳥隨之陳留蔡伯喈論云是黃雀感恩而致也

鶴報雙珠

曾參養母至孝曾有鶴為弋人所射窮而歸參乃牧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參門秉燭視之鶴雌雄雙至各銜一明珠相贈幣數萬緡參家遂殷富

惟至孝
故參亦
歸之仁
孝少心

病鶴翀天

李松遊嵩山見病鶴作人言曰須人血李松即解衣刺血鶴曰世間人至少公亦非也乃令拔眼睫持往東都但映眼照之即知矣李松中路自視乃馬頭至東路所遇悉非全人皆犬羆驢馬一老翁是人李松言病鶴之意老翁笑下驢袒臂刺血李公得之以塗鶴即愈鶴謝曰公即為明時宰相復當上昇相見非遙慎無懈惰遂翀天去

濟島高壽

廣仁品 生救果報

李奚子木一山姬每遇大雪鳥無安枝往往飛集其家姬濟以穀且不敢驚壽至五百歲

割耳救雉

隋智舜趙州人北遊亭山巷有獵者逐雉雉入舜房舜苦勸免不聽因割耳與之獵人驚悟投弓放鷹數村捨其獵業每見貧餒流淚盈面解衣減食無所不至

鸛鶴瘳疾

孫謬邵武人歷官多異政妙洞心法持殺戒甚嚴嘗有疾得異方須鸛鶴終不破戒藥久不就忽鸛鳥擊死一

鸛鶴墮庭中取餌疾瘳

縱鹿得相

秦西巴侍孟孫獵得鹿其母隨鹿而鳴秦西巴不忍縱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載召為太子傳左右問故孟孫曰秦西巴以一鹿而不忍又能忍吾子乎從此位至相國

救鹿感天

河間王病久忽一道者詣門請醫餌以刀圭王即吐出十數小蛇而愈道者曰此王六世餘殃所致吾非人也

廣仁品 生救果報

為王於往世救一母鹿其鹿乃麟母仁感上天玉帝遣吾下降為王救療

贖鹿日富

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好善夢于水邊見一人為人所毆傷幾死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見一鹿為獵人所得已中幾鎗翊發悟以數千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刻捨翊其家由此日富

牝羊護羔

白龜年得異書能辨九天禽語九地獸言一日過路

太守延與之坐適吏卒驅羊三十餘過庭下中一羊輒不肯行且悲鳴守曰羊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中有羔將產俟產訖甘就死守乃留羊不殺果生二羔

羊蹄佛像

唐京兆韋知十煮一羊蹄半日不熟更命重煮還復如故乃命割之中得佛像長徑寸光明照灼莊嚴妙麗韋駭嘆不復食肉

大狐報恩

有人喜放生每出遊見獵者生獲狐獐之屬必買放之

廣仁品 生殺果報

偶遊宿寺中值一僧人素無賴謂黃精能駐年未信驗否乃置黃精枯井中誘此人人井覆以磨盤其人無計得出忽有野狐臨井呼其人曰君無憂我狐之通天者每穴塚上而卧其下注視穴久則飛出所謂神能飛形是也君務注視磨盤之孔吾昔子孫多為獵人獲賴君贖命特來報君人從其教旬餘飛出僧大喜以為黃精信驗乃別衆負黃精入井約以一月開視至期開視則死矣

警悟放魚

張氏子年十五嘗持魚被魚刺傷指痛殊甚因自念曰我傷一指痛楚如是羣魚剔剔腹斷尾刮鱗其痛可知特不能言耳遂盡放溪中而歸自後不復殺一物

萬魚念佛

唐天寶中當塗漁人劉成李暉載魚往丹陽浦中李他往劉見船中大魚振鬣搖首兩阿彌陀佛驚奔于岸俄聞萬魚俱躍有念佛聲劉大恐盡投魚于江李至不信劉即用已財償之明日於荻中得錢萬五千題云還汝魚直

廣仁品 生殺果報

巨魚累捷

武昌熊元乘中丞以兵憲禦倭姑蘇有玳瑁巨魚隨潮至海口膠于沙際總戎楊公取置天妃宮大喜命匠度視作帶公過之見魚口中氣盡盡成雲異之曰是神物安可殺害即勸令送海口其地去城四十里必月往而總戎置酒舟中觀魚悠然逝時風浪大作魚回首作朝拜者三月餘與倭接戰其見前魚出沒波濤中偃賊船下風而我據風力得累捷焉

戒鱸則壽

晉崔放清河人永嘉二十七年寓公安嘗因食鱸而病
秋初臨湖亭與女子同玩秋荷倚欄極眺忽聞亭檻之
際有人語曰賢疾為嘗食鱸戒鱸則壽矣放顧左右無
人遂起臨檻見檻下一大龜又語如前言訖入水放遂
終身不食水族年九十餘卒

魚嚙嬰兒

河東柳沂倚居汝陽釣伊水得巨魚挈歸沂有嬰兒七
歲是夕沂夢魚以喙嚙嬰兒臆悸然而悟果聞兒啼曰
適一大魚嚙我痛不可忍沂異之舉燈視嬰兒之臆果

廣仁品 小報果報

有瘡而血沂大懼明日投魚水中旬餘嬰兒瘡愈自是
不復釣

縱鯉增壽

屈師于元村遇人獲一赤鯉買放之後夢龍王延至宮
中謂曰君本壽盡以君救龍壽增一紀

放鯉延筭

梁太守劉之亨偶夢二人姓李詣之乞命未之解也明
日有遺生鯉二尾亨曰必夢中所感也乃放之其夜夢
來謝云當令公延筭

鮮魚乞命

杭州湖墅于氏者有隣家被盜女送鮮魚十尾為毋問
安畜甕中忘之矣一夕夢黃衣尖帽者十人長跪乞命
覺而疑之卜諸術人曰當有生求放耳徧索室內則甕
內有巨鱔在焉數之正十大驚放之時萬曆九年事也

放鱔救人

吏部尚書魏驥幼讀書山寺中見一毒蛇方化鱔避之
俄一漁者捕以去公追買放之貸僧錢以償

水宮神物

廣仁品 小報果報

廣陵龍潭寺僧夢有數百人求濟者次早見持螺蛤往
市忽憶夜夢贖放於潭數日忽從潭邊獲一小盆非銅
鉛非瓦石持歸為盥器晨起見禹餘糧子盈盆詢其徒
曰昨偶置數粒耳僧不信試以穀銀一夕皆充僧密寶
之於是以前所積金盛修刹宇及僧老且病弟子爭其器
僧云此水宮神物不可妄用仍擲於潭化金鴈飛去

螺螄護經

王侍制喜放生嘗買螺螄千萬放之一日舟至漢江風
濤暴作將所誦金剛經投水中風濤遂息後至京口見

舟尾一物出入波間取之乃千萬螺螄團成一毬開其中乃昨所投之經毫髮無損

蛤現觀音

文宗嗜蛤每蔬菜必用之所殺不可勝計一日有大蛤劈之不開帝自劈之中有觀世音像帝驚異不復食蛤

蛤訴求生

楊傑提刑遊育王山因畫卧夢婦人十數人執紙若有訴密往行厨果得蛤蜊十數枚乃放之

放蛙復讐

廣仁品 生殺果報

盧伯玉字文璧至正初尹荆山一日忽有巨蛙登廳堂兩目睜視若有所訴速令隸卒尾之行去縣六七里有廢井蛙遂跳入井中不出隸卒報尹往集里社搜井獲死屍乃二日前二人同出為商一人謀其財殺之捕究抵罪死者之家屬云其人在生不食蛙見賣者買放之故今得其報云

羣虱效命

薛嵩性慈戒殺即微細如虱亦不害之一夕夢被上虱甚多漸變為寸許人謂嵩曰受君之貺非一日念君有

新思之奇未有可于此者執謂虱無知哉

急正吾儕効命時也嵩驚覺取燈視之被上有一線血痕橫廣尺餘乃千萬死虱也嵩不知其故後乃知有刺客害嵩其人有古劒着處必破見血立死是夜劒一下即見血蓋虱代嵩死也

佛子號呼

無畏三藏飲酒食肉言行龕易律師愛其人而惜其行一日晚逐之令宿禪房門外律師半夜捫虱投地下無畏在門外大呼曰撲殺佛子師大驚呼入無畏曰凡百含靈皆是佛子皆具佛性雖微至蠛蠓虱皆有聲聞凡夫

廣仁品 生殺果報

癡暗不能聽觀任意滅殺殊不知彼之冤楚號呼神佛聽之已宏若雷震矣所以生殺之報亦與龍象無異凡人有大小癡慧之別神佛菩薩則大小同觀慈悲無二今師所投之虱已跌損左邊第三足大聲冤痛惟我聞之耳眾僧不信舉燭照之果見此虱左邊損折第三足相視駭然自後互相戒諭不殺蟻虱

救雛免虎

衢州里胥督賦民家貧無以備餐有哺雞擬烹之里胥恍惚間見桑下有黃衣女子向前拜乞命且云自死即

開事不忍見日光里胥驚惻回至屋頭見一雞

哺數子其家將宰之里胥論不許殺後再來民家其雞已抱雛一羣見里胥向前踴躍似相感之狀既去行數百步一猛虎跳躑漸近忽一雞飛撲虎眼里胥得免自後一村無食雞子者

物卵魂識

支遁少與其師雜論物類遁謂物卵未生不足為殺師不能屈取一雞卵投地鵲破雛行久而俱滅蓋魂識也遁感悟終身蔬食

廣仁品 生殺果報

瓦隴行丐

宋洪慶善妻丁氏溫州人雖居海濱而性不嗜殺後至江陰有惠瓦隴百餘枝不忍食寘之盆中將以明日放諸江夜夢行丐者甚眾裸體羸瘠前後各以一瓦自蔽皆有喜色別有十餘人愀然曰爾輩甚樂我何苦也丁氏悟而思之以瓦蔽形必瓦隴也取視之已為一女竊食十餘枚乃愀然者也得活者與夢中數同次夕復夢行丐者拜謝庭下而失

壓油不樂

迦葉尊者未出家時嘗令其妻壓油飲牛妻不樂曰我不忍見此等微細眾生粉骨碎身

觀殺不忍

晉西域僧名覺稱者入中國楊文公億一見加禮未幾求去命譯者問之曰我土全不食肉今中國在處屠殺猪羊懸肉市肆甚不忍觀此等殺業誓到五臺禮文殊即歸矣

惜蠅

永道人見癡蠅投窓輒鑽紙出之

廣仁品 生殺果報

護虫

福清王嶠海云余少讀書見有小虫沿書冊雖讀畢輒遲留待小虫出然後掩卷

誓蟻

僧惠覺嘗跨溪造一曼殊舍利堂將板築水際念方冬百虫皆蟄不可傷生就溪設三晝夜道場誓言板築之日一足多足乃至無足願垂覆護悉令遠離及期掘地及泉至橋成不見一蟻

禱蜂

宋時老者嘗以父病禱於永祥寺藥師殿前疾愈欲獻殿建齋仰答靈貺寺僧義昭曰此殿藥師座下有一聚蜂年久類多今正蟄時恐至驚擾或多傷殺曷若移就別殿時老不聽僧乃前期禱佛前曰設齋之日願運神力慈悲垂護在窠內者暫食舊蜜無得出戶在窠外者且令安住無得輒驚及期燈燭騰光鏡鏤聒耳一晝二夜不見一蜂

廣仁品

發果報

十九

生殺果報

殺報

酷殺還債

開元間同官令虞咸往溫縣道左一小草堂有人刺臂血寫經年已六十問其人曰吾姓屈突名仲任家資百萬蕩盡唯溫縣莊存卽莊之田畧俱盡唯一堂獨存乃于堂內掘地埋數甕貯牛馬等肉仲任多力有僮名莫賀咄亦力敵十夫每昏后與僕盜牛馬繩束其頸至家糾之令重入城市賣如此十餘年殺害飛走不可勝數

廣仁品

生殺果報

千

後莫賀咄病死月餘仲任暴卒而心下微暖一夕復蘇言曰初見捕去與奴對事有大廳十餘間判官六人其姓夫鄆州司馬張安在焉見仲任驚曰郎在世殺生千萬今忽來此何法相拔仲任大懼叩頭哀祈乃謂諸判官曰僕妻侄屈突仲任造罪無數欲開一生路可乎諸官曰召明法者問之則有明法者來碧衣踟躕判官以仲任事告曰唯有一路此諸物類爲仲任所殺皆償其身命然後托生盍召而誘之曰屈突仲任今到汝食噉畢卽托生羊史爲羊馬亦爲馬汝餘業未盡使仲任爲

人依舊食汝業報何時窮盡今令仲任還為汝追福使汝等各捨畜生業俱得人身諸畜開得人身必喜如此或可脫然亦須少償其債乃召諸畜至所殺生命填塞皆滿判官曰仲任已到物類皆咆哮大怒曰亟還吾債方忿怒時猪羊身長大如牛馬牛馬亦倍大于常判官乃使明法人曉諭畜開得人身皆喜形復如故有獄卒二人手執皮袋兼秘木至納仲任袋中以木秘之仲任通身痛楚血皆于皮袋諸孔中流出須臾血深至階可有三尺然後連袋投仲任房中復出諸畜等諸畜盛怒

廣仁品 生殺果報

主

身復長大吼曰汝殺吾身吾飲汝血于是飛走之類食其血既盡明法又告諸畜各復本形而去判官乃出仲任囑之曰既見報應努力修福若刺血寫一切經此罪當盡不然更來墮入畜類永無超脫望矣仲任蘇後遂堅行其志已書經三百餘卷

今人未必如仲任酷殺而宴享奢費一碗中生命幾萬計一生所殺不知幾萬萬然則人人一仲任也死後受諸苦楚豈盡有姑夫作判官乎在生者見其令死善終略無警戒豈知冥中苦報有不可勝言者

三張現報

張易之為控鶴監弟昌宗為秘書監昌儀為洛陽令易之為鐵籠置鴉鴨于內中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鴉鴨連火走渴即飲汁火炙痛即迴表裏皆熟毛落血赤乃死昌宗活欄驢于小室中起炭火置汁如前昌儀取鐵槓釘入地縛向足于槓上放鷹鷂活按其肉食肉盡狗未死號叫不已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賜取從騎破脇取腸良久方死後誅易之昌宗百姓嚮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昌儀打折雙腳抉取心肝斬首送都

廣仁品 生殺果報

主

杜章殺業

文昌化書曰邛有杜章望帝之孫也父祖好宴會凡烹割事章躬視之及長身任門戶厨饌無有虛日膾炙方離口刀機已在手矣後家道寒替為人屠削所取人財名過命錢又以飲啖兼人饗餐成疾纔方飽滿尋復中虛而性嗜肉味日常不足以置取魚以弋彈雀中年生五子皆無指過命之貲不足度日尋有癩疾肌膚破裂膿血流潰見者掩鼻自以饑火所燒復受疾苦投井自盡為人執之極口辱罵于是仰天呼冤予見之訝而問

里域主者言此人祿盡而命長尚餘五年予既知其造業之由又復閱其受苦之酷且惡其日夕怨怒天帝乃遣功曹易其心志使之以手揭瘡皮自食又以指染膿血吮咀求味宜言于人曰毋作殺生業以我爲戒如此逾年以準未盡之數念斷而死

不悔獲罪

程嗣昌在密州見膠西鎮人好食烏雀獵徒數輩日常捕打或碎首穴胸於鷹鷂爪嘴之下或拗脚折翅於網羅置苦之中或被箭穿或遭彈擊哀聲悲切所不忍聞

廣仁品 生殺果報

於是夜起露立於星斗下仰天告曰某欲將家藏戒殺圖子一本覆板印行庶幾人知改悔今日正當真武真君下降之日願憑聖力俾護流通欄頭彭景亦請一本歸示其妻妻華氏一見大怒擗破投之穢處移時買得一魚操刀欲齣魚忽跳躍觸破其眼血流逆流俄化爲蟲遶身啞噬方喧傳聞監鎮郭向見一神立其前曰吾是真武察知此地有善人程嗣昌印施戒殺圖子不謂婦人華氏乃擗破擲穢處罪重當死其他不悔者亦當獲罪俟吾二十七日再降更看何如

殺生佞神

巴丘巫師舒禮病死詣太山府君問禮在世何爲禮曰事三萬六千神爲人解除祠祀府君曰汝佞神殺生共罪特重付吏牽去牛頭即持鐵叉捉禮投鐵牀上以火炙之身體焦爛求死不得經累宿極痛楚以壽命未盡放歸仍誡曰勿復殺生爲祀禮既活不復作巫師每見祀神者必勸之勿殺

殺數萬命

富農孫承每一小飲殺數萬命取鯉魚肥肉爲雁坐客

廣仁品 生殺果報

好獵鷹攫

唐曹州武城人方山開好游獵貞觀十一年死復蘇云初被二十人引去行可十里卽上一山三鬼共引山開登梯而上忽一大白鷹飛來攫山開左頰去又一黑鷹攫其右肩去及至山頂引至廳事見一官人緋衣黑幘謂之曰生平有何功德對曰生來不修功德官人曰可

引向○南○院○觀○望○二○人○卽○引○南○行○至○一○城○非○常○險○峻○二○人○
扣○城○北○門○數○下○門○遂○開○見○城○中○總○是○猛○火○門○側○有○數○極○
大○毒○蛇○口○中○吐○火○如○欲○射○人○山○開○甚○怖○唯○叩○頭○念○佛○門○
卽○自○閉○乃○還○見○官○人○欲○遣○受○罪○侍○者○諫○曰○山○開○未○合○卽○
死○且○放○令○修○功○德○官○人○令○前○二○人○逆○之○依○舊○道○下○復○有○
鷹○欲○攫○之○賴○二○人○援○護○得○免○下○山○見○一○大○坑○推○入○卽○蘇○
面○及○右○膊○爪○跡○終○身○不○滅○遂○舍○妻○子○以○誦○經○爲○業○

漁獵奇疾

劉翔好漁獵所殺物命甚多後得奇疾臂上一物似蟹

廣仁品 生殺果報

而○黑○隱○隱○在○皮○肉○間○不○數○日○頭○足○皆○具○已○而○能○動○以○魚○
誘○之○則○闔○然○引○頸○如○欲○食○狀○稍○久○左○右○嚙○食○痛○不○可○忍○
月○餘○乃○死○

好獵受報

宋元雅宗者河東人也元嘉十六年隨鍾離太守沅情
在郡情使雅宗遠行至民家恍惚如眠不復寤民以爲
死昇出門外方營殯具經夕能言云初有百許人縛去
至一佛圖僧衆供養如世間有一僧曰汝好獵會應受
報便取雅宗皮剝鬻截具復內于澡水釣口出之剖破

解○切○若○爲○膾○狀○又○鑊○煮○爐○灸○初○悉○糜○爛○隨○以○還○復○痛○惱○
苦○毒○至○三○乃○止○問○欲○活○否○雅○宗○叩○頭○請○命○道○人○令○蹲○地○
以○水○灌○之○云○一○灌○除○罪○五○百○雅○宗○苦○求○多○灌○沙○門○曰○惟○
三○足○矣○見○有○蟻○類○數○頭○道○人○曰○此○雖○微○物○亦○不○可○殺○無○
復○論○巨○此○者○也○雅○宗○因○問○我○行○旅○有○三○而○獨○嬰○苦○何○也○
道○人○曰○彼○二○人○自○知○罪○福○知○而○無○犯○惟○爾○愚○蒙○不○識○緣○
報○故○以○相○戒○因○爾○便○蘇○遂○斷○漁○獵○云○

射獵受罪

唐汾州孝義縣泉林人劉摩兒顯慶四年八月病終男

廣仁品 生殺果報

師保明日又死父子平生行皆險詖比鄰有祁隴威因
採樵被車碾死經數日而蘇乃見摩兒男師保在鑊湯
中皮肉俱盡惟見白骨良久還復本形隴威問其故對
曰我爲射獵故受此罪又謂保曰卿父何在對曰我父
好殺罪重不可卒見卿旣還請白家中爲修齋福言訖
被使催至府舍一官人問曰汝有何福業對曰隴威去
年正月在獨村看誦一切經脫衫一領布施兼持殺戒
至今不犯官人云若此無量功德何須來此遂索簿勘
乃曰其人合死不虛側注云受戒布施更合延壽乃蘇

焚蛇死火

有一富翁居有枯木、將伐之、夜夢一老人、率眾乞于富翁、蓋欲寬期、候遷畢、任伐、富翁知樹中有物、命人登樹視之、見枝頭有大穴、穴中異蛇、蟠結無數、即命僕縱火焚之、與聞里許、鼓掌稱快、未幾其家夜半、驟見飛火入室、起救則寂然、如是者屢、因以為常、適一夕有婢盜薪、私爇火、遂燎原、其家又以為故態、酣寢不起、門戶扃鑰、舉家咸死火中。

前身殺蛇

廣仁品 生殺果報

五峰文伯仁、徵明從子也、一日詣吳縣訴一逃僕、少憩、前民家夢二青衣逮之、須臾至一公府、殿宇弘敞、上座三有訶曰、訟汝者眾、奈何、文自訴、學究無罪、王笑曰、忘之矣、即令一人以青丸摩其頂、寒沁徹心、恍悟前身、為正統間、管長陵宦者、冬鑿一池、得蟄蛇百餘、殺之、俄有蛇百餘、攢螫焉、王曰、姑退、蛇忽不見、王又顧判官曰、此人欲償如許、命即百生、不能且覓其平生、果有善否、判官曰、有此人、永樂中、曾于雞鳴山、廊畫羅漢二尊、又寫金剛經一部、王曰、可矣、因囑文曰、汝歸多寫佛經、

可減前罪、文乃出、見亡室立門外、文與亡室素不協、因亡久、頗親、室曰、汝室我耶、文曰、予室耳、曰、未也、試思之、文因憶其室、即同管陵宦者、室曰、吾與汝管陵時、不協故、為夫婦亦多、反目今、既往可俱忘之矣、文寤、記其事、文平生不信佛、至是寫經念佛、寒暑不輟。

食猴產猴

新安一士人、入黃山讀書、恒喜捕獼猴食之、人稱為黃山天子、宰割諸侯、後三年、歸家、值婦產、其艱、產一獼猴。

廣仁品 生殺果報

屠猪自死

泰州海安鎮姓韓者、自幼屠猪、忽自爇百沸湯、傾滿宰猪大盆、解衣就浴、妻力阻、不得、遂入盆、輾轉皮肉潰爛、不知痛楚、且自拔其髮、語妻曰、若個猪頭、還有毛不潔、淨人不買也、隨即死。

殺妾為羊

劉道原為蓬溪令、既解官、宿秦氏家、夢一婦人泣訴曰、某秦氏妻也、夫有一妾、是某捶殺、今妾訴之、陰君處某以死、且以某為狼、謫罰為羊、見在秦氏欄中、明日充君。

庖其死固自分但腹有羔若因某受烹業愈重矣願言
求免黎明言之則已烹矣舉家大哭納羔其腹瘞之別
墅

經寫舌生

唐京師人潘果年未弱冠任都水小吏及歸家與少年
數人出田遊戲過塚間見一羊獨立食草果與少年捉
之歸羊中路鳴喚果懼主聞拔却羊舌夜殺食之後一
年果舌漸消縮陳牒解吏富平縣令鄭餘慶疑其虛詐
令開口驗之乃見全無舌根本纔如豆許不盡問其故

廣仁昂

取紙書以答之縣令教以爲羊追福寫法華經果發心
祈敬齋戒不絕後一年舌漸得生平復如故又詣官陳
牒縣官用爲里正

屠羊雷震

唐封元則渤海人顯慶中爲光祿寺掌膳時有西蕃客
于闐王來朝食餘羊數十口王託元則送寺放作長生
元則竊令屠家烹宰收其錢直龍朔元年夏六月洛陽
大雨震電霹靂攝元則於宣仁門外大街中殺之折其
項血流灑地觀者盈衢莫不驚愕

烹羊釜破

唐顯慶中長安西路有一家新婦誕男月滿親族慶會
買得一羊欲殺羊數向屠人跪拜屠人驚報不以爲怪
遂殺之入釜內令產婦抱兒看煮釜忽自破湯衝灰火
直射母子俱亡見者酸切

燈中狗吠

京邑有數緇紳結食狗會親監烹殺率以爲常偶一日
集稍遲修治始畢忽燈火中作狗吠聲甚厲一座驚駭
會從此罷

廣仁品

屠犬火阨

安慶有民好屠犬有僧踵門爲勸改業民從之乃肩籃
鬻蔬數日而殺心復萌屠犬如故僧見詰之民曰擔鬻
甚疲必欲易此殺業除是坐家市米我今貧困安得銀
張米肆乎僧喜曰吾適受檀越銀二兩今以貸汝民既
受銀又復屠狗僧來頻感曰屠業不改當防火阨民數
日後醉燃蚊煙觸燒床簾延及四肢皆折爛痛楚不可
忍乃向人具言背僧行殺始末八日而終人覓此僧莫
知所在

犬化巨蛇

唐京兆殷安仁家富素事慈門寺僧有客假寓盜驢殺之皮寘安仁家至貞觀三年安仁見一人於路曰追汝使明日至汝當死也安仁懼徑至慈門寺坐佛殿中明日果有三騎并步卒數十人持兵仗入寺遙見安仁呼之出安仁不應而念誦逾專見相謂曰昨日不即取今日修佛如此何由可得因相與去留一人守之守者曰君往日殺驢今訴君終須共對不若何安仁遂答曰客自殺驢但以皮與我耳本非我殺何以見追情君還為我語驢我不殺汝今又為汝追福於汝有判當捨我也守者許諾曰驢若不許明日更來如其許者不來

為驢追福

唐京兆殷安仁家富素事慈門寺僧有客假寓盜驢殺

廣仁品 生殺果報

主

矣明日遂不來安仁于是舉家受戒

火獵火反

餘杭縣有仇王廟高陽許憲為縣令憲男于廟側放火為獵便微祠前忽有三自聲從屋走出男引弓射之忽失所在復以火圍之風吹火反覆其面遂燒死而憲以事免官

逐鹿暴卒

東晉鄱陽李嬰李滔兄弟逐一鹿解其四足懸樹上先取雜臠為炙將共食之忽山中一猛漢長可三丈持一

廣仁品 生殺果報

主

巨囊鼓步而進取鹿頭幣皮骨雜炙納囊而去嬰滔皆暴卒

雙鹿酬願

士人有學成而久滯黌校者禱於文昌設遂鄉科當殺鹿以祀俄而中式既酬願已上春官復許雙鹿未及第而卒噫殺彼鹿求已祿於汝安乎

鹿子已子

宋章邵為商賈有財帛而性慳不舍常行路逢鹿避人去鹿子為邵所獲邵殺之棄林中鹿母遙見悲

其日邵欲夜行意有所謀者邵有子年弱冠先父行因大樹下以候父來邵不知是子但見衣襖在傍一人熟寐遂抽腰刀刺其喉取衣襖前行及天漸曉認其衣襖乃知所殺者是已子也

狼子拔箭

鄧艾征涪陵見一狼抱子在樹引弩中之其子爲拔箭恣樹葉塞之艾歎曰吾違物性其將死矣

二兔償命

張道幾好弋獵其父祖墳側長林巨麓道幾日與數惡

廣仁品 生殺果報

少輩四面設網號曰漫天一網所獲甚衆不暇拾取但從上壓殺分拏而去又嘗於明陽觀側射一兔兔小而白耳有闕處自後恍惚如狂一日有二兔直前作人語曰吾爲兔已三百年住在張氏東墳今爲汝殺一曰吾爲兔已一百八十年隱於明陽觀側曾爲鷹捫傷耳今又二十年矣但凡鷹犬網罟吾悉能避不虞君用弩矢也吾已訴于上天當償吾命未幾卒

宛似猶死

宋呂德卿家一庖婢曰慶喜置兔腊于厨爲猶竊食主

毋責罵婢不勝憤擒猶擲于積薪之上適有木叉正與腹值簽刺洞過腸胃流出叫呼一晝夜而絕後一歲此婢因暴衣失脚仆地爲銛竹片所傷小腹穿破灑血被體次日亦亡宛似猶死時景狀

宛命終償

宋學士李勉以烹鼃被攝冥司見王者坐堂上乃韓魏公也懇從末減公曰鼃且訴東嶽矣乞簡房簿或可暫釋耳及見東嶽尊嚴特甚鼃來實對勉大恐怖少辯則嶽帝輒怒曰殺命償命奚論其他勉急呼乞簡房簿簡

廣仁品 生殺果報

之祿位果達帝乃諭鼃曰宛命終償姑少俟之旋當追論耳

殺鼃餓死

宋鄱陽市民汪乙販魚鼃以供衣食乾道三年秋至湖上以錢二千買一鼃重百斤還家寘室內夜間呻吟聲甚哀燃燈照之乃鼃也汪持大杖鞭之數十聲其被衣起勸汪免而放之於水不聽明旦叟又率他居者同勸止欲衆出錢償所值竟不可殺之未幾坐事繫獄遭杖與妻皆餓死

龜目同視

江西都較黃敏者因禦寇墮馬折其左股以石碎生龜傳之月餘乃愈而龜頭尚活龜腹與髀肉相連而生敏惡之思割去將下刀痛楚與已肉無異不能而止龜目所視亦同已見也

騎龜負恩

宋鄱陽縣樵夫黃緒入山採荆揚子遂迷道忽見一大龜緒祝曰汝靈物也今騎汝背示吾路不負汝恩龜即回石膊緒騎之十餘里至溪水見買客行船緒往乞食

廣仁品

生我果報

五

便語船人云我向者於溪邊見一龜甚大可共往取之言訖面即生瘡龜亦不見還家數日死

烹龜被攝

海寧百姓王屠與其子出行遇漁父持巨龜可尺餘買歸係著柱下將為羹鄰有江右商人見之告其邸翁請以千錢贖焉且曰此九尾龜神物放之有大功德因偕往驗之商踏龜背其尾之兩旁露小尾各四便持錢乞王王不肯烹之父子共啖是夕大水自海中來平地高三尺許床榻盡浮十餘刻始退明及午翁惟王屠父子

不起壞戶入視但見衣衾在床父子都不知去向人咸云害神龜為水府攝去殺却也

毒魚索命

宣德四年七月寧德督銀場太監周覺成至邑之十三都青巖之地下令毒魚各溪煉巨石投水中爆裂俾魚驚奔盡出是日有道人入門泣告曰一切蠢動皆有佛性乞減藥石三分少存微命覺成不聽但啗以蔬食道人食盡含泣而去已而各溪魚驚盡斃有大黃鰻獨異羣魚剖其腹所食蔬食俱在覺成未幾病劇恍惚見

廣仁品

生我果報

五

道人携其類萬數索命遂卒

萬魚食肉

唐麟德中京師永興坊許儼取魚為業後突然若死身赤如火痛似灸炙自云但見火車燒身魚萬頭來攢食其肉經數日午生乍死親戚勸作功德遂造觀音像兩軀仍令合家不食酒肉遂差

魚網蓋身

宋曹州西界有大鵝陂陂左村人陳君稜少小捕魚為業後得患恒被眾魚所食痛苦不能自持若以魚網蓋

身其痛卽止後被村人盜網去數日間不勝痛而死

竹夾鱉頭

有富民好食鱉每烹殺則其首出以竹夾頸殺之有子數歲極聰慧一日在後園籬叢中夾其首死

腦中膳頭

昔有舖常煤鱈貨歲月既深一旦歸怒其妻揪而曳之其髻子腕在手腦中盡是鱈頭戢戢焉久之乃卒

三鱈變蛇

吳俗取鱈魚者皆生育之欲食則投之沸湯輾轉移時廣仁品 生殺果報

乃死天寶八載常塗一販子命其子販鱈魚是日得三

紋斑爛長數尺行趨門外其子走反顧餘二鱈亦已半

爲蛇須臾化畢皆去其子遂病明日死一家七人二十餘日皆相繼死盡

鱈鰾鹽醃

錢塘北郭呂五市爰鱈鰾鹹至難爲鹽醃滿針中投以鹽醃聽咀啖至罔始加刀炙云令鹽醃味漬骨中肉酥味美不數年但覺胸腹燥渴思鹽醃味以孟孟置床

時時飲之且言燠也家人轉不其體日夜百番至體潰腸爛而卒

鰻魚化蛇

宋福州長溪民贅海上人家以漁爲業其母思而往見之民殊不樂毋卽告歸民不肯留而婦獨留之曰阿姑少留俟得魚作杯羹少頃民還至門聞母語聲急藏魚于舍後誑其母曰今日風惡不獲一鱗毋遂去旣行民責妻曰吾適所得皆鰻魚旣多且大何苦留此老嫗耶妻往視則滿籃皆蛇也驚走報民廣仁品 生殺果報

不信往視之果見羣蛇蟠結一最大者昂首徑咋其喉卽死蛇亦不見

切膽斫身

宋法師梵臻錢塘人偶見一婦人在前口妄有哀懇請師到家師從之至其門見數人拽婦置床上舉大刀斫身如泥沙少時復活泣曰妾生前善切膽今受此報欲求濟度故敢仰屈師爲授戒遂不復見

膽匠嗜指

湖州膽匠嚴進得狂疾曝日城壁下自嚙十指皆盡血

流號呼而終

捕蛙業報

宋錢塘民沈全施水，皆以捕蛙為業。政和六年，往本邑靈芝鄉，寓里民李安家，彼處蛙多，前此無人來捕。沈施既至，窮目力取之，令兒曹挈入城販賣，所獲視常十倍。一日施先歸，路逢老僧謂曰：「吾鄉奉蛙之受釣發端，自汝今汚諸所產，萬計皆空，將招業報，速改尚堪贖過，不然非吾所知。」中戒再三施了無悔意，僧去而沈來，具以告流日野和尚，取預我經紀事，使我見當痛毆一頓。爾廣仁品 生殺果報

却縱使去何也。施言尚可追及，乃相率逐之行一里許，無所值。沈責施給已咄咄罵施，不能堪與爭鬪。沈益怒，就取常用剝蛙刀刺之，中脇即死。保正擒送縣，坐殺人尸于市，物色老僧杳不可得矣。

身斷如蛙

宋徐僧保，金雞農徐六之子。僧保從幼便能釣蛙，率一年得五千枚，每枚直一錢，以為終歲養身之用。每殺時先截其首，蛙已斷為二，猶齧草跳擲久之乃死。至年二十六歲夏秋之交，病甚困展轉于席不能愈，但出出自

念曰：「今年壞了經紀，為之奈何？竟死未入棺之前，身自腰以下忽中斷如蛙被殺之狀。」

神章給蟹

宋湖州醫者沙助教之母嗜食蟹，每市數十枚置大甕中，與兒孫環視欲食，則擇付鼎鑊。後媼死，其子設醮天慶觀，家人皆往，有十歲孫獨見媼立觀門外，遍體流血，媼語孫曰：「我生食蟹，纔死即驅入蟹山受報，蟹如山積，獄吏又我立其上，羣蟹爭以螯爪刺我，不得頃刻止痛，苦不可具道。」可為我印九天生神章焚之，分給羣蟹，令廣仁品 生殺果報

持受生庶得免。孫具告其父，即日鏤生神章板，每夕焚百紙終喪乃罷。

一蟹七刀

唐洛州伍五娘死，月餘忽語其姊及弟曰：「兒小時染患遂殺一螭，螭取汁塗瘡得差，今入刀林地獄，肉中見有折刀七枚，願為作功德救之。」姊以遺衣送淨土寺寶獻師處，寫金剛般若經，每寫一卷了即報云：「已出一刀。」凡寫七卷乃云：「七刀並得出訖。」今蒙福業助即獲托生。

雞鴨討命

蕪湖縣金九思家貧無以爲生於石橋巷開酒肆日漸
興盛至今爲蕪湖第一酒家累貲數千而所殺生命不
知幾萬萬矣人勸之改業弗聽其子年二十餘患肝疾
頭不能仰痛楚呼號近二載忽一日見數萬雞鴨討命
嘔血如注腎囊脹破手足搖搖如雞鴨被殺跳躍之狀
死時滿身血痕皆雞鴨爪跡

燎體擊腦

廣陽洪源染工董氏子好羅取飛禽得卽破其腦串以
竹歸焚稻稈燎其毛羽淨盡乃持貨之所殺無算老得

廣仁品 生我果報

奇疾福體生蟲皮鱗皺如樹瘰時爬搔無濟但取茅稈
以燎四體移時乃定繼又苦頭痛輒令人以竹片擊腦

三年乃死

飛鎗貫腦

一少年善擲飛鎗中禽一日立城門邊偶覺耳痒自以
小鎗取耳忽風鼓城門觸鎗柄遂貫腦穿耳而死

雀嘴落腦

富陽春明村趙二捕網爲業年五十卧病踰年偶覺頭
痒爬搔至指甲流血乃取梳齒痛癢復呼婦掬洗頭

痒少止頃之以手助力提捺致腦脫落腦間雀嘴叢嘔
無數兩日氣絕

鷹攫卒巾

婺州州治古木上有鷹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夢龍
方據案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
探巢之卒也噉巾來還乃徑搜探巢者之巾而去太守
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

蛇食兒心

蘇州薛氏小兒屢升木杪探鵲巢取雛不期先有大蛇
廣仁品 生我果報

啖雛巢中兒始驚視張口蛇徑入兒口與兒俱墮水中
救之則蛇已食兒心兒與蛇俱死

鵲雀啣衣

元紫芝元豐中爲魯山宰忽有鵲雀啣一草衣墜庭下
命人物色果煎肉者脫此草衣上樹將覆巢取雛供賣
元立杖之

知過子言

沛國士人周昂生三子皆有聲無言俄有道人過門求
齋客色秀異昂卽爲具齋問以故道人曰君反諸心亦

嘗有所不安者乎。思良久曰：曩時當牀上有燕巢，生三雛，其母從外歸，三子呢喃求食，其惡其聒噪，投以三菜，雛吞之，皆死。今大悔無及。道人曰：是也。言訖，三子忽皆能言，蓋能知過故也。

雙鴈同死

萬曆癸丑年，鎮江永生洲錢參將部下，有卒持雙鴈來獻，已俱死矣。曰：始于小開獲一鴈，籠之置于舟尾。空中有一鴈隨舟悲號，舟中鴈連聲應之。江行百里，不肯暫捨，將登岸，籠中鴈伸頸向外大呼，空中鴈忽下二鴈以

廣仁品 生殺果報

頸相交，緊不放。舟中人異之，亟向前，壁開已俱死矣。錢參將聞言大怒，同舟兵卒各杖三十，其獲鴈人竟病月餘死。

江世一人，射一雄鴈，殺而烹之。其雌鴈飛視不去，蓋一鴈從後入籠中，伺其烹之。江北人與之，遂不食。鴈元好問將二鴈，烹之，名鴈，此即三淨肉，亦不下咽矣。

髮中雞雞

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水浴髮，欲令髮光，可以鑒。每沐輒破三十餘卵，臨死髮中但聞啾啾數千雞雞聲，煨卵枯足。

耳不自知
不覺其然
與前無異
地即在此

冀州有小兒，年十三，常盜隣卵，燬食之。一日有人喚此兒云：官喚汝，遂牽之至村南桑田。此兒忽見道左一城，見惟曰：何時有此城？使者喝令勿言，因推入城門中。城門忽閉，唯是空城，滿地熱灰，碎火烙足，不可忍。小兒號呼，跑至南門，其門又閉，復走至東西，皆如是。未至即開，既至即閉。時村人采桑者見此兒在田中號泣奔走，以爲狂疾，歸語其父。父至呼之，其兒始應聲倒地。城灰俱不見矣。父視其足，膝以下焦爛如炙。兒語其故，及再視之，仍是桑田，更無他異。抱歸療養，膝已下遂爲枯骨。

廣仁品 生殺果報

雞卵飛走

支道念好食雞卵，晚得奇疾，腹覺物動。太守褚澄投以蘇汁，即吐出十餘物，剖開皆雞雞羽翅爪距，悉具立能飛行。

燒陌灼足

唐魏州武強人齊士望，死七日而蘇。云初死後，被引見王，即付曹司勘簿云：與合死者同姓，未當即死。判官語士望曰：汝平生好燒雞雞，陌宜受罪而歸。命人送出門，一里即見一城，聞城鼓吹聲，士望欣然趨入，既入城。

門已閉中無屋宇徧地皆熱灰士望周章不知所計燒灼其足殊常痛苦回顧城門忽開疾走向門其扉即掩凡經一日有人命門者曰開門放昨罪人出既出即命人送歸經歷川塗踐履荆棘行至一處如環堵中有坑深黑使者推之入不覺漸蘇

溺蠶同死

沙溪張六翁以蠶爲業時值桑貴乃投蠶于江而售葉其妻陰與子若婦謀曰盡棄蠶則明年種從何出乃留二箔匿林下其子夜往取葉翁以爲賊也持矛洞其箔

廣仁品 生殺果報

歸曰吾刺殺一賊矣妻亟往視之則其子也即解裙自經翁訝妻久不還又往視大駭恨亦復自經獨餘婦一身見夫久不歸乘火探之驚見三屍喊告隣里里正將執婦鳴官婦走脫桑間亦自經死

蠶化蜈蚣

豫章胡二養蠶值桑貴欲瘞蠶賣葉以規厚利妻非之胡不顧喚其子携鋤掘大坑埋之約明早采桑入市三更後聞床壁噴噴聲舉火就視蠶也隨掃隨布胡愈憤怒殊不自悔至晚又聞噴噴聲胡急起明燈足方下

地覺爲蠶所啣大呼稱痛其子走起亦如之妻奔視則滿榻上下蜈蚣無數父子宛轉痛楚數日胡二竟死子幸無他而外間蠶已作繭胡桑葉盈園不得一錢

饅頭包蠶

宋新繁負販人李姓者養蠶甚盛將成值桑葉大貴遂不終飼而埋之鬻其桑因獲厚利市肉麵歸家造饅頭以食肇開每顆中包一活蠶自此舉家長幼皆死

毒鼠鼠毒

吳興姚察少時宿於人家夜間有聲呼曰幼卿視我豈

廣仁品 生殺果報

殺人者今人欲藥我我不能藥人乎察因效其聲呼曰幼卿向與而語者何人也答曰陳二公公即鼠也察曰而爲誰答曰我床頭醺面銅盆也察異之明晨聞主家哭詢其故乃主人早起欲會客食隔宿飯未盡半碗即仆地暴死察乃知其人以藥毒鼠而爲鼠所毒也

蠅虎咬腹

宋秉義郎李姬妻之乳婢好以消夜圖爲博戲每于彩繪時多捕蠅虎取血和筆圖之蓋俗厭勝術欲使已多勝也習以爲常後老疾將終語人曰無數蠅虎咬我腹

令人捕去而旁人略無所見久之死

蒼蠅為厲

張景順最惡蒼蠅每夏必撲殺無算庚午年忽患病但見飲食床褥間俱蒼蠅填集命人驅之人俱不見呻吟痛楚數月而卒

蝙蝠毋氣

眉州鮮于氏因合藥礫一蝙蝠為末及和劑則有數枚小蝙蝠圍聚其上目皆未開蓋識毋氣而來也一家為之灑淚自後合藥不復用

廣仁品 生殺果報

懺悔消愆

溧水縣趙友良祖父俱長齋祖愛良嘗曰我邁矣見孫完娶我便瞑目泰昌元年八月十四日終良父至孝遂承父為良娶婦拜靈父子議設席父曰喪禮為重素席可也勿宰畜害牲以傷大戒良不聽竟用葷席娶妻倪氏美麗未幾房中出祟遂成癆瘵死良繼任官橫又染血疾或吐一盆或吐一斗昏憤中恍惚見妻感目告諸畜生索命狀良醒白父曰果報汝信否良悲泣父曰速向佛懺悔長齋持不殺戒或可消愆良依言懺悔病愈

附殺報現見錄

此余友聞子將尊人汝東氏所刻也其緣起略云家大人奉殺戒甚嚴遇親朋輒苦口勸之且引罪報為戒客不信且曰此若亡之談耳家大人復筆近所親見某物受某報某又然至此亦一可怖之報也若亡已乎客始爽然無以應因索為殺戒之一助

蟻報

杭州寬橋民婦某氏好殺生尤惡蟻每見蟻循行屢竈汗損飯食輒澆殺之又為湯澆蟻穴殺蟻無算後生子方孩抱一日偶出外歸見床間一黑團驚視之則子也

廣仁品 生殺果報

大報

江干某者畜一犬數往隣家遺矢為隣所擊某怒俟隣犬來思以報之俄而鄰犬果至某以大棒奮擊為犬傷指而去後鄰犬復來即時打死埋牆脚下過數月某因修造取泥墻畔見前犬僵尸如生大驚而返卧病數日忽作大語云我是里中某家子因欠某債故作犬以償何警於汝至害我命今已訴於神矣其人數日死訪之鄰人欠約猶在也 李仲休記

餘杭縣溪塘上朱某者屠狗爲業勸改不從後被火已躍出復投入爲火所燎急投溪水中皮捲肉露宛如一新剝狗痛楚狂走達城市叫呼一匹而死妻媳俱死瓦礫中髓腦血肉炙煇有聲一家皆燼此萬曆四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事也嚴印持記

鼠報

嚴印持少時惡鼠齧書籍聞笥中作響卽命僕輩塞穴持器屋上下守衛俱滿開笥逐鼠鼠無所逃匿羅得之卽梟首作文示羣鼠以爲雄快一日逐一鼠甚猛鼠忽

廣仁品

生殺果報

聖元

從地躍起數尺齧中指不肯放急灑脫皮已穿矣以所鍊花蕊石傳之血立止七日後大發寒熱指節腫脹其大如槌痛不可忍至爛見筋骨乃大發懺悔病百餘日始平印持自記

鵝報 二條

杭州弼教坊對有鬻燒鵝者姓馬人呼爲馬爛頭名最著後于肋下陡患一毒直爛入骨口內時作逐鵝聲兩手欲入沸湯始快皮膚剝落儼如鵝掌數月卒見張君平趙君某杭州府庠生也家儉素性不嗜殺適歲盡有饋

生鵝者家人咸欲殺以分歲趙力止之至元夕復請殺不允仍畜之清明又欲供祭祀趙云魚肉可獻市物可沽何用殺是鵝也逡巡至端陽家人皆曰此鵝老矣過節無饌不如殺之趙怒云爾輩欲殺我必生之蔬素過節貧士之常豈必定食鵝肉耶又得不殺是月十七日趙偶病至六月初一日甚篤見一青衣拉之出遊趙隨往出錢塘門便非復熟路心動自謂無甚罪業任其所之少頃路漸暗過一衙門青衣者推入至堂上呼之跪趙云我有何罪竟挺立于側見投文者三堂上官一一

廣仁品

生殺果報

聖元

接覽又翻閱一大簿俱無言又見某某并楊媼者俱繫一處官正欲訊趙起身呼突出一鵝直至案前自擲其體卽吐人言謂趙曰你去我都替你趙急出由舊路歸遂甦而鵝于是日已自撲殺籠內矣所見三人俱同日卒此府學齋夫李經親聞趙君說者且云鵝替我死又多活四年矣萬曆丙辰七月初二日李經說

雞報

杭州某家因客至主人將殺雞爲黍旋覓雞忽不見而客已坐久欲殺一鴨轉眼間鴨復逃匿索之見雞伏

深處鴨以口扯雞翅甚力主客見之皆感悟遂戒殺修善馮魁亭說

鴨報

吳喜孫每於春時畜小鴨數十頭日覓蚯蚓飼之忽一日夢腰間痛甚即有蚯蚓一一鑽隙而出醒而復夢者數次踰數日腰忽生一疽痛極如夢所出膿血成縷宛如蚯蚓於是絕不畜鴨江叔洪說喜孫其姊家僕也

鱸報

武林里中萬曆間有符姓者鱸麵爲業日以千計後得

廣仁品生殺果報

至

病瀕危十指癢不能禁須用滾湯炮炙至爛癢稍止如是經無數次受苦萬狀乃死聞汝東親兄

符黃鱸家住新宮橋芝松里與余外氏居最近先有爲吏者名某嘗冬月大醉獨歸手提燈籠忽燭焰燒袖延至衣綿俱熾而某尚醉不知也火毒入內尋死李仲休記

鰲報

萬曆間杭州鐵冶嶺吳知州公子某途中買鰲三頭携歸欲於次早烹之是夜其夢三尖帽青衣人跪前乞命毋云我是女人如何救汝三人云但求奶奶開口則

衆命得生矣次早過媳見廊下一小甕覆以鍋蓋其蓋隱隱拱動視之見三鰲因悟所夢謂媳云我來討一分上媳云得非爲鰲耶姑云汝何以先知媳云昨夜夢鰲乞命云已求奶奶討饒故知之姑媳相視大駭即命僕放之西湖從此一門戒食凌謙吉說

侍御徐公諱應登餘姚人萬曆辛丑進士杭州吳氏婿性嗜鰲以報命入都舟至馬頭輒令家人買鰲一日偶得巨鰲喜甚旋納釜中少頃公聞隔船如有人求救聲庖人亦聞之懼不敢報及鰲熟剖腹得一物如人眉目

廣仁品生殺果報

至

手足畢具公視之大白悔恨即返棹歸里病數月卒

螺螄報

萊市橋醫士某人買螺螄命僕擔放西湖僕烹而食之主人不知也數日後其僕偏身生瘡與螺螄眼無異百方療治不愈主心動詢其僕曰汝得毋於前所買螺螄有欺弊耶僕以痛楚直告主即令典衣仍買生懺罪尋愈慧文法師說

蟋蟀報

杭州張某好鬪蟋蟀負者即摘去其頭如是數年忽

發林背爛肉紫黑色而圓者幾數百顆儼如懸蟬頭俱蠕蠕動搖不旬日而死江叔洪是洪甥言之甚真

鳥報 二條

翁祿錢塘松盛坊人每逢深夏木茂便挾弓矢入林射鷹雞鳥雀之類携回作羹與鄰人共食後忽中風不能語惟呻吟作鷹聲右臂拳曲顫掉如鳥折翅狀如是一二年乃死聞汝東親見

錢塘保安里人汪某家素饒裕好射獵一日忽病每自言拔毛則自拔其髮復以筋打其手以口嚙其膝流血

廣仁品 生殺果報

淋漓見者揮涕數旬而死李仲休記

蟬報

僧法空未薙髮時在太平門茶棚作道人偶見童子結三蟬爲戲用錢買放過旬日捨茶園滿登梯折棚梯折墜地頭破隨由昏暈不醒朦朧見一青衣人云初進藥不可服服必死次進者乃可服耳問其姓名云我姓單前承活命今特相報遂果見鄰人進藥道人却之次又有人進藥一劑服之即愈後往來蓮居專爲人任讀生之役以爲功行法空親對紹覺法師說

猪報

杭州西河下人方湖小名阿昭以賣猪爲業每歲暮忙俗殺牲祀神昭則執刀沿門爲人屠戮積數十年矣後入京師醉行長安街正踉蹌道中大車卒至輾開胸腹肺腸盡出宛如破猪狀人言其事甚悉此萬曆乙卯年事也顧士超里杭州東橫河橋邵某業屠沽豢猪十許頭作一大圈日屠賣之一日立圈邊視猪肥瘠揀擇以殺忽一猪長跪泣下某略不悲憫反加嗔怒云畜生作恠偏先殺你猪泣不已某不顧竟殺之置肉几案是日天微雨過其門

廣仁品 生殺果報

五

者皆視肉良久輒去至晚無一買者某怨怒攷肉屠家凡挂肉有鐵鈎上下皆利時雨滑某著履立檯上一手持鈎一手舉肉將挂搭梁間用力過猛脚滑檯倒肉反墮地而鈎穿掌心虛懸不能脫家人聞其叫號急救之昏暈仆地痛楚難忍時其家方新釀酒號痛時輒取酒併糟食之少定復痛則又食糟淋漓汗恩儼然一猪矣呼卧二十日死俞冲原說

郎二住杭州章家橋行肉出賣有年矣一日偶請乩仙論其急改業庶可免禍郎怒奪乩擲地云我行業在此

何以改爲此鬼語不足信也次日五鼓至北關門笕肉
負歸卽於塗中吐血一路淋漓歸家不止一夜瓦盆俱
滿叫苦如悶猪聲遂死其居在嚴印持書室前夜聞其
杭州何二住潘郎巷以屠爲業萬曆乙巳年間頸生一
毒脹痛特甚醫開刀療治每日必刀攪患處始快不則
便脹痛難忍年餘卒張君平親見

蛇報

杏花寺八長老一夕至丹墀見巨蛇卽時打死出山門
暗中忽有聲曰八長老我與夏作頭有讎欲來相報汝

廣仁

五

何無故殺我八長老驚汗浹背急趨出寺恰遇夏匠
曰你好造化夏問故長老具述前事夏曰此蛇在否引
至蛇所夏大怒拔刀斫之破腦出髓髓入眼遂爛
三年而死長老亦因訟斃于獄湛然和尚記

善惡果報敘

戊辰之夏小有爲其尊大人六喪刊仁
品以代舞斑體親之志錫類固無窮矣
今復推而廣之以及一切善惡因果格
訓嘉言使我開帙驚心醉夢都醒昔人
有言行惡得樂爲惡未熟至其惡熟自

敘善惡果報

一

見受苦修善受苦爲善未熟至其善熟
自令受樂則爲惡已是苦不在受苦之
時爲善已是樂不在受樂之日故善曰
慈祥慈卽祥也惡曰慘毒慘卽毒也一
念善而景星慶雲光風霽日隨之一念
惡而陰霾重霧嚴霜楚雨隨之捷於影

響○寧○待○他○生○後○世○哉○樹○有○根○莖○必○有○花○
實○人○有○胎○息○必○有○肢○體○非○蒼○蒼○中○有○人○
持○壽○布○筭○事○事○醉○之○纖○悉○不○爽○也○小○有○
嘗○爲○予○言○我○輩○當○從○孝○友○二○倫○立○脚○根○
從○生○死○關○頭○開○眼○目○從○貪○淫○世○界○豎○脊○
梁○凡○立○身○行○已○利○物○濟○人○皆○吾○本○分○內○
敘○善○惡○果○報○
事○卽○使○磨○竭○終○身○必○不○改○柯○易○節○一○切○
前○因○後○果○如○回○之○天○憲○之○貧○慶○之○富○踴○
之○壽○置○不○問○可○也○然○則○果○報○之○說○何○居○
曰○爲○愚○人○接○引○津○梁○爲○忍○人○銷○除○刀○俎○
又○爲○一○種○狂○慧○人○痛○下○鍼○砭○耳○雖○然○太○
上○貴○德○其○次○務○施○報○今○之○去○太○上○遠○矣○

人○人○爲○善○人○人○望○報○則○善○似○爲○操○券○取○
償○之○具○而○人○人○望○報○人○人○爲○善○則○報○不○
又○爲○宣○慈○導○化○之○方○乎○風○雨○如○晦○鷄○鳴○
不○已○小○有○之○所○以○不○言○因○果○也○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小○有○之○所○以○必○言○因○果○也○

晉陵社弟蔣煜羽公題

敘○善○惡○果○報○

三

廣仁品

淮南李長科小有輯

京口劉夢震長公

錢邦芑開少定

善惡果報

善報

名知天府

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守操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卽
姨之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爲託曰姊損一目汝可娶

廣仁品 善惡果報

其幼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何
適衆皆伏泰之義嘗於都市遇鐵鐙臺買之既磨洗卽
銀也泰往還之中和中將家于義興置一別墅用錢二
百緡俾其人他徙于時覩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悸召
詰之嫗曰老婦嘗逮事吾姑于此子孫不肖今爲他人
所有故悲耳泰憮然久之因給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
官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而去不復返矣他日泰夢
一神人紫衣象簡謂之曰汝平生德行不虧名知天府
奉帝命增汝壽而昌汝後汝勉之泰自是愈修陰德壽

九子子展進士及弟世爲顯官

善人君子

李文正公昉既致政因上元張燈太宗迎之坐御榻之
側手酌御樽賜之曰如卿者真善人君子兩在相位未
嘗有傷人害物之心公歸語其子曰吾雖無奇功偉績
然未嘗蔽人之善忌人之進不欺暗室度德守分四者
自謂允蹈今蒙聖上以善人君子見稱夫善人君子孔
子尚云不見吾何人而敢當之汝曹當念聖恩踐吾平
日所言於君忠於親孝修謹自立庶幾無忝其子宗悛

廣仁品 善惡果報

亦能恪守先訓爲一時聞人簪纓累世

孝悌王

蘭期家世孝悌聚口百餘上下和睦一夕有真人自斗
極飛下曰吾乃斗中孝悌王也夫孝至于天日月爲之
明孝至于地草木爲之生孝至于人王道爲之成子能
孝悌不久度世矣期竟證道果

至孝得仙

吳猛武寧縣人七歲事父母至孝夏寢卧不驅蚊蚋恐
去而噬其親也後同許真君受法于孝道明王之徒翼

毋湛氏白日飛昇去

純孝避虎

徐一鵬字季祥鄞人至孝食貧授徒海濱一夕感異夢覺語主人曰吾父殆有恙急馳歸夜過阿育王嶺猝遇虎當道季祥祝曰吾為父病馳歸即剜虎牙吾何怖焉虎返顧曳尾去歸而父果病憤季祥至則急蘇曰兒適歸將無道遇虎乎余頃夢入一公府見緋衣者曰爾數已當終爾子純孝感天虎且避不敢前延爾一紀

大孝感天

廣仁品 善惡果報

吳三臨川水東小民也事母至孝一夕夢神曰明午當為雷擊死吳以母老乞救神曰受命于天不可免也吳恐驚其母凌晨具饌白毋云將他適請暫詣妹家母不許俄黑雲起日中天地冥暗雷聲闐闐吳益恐驚母趣使閉戶自出田待雷頃之雲氣廓開吳幸免重歸母猶疑神言未敢告是夜復夢神曰汝大孝感天已宥宿惡宜加敬事自此孝養終身

奉母免雷

宋紹興乙卯春衢之西安永壽鄉有販子肩米貨于市

就路傍撈糞田水潤其米將登船忽片雲起頭上雷電大作其人恐怖乃於腰間解錢一千付其同行隣人語之曰我不合以穢水和米今天之怒必我也不可逃煩將此錢歸奉我毋具以此意稟白子不終養悔無所及語訖天忽開霽其人獲免

束修獻父

顧態性至孝父娶妾生二子鍾愛之態每歲束修悉以奉父庚子春館于張氏赴館之日張廉知其孝行即具一歲修銀送之告曰今日得銀爾父未知也此間適有

廣仁品 善惡果報

田欲售可買之俟秋成可得租若干態曰不可豈可為幾石米易其心且欺吾父哉卒持獻其父生子際明少年登第翰林駟馬

為兄守業

趙彥霄與兄彥雲同幾十二年彥雲好游閑生業廢半霄諫不聽遂求析箸及五年而兄生計蕩然公私逋負三千餘緡除彥霄置酒迎兄嫂語曰弟初無分爨意以兄不節敬為守先業之半亦足以給伏臘歸仍主家政即取分券火之付以筭鑰更出所蓄債諸負者兄

漸而受之次年彥霄與長子俱鄉薦登第

買屋還券

張翁用川文定公邦奇父也公爲學憲時廳僅二楹上官過訪不便旁一楹廼其叔居叔有宿逋願售公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于翁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潛然淚下公訝問故翁嘆曰嘻吾想至日拆彼屋以豎我柱其夫婦何以爲情是以悲耳公曰大人寬心兒當還之遽抽身取券翁又曰吾計其銀已隨手償人矣公曰併其價不取可也翁欣然曰若然慰我甚也

廣仁品 善惡果報

五

兄代弟死

宋鄭昭先之祖長樂人弟嘗殺人抵死祖奮曰吾弟未有子吾當代死自首于官囚死獄中而釋其弟弟出不德其兄反凌其孤寡其子乃携母賣酒嶺上毋死遇一仙人指山下地曰白羊眠處鵲鳴啼此貴穴也葬之五世出宰相其子奉柩過覓至一處有鹿起鵲鳴因停其柩天忽大雨湧沙擁其棺五世果生昭先至平章事

財產無異

歐公池嫡母所生兩兄皆庶出父以公爲嫡子意欲厚

之公妻馮氏請于舅曰嫡庶爲父母服有差等否舅曰無馮曰三子皆舅所出服無差等財產其可異乎舅大悅從之後累世簪纓不絕

勸娶風女

文紹祖福州福清縣人有子與柴公行議親既聘柴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大怒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久長悖理傷義是爲速禍因勸紹祖仍娶柴氏歸次年紹祖子登第柴女風疾亦瘥生三子皆登第

關聖免勾

廣仁品 善惡果報

六

解州人俞保萬曆初補成騰越其妻王氏頗識書將粒作信香日夕禱開帝誦詩曰信香一粒米客路萬重山一香一點淚流恨入蕭關積歲米罄若干保在伍夜夢關聖呼曰爾婦虔誠爾欲歸乎保伏地乞歸呼令揪馬馳行獵獵風聲已落平沙中天曉知是解州城外因抵家扣戶王氏驚疑保道所以方出迎抱哭隨詣廟謝明日赴州言狀移文騰越察之保離伍僅一日而伍簿復有關聖免勾四字保軍遂得免

洞府題名

余謂此
人處世
之術
又非
他術
也

唐李珣廣陵江陽人販糴為業性端謹異常年十五時父老以珣專販事人有糴者與糴珣即授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斗只求兩文利以資父母歲月既深衣食自足父惟問之以實對父曰同流中無不出輕入重以規厚利吾但出入皆同自以為無偏汝今更任之自量吾不及也然衣食豐給豈非神助耶後父母歿及珣年八十餘不改其業適宰相李珣出制淮南珣以犯諱乃改名寬李相下車數月夢入洞府見樓閣連延石壁光瑩金牌上首列李珣字長二尺餘視之極廣仁品

喜有二仙童白石壁出珣問此何所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乃相公江陽部民也珣及曉遍訪得李寬舊名珣遂與至之問平日得何道術致仙府題名寬辭不知珣拜問不已寬具以販糴對珣嗟嘆不已乃知世之動靜息莫不有報苟能積德雖在貧賤必有神明護祐寬壽百餘歲輕健異常一夕而卒三日棺忽裂視之如蟬脫矣

陰德耳鳴
李謙嘗值歲歉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歉人無以

人知故
上帝如

債謙即對眾焚券曰債已償矣不須復償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明年又大歉謙竭家資煮粥以濟之動以萬計死者獲為瘞之人皆曰子陰德可謂大矣謙曰陰德猶耳鳴一自知之人無知者今子已知何足為德一日假寐夢紫衣人告之曰上帝知汝有德及人報在爾後言訖去後謙壽百歲子孫皆顯官

廣仁品

魏時舉北魏鉅鹿人立心仁愛重義好施博習羣書不樂仕進每以山水圖書自適家多田產穀積有餘時值

廣仁品

今人方
開後世
價誰肯
取半價
乎不可
真也

歲歉穀價騰踴因發原貨糶價惟取時價之半嘗語客曰凶歲之半價即豐時之全價雖少取之而不為損族人親故貧約者更相與周之一郡中多賴以濟其子牧節閔帝時除太學博士屢官尚書右僕射贈司空謚文貞

賑饑還券

鎮江費黃下計饒足景泰初歲值大歉鄉里親故求貸以濟荒者悉與之至次年歲豐人償前物黃曰凶荒之際孰無假借周人之不足亦理之常也盡以前券還

還一無所受衆感德思報之合所償物造橋一所一則利往來涉者二則彰費君至仁因名曰黃祐橋後其孫閣成化間會元及第至今鎮江有黃祐坊黃祐橋

張佛馮呆

張八公處州人也素性好施鄉人德之號張八佛產分二子每歲未穀率銅錢六十文一斛其歲歉鄉價八十其子亦增之八公坐子門看糶者出問之曰略增些少公命以錢還之自後其子價不敢增其孫皆登高第黃溪馮公爲人本分亦好施人號爲馮大呆其子夢蘭

廣仁品

善惡果報

九

進士科鄉人謹曰張八佛子孫享其佛馮大呆子孫享其呆

錢歸有德

宣和間收復燕雲科郡縣出錢海州懷仁縣楊六秀才妻劉氏夫死獨子而家甚富聞官司嚴督貧戶難輸請于縣乞以家財十萬緡代納縣令遂調大吏其庫七間因掃治設佛供三晝夜既畢明旦早開錢復堆滿每五季一辦辦首有小水書麻二字觀者驚異曰青麻氏至富麻十萬

蹤跡之果有麻氏富三世其祖以錢十萬鎮庫一夕失去劉即專人于麻請其舟車復歸此錢麻謝云吾家福退錢歸有德復取違天劉曰我既輸錢助國豈當更有卽盡散施貧民助修寺觀家益富

散金獲壽

史秉直者永清人因築室發土獲金數十萬嘆曰財者人之命也我爲天授何可獨享凡可以周貧卹置者無不爲之後遇歲凶出粟八萬石以賑饑人未幾盜賊起復散家貲以保鄉里有司聞於朝錫官立坊壽九十

廣仁品

善惡果報

十

終

種善貽後

解開者吉水人文敏公縉父也貲鉅富親故婚喪力瘠者輒濟之有告急者蹈湯火赴援不顧或多爲鄉里所負開曰人孰不欲厚積然富者怨之府也吾但知種善貽後之子孫而暇金玉乎哉二子綸縉皆成進士縉官侍御史縉官大學士

真心救人

吳鳳山嘗遊江見舟覆人溺急捨金覓救活二十人

吳興偶被火延數十家風急火猛楓山急出金匱人多方撲火且叩禱及風火旋止夢神告之曰惟汝平日真心救人故有此應當二子貴顯後果然

財色無累

李約嘗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忽病革請約相見以一夜光遺約而以二女相托女絕色也明日胡死財帛數萬一舟之人莫不窺覷約乃悉籍其數寄之官二女立爲擇配乃殮當殮之時復以所得夜光舍之無人見者後胡屬來理財約請官發視夜光在焉人莫不

廣仁品 善惡果報

贊嘆其財色兩無所累也約後福祿延綿子孫貴顯累世

陰君厚報

徐擇之判北京趙士珖自仁興來因館穀之居無何士珖病卒擇之父子爲辦喪事厚遺其妻子又命小吏趙泮護送至家泮畢事歸忽作士珖語曰士珖不善攝生壯年就鬼錄荷公父子周恤篤至不惟死骨得歸老母妻子皆得平達鄉舍陰君亦以此重公將厚報矣後擇之陞顯仕子孫昌大

天彰盛德

王忱字少林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謂我當到洛陽而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黃金十筋願相贈乞葬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忱嚮金一斤營葬餘金悉實棺下後數年縣使忱署亭長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大凡一綉被墮其前言於縣縣以歸忱忱後乘馬到洛陽馬奔入他舍主人見而喜曰今擒盜矣忱具說其狀主人惟而不信因道葬書生事主人驚慟曰是我子姓金名彥大恩久未報天以此彰卿盛德耳因往京師載棺餘金

廣仁品 善惡果報

金書具在

魏子都募行逢一書生踣道左言苦心痛子都下馬撫摩俄頃卒囊有一卷素書十餅黃金子都賣其二辦葬事餘枕其腦下素書置其傍後數年有從子都問屍所在子都引至墓下發棺金書具在子都聲名大振

金還友子

京三郎名德爲人忠信不欺有友人病篤慮其子不肖密以千金付之曰我死此不肖子必蕩廢無餘俟其將

餓死時然後付與他日其子果如父言窮苦極至三郎始召而詰曰爾父有產之家今日何以至此其子慚而不荅三郎曰我有微物惠汝恐以所得復費于飲酒也其子指天誓曰若果負君當投以死耳三郎即取其父所遺千金與之封記如舊其子大駭曰吾父死時但云善事京公不意今復獲此賜足徵生死不變之德也其子收過修善節儉自守三郎三子長子仲遠登科位至宰相

財歸丐戚

廣仁品 惡果報

張孝基許昌士人也娶同里富人女富人止一子遊蕩不肖為父所斥富人病篤盡以財產付孝基執業久之其子行丐鄉閭孝基見之惻然曰我之財實彼父之財專之不義廼謂曰汝能灌園乎曰得灌園以就食自當盡力後果勤勵不息孝基復謂曰汝能管庫事乎曰得灌園已出望外何敢望庫事也孝基竟使之掌庫愈見馴謹而無他務孝基知其能自新矣遂以父所委財產對族眾親故一並歸之其子感荷不數年孝基死有友遊嵩山下見旌旗幢羽侍衛嚴肅若守土大臣狀竊

視專車者孝基也前揖而問其所以孝基曰吾以還財之故上帝命我主此山言訖而別

鹽筴祭酒

太師楊溥蒲州人父服賈淮揚衆商服其行誼推為鹽筴祭酒力行善事愈久不輟一日有關中鹽商急于回鄉將囊中千金寄公處三年不返公携之家埋花盆中上值時舟遣人關中物色之本商已謝世矣止有一子不知有金寄公處公呼至指花盆謂曰此若翁所寄千金裝也其子愕然不敢取公曰係爾家物何必辭其子

廣仁品 善惡果報

叩謝携金去後生太師歷官吏部尚書為本朝名臣謚恭襄子俊民戶部尚書孫元祥翰林檢討

好施散貧

朱承逸居雷之東門為本州孔目官樂善好施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同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携妻及小兒在焉扣其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息已數倍督索無償將併命于此朱惻然遣僕護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羣坐于門朱以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錢之故將使三人死于水於汝安乎吾當代還

亟以券來債家聽命即如數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為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後值歲饑承逸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孫名服熙寧登榜第二人仕至中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遂為吳興望族

束修納官

朱軾南豐人家貧教學里中歲暮得束修歸至中途忽見田夫械繫悲泣問其故曰春月貸青苗錢限滿未能償官司鞭笞已極不若死之為愈軾問所負幾何曰三千五百軾盡以束修依數納官其人得釋邑士人劉澈

廣仁品

善惡果報

累不第默禱于神一夕夢至官府有吏語澈曰汝生有微祿而德有虧不可得矣澈曰所虧何事吏曰爾弟負官錢爾坐視不少助之致使于非命非虧德而何澈曰弟自不肯某復何罪吏曰行路之人見且不忍彼乃同氣何不動心汝不知朱軾代納青苗事耶行將獲陰德之報澈覺後詣軾訪其說軾曰果有此事澈惘然自失軾後登第生子皆顯官年八十四無疾卒

燒綿還債

南陽李文達大父家種棉花載貨湖湘間停郵舍有

江三商議值三百兩交易訖耶忽失火燒盡三商抱哭欲自盡李慰之曰汝貨未及舟尚為我物物失值存我應還汝汝失此貨本無以為生我尚能力業即還其價文達貴顯累世

嫁孤增壽

王知縣官南昌時一日凌晨見一婢堂中執筆而泣詰其故云妾本陸知縣女父受替去經鄱陽湖為賊所害獨留妾一身流轉到此詢之縣吏皆曰然遂語其妻曰仕途交代有兄弟之契今此婢子乃前交代女須與看

廣仁品

善惡果報

承擇良配嫁之知縣有女字鄰邑知縣之子洎日畢禮遞書報之曰近得前故交代之女年已及笄欲展展一年收拾餘俸以辦奩具與女同時出嫁鄰邑知縣報云某有一姪年幾弱冠請將令女奩具中分之嫁吾子與吾侄庶成一良義事也出嫁之夕知縣燭下觀事忽一人拜庭下驚問之云前任知縣陸鴻漸頃遭劫賊留一女在此念其流落無歸常相逐今蒙矜憐嫁還故來相謝公緣此陰德增壽一紀子孫三人同及第語畢不見後果如其言

盟天禱火

觀察使李綬，雖生戚里，而立身甚嚴，賦性剛介，不妄笑語。交遊者稱爲法度士。所居在東京報慈寺西，一日烈火大作，延及其家。家人慌窘，徙置箱篋。綬叱之曰：「此室皆清修，係所建，仰具公服焚香拜祝。」曰：「若李綬家有枉法之賄苞苴之汚，愿天速焚以彰不德。」既而四面皆爲火燬，惟李宅一區獨存。常大書屏間曰：「布施不如還債，作福不如省非，真格言也。」

不欺暗室

廣仁品 惡果報

張建章奉使渤海，中流遇風，波濤如山，自分必死。俄見一青衣乘小舟至，曰：「仙官召君。」恍惚間已達岸。仙官曰：「君平生不欺暗室，上帝所知，波濤無足慮，但復登舟，吾常護子。」建章竟得將命而返。

不殺負德

元自實恨繆君負德，鷄鳴礪刃往殺之。道過一小巷，巷主軒轅翁者，見有奇形異狀之鬼數十從之，或握刀劍，勢甚兇惡。飯頃復回，則金冠玉珮，百十相隨，或擎旛蓋，意甚安閒。翁意其死也，天明往問，無恙。翁曰：「日本日何往？」

又何遽歸？自實遂言繆君負德，晨將殺之，及至其門，思彼雖負吾妻子，何尤且有老母，安可殺之？遂隱忍還歸。耳翁賀之曰：「子將有厚祿，神明已知之矣。」

不念舊憾

金誠字誠之，籍廣州右衛，讀書社學，指使麻張最無賴。繫之詔曰：「軍餘乃敢效儒生耶？」褫其衣，使薙草烈日中，稍緩捷之，誠涕泣曰：「讀書冀顯揚，今虧體辱親矣，永樂丁酉，誠領解首，明年進士爲刑部主事，張坐殺人逮至，望見誠懼，其念舊憾也。」一步九頓，誠笑迎之，言于堂官。

廣仁品 惡果報

釋其罪，張造誠誠執禮如平時。張感泣以女妻其子，誠以高壽終。

陰德不細

成化年間，中貴言宣德朝嘗遣王三保使西洋，獲寶無算，上命兵部查西洋水程。時項公忠爲尚書，劉公大夏爲車駕郎中，項使一都吏簡舊案，劉先簡得藏之項管吏，令復簡，凡三日夕莫能得，劉竟不言。後事竣，項呼都吏再詰，劉微笑曰：「三保下西洋時，勞擾軍民死者萬計，縱得珍寶，何益？舊案雖在，亦當毀之，尚追寃有無耶？」

降位揖謝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屬公矣劉果至大司馬

梓潼降生

陳僖敏公鑑父孟玉為人愿慈鄉間稱善士嘗出行登廁見鋪底飯一塊在廁傍拾於水中滌而食之其不敢暴殄率如此夢神告曰翁好善真至當獲福報吾梓潼神今將降生以人而門吾在胥門線香橋某家樓上其家不知奉事速往迎歸翁覺即訪至其家登樓壁掛神像塵埃脫落乞歸裝飾奉事甚虔未幾有姪生僖敏公廣仁品

善惡果報

九

仕至太子太保贈翁如其官

施棺延慶

寧崇禮浮梁壽安鄉人稟性好善常造棺槨施人貧不能葬者贖以錢米終其身不變享壽至八十沒後其家小奴丁貴童夢之如生與語曰我平生多做屋宅與人居住坐此積累陰功慶延子孫汝說與十四郎明年秋試必得解今後接續登名者不絕十四郎者其子謙光也次年果發解自是無虛椅至乙卯三舉皆崇禮諸孫掩骼有勞

李之純字端伯滄州人登進士第嘗為成都路轉運使專以掩骼埋胔為念吏人余熙專為宣力計其所藏無慮萬計一日金華街王生死復蘇云見冥官曰君以誤追今當還人間陰司事雖繁濫然為善之效亦欲人知李之純葬枯骨有勞與知成都府一任徐熙督役有勞與一子及第汝宣傳于世間後皆如其言以直學士知成都府還為戶部三遷御史中丞

楊公救溺

楊少師策建寧府人也世以濟渡為生久雨溪漲衝毀廣仁品

善惡果報

十

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獨少師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嗤其愚逮少師父生家漸裕有神人化為道者語之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定之即今白兔墳也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

作七星橋

孫三居涑水西涯冬月水淺舟膠往來病涉孫每冬用板七片濟人二十餘年因病到冥司主者曰此人曾作七星橋當延一紀後享壽八十無疾卒

憐別脫難

子羔爲衛士師有犯刑者子羔臨刑愀然憐之俄衛有蒯賁之亂子羔出走刑者守門謂子羔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實子羔曰君子不墜又曰於此有室乃入焉追者罷子羔謂刑者曰吾親刑子乃三逃我何也刑者曰斷足固我之罪公臨刑愀然若登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所以脫君也

假銀投水

孫盛川尚書之祖爲人淳厚公直無機械是曰是非曰廣仁品

非鄉人皆取平焉一日偶貨物得銀二兩公持以示人則假銀也念此銀既不可用亦不可留以誤人至東湖之濱復從水中走數十步投之深處後子登第爲副使孫卽盛川尚書

偷兒改行

劉莊襄公遂大父曰仲輔仁恕愛物與贈夫人初婚之夕家尚貧有一偷兒入室公驚視乃所識也公曰汝以貧故耶因簡夫人首飾給之令去曰我終不言後夫人訊之亦不告及公沒有一族子製袞服頭撞棺哭

人疑其爲偷兒蓋媿而改行也公後甲第不絕

狀尾絕句

楊玠致仕歸舊居爲隣侵占子弟具狀欲詣府訴玠作絕句批狀尾曰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舍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遂不敢言

園是主人

江西趙尚書家與常省元園相近百計謀之常立契趙作詩於後曰乾坤到處是吾亭機械從來未必真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禊事今非晉桃

廣仁品

洞神仙也笑秦園是主人人是客問君還有幾年身趙得詩媿謝不敢受常遂高第

占天占地

謝述字維正崇仁縣人好行善能讓人隣有侵其界者輒自寬曰占得地占不得天嘗室塘爲基鄰人裏極而赴日以千計曾莫詳其姓名三日基成年七十五子孫日蕃多顯者

一念動天

朱文公患足疾有道人爲針熨旋覺輕便公喜贈以詩

曰○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罕○翁○道○人○得○詩○去○數○日○足○病○大○作○追○尋○莫○知○所○往○公○歎○曰○非○欲○罪○彼○但○索○前○詩○恐○持○此○誤○人○耳○是○夜○夢○神○曰○公○一○念○動○天○矣○足○疾○旋○瘳○

埋鵝得金

杭州酒家率以燒鵝餉客門有懸鵝毒蛇旋繞入腹一行道者見之私計曰是必毒死客也乃向酒家買此鵝鵝錢不足貨酒鄰之相識者買之陰埋隣之隙地而得金焉酒家與鄰並爭之曰是我所埋金也共訴於巴巡廣仁品

還釵免溺

吉州徐氏婦遣婢雪香送金釵于姻戚之家中途墜失時有弓手褚姓者見而取之尾婢以行婢入姻家倉皇復出尋之不獲急趨江邊勢將投溺褚卒呵問其故婢泣曰我娘子性嚴肅適令送釵還人中途遺落歸必毆死不如自盡卒善言撫慰對眾與還而去婢後適梅林渡村民王二為妻一日偶見褚卒持公文一角將欲登

舟○喚○夫○力○止○挽○之○至○家○置○酒○為○待○以○報○還○釵○之○德○叙○事○未○久○驟○聞○渡○頭○喧○噪○出○視○之○乃○所○登○舟○傾○覆○溪○流○湍○急○不○能○奔○救○溺○死○三○十○六○人○褚○卒○因○留○款○獨○免○

妻財兩復

德州小兒少貧賤為人運船時一商人登岸行囊中失銀十笏李拾得與船主收之船主曰我有女與汝為妻數日後船主他出商人尋至李則盡與而去船主回責李薄福遂之李貧仍為人運船暑月間浴弊橋下有物碍足取之適官銀數十錠携還家時值歲歉糴米數

廣仁品

小舟至一主家發賣登意主家乃前失銀人也感昔還財之恩盡心貨耀耀畢方欲起程偶船主裝載而過適與李遇謂曰我女已許汝無別聘之理向主家悉道前事主家大喜懇留即日置酒開花燭之燕女後生二子皆貴

鮑姑治贅

崔煒於開元寺見一乞食老嫗足蹶覆人酒甕被當墟者毆擊煒趣解曰酒直幾錢當墟者曰直一貫煒脫衣代償老嫗不謝而去異日遇諸途曰蒙為解難吾不敢

忘吾有越井艾少許相贈若遇贅疣一灼立愈後遇一僧贅垂于耳依法愈之僧因引至一大富家主人有贅一灼立愈自是知名致富煒不敢忘一日復遇一人告曰老嫗是鮑姑乃鮑靜女葛洪妻也行此灸于南海有日矣

解關得生

李無競調官東京至朱僊鎮見二丐者爭鬪曰我終年乞丐得錢數百被你用不還無競見其猛擊以已錢代償一乃拾去一日君乃爲吾解關真善人也吾住在廣仁品

善惡果報

手

隆和曲他日必當有報無競行既數里復自念曰彼丐者也而欲謝我豈異人乎至東都乘暇訪之其人延無競至廬飲酒復進以桃無競重拂其意取二枚懷之中途取看乃紫金也

全佛拆罪

唐開元十五年勅拆天下佛堂勅到豫州新息令李虛嗜酒多違戾而州符限三日虛怒約界內毀拆者死佛宇獨全却非本懷歲餘虛病死經宿復生因言初爲兩卒攝至冥府見階前吏固新息亡吏也拜曰長官平生

好殺今將受報去歲拆佛堂界內獨存此功德大少間只以此對項見王王命取李明府善惡簿來階吏讀曰專好生剝羊脚合杖一百割肉百觔虛曰去歲勅拆佛堂虛界內獨存可折罪否王驚問審有此乎吏進曰有薄在天堂王曰速簡之殿南一危樓吏往忽二僧來王問師何所有一曰常誦金剛經一曰常讀金剛經王起合掌曰請登階王座後有二金銀高座誦者就金座讀者就銀座開卷誦誦王合掌聽畢忽五色雲至座前二僧乘雲飛去王謂階下人曰二僧皆生天矣于是吏簡

廣仁品

善惡果報

手

修寺享祿

簿至惟一紙讀曰去歲新息佛堂獨全合折一生罪過延年三十仍生善道言畢罪簿中火起焚盡王命放歸嘉興包憑字信之博學高才累舉不第一日東遊泖湖偶至一村寺見觀音像淋漓露立即解囊中得十金呼主僧授之令修屋宇僧告以功大銀少不能竣事復取松布四疋簡篋中衣七件與之內紵褶係新製其僕請已之憑曰但得聖像無恙吾雖裸裎何傷僧垂泣曰金銀及衣布猶非難事只此一點心如何易得後工完宿

寺中公夢伽藍來謝曰汝子孫當享世祿矣後子泚孫
樺芳皆登第

供佛解冤

宋臨安民張公子者嘗至一寺見敗屋內古佛無手足
取歸莊嚴供事之歲餘卽有靈響其家吉凶事輒先告
之建炎間金人犯臨安張竄伏晉井似夢非夢見所事
佛來與之別曰因汝有難當死吾無策可救緣前世在
黃巢軍中曾殺一人其人今爲丁小大明日當至此殺
汝以報不免矣張怖懼明日果有人携矛臨井叱張令
廣仁品

廣仁品

善惡果報

出卽欲刃之張呼曰公非丁小大乎其人駭問何以知
我名氏具告佛語其人憮然擲刃于地曰冤可解不可
結汝昔殺我今我又殺汝後世又當殺我何時可了今
釋汝以解之然汝爾此必爲後騎所戕且與我偕行遂
令相從數日度可脫乃遣去

惡報

回生示衆

秀水新塘鎮急水橋清其者以屠宰爲業多行不義附
勢凌貧殺人鬪訟濟人急難懷人錢物淫人女婦小不
愜意則怨謫神天一方畏而惡之壬寅八月初三日死
經一晝夜復蘇呼妻子集親鄰曰吾死見閻君問君謂
善惡之報吾陰府顯然死者受報生者不知緣陰陽道
隔無爲論之以故受者方苦作者正懺循惡者得應有
窮時卽宣之大聖金口載之龍藏寶誦炳炳烺烺人尚

廣仁品

善惡果報

天

疑而不信良可悲愍今潘其罪惡極矣姑令暫返陽界
假此一人以告萬衆遂操刀以割其陰碎之曰此吾宣
淫報自剗出雙目瞳子曰此吾瞋報三光仙佛父母及
目成男女報自斷其舌曰此吾欺妄播弄罵詈詛種
種報自斫其手曰此吾屠宰衆生殺業報自剖腹剗心
曰此吾陰險殘賊機械變詐報遠近喧傳觀者千人妻
子恥之捍外人不得入其呼曰吾受命閻君示衆汝擇
何爲宛轉六日體無完膚乃死

假月後身

李林甫未顯時，在槐壇遇一道士，戒曰：君名已列仙籍，縱不上昇，必爲二十年太平宰相。異時事權在手，不得妄有陰賊。林甫貴，恃寵殘賊，復夢道士責曰：君忘吾言乎？今獲罪矣。林甫於正寢后，別創一堂，制度灣曲，有却月之形，名偃月堂。每欲破滅人家，卽入此堂，精思極慮，喜悅而出，則其家破矣。及將敗，忽見一物遍體毛如豬鬃，鋸牙鉤爪，長三尺餘，以手擊林甫，口如雷而怒視之，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之，暴死。經于廐善馬亦死，未幾林甫死。其婿告林甫厭咒語奪爵，斷棺剔取舍利金紫，廣仁品。

雷震賊臣

李輔國章惇欺君悞國，欽宗盛暑北狩，至檀州北斯縣村中，遇大雷雨，趨民舍避之。少頃，雷電大震，有數丈大火流，帝前民舍二男一婦及小兒俱殞。男婦皆有朱篆，不可識。獨小兒朱篆云：賊臣章惇後身。淳熙初，漢川有農家女，約年十六七，雷震死田畔，身有天書云：唐

李輔國爲臣不忠，三世爲娼。今世滅形，後復七世爲牛。

毆父雷震

臨川王四嘗毆其父，父忿走詣縣，四持錢二百遮道與之曰：以是爲投狀費。父行半里，雷雨大作，震四死。趣視則二百錢乃在脇下皮內，與血肉相連。父探懷中所携已失矣。

不孝不勾

張義每旦必告天謝愆，一日被攝至陰司。陰君示以黑簿，簿中罪目皆已勾破，惟係一事不勾。細視乃義幼時

廣仁品

善惡果報

子

於刈禾處，張目反顧其父，又微罵數語，以此不赦。蓋天律不孝之罪，不通懺悔故也。義大懼，削髮爲僧，入山修道。

不孝聞天

有喬龜年者，孝而善篆書，爲人書字，得錢供母。見母稍失意，必仰天號泣，自恨貧乏。夏月就井汲水，忽青衣人自井躍出，曰：貧乃前定，何必號泣？訴天也。龜年拜對曰：余常恨不能取富貴，以豐養老母，故不覺號泣耳。神人曰：君之孝已聞于天，當予此井取錢百萬，天之賜也。龜

年取之如其數每治珍饌奉母不出遊貴達門後三年母亡龜年號慕幾滅性盡以餘錢葬母復又貧乏因閉步至得錢之井悵而言曰我往日貧天賜我錢今貧而天不賜若天以我爲孝子而賜我豈今日我非孝子耶俄神人復自井出責之曰往日天知爾孝養故賜爾錢非濟爾貧今日無甘旨之用那得恨也則爾昔日不爲親乃爲己耳龜年驚愕再拜神人又曰爾昔孝聞于天今日不孝亦聞于天當自驅馳否則凍餒而死今日一言罪已深矣不可追也龜年果貧困卒

廣仁品

善惡果報

三

殺母陷地

杭州湯鎮兇徒也素不孝母有愛子三歲妻抱偶跌破額泣謂姑曰夫歸必毆死不如溺水姑曰但言由我之誤我且往避小姑家俟其怒息而還至晚夫歸見兒額破徑欲殺妻妻以姑爲解次日暗持刀往以溫言誘母還至中途欲殺之忽失所藏刀但見巨蛇介道不覺雙足陷地中須臾沒至膝七竅流血自聲其罪其母走呼其婦婦往掘之隨掘隨陷三日乃死觀者千人

拒母雷擊

龍游徐姓者兄弟二人和距十餘里五日一輪養母兄貧甚而弟稍厚兄供母饘粥不給輪內缺二日語母曰食乏且往弟家遲當補缺母往及門不納曰兄供未滿毋語兄心堅拒如初母聞飯熟乞少止饑弟密令妻取飯飯置床覆以被母乃垂淚還未里許雷電交發有神自窗外入提瓶甌擊之妻死于門夫死于堂

棄母犬齧

宿州村民常優其妻而賤其母因時饑饉越他鄉適過一大林謂其妻曰婆老累我用繩弔于墓樹而去其家

廣仁品

善惡果報

三

舊畜一大習養甚馴夫妻既行犬遂不復從返居母之左右頃刻有少年獵回道出林下犬輒出吠之少年引彈則望林而竄如是者數若有所訴少年隨視之果見一老嫗懸于墓樹解之問其由備言爲兒所棄前去未遠少年遂乘馬北逐使老嫗後之犬亦兼行至前店夫婦方餌糜少年者未識其人犬搖尾先至夫婦皆欣然而犬至矣少年曰此必其人也將下馬擒之犬先躍上齧斷其喉遂卒妻送官正法

慢兄杖警

臨潼殷富之弟貴素不弟死三日復生向富叩頭曰弟自今不敢慢兄矣富訝問故貴曰始貴病革二卒鯁赴城隍廟見東街某秀才枷立門側唱名及貴卒梓貴令跪聞殿上厲聲曰汝何得慢兄罪合杖斃百俾鬼持貴將杖之貴惶懼請改過聞殿上曰汝果能改姑免杖遂縱貴歸及到塚中則見北街鄭優一家皆遭拷掠又以鐵鉤鈎其家長脊舂舂掛樹上痛聲不忍聞至門則某秀才迎貴曰吾有事汝吾曾以白金三兩著草鞋中埋樹下可召吾子令取之吾止以盜食丁祭肉被枷三年

廣仁品

善惡果報

三

不久限滿當轉生一跌而寤復得見兄因召秀才子語之故果得金亡何鄭優闔門疫死其家長獨以背疽云

害姪嘔血

信州劉君祥病將死一子幼因召弟君祺曰吾死子幼弟為捍家財地下決不忘報君祥卒君祺設計誘兄子盡得其產後五年其友張善祥遇君祥於途憂容可掬善祥問之君祥曰吾子為弟所害有書一紙煩公寄去戒勿復然善祥至家始悟其死以書付之君祺不信一日方與客宴飲忽大呼曰兄祥來也頓嘔惡血兩手如

懸死

棄妻削祿

史堂微時已娶及登第以不得富貴家女為恨遂薄其妻不與同寢妻感憤成疾數歲堂不一視妻益飲恨臨終隔壁呼堂曰我今死矣爾終不一視耶堂終不視及死堂內不自安乃聽神說謀為厭勝以土器蓋其面以索加木束縛其屍而殮是夕女託夢其父曰女托非人生懷愁恨死受厭勝然彼亦以女故壽祿皆削盡矣明年果卒于非命

廣仁品

善惡果報

三

殺師棺壓

南齊陸超之助晉安王起義兵事敗或勸之逃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王玄邈等欲囚以還都超之端坐俟命超之一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身不仆玄邈厚殮門人亦助舉喪棺墜壓門人首折頸而死

賣友得請

唐丞相宋申錫為宰相以致昇平為已任時鄭注擅威柄意欲除去乃以友人王璿為京兆尹密約令察注不

法璠翻覆小人、以注方爲中貴所愛、盡以謀泄焉、注因
僞作申錫罪狀、云以文字結諸王圖不軌、獄成、謫開州
司馬、至任數月、憤卒、太和元年春、其夫人于堂前假寐、
見申錫以手招之、引出城外、墟間見一大坑、坑邊有小
竹籠、小板、匣數枚、申錫提一示夫人曰、此是那賊、因憤
怒叱之、問爲誰、曰王璠也、賣友負心、我得請于上帝矣、
復詰其餘、曰卽自知言訖、拂然而醒、其年十一月璠果
腰斬于市、同戮者數人、皆同坎埋城外、

改竄春州

廣仁品 善惡果報

盧多遜貶朱崖、李符白宰相趙普曰、朱崖雖在海外、水
土不甚惡、春州雖在內地、至者無生還、曷若改竄春州
外示寬貸、實置之死地、普不答、未幾符亦坐事竄宣州
上怒未已、普以符語奏、卽日改竄春州到任、未浹旬卒

剖棺去冪

石介以黨議起、罷歸徂徠山、得病卒、會山東舉子孔直
溫謀反、直溫嘗從介學、夏英公白仁宗曰、石介不死、北
走胡矣、尋有旨將介妻子盡行編管、又出中使令發棺
驗虛實、時呂居簡爲轉運、謂中使曰、今發塚而棺空、則

介果北走、雖孱戮未足爲酷、萬一屍在、卽是朝廷無故
剖人家墓、何以示後世、中使曰、誠如公言、人皆多居簡
之有識、未幾英公死、仁宗將往奠、吳奎曰、夏竦多詐、果
已死耶、仁宗憮然、既奠、復躊躇者久之、于是命大閱去
竦而葬、以驗是否、一時士夫皆謂剖棺之報

風飄奏疏

王翰景泰中爲御史、上疏勸易儲、與南城禁側事甚力、
及英廟復辟、翰數言前二事之非、攻于謙及其黨、與不
已上悅之、許以大用、一日上御文華殿便室、庋架上俱

廣仁品 善惡果報

奏疏、畱中者忽風飄一本、宛轉上前、閱之、則翰勸易儲
與南城禁側疏也、急宣翰來、翰意復有賞賜、旣至上發
前疏、示之翰、稽顙出血、請死、上遽斥出、誅之

樽頤貼出

有二士俱春秋有名、相友善、秋試前夕同榻、一生密取
彼生筆、悉嚙去其頤、明日抽用、已盡禿、大驚、乞諸鄰、又
皆堅拒、慟哭欲棄、卷出倦而假寐、有神掛臂而起、爲
寫、旣起、視筆依然完好、且疑且寫、畢仍禿筆也、交卷
至二門、遇彼生迎、問曰、試文稱意否、謝曰、但得完卷耳

其人面發赤，趣出宿別所，明日其名貼出，不得終試，禿筆生魁選聯第。

負心報冤

漳郡有丁姓者，遊燕遇一壯士，結為死友，未幾以盜累繫獄。語丁云：「我有數百金藏某所，君取來營救我，死則葬我。」餘金任君取之。丁賄獄吏，斃之，獄利其金，越三年，丁自燕歸，舟中忽大呼：「我是某壯士，大罵丁並述為所害。」舟人知丁有負心事，共跪祈云：「丁自害君，若君殺丁，舟中奈累我輩何？」鬼曰：「唯唯。」當至其家，丁遂甦，抵家三

廣仁品

惡果報

至

日大呼，仍述前語，取鏡自落齒，家人奪之，刀自傷胸，又奪之，則以指自抉，目睛出血，流須臾死。或問鬼云：「汝既報冤，何待三年？」曰：「向繫獄，近得赦，乃出耳。」蓋隆慶改元大赦也。

此事終還

陳湖王水正德間自京師歸，與浙南陳某者同舟，相與甚厚，覘其囊有金，遂乘其中夜起，溺擠之水，得金三百餘兩，用致饒益。至嘉靖某歲，踰二十年，水忽遇陳于城隍廟前，頓首言死罪，無可說，歸家日惘惘自嘆云：「此事

罷不得終，須還他半載後，忽自實瓦礫於兩袖及視中沉水而死。

抽腸示眾

萬曆間蘇城東少年某乙，嘗從伯父入京，伯死，流落不能歸，因得疾，遇新安賈人某甲，憐而拯之，營辦醫藥，病痊相隨不去。甲見乙敏給，可托，遂為骨鑰，悉經其手，行販至涿州，乙忽將甲擠于急流，搗其千金還蘇，驟富。其年蒞門內定慧寺中元作蘭盆法事，遠近緇白觀者數千人，有往來少年門者，挈同往觀，乙心亦疑忌，已自

廣仁品

惡果報

至

先在乙遂發狂，大呼作賈人語，曰：「我何處不尋汝？」到汝却在此，今番放不去也。急走僧厨，懷刀自歸腹，抽出腸，賊市前擊子，掌示眾，遂仆地而絕。其夜賈人子復夢父來就報冤，事明日直詣少年家，傳籍管鑰，宛然如故，貴財封記尚存，障里推驗無差。子遂據有其業。

造車自檻

閩中國計使薛文傑，嘗與內樞密吳英有隙，一日閩主鑄使巫徐彥親見宮中文傑，因令以英將反為對，薛信

慈空即有
相即有
空即有
惡即有
善即有

而殺英時英久典閩兵軍士悅附聞英冤死無不切齒
適吳人攻建州鑄發兵救之軍既發逗遛不進必欲待
文傑而後行鑄不得已以檻車械送軍士嚮食立盡初
文傑為鑄造此車也自出新意車內皆周植鐵鉞鋒皆
內向使檻送者居中不得動轉動即鉞刺其意必有所
主未及施用至是乃身嘗之矣

惡念滅福

衛仲達初為館職被攝至冥府冥官命具呈善惡二錄
比至則惡錄盈庭善錄纔如筋小官色變急索秤稱之

廣仁品 善惡果報

四

小軸乃能歷起惡錄官喜曰君可出矣仲達曰某未四
十安得過惡如是多乎官曰不然但一念不善此即書
之不待犯也然則小軸所書何事官曰朝廷嘗大興工
役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之此諫草也仲達曰某雖言
之朝廷不從何益官曰雖不從然念之在君者已足向
使聽從則君福力何止如是尚安得攝君來乎奈惡念
太多力已減半不可復望大拜後果止吏部尚書

焚骸心痛

李衛公德裕謫朱崖郡有望閣亭公題壁云閣上江亭

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
繞郡城因遊小禪院見僧壁上掛十餘葫蘆問僧曰是
何藥物僧曰皆人骨灰也乃大尉常軸時為釋憾死
者焚骸時此俟其子孫來取耳公慘然如失返走心痛
是夜卒

發塚絕房

政和間有旨大修西內時王璿宋昇為都轉運大索牛
骨灰塗宮壁民殺牛馬不已復掘塚取骨以應時璿客
孫貺皆為幕屬貺不喜其事引疾罷去客獨建議請發

廣仁品 善惡果報

四

城外五代時十數叢塚充用宣和間貺暴卒至泰山見
一門榜曰清夷吏以鐵叉逼供滅族狀貺曰某正以此
罷恐誤耳俄見數鬼引出二囚大枷鐵杻各有一鬼從
傍以鐵扇揮擊扇皆鐵釘流血被體乃璿昇也一辯始
伏貺出容亦追至吏復以鐵叉逼供滅族狀容曰我固
有罪父祖何辜俄聞殿上曰只令供絕房狀貺還言之
未幾容一房果皆死盡

殺人罪重

唐洪州司馬王簡易者嘗得疾腹中一塊隨氣逆上築

心已死復蘇曰初夢一鬼使自稱丁郢執符牒云來城
隍命來追王簡易某即隨行至廟門人皆曰王君在世
頗修善何至此耶尋見城隍檢簿曰猶可得五年活且
放去至五年腹內物又上築心復醒云適到冥司被小
奴所訟辭氣不可解其妻問小奴何人簡易曰某舊使
僮僕偶因約束遂至斃今腹中物乃彼爲祟也妻詰云
小奴何敢虐主簡易曰世間卽有貴賤冥司一般也妻
又問陰司何罪最重簡易曰莫若殺人言訖卒

苛刻立業

廣仁品 善惡果報

畢泉者家資甲鄉邑惟以知術愚人苛刻立業生二子
鄉隣有鬻田產于彼者則陽拒之曰我不欲也後復使
人陰鉤之及至則又曰我實不欲也其人無奈只得減
價以就及成契則又曰我銀不便期以某日來取及取
時或以色銀或以米穀轉而與之原數竝不得全平生
事務類多如此後長子以人命事繫獄破產而死次子
以浮賭費家丐食他方莫知所終

機械起家

宋平江常熟縣之東南地名直塘有張八翁者以機械

起家黷貨無厭一日有客立約糴米五百斛其價已定
未幾每斗又欲增二十錢客抑鬱不平勉強增之時天
晴無風午後大風忽起陰霾蔽空雨雹傾注張之倉廩
庫帑所藏錢米金帛值數萬計掃蕩無一存者所居大
廈揭去數十步張驚怖之際一木墮身折臂而死

馬刷錢

馬絳者爲幹官性苛刻每出督錢不問額虛實物盈縮
必欲多得人因呼爲馬刷言其好刷錢也或以王咨變
牛事戒之絳曰正令卽日便生兩牛尾亦所不問既疽

廣仁品 善惡果報

發左右背相對如杖脊洞見五臟臨死始自伏曰後刷
錢者當以某爲戒

我置我了

紹興府某布政巧于貪饕積財至數十萬及敗官歸買
良田十萬畝富甲一郡其祖先屢見夢言冥譴將及不
信止一子一孫後果淫賭不悛皆天死布政公尋染癰
瘕利其有者趣之若鶩公猶目及之垂死家已罄矣公
易簀時忽瞪目大吟曰我官至布政不小田至十萬不
少我手中置我手中了不曉吟畢遂卒

劉鑰匙

隴西水門村有店人曰劉鑰匙者以舉債爲家業累千金能規求善聚難得之物取民間貨財如乘鑰匙開人篋竒故名鑰匙都有殷富者爲所侮放債與之積年不問忽一日執券倍數算取遂至資財物產俱歸之負債者怨之不已後鑰匙死彼家生一犢有鑰匙姓名在脇助問爲債家鞭箠使役無完膚鑰匙妻擊重貨購置堂室內及斃棺殮瘞之

盛出血

廣仁品 善惡果報

蘇州有盛出血者有膂力而多詐兩指捏人能令人出血故名其隣翁媼有田宅而無子且老矣與之要結甚驩乃私募其翁書作券以田宅賣之一日持券索其田宅面逐翁媼出居翁媼無能誰何飲憤遷去以死無何盛病見翁媼日來索其田宅亦暴死

結親騙產

鄧榮素以狡猾起家鄉里有宦家子鄧與結親騙其家產遂使乞丐而死鄧既饒益爲鹽商于江湖者二十年紹定間遇寇江上一寇酷似宦家子縛鄧父子淫其女

妾盡掠其財而去鄧遂大困十年乃死子亦爲乞丐

狼戾龍震

太倉沙頭有富民沈姓者狼戾不仁鄰田與同丘者必過其界而奪之隣家耕車犁之類必借而陰壞之慮其漁而耕侵已之利也舉債必倍息其少子婦獨勸諫焉一日少子婦告歸寧行未里許忽雷雨大作一龍入其家震蕩焚蕪了無所遺所占之田移歸舊界所借之物仍歸舊主其塾宿陰竊其布數端而梁墮壓其身抱布不能動家之長幼俱震死有三人龍挾去不知所終

廣仁品 善惡果報

富翁變牛

蘇州富翁戴文家富性貪每鄉人舉債必須收利數倍有隣人與之交利剝刻至多鄰人積恨乃曰必有神理昭鑒數年後戴文病死鄰家牛生一黑犢脇下白文成字曰戴文閭里咸知文子恥之來謝以物焚去其字乃訟鄰人妄稱牛犢有字縣追鄰人及牛至則白毛復出字畫分明但呼戴文牛則應聲而至鄰人恐貽羞盜去閉於別屋經數年方死

欠錢償贖

法家稱
其死後
當償其
牛家償
官若釋
可畏也

白元通嘗欠東市楊筠錢五貫四百文未償筠忽死遂
昧其事死後生筠家爲驢一日筠子乘之入市忽作人
語曰我是白元通爲欠爾父錢五貫四百文遂至如是
今南市賣魅家亦欠我錢正如其數可速賣我魅家得
錢償爾債便了也筠子如言至魅家兩日驢死

負錢當還

山右張陳二有女名佛兒年十五暴卒半日復活曰初
被二鬼捉去過又嶺復見二鬼以一黑被裹二人納之
陳家將一花被裹奴且曰汝負他家一千五百錢今當
廣仁品 善惡果報

還矣忽有一綠衣前曰此人亦悟般若姑恕之失足遽
墮池中驚悸乃寤其父明日因往又嶺詢訪果有陳家
夜生三狗一班二黑斑者偶墮池死急歸取錢還其家
陳不受遂將錢施黃巖寺作佛事

好偷官錢

文潞公出判長安一日到奔牛堰堰牛作人語稱潞公
名曰我與文彥博二十年同官今日有何面目復見之
堰卒告公命牽至牛一見卽伏地垂頭淚下如雨亦
不起公大嘆曰此公平生好偷官錢今日果獲

命宅庫支與二十貫錢俾增其料

呼犢償金

潼川某縣孝廉與同縣某善貸其家二十金屢索而孝
廉慳不償且嘗言抵觸某父子每每呼天孝廉抱病死
孝廉號近齋某家忽生一小犢膝下有近齋二字甚明
白父子日呼犢稱慶云是天生此畜以償金也聲傳于
孝廉子某是子爲縉紳先生婿訟之官官取犢視驗字
畫不能曲斷又上訟之潼川守顧公顧索犢細視無差
亦無能奈某父子何不得已歸其犢於縉紳先生以絕
廣仁品 善惡果報

其詛呪訟乃已

縣吏變犬

秀州華亭縣吏陳生者爲錄事不問事之曲直惟冒賄
稔惡常帶一便袋每事卽納其中既死其家人夢曰我
已在湖州歇山寺爲犬家人驚慘詣寺問之犬聞家人
至急避於僧寮榻下意若羞赧家人竟不得見而去僧
呼犬語曰陳大錄你家人去矣卽振尾而出腹下垂一
物若便袋狀有皮帶周匝繫腹隱隱可辨

磨牌變犬

豐相之崇寧中居建州有道士來謁豐熟視之蓋京師
上清儲祥宮主也問何以至此曰我已非人茲有所禱
明日將生尚書家爲大願善視我豐公驚曰公有道行
何至此對曰某初修道戒本無隱惡只因見朝廷黜蘇
氏學請磨去儲祥宮蘇氏所撰碑文坐是受譴豐曰上
帝亦重蘇公文乎曰不專在是正以迎合時相風指耳
言訖失所在旦而犬生十子其一身黑而頭黃疑爲黃
冠云

託生取債

廣仁品 善惡果報

永嘉徐輝者賈販爲業嘗在丹陽貸一大駟錢一千餘
貫未及償駟死駟家不知亦不復索後輝生一子聰俊
輝愛之八歲乃病召醫市藥費不勝計久之貨財耗盡
而病不愈一日語輝所親尼師曰我欲歸去尼曰此汝
家也復何歸乎曰我乃丹陽人昔徐公貸我錢千緡幸
我死不償今故託生其家取之耳言訖遂絕

鄭氏後身

鄭縣有陸氏者姦而橫侵其鄰鄭氏產撤其居以爲已
宮室苑囿所餘唯嘉樹一本後陸生一子數栽諸啞不

能言忽一日指樹而言曰樹乎汝今猶在耶家人大驚
已而復啞不語百方誘之終不出一聲稍長荒淫戲敖
靡所不爲家罄乃死人曰是鄭氏後身云

取財耗財

蘭如賓居芝川店有齋茗客王蘭者持錢數百萬止其
家偶卧疾如賓殺之後如賓生一男憐愛殊甚嗜好日
費數金及長輕肥酒博無所不至忽暴死如賓痛心每
歲忌日飯僧追薦偶有僧玄照求食党姓家一女迎門
曰此北芝川店蘭某因亡子飯僧盡往焉僧曰何以知

廣仁品 善惡果報

之女曰其亡子是我前身僧駭異造蘭家告之如賓與
妻携蜀紅二十疋請見女納紅不出党父母謂女曰必
不見則何辭女曰但告云汝子身存及歿所費王蘭財
盡否彼聞此自去矣父母以告如賓驚愕徑去父母惟
問女曰兒前身茗客王蘭也有錢數百萬客其家因病
如賓殺我取財死訴上帝願爲彼子耗之今財耗盡如
賓亦不久矣不逾月如賓果死

抵鐵絕嗣

東臺場富人曹某少以賭博爲業貧無立錫一日宿旅

店與徽買家小郎某乙同處處乙枕白錦一囊曹知其
質鹽貨也乘乙熟睡以布裹抵其枕而去乙不敢歸見
主人自經死曹發囊得三百金射煮海之利驟至巨富
嬌妻美宅恣意自娛未幾室將產曹忽見小郎踉蹌入
戶跡之不見則室已生一子矣曹既愛兒嬰年多戾所
費無算及長不肖榜蒲一擲動散百千他用類是父貴
海盡又淫蒸著醜竟為債家取逼經死計其年與小郎
齒相若曹遂絕嗣

殺兒刺心

廣仁品 善惡果報

蘇州盤門外某甲賣油為業常肩擔往來城中大家見
四五歲小兒頭戴珠帽領下銀鎖腕中金鐲可值數十
金便萌惡意常袖果核戲誘如是經時家人亦不防範
一夕兒獨立在門抱之去褫剝衣飾竟絕其吭藏屍井
中父母尋覓無路晝夜悲啼賣油人家遂驟富妻生一
子宛與大家所生無別亦至四五歲時夏天暑賣油
人移枕簟當風卧兒扶其髻中銀簪戲刺當胸賣油人
方眠熟大解不知也睡中誤謂青蠅所集舉手一拍簪
貫心矣即便絕不復活兒長擅其貴

唆訟謀財

浙西米信夫為人柔狡里有大家兄弟二人父死分爭
米因唆弟訟兄結合官吏破其家而有之兄弟俱抑鬱
死米由是富二十餘年至元戊寅遭反逆訟牽連至邑
見吏儼如其弟抑令招承盤其貲而後免忿而訟吏于
府見府吏儼如其兄抑令招承與其子息十餘人盡死
于獄

好彰人短

祝期生為人猥薄好彰人短有體相不具者笑之妍美
廣仁品 善惡果報

者毀之愚者侮之智者評之無可擬者亦必巧彰其短
晚年病舌黃每作必刺血數升一歲中常作六七次求
死不得如此十餘年舌枯而死

火司水司

永福縣薛敷工刀筆每代人評訟翻亂是非由此賺財
家有中人產嘗請道士鄭法林設醮法林伏壇下良久
起言表尾批云家付火司人付水司不知何故追旬月
室中無故失火家財燒盡數挾巧筆欲過江糊口中流
提筆身墮江餘共舟者俱無恙也

奪地冥譴

張先與郁內隣居、郁遭回祿、先死數年、同邑有湯福者、以病入冥、見福泣曰、吾與張先隣居一屋柱址已盡、吾界簷溜所滴、實張先所有、吾以巧訟強奪、不過三尺而冥譴不謂乃爾、今已伏辜、約使家人還之、然張先已徙居陝府、一兒流落、寓建昌、况幽冥路隔、道里遙遠、非君無以達意、乞拉吾兒、割還了此一事、不然拘此無由出、離福還言之、

祈早雷震

廣仁品

善惡果報

至

戊子歲早、廬陵人龍昌裔有米數千斛、糶未既而有雨、米價遂稍賤、昌裔為文禱于神、剛廟所更一月不雨、焚訖還至路、憩道旁亭中、俄有黑雲一片自廟後出、頃之雷雨大至、昌裔震死、亭外官司簡視之于、亭中得一紙書、則禱廟之文也、昌裔有孫、將應童子試、鄉人以其事訴之不獲送、

閉穀震死

饒州段十八、儲穀數十倉、歲饑人多餓死、段索高價、閉穀不糶、鄉人旅客封銀益價、登門求糶、段堅不與、未幾

為雷擊死倉穀悉為雷火焚盡

求籤慘死

萬曆十六年武進大饑、青葉巷有烈帝廟、甚靈、一日天未明、有一富兒入廟祈籤、祝曰、今米已賣至二兩四錢一石、我家有米數百石、不知米價能再增否、時有乞丐數十宿于廟之兩廊、聞此人之祝、同聲大呼曰、我等數日不得一食矣、汝有米數百、不以賑濟、尚求增價乎、爭向前欲毆之時、天未明、此人無意中忽見疲癯殘疾多人圍遠大呼一時、驚悸倒地、頃刻絕氣、

廣仁品

善惡果報

至

雷震斛底

廣東馮孟祥有田數千頃、常年發糶、用三六九日、先一日交錢、記簿給米、孟祥死、其子行虐、造一雙底斛、空其下數寸、併作一日發糶、兩斛迭用、匆忙中人莫能測、次年發糶、先一日雷電繞其居、明日發糶、畢雙底斛無肉、底斛加大焉、視之乃木屑續成也、馮有怨、怨詞迅雷震之眼、凸口裂、腹脹如甕、須臾吐血、繼以木屑吐訖而斃、

蓋客白冤

湖州小客貨董于永嘉富人王生、因爭直、生怒毆其背、

仆戶限以死。生急救方蘇。飲以酒食。謝過取絹一疋。遺之。客還次渡口。舟子問何處得絹。具告之。且曰。使一跌不起。今作他鄉鬼矣。時數里間有無主流尸。舟子因從客買絹。併丐貨。蓋籃客既去。運篙撐尸至其居。脫衫袴衣之。走叩王生門曰。午後有湖州客過渡。云爲君擊垂死。免我呼其父母妻子告官。留絹與籃爲證。不旋踵氣絕。不敢不奉告。王生舉室泣怖。賂以錢二百千。舟子故勉從其請。相與瘞尸深林。王生有黠僕聞之。竟詣縣訴。生下獄。拷掠死。明年藍客又至。訪其家。以爲鬼罵之曰。

廣仁品

善惡果報

五

向者汝偶仆。卽甦。使我家主死。非命。今尚來作祟。耶。客恠嘆曰。我幾死得活。蒙賜一絹。賣渡子。卽歸。今方少齋土儀。致謝。何以爲鬼。王生之子哀慟。留客執故僕訴于官。索捕舟子。得于天台窮壑中。遂皆斃于獄。

亡僧釋疑

萬曆中焦某。以江陰縣小吏。遷他府知事。泊舟江山。有一僧求附載。不許。僧吐情告曰。貧僧有募化金六百兩。將往補陀。爲觀世音建幢樹剎。幸附而南。此功德載其半矣。焦與偕行。三四月忽萌毒念。一夕大風。竟推僧江。

中。怯其篋。曉起見僧從水出。直來索命。撫其背曰。君懷我金。且害我命。我命已矣。金乃十方所施。終不爲君有。自是無日不見形。感夢焦憂。懼得病抵家。病益劇。而僧時至。必大呼曰。還我命來。要六百金往南海去也。或來自屋上。或走出壁間。爾後常見其據牀負屏。年餘囊中金亦垂盡。病不自支。忽一日亡。僧持剌相訪。闖入中堂。聞者以主人病劇。辭僧叱云。吾非常客。必欲見汝主焦方負牀呻吟。聞僧通姓名大駭。遽投牀下。奪刀自殺。而僧已至前矣。曰。某人也。非鬼也。去年風浪中。忽見觀世

廣仁品

善惡果報

五

音持燈引入蘆漪。遇漁舟拯脫。六百金雖爲君有。後復募化已足。其數今將之補陀。償此夙願。過江陰。知君病所繇來。故須一見。爲君釋杯蛇之疑耳。焦曰。金已盡。何以償吾師。負僧笑曰。吾初無意索金。一飯而去。自是鬼形遂絕。焦疑終不釋。少日而殂。焦止一子爲秀才。無故走江干。跳怒浪中。死。僧歸自南海。嘆息久之。

奸賊江賓

建昌府婦熊氏。有子羅德。家貧未娶。熊遂改嫁江湖。得銀數兩。爲德委禽於章。合卺後。德晨出。暮歸枕席各。

異久之章疑問焉。德告以毋既失矣。何顏相對。章卽脫簪珥。簡衣物。令德持以取毋。德喜。奔告母氏。天晚。因留宿。不意潮前。妻子江實。匿牀後。聽之夜。托德名。扣門入內。簡取諸物。且求雲雨。章不識其詐。少時。實起。携所有去。及天明。德曰。章方知受騙。頓足泣曰。財物小者耳。奈失身何。偶德他出。遂自縊死。德具棺殮。昇至郊外。忽雷電交作。黑氣蔽天。德驚走避。雨旁舍。俄雨止。見江實震死。手捧簪珥。衣物跪棺前。背書奸賊江實四字。棺木碎裂。章氏立道。勿見德。問曰。余何以至此。德語其事。相與

廣仁品

善惡果報

美

大痛扶歸。而江潮亦感泣。携熊氏與同居矣。

徐醫現報

當塗外科徐樓臺。累世能醫癰疽。門首畫樓臺爲記。以故得名。傳至孫大郎。嘗獲鄉貢。于祖業尤精。紹興八年。漂水縣蠟山富人江舜明。背疽求醫。徐云可治。與其家立約。病愈謝錢三百千。攻療旬日。飲食如舊。瘡忽痛且痒。徐曰。法當潰膿。是夜徐以針刺其瘡。搥紙長五寸許。點藥挿竅中。江呼痛苦。徐曰。當別以銀二十五兩。贈我痛當立定。江之子源大怒。堅不肯與。徐必欲得之。江族

人元綽曰。病者痛極。復何惜此。遂與其半。時紙搥入已踰一更。及拔去。血液交涌。如泉呼聲漸低。徐方詫爲痛定。家人視之。已斃矣。不經年。徐病熱疾。哀叫不絕聲。但云。舜明莫打我。我固不是。爾子亦不是。如是數日。死。人稱爲現報。二子隨毋改嫁。自此醫業遂絕。

托生報讎

廬陵城西有彭屠。常以五更初。往十里廟買猪。忽望正丙岡趙門子。携尖刀以行。更十數步。聞田中叫聲。近視之。已殺死一人矣。遠望一家燈光。心思明。日必累其家。

廣仁品

善惡果報

美

次日官司簡驗。果然。其人不勝苦楚。遂誣服。彭屠私自念曰。此人枉死。夜夢其人云。此事只有汝知。吾當托生汝家。以報此讎。越一年。生一子。慧黠異常。見年十二。卽自操刀賣肉。與趙門子小爭。揮刀殺之。自首伏罪。會度宗登極大赦。又經一年。以疾卒。彭屠哭之哀。夢其子謝云。吾生汝家。本爲報讎。旣報矣。吾死毋庸哀也。

匿方虎食

白岑遇異人。授發背方。療疾甚驗。有驛吏欲傳其方。普行救濟。與數十金。岑不以真方授之。吏以之治疾。竟不

收效後。岑爲虎所食。因遺一小糞于道上。吏過而得之。拆視乃發背真方也。衆共駭。

手腕如截

興國軍師理院司因抵法當斬首獄卒李鎮行刑。囚告之曰。死不可惜。幸勿斷我手。將不利于爾家。鎮不聽。至市先斷其二手。曰。看汝將奈我何也。越二日。鎮妻生子。兩腕之下如截。

死更不如

申錫將拜命。忽得疾死。妻哭之慟。嫂有姓趙者。從傍沮。

廣仁品 善惡果報

五

曰。爾夫生平日遊妓館。視爾若無。何必如是耶。妻自此卽愛敬。不復追憶。一夕趙氏忽夢申錫曰。死生有命。何可笑。人爾亦只餘四年死時。更不如我。趙氏驚懼。及期果然。蓋死時夫遠出未歸。庶生二子。皆癡幼也。

笑人人笑

李熊最能文。篤孝敏行。無何得疾不起。妻雖有孕。兒猶未生。舉家驚憂。其妹婿何時者。揚言于外。笑之曰。此郎平日自稱善處置事。此時爲我處看識者。聞之莫不薄其爲人。越明年。其妻亦死。無子。妻改適人。爲人所笑。

毀寺瘋癩

蘇城東齊門內大弘寺。宋延祐中。賜額卽古慶壽寺也。與王御史憲臣第宅近。王平生不信內典。毀此寺以廣園囿。命惡少挽仆諸像于地。用刀割其面。金左右彊諫。不從。須臾間。梵軸縱橫。僧徒奔竄。蘇碑剝落。蓮社荒涼。不數月。御史身發風癩。瘡不可忍。手持刀自割其皮。皮盡。至肉。肉盡。至骨。舉體綻裂。腥血淋漓。旬日而死。園名拙致。喬木千章。皆寺中故物也。死後子不能守。鬻于衣冠家矣。

廣仁品 善惡果報

五

盜像火灸

吳興民沈僧覆。因饑荒逐食。至山陽。晝入村野乞食。夜還寄寓寺舍。左右時山陽諸寺小形銅像甚衆。僧覆與其鄉里數人。積漸竊取。囊篋悉滿。因將還家。共鑄爲錢。事發。執送到官。方入船。便見人以火燒之。晝夜叫呼。自稱楚毒不堪。忍未及受刑而死。舉體拆裂。狀如火灸。

告神被責

鎮江定波門于姓者。鬻糕爲業。一子方數歲。出痘死于素無賴。寫一狀。欲向城隍廟告痘神。其妻奪向窺下。

焚之是晚夢被一鬼使勾去城隍問曰汝家竈神申汝有狀詞告痘神汝小民無知合重責于曰痘神索祭不遂致吾子于死少頃痘神至曰彼子命限常絕與小神何與城隍判曰于某刁惡誣神發送楊知縣責十五板時楊蜀亭令丹徒明早從定波門出于門首吊搭礙破官傘即時擄出當街責十五板于病月餘始愈

慢神當磨

懷安徐貢魁拱嘉靖丁酉春卧病垂絕被攝至城隍祠王者祝籍曰汝素侮慢神祇罪當磨令左右曳出加刑

廣仁品

善惡果報

五

至門遇其舅氏新除教諭而歿者求救舅携徐入告王者以籍示曰罪本難貸姑從公言此子今當赦魁姑寬之舅謝而同出徐問曰舅氏以教官見信于王如此舅曰我今爲要官不止教官矣若教官豈能救汝徐忽墮榻而醒病尋愈是秋果以禮經魁鄉試逾三年死

附悍婦惡報

悍婦被震

今之悍婦遠姑者不少若劉妻者尤甚
劉建德有母老病其妻令送至尼寺安養只遣一婢侍奉湯藥母不樂往無奈其妻悍甚母臨死罵曰我必訴汝于陰府數日妻卒妻方大歛忽震霆一聲腹背拆裂臭聞數里

不孝變三物

嘉靖初陳古涯知漳浦縣境內有衛氏者妯娌三人皆不孝一日雷震一聲化爲牛羊犬三物惟頭面不變雷

廣仁品

善惡果報

六

神立空中觀視良久而後隱三物見人惟垂淚不能言陳乃圖形鐫述布告四方

頭變白狗

大業中河南婦人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以蠅蛆爲羹食之姑惟其味竊藏一嚮示兒兒見之號泣將錄婦送縣俄而雷雨暴作失婦所在俄自空墮地身及服玩如故而頭變爲白狗言語如恒自云不孝于姑爲天神所罰夫斥去之後乞食而死

衣若牛皮

處州府張媼孀婦一子早亡媳錢氏饒粧奩織衣美食不問姑饑寒且加罵詈會鄰媼邀往他所張獨坐庭中有道者至門募齋張素敬僧道呼入與食命速去恐媳知也道者笑曰我不白吃爾飯留小衣相酬既去而錢氏歸覓飯不得張徐言齋一道者以所留衣爲驗錢奪去曰偏你穿得我獨不可穿即披于身未移時錢兩手着地口作牛聲張驚懼呼人連碎其衣而衣已若牛皮牢不可破惟頭以上尚似人形後數日死

姑忌入磨

廣仁品

善惡果報

空

盧弁者其伯汪湖城令弁就省夢至一所有大磨十枚磨邊有婦女數百磨恒自轉牛頭辛十餘以大箕抄婦人入磨孔中隨磨出骨肉粉碎痛聲難聞矣於衆中見其伯母卽湖成妻也相見悲喜弁問此等受罪云何曰坐妬忌以至此

孕妾化蛇

李守妻悍妬擊殺一孕妾一日晝寢夢妾獨倚牕樹欲進復止恍見化蛇遶樹守妻欲殺之則已失去後夫婦對飲月下覺杯中有物如蛇狀燭之不見飲竟不快明

日腹痛滿如彌月之孕遂死殮後棺中有聲起視之乃蛇也

落指斷舌

嵩陽杜昌妻柳氏甚妬有婢金荆昌沐令理髮柳截其雙指無何柳被狐刺螫指雙落又有一婢名玉蓮能歌唱昌愛之柳乃截其舌後柳舌瘡爛事急就禪師懺悔師曰夫人截婢指已落指截婢舌又斷舌悔過至心乃可以免柳氏頂禮求哀經七日禪師令大張口呪之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急呪之遂落地舌亦平復遂

廣仁品

善惡果報

空

不復如

冤家打合

夔人徐桂寓鄂州慕孀婦田氏奩囊千金給以無妻娶之桂妻素妬伴爲柔態與居密取斷腸草漬酒中飲田氏而死田死十有七歲爲寶祐甲寅而桂娶一妾寵之妻妬如初有青城山道士年近百歲偶至桂家指曰冤家打合一處矣人不曉其故居未幾妾密以斷腸草漬酒中勸桂妻桂不察亦飲之皆死妾與二婢因焚其居齋金裝逃焉道士乃言此妾卽田氏後身也年正十

七

七
慙悍婦項

休寧一富翁商于臨清置一妾而妻妬甚始絕其飲食已而縊之氣未絕納棺中昇於曠野妾從棺中呼曰衣帶中有金幸捨我四人開棺取金而畏主母復殺之妻未幾患喉結食不下延金淮丁洋兩醫治之忽白日見一婦顏色慘沮備告前事云昇棺四人一臨河盥手吾慙其背而沉之二人伺便殺之矣悍婦陽筭未終吾手搯其項食不下咽公不知而療之吾是以來也

廣仁品

善惡果報

卷一

苦毒何甚

梁仁裕為驍衛將軍先幸一婢妻李氏妬而虐縛婢擊其腦婢號呼曰在下卑賤勢不自由娘子鎖項苦毒何甚婢死後月餘李氏病常見婢來喚李氏頭上生四處瘡痕腦潰晝夜嗚叫苦痛不勝數月而卒

桃李嚴霜

東海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白許亡甲改娶陳氏凶妬欲殺前妻子陳氏生一男祝曰汝不殺鐵白非吾子也因名鐵杵欲以搗臼自是捶打鐵白備諸苦楚竟

被杖死年時十六亡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氏牀曰我

鐵白也無罪受害我毋訴天得天曹符來雪冤責令杵病與我遭苦時同我今停此待之不見其形聞其聲如生時恒在屋梁上住陳跪謝設奠鬼云餓我令死豈一食所能酬陳氏夜中竊語鬼云何故道我今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落拉然有聲炳燭照之亦無異焉又罵杵曰殺我安坐宅上為快耶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煙燭俱自滅茅茨無損時復歌云桃李花嚴霜落奈何桃李子嚴霜落早已自悼不得長成也于時杵六歲體痛腹大

廣仁品

善惡果報

卷一

帛巾題詩

張開妻孔氏生五子無何遽卒再娶李氏悍惡虐過五子五子哭于孔氏家孔氏忽自冢出哭撫其子既而取其子帛巾題詩贈張曰不忿成故人泣涕每盈巾同舍今已隔對面永無因合裏殘粧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浪作冢中塵有意憐兒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父以訴連帥連帥奏于朝李氏配墳南而死

